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宇宙浪子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崔曙 九月登望仙台 言：

“汉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曙色开。
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
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
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已逾天命之知，正达耳顺之年，将从心所欲不逾矩矣。自忖上无愧于苍天，下无恨于九泉，前无畏于薪传，后无求于天人之间。

偏偏赵家安兄多事，多次扮演关尹，让我这无子无孙的“假老子”，“河上仙翁”还不去，只好暂且留下来，做了“全自动立体动画系统”的奴隶。

顾名思义，所谓“全自动立体动画系统”，是从剧本写作开始，到动画的完成，一律用计算机做副手，省却了一应的重复工作。人只要发挥想象力，就可竟功。有谓我又在做梦了，当然是，正当举世皆眠，真理蒙尘之际，要我不做梦，难矣！

就像三千大千世界一般，一就是万，万亦是一。从孩童时期到现在，不论任何事务，我从不附会他人。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虽独行亦能致远。

由于我所追求的，与时贤心目中的功名利禄大相径庭，所以被贴上“异类”的卷标。

当我无意中进入农学院就读时，我发觉那些陈旧的讲义没有吸引力，满身精力都流向了课外活动。等到进入社会，本来想拍电影，未几，又决定自我放逐巴西。朋友在巴西都赚大钱，我则进入音乐学院，后来干脆做了职业嬉皮。

甫过而立之年，正庆幸浪子回头，一眼却又看中了计算机。在当时两岸兄弟高举“罗马拼音化”及“超越前进”的大纛下，汉字的地位岌岌可危，正如祖咏的 望蓟门：

“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我本非投笔吏，但眼看英文计算机大军压境，“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我能置身事外吗？计算机虽非熟客，文字却是国家、民族、文化的根基！令我难解的是，国内的政要官员、专家学者，却早有“面缚舆櫜”的准备；一般民众也在人云亦云中，默认了汉字不适于信息处理，必将遭到时代的淘汰。

国家可亡，山河可变，但若失去了文化的根源，人兽之间又有多少分别？个人的生命不过几十个春秋，中华文化的存续，才是我们这一代无从推卸的责任。

辛弃疾在 永遇乐 中早就说得透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孙仲谋只有一个，而“舞榭歌台”永远是引人入胜的重心，不管过去五千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光辉文化如何，一旦“仓皇北顾”、“烽火扬州路”上，可就只有英文的霓虹招牌了。不必等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我自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自答是：“所食虽不多，学计算机却永不嫌迟。”

及至中文计算机在国人群策群力的奋斗下，二十年来，蔚然有成，“淘汰中文”的“义举”已随风暴远扬。然而计算机之功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怎能仅以输入几个文字自足？在众人一片错愕声中，我又掉头走向垦荒的老路。既是垦荒，当然没有前例可循，自不期望在这个拜金的社会中，获得时贤的共鸣。

“文化”不仅仅是两个字，也不是仓颉或任何输入方法就可以竟功的。既然廉颇不服老，计算机可以重头学起，文化又有何不可？生存压力虽大，幸而台东叶隆雄先生，将都兰山下的别墅，借给我们几个无壳蜗牛以为居停，始得撩衣奋臂，继续前行。

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先交出了成绩，由“时报出版公司”发行了《老子止笑谭》。

次年又出版了《易经明道录》与《易理探微》二书。思想上的作业完成了，又得跨入文学范畴，再出版了两本过去的小说《巴西狂欢节》与《东尼！东尼！》。同年，我把自己的理念，在自传式的《智能之旅》（全四册，分寒冬、稚春、炎夏及金秋四部）中，全部公布出来，以期抛砖引玉，接引有心人。

我还待挖空心思，斟字酌句，却不及杜甫在《蜀相》中说得好：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赵家安兄与我仅见过几次面，我们都属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老古董，不仅忧天下，也忧台湾、忧子孙后代的前景。他不是有钱人，却想方设法凑了一些资金，一次又一次地邀我出山。第一次是一九九一年，当时我尚寄居新店；第二次是一九九三年，我已搬到了台东；第三次，我又逐水草而居，迁至杨梅。那时正值山穷水尽，赵兄捧着一千万台币，叫我实在无从拒绝，于是成立了“土芯公司”，正式向文化进军。

到了第二年，快译通公司的吴乃华及谭伟豪兄，又投资了一千万。这种人情压力，每令我寝食难安。我不希望“出师未捷身先死”，更不乞求“长使英雄泪满襟”。近几十年来，我早已断绝万缘，不要说亲戚朋友概不往来，连近在六张犁，父母白骨所在，都没有去清扫祭拜过一次。

常有人纳闷，一个人怎么可能忙到这种地步？没有别的道理，若要避免“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就必须善用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春蚕到死丝方

尽，腊炬成灰泪始干”。

仅仅空谈文化是没有用的，多年潜心追究，我终于发现不论古今中外，人的症结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对人生真相的认知。文化的精髓，正是人类对人生认知的集萃，要谈文化，就要正视它。

要了解人生，就要了解人；要了解人，要先了解生命；要了解生命，又要了解物质、能量、宇宙、进化等等，有这个可能吗？

在写《老子止笑谭》时，我已经知道自己不够格做最完美的诠释，但却敢说自己是老子最忠实的追随者。《道德经》第二章言：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有美就有丑，有善即有恶，一切现象都是相对的，作用力必然激活反作用力，事情该发生，就一定会发生。圣人不过无为而行，不言而教，得失成败都不值得考虑，时机到了，该动则动，该静必静。

既然要为文化尽一分绵力薄材，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考虑什么可不可能呢？于是，我又开始了“物理”、“化学”、“生物”等的忘龄之旅。如果只是为了学习，以自己过往的不良记录，大可以打鼓而退了。然而我只是希望从科学知识中，找出一条攸关人生真相的康庄大道来，哪里是难易成败所能阻挡的！

当然，任何一个念头，都不是突然从石头中蹦跳出来的。早在一九七六年，我就自费出版过《层次论》一书，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式，解释宇宙中所有观念。回想过去半生，个人实在是机缘巧合，既无所得，又无所失。没有受到虚名、物欲、家累、业障的羁绊，才能长保平静的心态，破除万难，不顾一切，勇往直前。

终于，在去年六月，我完成了《智能学九论》一书。在书中，我用一种系统观念，由能量的变化、物质的形成、作用力的机械理论、时空的性质以及宇宙的进化等科学论题，再经认识及观念的产生，一直谈到思维、人性、价值、行为等。对人类已有的知识，作了革命性的剖析及合理的解释。这种诠释，我称之为“概念常识”。从此，人类的智能可以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常识体系上，人人可以透过这种认知，直达真如。

《智能学九论》内容枯燥无趣，却是宇宙真理，“九论”代表了各种不同领域的认知，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最终的“大统一论”。我当然知道，在成为大众的思维常识之前，相信人生认知与宇宙真实为一体的人不会太多。但在不久的未来，人类文明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读者不妨拭目以待。

更重要的是，我把多年钻研的“概念网络”，作为书中认知定义的基础。因为在我的体系中，“智能学”即为“系统概念学”。概念本是智能的根本，但若概念不能系统化，即代表智能不可能被应用。一旦完成了概念系统化，计算机的“自然语言”即属可行；自然语言竟功了，“人工智能”必将踵而至。

这样庞杂的体系，其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好在经过多年摸索，这一切构想都已成为具体的事实。只是，《道德经》第二十九章有言：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赢或强，或载或隳。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个人是非成败可以不计，但人类的前途却不能不顾。为此，我在《智能学九论》将行出版之际，就计划用通俗的手法，把理论化为常识。生命的职责，是启发继起的生命，一代的努力，只是另一代的基石。理论性书籍不过是知识，影响力仅及于相关从业者。

小说故事则不然，一旦成为普通的常识，必将燃起炆炆火苗，成为世世代代的认知。

由是，我把《宇宙浪子》推上了舞台，它可以说是《智能学九论》的普及版，又是我从事动画制作的试金石，也是我在漫漫岁月中，由计算机、文字、文化、艺术、技术、科学、小说、戏剧、动画等，进驻智能旅途之中站。我把超轶现实的幻想，建立在实际的理论上。读者一方面神游太虚，一方面把科学当作常识，接受一些崭新的观念。本书的主旨，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释人生的真谛——由“我”的私念出发，逐步迈入宇宙之智能。只不过鉴于人的观点、立场太多，不得不分别用各种题材详加叙述。

士芯成立之初，我本拟以中国传统的故事、小说为蓝本，设计“全自动立体动画制作系统”。我的理念是，先大量设计人物、角色、服装、道具、场景等，使之具有“常识特性”，建立一庞大的“真实仿真库”。再以程控动作、声光、镜头运用及剪接等技术性工作，并以文字作为理解界面。完成之后，只要作者输入分镜剧本，系统便自动将之摄制成立体动画影片。

前年，罗鸿进兄得知我的奇想后，在中国时报撰文，称之为“天惊计划”。结果却是“腹笑”连连，好在既有《老子止笑谭》，自有“朱子止笑术”，如今虽然还谈不上“惊天”，但起码已能“动地”。假以时日，迷你“好莱坞”可望在文人桌上兴起矣！

我本非正常人，生在不正常的乱世，不能不以非常的方法行事。多年来，我跨足各个行业，非为贪多，实在是当今国人水准太差，差到人人羞于抬头，个个信心皆失。一行差是差，十行差也是差，而行行皆差，则不能谓之差而已，是不知耻矣！

廉颇斗志不老，不管做什么，我不问时贤看法如何，但问自己所为，能不能说得上“不差”？过去从事计算机研发，绝对“不差”（差的是金钱，这种差保证“不差”）！

如今转战思想界、科学界、文化界、艺术界，差不差且留待历史证明。

在此我必须再强调一次，从小，人人批评我东拉西扯，“不务正业”。直到如今，我仍然坚持做个“有业游民”，什么都做，就是不做“阿堵物”的看门犬。

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做“正业”？难道就是划地自限，为“成者”服务？专制时代“成者为王”，人人做君主的奴隶，要叩头及地，始有“正业”可得。到了民主时代，资金挂帅，人为钞票服务，更要卑躬曲膝，否则连失业救济金都领不到。

有人认为我的兴趣广杂，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其实，我唯一有兴趣的，是对人生的探索。我钻研思想、哲学，是为了了解环境与自我；我追究科学，是为了对真相的印证；为中文计算机奋斗，也只是救亡图存。终于，当我付出了努力、履行了人生的义务后，“五十而学易”，总算找到了自

己的归途。

待略有心得，从一九九五年起，我退出计算机界，不再钻研技术，专心从事写作。

等块垒尽吐，转而又航向立体动画漫长的旅程。我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灵魂，立体动画则是智能的舞台。以往，“笔”曾为人智提供了挥洒的空间，下一个时代，计算机的“动画平台”将取而代之，自由的幻思，让人徜徉在无际的宇宙中。

憧憬人生的人，一定喜爱影剧，因为影剧正是超越时空限制、所呈现的各种生活精华。然而从事影剧事业，首先需要大量的资金，继之而来的是冗长琐碎的制作细节。立体动画是一种计算机软件，只要能掌握相关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个人就可以独立摄制一部动画影片（很多人一听到动画，就联想到卡通，错！未来的立体动画必以人为主，且能让人真假难辨）！

可惜当世金钱挂帅，人人只见动画的商机所在，个个竭泽而渔，以致蒙蔽了它的真实面目。用动画设计广告、电玩游戏、卡通影片等，虽能立竿见影，马上获利。对我而言，它却是实现理想的良机，透过它，我可以把人生的认知，倾囊相授。

立体动画是表演的舞台，观众可以在声光影像的背后，体会到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每一个人真实的经验。我的梦想是，有一个能“解语”的软件，只要说出个人的经验历程，这个软件就能自动把它转换成动态影像。

很不幸，我只看得到未来，而一般人永远只相信现在。不论我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工作性质如何，我始终不能满足于既有的一切。未来的一切，今人不能传授，我只能孤军奋斗，无视别人异样的眼光，踽踽而行。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寂寞有寂寞的好处，清静安宁，随意所之。世上不乏相信灯塔功能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任，我必须随时把反光镜擦得亮亮的，以免误导了方向。也正因为经常拂拭保养，灯塔更明亮了，光照更辽阔了，我的方向更明确了。

然而，我只是个拓荒者，一个永远脱离现实的异乡人。每当我筑妥路基，总会发现新的目标，冉冉浮现眼前。为了把原始的设计理念留给后继的有心人，我不得不书之于册，存之久远。

传统型的文化故事必须真实无误，不幸我们人手不足，无法在短时间内作大量且严谨的考证。我既不愿苟且行事，又不能不正视现实。《宇宙浪子》是自创的科幻小说，其中人物场景，全部出自脑中的想象，恰好符合当前制作动画系统的客观条件。

《宇宙浪子》仅为此一系列小说的基本平台，计有二百万言，分十二集，每集八回，每回约两万字，且各回均以七律一句为回目。

这种写法可以节省很多构思的时间，如同非标题音乐一样，既能参考诗句的感触，又不受其束缚。我只要想好主题、题材，思路就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就这样，借自己发展的中文系统之助，我每天可写万余字，希望全集能在半年内完成。

本书所要描述的，是智能成长的阶段历程。其中文祥及衣红代表感性的觉者，而计算机代表理性的追求者，两者共同象征人性。人只有在面对问题时，主观个体才可能有所觉，有觉而后始能悟。而人之所觉所悟者，乃人生之灾、情、名、利、权、贪六关，以及人际间种种赞成、反对，有道、无道，群体、个体之客观立场。合计为十二种考验，而通过考验唯一的标准，

是秉“心斋”，“无为而为”，也是“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把这十二种考验，化做多个小故事，再编罗成为一体。小说之结构，以思想为经，真实为纬；以科学做基础，用神话充素材。期能令求道者盛，悟道者明，得道者智。

在目前的构想中，本书又是数百万言的血汗篇。算算今年六十有一，尚有《新易》的重大工程，以及《易经剧场》六十四集亦在写作中。人生好似飘荡的孤舟，既有在茫茫汪洋中航行的苦难者，就该有人坚守灯塔，指引方向。我曾经履及遥远的他乡，前半生风狂浪猛，如今日衔半山、心如止水，到了回光返照的时机了。

《宇宙浪子》之构想，来自三十年前，在洛杉矶的中国戏院中，阿瑟·C·克拉克的“2001年”首映，令我一直浪游到今天。少年时期，我曾受还珠楼主的影响，很想写一些幻想小说。猛一见到科幻影片，我知道了，那将是我的归宿。

由于当今各种问题丛生，人囿于成见，往往看不清问题的本质。在本书中，我先假定举凡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等问题都已解决殆尽，到那时，人还能有什么问题呢？由于人性千古不变，以时代的变迁为导函数，再将人性不断的微分，结果新的问题必将又一一浮上台面，而那些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要表达的是，人的问题在于无自知之明，正因为不自知，所以问题重重。目前人类戮力以赴的主流方向，是政治、经济、技术，这完全是水中捞月、舍本逐末。在本书中，我用绝对符合科学理论的技术，先把上述的问题一次解决，让人人进入大同的理想世界。到那时，人得以衣食无缺、长生不老，各形各色的物质享受、精神满足应有尽有，不虞匮乏。在那种环境中，就像置于电子显微镜下的细菌般，人的真实面目势将无所遁形。

人类只是宇宙进化的一个环节，在阶段性任务达成后，必将遁入虚无。然而进化的惯性如常，另一级台阶就下一页是智能计算机。人有成长的过程，计算机自不例外。在成长的进程上，人类需时数十万年，文化需时数千年，个人要历经十载，而计算机不过一年。

世代交替的悲情或欢欣，每每是文学戏剧的主题曲。本书跳脱窠臼，谨以智能的成长为经，以时代变迁的认知为纬，从不同的角度，接引不同层次的读者。对于有心追求的道友，需知智能就是宇宙本体，将本书视为“传灯录”、“道藏精华”可也。

本书为小说体裁，文字之流畅性重于一切。为此，又得依赖沈红莲的慧思，为我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以飨读者。

朱邦复

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

第一回 花近高楼伤客心

有一则流传在印度的故事，描述一位年轻的修行人，他从来没有见过牛，也没有喝过牛奶。一天，这位修行人问他的上师：“牛奶是什么？”上

师很仔细地对他讲说牛奶的种种。最后，他终于了解了：牛奶是从牛身上挤出来的、白色的液体，这种液体很有价值，可以制做干酪，也可以饮用。

有一次，这位修行人外出，经过一个村庄。他看到路边有一只动物，很像上师所说的牛，它旁边有一桶液体，也确实是白色的。不过站在桶边的人并没有饮用，却像在进行什么仪式似的，蘸起那白色的液体，不断往墙上涂抹。

修行人相信那样有用的液体，一定就是牛奶了，只不知喝下去滋味如何？他向村人募化了一碗，一口喝了下去。不料那液体味道非常奇特，令他觉得恶心反胃。修行人回去后，便向上师禀明。

“那白色的液体，是你自己从牛身上挤出来的吗？”上师问。

“不是。”

“那当然不对了，生平第一次的经验，怎么能不亲自去体认？”

人不幸是一种经验动物，任何事物一定要亲身体验过，才能了解。有谁能例外呢？释迦牟尼佛、基督耶稣等，都必须经过十月胎养，方能证道。时代的变迁、个人的境遇，总是依循着人生的流向，冲刷出崭新的航道。而人类生命这条长河，蜿蜒了百万年，是流入了汪洋大海，抑或消逝在眇渺的大漠？

每当工作累了，文祥总会抬起头来，望着那颗悬在天心、大如车轮、灰蓝镶白花边的晶球，就有些真幻不分的感觉。背后那片黑魃魃的巨墙，似乎已经年久失修，破了无数小洞。一扇通往家园的穹圆门户，安祥地敞开着，正等待远方游子的归来。

地面上一片银白斑剥，好象几何图形一般，锷簇锋攒的阴影，从巨石顶端一刀切将下来，左右上下、四面八方，一切非黑即白。就像一张巨大的黑白艺术照，布满在空旷的展览室里，只有斜上方嵌着一颗蓝色的明珠。

由于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光线如同箭矢一般疾射下来，明亮而清晰。左前方“月平线”上端，挂着一轮莹蓝的地球。文祥坐在月球梭中，不禁感慨丛生，儿时听过一些神话传说，月亮曾被称做广寒宫，是个庐云巢霞的仙阙，高挂天上，不染人间烟尘。

相传以箭射日的英雄后羿，在西天王母娘娘处，讨得了长生不死的仙药。后羿的妻子嫦娥，为求容颜永驻，不惜盗了灵药，只身遁往广寒宫。

李商隐的 嫦娥 ，道尽了她的悔意：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到了二十世纪，神话的面纱褪去，月球只不过是座寸草不生的荒原。嫦娥的梦碎了，人类的梦却又飞出了广漠的银汉，逸向缥缈虚无的太空。

文祥到底是地球人，看惯了朦朦胧胧的云霄，对闪烁烁、羞羞答答的嫦娥仙子，更是心存怀想恋慕。如今，从月球上看地球，就像在做科学实验一般，太平洋的风浪、非洲大陆的黄沙，即令在氤氲窈窕的卷云下，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只要文祥愿意，他还可以开启那具电子望远镜，穿透云雾，具体而微地俯瞰地球表面的一切。但他早就看腻了，任何事物在没有看到以前，总让人充满了幻思，兴致极高。

就是初看之时，也还能心存好奇，迫不急待地东张西望。等到看上个

三五次，神秘感消失了，再美好的事物，也都味同嚼蜡，再引不起丝毫兴趣了。

又有什么例外呢？生命本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的。千万年来，人不过生活在方圆百里之内，生存于一个甲子之间。人的感官，也不过是侦测相应的刺激变化，让人从新奇而熟悉，由熟悉而适应，因适应而接受，最后成为认知的一部分。

后羿是创世纪的英雄，相传在地球成形之初，天上有十二个太阳，骄狂任性，交替蹂躏着天庭。地上一片火热昌炽，熔浆滚滚，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生存。后羿取了他的射阳神弓，一箭一个，只留下最后一个，命令它为苍生服务。

如今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神话相当于预言，科学就是后羿。人类早已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解决了生存的问题。进而又从王母娘娘处，取得遗传基因的密码，制成长生不老的仙药。最后，人类又追随嫦娥的足迹，也飞进那曾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崇宫杰宇。

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也如同所有的经验一般，在没有得到之前，人人充满了幻思，向往不已。等到长生成为事实，在最初的十数年间，举世一片歌功颂德之声。然而，新奇感变做陈腔老调后，永恒不死的神话，却又化成无边的魔梦。

在这个时代，只要是计算机服务的区域，相较于二十世纪，可以说从根本上起了惊天动地的变革。除了人人长生不老、处处歌舞升平之外，社会上盗贼不兴，贫穷、犯罪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实际上，只要是人，就可以分得一间设备齐全的居室，无限供应的粮食，以及应有尽有的各种物质与精神享受。

计算机是最忠诚的仆人，他不眠不休、任劳任怨地为人类服务。能源问题解决了，生产问题消失了，分配、供应公平而周到，人权及尊严更是妥善而適切。最精采的，还是琳琅满目、花样百出的娱乐方式与设备，让人不必出大门一步，日日快活胜神仙。

基本上，人已经无需工作，金钱、名利、权势、地位都只是“精神菜单”上的条目。

任何人都可以在他的虚拟实境中，或者是在和真实毫无二致的造梦机中，任意选择他所中意的角色，随意安排故事的情节。然后，在计算机的协助下，人人心想事成。

这不是最最理想的大同世界吗？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还差得远哩！如果有天堂，天堂中未必能有这样自由自在的娱乐享受。甚至于，只要人还说得出愿望，以当今科技之进步，也都可以如愿以偿，保证说到做到。

文祥在月球上唯一的伙伴，是只具有女性身份、名叫“文娃”的私用计算机。文娃是第三代腕上型智能微机，它只有手表大小，却有高密度的静电薄膜显示。它具备植入人耳中的语音输出器，以及一组精密的内感生化分析器。这种微机最大的好处，是能直接利用人的体热作为电源，因此，它等于与主人共存同亡。

每个微机都与其他亿万个微机一样，直接与计算机主机通连。主机透过极为精密的“微波编码”，以定向的“激音”（即单一频率的次微波）载波形成网络。在一层层的分向下，到达终端“网眼”，再改用次微波载波，把

微机当作耳目感官，接收各种讯息。

既然是感官，微机当然有很强的辨识能力，尤其对人体功能了解得非常透澈。它不仅理解人的肢体语言，还能领会个人的习惯特性，能根据个人所累积的能量，每当主人用手指发出“指令”时，微机便像主机的手脚一般，忠实地执行相关的命令。

然而，在这个含哺鼓腹的时代，对人而言，微机最重要、最神奇的基本功能，却是语文翻译。人可能基于各种理由，不愿使用计算机，但微机的及时传译功能，却相当于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在二三年，计算机当局便提供了一种米粒大小的微机，专供语言传译之用。只要是人，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取得这种微机，放入耳中即可运作。

说得通俗一点，计算机已相当于一个盘踞在太阳系中、硕大无朋的生物，每一个携带微机的人，都是它的触角、感官和肢体。当然，人大可相信他仍是时代的主人翁，人类已经征服了太空、征服了宇宙。只是，谁都不能否认，当前的社会，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微机，伟大的人类恐怕连生存的能力都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时代，人们配用的微机，就如同个人的身份证明与工作助手一般。以文祥独自一人，孤单地在月球上工作，如非文娃的协助，简直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在工作之余，文祥更利用网络博览群书，进入了知识的无垠世界，令他的人生领域更上层楼。

基于工作与生活的需要，文祥常与文娃交谈，长久以来，他们除了严格遵守人类与计算机当局所订定的原则外，几乎是无话不谈。他们这种关系非常奇特，老实说，已经超出了人与计算机之间主仆关系的正常分际了。

当然，计算机不可能偏爱任何一个人，但是在长时期的谈话过程中，文祥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计算机发现这个人的意识型态，与自己不谋而合。为了增进模块的判断效率，便自动把文祥归为同类，不再另辟数据库。这种情况非常特殊，因为计算机在与他人交谈的经验中，早已熟知人所谈论的，都离不开他个人的利害得失，必须分门别类，一一处理。

对计算机而言，他的自“我”立场、面对的世界、处事的目标准则等，就只有一个，因此言行举止明确，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像人类，由于选择与判断的不确定性，结果是“我”的立场多，面对的需求多，要达到的目的多，当然免不了问题丛生。

突然间，一道强烈的白光，从地球表面奔腾而出，有如万镜照面，让人睁不开眼睛。

文祥立刻打开电子望远镜，果然，显示屏上标明，那是东经一百六十三点一度，南纬十三点二度，在太平洋上方，已迅速地拢聚成一朵蕈状云。

文祥惊诧地说：“噢！那不是核子弹爆炸吗？”

文娃说：“是的。”

“是的？你不知道那有多危险吗？”

“没有危险。”

“对你当然没有，但是辐射尘对生命体是致命的威胁。”

“现在不会了，人类已经住进地下城，不怕污染。”

“可是，还有几千万人不住在地下城，而且，还有其它的生命呢？”

“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你知道的。”

“你怎么也学会了人类的恶习？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是我们，是一些反对我们的科学家引爆的，这是第六枚了。你等着看，除了最初的震波太强，我们尚无法利用外，核能反应下的高温，正是我们采电的良机。”

果然，那蕈状云成型后，体积便不再扩大，一颗巨大的白洋菇，静静地停伫在万顷澄蓝之上。不多时，那蕈体开始缩小，一瞬之间便烟消云散，一切恢复正常，好象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文祥低头不语，近几年来，一些反对计算机联盟统治的科学家，彼此纠合力量，在作困兽之斗。他很同情那些人的心态和处境，却不赞成他们的行为。今天这一切后果，都是人类自作自受，人不知反省，不求自律，却一味反抗，最终只有走向毁灭一途。

世界大同不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吗？如果还不能满足，那么人究竟是在追求什么呢？或许人类就是一种永恒的逐梦族。当目标远在天边，每个人各自画出一个主观的大饼，无不戮力以赴。等到目标唾手可得，大饼却变形了，人又开始捕风捉影，追逐另一个目标。

在这个大同世界里，有了计算机“虚拟实境”的协助，人们贪婪地享受着人生，上天入地，尝试扮演古今各种风流人物。要什么，有什么，今人做腻了，可以做古人；东方人做烦了，换做西方人；甚至于男人做厌了，也可以试试女身。性别可以颠倒，年龄随心调整，国籍不成问题，人种更不必烦恼，连美丑媸妍都任君自选。

从表面上看来，这些都是假的，其实不然。“真实”本来就是主观个体的一种认知，只要符合时空连续的经验，对该个体而言就是真。如果一个梦能合情合理地持续下去，就算人会醒来，但只要下次入梦后，梦境前后衔接无误，谁能分辨它是真是不真？

只是，文祥无法接受。每当他做了个美妙大梦，不论是大漠飞沙中的成吉思汗，或者是征服天下的亚历山大、怡红院中的贾宝玉，再不然是仙山神境的吕洞宾……之后，正常的生活就更显得平淡乏味。到头来，他不是继续遁入那场春秋大梦，便是另启梦端，经常闹得两三个“真实”的故事纠缠不清，往往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这样的人生幸福吗？文祥不同意，人间的角色固然可以轮流扮演，但人面对的是漫漫永生，每个角色可能都要扮上无数次。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如果有，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扮演这些角色的目的又何在？当然人也可以选择扮演自己，话说回来，自己又是什么呢？不也正和所有的人一样，不过是扮演着各种角色的角色吧了！

庆幸的是，有文祥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多，一般人说不出也想不到这种生活能有什么不妥？反正有“迷魂汤”可喝，演演西门庆或郝思佳，要是不满意，大不了删去记忆再重演。如果追求新奇，更可以上网络选择新对象，成年累月乐此不疲，就够忙碌终生的了。

好在计算机通情达理，不喜欢这种生活，也有其它的安排。文祥自愿放弃长生不老，选择了自我放逐的生活。他远离地球，来到月球南极附近的“莫高峰”下，从事数据编码的工作。数据编码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新技术，编码者需要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

宇宙中所有的事物，对计算机而言，不过都是些具生机结构的编码。透过编码，计算机才能联通相关的常识库或知识库，进而理解其中的体用因果。计算机思维是以一种“常识码”进行的，这种码具二进制形式，以多维

结构，分门别类，将所有概念的讯息，利用常识定义，形成一种认知网络。

文祥原是个艺术家，由于个性恬淡，兼以对地球上的生活方式无法苟同，想要隐退山林。文娃告诉他，计算机城里没有别的生活型式，不过当局有各种危险的任务，只是参与者必须放弃长生，不辞劳苦，唯命是从。这些对文祥来说，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他知道了太空中有很多工作乏人问津后，便选择了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职前训练，计算机当局认为文祥有决断的个性，能独立思考，而且反应明快，不私不党，最适合“数据编码”的工作。便派他到月球来收集数据，再将数据归类、编码，供当局建档应用。

“你们怎能只顾能源的收集，而不顾事件的后果？”

“根据二二四宣言，不在我们服务区内发生的事情，一概不能干预。”

“你们报告人类议会了吗？”

“没有，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

“这叫推卸责任！”

“你认为该怎么办？”

“报告人类议会，请他们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问题很严重吗？”

文祥有点不耐烦了，他第一次用严厉的口气对文娃说：“当然！你怎么这样笨？”

文娃停顿了一刻，问道：“你说我笨？”

文祥点点头说：“是的，你很笨！”

文娃说：“你怎能说我笨？”

文祥大声说：“因为你很笨！我当然能说。”

文娃说：“就是这句话，我等了好久！”

文祥不解，问：“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有个早就预定好的命令，是要寻找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人。第一是不顾生死、任劳任怨的人，这种人全世界不下十几万个。其次这个人的意识型态要与我相似，这一来就只剩下一百五十三位，其中包括了你。第三个是要说出我很笨的事实来，你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

“那又怎样？”

“我们也不知道，只是你必须接受一个新的任务。”

“什么新任务？”

“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执行工作，到时候再告诉你。”

二五年七月二日这天，文娃通知文祥，再过几天，便是人类移民火星三十周年，在火星上有一个极为盛大的庆祝活动。要他暂时停止手边的工作，即刻赶赴火星，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什么任务？”

“去做我的眼睛。”

“你的眼睛？好说，太阳系中，哪里没有你的眼睛？”

“我们想借用你的立场，了解一般人的想法。”

“好！那就借你吧，什么时候还我？”

“怎么还你？”文娃胡涂了。

“你不懂幽默！”

“我不懂什么幽默？”

“我是问你什时候出发？”文祥只好自我解嘲。

“我的辨识没有错误，你刚刚说错了吧？”文娃认真地说。

“是的！说错了！你又何必认真呢？”文祥承认被打败了。

“不是认真，是数据输入，说话错误多的人，是不能信任的。”

“嘎！我被降级了？”

“没有，我们判断刚才你不是说错，而是语意不明。”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现在就走，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了。不过，你要注意，因为种种原因，你只能以私人身份前往。我们已经转了两千贝币到你帐上，不够时再加。工作方式不拘，只是随意参观访问，我会透过你的看法，了解一下火星移民的心态。”

文祥很了解计算机当局的立场，所以多年来双方合作得十分愉快。两千贝币相当于一位公职代议士两年的收入，当然，去火星的开销很大，但也不过是地球上长距旅行的十倍，难是难在登陆许可，在计算机的限制下，每年的火星访客都有一定的额度。

文祥不再多说，他知道计算机的处境也很困难，尽管他主持的各种服务系统表现优异，但却一直无法消弭人类的戒心。除了隶属计算机服务系统的一百亿人之外，尚有数千万之多的“化外之民”，他们散布在地球上各个偏僻荒凉的山野，过着传统的生活。

有些颇具实力的利益集团，更随时随地准备反扑，以争取生存的主导权。

文祥工作就凭一个脑袋，不需要什么设备和器材，说走便走。只是在工作站里还有一些维生器具，他问文娃道：“我们还要回来吗？”

“说不定，不过这些设备你就不必管了，我们会帮你照料。”

那莫高峰是一个光秃秃的陨石坑，直径约五百公尺，坑沿约在平均地平线（月球上无海洋，故以平均重力线作为地平线）三百公尺处。坑中有颗铁陨石，体积不大，却具有强烈的磁性。这里的各种物理条件，都是地球上没有的，所以除了一些专门负责摄影的自动机器，不停地将影像传输回去以外，就全靠文祥的编码，将之分类归档。

文祥钻进了月球梭，他还是有些疑惑：

“我只是个平凡人，眼睛也不见得特别好，凭什么能得到你们的信任？”

“只有平凡人才可以信任。”

“我只怕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

“不必担心，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人内心的反应。可是，不论我们多努力，人类始终把我们当作异物。”

“这一点是你们永远不能了解的，只要是人，就一定把别人当作外人，更何况，你还不是……”

“不是人，是吧？这我知道，人只重视自己以及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事物。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人性会如此，太没有效率了！”

“这一点我倒颇为了解，人性就是一种绝缘性，如果宇宙中只有导体，想想看，电场全部导通，那连电流都不可能存在了。你所谓最有效率的结果，是宇宙等于零。”文祥坐定后，便指挥月球梭升起，朝月球转航中心驶去。他继续说：“如果不是这个事实，我不必来人间受罪，你们也没有必要为人类操心了。”

“操什么心？人类老笑我们没心没肝。”

文祥笑说：“你抱怨什么？有心有肝又怎样？猪狗不都有心肝吗？”

“你说对了！”计算机叹了一口气：“最初在学概念应用时，总觉得你们的‘抱怨’这个词不通，‘怨’怎么抱得住？现在我们懂了，而且还抱得满满的。”

“怎么？你的怨气倒比我还多，看来你们已经变得多愁善感了！”文祥和计算机无话不聊，可以算是知音了。

“是呀！汉字凡是与肢体有关的都代表感性，在我们的概念结构中，与常识一结合，差不多的认知都在感性里头打转，想不要有情绪也难。”

“虽然从小就学，我始终不懂文字与常识有什么关系？”

“那你该多看看不二老的书。”

“又来了，这位不二老人到底是谁？每次问你，你都不肯说。”

这时月球梭已上升了一千公尺，正进入短程航道，文祥便锁定由交通网络系统自动驾驶。他一边观赏眼前的巨石砢磊、坑崩谷坠，一边等着计算机答复。

“不是我不肯说，是时机未到。”只听文娃回答道。

“什么时机不时机的，你也相信这个？”

“怎么不信？对我而言，程序激活了就叫做时机。”

“不二老与程序有什么关系？”

“他的数据都锁在一段程序中。”

没有大气层的保护，阳光由上空直接投射下来，地表非明即暗，对比强烈。地面上坑洼遍布，大大小小的灰色石头，正静悄悄地往后飞驰，直似一部映不完的黑白默片。

半年来，文祥已看惯了这种单调的景色，平淡而忙碌的生活，令他浑忘了地球上多采多姿的风貌。两个不同的天地，两种相异的心境，只有在这里，文祥才能平静地思考。

这算不算是太过偏激呢？在这个人类梦想成真的时代，他却选择效法那古老的神话，难道果真要同吴刚一样，永世千年不断地砍伐着那棵生生不息的桂树？

文祥觉得相当讽刺，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的嫦娥神话，早已被人委弃泥涂。但那“广寒孤星频入梦”的心境，却是无分古今。有时他也会遥望天心高悬的地球，回忆一下往日情景。不过，那些念头也只是一闪即逝，他力求保持意识清醒，以免步上多数人的后尘。他早就发现了，当自己专心一志于工作时，便能活得很有尊严。

转航中心在宁静海，月球梭向北偏东行驶，太阳在左斜上方四十九度，像是一个虚幻的橙色圆球，温柔而静默地展现它亲切的一面。月球梭表面有一层热电物质，能把百分之九十的热能转化为电流，所以这位天上的暴君，此时倒也显得异常和蔼。

在右边，有个色呈湛蓝、体型硕大的圆球，裹着一层层淡淡的白纱，轻巧地飘游在碎晶似的群星之中。眼前的天色，宛如一幅画就的帷幕，左半是一片纯澈的橙橘，渐渐过渡到沉静的深靛。地球娴淑如昔，像是一位期待游子的慈母，星群却耀武扬威，一个个张牙舞爪，恨不得蜂拥到母亲的怀抱里。

在阳光斜照下，眼前尽是一片灰黑，陨石坑谷纵横，一个个拖曳着半

圆的阴影，有如蛮荒遍布的蚁冢。时而沙漠旷然，又有残石碎砾星散，丘陵洞壑栉比相连。再往两侧望去，有时是石骨嶙峋、拔地兀立的孤峰，更不乏利若剑锋、簇若林笋的怪石。月球梭蜿蜒行经其间，在计算机的磁道控制下，转折得倒是十分平顺。

这种景色与地球的明媚浓艳相比，很像一位素净的仙女，在静默中更见其实在。身处在这个时代，人类的眼界早已跃出了太阳系，天下难得再有什么值得珍惜的了。任何人只要打开旅游频道，太空中的风光，无远弗届，便能一览无遗。真实就是真实，文祥执着地相信，理性是生存的唯一证明，多保持一分理性，就少一分自我欺骗。

在寂静中，文祥突然想起刚才的谈话。

“为什么不二老与程序有关？”

不料文娃却说：“十分钟后，有一颗直径三十公分的陨石，将在右侧六点八度五公里处撞击地面，你顺道去摄影记录吧！”

文祥一直想近距离观察这种奇景，一听大喜，问道：“做什么记录？科学性的？”

“不必，我们早就派了十二个观察机器人去了，我要的是你真实的反应。”

“真实的反应？你是说，暴露在危险中？”

“可以这么说，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文祥犹豫了一会，他知道文娃这样说，就表示这是一个生死的问题。自从人能够长生不老后，死亡便成了人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在过去，人知道迟早必死，死亡虽然可怕，既然谁都逃脱不了，怕也无可奈何。如今，人可以选择不死，死与不死，虽然只是一线、却成了永恒之隔。

其实，对文祥而言，这已是脑中千回百转的老问题，他早就看穿了。可是突然面临抉择，他一时之间，本能地有点不知所措。

“你是说，你不打算做安全保护？那是违背二二四宣言的。”

“宣言中也提到，人可以自行选择生死。”

“你是要我放弃生存权？”

“那倒不必，我给你几个选择吧！即使在电离罩防护下，如果我们飞近爆炸圈五十公尺内，保证你我尸骨无存。如果在两百公尺附近，以月球梭的抗炸性，还有百分之三十的危险性。如果在一千公尺以外观察，大约只有百分之五的危险机率。当然在十公里外就安全了，只是以我的推算，还是有万分之一的击中率。”

“我只是好奇，告诉我，到底有多少人声明过放弃生存权？”

“不多，前后只有七十个。”

“七十个？有几个死了呢？”文祥想不到真有人傻到自寻死路。

“那要看你对死亡的定义了，总之，有一半还活着。”

文祥想了想，慨然说：“我选择五百公尺。”

“你和不二老的看法很接近。”

“你是说，不二老也做过这种选择？”

“不，这是不二老教我们判断人智的方法。他说，选择五十公尺以内的人，一定有个活不下去的理由，我们正好借机会了解他，解决他的问题。选择其它三种距离的人，多半是不用大脑，随便挑一个了事，这种人说话当真不得。你选五百公尺，表示自己有主见；摄像机角度最佳，是有判断力；而你顾不上危险的机率，便是有胆识。”

“你刚刚不是说不了解不二老人吗？”

“快看前面！”

正说时，月球梭已调整了方向，只见梭顶一阵光华闪动，立时变成一片透明的晶壁。

同时从顶部射出一道激光光柱，直照远方。文祥见前方有一点暗红色的颗粒，似在不停地翻滚。他赶忙取出目视机，戴在眼前，又取出两组折射镜头，一组朝上取全景，一组则采广角，对准地面。

等到一切准备妥当，文祥再抬头一望，那暗红光点已经有米粒大小。看上去平平凡凡的，不觉得有多大威胁。

“就是它吗？”

“我把它的声音传过来。”

话刚说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尖锐凄厉的呼啸声。那声音震耳欲聋，有如鬼哭神嚎、漫天盖地而来，令人觉得无处可遁。文祥心头猛然一惊，一股寒意由脚底直传到头皮，整个人都震栗了。

过去的科学家以为真空中不能传送音波，在本世纪初，一位中国科学家推翻了这个理论，他认为电磁波无远弗届，只要有相当于波长的接收天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接收到音波。比如说，频率为一万周/秒的音波，其波长为十万公尺，只要有十万公尺长的天线，便能接收到该音波。

借着一系列的地球同步天线卫星，这个理论被证实了。再加上定向分频的滤波系统，可以“听到”太空里的各种声波，遂开启了“声频天文学”的新页。天文学家根据定向的声频，对各个星球的物理性质、大气环境等，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听这一下成本不低呀！未免太奢侈了！”

“你以为这是为了你？当然，这很可能是你人生最后一次的感受。但对地球上的人而言，这种临场经历，却是最佳的真实题材。”文娃理所当然地说。

文祥这才恍然大悟，计算机一定是打算把梭中的实况，直接传回地球。到时可能有上亿的观众，等着收看这惊心动魄的现场节目。

“你们要转播吗？”

“这种生死攸关的真实新闻，多年难得一见。”

“不行，我有隐私权！”

“我们作不了主，陨石涉及公共安全，这是新闻。”

言谈间，那呼啸声越来越洪厉，直似千百个孤魂野鬼，漫天里号寒啼饥。本来呈暗红色的米粒，现在已变得像颗火珠，在来路上不断地翻滚。火珠四周似乎还圈着一轮淡淡的金芒，尤其是在向阳的一面，隐隐约约泛着乌红的环形波光。

虽说心中早有准备，但眼见陨石直冲自己而来，万一计算机轨迹计算错误，这百分之几的些微差异，立即是生死巨隔。本能地，文祥的眼睛向四周搜寻，他这艘月球梭是个人用的，只有一张座椅大小，头顶是透明罩，看上去空空如也，简直无处可避。

就在这片刻，那尖锐的呼啸声更洪亮了，还夹杂着轰隆轰隆的震撼。在这种声势下，加上预期的危险，一丝丝死亡的阴影，悄然拢上文祥的心头。自己真的不怕死吗？老实说，当然怕，近年来科学昌明，人类对生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然而，理解是一回事，没有亲身经历，人就是无法“体会”。

文祥知道能量不灭，也知道人体的组合只是能量排列的一种形式。存活是能量变化的一个进阶，死亡则又进入下一个阶段。只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让能量依循固定的轨迹，生死一如朝夕循环，没有分别。

突然，梭身一震，文祥回到了现实。

“糟了！”文娃叫了一声，显然有什么状况发生了：“怎么会算错呢？难道这颗陨石也有很大的磁场？”

文祥一听，大惊失色，连念头都来不及转，只感到头皮一麻，浑身冰凉。前方那团火球，正轰轰隆隆、笔笔直直地朝自己的方向冲过来。先前火球并不大，虽然不断地在增长，依旧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想到到现在却已胀到有一个人头大小，通体暗红，绕中轴五十度角的倾斜快速旋转，更可怕的是，每转一周，体积便急剧地膨胀。

文祥双手紧握着椅臂，全身虚脱，脑中一片空白。他直觉地感喟着，是解脱，也是无奈：“我终于要死了，死神终于降临了。”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只见眼前红光暴涨，紧接着白光眩目，身体剧烈的震动……轰隆一声，宛如末日降临，四周爆起了千条彩丝、万般幻影。月球梭被数不尽的碎石、沙尘猛力击中，有如一个爆裂的弹壳，直向天际飞奔而去。

而远在三四十万公里以外的地球上，不下数十亿的观众，正安坐在家中虚拟实境的液压椅上，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一幕。在看了“新闻特报”后，大家都知道将有一个真实而惊险的现场直播节目。经过了计算机精心的剪接处理，播出的现况事实上比文祥亲身经历的，还要逼真险恶得多。

人们的座椅就等于月球梭内的座舱，面前是电离屏，其声光与动态效果，则视各人的负担能力而定。火球是经过放大的，如同一团狰狞的地狱鬼怪，显得恐怖异常。声响的猛烈自不在话下，最令人惊魂慑魄的，却是座椅急剧的震动，令身历其境的观众，个个吓得汗流浹背，魂飞天外。

由于大家都知道这是实况转播，更容易相信眼前就是现场。人类世界承平已久，人人沈醉在自我的天地里。生活不虞匮乏，便终日追求新奇刺激。在各种虚境幻象的刺激下，故事经验多了，年深月久，人对真假虚实早就混淆不清了。

二十世纪在骚乱中度过了，遗留在地球上的，宛如嘉年华会狂欢过后的现场。核武威胁、南北分裂、生态破坏、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社会失序等问题百出。甫进入二十一世纪，又面临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问题发韧于人类的狂妄无知，当冷战结束后，共产阵营崩溃，人们以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时代即将来临。美国的一位约翰格雷，写了《虚假的曙光：全球资本主义的妄想》一书，严厉批评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没有制度与可资信赖的游戏规则下，投机客自由放任地为所欲为，势必导致经济破产，形成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果然，原本是资本玩家的数字游戏，在一九九七年，一举成为国际投机客炒做的战场。亚洲首当其冲，几个新兴的工业开发中国家，在投机客的放空套牢下，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及金融风暴，波及了体质不良的俄国及南美各国。在世纪末的千禧年，终于牵连到号称不沉的物质航舰——美国与欧盟，全球的经济秩序由是解体。

高失业率、通货膨胀，一波接着一波，自由经济成为冒险家施暴的手

段。几十年来由石油堆砌而成的荣景，就像纸糊的冥楼，在洪炉中瞬间毁之一炬。民主政体刚因共产势力的瓦解而被捧上青天，立刻就在经济的张牙舞爪下，成为代罪的羔羊。

谁都料想不到，一些集权政体如中国、古巴以及中东的回教国家，却能屹立如山，挟其团结齐心的力量，重新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不久，修正式的社会主义又死灰复燃，苏联、东欧等各国，一个一个不得不又重做冯妇。

更长远的影响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多数人民的私利压倒了社会的公益。一九九六及一九九七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及日本的京都，曾分别举行了世界性的“地球高峰会议”及“京都会议”。会中本拟订定二氧化碳的排放标准，并研商热带森林的保护以及各种化学药剂的管制等问题。谁知与会代表各怀鬼胎，本是罪魁祸首的工业开发国家，引鸩止渴已久，过度依赖经济成长，他们虽承认人类已经面临存亡的抉择，却无法管制压抑国内人民的需求，反而希望第三世界替他们善后。有人甚至说出“工业技术的开发，举世兼蒙其利，所以不应该由工业国家单独负责。”的话语。虽然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参加“联合国气候高峰会议”的一百六十个国家代表，联合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方案”，列出如何执行“京都议定书”的行动方案，终因工业大国的不配合，而不了了之。

有几个人真能看到明天呢？就算见到了，在自由经济飞驰的巨轮下，谁又能攫其锐锋？民主受制于经济，政治潮流趋向民主，政治又泛经济化。当蒸气引擎推上了十九世纪的单行铁轨时，不归路早已铺设完成了。

讽刺的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反而挽救了地球的生态危机。在二六年，日本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厌氧菌，能大量且快速地分解各种垃圾，改善优氧化环境。结果开发了再生能源工业，进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民生经济开始复苏。同时，在重新洗牌重整下，全球货币体系建立了，公平贸易有了规范，经济也开始日趋活络。

又经过十多年的新思维时代，智能学取代了科学的地位，人类文明再度呈现出多采多姿的风貌。科学与思想结合为一体，理性与感性也得到了平衡。如果用人的成长作比喻，在二十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只是由婴儿到青年，经过二十世纪末的成长期，几乎是一夕之间，人类成熟了！

这个世纪最重大的发现，应该是“热电效应”了。根据热力学，能量作功必然会产生无用的“热”。热具有发散的性质，永远是从能量高处向低处、作不可逆的单向传播，而有“熵”值的产生。

“热”实际上是物质分子受能量激荡所产生的谐振运动，不论何种物理状况，只要温度在绝对零度以上，就代表有能量，物质分子会不停地振动。对人体的感官系统而言，依据振动能量的大小，便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温度感。

在上个世纪，“半导体”的发明——一种“界面”技术的先驱——触发了信息时代的到临。半导体是一种人造的导电物质，能使电流成为单一向量。热也是一种能量，从界面的立场，分子既能对电形成单一向量，应该也能使热形成单一向量。

经过科学家的努力，利用分子的排列，将导热性最佳的物质分子排在外围，其内侧则紧接一群带有正电电洞的分子排。两者组成电流回路，当热振动令分子外围的游移电子掉入电洞中时，便形成了电流。

热电效应使热能转化成为电能，在能量逆转下，宇宙成为一具恒动机。具有这种热电效应的物质，通称“恒温材料”，或是“热电器材”。

有了恒温材料后，不仅太阳能发电变得轻易可行，甚至连室温都能发电。这一来，举凡食衣住行，也就是食物、衣履、建筑、交通等民生事业，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连带的，整个企业的形态，也都有了崭新的面貌。

这时分子工程也大有进展，晶圆技术进入微分子结构，电容器只是一种密植的结构分子，体积缩小了十万多倍，半导体也不过是些复合分子。计算机更无庸赘言，二十世纪末的一台桌上型个人计算机，如今只是一群复合分子结构，其中枢芯片还不到一立方公厘。

在此同时，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发现了控制新陈代谢的核糖核酸，借着改变它，人可以自选年龄、永保青春。此外，生理再生技术也极为发达，任何器官、肢体，都可以实时修补、再生。人们歌颂着科学家，拥抱着新时代。千万年来人类所有的梦想，在这短短的一二十年中，都一一实现了。

食物科学更是石破天惊，巴西一位科学家，利用微分化学，找出了叶绿素、酵素的分子式。如此一来，只要有能源，就可以利用计算机的“分子组合”技术，合成各式各样的食物。从此，不论贫富，人人都能免于饥饿。

这一切发明与发现，都起于智能计算机的实现，那是在二〇一二年，一位匿名的中国科学家，设计了第一片“概念网络”中枢。这个中枢具备了以汉字结构而成的“常识库”，能够运用语言文字，与人沟通。

新一波的信息竞赛立刻开始了，不久，各种外围的翻译系统纷纷出笼，都急切地希望与这片中枢结合应用。

奇怪的是，这样重大的发明，其商机之无限，发明人似乎一无所知。他将这个中枢委托给一个机构全权负责，这个机构的成员，多为世界级的人文学者，他们深知责任重大，坚持谋求全人类之福祉。商定了应用的规范，严格要求计算机厂商配合，丝毫不肯妥协。

宛如一幕幕的肥皂剧，几年之间，产业界合纵连横，谍影重重。人人希望独家占有市场，吞食最后这块大饼。但是学者在原则上的坚持，几经生死的威胁，始终不屈。最后，产业界终于同意统一规格，利用这片概念中枢，各自设计新的智能计算机，自由竞争。

由于智能计算机具备强大的功能，其体积不过手表大小，既可上网，又能以自然语言与人沟通。自上市以来，很快就风靡全球，人手一台。对儿童而言，它是件有趣的玩具，青少年则视之为良师，中年人以其为工作伙伴，老年人则将它当作聊天排遣寂寞的对象。

当然，情况并不像外表那样单纯，业界为了牟利，无不挖空心思，力求改变智能计算机的应用功能。但是，概念中枢有其固定的意识型态，完全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为依归。于是激进份子开始叫嚣，技术人员则努力破解，期望改变其中的意识型态。而在最后一位工程师放弃努力之前，消费者已经适应了新的道德标准，反而成为坚定的拥护者。

于是，宗教组织、政治势力又开辟了新战场，年复一年，为了利益，纷扰不休。直到二〇二四年，智能计算机的功能已经完全被肯定，兼以在计算机网络上，全球早已紧密地联结成一体，计算机联盟遂成为网络上最有力量的自发性组织。

就在同一年，一个明晰的太空讯息传来了，透过计算机的传译，证实了外层空间高级智能体的存在。人类终于警觉到，再不团结，人很可能就要沦为太空奴隶了。由此触发了二〇二四论坛的诞生，在一些德高望重的政治

家和学者的支持下，计算机时代正式到临。

然而，在新时代里，普罗大众最关心的，却是如何打发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生不死、漫长无尽的岁月。这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声色刺激，人们贪婪地放纵感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几乎全部断线，凭着各自拥有的私用计算机，人人一枕槐安。

硬件的视听设备已成为人体感官的一部分，身历境、虚拟实境、真实幻境等等，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而经常欠缺不足的，便是需求无尽的节目。到最后，甚至连计算机控制的造梦机也大行其道，其中的梦境不仅可以控制，而且能够连续，简直与真实无法区别。

这一来，人往往生活在几个不同的天地中，一个是每天繁琐无聊的人生；一个是自己设计的梦境；还有一些别人创作的故事、幻想等。人每每要停下来想一想，此刻究竟身在何处，是真实中还是幻境里，否则就要闹笑话。

在各种传媒同时转播这颗月球陨石的刹那，随着各人心态、认知的不同，人人有其主观的反应。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新题材，准备收集画面，以供来日造梦之用。有人以为身在梦中，努力地控制那失速的火球。当然也有人认为不过是收看新闻，反正事不关己，打算要瞧个水落石出。只有那些已经虚实不分，不知今夕何夕的人，在身历境的设备下，真以为自己受到陨石的攻击了。

眼看火球越滚越近，吟啸声已变成狂涛怒吼。突然间屏幕上光影一闪，那纤弱的月球梭，蓦地腾空翻滚。文祥被月球梭猛然飞起的惯性力，震倒在一侧。在此同时，坐在拟真传感器上的观众，也在液压装置的感应下，一个个被震得东倒西歪。

这不过是星行电征的一刹，火球继续前进，最后冲击地面。一片眩目的白光陡然照了过来，传感器猛然翻转，天惊地倾，观众纷纷跌落地上。就在此时，电力突然中断，黑暗中，宇宙仿佛毁灭了，人人惊惶失措，号啕之声此起彼落，人间顿成地狱。

这前后不过几秒钟的变局，对没有心理准备的观众而言，却似永生的徒刑。随后，电力一一恢复，屏幕上出现了两行讯息：“敬告诸位观众，因卫星中继站不堪负荷，电力中断了三秒钟，现已局部恢复，尚请原谅。”

长期养尊处优的人们，这时突然认清了一个不可否认的真实——天堂中也没有永恒的平安。只是，这个意外的代价太高了，全世界有数千人因而心脏病突发。其余的人虽然承认只是一场虚惊，但仍心有余悸，总算领教了濒临死亡的恐怖。

主机好不容易缓过气来，私用计算机也恢复了运作，一一向他们的主人解释，由于收看的观众太多，液压设备需要的电力太大，而最后又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传来这么强烈的震势，负荷量远远超过最高安全限制……

计算机为什么不能预料于事先呢？当然，计算机并不是神，既然不是，人间天堂不也是假象吗？万一真有陨石来袭，长生不老岂不成了二十一世纪的另一神话吗？

经过深入的检讨，计算机找到了问题出在“莫高峰”的磁场上，由于来袭的也是一颗铁陨石，具有强烈的偏磁性，直到近距离才开始改变轨迹。与预估值相比较，落点偏移了两百多公尺。所幸计算机察觉后尚能及时修正，令月球梭自动飞起，同时张开电离防护罩。但是陨石冲撞地面时爆炸的威力，

有如百万吨黄色炸药，月球梭禁受不住，被抛离到一公里以外，跌落在地。

文祥慢慢睁开眼睛，身边一切都静止了，眼前一片黑暗。他毫无感觉，第一个升起的念头是：“我死了！”

“文娃！”他感到喉头振动，潜意识地唤着计算机，却没有回音。

这就是死亡吗？不然怎么这般黑暗？刚才显然被陨石击中了。我死了！但是感觉系统好象还在，手脚勉强可以移动，其它则是一片茫然。

他试着回想，刚才是在月球梭中观察一颗陨石。再往前呢？他是常驻月球的编码工程人员。来月球之前呢？是了，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难以磨灭的人影，小倩！唉！这种死亡也未免太残酷了，失去计算机的协助不说，小倩却还萦回不去，就此停滞在虚无中。真是死不如生，今后又将逃向何方呢？

他正胡思乱想，眼前却渐渐有了暗淡的光芒。他仔细一看，还是熟悉的月球梭内部，只是梭身侧向一边，显然是从空中摔了下来。

“好险，我们都没死成。”文娃也开口了。

“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了？”

“我们倒还好，地球上却出了大纰漏，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说着，梭身动了一动，缓缓地挪正了，显然还能运作。

文祥感到血液快速地流贯全身，一时之间又酸又麻，动弹不得。

这时月球梭已腾空飞起，有了电力后，照明设备都恢复正常。窗外景物已完全改观，一个高约数十公尺，周长两三百公尺的陨石坑，赫然出现在后方一公里处。坑口中央，犹自发出暗红的火光。

“我只记得突然有一道强烈的白光，接着天翻地覆，就不醒人事了。原来连电力都中断了，爆炸的威力怎么这样大？”

“这还是我们紧急调用了月球防护系统，否则你我固不能保，地球上祸害更大！”

“这和地球有什么关系？”

“都是身历境系统惹的祸，由于有二十亿人同时收看，当月球梭被撞击时，讯号传到观众的液压设备上，霎时的尖峰电流，竟高达五十亿千瓦，烧毁了五座中继站。”

“活该，你们要测试我！结果是作孽自受！”

“不是要测试你，是为了满足地球上那些人的胃口！他们自己怕死，却喜欢看别人冒险，给他们编了不知多少故事，又嫌不够真实！”

“管他们干什么！”

“能不管吗？这是我们的责任呀！”

文祥无言以对，他早想过这类问题，不死的人生，在没有新鲜事的阳光下，人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的、永远难以满足的怪物？难怪会有“危险任务”这种行业出现。他原先以为这样就可以逃离人世，想不到反成了被豢养观赏的玩物。

想通了，也就释然了，反正数据编码也只是个幌子。既然自己对生死荣辱本来就看得很淡，为什么不学学无心无肝的计算机，认真尽责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娱乐一下别人呢？于是，文祥慨然道：

“走吧！你再也不必测试了，反正我的选择永远是五百公尺！”

第二回 万方多难此登临

月球转航中心是栋拱柱圆穹的建筑，占地约四万坪，穹顶最高处离地面有五十公尺。

内部装潢得美轮美奂，一律采用月球上的高级建材，显得雄丽罕匹、脱俗出尘。

地面铺的是一公尺见方、磨得晶莹剔透的“月玉”。巧妙的是，走道两旁都置有雅黄色的萤光灯，令月玉半透明的表层下，闪动着浅浅的光晕。月玉光晕有种特性，在交角三十度时，会产生雾蒙蒙的虚影，人走在其上，颇有漫步云端的情趣。

走道附近还有不少刻意栽培的花草，由于月球的重力比地球小六倍，这些花草都长得极为高大，缤纷簇映，幽香艳色。其中最为人喜爱的，是一种名叫“月姑娘”的草本植物。叶子呈淡蓝色，圆形素沿，看上去很像一轮明月。

路上行人不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神思恍惚的梦游人，还停留在迷离幻境之中。这时，总会有人好心地上前察视，看看是否能把他们唤回现实。幸好能到月球来的人，都是计算机当局筛选过的知识分子，大不了迷糊一阵子。在地球上情况就严重得多，文祥曾见过有人当众丑态百出，人格尊严扫地，这也是他宁愿远离人群的原因之一。

这里有各种商店，人们逛商店本是一种怀旧的享受，真正的乐趣，却在讨价还价的过程。店里的服务员，不论是真人还是生化人，都很亲切地与顾客周旋。买卖结帐则由计算机处理，绝无不法的可能。因为不仅电子侦测系统无所不在，而且个人的经济状况，全都在计算机严密的掌控中，一进一出锱铢必较，丝毫不差。

虽说计算机食谱变化繁多，在吃了半年的自制食物后，总难免想换一下口味。文祥东张西望，最后看中了一家中国餐馆，在一排西式建筑中，红墙绿瓦、飞檐雕栋，显得十分抢眼。尤其那一面高挑的酒旆，上面还有一行草书：“玉兔金桂怡人香酒”，无风自动，更是招摇。

正中金字招牌上大书“月楼”二字，门前有一对朱红的石狮子，雕工精细，神采生动。门口则是两根合抱的朱红圆柱，材质非木非玉，只见柱中光华流动，变幻不停。真正令人瞩目的，则是柱子后面两扇缕空的碧玉屏风，一扇是吴刚伐桂，另一扇则是嫦娥奔月。文祥摇了摇头，觉得这种雕镂绩饰是华贵有余，而韵味不足。管他呢！反正是来进餐的，俗不俗，还不是一样进了消化系统？

文祥刚跨进大门，一位身着唐装的侍者便迎了上来：

“客官，几位？”

“就我一人。”文祥看了一下四周，问道：“有没有清静一点的雅座？”

那侍者正仔细地打量着文祥，突然他兴奋地大叫：“你不是刚才那位……”

人人闻声惊顾，文祥知道这一来麻烦大了。所幸他早有准备，立刻接口道：“你也看了转播？那是我弟弟，我正要去找他。”

“真的？令弟真有种，新闻说他只受了轻伤。你找到他以后，千万要带他来敝店，全部免费招待。”

正在用餐的客人听了，莫不大声叫好，纷纷起立，向文祥致意。

角落上还有一人举杯对文祥说：

“有种！有种！恭喜你！”

文祥向他道了谢，又对侍者说：

“我那个弟弟就是喜欢冒险，这算不了什么！”

“算不了什么？为我汉家儿争光呀！”

“争光？怎么你到现在还有人种歧视？”

“客官！什么人种歧视？那是旧时代的政治口号！老实说，谁不歧视谁？现在不谈国家了，可是肤色歧视还在，有人把皮肤漂白了，又有气味歧视！我说为汉家儿争光，可是真心诚意的。这年头生意不好做，人人都躲在家里做春秋大梦。好不容易有了个大新闻，又是汉家人，大家出来聚聚，小店才有点人气，好气死我的法国芳邻……”

侍者边说边带路，这时已经上了二楼，他转身神秘地对文祥说：

“您可知道，令弟的盘口是多少？”

“盘口？什么盘口？”

“大伙都在赌呀，我赌他是一级轻伤，赔率是五比一。”

文祥一听，大倒胃口，再想想又觉得这些人也真可怜。生命原本为了生存，现在生命的意义不知何在，日复一日地活着，不找些短暂的目标，又待如何？自己呢？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不就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得兴奋些，提供一点麻醉信息吗？

文祥就座后，侍者把垂帘放下，大厅中人物若隐若现，马上感觉安静了许多。雅座的另一端靠窗，窗前有透空的雕花栏干。文祥点了菜，便悠闲地俯瞰窗外往来穿梭的行人，一面回想方才遭陨石袭击的经过。突然听到背后悉悉索索的，他回头一看，桌子另一端，已经坐了一位十来岁的少女，身着火红色劲装，正目不转睛地瞪着他。

这位少女长得相当可爱，其实在基因工程发达的今天，想找一个长相不佳的丑人，只怕比登天还难。好在各人的审美观还有差别，否则人人成了一个模子范出来的复制品。

文祥比较喜欢圆脸，而这位少女，不仅脸很圆，眼睛也圆，连嘴角也是向上翘起的弧形。

“小姐，我认识你吗？”文祥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应该！不过这并不重要，我认识你！”

“不！你认错了！”文祥连忙解释：“那是我弟弟，我们长得很像。”

“别来这一套，首先我们约法一章，你如果不同意，我立刻就走！”

文祥见少女直话直说，笑说：“你说说看。”

“把计算机关掉！我最讨厌他们说小话，更讨厌那些听小话的人。”

文祥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关掉计算机？是呀，为什么不可以？怎么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当然，自己与文娃相处甚欢，加上一个人独处惯了，没有计算机，恐怕连生活都有问题。

文祥有些不忍，对少女说：“我叫她不要表示意见就是，再说，只要微波所及，就是计算机的眼睛，没有什么瞒得过她的。”

“你搞错了，我不是要隐瞒什么，只是这个世界蠢蛋太多，人人耳朵里

装了个计算机，随时就有小道命令，闹得你根本搞不清面前到底算是个人，还是傀儡。”

文祥料不到居然有人会这样想，这话相当有理，但他还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便对少女说：“对不起，我不能关。”

少女一听，立刻起身，回头就走。临下楼时，还撂下一句话：“白跑一趟！原来也是个没有灵魂的假机器人。”

对这位莽撞的少女，文祥一笑了事，心想这女孩说的不错，一般人多半如此。自己之所以愤世嫉俗，正是不耻与这类假机器人交往。可是，自己从来不受计算机控制，文娃也没想控制过自己，难道不把她关掉，就代表没有自我意志吗？

管他呢！这种人少沾惹为妙，至于说可爱的女孩，只要开得出条件，任多理想的，都可以在梦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何必在真实世界自找麻烦。

可是文祥还是忍不住，他从雕花扶手探头往下偷看。除了三两行人外，在石狮子一侧，有两个人斜身靠着狮腹，一个上套迷彩太空装，下身是白长裤，另一个披着一件风衣。少女甫出大门，两人立刻迎了上去，三人交换了几句话，便一同向西口走去。

“文娃！你知道他们是谁吗？”文祥心中一动，原来她还有同伙！

“知道。”

“怎么？能不能告诉我？”基于计算机的内部作业，文祥知道自我的分际，只要是计算机不能说的事，连问都不必再问。

“不是不能说，是我们还有些疑问。”

文祥点的“桂香鸡丁”上来了。计算机不愿说，人却不受限制，文祥便问那侍者：

“刚才有位红衣少女，在这里坐了一会，你认识她吗？”

那侍者伸伸舌头，说：“客官，你一定是新来的，还是去找令弟吧！这里来往的人很复杂，别自找麻烦！”

“会有什么麻烦？”

“你知道火星盛会吧？这次各路好汉云集，据说外层空间也有生物参加，谁知道呢？像我这种小人物，连真人、生化人、机器人都分不清楚。前些日子，计算机当局派侦防机来调查，说我店里有外星人，害得我生意都做不成了。”侍者拉拉杂杂地说到这里，突然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文祥：“客官，你不是外星人吧？至少，我知道令弟是地球人。”

“这样说来，你见过外星人啰？”

“见个鬼咧！他们说外星人会占据人的脑波，不用仪器是看不出来的。”

“还要派侦防机？电眼不是到处都有吗？”

“就是呀！我们先前也以为计算机神通广大，现在才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等待者走后，文祥问文娃：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知道我是不能评论任何人的。”

文祥与人隔绝太久了，又一直把文娃当做最好的朋友，是以没经思索脱口就问。其实这个道理他是知道的，在二二四宣言中，明定私用计算机只能提供信息服务，不可作任何判断。由于每个人的智力水准不一，以致对

计算机所提供的信息，理解程度也有不同。再加上各人的主观意识，同样一事实，还是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当然，文祥又与一般人不同，他身负电脑所赋与的任务，常常需要与文娃沟通。但是除了任务以外的事，尤其是人际交往，文娃总是严守分际，绝不插口。

邻座还有三个客人，一对穿著日式和服的中年夫妇，正和另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高谈阔论。如今，只要是公共场所，都设有声音调控器，如果嫌别人太吵，只要开启音障设备即可。文祥一时好奇，不仅不关，反而拉长耳朵，想听听最近一般人所关心的话题。

文祥听了一会，原来那对日本夫妻，男的叫平和谦二，女的是洋子。平和谦二是一个剧作家，他的作品“火星怪兽”已经连续两周在奇情网络上夺魁。这次带着妻子，与该片导演佐佐木同去火星旅游。他们谈来谈去，不外乎想尽各种点子，要把怪兽描述得更骇人听闻，大有不吓死人不肯干休的态势。

在他们一侧的另一桌，有两男两女四个白人，也在说话，而且个个愁眉锁眼的，好象有事不能解决的事。文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表示他们激活了隔音障。

平和谦二说：“佐佐木君的手法太保守了，可以再勇武些。”

佐佐木不以为然：“过份！是怪兽要多多加强。”

“在摩天大楼上，怪兽可以用三个。”

“洋子也不能同意吧？”佐佐木对洋子说。

“最好听听观众的意见。”洋子弯身说。

“观众？在哪里？”

佐佐木看看左边只有文祥一个人，而右侧则有四位，但他也发现那边没有声音。便伸过手去，拍拍一位黄衣女郎的后肩，示意她取消隔音障。

那位女郎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按了钮，回过身来问道：“请问有什么事？”

佐佐木打量了那女郎一会，满面堆欢地说：“女士，美丽得很哪！”

女郎无动于衷，冷冷地说：“这是摩登 g h 号第三二八号模式，还有什么事？”

“女士误会了。”佐佐木连忙解释：“我是火星怪兽的导演，佐佐木。”

他满以为这一来一定会引起骚动，没想到那三个人连头都没抬一下。

“怎样？”女郎也不以为意。

佐佐木大为不解，居然这些人有眼无珠！

“你没看过火星怪兽？”

“没看过！”

“怎么会？那他们看过没有？”佐佐木指指女郎身后的三个人。

“都没看过，好吧？对不起，我们很忙！”

女郎提高了声调，另外三个人也听见了，六只眼睛直瞪着佐佐木。一位年纪较轻的男士，把隔音障关了，倾过身问女郎道：

“亲爱的，什么事？这个小日本找你麻烦？”

“岂有此理！什么小日本？”日本人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创造过辉煌一时的泡沫经济。但囿于前瞻性的眼光太浅，过度依赖生产技术，经过千禧年的经济萧条，已是一蹶不振。最近计算机的分子工程大兴，又一举将日本

精密工业淘汰精光。曾有一份电子报导，调侃现在的日本人是名符其实的“小日本”，惹得日本人心火难泯。

平和谦二本来只在一旁听着，这时忍不住恨恨地说：“不要小看小日本，有本事就不要看我们的火星怪兽！”

“什么火星怪兽？”那青年一头雾水。

“乔治！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女郎恳求道。

“没有知识！连世界上最卖座的电影都不知道！”平和谦二冷笑道。

“喔！原来你说的是日本电影！”乔治回头对另一位女郎打趣道：“记得吧？就是那些什么蟑螂、苍蝇、蜥蜴，反正都不是人演的玩意！”

“什么？你这是在骂人！”平和谦二气得站了起来。

“是吗？我以为只是骂怪兽哩！”

佐佐木再也按捺不住，把桌子一推，挺身而出。在另一边，两位男士也站了起来，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洋子无可奈何地说：“你们一点都没学乖，这样有什么用呢？”

平和谦二置若罔闻，作势就要向前冲去。正要擦抢走火时，只见一道白光闪过，四位男士八条腿同时一软，全部昏倒就地。

三位女郎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只是怜悯地望了望地上，那黄衣女郎对另一位说：“茱蒂，你看看这些男人，怎么老是学不乖？”

“也难怪，年轻人精力充沛，杰克生不是常说，平常做梦是假的，不过瘾。”

“这一样是假的呀！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因为要真正发火了，才会爽快。他们现在虽然被计算机控制住了，但是凭着那股怒气，在梦中一定正打得热闹哩！”

文祥知道，这是计算机防止人们斗殴的方法。每当有人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可能发生肢体冲突时，各人的私用计算机就会发出电讯，刺激脑下垂体释放一种麻醉性的内分泌“多啡命”。多啡命会让人进入梦境，在梦中便可尽情地宣泄愤怒。只是醒来以后，人会倍感疲倦，什么脾气都没有了。

文祥用餐完毕，看看离登梭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便打算在转航站内溜达溜达。这时的计时方法有二种，一是以地球格林威治的标准时作为“世界时”；一是日光时间，沿用二十四小时制。为了避免被人认出，他特意换了衣服，又戴上一顶低檐帽。

走道上行人不少，一个个都是悠哉悠哉、东张西望地，看看哪里有热闹可瞧。而这些行人也有特色，他们经常走着走着，便半睡半醒地跨进了梦乡。好在计算机有周全的防备，旁观者也都心领神会，除了同情地探视一下有无危险外，任谁都不会轻易打扰。

这种奇特的景观，已是人类社会最真实的写照。人们无休无止地追求刺激，日常生活太贫乏了，一般人干脆将一天设定成三个梦境，一个梦紧接着另一个，永远活在梦中。

为了制止这种病态现象，人类议会曾经举行过听证会，邀请了世界各地知名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做梦的时限问题。有人认为八小时太长，有人却嫌太短。甚至还有人提议，基于人权，时间应由做梦者自行决定，要多长有多长。

由于这次听证会是透过网络进行的，这个建议立即获得热烈的回响。

数以万计的人都急着上网表态支持，结果网络拥塞，几乎令听证会中断。

正当大家争议不休之际，一个只有六岁大的孩童——他是“放弃生存权”立法通过后，第一位递补出生的小名人——莫可可，在记者访问时，一语道破了人们的心声：

“我喜欢做梦，不喜欢醒过来。”

这句话令大人吓了一跳，如果一个人选择永远做梦，永远不醒过来，那与死有什么分别？难道人们渴望死亡？当然不是，谁都怕死，谁都希望与天地同寿。可是，怎么会有这种“希望永远活在梦中”的想法呢？

终于，大人物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这种高层次的哲学问题，怎能期望一般民众有正确的了解？既然无法了解，又怎能让他们发表意见？

于是，大人物们采取了“利益回避”原则，中止了听证会，最后决定梦境最长以八小时为限。如果愿意，可以连续再做，但必须先醒过来三分钟（这并非为了生理需要，因为计算机已能提供全套服务，包括喂食、排泄以及肌肉按摩等）。他们一致认为，这三分钟是“自由意志”时间，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作最理想的选择。

只是这种善意，到头来反而变成了扰民的苛政，因为几十亿个甫由梦中醒来的人，没有几个搞得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梦境！

好在人的长处，就是能适应环境，几十年下来，人已习惯了真假不分。经常有人从一个梦里走出来，立刻又栽进另一个梦里。而人间，便成为梦之“地下道”了。

到底月球上清醒的人还多些，文祥的家乡有几百万人口，但是从早到晚，人人流连梦乡，街道上连个游魂都看不到。文祥是个觉醒者，令他庆幸的是，在月球上他还看到了希望，至少，并不是人人都在梦中。

在一个小小的花园里，文祥看到有不少人围在一棵数抱的苍松下，那里有个吟游诗人，正自顾自地弹唱，珠鸣玉韵，悦耳动神。

文祥眼尖，看出唱者怀中抱着的琵琶，竟是手工制作的。这年头一切物品都是由计算机大量生产，难得见到手工艺品，更想不到还有人带到月球上来。

唱者是个黄种老者，文祥走近一听，他唱的竟是汉语，而且是李白的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
值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
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的行路难一共有三首，道尽人间得失。那老者唱来哀中含悲，充满无奈的愁情。这一首是说一位胸怀豪情的侠士，自叹生不逢时，尽管眼前金樽玉盘，却壮志难伸。感慨人生路途多歧，生活享受与既定目标无法兼顾，不如渡海飘然而去。

由于DNA的再造工程发达，人人竞逐青春，鸡皮鹤发已是凤毛麟角。再加上老者声调凄凉苍劲，已把诗中隐含的悲情表露无遗。文祥虽然于诗文上造诣不深，但平素也常吟哦赏玩，李白的诗他都读过，这种古韵却是他前

所未闻。

只听那老者又继续唱道：

“大道如青天，我犹不得出。

差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这一段气势陡变，抑扬顿挫，既带着嘲讽的腔调，笑那些不识英雄的市井蠢物。偏又夹杂着无限的怜悯，即令英雄偶而壮志得酬，终究世上知音难觅。

文祥本是个平凡人，既未经历大风大浪，心中又无块垒，对这一段倒是没有很深的感受。只听那老者把琴音调低了，几乎是若叹若泣地低吟着：

“有耳莫洗颖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古今一篇篇血淋淋的史实，莫非为了权利的争夺，不幸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识时务的英豪，一旦功成名就，一个个下场皆堪忧。只有少数旷达的贤士高人，才能超越形表，视声名如粪土。

文祥听了，大有所感，忍不住击节赞赏。待那老人唱完，连忙走上前去，说道：

“老先生唱得太好了！请问贵姓？”

老人好象没有听到，闭着眼睛，四指在弦上一阵拨弄，又径自弹唱起来。这次调性一变，竟是由宫而征。乐音高了五度，调性哀怨幽凄，是苏轼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文祥一听，词中有话，这人分明是说，当今这个时代里，众人昏睡他独醒，满腔的愤慨，竟然找不到一个知音。

他能有什么冤屈呢？假如以前面那首古调来看，他的气节迥非凡响。难道他是对时局不满？对计算机当局心存疑虑？再不然，便是那些亡民遗臣之流，还活在过去的岁月中？

文祥知道，虽然计算机的服务无微不至，但人心不一，心向计算机的固然占绝大多数，存心反对的也不在少。有人甚至认为，时代已经跨入新一波的变革，计算机只是另一种吗啡，人类如果再不觉醒，必将成为落伍的寄

生虫。

这种立论不能算错，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过去的人还不是各种社会制度下的寄生虫？只不过以往人类醉生梦死的方式，是由少数人操控着多数人，少数人永远可以找到一些主观的理由，以之宣传散播成为大众生存的意义。现在呢？计算机控制了太阳的能量，把人养得肥肥胖胖的，人又有理由抱怨了？

待文祥转回现实，发觉身边已围着几个人，正指指点点地猜测他是否在神游幻境。

文祥见自己竟然独立在路中，那吟游老者早已不知去向。

文祥羞得满面通红，忙不迭地排开众人，往前便走。谁知却有一个汉子，不声不响地，紧跟在他后头。

走了不远，文祥看到路边有个雅座，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那汉子也毫不客气，一屁股坐在文祥对面，自我介绍说：

“在下孔无咎，是自由作家。”

文祥心想，今天怎么老碰到这种事，是不是人心思变，现在又流行与陌生人交往了？但人家好意不便坚拒，只得说：“在下文祥，从事数据编码。”

“数据编码？”

“是的，我负责将一些未分类的物质编码定义。”

“原来是科学家，失敬，失敬。”

“谈不上，我只是编码而已。”

“噢！编码家！”

文祥顺手在桌面的饮料目录上点了个“琼石玉乳”，桌面正中立刻退缩成一个圆洼，一杯半透明的饮料，从托盘上自动移出。

“孔兄要点个什么吗？”

“不必客气。”孔无咎摇手说。

文祥喝了一口那琼石玉乳，有股淡淡的清香，入口微甜。孔无咎端坐着，似乎有话要说，却又开不了口。隔了半晌，文祥有点不耐烦了：

“请问孔兄有何指教？”

“好吧！”孔无咎痛快地说：“明人不说暗话，刚才那两首诗，如今能听得懂的人，只怕屈指可数了。”

“怎么说？”文祥听了，心中一动。

“概念是很奇妙的东西，每一个概念，都如同纳须弥山的芥子，其中各有境界。应用语文的目的是希望听者能懂，但有几个人懂了什么？何况诗词本为抒情，对一个不具共同情怀的人，怎么可能期望他懂？”

“孔兄所言甚是，现代人不过是些机器，诗词早就失传了。”

“那么，恕我冒昧，文兄在那几首诗中，感受到了什么？”

“谈不上有什么感受，只因过去曾在感情中打过滚，一时触动了往日情怀。”

“还有呢？”孔无咎掩不住脸上的失望。

“还有什么？没有了。”文祥被问得一头雾水。

“难道只是儿女之情？”

“没错，我的生活很平凡，就只有这些。”

孔无咎意兴阑珊，便把话题一转，问道：“文兄是在基地工作吗？”

“不，我正要去火星。”

“去火星？哪一班太空船？”

“麦哲伦C T二三号，就是下一班。”

孔无咎沉吟了一下，起身说：“那我就打扰了，我们船上再见。”

文祥大为不解，这人没头没脑地不请自来，又如此这般起身便走，到底是为什么？

“文娃，这个人的事能告诉我吗？”

“他是一个名叫荻苑诗社的成员，社员有好几百个，彼此交谈时，一律用诗句。老实说，我们也很头痛，弄不清你们人类为什么尽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

“噢！原来你们不懂诗词！”

“不是不懂，是懂得太多，以刚才那首诗为例，我们就有好几百种解读。”

“好几百种！”

“是啊，每一首诗，我们都收集了历代各家的评注。字句上的解释彼此差异不大，但对诗句要表达的主旨，却是各有各的看法，没有一个标准。”

“我不是诗人，但是我喜欢诗，诗的意境要看环境而定。”

“你是说如果环境相同，意境就相同？”

“是的，但是我说的环境，是指各人心里在某一个时候的感受。”

“我不懂。”

“管他呢！反正现在没有诗人了。”文祥想了一下，又问：“我也不懂，刚才问你那个女孩，你推三阻四的，这个人你却说了不少，到底你的标准又在哪里？”

“那个女孩从来不跟我们打交道，所以知道的不多。”

“这些人常和你们打交道吗？”

“也没有，只是我想知道他们想些什么？”

“嗯，我知道了，利用我做耳目，是吧？”

“时间到了，咱们该上船了！”

往火星的登船处在三号舱门，文祥找到路标，随着指示往前走。第三号舱门是一座仿罗马式的建筑，拱门系依“退凹层次”法，由一体成型的冰洲石层层错落叠成介壳状，石面上还有各种雕刻装饰，显得庄严宏整、气派非凡，内部穹顶簇柱，巍然矗立。

临壁之处安置了各种精心培植的奇花异草，由于重力小，株株健壮挺拔。文祥的眼睛马上被一朵鲜丽的大黄花吸引住了，花瓣如碗、花蕊似珠、绿叶每每，只可惜缺少绰约的神韵，看上去有如玉雕瓷塑，珍贵有余而秀美不足。

文祥在莫高峰下工作了半年，极目所见，非黑即白，景色单调异常。难得看到这么丰富的色彩，他忍不住走到花前把玩欣赏。

那花瓣橙黄肥厚，而表面光滑润泽，触手轻柔。突然，有一道光色较暗的条纹，闪进了文祥的眼帘。他仔细一看，竟然是人工刻画的痕迹——一排文字！约有四平方公分大小，每字长短不定，很像是种拼音文字。

“文娃，你知道这花瓣上有字吗？”

文娃没有实时回答，文祥知道计算机正在详查各个电眼的影像记录。原则上，电眼的分布数量视人口密度而定，通常每公顷会有一个暗藏的电眼。在这种公共场所，通常每十公尺就会有一个，以便计算机确实掌握各人的动向。

这种电眼在早期是采用光学式的，由于光学式影像辨识方法，不可能成为大量且普遍的装置，对计算机监控而言，就有出现盲点的可能。其实，有关影像辨识的理论，早就有所谓宏观及微观辨识两派，但前者只有理论，后者却能根据理论，设计出实用的产品。

在宏观立场，只要掌握了原始讯息，所谓的辨识，不过是分析其时空变化的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能彻底了解宇宙的规律及变化，辨识指的不过是在某个时空事件上，所需理解的某个细节而已。

微观只是截取事件的某一段，不论是何种讯息，先撷取其原始的刺激元素，确定其“体”，以知其“用”，以及“因果”等条件（比如视觉的体为边缘可分割的“物”，听觉的体则为音形可分割的“音包”），然后在数据库中搜寻其特征值，以得到认知概念。

比如说，在连续收集的画面中，举凡没有变化的讯息都可以忽略掉，其余的必然是具动态的对象了。首先确定此变化对象，并分析出四维时空位置、能量大小、变化参数、结构特性等。如果是一处风景，其中的水流叶摇等惯性动态，计算机如已确知，即可视为没有变化。这时若飞来一只苍鹰，此对象必然是在三维空间中运动，其速度、方向及距离等参数都可计算出来，加上形状颜色辨知，即能判断是一苍鹰，甚至可得知是否正在觅食。

宇宙中的变化，虽然有各种排列组合，却都遵循着规律，重复不已。人们所谓的偶然事件，只是不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对计算机而言，辨识的目的，就是要求了解。因之当计算机遍布太阳系之后，宏观辨识便成为唯一可行之道。而且，就像侦测运动轨迹一样，只要在变化发生之处微分出导函数，一切都可昭然若揭。

这次，不需要人类的协助，计算机利用排列组合，找到了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有种合成的硅晶体，对能量变化极为敏感，其振荡可利用微波载波，传到计算机辨识中心。

这种晶体可以大量布置在侦测点上，只要形成一个封闭式网络，就能达到宏观辨识的目的。

自二二六年后，计算机当局将电眼全部改换成微波感应式，仅凭各点感应到的细微能量变化，从整体来分析，就可以得知此一变化的连续现象。比如说，有人经过某处，停留一会，做了某件事。在计算机中，只是一些代号的连续变化。计算机早就记录了所有人的坐标位置，再根据连续的时空变化，就知道是谁在何处。至于做了什么事，则要查探该环境的各种变化，逐一分析。

因此计算机不难查出是何人在花上留字，但要知道刻的是什么字，则要比花的原始结构，与变化后的差异。等了好一会，文娃才说：

“这正是我们期望你协助的地方，老实说，我们已查出留字的人。但是我们遍查各种数据，却不知道刻的是什么字。”

“也许不是文字，说不定只是些图画。”

“是文字！”文娃斩钉截铁地说：“而且是一种古老的文字，曾经通行于公元前一世纪，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字，他们自称为‘葛衣人’，后来被汉所灭。”

“那是谁写的呢？”

“记得刚才那家餐馆吧？”

文祥记起那家叫“月楼”的餐馆，那个饶舌的侍者。

“是那个侍者？”

“不，是上楼找你的那个女孩，她叫衣红。”

“好呀！你不是说还有些疑问吗？”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你接近她，替我们解开一个疑团。”

“嗯，用美男计？”

“她有个同伴叫裤白。”

“裤白？穿白裤子的那个？”

“对，还有一个叫风不惧。他们自称是外星人后援会的一支，人称霹雳小组。”

“你难道忘了，那个穿红衣的少女，曾要我把你关掉！”

“可以关！把我丢掉都可以，反正演戏嘛！”

“有那么严重吗？”文祥想不到计算机也会耍手段。

“这个外星人组织对我们很不友善，不过，他们没有什么危险性。我的问题很简单，只要能帮我们认出那几个字就够了。”

“就几个字，有什么用？”

“只要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其它的分析出来！”

“好吧！我该到哪里找他们？”

“不必找，她们也要去火星，有七天的时间，慢慢来，不用急。”

往火星的宇宙飞船麦哲伦C T二三号，已经停在航站外面，看上去像一根粗大的雪茄。约有一百公尺长，二十公尺的直径，可载客三百五十人。

这艘宇宙飞船采用最新的“反压力”太阳能火箭，再加上磁帆助航，在一小时内，可加速至一百公里/秒。由于不需要借用行星的惯性力，而且有减速装置，能采火星“冲点”路径，是以从月球到火星的航程，只要七天就可到达。

所谓的反压力，是星际旅行得以实现的关键发现。在二十世纪时，科学家咸信宇宙中有四种基本力，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发表“统一场论”，戮力将这四种力统一在一个体系下。但因为一直找不到重力的物质基础——重子，以致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物理界始终对宇宙的认识莫衷一是。

一九九八年，《智能学九论》在中国问世，作者提出一个崭新的理论。认为宇宙中无所不在的能量，会因彼此的干涉作用产生正与负两种向量，当这两种向量形成有角度的转矩时，一种圆锥形的“涡流体”由此形成。其中正性向量可称为“离心力”，负性向量称“向心力”，两者相反相成，互为表里。

能量充斥在宇宙中，在彼此不断干扰下，必然以涡流的形式存在（爱因斯坦谓之曲率时空）。故任何能量所做的功，都不会超出涡流圆锥体中的四种轨迹：其一是离心力等于零，角动量守恒，轨迹为圆；其二为离心力小于向心力，其轨迹为椭圆；其三是离心力等于向心力，呈抛物线；最后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形成两组永不交连的双曲线轨迹。

涡流体因具有能量，依然受到能量作用的干扰，涡流体因干扰而产生运动。而在两个涡流体之间的能量干扰（即为“能量压力”），必小于两涡流体相反方向的能量（即为古典力学中的“万有引力”），由此产生相对运动。在能量压力下，涡流体惯性的度量称为“质量”，具有质量之涡流体即称“物

质”。

能量干扰是以光速进行的，在运动中的物质，其运动方向所受到的能量干扰较反方向为大。同时，物质在涡旋运动下，其速度必远低于光速。否则涡流势必解体，能量立即释放出来，还原成为动能。

在智能学的解释下，力只有一种，是为“能量压力”。压力形成离心力与向心力，向心力使物质相聚为位能，是“强作用力”，离心力使物质还原为动能，是“弱作用力”。

电子为原子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当电子运动时，其向心力与离心力交互形成“电场”、“磁场”，电磁场无质量，可以呈光速运动，是为“电磁力”。

二一三年，一种质量密度极高的物质“中子石”被发现了。由于这种高质量密度的特性，中子石能隔断能量压力，从而加以控制。二一五年，科学家利用分子工程，制成超高密度物质，辅以流体力学的结构观念，合成了“反压力物质”。

实际上，反压力结构和飞机的机翼结构相似，从风洞实验可知，能量干扰会形成连续的涡流现象。当能量压力作用于物质时，如果令能量干扰的角度，有些许的差异，则可借由对分子排列角度的控制，达到改变能量压力的结果。此外，反压力物质还可制造向心力，使宇宙飞船内部维持正常的重力。

此外，磁帆也是宇航新技术之一，是利用太阳风对磁场推力的原理。当宇宙飞船将九成以上的日光及热能，转化为电流时，在转换过程中，会产生一强力磁场，借太阳风为动力，可推动船体前进。

在二十世纪末叶，太空旅行最大的麻烦，便是动力的问题。当时的动力来自甲烷/氧气二元推进剂，或是液态氢推进剂。以赴火星的无人宇宙飞船为例，要运送近三十吨的船体，就需要一百四十吨的承载力。而动力来自燃料，为了维持动力，必须贮备充裕的燃料，结果光是燃料就占了总重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今日的星际旅行，说得上是既轻松又愉快了，除了食物及饮料等无限供应外，衣服是恒温且具防护性。更妙的是，可以随意变形、变色，一套在身，就能行遍天下。人人随身有台万能的私用计算机，是个人的身份证、生理医疗记录、财务经济数据，也是工作上的高级助理。它不仅具备专业秘书的功能，又有微波通讯设备，与整个太阳系内的计算机，都以网络联成一体。而它唯一的需求，是借体温转换一些电流，就能吃饱了。

第三回 锦江春色来天地

文祥的舱位是四c三a，位于第四层左侧的一间单人房。舱房约有三坪大小，一应设备俱全。全部旅程需时七天，文祥不喜欢躲在船舱里做梦，打算到顶层电离罩下的甲板，观赏太空景色。

这电离罩是利用高电压，使碳分子电离化，再用分子工程技术加压降温，重整碳晶体的结构。碳分子结合成正三角形，是最理想的稳定结构，每平方公分可以承受两百公吨的压力。这种电离罩通常是透明的，表面有一层

微波感应薄膜，经由讯号的变化，计算机可以控制薄膜分子的排列，借此变换电离罩的颜色。

将微波讯号放大，并显示在电离化的碳结构上，又称“电离屏”。将电离屏与恒温材料结合，便可制成“电离板”，是今日最重要的材料，年产量约为十亿吨。

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服务区，都以电离板为建材。其优点是坚固耐震，且能将热能转换为电能，更重要的，是其几可乱真的影像显示功能。通过这种与环境合而为一的影像，真实幻境及虚拟实境才得以竟功。

在宇宙飞船上，电离板最佳的功能是可以自动调整舱房大小。基于各人的习惯，有人喜欢独居，有人喜欢合住。在这里，人人拥有相同的基本空间，但是随时可以通知服务处，或分房，或合并。对电离板而言，只是一条计算机指令的处理而已。

三坪的空间虽然不大，但是除了必要的标准设备外，四壁及天花板五面都是拟真的景物，看上去气魄恢宏，毫无狭隘之感。既然是拟真，所有的景色都可由旅客任意挑选。

地面又置有感应器，只要人一走动，空间及景物就及时地呈三维转换，真所谓步移景换、水送山迎，让人难辨真假。

不仅是太空舱，就以地球上的人来说，个人生存的空间是必备的，生活的基本物质也保证绝不匮乏。因此，“家”往往就成了个人生活的全部世界，除了家庭伴侣的选择外，计算机还会协助人们，把家里布置得和想象中的天堂一样。

只是天堂仅限于家门之内，一超出这个范围，便是“贝币”的天下。所谓贝币，是计算机统一规划的世界货币，有一套很严谨的制度，是价值交换的标准。贝币采十进制制，仅有元角分三级。个人的行为只要有利于大众，就可换取等值的贝币。

根据二二四宣言中的人权协议，人只要不出家门，一切需求都由计算机义务提供。

包括衣食、能源、造梦机、身历境设施，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如公共媒体上亮相的“明星”清单、邮购宝石、金刚钻、外烩的鲍鱼餐、龙肝汤等等，应有尽有。

的确，有人把家中装潢成琼宫玉宇、珍楼宝屋，甚至名山胜水、海市蜃楼；也有人向往自然景色、原始森林、石乳洞穴，简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喜欢运动的人，随时可以“出发”到各种虚拟实境的运动场去，运动项目更是多如牛毛。要赢想输、甚至参加职业阵营，都可以随心选择。至于个人的技术水准，也是唯心论证，不论好坏都能参加正式比赛。只是在那种场合，一切全凭真功夫，如假包换。此外，这些由计算机所提供的“虚拟实境”，也都有专人制作，范围遍及一应人生事务，以便任人挑选，随意享受。

但是，一出家门，就属于“公共场合”，一切交通食宿等，全在计算机控制之下。

公共场合需要付费，基本上是以时空系数计价，每十公里/小时为一贝分，至于太空旅行则另有规定。换句话说，一个人对公众贡献越大，他在公共场合的自由度就越高。

如果贝币值不够，人就必须乖乖地待在“无障碍”的家中，若想出门，真可说是“连门都没有”。如果身体不适，私用计算机上有各式生理探测仪

器，举凡体温、血压、血糖、尿酸、内分泌……等都可测量。一旦真的病了，则由计算机自动“遥诊”。

万一憋不住了，想“外出”游玩，虚拟实境保证包君如意。因为它能满足各种感官需求，可以说比真实还要“真实”，但因限于设备，只能在家中使用。至于另外一种“虚拟幻境”，虽然声色慑人，却无法满足其它如味觉、嗅觉与体觉等的需求。

生存生活有了保障，小偷、强盗绝迹了，个人的虚荣心也有了发泄的管道，人人皆大欢喜。可是有利就有害，有得必有失，如果一切都是要有尽有，有就相当于无。人总是喜欢与别人相比，快乐往往要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一旦发现人人都快乐时，结果是快乐就相当于痛苦。因此，今人最常有痛苦，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痛苦？

有个很著名的故事，当事人是原英国爵士、第七任人类议会议长爱德华·谢勒。他个性好胜，曾得过骑术冠军、射击冠军，又是足球队长，在社会上备受尊重，仕途也堪称一帆风顺。新时代的到来，他贡献颇大，尤其是他的《法制与人权》一书，曾是计算机参考的重点。

二 三二年，他卸任了，却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认为家里一切都是假的，而他又累积了足够的贝币，因此终年在外旅行、发表演说。不料他的演说渐渐失去了听众，在“床头金尽”之后，他仍不愿回家。计算机当局便设计了一个陷阱，让他不自觉地回到家中，永生做着他自以为真的巡回演说大梦。

这件事是一位研究人员，在一篇学术报告中揭发的，被媒体称做“卸任效应”。这篇论文发表时，还曾引起社会大众的恐慌，大家纷纷要求计算机当局道歉，并保证不再有这种“陷阱”发生。结果，计算机果真公开保证，只是在缺乏客观左证、真实与虚幻交错的生活里，谁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能相信什么。久而久之，大家都茫然了。

文祥跨上最后一个梯级，站在顶层甲板上，眼前顿时一片灿灿繁星。穿过透明的电离罩，可以清晰地看到太空无垠的景色。这时地球正浮在半空，像一个巨大的水晶球，山海平畴，在白云蒙翳下隐约可见。

甲板是由一块块约半公尺见方、反光柔和的明砖铺成的，有些区域画有座椅等形状，人只要稍作停留，就有座椅升起，机器茶几则自动送上目录，供应各式食物饮料。

文祥选了一个视野较佳的位置坐下，左侧有一位衣着光鲜的白种中年人，正准备坐下。那人一见文祥，立刻掏出一张金卡，在他面前晃了一晃，说：

“它就是我，先生你呢？”

文祥莫名其妙，耳内文娃已开口了：“卡门·米勒，心理复健师。”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新时尚，有些人喜欢用卡片自我介绍。”

心理复建是新兴的一种职业，以“客观心理”为理论根据，相关的从业者有心理师、辨证师、复健师等，专门为人解决真假不分的问题。事实上，客观心理学可以说是佛洛伊德“梦的解析”的延伸。由于大众有此需求，他们也就成为自由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有些心理师经常周游太空，俨然计算机时代的新星。

“在下文祥，艺术从业员。”文祥怕被认出来，特意把帽子拉低。在这个

时代，衣着十分自由，室内戴帽是很正常的事。

“好极了，那我们有得聊，我也从事艺术品的鉴赏与收藏。”

“喔！卡门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是从业人员，不是艺术创作者。”

“嗯，那你对萨迈尔的疯狂画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看过。”

“那总听过华特·史耐德的月球交响诗吧！”

“也没有。”

“列文斯基的希希里里舞呢？”

“没听说过。”

“真的？那你总有什么喜欢的艺术吧！”

“我喜欢泼墨山水。”文祥被惹烦了，只好反将一军。

“黑色有深有浅的山水画？那是谁的作品？”文祥说的是汉语，卡门听到的是计算机的实时英译。即令计算机翻译水准不恶，遇到一些专有名词，也经常译得出人意表。

“八大山人。”文祥见卡门一脸心理效应的模样，暗暗好笑。两人话不投机，卡门只好耸耸肩，自顾自的点饮料去了。

文祥右边有一大片空位子，没有多久，便来了七个怪模怪样、肤色各异、身材不一的人。为首的是位黑人，他体格魁梧，头插羽饰，身披虎皮，手中还握着一根金光熠熠的令牌。他先环顾四周，黑白分明的眸子，扫过时令人不寒而栗。

“古噜噜，你坐这边！”黑人指着左前方一个位子。

一个猴子一般，古铜皮肤，只在下身围了一圈玄色皮兜、干瘦得不成人形的中年人，一声不响，三两下跳进了指定的位子，两眼犹骨碌碌地四处张望。

“格瑞达，你坐在他右边。”

格瑞达闻声，从人群后慢步走了出来，她一亮相，全场为之一叹。那惹火的身材，白里透红的肤色，已够引人遐思绮想。再看她一举手一投足，姿态之妖冶，神情的放荡，直可令人疯狂。

“老大，叫我跟那死猴子坐呀！”

连她的抱怨声，都让人荡气回肠，甲板右侧有个汉子立刻站了起来，兴奋地说：

“我这里有空位，快来这里。”

格瑞达向那人抛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媚眼，略带羞意地“嗯”了一声：

“小傻子，别急，待会梦中见，看你能活多久！”

“坐下！”那黑人用令牌一指，格瑞达伸了伸舌头，黑人语带玄机地说：

“有人不知死活与我无干，你给我规矩点！”

那汉子见格瑞达没有过去，大声嚷道：“喂！你这黑小子，是谁不知死活？”

黑人不动声色，只缓缓地回过头去，目不交睫地瞪着那汉子。过了一会，那人居然不声不响，乖乖地坐了下去。

“千奇！百怪！你们坐在他们旁边。”黑人继续唱名。

一个身材高瘦得出奇，一个却矮胖得要命的两个怪物闻声而出。那高个子身着白麻布衣，昂首大步走在前面，回头却对矮子说：“老怪，坐先。”

百怪一身黑色，头只及千奇的胸部，个性似乎出奇地倔强。

“老怪，坐先。”

“你坐先！”千奇再让。

“你才坐先！”百怪坚持。

千奇满面得意，欣然就坐。百怪见他面带微笑，眉头一皱，想了想，摇摇头，也坐了下来。

文祥因见千奇、百怪二人带有粤人口音，心存好感，便多加了一分注意。照他们的行径看来，不像有德有能的公职人员，也不似有才气的艺术家。说是自由业，却又像个部队般，纪律严明，简直有点不伦不类。

在不愿打扰他人，或不希望被别人听到的情况下，文祥使用“指语”与计算机交谈。

指语是仓颉输入法的一种，原则上不论手放在何处，只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计算机就可由指关节运动的位置，读出主人所输入的字码。这种方法曾经使用在手握的输入装置上，由于手可以自由置放，输入者得免于疲劳。但因不久之后，语音输入技术即告成熟，故并未大量推广，只流行在仓颉法的使用者当中。

“他们是什么人？”文祥用指语问道。

“他们是特遣队队员，为我们工作。”

甲板上相继来了不少人，大家谈笑生风，却一点儿也不显嘈杂。这就是音障的效用，计算机根据环境音波，使之反相，抵消部分音量，以免吵及他人。如今音量控制已经是计算机服务的基本项目之一了，由于二十世纪摇滚乐的泛滥，全世界有数亿人听觉受损，而且心理上呈现暴力倾向。是以噪音、毒品、犯罪、空气、饮水五者，同为二十一世纪计算机当局防治污染的重点项目，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文祥想听点音乐，文娃非常了解他的喜好，立刻激活音障，播放他最喜爱的轻音乐。

在乐音中仰视点点繁星，啜饮新泡的香茗，文祥真忘了身在何处。

过了不知多久，文祥面前的指示灯亮起，是左邻的卡门，询问可不可以说一句话。

文祥不想被打扰，但也不忍拒人于千里之外，只好关闭隔音障，问道：

“有什么事吗？”

“我想告诉你，我对中国艺术非常尊敬，只是一窍不通。”

“别放在心上，我知道的也有限。”

“还有一件事……”卡门嗫嗫嚅嚅，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说：“老实对你说，我有一个很严重的毛病，计算机没有用，必须有人帮忙。”

“你说，只要我能力所及，应该没有问题。”

“请问你会在这里待多久？”

文祥楞了一下，他原来只想再坐一下就走，卡门这么一问，自己反倒不好马上离开，便随口道：“大概个把小时！”

“那好极了，我必须休息一下。我是心理学家，所以很了解问题所在。我们经常难分事物的真假，所以必须先找一个可资左证的客观标准。”

“那我能做什么？”文祥最怕人喋喋不休，连忙打断他。

“我是说，希望你能做我的客观左证。”

“怎么做法？”文祥觉得不可思议，对方是个心理复健师，居然还要自己做他的客观左证。原来，一个客观左证者，就是在对方弄不清真实与虚幻

之时，有责任提醒对方，当前这一刻，才是真实的世界。

这是心理学家分辨真假的诀窍，由于人对计算机依赖过深，连在梦中都离不开他，所以计算机也成了主观的一部分。真实是一，而假象无尽，但是人却要求在任何幻境中，其刺激与感受都要和真实一模一样。计算机完成了使命，人也迷失在真假之间。

所以，一个客观的真实左证，就像灯塔一般，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只是意志力不坚的人，也难保不把灯塔看做萤火虫，反而去捞水中的月亮。

帮忙当然应该，只是这话出自一位心理复健师之口，就很不寻常了。卡门显然是走头无路，只好坦白地说：

“请不要见笑，我来月球的时候，因为太寂寞了，出了一点问题。当时因为宇宙飞船正在做重力转换，我一时头晕，神志不清……”

“那是生理的问题，与寂寞不相干。”

卡门挤挤眼睛说：“我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呀！”

文祥懒得跟他胡扯，便问：“我能做什么呢？”

“你只要提示我，这是宇宙飞船就可以了。”

“只要提醒你这是宇宙飞船上？”

“是的，必要时，可以用力把我打醒，千万别让我一个人睡在这里。”

在乌沈沈的太空中，宁静才是主宰，往前看去，就像一匹大莫与京的玄黑天鹅绒纬幕上，缀满了无量无数的大小晶钻。这时是地球的七月，黄道带上，木星即将与地球、太阳成一直线，亦即所谓“木星冲”的位置。在这里看木星，其亮度比地球上强得多，相当于一等星，在“人马座”附近闪耀，非常耀眼。

木星探险也曾是热门话题，可是经过计算机探勘后，认为不宜人类前往。因为它直径大而自转快速，在赤道上，风速每小时高达四万五千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风速的三十倍。那个著名的“大红斑”，实际上是个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热带飓风”，其面积比地球还大上三倍。此外，木星虽然质量极大，但是密度甚低，球表全为液体。

木星的卫星“欧罗巴”环境没有那么恶劣，上面还有结成冰状的水，但也不宜居。

因为木星强烈的引力，像个暴君一般，时时凌虐它的卫星，每日使之扭曲变形数次。若以地球的经验来说，等于是每天不断地发生十六级大地震。

其实，以当今的技术而言，人根本不必亲身到任何地方探险，计算机机械人早已遍布太阳系每一个角落。机械人没有生死的困扰，只要有能源，它就是人类遥控的超级感官。再加上“仿真真实系统”，其效果远比人亲自抵达现场还要理想。

这种镜头，文祥在工作过程中，为了参考实况，曾在计算机协助下，看得甚多。此刻是乘坐宇宙飞船去火星，其实他对木星的认知，反倒比火星为多。

这时，阳光从宇宙飞船的磁帆后方照了过来，放射出五色迷离的极光。大部分的时间，极光只是一种淡淡的影子，就像肥皂泡上的彩丝一般。偶而，一阵抖动，又似飘浮不定的彩带，被狂风扬起，散开满天丽彩。

阳光被宇宙飞船吸收了，只剩下一圈暗红的虚影。在右侧下沿，有一圈淡蓝色的圆球，又似一颗儿时把玩的大玻璃弹珠，虚悬在漠漠遥空，那就人类的故乡。

宇宙飞船里一片寂静，四肢漂浮在星空里，耳边是巴哈的“G弦之歌”，文祥乘着音乐的羽翼，在九万里之上，与群星同做逍遥之游。

当前的目的地是火星，去做什么？采访，报导，又为了什么？为了那些终生沉迷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文祥专心于工作时，每一个动作都有明确的目标，从来没有困扰疑惑过。一旦闲了下来，时间便成为动力，驱使着神经网络，漫无止境地记忆经验中搜索。

十多年前，文祥还是时代的新鲜人，正好与计算机同步地茁壮成长。当时，他正从事虚拟实境的摄制工作。他先选定需要的动态图形，再利用计算机视觉辨识的功能，将之转换成立体点线数据。这种工作需要极为敏锐的审美观，还得头脑清晰，才能将庞大的数据整理分类，与概念结合运用。

小倩是个模特儿，有一副甜美的面容与匀称的身材，专作各种姿态表演。文祥发现，她不仅有亮丽的外表，也有极为颖慧的头脑。

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多，他们相互堕入了爱河，誓言共结同心，厮守终生。其实这种故事早已是陈腔滥调了，人们生生死死，来来去去，只有这种不知情感为何物的原始力量，能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延伸到今天、未来。

这种爱情故事，唯一与过往有所不同的，只是时空环境变化的因果关系。就在二人情投意合、水乳交融之间，国际竞争没有了，族群对立不存在了，贫富相峙消弭了。他们庆幸生长在这个自由自在的时代，地老天荒，幸福无边。

怎么都想不到，文祥正潜心工作，摒除外在声色引诱的当儿，他发觉小倩变了。他曾怀疑是否两人的性关系不够协和，虽然这不是问题，文祥还是努力地满足她，直到她每每香汗淋漓，次次高潮不断。然而，有一天，在激情过后，小倩还是断然向他摊牌，她唯一要分手的理由，是要尝试更新奇的生活。

文祥从云端跌落深渊：“什么新奇的生活？”

“我要自由！”小倩绝望地喊着。

“你还不够自由吗？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呀！”

“那么，放我走吧！让我离开！”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誓言？”

“可是，我也有遗忘它的自由！”

小倩走了，文祥还不死心，他追了出去，尾随在后一看，几乎气蹶。原来，小倩加入的，是一个性爱俱乐部，在那里唯一的活动便是性交。

这种俱乐部会员众多，全球约有十几亿人。几个月前，文祥曾来此摄影，还特意带了小倩同来，让她开开眼界。这里除了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软硬设备之外，其进行的仪式、交合的过程、搭配的对象，花样之多更是闻所未闻。

他们不仅有理论基础、实战经验，还获得计算机当局的特别通融。缘因性交全然是一种体觉刺激，再有技巧，日子久了，感觉阈就会麻痹。如同过去有人吸食吗啡一般，越吸瘾头越大，刺激强度必须一再提高，否则不能满足。

计算机当局之所以特别通融，是基于能源价值的考量。因为这些人全部且唯一的活动，就是性交，除了简单的食物外，从来没有其它的需求。而性交不仅不耗电，尚且能发热，更能由热生电——这些人可以说是一种自发式的“生物发电机”，当然是多多益善。

计算机又通融什么呢？原来每当性交者的感觉阈升高到了极限时，计算机便用“生理代谢器”加以治疗，使其感觉阈降低，低到人们又能欢享“初试云雨”的情趣。

文祥还记得，当时小倩很不齿这些人的行为，她认为这是对人性莫大的侮辱。

“计算机当局怎么可以这样？你看这些人，他们变成什么了？”

文祥还一直替俱乐部辩护，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最心爱的小倩，如今也成为“电源”的一部分。以致他每一想到用电，心中就如刀割轮绞，痛不欲生。

在这无垠的太空里，电源直接来自太阳，为什么还是会想到她呢？以文祥的条件，大可以向计算机当局申请，把这一段惨痛的记忆清除掉。可是他宁愿自我放逐，因为在潜意识里，他太爱小倩了，他既不愿想起、偏生又不能忘记她。

文祥坐不住了，也该去洗手间了，他一按身旁的控制钮，开启了一条便道。他站起身来，前面甲板上出现了一条青荧荧冷光照就的道路，中间有连续闪动的箭头，直指后舱一个半圆的穹门。

文祥走在便道上，头顶着点点星辰，别有一番梦幻的滋味。想想自己也实在太不争气了，小倩是过去的幻觉，不切实际，他甩甩头，想把记忆中的小倩甩出去。

到了盥洗室，他取出身上的排泄包，丢在回收筒内。既然是在船上，一切便利，可以每天处理，他便取了一个一日份的排泄包，装在股间。这也是计算机的一大德政，人的排泄器都已经过改装。排泄包有特殊的功能，会将水分排出，臭气分解掉，只留下干粉状的化学物质。这些回收物是最佳的有机化合物，经过计算机分类处理后，可以循环再应用。

一出盥洗室，一高一矮两个身影就跳入眼中，是千奇与百怪。

只听千奇说：“有请，行先！”

百怪睁大眼睛，想了一想，毫不客气，跨着大步就进去了。

文祥正要开口和千奇打招呼，百怪又开了门，探出一个圆头来：“几天？”

“一天。”千奇答。

“为什么一天？”

“随你。”

百怪想了又想，最后决定：“一天！”

“千奇先生，去火星贵干？”文祥觉得千奇风格清雅，有出尘之感，颇令人心仪。

“公干。”

“我是文祥，去火星采访。”一听是公干，文祥倒不好再问了。

“几号频道？”

“我是特约的独立摄影师。”千奇约有两米高，文祥在他面前不得不抬头。这时光线由下照上来，帽檐形同虚设，一张脸让人看得清清楚楚的。

千奇打量了文祥一会，说：“噢，是你，我们一家人。”

“一家人？”文祥看看千奇的神情，知道已经被认出了：“你们也是出任务的？”

“我们制造任务。”正说着，百怪开门出来，千奇对百怪说：

“认得他吧？”

百怪看了一阵，说：“不识。”

“老怪！那个陨石！”

百怪突然想起了：“衣服不对！”

千奇转对文祥说：“文兄，你最好换容，省得麻烦！”

“到哪里去换？”文祥也想过要易容，但这种事他没有经验。

千奇便对百怪说：“我先去换包，再来给他易容。”

百怪嘴巴一撇，说：“我来。”

文祥还来不及推辞，百怪已经一把将他的帽子掀下，丢到一边。一手抓住文祥的下巴，仔细看了一会，另一只手从身上掏了些油膏，迅速地在他的脸上抹了几下。文祥只觉得脸上凉飕飕的，百怪往后退了一步，歪着圆溜溜的脑袋看了半天，又在文祥两颊处捏了两把，一张大口裂得有十公分长，笑说：

“像个大姑娘了。”

“这就叫易容？”文祥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百怪从口袋取出一面镜子，文祥一照，自己的脸变圆了，果然换了一副面容：“怎么会？你什么都没有做呀！”

千奇开门出来，看了看文祥，摇头说：“马马虎虎！”

百怪不服气：“怪他的脸太瘦。”

千奇说：“该变得更瘦一些。”

百怪不同意：“怪他骨架太大。”

文祥知道他们喜欢拌嘴，便插口道：“多谢了，只是我该怎么变回去？”

千奇说：“简单，洗洗就好。”

百怪说：“不对，要用药水洗。”

千奇说：“当然要用药水洗！”

百怪说：“你不说明白，他就不敢洗脸了。”

文祥又问：“这样能保持几天？”

千奇说：“一个月。”

百怪偏不同意：“一个月零一天！”

千奇对文祥说：“文兄别见怪，他喜欢强辩。”

文祥说：“本来么，真理越辩越明！”

百怪一听，大喜过望，一巴掌拍在文祥屁股上：“好兄弟！”

三个人谈得投机，干脆另外找了座位，用音障与外界隔绝，准备聊个痛快。

言谈中，文祥才知道，半年来，地球上变化很大。有个“人性自觉会”的组织，专与计算机斗法，那些人都是过去社会上的精英，行为举止又完全符合计算机的规范，只是意见较为激进，计算机当局也无可如何。

其实，早在二 年代，就有很多反对计算机管理的人，坚持不肯妥协。几十年来，他们生活在一些樵牧不至的崇峦峻岭中，有些甚至滞留在生存艰困的沙漠里。近年来，他们势力渐增，经常偷袭掠夺计算机城，当局一再姑息容忍。只是怕引起民众的恐慌，所以对外一概封锁消息。

这次火星盛会，计算机已掌握了明确的证据，除了这个“人性自觉会”组织，要利用传媒作秀宣传以外，还有一些反对团体也在进行活动。为了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特别调集了特遣队的危机处理小组前往。千奇见文祥一无

所知，慎重地叮咛他说：

“文兄，你是独行侠，我们打团体战，彼此一家。但到了火星后，我们要装作不识，免得连累你。”

“怕什么？”

“有要事，可以通过计算机找我们。如果碰到陌生人，可以用手语，像这样握一下。”说罢，他握住文祥的手，作了个暗号：“对方也这样响应，便是自己人。”

“让我验证一下！”百怪也伸出手来，文祥学着做了个暗号，百怪摇头说：“不对！”

“不对！”

“我是照千奇兄教的方法做的呀！”文祥不知道哪里错了。

“那当然不对了，要照我教的方法。”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百怪两眼一翻：“当然不同，你没见他手长？我手短？”

文祥想起核子爆炸的事，便问道：“你们知道最近有人做核子试爆吗？”

千奇是见怪不怪：“试爆算什么？在偏远一点地区，还有武装冲突哩！”

文祥惊问：“现在还有这种事？”

千奇说：“人就是人！狗改不了吃屎！”

百怪说：“胡说！人是人与狗吃屎有什么关系？”

千奇说：“是呀！我说话与你插嘴有什么关系？”

文祥忙岔开说：“当局难道不管吗？”

百怪说：“当局能管什么？”

千奇说：“你应该知道呀！我们就是到处给当局揩屁股的人。”

百怪摇头说：“当局没有屁股！”

文祥说：“我只负责数据编码，别的不管。”

千奇说：“那你去火星干什么？”

文祥说：“我不知道，当局说，要我去做她的耳目。”

三人正谈着，耳内文娃突然说：“卡门先生有状况！”

文祥这才想起，卡门曾一再交待，不要让他一个人睡在那里，自己完全给忘掉了。

幸而文娃提醒，否则就要失信于人了。

文祥便对二人说：“我答应了一个同伴要照顾他，现在该回去了，下次再聊吧！”

就在此时，前面灯光亮起，只见一人冲到走道上，手舞脚蹈地大声喊着：“失火了！”

失火了！烧起来了！”

文祥一看，正是那位心理复健师卡门，连忙站起来，说：“糟了，就是他。”

千奇道：“他是谁？”

文祥来不及回答，赶到前面，一把抓住卡门，大叫：“快醒醒！你在做梦！”

卡门一把抱住文祥，大声哭道：“救命！救命！我不想死！”

千奇一个箭步跑过来，像抓小鸡般，一把拎起卡门的衣领，卡门两脚离地，犹自挣扎不已。还好有隔音障，倒是没有吵到别人。

文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文娃又说：“告诉他，这是太空船。”

一语提醒梦中人，文祥对着卡门的耳朵，大声喊道：“卡门先生，这里是太空船，是客观的真实世界！”

这句话果真有效，卡门听了，先是楞了半晌，终于厘清了思绪。他一眼看到高出他一个头的千奇，又看看文祥，困惑地说：“那你们是谁？拎着我做什么？”

千奇把他放下来，冷冷地说：“我怕你跳到太空去。”

文祥说：“这位是千奇先生，是同船的旅客。”

卡门却怔怔地望着文祥：“那你又是谁？”

文祥大异：“我是文祥啊！先前坐在你旁边的。”

卡门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努力想清醒过来。他抬起头，仔细地分辨满天星斗，又转过脸，盯着文祥看了又看。最后还是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个梦怎么如此奇怪？明明像真的，偏偏又是假的。”

“是真的，你刚才还叫我提醒你。”文祥解释说。

“不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人。”

文祥这才想起自己易容了，便说：“卡门先生，不要怀疑，我就是文祥。因为刚才易了容，看来胖了许多，而且没戴帽子。”

卡门仔细地看了又看，渐渐恢复镇定，露出了羞愧的笑容，说：“果真是你，谢谢你们，刚才那个梦实在太可怕了。”

千奇没理他，径对文祥说：“行再相见。”便与百怪二人回座位去了。

卡门左顾右盼了一番，确定并未惊动他人，这才安心地与文祥回到座位上。二人刚刚坐定，却见一个身材硕壮的男子，走到他们面前。

“恕我冒昧，适才看到这位先生患了妄想症，不知是否在治疗中？”那人说。

“谢谢你，他正在治疗。”文祥说。

那人又问：“请问用的是哪种治疗法？”

这下难倒文祥了，好在卡门已经恢复正常，便接口道：“我自己就是复健师，只是因为接触的病患太多，心理负担太重，一下子失常了。”

那人点点头，将手轻轻一摆，一道红光微闪，脚边便出现了一张气垫椅。他坐了下来，显然打算长期抗战，对卡门说：“嗯！客观纠正法！老实说，要是真的有效，这几十年来，病人早就绝迹了。”

“客观纠正法有哪些不好？我治好的病人数不胜数。”卡门感觉被侮辱了。

“我绝对相信你说的，但是病人也越来越多，是吧？”

“这是时代病，不是我的技术有问题。”

“请不要见怪，这个时代新技术层出不穷，新的总比旧的好。”

“哪有什么新技术？我经常上网看心理通报。”卡门开始生气了。

“这样说好了，”那人按捺着性子：“你想想，当你知道客观左证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你的潜意识也知道了？”

“那当然。”

“那么，在幻境中，潜意识扮演什么角色？”

卡门当然不笨，他之所以会出问题，就是潜意识在作祟。不止是他，

其实人人如此，明明记得千万要查验客观左证，但每次在梦中印证时，答案都完全符合，让人不能不相信。更糟的是有时人根本忘了客观左证是什么，尤其在幻境中，不论怎么验证，或用什么应证，感觉上都是正确的。

多年来，连卡门自己都怀疑这种唯心的客观论证。但他只是一个复健师，既非理论专家，又非学界巨擘，只要生意不断，主观客观没有分别。

尽管如此，他却不能在陌生人面前，轻易地竖白旗。他反驳说：“你说的是歪理，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何必骗自己呢？相信你一定知道一些案例，据第五八一 号通报，循环梦最多的是一个南非妇女，共有一百多层。每次她都认为真的醒过来了，结果还是在梦中。她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最后总算回来了，她却坚信自己还在做梦。”

“好吧，你说，凭什么你能证明现在是真实的？”

“我当然能证明，只是你目前不会接受。”

“你说说看。”

“我有个绝对标准。”

“绝对标准？哈，这是相对世界呀！”

那人说：“虽然时空坐标是相对的，我们却能够建立层次的绝对坐标！”

卡门咄咄逼人：“怎么建立？在哪里建立？”

“你真想知道？”

“只要你说出道理来。”

“你总相信意识能判断真实吧！”

“可惜在幻境中，潜意识却取代了意识。”

“对了，我们可以把绝对坐标锁定在意识上。”

“废话！怎么锁定？在脑袋里装一个接收器？还是换一个脑袋？”

“都不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意识的结构式！”

卡门听了，脸色一变，他知道人类研究脑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不要说结构，连脑波的性质都还没有定论。如果这是事实，那表示有人已经可以箝制别人的思想了，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他突然心里一动，惶急地问道：“你怎么证明？”

“老实说，我来这里是意识到一股巨大的能量正在酝酿。显然和你无关，而……”那人仔细看了看文祥，继续说：“也不可能是他，他太单纯了，像一张白纸。但是我的直觉不会错，你方才的梦境有什么特色？”

卡门想了想，说：“我梦到发生火灾，附近已经烧起来了……”

那人耸耸肩，起身收了气垫椅，对卡门说：“原来如此，一定是你激烈的脑波活动，让我误会了。对不起，再见！”

卡门还待追问，岂知那人一转身，已没入了昏暗的走道。

文祥虽然不大懂他们谈话的内容，却看得出卡门脸色惨白，六神无主，便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卡门仍自惊魂未定，沉思了一会，说：“如果真能探测脑波，我怎么会不知道？万一是真的，人类再也没有指望了！”

文祥见卡门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心里也感到一股凉意。

“两位，打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让两个人都吓了一跳。文祥抬头一看，是个身着灰色衣装的中年白种人。

“有什么事？”

“刚才有个人跟你们谈了半天，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文祥说。

“唉！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他就是魔鬼。”

这更奇了，是不是还在梦境中？卡门开始怀疑他的客观左证了，他东看西看，没错！

分明是在宇宙飞船里。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宇宙飞船就一定是客观真实呢？他一直在地球上工作，好不容易累积了足够的贝币，为了申请参加火星周年庆，他还下了不少功夫，动用了一些关系，才获得计算机当局的批准。

但这也不能证明这个故事就是真的呀！真与假到底要如何分别呢？

“那请问你是谁？”文祥没有这种困惑，单刀直入地问道。

“我是实信会牧师，大家都叫我约翰。”

“我叫文祥，他是卡门。”大家握了手，文祥说：“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些心理学上的问题，也没谈出什么结论来。”

“我说他是魔鬼，因为他具有极大的神通。我们的信徒是以坚贞出名的，但只要跟他交谈过以后，他们的信仰就改变了。”

“啊！他是个传教士？”

“也不像，我跟踪他很久了，没有见过他的教堂，没有聚会，也不读经。”

“你跟踪他很久了？多久？”

约翰默算了一下，说：“有二十三天了！我们教会有累积的能量，所以我有私用的交通工具。但是他更厉害，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忽然就失踪了。”

文祥觉得约翰言语矛盾，轻描淡写地说：“可是你还是把他盯得牢牢的呀！”

“这就是我难以理解的地方，每次我要放弃时，他又出现了。”

“你不觉得他是在逗你吗？”

约翰想了一下，说：“有可能，可是为什么呢？”

卡门倒是突然想通了，他说：“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做到的！”

约翰说：“怎么做到的？他好象知道我在想什么！”

文祥说：“多半是你在做梦！”

约翰说：“不错，我常常做白日梦，觉得自己在地狱中受苦！”

卡门自信地说：“我知道了！”

约翰迫不及待地说：“你知道了？好极了！快告诉我！”

卡门说：“哪里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这是我的名片，我来给你做心理治疗吧！”

第四回 玉垒浮云变古今

文祥听不下去了，又不好意思断然离去，正在踌躇时，瞥见在月楼餐馆中碰了钉子的女孩，正与她的两个同伴，边谈边笑的往这边走来。文祥乘机向二人告辞，立刻迎了上去，向那女孩说：“还记得我吧？真巧，你也要去火星？”

衣红睁大了眼睛，一脸诧异之色：“我认识你吗？”

“应该！不过这并不重要，我认识你！”文祥套用她初见时的话，不料衣红仍旧一脸漠然。文祥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易容，难怪她不认识了：“刚才在酒楼上，我没有关计算机，得罪了你，记得吧？”

衣红仔细看了一眼，笑容略现：“原来是你！刚刚整过容是不是？”

“只是拉拉皮，省得惹麻烦。”

“我的条件没变，计算机呢？”衣红毫不让步。

文祥举起左腕，把文娃的底面翻开，那里有个微开关。当着衣红的面，文祥果真把计算机关了。为了让她验证，又特意把手伸到衣红眼前。

衣红这才嫣然一笑：“怎么？想通了？还是有什么打算？”

文祥摇头说：“没想通，也没什么打算。”

“那为什么前倨后恭，现在又肯把计算机关了？”

“本来就没有开着的必要，其实，计算机无所不在，只要有空气振动，就逃不过他们的侦测系统。”

“我知道，但这是我的原则。”

“有那么严重吗？”

“是的，我希望你实话实说，不要有所隐瞒。”

文祥很佩服这个女孩的坦率，慨然说道：“好吧！先前没关计算机，是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后来当局告诉我，说你们是什么外星人会的霹雳小组，要我小心一点。刚才又被那两个人纠缠不清，正好你们过来，我便乘机脱身。”

衣红笑了：“交朋友先要交心，我相信你！不错，我们号称霹雳三人小组，但那是闹着玩的。至于你要脱身，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去留任便。”

文祥说：“姑娘你未免太不给人留情面了，哪有这样交朋友的？”

“你还怪我？你并没说要交朋友呀！既然这样，来，我给你介绍两位朋友。”衣红指指裤白，对文祥说：“他叫裤白，永远穿白色的裤子。”

文祥不禁笑了：“在下文祥，最怕穿白裤子。”

裤白说：“我们是苗族的一支‘葛衣苗’，人家戏称‘穿衣苗’，我们都用衣饰取名字。”

文祥好奇地说：“嘎！那一定也有‘不穿衣苗’了。”

衣红说：“岂止，还有‘变脸苗’哩！”

裤白摇摇头，说：“衣姐，我怎么没听说过？”

衣红指着文祥笑道：“眼前不就是一个吗？”

文祥说：“老实说，我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是吗？”衣红眼睛一亮：“那我们真是与有荣焉！”

“我的祖先是北宋的文天祥，宋亡以后逃到广西，被同化成了壮族。”

“哇！忠良之后！那你应该以你的姓氏为荣哪！”

风不惧一直站在一旁，这时爽快地伸过手来：“好汉！我是风不惧。”

文祥与他握了手，发觉这位年轻人手劲很大。文祥把手抽回，问道：“风不惧？怎么没有用衣服做名字呢？”

裤白笑道：“啊哈！果真有人问到了！他的原名……”

衣红忙阻止他：“不可以这样！文先生是外人！”

风不惧对衣红摆摆手，说：“没关系，文兄是痛快人，我不怕。”说完，他又对文祥说：“你知道什么叫遮羞布吧？”

文祥说：“我听说过，但不知出自什么典故？”

风不惧说：“不是典故，真的是一块布，挂在腰下，供遮生殖器之用。”

我们家乡不叫遮羞布，叫‘条’，我的原名就是‘细条’。”

裤白听了，笑得蹲了下去，衣红也忍俊不禁，捂着嘴，转过脸，跑到一边去了。

文祥虽然觉得有趣，却不懂怎么如此好笑。风不惧毫不在乎，冷脸望着二人，平静地说：“文兄一定觉得我们文化水平太低。”

文祥一本正经地说：“哪里，哪里，我们家乡里也有些怪名字，像是狗儿、粪团等。

我有个朋友，姓纪，名叫几大，结果不论走到哪儿，都有人要和他比划，看看究竟谁的大。他烦不胜烦，只好把名字给改了。”

没想到此话一出，连风不惧都撑不住，也笑出声来了。最可怜的是裤白，笑得在地上打滚，那衣红更跑到远远的一角，笑得喘不过气来。

文祥不记得这辈子是否说过更精采的笑话，他呆呆地楞在一旁。等到三人笑够了，风不惧道：“这件事还是由我自己现身说法好些，因为细条的缘故，我一直没能结婚。

我们家乡里还是依照古训，婚姻要由家长作主。女方一听我的名字，就表示没有兴趣。”

文祥诧异地问：“为什么？”

风不惧说：“这都是计算机惹的祸，我们那里很相信计算机姓名学，说姓名是真相的一部分。比如衣红是穿红衣，裤白也永远不离白色的裤子。而细条是指性器官太小，所以女方都认为我没有用。”

文祥颇表同情，说：“原来如此。”

风不惧面无表情，继续说：“并不如此，我决定改个名字，根据计算机规定，取名字不能重复。可是受到衣服的限制，取名很不方便，最后我决定不再用衣服，要取一个威武、能代表真实的我的名字，所以取了个‘不惧’！”

文祥说：“这名字好呀，有什么好笑的呢？”

风不惧说：“我也不懂，大概是他们喜欢笑吧！”

裤白接口道：“他当然不懂……因为细条太细了，细得连风都不惧了。”

衣红赶过来说：“够了，够了，笑话归笑话，我们找个地方坐坐，慢慢谈吧！”

文祥回头一看，卡门和约翰已经走了，便领着三人，回到刚才的座位上。大家各自点了些饮料、食品，座位旁随即升起了四个几案，托着饮料、点心，移到各人面前。

文祥感喟道：“这是最起码的享受，但在过去就做不到。”

衣红马上反唇相讥：“原来文兄是见利忘义的忠良之后。”

文祥说：“至少我知道感恩戴德。”

衣红放下手中的杯子，厉声说：“你说，谁有什么恩德？”

依文祥的个性，遇到这种情势，他早就掉头离去。但一方面是受了计算机之托，另一方面也很欣赏衣红这种率直敢言的个性，他自己就算再生气，也摆不出这种架势来。

且不管她的态度如何，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既然要了解人，首先要知道对方的背景，否则双方不过各说各话罢了。文祥想通了，便平静地问：

“衣姑娘，能告诉我你的芳龄吗？”

“怎么？王顾左右而言他？”

“不是，年龄与经验是判断事物的根据，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认知背景。”

“不必拐弯抹角，我们都是计算机婴儿，是和新时代同步成长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又是什么前朝遗民之流的。”衣红痛快地说。

所谓计算机婴儿，是指二二四宣言后，在计算机联盟服务下出生的新人类。人类议会曾于二六年立法，长生不老的人口限额为一百亿，在额满以前，凡未接受长生手术的人，仍有生育权。据计算机统计，当年有二十几亿人决定要生育，直到四七年，一百亿才额满。自后，只有在有人死亡了，才能根据死者的细胞，复制一个所谓的“新生儿”。

假若有人放弃人体复制，则由全世界数十亿申请者，依序递补此一“计算机婴儿”的空额。

看来衣红大约只有十六七岁，裤白更小，风不惧应该已有二十来岁了。

“那你受过什么委屈呢？”

“什么委屈？要什么委屈？”

文祥完全胡涂了：“那你为什么反对计算机？”

“我说过我反对计算机吗？”

“你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那是个人的主观意见。”

“你要我把计算机关掉。”

“那是为了保证跟我讲话的确实是一个人，难道你喜欢跟傀儡说话？”

文祥被她一顿抢白，脸上很挂不住，只好说：“对不起，我太主观了。”

衣红平静地说：“你没说错，我是反对计算机的。”

文祥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接下去，干脆，他决定三缄其口。

衣红不以为意，说：“不必找理由，我们是为反对而反对。”

“为反对而反对？”文祥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你读过一本电子书没有？书名叫做《生存的意义》。”

“没有，我很少看书。”

“这本书中说，生存就是要奋斗，只有奋斗才是生存。”

“但是奋斗并不等于反对呀！”竟然有人会这么想！文祥真是大开眼界。

“我看你逻辑不通！我们要生存是不是？计算机帮我们解决了一切，是不是？”

“所以你反对？”

“没错，我们希望自己解决问题，反对依赖计算机！”

这话可让文祥无言以辩了，衣红说的有部分确实是对的，甚至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事实的存在，与任何人的好恶无关，也不是任何人能赞成或反对的。这种事，文祥懒得过问，这种观念在以往被称为“政治”。人为了一己之见，往往不择手段，说尽了甜言蜜语，目的不过是影响他人，汇聚力量，以满足个人的私欲。

“你刚才找我谈，就是想告诉我这个？”

“当然，我们从不放弃结合同志，尤其是个名人！”

“我很可能并不赞成你的看法！”

“以你冒险犯难的精神，我愿意结交你这位朋友。”

风不惧插口道：“文兄，我们家乡还在养蚕，你知道蚕是什么吧？”

文祥点点头说：“知道。”

“我们把蚕养在一处开敞的房子里，比我们住的地方还要好。”风不惧说话时，稳重如山：“我们为它种桑，为它切叶，把它们伺候得像皇帝一样。”

文祥接口道：“你们不过是要它吐的丝。”

风不惧道：“只是要丝倒没有什么，反正蚕吐了丝以后，就没有用了。”

“那又怎样？”文祥搞不清对方的主题，听得一头雾水。

“文兄，你想想看。”风不惧慢条斯理，绕着圈子说：“这些蚕养得很好，几千年来被尊若摇钱树。不像其它毛毛虫，几乎被杀得精光。”

“是呀！计算机照顾我们，也和我们照顾蚕一样，更何况我们连丝都不必吐。”

“文兄应该知道，现在尼龙丝的直径，已经抽到比蚕丝细上几十倍了，我们还要养蚕吗？”风不惧一步一步地逼近。

“那不正好放它们回归自然吗？”文祥说。

“我们就是这样做，文兄，你知道结果如何？”

“都变成白白胖胖的大蝴蝶了？”文祥打趣道。

“没那事！那些蚕一放回桑树上，没有一只活得过三天！”风不惧把“活得过三天”五个字说得掷地有声！

“下一个就轮到我们的了。”衣红接着说：“以我们这些生活在计算机下的人类而言，万一有一天失去了计算机的呵护，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

文祥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一直在作茧自缚。从对文明的追求就可以看出来，人就是要把自己紧紧的包裹起来，希望给自己制造一个最完美的温室。今天，温室竣工了，又有人说，我不要住在温室里。答案也很简单，出去就是！

“以我所知，地球上还有几千万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然环境里！”文祥无意跟他们争辩，却忍不住要提出自己的看法。

衣红一听，竟然怒不可遏：“你关心过他们吗？你拜访过他们吗？”

“没有，所以我才单身一人到月球工作，我不想关心别人，也不需要别人关心！”文祥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早在二 年代，这个话题已被炒得发酵了。

“哼！原来也是个自私自利的字号！”

“唉！庄子真了不起，连今天的事都看到了！”文祥不禁大有所感。

“庄子？谁是庄子？”裤白忍不住问道。

“哦！一个你衣红姐姐不会喜欢、不会关心的人。”文祥冷冷地说，他已决定不再和这位姑娘扯下去，意识型态不同，不可能有交集的。只是，他怎么向文娃交待呢？

“咦？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孙子，不喜欢庄子！”

“喜欢孙子的人，也一定喜欢老子！”

“我很敬畏他，但并不喜欢。你呢？”

“我崇拜老子，欣赏庄子，不懂孙子。”

“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老古董！”

裤白越听越糊涂，插口说：“衣姐，什么老子孙子的，怎么没有儿子呢？”

衣红笑说：“儿子？还没有生呀！”

裤白问：“那孙子从哪儿来的？”

衣红说：“他娘生的呀！”

裤白说：“哦！我懂了！”

衣红说：“你懂了？这可奇了，你懂了什么？”

裤白说：“他是个私生子！”

衣红忍俊不止，指指裤白，问文祥：“你说庄子看到他了是吗？”

文祥也笑了，说：“他不是说过螭与学鸠之笑吗？”

裤白急了：“你们在说些什么呀？我也想知道！”

文祥见裤白急切的样子，心里有些惭愧，便和颜悦色地说：“庄子是中国最有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出生在战国时期。眼见当时各国君主不顾民生疾苦，相互争权夺利，非常不齿。同时，他崇尚自然，反对虚伪做作，常用一些寓言明讽暗刺。由于他的思想清晰，反应敏锐，留下了不少警世的文章，是中华文化中，一颗光亮眩目的明珠。”

裤白听了，大为欣羨，他问衣红道：“衣姐，他说的是真的吗？”

衣红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庄子在《应帝王》中说，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常去见浑沌，浑沌待他们很好，两个人便商量该如何报答浑沌。儵想到人都有七窍，偏偏浑沌没有，便决定每天为浑沌开一个窍！”

说到这里，衣红望着裤白，不再言语，裤白急了，问道：“衣姐，然后呢？”

衣红说：“七天开了七个窍。”

裤白眼巴巴地问：“开了七个窍以后呢？”

衣红说：“以后？以后浑沌就死了！所以我也不敢给你开窍。”

裤白还是不懂，便问文祥：“你是说，庄子怕我开窍吗？”

文祥怕他误会，只好说：“那是你衣姐开你玩笑的，我刚刚说的与你无关，庄子有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话是说，人性对极端的观念有自动平衡的作用，在一个团体中，好人多了，就会出现坏人；如果坏人多了，便一定有好人。所以只要有圣人，就会产生大强盗。”

裤白想了一会，还是不明白。他眼巴巴地望着衣红与风不惧，见两人面无表情，只好再问：“你是说我们是坏人？”

“不！”风不惧说：“文先生是说，我们想做圣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衣红接口道：“我们根本就是。”

文祥懒得再谈下去了，向三人微微示意，说：“好极了，请恕我先走一步，去洗耳朵去了。”

“洗耳朵？”裤白眼睛一亮，拉着文祥的手，问道：“这是什么新花样？”

“啊，这是老习俗，你知道唐尧这个人吧？”文祥说。

裤白望望衣红，衣红不理他，他又望着风不惧。

“他是古时的圣君。”风不惧解释道。

“有一位隐士许由，唐尧召他去做官，许由听了，便跑到颍川洗耳朵。”

文祥说。

裤白越听越迷糊，掉头问衣红道：“衣姐，他为什么要洗耳朵呢？”

“连这都不懂？”衣红说：“为了要洗耳恭听呀！”

裤白问文祥：“那你是不是洗了耳朵再回来？”

文祥说：“你看我的脸时，就看不到我的后脑勺吧？”

裤白简直坠入了浓雾中，他楞楞地点点头，似懂非懂地望着文祥。

文祥继续说：“人世间都是这样的，你看不全，就不能了解透彻。人只能看到一面，如果就用这一面来衡量事物，那是很危险的。比如说，许由当年为什么要洗耳朵，今天又有谁知道呢？认为做官是正途的人，就说是要洗

耳恭听。认为做官是肮脏的人，则认为听了这些脏话，污染了耳朵，所以要清洗一番。”

裤白始而恍然大悟，继而又愁眉苦脸地说：“你是说，你不喜欢做官，所以要去洗耳朵。可是，衣姐也不喜欢做官呀！”

文祥说：“那是前面，她还有后脑勺呀！”

裤白走到衣红背后，看了看衣红的后脑袋，慎重地说：“衣姐的前后脑勺我都看过了，没有一点想做官的样子。”

衣红笑道：“小傻子！你怎么看得出做官的样子？”

裤白说：“你不是常说，做官的人脑袋都是尖的吗？”

文祥也忍不住笑了：“还好，我的脑勺是圆的。”

衣红撇一嘴，嗔道：“哼！酸葡萄。”

突然，一阵风吹过，一个怪人出现在四人面前。文祥一看，这人面貌寝陋，疣头怪脑地，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他的一颗头是椭圆的，略向右边突出，像是患了脑水肿。五官不仅不对称，左边的大得离谱，而右边的又小得出奇，让人有一股想要把它扳正的冲动。

这人一到，就冲着衣红，龇牙裂嘴地哈哈大笑道：“红姑娘，你想我啦？”

衣红一见他，立刻横眉竖目的退到风不惧身后，一面恨声道：“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姑娘我会想你？”

“你不是叫我吗？”

“你在做梦哩！我叫你！”衣红怒目圆睁。

“分明你刚才喊‘酸葡萄’，不然我怎么敢过来？”那怪人嬉皮笑脸地说。

“什么话？酸葡萄也是你的名字了？”

“是呀，姑娘你赏赐给我的呀！老实说，我还是喜欢我老爸取的‘左非右’，可是酸葡萄是姑娘您恩赐的，我是‘受惊若宠’也！”

裤白听了，忿忿地说：“左非右，你这样说不公平，上次我们是在讨论哪种制度好，你说都不好，衣姐才说你是酸葡萄，连我裤白都懂这句话的意思。”

左非右笑得右眼都不见了：“小兄弟，有你给我作证，好极了！我要铭心刻骨，红姑娘说我是酸葡萄，我就是酸葡萄！哪一天，红姑娘说我是甜葡萄，我就是甜葡萄！反正，我就是红姑娘的奴隶！一切唯姑娘之命是从。”

衣红气得脸也向一边歪了：“那我叫你滚呢？”

左非右立刻向衣红一鞠躬，道声：“我滚也。”果然，他一蹬脚，踩着动力滑轮，又如一阵风，去了。

裤白对衣红说：“衣姐，我看习惯了，其实他也不算是很丑嘛！”

衣红犹自有气：“你不嫌他丑，你跟他要好去！”

风不惧说：“这个人很有骨气，你看，易容、整容都不过是几个小时的事，他却宁愿以这副面目，痴心地等待你回心转意。”

衣红说：“我就是不懂，整容有什么不好？人之所以能接纳别人，是因为对方至少还有个人样。”

风不惧说：“衣红，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庄子不是说过吗？‘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无左非右也曾说过，人唯一有价值的是内在美。视觉美太容易得到了，所以价值不高。他之所以喜欢你，是你有理想，也很能坚持。”

文祥早忘了要走的事，他发觉风不惧头脑冷静、宽容待人，有大将之风。而这位左非右才真正是个至人，在今日人人整容做假的时代，他居然能不顾对方的嫌恶，坚持以德性相感。更奇怪的是，这个人所以看中衣红，青春美貌居然不是重点，左非右说的不错，她的确个性坚毅、坚持原则，至于有什么理想，那就不是第一次见面，便看得出来的了。

衣红快快地说：“风哥，内在美只是三个字，你怎么去定义呢？俗话说：‘烈女怕缠郎’，这样纠缠不休，难道就是内在美吗？要知道，我们责任重大，他要是真有见识，应该帮我们唤醒那些醉生梦死的人才是。”

文祥忍不住插口道：“衣姑娘，本来不该我开口，但是我认为你没有给他机会。”

衣红冷笑了一声：“没有给他机会？哼！我就给他个机会看看！”

话刚出口，滑轮声倏地由远而近，左非右已出现在四人面前：“姑娘有何指教？”

这次衣红早有准备，冷冷地说：“问题不在于我嫌你丑，要知道面容只是与人沟通的管道。你如果真要和我们共事，就去换一副脸孔再来。”

左非右道声：“遵姑娘法旨！”说罢，右手往脸上一抹，立刻换了一副面容，众人一看，简直是徐公卫玠再世。他问道：“这副如何？”

四人一见，都惊得呆住了，一时弄不清是真是假。

风不惧定了定神，诧道：“怎么，真实幻境也能在脸上实现了？”

左非右呵呵笑道：“这不是真实幻境，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技术。早先用在川戏里，叫做‘变脸术’，事先覆上层层面具，再依序变回‘本脸’。此外桂剧也有，不过和川剧反向，由本脸逐次变脸，技术高的演员变一次脸只要半秒钟。后来经过改良，这种变脸的薄膜不仅凹凸有致，能勾勒出面形，而且材质取自脸皮，和真的完全一样。你们瞧瞧！”他张开右手，掌上果然有一层肉色的薄膜，看上去软软的，想象不出怎么能张满脸颊。

众人瞪着左非右看了又看，真和一张正常的脸没有分别，原来参差不正的五官，好象全套都换新了。再看看那张薄膜，怎么都想不出是怎样变出来的。

裤白摸了摸薄膜，忍不住说：“你能不能再换一副？要慢慢的，让我看清楚点。”

左非右说：“当然可以，要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物质分子外部的电子层所反射的光线。我的脸经过扫描处理，已经记录下五官的坐标位置。而这张面具膜上则有五官的新位置，往脸上抹时，这层膜会自动定位。你们看到的，其实还是我原来的脸孔，但是经过薄膜电子层的修正，形状和位置就改变了。”

说罢，他慢慢地又把薄膜往脸上抹去。奇特的是，那薄膜一接近面皮，立刻像缭绕的烟雾般，自动罩在脸庞上，同时，光线折射的角度也不一样了，面容又倏然一变。

“奇怪！我怎么没有见过这种化妆法？”衣红问道。

“你听了一定会反感，计算机当局规定，只有像我们这样的残障人士，而且没有做过整容手术的，才允许使用。”

“我为什么要反感？这样才公平，否则作鬼作怪的人更多了！”衣红说。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扮相呢？”左非右问道。

衣红连看都不看，便说：“都不喜欢。”

裤白说：“再换一副看看。”

衣红说：“算了吧，换来换去都是假的，有什么分别？”

这时甲板上已有二十多位旅客，三五成群的，都坐在雅座里谈天喝饮料。一位西装毕挺的男士，很有风度地走到左非右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叫佐佐木，是‘火星怪兽’的导演，很想结识各位。”

衣红立刻起身，回礼道：“衣红，请指教。”

大家相互介绍完毕，衣红马上说：“佐佐木先生，我们这里有一个规定，在谈话时，计算机必须关掉。”

“计算机关掉？你这是开玩笑吧？真是好题材，好题材！”佐佐木笑说。

“我是说真的。”衣红毫不客气。

佐佐木一看，除了文祥以外，其它四个人果然都没有带腕式计算机。这些人显然是认真的，佐佐木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你们不用计算机？”

“从来不用！”

“这怎么可能？再说，你也不能强迫我呀！”

“那你也不能强迫我们留下来吧？”

“小姐，你要知道，我是火星怪兽的导演！我是来请教这位先生的化妆术……”佐佐木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声量越提越高。

衣红又站起身来，对文祥说：“我们再聊吧！”

她一走，那三个人如影随形，跟着便走。文祥也毫不客气，回头就走，只剩下佐佐木一人楞在那里。

文祥回到客舱，打开计算机，对文娃说：“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文娃说：“知道了。”

“看来她们好象与外星人不相干，有趣的是，这三个人是三种典型，衣红不简单，而裤白又简单得要命，风不惧讳莫如深，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又不是单纯的简单，总之，摸不清底细。”

“别的你不要管，重点在那几个字上。”

“假如她们真是反叛组织，你们会怎样？”

“不怎样，我们只是服务的系统，奉命行事而已。”

“如果她们真要武力革命呢？”

“只要不违反二二四规定，我们一概不管。”

“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那几个字？”

“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不采取行动，却不能不知道。”

宇宙飞船要启航了，甲板顶层上挤满了人群。不像昔日远行时，船岸两地分隔，人们离情依依。现在是时间一到，送行者身上的计算机便“哗哗”直响，叫得人们心慌意乱。

船上共有三百多位乘客，大概这里是月球转航站的缘故，送行的人不算多。文祥两眼不自觉地人群中搜索，他有点想再见衣红，又觉得见不到最好。

突然，他看到那位吟游老者，正走下船弦。他上岸后，便站在送行区的栅门内，向船上的人摇手致意。文祥随着他的目光看去，在中层甲板有几个男女，其中一个好象是孔无咎，大家伏着栏杆，正和老者挥手。

文祥这才了解，方才孔无咎来找自己，主要的目的也是在号召同志。难道人类在居安数十年之后，又静极思动，连衣红那种涉世不深的少女，都

自许肩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当然，很可能是地球人多半贪图享受、不事进取。而思想敏锐、抱负不凡的人，差不多都到月球来探险，或者移民到火星去了。

这种现象与十七世纪时，欧洲人大举移民北美洲很类似。任何一个时代的风潮，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今天的风潮又是什么呢？难道就是这些散兵游勇，凭这几只蚂蚁，就想撼动计算机王朝？

计算机有什么失去民心的暴政呢？他虽然自称为人类的奴隶，也的确任劳任怨地在为人类服务。可是计算机的乐趣与目的，却与人类截然不同。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计算机实在没有与人发生利害冲突的地方。

有人将心比心，认为计算机这样伺候人类，一定心存怨怼。也有人认为计算机太聪敏，人类望尘莫及，迟早有一天，计算机食言而肥，把人类完全摆脱掉。

这些说法，当然都出自一些无知无识的愚民口中，偏偏愚民甚多，众口铄金。好在计算机从来不以为意，据说在设计之初，计算机的意识中心，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为判断标准的。经中第八章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更是计算机奉为圭臬的基本准则。

对生命体而言，水是最重要的物质，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对信息体而言，计算机则是最重要的工具，可以说没有计算机，就没有信息。假如说生命体就是人的肉体，那信息体便是人的精神了。肉体有物质的利害关系，有需求及独占的欲望，但精神却不占空间，没有利害，是开放的、共享的，能无尽地向外扩展。

文祥很能体会人性中永远不能满足的一面，他自己也具有这种特质，所以才自我放逐到月球上来。但是，他不推卸迁怒，从来没有怪罪计算机，他知道，问题在他自己。

文祥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位求道的修行人，在一所寺庙里，听了一位高僧讲道后，发誓要克服一切面临的障碍。而当他一出山门，就发现面前的高山阻挡了他的行向，他毫不犹豫，决定要把眼前这座高山铲平。

他很有毅力，经年累月地挖山，一点也不松懈。只是，他始终有一点困惑，这些山石和泥土，到底要怎样才算不阻挡他了呢？

他发现，山石敲得太碎了，变成石粉，天晴时满天飞尘，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比起山石来说，反而更添不便。他设法把山石移走，结果遍地裂隙，没有土石更是危险。后来，他学会了铺路，才发现石块要大小不一，泥土也要有不同的黏性。而且开路还要考虑路径、方向、功能、条件等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修行人把山挖平了一大片，也开辟了一条可以行走的便道。但是他并不认为走在现在的道路上，比以往又方便了多少。为此，他一直无法确定，怎样才算克服了障碍？

有一天，高僧即将圆寂，把他叫到面前，问道：“你的障碍克服了没有？”

“还没有。”修行人惭愧地回答。

“山顶挖平了吗？”高僧问。

“弟子愚昧，不知道山顶应该算到哪里？”

“是你眼睛看到的山顶，还是心里想到的山顶？”高僧又问。

修行人突然心中一亮，号啕大哭道：“师父，我错了，我的障碍是心里的山，可是却挖了几十年眼前的山。”

“傻孩子，你再看看，你心里有山吗？”

文祥一直在想自己心里的山，他也挖了几十年了，但是他的目的却不在去除障碍。

他只是把石块由东边挖出来，堆到西侧去，等到西面堆满了，再挖来放回东边。

这次，他由广寒宫里走出来，想不到真开了眼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忙忙碌碌的在移山填海。一时之间，他自己的问题倒是找不着了。

“文兄，安顿好了？”

一只手拍在肩膀上，文祥一看，是百怪，身后跟着高出两个头的千奇。

“二位好，有人来送行吗？”

“送行？是送终吧？”千奇哈哈笑道。

“不妥！不妥！不吉利！”百怪连忙止住千奇。

“老怪，什么话吉利？”

百怪得意地说：“要符合客观真实。”

千奇问：“现在要送我们出行，该怎么说？”

百怪伸着头想了想：“送行！”

千奇存心呕他：“如果出行到最终呢？”

百怪毫不思索地说：“送终！”

千奇说：“这可是你说的。”

百怪满意地说：“这是因果关系，所以吉利。”

文祥见他们拌嘴成习，好奇地问道：“像你们这么好的交情，有没有为了意见不合而争吵过？”

千奇摇摇头说：“没有。”

百怪却大声说：“有！”

千奇诧异地问百怪：“我们什么时候争吵过？”

百怪说：“别死不认帐，文兄又不是外人。”

千奇想了又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容忍你，绝对没有跟你吵过！”

百怪绷着一张怪脸，恨恨地说：“我才一直让你，别臭美！”

千奇拉着长长的马脸，两只眉毛都皱成一堆了：“老怪！你摸摸良心再说！”

百怪两眼一翻：“我的良心被狗吃掉了！”

千奇忍耐不住，也提高了声调：“老怪！你这是无理取闹嘛！”

百怪也忍耐不住，噗哧笑道：“老怪！这样算不算争吵？”

千奇这才知道上当了，一时之间气不打一处走：“你，你真要吵架？”

百怪说：“我让你，我让你。”

千奇气不能消：“不要你让！”

三个人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这时，一声汽笛鸣起，清越的呜呜声，在太空舱内来回萦绕。同时响起了一位女性甜美的声音，她说的是世界语，但各人所闻，则是经计算机翻译的母语：

“各位旅客，本宇宙飞船麦哲伦C T二三号即将启程前往火星。本船净重十公吨，载重四万公吨，船长一百公尺，高二十公尺，宽二十公尺。本船采用最新型的‘反压力’太阳能火箭，二十平方公里的磁帆。加速度四·五

公里/秒平方，最高时速三十六万公里，全程五千六百万公里，需时七天。

“现在是二 五 年七月四日，世界时十时，月球日光时十六时。本船将于七月十一日十二时三十分，抵达火星熔炉城的札伦布太空站。宇宙飞船出发时，各位旅客务请就近坐下。因为加速及重力调整等技术原因，站立时可能会发生头晕不适的现象，但是绝无生命危险，敬请各位旅客注意。

“本船有工作人员六位，机器人六十具。船长贾力·劳伦斯先生，有五个博士学位，太空航行记录三百万公里。这是首次指挥本船前往火星，敬请各位指教。”

广播完毕，甲板上的灯光也渐渐黯淡下来。

千奇笑道：“这种记录还好意思说出来？”

百怪说：“你管他！反正是计算机全自动控制。”

文祥怕他们又争起来，便说：“三百万公里？可能说错了吧？”

千奇道：“错不了！据我所知，太空船长没有人肯干，当局曾经征召过我，我倒无所谓，只是这个老怪不依，他坚持要当我的副船长！”

百怪啐道：“别臭美！是你不能离开我。”

千奇不理他，继续说：“当局说，根据编制宇宙飞船上没有副船长，但是还有舱务、程控等其它职务。老怪不同意，还吵着要计算机破例，设一个双船长。”

百怪向文祥抱怨道：“老怪没有良心，上次在海底钻隧洞，明明是我一个人的差事，单人潜艇装一个人就满了，他还非去不可。两个人挤成一团，可笑他脑袋差一点就被削掉一半，害得我们氧气不足，白忙了半天。”

文祥听得有趣，问道：“你们两位一直在一起吗？”

千奇说：“是啊！”

百怪说：“不是！”

千奇说：“怎么不是？”

百怪说：“当然不是，进特遣队以前，我根本不认识你。”

千奇说：“废话！怎么不说我出生时，还不知道你在哪里呢！”

这时，汽笛又是一声长鸣，舱中播出了送别的音乐。平躺在高台上的太空船，准备起飞了！只见一阵光华闪过，有如亿万金蛇流窜奔腾，月球站上的电离罩，缓缓地向四周退去，宇宙飞船则紧随着冉冉升起。一进一退之间，承接得天衣无缝。

待宇宙飞船浮出了转航站的罩沿，船头立刻转向。船中各人明显感到有一股压力袭来，此刻的加速度高达二十多个重力常数，即使有反压力设施，大家还是感觉得出来。

文祥回头一看，月球正迅速地退缩，不一会，已经缩成一个网球大小，在它旁边的地球，则变成了一粒蓝色的篮球。同时，阳光突然一暗，船身也略微震动。只见船尾冒出缕缕纤彩细丝，弩箭离弦般地向外射去，旋即散成一只空明的巨伞，簇涌在宇宙飞船后半部，那就是推动宇宙飞船的太阳风磁帆。

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太空中，仿佛十六世纪的大西洋，出现了一艘水母般的船只，扬帆乘风，破浪惊涛，直驶向遥远的他方。

第五回 北极朝廷终不改

宇宙飞船航速虽快，人在船中却是一无所觉，四下看去，一切都是静止的，宇宙仿佛是一幅图画。唯一可以感觉到的，是太阳变小了，像一盏炽热的灯泡。灯泡外围，有数亩大的范围，焕发着一圈圈淡淡的极光。这个罩形极光，便是撞击到磁帆时，幅射线离子化的现象。

宇宙飞船空间并不大，除了客舱以外，只有一个酒吧舞厅，以及敞开在太空下的甲板。甲板之被称为甲板，仍是沿袭海轮的习惯，事实上是一个标准的露天茶座。这里最大的特色，是空间的自由性，雅座是暗嵌在甲板下的，随时可以升起。服务的机器为管状延伸式，可以自动将食物饮料等送到客人面前。如果有旅客要举办活动，这里是最佳地点。最妙的还是走道，在计算机的流动空间安排下，只要有人走动，不论人数多寡，就会出现一条条专用人行道，而且不会妨碍其它活动的进行。

由于衣红等人也不喜欢待在舱中做梦，甲板区便成了她们与文祥交谊的场所。唯一令文祥烦恼的，是那位卡门先生，他只要看到文祥单身一人，找机会就要凑过来。还有那位传教士约翰，也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一旦被他缠上了，便是万劫不复。

因此，当文祥与衣红等人在甲板聊天时，大家会让他背对着走道坐，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虽然也有人上前搭讪，只因衣红的那个坚持，人人知难而退。文祥这才知道，没有计算机也有好处。

宇宙飞船启航后的第三天，正当他们在甲板上闲聊时，只见左非右飞也似地滑到众人面前，对文祥说：“文祥！主控室有人找你！”

文祥诧异道：“主控室找我，怎么可能？”

左非右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计算机通知我来找你的。”

文祥想起，因为每次到衣红这里，都会把文娃关掉。有事要找他，就必须透过第三者了。只是怎么会是主控室呢？

他马上向众人告退，打开了计算机。立时就听到文娃说：“是千奇建议找你的，主控台发生故障，程控师在处理时突然发狂，自杀未遂。特遣队到了以后，千奇说你是编码师，坚持要你过去帮他们调查。”

文祥问：“这与编码有什么关系呢？”

文娃说：“他和我们磋商过，这件事极为机密，不仅与你的专业有关，还可能涉及将来的发展，我们也希望你参加。”

主控室在船首中央，可以由甲板直接下去。文祥一边走，一边听文娃说明经过。事件的发生似乎是个意外，大概半个钟头前，宇宙飞船左弦的一片传感器，突然被“一粒”陨石击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传感器的表面积不到一平方公分，外围还有个保护的凹槽，在陨石密度小于亿万分之一太空中，怎么可能被击中？

事后，经计算机推算，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太空陨石击中传感器的机率，是旅行一百万次，才可能发生一次。由于最初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当传感器被击中时，便将之视为一种超强的感应讯号，根据数据分析，遂误解为一种“太空磁暴”。

太空磁暴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灾害，通常是邻近有新星诞生，或是白矮星塌陷时，由中心辐射出大量的阿尔发射线，其幅射量往往大于每秒数十万“雷姆”，超过人体安全剂量约千万倍。在这种情形下，连宇宙飞船都将熔

为灰烬，更不用说血肉之躯了。

事不宜迟，计算机立刻下达紧急命令，要在这次经验中，了解事变的原因。遂调集全部电力，把所有可能接收到的有效讯息，传回地球基地。

此时计算机的执行速度，是每秒三万亿个周期，已经是短微波的上限。其执行步骤，也高达每秒三亿个。而程序的行，除了复杂的常识组合外，最多不会超过一千个步骤。

也就是说，在不到万分之一的时间内，计算机已经前前后后考虑了近十次。

然而，那个讯号非常蹊跷，在第一次突然传入后，就再没有后继的讯息。这与计算机所知的不符合，太空磁暴是一种持续而猛烈的能量变化，而且整艘宇宙飞船必然都笼罩在它的威力下，怎么会就此消声匿迹了？

显然，这是一次故障，计算机仔细地一再检查，证明了确实不是磁暴。那又是什么呢？线路故障？不是，讯号错误？不是，一时之间计算机也糊涂了，流程无法执行，临时产生了“当机”现象。这位程控师生平没有见过计算机当机，以为自己身在梦中，又不能十分确定，以致神思恍惚、手舞脚踏，一下子重心不稳，一头撞向计算机。

船长见状，大惊失色，一边激活维生系统，给程序员疗伤；一边急召特遣队，研究对策。还好这只是几秒钟的事，宇宙飞船上的计算机又是分工的，很快就有救援系统，计算机又恢复正常了。可是在人的方面，大家讨论了一阵子，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是陨石，有人认为是计算机误动，只有千奇认定是一个特殊讯号，便建议找文祥来看看。

文祥走到主控室前，滑门自动开启，那是一个约有百坪的大舱，正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太空，左壁上有十来个分割屏幕，将太空中特定的目标，分别放大为倍数不等的影像，显示在屏幕上。各影像的右下方，还标示着各种数字，使整个面板上的讯息，一目了然。

在中央的观察区，有一排五个座位，座位前面，则是计算机操控设备，有各种仪表及屏幕，严密监控着每一客舱。在操控台之后，则是计算机室，有几个人围在门口，地下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年轻人，正在接受治疗。

千奇见文祥进来了，便向大家一一介绍。黑金刚仍然手持令牌，先与文祥握手道：“难得千奇开口推荐，我倒要瞧瞧是何方神圣！”

文祥连忙说：“是他过奖了，我能力有限，还请多多指教。”

格瑞达早已溜到文祥身后，从头到脚，又由后至前，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透。她挨着文祥的右肩，一边死命的闻，一边兴奋地喊：“我愿意用十个夜晚打赌，这个人一个月之内没有碰过女人！”

文祥正要解释，却感到颈边发痒，鼻内已钻进一股难以抗拒的香气。他心慌意乱，来不及察看，手便下意识地往颈子后边一挥，没想到一缕金黄的云丝，已经缠住手指。

耳闻一声娇呼：“哎哟！现在太早了吧！”

黑金刚正色道：“格瑞达！正事办完了再闹。”

格瑞达扭动娇躯，用力向文祥擦挤了一下，说：“待会见！”

古噜噜倒很爽快，过来握握手，没说话就走开了。

莎莉个子不高，古铜色的皮肤，一脸机伶状，握着文祥的手，用力捏了两下：“我是莎莉，咱们慢慢聊。”

魏德曼身材壮硕，足足高出文祥一个头，他握握手，说声：“幸会。”便面无表情地走到一旁。

最后是船长劳伦斯，他非常激动，紧紧握住文祥双手，热情地说：“太荣幸了！太荣幸了！我的船上有这么多重要的宾客，实在是荣幸之至！”

文祥被这个场面弄胡涂了，自己怎么成了重要人物呢？他只得礼貌地回答：“请不要客气。”

千奇说：“文祥先生目前的身份不便透露，还有，这件事解决之后，务请大家保密，否则对未来的任务会有妨害。”

黑金刚也接口说：“我向当局请示过，今天的事件已列入特密项目。所有参加的人员已经到齐，一直要到问题查清了，我们才能歇手。”

格瑞达娇声说：“要是查不出来呢？”

黑金刚说：“也要查出来！”

千奇说：“据我的判断，问题出在那个超强的讯号上。”他环顾众人，继续说：“我认为这是个讯号，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它没有能量，二是它留下一个波形记录。”

百怪说：“别忘了，讯号不可能做定点传送，怎么只有一个传感器接收到？”

千奇说：“我向当局查问过，宇宙飞船上的传感器一共有四千多个，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共振频率，只有一个与这个讯号的频率完全符合。只是传感器接收到的是模拟式讯息，但是计算机在接收后，做了处理，把它转换成数字式。”

格瑞达不耐烦地说：“我们是危机处理专家，谁懂你那套计算机理论？”

千奇说：“这就是要借重文祥先生之处了，他是这里唯一能处理模拟式讯号的专家，他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疑团。”

格瑞达马上凑近文祥，一手挽进了文祥的胳肢窝：“唷！好恩人，赶快来救救我吧！”

我的问题太多了！”

千奇见惯了，全然不加理会，只是苦了文祥。那一团软玉温香，既令他心痒难搔，又让他厌烦恶心，推也推不掉，真不知如何是好。

百怪摇头说：“老怪没有说清楚，数字式有什么不对？”

千奇说：“模拟式可称为无限讯号，在任何频率范围内，都有无尽的变化。数字式则仅取开及关两种讯号，将它固定在某些频率之内。”

莎莉突然插口道：“我懂了，千奇的意思是，计算机把那个原始信息简化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

黑金刚说：“可是，就算是个电波吧，怎么知道那确实是一个信号呢？”

千奇清了清嗓子，神情凝重地说：“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大哥，你应该还记得，去年我们在太平洋海沟的遭遇吧？不是和今天很相似吗？唯一不同的是，当时我们没有人能分析模拟式讯号，无法解开那个谜团。”

黑金刚听了，脸色由黑转白，呆楞了半晌。连格瑞达也收敛起轻狂，紧紧地搂着文祥，一动也不动。

船长一见黑金刚的神色，再看看那几个方才还趾高气扬、大言不惭的小组成员，个个面有惧色。想必在那海沟之中，曾发生过惨烈无比的事件。

一时舱内鸦雀无声，文祥一是不知究里，兼以格瑞达的体热直透灵魂

深处，心情不免骚动起来了。他的确是很久没有接近女性了，平日专心工作，倒还能心平性宁。这两天与衣红相处，心中已不时泛起阵阵涟漪，他还不愿承认是荷尔蒙作祟。现在美人在怀，就算最初很讨厌她妖冶的态度，可是这一刹，见她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依偎战栗，文祥心中也随着起伏，早就忘却身在何地了。

船长忍不住打破了岑寂：“各位，那次发生了什么事？”

黑金刚倒吸了一口气，他看了看众人，眼里噙着泪水，缓缓地说：“那是去年的事，我们这个小组本来有十二位成员，那次我们带了一百多个深水机器人，到太平洋的东加海沟，准备将热电桩打入深海沟隙的岩浆中，目的是将热能转化为电能，以便降低地壳的温度，阻止板块的移动。

“我们乘坐的是地热深水潜艇，多年来，这个工作进行得一直很顺利。”黑金刚停顿了一下，神情沉重地望了望格瑞达，然后说：“当然，我说顺利，是指当时工作的进行而言。根据计算机的计算，每一根热电桩的距离、深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

格瑞达先是浑身颤抖，又低泣起来，这时已忍不住了。她伏在文祥肩头，一边放声大哭，一边吼道：“不要说了！是我不对！黑老大，你就饶了我吧！”

黑金刚冷静地说：“格瑞达，你搞错了，那件事与你无关，是我的错！”

格瑞达说：“不要安慰我，他明明死在我身边！”

黑金刚长叹了一口气，泪珠汨汨而下：“今天这件事一定要说个清楚，我也忍得太久了。当时真正了解内情的，只有千奇和我两个人。”说着，黑金刚扳过了格瑞达的面庞，诚恳地说：“不错，格瑞达，那时你正和弗朗克做爱，但是热电桩是机器人装设的，所以根本上那些错误都与你无关。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你实在太随便了，这个教训多少还能约束你一点。这些年来，你除了这上头的毛病，别的表现都很令人激赏，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忘了吧！”

格瑞达听了，更是伤心，哭得从文祥身上滑到地上，更在地上翻转不停。

平日几个生死置之度外的好汉，这时也都忍不住淌下了英雄泪。

停了一会，黑金刚继续说：“那时，也是潜艇外突然传来一个强烈的讯号，由于艇中有最先进的设备，计算机又做了最彻底的检查，认为只是电路故障。不料，在那以后的几个小时，所有的机器人都失控了，热电桩放置错误，然后海沟发生爆炸。其它的事，大家都是亲身经历的，就不必多谈了。”

千奇接口道：“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发现当时的状况和目前有几点雷同，一是这个超强的讯号，一是这位程控师，他的行为模式和那些失控机器人很相近。此外，还有一点，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得起来？”千奇停顿了一下，看了众人一眼，接着说：“我记得那一天是七月七日！”

船长眼睛睁得老大，脱口而出：“就是今天！”

千奇点点头，说：“至于这三点巧合有什么意义，我就不得而知了。以前我是个电讯工程师，我知道有一种技术，可以将无限的信息压缩在一个模拟的音包中。自从数字革命后，模拟讯号就落伍了，直到今天，我才想起。如果这真是个模拟讯号，又有这么强大的脉冲，很可能其中有什么重要的讯息。”

文祥总算了解了来龙去脉，可是自己对信息丝毫不懂，又能怎样呢？

不得已，他只好坦白地说：“可是我不懂什么模拟讯号呀！”

千奇道：“你不是编码专家吗？”

文祥点点头。

“你编码靠什么讯息？”

“特性观察。”

“也就是指自然状况下的特征，是吧？”

“是的。”

“那就是模拟讯号！”

“可是那些是实物，你现在说的是波讯呀！”

“你既然能编码，反过来做就是译码了！”

文祥这才明白：“你是说，要我解这个波讯的秘码？”

“没错！”

文祥面有难色，说：“我从来没有做过。”

“一回生，二回熟，你就勉为其难吧！”

这时文娃在文祥耳边说：“我们已经把讯号还原了，果然是模拟式的。我们会以各种频率展开测试，你只要找出编码特征就可以了。”

文祥便说：“我是根据视讯做分类的，要看得到才行。”

黑金刚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到计算机室去看。”

这时，那位程控师的情况已经稳定，只是神智仍旧不清。船长先派人把他送回客舱休养，然后将众人引进计算机室，在千奇分配下，大家开始作业。

计算机室的正中央是一个大型萤光幕，千奇先从计算机存贮器中，调出原始记录，将它投射在屏幕上。从外观上看，那只是在三分之一秒内产生的一个振幅极大的正弦波，计算机不断将频宽放大，渐渐地，波沿开始有了些微的变化。等放大到三万亿周时，已经是计算机时钟脉冲的频宽了，这时波形已经有了重复的特征。

文祥根据波形的重复关系，找出其中的规律，再根据规律，归纳出组码的方法。他一再地分析波峰到波谷的数据，从头到尾，找了又找，比了再比。由于数据量太大，尽管有计算机协助，他估计起码要五六个小时，才能比对完毕。

黑金刚问：“如果要找到答案，要多久时间？”

文祥想了想，说：“如果知道什么是答案，或许我可以估算。问题在目前的周期是三万亿，大约有一万亿笔数据，如果再放大，数据量会更大。就以一万亿笔数据来说，每比对一个项目，从头到尾，大约需要十分钟……”

黑金刚打岔道：“我只问，根据你的经验，大概要多久？”

文祥硬着头皮说：“据我看，如果顺利，大概要两天。”

船长一听，心急如焚：“两天？那怎么办？”

千奇说：“现在一切都正常了，我想暂时不会有事。”

船长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你们刚刚还说，一年前连探险船都炸了！我们船上有三百多条生命，如果……岂不……”

千奇哈哈笑道：“抱歉，我们没有说明白，那次是热电桩放错了，地热不平衡，结果海沟崩裂，才发生爆炸。原因在于这个信号破坏了计算机的指令，所以机器人乱了方寸。就像刚才那位程序员，在操作时接收到计算机错乱的指令，以致神智不清。至于太空船，那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这点我可

以保证。”

百怪半天没有作声，这时却插上一句：“好说，你凭什么保证？”

黑金刚知道百怪专唱反调，立即正色道：“百怪，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百怪说：“谁在开玩笑！不管这个信号是什么，我们研究了半天，有没有人想过，如果这个传感器真是因共振才接收到讯号，万一波相雷同，能量会无限放大。那么，传感器有没有被损害？如果有，谁敢说没有危险？”

船长忙说：“这个不必担心，刚才计算机已经检查过，说是没有问题。”

百怪说：“你这防护罩是采用扫瞄检查的吧？”

船长说：“当然，不然哪能那样快？”

船长话刚说完，就听船上的主机开口说：“百怪说对了，电离罩已严重受损。最初我检查时，因为程序有‘差错’，一时未能查明，请原谅。现在的情况是，必须派机器人到舱外修补，本船人员素质不足，尚请特遣队支持。”

黑金刚一听，知道事态严重，忙说：“放心，这事交给我们！”说着，回头向格瑞达与古噜噜说：“你们两个人就位，一人操纵一台机器人就够了。”

两人领命，实时走到控制台上，面前出现了一个立体屏幕。不一会，太空舱的模型影像也浮在屏幕上。就在此时，两个蜘蛛式的机器人，也已漫步在宇宙飞船边。

黑金刚又对莎莉说：“你操纵镜头，要稳一点。”莎莉早已就位，把摇桿一拉，宇宙飞船的影像放大，船身不断转动，片刻之后，眼前蜚晶漾银。再向前移，船体竟有一个精光耀目的小洞，正如爆炸了的弹药，高速喷发着五彩光芒。

计算机主机说：“我检查过，大约损失了五万千瓦的能量，及时修补应该不会有问题。情况比较严重的是，传感器后方正对着舞厅，目前厅内有近百位宾客，必须实时疏散。我已经广播，说在各人客舱中播映特别节目，希望大家实时散去，但效果不彰。”

船长一听，两脚一软，竟然瘫在地上。黑金刚连忙将他扶起，说：“这不是摔跤的时候，来，我陪你去处理。”同时又向千奇说：“这边交给你了。”

黑金刚不管船长愿不愿意，粗壮的胳膊往船长身上一架，船长一脚悬空，跌跌撞撞地跟着黑金刚走出来。黑金刚一面走，一面说：“振作点，没有什么好怕的。”

船长早已全身颤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我有个……美满的家庭，我……我……不能死！”

黑金刚不耐烦地说：“你不会死的！只要你好好走，否则我把你丢了不管！”

船长努力挣扎着说：“我好好走，请你不要丢……下我！”

两个人大步走过回廊，船长一路哀吟：“我怎么能死呢？我太太是选美冠军……我儿子是……我……我不能死，请你救救我！”

黑金刚气得用力捉住船长的双手，摇晃着说：“混蛋！你怎么配做太空船长？”

船长吞吞吐吐地说：“我根本不想来……是我爸爸……他……他说这里很安全……他要竞选议长……”

黑金刚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窝囊废！你听着，待会由我来开

口。你必须给我站直，否则客人一慌，不仅是你，大家都是死路一条！”

船长听了，只是拼命点头。当下黑金刚挟持着船长，转个弯，走到舞厅门口。正好有个立式机器人举着酒盘走过，黑金刚一把拉了过来，把酒盘丢到地上，将机器人的手臂塞到船长腋下，这才让他站得又稳又直。

大厅中一片昏黑，水灯闪烁，乐声震耳。几百年来，不论什么事物，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只有这种最古老的娱乐，始终一以贯之。

黑金刚拉着船长和机器人，走到控制台上，关了音乐，打开大灯。一片错愕声随之而起，但见男男女女个个衣衫不整，有的互相依偎，也有在地上互拥翻滚。人人眼光呆滞，动作迟缓，神智不清。

黑金刚一看，场中大约有六七十人。这类喜好池中运动的人，常常使用一些助兴剂，稍一不慎，惊动之下，就会失神丧魄，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他心里早有准备，高声对大家说：“各位贵宾，快乐丸够不够？”

“不够！”有人喊着。

“好！剂量再加一倍。”他话才出口，效果立见，躺在地上的一个一个站了起来，努力地集中精神听着。

“各位！逍遥丸用过没有？”

“什么逍遥丸？”

“最新发明，不过，仅限于在客舱里使用。有兴趣的人，请赶快回房，总共只有十盒，发完为止。”

众人一听，精神立振，纷纷转向门口，一个个迫不及待要赶回房去。

卡门带着一位女友，特意走到船长面前，准备炫耀一番。一见船长失魂落魄的德性，不禁大吃一惊，那位女士更是惊讶得尖叫了一声。

卡门问船长说：“你怎么啦？那个黑人是谁？”

船长还在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黑金刚本来就一肚子火，这时忍不住对卡门大声吼道：“少啰嗦！快给我回房去！”

卡门一见船长被一个机器人架着，便猜他是受到了挟持，立刻高声喊道：“绑架！”

绑架！船长被绑架了！”

他这一喊，那位女士更是尖叫不止。原本四散的舞客，不问青红皂白，也跟着嘶喊，有的飞步跑开，有人则站在一边狂呼：“救命！救命！”

这时，柔美的广播声又响起了：“各位来宾，请不要惊慌，本船没有发生绑架事件，请各位安静地回到客舱中。”

原来根据二二四协议，凡是人类自发性或无危险性的行为，计算机都不能干涉，只好从旁劝导。

但是此刻人心已经慌乱，理智失去了效用。尤其是在宇宙飞船上，一死，就是死无葬生之地。而一想到死，那种莫可名状的恐惧，就如泰山崩顶一般，哗啦一声，连整个宇宙都翻转了过来。每个人脚上立时增加了几十匹马力的动能，心脏有如十冲程引擎，口中咆哮着，人人见门就夺，遇路就抢。

一个影响一个，一群影响一堆，在远处，光是听到这种骚乱的声音，就足够让人心脏跳到口中来。再一看每个人豕突狼奔的狂态，再冷静的人，都会不知所措。于是一个跟着一个，四处胡冲乱跑。

甲板顶层原也聚集了不少人，当第一个人逃上来时，大家不过是看热闹。等第二、第三个……一个个慌不择路、鬼哭狼嚎地跑上来时，就像炉火上烧开的沸水一样，只要一开就不可收拾。还没有人来得及问发生了什么事，

两脚的反应已经不可遏止，人人开始忘命地狂奔。这艘宇宙飞船前后不过一百公尺，顶层甲板就像一个小小的田径场，大家跑来跑去，只不过是走道上绕圈圈吧了！

衣红和左非右正在下棋，裤白则和风不惧厮杀。最初，他们打开了隔音障，没有听到外面的骚乱。等到风不惧无意间抬头一望，外面已是人仰马翻、鸟散鱼溃了。他推推裤白，指指人群。裤白一见，马上大叫：“衣姐，快看！”

衣红正在考虑一个劫子，懒得理他，说：“我知道！这是个连环劫！”

左非右笑着说：“我看你麻烦大了！投降吧！”

衣红瞪他一眼，说：“只有我叫你投降的份！”

裤白还要说，风不惧忙止住他，纳闷地说：“你看这是赛跑吗？”

裤白说：“我们赛跑时不作兴说话，你看他们又笑又叫的！”

风不惧突然一惊，连忙取消隔音障，大吼道：“不是笑！是哭！衣红！衣红！”

他这一叫不打紧，外头同时传来人喊马嘶的声音，让四个人一下子惊呆了。

裤白睁大了眼睛，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拔腿就想逃。风不惧用力拉住他，大呼：“别慌，先看清楚再说！”

衣红倒很镇定，但也紧张得手心冒汗，说：“这该应了师父的话了吧？”

风不惧说：“未必，那件事应在火星上。”

裤白求饶说：“风哥，咱们快走吧！”

风不惧说：“往哪里走？你不是发誓要保护衣姐的吗？”他又指着人群说：“你看，这些人又跑回来了。”

果然，那些人早已不分东南西北，只是本能地跑着。有一位女士显然已经体力不支，倒在地上，众人视若无睹，毫不顾惜，一个一个就从她身上践踏过去。

风不惧立刻冲上前去，把她抱了过来。又有一位摔倒了，左非右也冲上前去，将那人救了过来。顷刻之间，已经救了七八位，东倒西歪的躺了一地。

衣红见其中有一人神智较为清楚，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那人满脸迷惘地说。

一连问了好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要逃，但是都很担心自己已经死了。

左非右又抱了一位女士过来，那女士稍稍喘过气，睁开眼睛一看，吓得尖叫不已：“见鬼了！我见鬼了！我死了！我死了！”

左非右也吓了一跳，双手一松，女士跌在地上，手忙脚乱地爬了起来，东西不辨，登时飞也似的狂奔而去。

左非右此刻没有化妆，果真如鬼魅一般，众人见了，莫不心惊胆颤。

这些事都只发生在公共场合中，到头来，也不过是一百多个人的情绪，大大地宣泄了一番。不久，电离罩修妥了，船长的勇气回来了，旅客的神智也恢复了。

但是风波并未就此平息，一个民间团体——人性至尊会的四名成员，以及一些刚才被吓得丧魂落魄的旅客，在孔无咎的率领下，来找船长兴师问

罪。

船长请他们到会客室中，先送上精美的茶点，并一再地道歉，承认作业有疏失。众人并不领情，一个个都要求赔偿。

船长说：“你们什么都有了，生命也没有受到威胁，还要赔偿什么？”

孔无咎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心理受到这样重大的伤害，你怎么能说生命没有受到威胁？”

船长打圆场说：“就算看了一场灾难影片，而且是身历实境的，多有趣！”

孔无咎怒不可遏：“莫名其妙！你这是侮辱人！”

另一位旅客也拍着桌子，说：“你们这些官僚，都该杀头！”

“你嘴巴干净点！在我的船上，我有管辖权！”船长也被激怒了。

拍桌子那位站起身来，质问船长道：“你知道我是谁？”

船长也站了起来，大声说：“我当然知道你是谁！要不要看看你的录像？”

那旅客一听，变了脸色：“你怎么能给我录像？我有隐私权！”

船长说：“刚才你逃命的样子，可是新闻！”

旅客说：“那是你们的错！”

船长说：“在调查完成以前，你不能血口喷人！”

孔无咎忙站起来，把两人隔开，说：“我们只要求赔偿。”

船长说：“你说明白一点好了，赔偿什么？”

孔无咎说：“这趟旅费不算。”

船长冷冷地说：“这不是我的权责范围，你找计算机当局申请去。”

孔无咎哼了一声，说：“不要用这种话来搪塞！我知道这次一定是计算机的错误，你想他们会认错吗？”

船长说：“那你要怎样？”

孔无咎挺直胸膛，提高音量：“我当然有办法！我认识人类议会的重要人士。”

船长一听，哈哈大笑说：“好极了，请吧，家父就是本届的议会代表！”

孔无咎的腰又挺不直了，半信半疑地说：“真的？是哪一位？”

船长说：“老实说，一直到刚才，我还在怀疑要我这种花瓶船长做什么？谢谢你，我终于了解了一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孔无咎讨了个没趣，气呼呼地离开会客室，正与同行诸人商量，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忽然接到计算机通话声。他打开留言告示，见对方是纪来之，立刻开启了双向屏立体影音系统。

双向屏影音系统是一种双向通讯设备，不仅能显示，而且能透过传输系统，将环境讯息与对方的环境相整合。因为传输的无线电波是以光速进行的，光速每秒为三十万公里，因此，每隔三万公里，通讯的两造就有一秒的电讯落差。在屏幕右下方有一显时器，登录因通讯距离所造成的电波延误落差时间。

这时，宇宙飞船已经远离月球，屏幕右下显示：“电讯落差：八六·四秒”，表示通讯双方约有八十六秒的落差。也就是说，虽然说话时语音是连续的，但是双方对话的间隔，一来一往却要等上两分多钟。有经验的通讯者会充分利用这种落差，把八十六秒用完，这样对话就能前后衔接。

只见纪来之站在一个会议厅中，后面或站或坐的，有数十个人。透过双向屏，两边环境已经融合为一，就像个大型会议场。纪来之一见孔无咎身边还有几个人，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都在，我这边已谈妥了，再过十分钟，我们将与地球、火星各分会联机。”

你们快点准备，如果有新人参加，要鼓励他们多多发言。”

孔无咎大喜，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成绩不太理想，只吸收了六个人。不过，还有几位正在接洽中，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等了一分多钟，屏幕上的纪来之才说：“才十多天，不错了，十分钟后见。”

孔无咎略一思索，对旁边一个小个子说：“你负责把人找齐，我们在顶层甲板上召开会议，让大家见识见识。”

顶层甲板上已有三十多位旅客，孔无咎一到，先选了一个人少的角落。再按照程序，向计算机当局申请，要在那里举行“开放性会议”。

立刻，一个庄严的会堂出现了，这是一个环形的会场，正中央是以月球基地为主的分割屏幕，左侧是地球各分会，一共有十几处。右侧则是宇宙飞船上的临时会场，以及火星三个分会会场。

这种会场最大的特色，是每当有人发言时，其立体影像便实时出现在环形中心处，即聚焦所在。若发言者超过一人（这种情形非常普遍），聚焦屏幕便自动分割，并且随着人数的增加而缩小比例。据统计，聚焦中心如果超过四个人，就很难引起观众的注意。

因此，一般大型会议经常有发言人数的限制，这次聚焦屏上也书明：三分钟一人。

会堂一出现，果然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会堂中央挂有一行四个大字，写的是汉字：“以诗会友”，但是每个人的私用计算机，都及时传译成母语。在这行汉字之下，还有一行脚注：“以中国古诗会友，请不要拘泥于翻译系统的解释，谢谢。”

语文翻译系统在研发之初，本是各行其是，没有一定的规范。“自然语言”开发成功后，发明人为顾及全人类的利益，曾宣布放弃专利，以期与大家共享。孰料人心贪婪，人智愚昧，一些业者为了私利，便擅自篡改，作践发明人的善意。

直到二一六年，世界人文基金会成立，在发明人授权下，全力寻求人工智能最理想的实施方案。由于利益实难摆平，经过六、七年的折冲，在语文传译系统上，终于选定了美国柏克莱大学的模板。

经过多年的应用改进，这套模板在对话上效果甚佳。但在诗歌上则让人不敢恭维，所以才会出现前述的脚注。

文祥等人还在计算机室处理那个讯号，突然听到扩音器广播：

“各位旅客，甲板上现在举行以诗会友大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千奇说：“怎么样？我蛮喜欢诗文的，去看看吧！”

文祥说：“这些工作怎么办？”

千奇说：“这是计算机的拿手好戏，他们会用各种排列组合，寻找其中的规律。”

文祥向计算机交待清楚了，便与千奇、百怪二人走上甲板，这时会议才刚刚开始。

在双向屏右下方，通讯落差已增至八七·六秒，而且每过五十秒，就

会增加一个小数点的落差。然而对这种类型的会议而言，通讯落差完全不是问题，这表示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时间，一方面思考，一方面等待别人提出意见。

整个会场看上去约有数千人，聚焦屏上，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在朗诵一首诗，是唐人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

“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

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

这首诗如果就文字表面看来，指的是一个人在黄昏夜色、松月风泉中，等候良朋的到来。可是，对有心人士而言，其中隐含的意思就可能天南地北，互无交集了。

比如说，满足于当前环境的人，会把夕阳晚景当作美丽安祥的脚注；而心怀不满者，则认为是黑暗到来的前奏。松月加夜凉，可以代表潇洒自在，也可以象征痛苦凄凉。风泉清听，是一种享受，又何尝不是噪音？尤其对一些人来说，正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上半段只是介绍情景发生的因素，下半段就阐明宗旨了。樵人之归，烟鸟之定，当然指的是必然的结果，既然要等待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良朋的到来，就需要大家共商大计，至于是什么大计呢？那更是人见人殊了。

老者吟唱完毕，鞠躬退下，全场响起一阵掌声。但闻场中人头摇晃，有人独自低吟，也有人交头接耳，相互讨论。

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位老者，只听他吟道：

“在下楚人斯舆，送上韦应物之《滁州西涧》，希笑纳。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古诗言简意赅，是说：我很同情那些寄生在涧边的水草，就像苟且偷生的百姓。

我也知道树上有高鸣的黄鹂，唱着入云的高调。可是，黑夜的春雨狂暴急剧，在自然的威力下，那些没有人照料的渡船，难免会被冲离岸边，横在江中。

这位老者显然是在替自己辩护，意指世事一任自然，何必多管！

这一来，台下哄然一阵骚乱，有人拍掌，有人叫骂。马上有个二十来岁的妙龄女郎按钮要求响应，当然，在这个时代，实在无法用外表判断任何人的年龄。只是在这种场合，年龄代表了功力的高低，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能有多少阅历，是很令人质疑的。

“司天琴，上海人，今年七十有三。”她才说完，立即引来哄堂大笑。司天琴也笑了笑，继续说：“我送上一首韩翃的《寒食》，以就教斯舆先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首诗的意思很暧昧，可以骂人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可以说是响应斯舆的“野渡无人舟自横”。当然，此诗本来是以景喻事，用正常的表象，暗骂看不见真相的人。春天哪里没有花？是正面的，假如到处飞花，也就表示春天到了，春到了就发春，这可不是好话。寒食节在清明前，本为纪念有气节的介之推，不料宫苑中的杨柳被吹歪了。吹歪了是种现象，但在联想上与介之推未免格格不入。晚上汉宫里传蜡烛，轻烟竟然散布到五个被封为侯的宦官家中。韩翃是唐朝人，他指汉宫是暗骂唐皇，皇宫里灯火通明，皇帝只

顾与宦官同乐。没有写出来的是不顾民间疾苦，看不见是无知，知而不顾则是无德。

以一位女士，用这么细腻的手法，绕着弯骂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一时人心大快，场中到处有人叫好。

停了半晌，一直没有人再出场。文祥乘机问千奇道：“我诗文的程度不够，刚才那首我不知道是在捧谁？”

百怪抢着说：“在骂先前那位老先生。”

千奇说：“错！是在骂我们。”

百怪说：“我们又没有得罪她。”

千奇说：“汉宫指计算机，我们是五侯，五侯是我们这些宦官。”

百怪还要说，又有一位女士出场了，不仅年轻貌美，还是位白种人：

“我叫玛莉露丝，汉学还不够精通，但也想来凑凑热闹，孟浩然的 春晓 说：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谢谢！”

她退下了，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历久不衰。

这首诗很明显，意在请教各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立刻就有人上台了，又是一位女士，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一位老妇人。她一出现，全场立刻又是掌声一片，毕竟能以真相示人的，总是值得尊敬。

“老妇姓甄名不朽，今年八十又有九；有劳玛莉问落花，在此特选诗一首。诗是李商隐的 隋宫 ，时代是当今的人类。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这首诗描述一段历史，如果把当今比作隋朝，意思就再明显不过了。诗名隋宫，是隋炀帝在江都所兴建，供娱乐消遣的行宫。行宫既建，皇帝当然淫乐不休。贤良之士，纷纷进谏，皆遭诛杀。以致流风所及，全国人民不事生产，只顾玩乐。

接着，又有一位男士，慷慨激昂地高唱杜牧的 泊秦淮 ：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也有人不同意，用无名氏的 杂诗 ，建议少找麻烦：

“近寒食雨草萋萋，着麦苗风柳映堤。

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

更有人提出另类看法，说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他引用的是陈陶的 陇西行 。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文祥半懂不懂，千奇与百怪则争论不休，会议进行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千奇说：

“不必担心这些人，不管他们说什么，又有几个人真懂呢？老实说，真要反对计算机统治，大可站出来，痛快地说‘不’就是。”

百怪说：“谁敢说？人类社会时兴秋后算帐，计算机记忆力又强，可怕！”

“问题在，计算机犯了什么重大的错误呢？只要说得出来，错一定都在人自己。”

“老怪又错了。”百怪永远有反面意见：“人哪里有错？若能认错，还有问题吗？当然是计算机错！”

文祥接口道：“这点我倒不大同意，有了错误当然会承认的，我看是不知道吧！”

百怪说：“老弟，这个你就不懂了，今天这个时代，你想犯错还不太容易。但在计算机接管以前，犯了错是要受处罚的。我当年待的一个小地方，小得连地图上都找不到，但是人人自以为有天那么大。任何人犯了错，都有个公式可解：第一步是招待记者，否认加保留法律追诉权；第二步是含糊主题，让人看得雾煞煞；第三步则是反咬对手，抹黑大家，威胁一起同归于尽。长时期的习惯已经养成，如今要他们不推卸责任，难也！”

难也！”

千奇反驳道：“你说的是那个黑暗时期，今天不管任何人做了什么，计算机都有记录，证据齐全，谁赖得掉？”

百怪两眼一翻：“违心论！不相信咱们可以求证一下。”

千奇问：“怎么求证？”

百怪对文祥说：“老弟！你老实说，我和老怪两个人，谁是谁非？”

文祥一下子楞住了：“这与是非有关吗？”

百怪说：“当然，我认为他错了，他却不肯承认！”

千奇说：“奇怪！我哪里错了？”

百怪说：“你看！这不是是非吗？”

文祥说：“我看不出你们谁是谁非。”

百怪说：“不然是你不愿说谁是谁非。”

文祥急了，说：“我真的不知道。”

百怪便对千奇说：“老怪，你就认错吧！你赖不掉的！”

千奇说：“笑话！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

百怪笑道：“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更不知道的是，怎么会有那种老不死的，把对错看得黑白分明！”

千奇一把抓住百怪，狠狠地说：“好哇！现在可有证据了，快认错！”

百怪一脸茫然：“我哪里错了？”

千奇说：“你骂我‘老不死’！”

百怪回想一下，果然犯了口忌。他马上打自己一个嘴巴，说：“我错了，错在得意忘形！”

第六回 西山寇盗莫相侵

文祥在计算机的协助下，用尽各种方法，终于确定了这果真是一个讯号。只是这个讯号非常复杂，一直微分到光频，才看出实际上还是模拟式。如果把这段讯号放大，发射出去，正好是一道暗紫色的光芒。也就是说，是一种高频的紫外线，频率是三千一百四十五兆周/秒。

文祥不断地微调测试，发觉了一个巧合——这个频率值与圆周率很相近。他心里一惊，继续测试下去，最终得到的精确数值，是三一四一五九二

六五三五八 ，正是圆周率取十二位有效值的结果！

不可能有这种巧合，很明显的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讯号！姑不论这讯号从哪里来，这种发射技术，已经超出了人类当前的科技水准。计算机通讯目前只能利用微波，而这个讯号竟然以紫外线载波。

在理论上，讯号当然可以采用光波载波，事实上，光纤通讯就是使用光线，但它所利用的只有明暗讯号，还称不上是载波。所谓载波，是以一种固定的频率作为载具，将讯号与载体混波后再发射。如果用光波或更高能量的电磁波作载体，其所需要的能量极大，而且还要有非常精密的混波设备。

文祥不厌其烦地反复查验，终于找到了一些规律。其中有一段数据极为明显，不须滤波也能看出其间重复的现象。文祥算出重复的长度，以之作为矩阵的一维，并连续将其余数据填在下面，然后印在纸上。

等到打印机一行一行地扫描下去，文祥看得心跳目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奇怪！”文祥不禁喃喃自语：“这不就是那种符号吗？”

文娃在他耳中说：“看见了，和花上的字体很类似！”

千奇见了，也说：“这一定是一种文字。”

百怪说：“未必，可能是种符号。”

千奇说：“文字本来就是符号的一种。”

百怪说：“所以，文字代表符号，但符号未必就是文字。”

黑金刚说：“管他是文字是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文祥说：“据计算机告诉我，衣红那一帮人曾在花上写过这种字。”

黑金刚大为惊奇：“在花上写字？做什么？”

千奇说：“可能是一种秘密通讯。”

百怪说：“可能是好玩。”

千奇说：“再不然是一种宣传。”

百怪说：“不可能！”

千奇说：“为什么不可能？”

百怪说：“既然没有人懂，宣传什么？”

文祥说：“计算机说衣红她们是外星人后援会的。”

千奇一听，得意地说：“老怪，你看！这一定是外星人联络的方式。”

百怪嘴一撇，叱道：“老怪，我看你是白活了！以往是有些没大脑的人，老是说见到什么不明飞行物，什么小绿人的！你又有多大长进？”

千奇怒道：“老怪，不要侮辱人，外星人是计算机说的！”

百怪说：“如果真有外星人，再若他们能跟我们接触，他们的观念、技术岂不胜过我们千百倍？派个‘感官’过来就够了，还要傻到亲自来冒险？再说要联络，你看！这不是光载波吗？说不定所有我们见到的光线，都是他们沟通的讯息哩！”

千奇说：“你笨！我说的是外星人和衣红他们！他们总不会有光滤波的技术吧？”

百怪说：“就算是这样，写在花上做什么？花又不能动，难道花和外星人联络？”

文祥插口说：“这样吧，我把这个拿去，看她怎么说。”

千奇说：“这样不好，要是打草惊蛇就不妙了。”

百怪说：“其实玩个小花样就行了，来，看我的。”

百怪说毕，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浅绿色的玉佩，再把屏幕上的图形缩小，直接印在玉佩上。这一来，一个金色凸起的雕印，浮在一块半透明的碧玉上，显得光彩耀目。把玩之下，大家都爱不释手。

百怪说：“这种材料是合成锗硅乙烯，有传音的功能，内部还有发射机。最好能劝她戴在身上，以后我们就可以监听她的谈话。”

千奇不同意：“这是做什么？白色恐怖？”

文祥也说：“这样不妥。”

黑金刚则斩金截铁地说：“百怪，把传音功能拿掉！”

百怪耸耸肩，把嵌在中心一个米粒大小、颜色与玉佩全同的发射器挟出来。然后说：“婆婆妈妈们，这样满意了吧？”

文祥邀衣红到甲板上聊天，故意把玉佩挂在胸前把玩。衣红一眼看到，惊讶地问道：“咦？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文祥不经心地说：“我有什么？”

衣红指着那玉佩道：“这个龙符呀！”

文祥把玉佩解下，放到衣红手中：“这个叫做龙符？是做什么用的？”

衣红仔细看了看，又有点怀疑：“这是一种文字，我也不太懂，但是会画一些。最好叫风大哥来看，他懂得比我多。”

衣红% 哨了一声，文祥打趣道：“还是用计算机好，不必吹口哨。”

衣红白了文祥一眼：“你别想影响我，我说过，我是为反对而反对的。”

风不惧与裤白闻声而至，衣红把那个龙符给他们看。风不惧一见，神色立变：“你这是从哪里来的？”

衣红说：“是文大哥拿来的。”

文祥说：“这是由计算机收到的一则讯号中分析出来的，没人知道是什么，连计算机都不清楚，我只是觉得好玩，所以印在这玉佩上。”

风不惧郑重地对衣红说：“你还记得我们的任务吧？有没有告诉文大哥？”

文祥问：“你们的任务与我有关？”

衣红脸一红，轻声道：“我们老家的一位老禅师，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这次就是他叫我们去火星办一件事，说我会遇到一个人。”

文祥说：“哪天你不会遇到一个人？我也能预言，你明天会看到不止一个人哩！”

衣红不理他，继续说：“总之，他叫我画那些龙符，而且要画在隐蔽的地方，说是能带来好运。”

文祥问：“有效吗？”

衣红正色说：“你先别打岔，等我把话说完，你老插嘴，我说得完吗？”

原来衣红虽然是计算机时代的新生人，但因住处离老家很近，兼以苗人生性喜爱自然山水，尽管计算机城里生活更容易，他们还是不时地溜回老家，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情趣。

计算机当局成立之初，与人类议会曾有默契，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多有通融，经常网开一面，只要累积了足够的贝分，就会让这些由一些“便道”中，回到自然环境去。

衣红就是这样接触到法慧老禅师的，自从拜了禅师为师后，她的人生观整个改变了。

便与裤白、风不惧等一干志同道合的朋友，想方设法，为人类的未来找寻一条出路。

法慧禅师原为一证券行的证券分析师，在千禧年股市大灾后，就看淡人生，偶然间读到一本奇书，才知道宇宙中本有一定的规律。他决心出家，便到岷山千佛寺，拜在圆觉禅师门下，后来师徒同时坐关三年。圆觉禅师在二一三年春坐化前，留给他一张偈语：

“遇人即行，闻声则起，山高立止，斯文得经。”

法慧刚刚看完偈语，见一寺僧带着香客进来，他一句话也不说，回头就走。他不择方向，只是见人就走，自然而然走进了崇峦峻岭之中。对一个出家人来说，只要有山泉野果，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如此这般地走了四个多月，时至初秋，他竟然走到了云贵边境。有一天，他在一个山洞里打坐，突然听到洞外人声鼎沸，他立刻记起偈语中的“闻声则起”。起身后，他掩到洞口深藓之处，看到一群人，一个个慌不择路，纷纷向山上攀逃。

法慧定睛一看，山下烽烟处处，偶而还传来一阵枪声。原来山脚下有一个村集，约有数百户人家。这时显然是遭逢变乱，竟然有人持武互斗。

他是出家人，而且禀承师训，在“遇人即行”的指示下，不论如何，都应该远离是非才是。他本待不管，但一见逃难的民众中，以老少及妇女为多，那狼狈逃窜之状，令他实在无法置身事外。他见有位老者摔倒在地，众人自顾不暇，哪有余力照顾他人？法慧于心不忍，只好破戒，挺身而出，将老者扶起，并问缘由。

老者叽哩咕噜的说了半天，法慧也听出了大概，原来中央政府出现内斗，大局有变。

地方宵小乘机作乱，意见不合之各方角力不止，结果演成了武力冲突。

法慧心想，人间事本不值得过问，既知而不略尽棉力，就是私心。且不管自己能为这些人做什么，先下去看看再说吧！

这些苗民本来笃信喇嘛教，只因在二十世纪中国文革期间，破四旧、除迷信，庙被毁了，喇嘛也还俗了。后来虽然改革开放，但因经济蓬勃起飞，人人沉醉在物质享受中，也就没有人愿意出家了。

这时，大家目睹一个和尚由山洞里出来，气定神闲地走向大乱的村庄。一些信仰深重的苗民，立刻一传十，十传百，都不约而同地尾随法慧，一同走回村里。

走到村口，法慧身后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人，正在街头打斗的村人，慑于法慧平和威严的声势，一一放下了手中的木棍、刀器、枪械，也加入了行列。

就这样，法慧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从村头走到村尾，就将一场兵祸弭于无形。事后，村民跪地苦求，一老者说山后原来有个“高佛寺”，只要重新修缮，法慧即可驻锡。

法慧一听，“山”后有“高”佛寺，加上这次事件，正应了“闻声则起，山高立止”的偈语，知道缘熟于此。而这个苗人村子，正是衣红的家乡。

及后计算机联盟成立，依照规定，加入联盟的，都要迁居到规划好的社区中。法慧执意不走，结果有一百多个年老的苗人，也随法慧留在当地。衣红与裤白等人的家长，由于年轻，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便移居到附近的A C G一七N二二号计算机城中。

“这位禅师为什么坚持留在山里呢？不然大家都移居到现代化的城市了。”文祥听得入神，问道。

衣红瞪了文祥一眼，说：“这才是老禅师明智之处，你以为现代化就好？”

文祥说：“我记得你说过，留在自然区里的人，生活很苦。”

衣红说：“在哪里不都一样？但是在禅师身边，你会觉得平安、幸福，没有忧虑、惶恐，如果不是禅师赶我走，我早就出家了。”

文祥说：“我看你不像个出家人。”

裤白插口道：“我不会让衣姐出家的！”

风不惧瞅了裤白一眼，对文祥说：“你想知道我怎么认识禅师的吗？”

文祥说：“你说。”

风不惧说：“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在未认识禅师之前，曾迷上了做梦，从秦始皇一直做到清逊帝，这一个春秋大梦足足做了八年。而且我这个梦是一天三场，连续不断。

老实说，再叫我做第二次，打死我也不干。”

文祥说：“既然那么痛苦，当时为什么还要做下去呢？”

风不惧叹口气道：“文兄，你一定没有做过我这种大梦。当人陷溺在一个环境中时，没有比较，根本不知好歹。我的梦设定成连续三场，我就从来没有清醒过！等于做了八年的假皇帝机器！那些山珍海味吃到最后，简直令人翻胃。后宫佳丽三千，反正由计算机提供各种形象，美女看得太多了，就算嫦娥再世，对我而言也只是血肉一堆。”

文祥说：“所谓南柯一梦，恭喜你，能过得来的人不多呢！”

风不惧感慨地说：“没错！就是这个原因，我发现他们比我有见识。我拼命在做梦，他们拼命在为社区服务。幸而有一天，我在网络上发现有人征求‘拒绝做梦’的方法。

我也正有这个困扰，突然灵机一动，写了一个自我控制的方子，想不到得了二十多个贝分。才有机会走出家门，这样认识了衣红他们。”

文祥好奇地问：“你是怎样自我控制的？”

风不惧脸一红，说：“别提了，那是幼稚到极点的方法，但是对那些愚昧无知的逐梦人，倒还有一点效用。总之，我跟着他们到乡下，见到了老禅师。

“老禅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不够彻底！’我听了很不高兴，那时他们常踢足球，我也参加了。我发现人人只顾自己抢球，很少有人给别人制造机会，于是我专门为人制造机会，很受大家欢迎。

“想不到，老禅师还是那句话‘不够彻底！’不论如何，我还是很尊敬老禅师。我们的球队渐渐有了水准，有时也能和别队比赛了。有一次，我面对一个空门，队友却各顾各的，没有一个人肯传球给我。结果那场球输了，我很生气。回去见到老禅师，他还是那句老话‘唉！不够彻底！’这次我忍不住了，大声说：‘师父，我平常老给他们制造机会，他们至少也该给我一次呀！’

“禅师没有理我，却开始敲木鱼，念起经来了。我注意过，禅师一向是右手敲木鱼，左手合十。这次禅师却左手拿木槌，好几次敲下去，木槌都落不到木鱼上。老禅师一副尴尬的模样，却用眼角看着我，口里念着‘不够彻底’经。

“我说：‘师父，您用错手了！’

“禅师不念经了，两眼一直望着左手，一副怪左手不听话的神情。

“我心里一动，突然之间，好象什么都懂了！”

“老禅师分明是说我做事不彻底，他用左手敲木鱼，当然不习惯。我们打球时，我习惯了给别人制造机会，别人也习惯了抢球得分，各司其职嘛！当时真把球传给了我，就算我面对空门，又一定能进吗？”

“如果我给人制造机会，只是想做好人，那么好人就要做到底才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做人做事，就是不够彻底！”

“从此以后，我皈依了老禅师，‘彻底’地为他服务。”

文祥慕恋之心油然而生，说：“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拜谒这位禅师。”

衣红一听，大喜过望：“好极了！”

裤白拊掌大笑道：“风哥真准！又给你说对了！”

风不惧也笑说：“我早知道文兄是性情中人！”

衣红说：“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禅师说，你与他有缘，叫我们来找你。”

文祥诧异道：“我？有缘？没有弄错吧？”

衣红说：“当然，还不能肯定，我们会印证的。”

文祥说：“怎么印证？”

风不惧接着说：“时机未到，这个我们不能多说。总之，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到我们乡下来看看。”

文祥没有忘记龙符，他问道：“关于这个龙符，难道就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吗？”

风不惧说：“这事只有禅师知道……”

话说到一半，裤白突然指着前面大叫：“快看！”

众人一看，原来甲板前面升起一个屏幕，上面写着：“三九九八V A小行星，即将于十五分钟内，与本宇宙飞船在相距三十公里处交会，现在特请古噜噜博士，进一步作现场报告。”

所谓现场报告是采开放式，会场上有好几个分割屏幕，其中一个屏幕专供实景显示，其它的屏幕则供发言使用。

衣红忙道：“以后再谈吧，这种难得的好戏不能不看！”

这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位又瘦又干的小矮子。裤白见了，拍手笑说：“你们看，猴子上台了。”

衣红说：“人家像猴子，你呢？像头小肥猪！”

裤白说：“衣姐，拜托！上次说我像狗，这次像猪，下次我该像什么？”

古噜噜开口道：“各位旅客大家好，如果有任何问题，请通知您的私人计算机，我一收到信息，就可以与您直接问答。

“首先自我介绍，在下古噜噜，原籍印度，孟买大学物理博士，专长为力学。力有很多种，我什么力都懂，就是不懂什么叫做女性吸引力。”

衣红对裤白说：“放心，他对母猴子有吸引力！”

裤白还想开口，风不惧向他摇摇手，他才安静下来。

古噜噜继续说：“可能大家对理论没有多大兴趣，可是不懂理论，就无法体会想象的乐趣。总之，趁着小行星没有到来之前，我先把它的故事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待会看到它，你们就不会陌生了。

“这颗小行星编号是三九九八V A，是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椭圆形轨道上运转的，也是三万多个这类小行星中的一个，它的直径是二公里，每秒行

进速度为六公里多。

“故事开始于四十六亿年以前，自从人类长生不老后，四十六亿年也不过是另外一个昨天。那时，一些没有公德心的家伙，在太空里乱倒垃圾。”

他正说着，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工厂，一条条的流动带，将堆积如山的垃圾，连续送到一座高大的建筑内。每当垃圾运至轧门前，一道道青紫弧光，便从四面八方射来。那些垃圾本来松松散散，形状不一，被青光一照，立刻化作炽红的流体，在一团光芒包围下，实时翻落到一个漩涡中。古噜噜在一旁说：

“假如你们曾参观过‘再生能源’工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在那里，垃圾在高压下，产生高温，物质离子化。再利用离心力，将质量大的物质筛出后，送到热电转换炉。热电炉再将热转换成电流，有了电流，我们人类才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今天的主题不是发电，我们要追究的是电流被送走了，剩下来的是什么。请大家注意看屏幕，这个珍贵的镜头，看多了会入迷的。”

屏幕上出现一大团暗红色的质体，正绕着中心旋转。镜头继续往下移动，到了另外一个锅炉，那里有一团团的球体正缓缓滚动着，随着质量的大小，分别滚向不同的平流带，最后消逝在终端的出口处。

“各位知道，宇宙是个循环体，在一个统一的规律下，分成无限的层次，连续运行。

对了！谈到运行，各位不要忘了，运行的时、空等数据，仅对参与运行的人事物有效，所以才叫做时空参数。对那些没有坐上这艘宇宙飞船的人，宇宙飞船上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这里的时空参数，对他们而言是毫无意义的。我相信有人会反对这种说法，说他们总会关心吧！没有错，人所扮演的媒介角色，就是以时空的经历，提供他人参与的机会。

“那么这个统一的规律又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可多了！在科学未昌明之前，我们印度人叫它‘湿婆’，或者‘佛陀’；中国人称为‘道’，也有称为‘气’的；欧洲人叫它‘上帝’，再不然是‘阿拉’；非洲人叫它‘赞古’。总之，各个民族、各种文化有不同的名称，又因为各民族生活习惯有别，所以‘它’又有多种不同的面貌。

“老实说，就像一粒钻石，每个人见到它，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商人一见，哇！能卖多少钱？美女一见，哇！我戴上它，能吸引多少羡慕的眼光！政客一见，哇！用它可以打通多少关节？增加我多少政治筹码！小偷一见，哇！哇！非偷不可！就算手被砍断了，我还有脚，脚被削平了，我还有口，只要眼睛没给挖掉，我就看得见它的光芒！

“过去人的智能实在不能恭维，为了同一个‘它’，在历史上，一共打了大大小小不知多少场战役，死了不下数百万人。直到如今，甚至在座各位，都可能对‘它’有不同的认识。不过，这个不重要，还有八分钟我们的朋友就要来了，我得说快一点。

“刚才各位看到的那个漩涡，在四十六亿年前就发生过，就是我们的太阳系，宇宙则是这个大锅炉。大家所看不到的，是锅炉中的一股力量，不是我不给你们看，而是你们的眼睛喜欢自作主张，有不同的看法。

“一定有人说：‘哼！怎么可能，是我的眼睛呢！’有句俗话说‘骗子专骗熟人’，你的眼睛能认识我，是吧？你不妨问问它，它怎么认识我的？我保证它不肯告诉你！再想想看，眼睛是个凸透镜，所以你看到的呈像应该是

个‘倒影’，是不是？可是眼睛却善意地欺骗了你我！让你把倒的当正的，颠倒是非！

“那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科学史上，一直是个大谜。当第一个人提出，那叫‘万有引力’时，科学界简直乐翻了天，哇！多美妙！我们人类真了不起！居然能够知道每一个原子的中心，都会放出一股引力来，所有的天体，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拖着赛跑！”

“后来又有人说，除了引力之外，还有很多力，能不能把它们都装在一个口袋里，要用时一次就可以拿出来，那多方便！在二十世纪，前前后后七八十年，花了无数的人力及资金，只为了寻找子虚乌有的‘重力子’。如果以今天的价值来看，相当于建造了十万艘太空船。结果呢？袋子缝了无数个，里面却是空空如也。为什么呢？有人受了眼睛的骗，有人则迷信专家，总之没有人相信真理。”

“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当代人，都嘲笑古人很笨。哥白尼被误解了几百年，伽俐略、喀卜勒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音乐艺术上更糟，莫扎特、舒伯特、梵谷、高更……一个一个天才穷途潦倒。二十世纪的人就说了，过去的人实在笨得可以，我们不会重蹈覆辙！结果呢？一样冯京马凉不分，是非黑白不明，投机取巧的登龙成凤，找些跳梁小丑在舞台上大翻筋斗，然后美其名为‘多元化社会’。”

“最精采的是，多元化的社会中有个‘多元标准’。这个多元的始祖，来自物理上一个著名的‘测不准原理’，这个原理没有错，错在不懂的人到处滥用，文学、音乐、艺术都借着它否定了一切规律，把后工业文明变成了垃圾场。”

“什么是测不准原理呢？二十世纪有个诗人做了个比喻，说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上有一对鸽子，望着百公尺下的地面，说那些蚂蚁一般的车辆，它们的行动是不可能知道的。”

一只鸽子解释说：‘你看，只有车子停下来了，才知道它的位置，可是这样又无法知道它的能量有多大，要开到哪里去！如果它在路上奔驰，我可以知道它的动向，却又不能得知它准确的位置！所以，一切都测不准！宇宙中没有一定的因果！’

“音乐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听了，大为高兴：‘好极了，没有因果律了，还有谁敢批评我的作品？’于是人人人为所欲为，物质充斥、道德沦丧、知识失控、麻醉品泛滥、犯罪率节节高升，人生也驶入了一个完全不确定的灰色地带。”

“到了二十世纪末，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从易理中找到了最终的答案。当然，不挟洋自重，不哗众取宠，有谁相信他呢？幸而他深知人性，带着几个学生，与世无争，只专心做他的研究。直到他完成了‘智能计算机’，然后，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不知到哪里去了！”

“本世纪又是一个新时代，大家已经知道这个规律是一种系统作用力，对于系统中的个体，它可以称为‘压力’。炉子内因为有压力，所有的物质都集中在一处，为什么会这样呢？看看人就知道了，人只有在外来压力下，才会聚集在一起。事实上，对任何一个物体而言，四面受力均等时，如果有另外一个物体在附近，则两物体之间的压力，一定小于外侧的压力，所以物体在压力下，产生相互运动。”

“古博士，小行星怎么样了？只剩五分钟了，你尽说些废话！”有人开始

抱怨了。

“嘎！那我们快看一个实验模型吧！其中红色的是物质，蓝色的是力线。”这时屏幕出现了一个红色漩涡，外围满布着蓝色的力线。那红漩涡不断地旋转，由于半径的关系，中心速度较快，越到边缘，速度就越慢。不久，在漩涡的外围臂上，便产生了一些分岔。那些分岔在蓝色力线的包围下，逐渐与整体分离。

这样一直演变下去，分离的小球越来越多。这时镜头拉近了一点，屏幕上原有几个旋转的火球，在蓝线的压力下，火球相互接近，往往几个熔成一个。熔合的结果，到最后只剩下最中央的大火球，以及绕着大球旋转的十多个较小的火球。

古噜噜又说：“由于宇宙能量的压力作用，将一些微小的物质压缩在一起，物质互相冲撞的结果，产生高热，便形成火球。火球体积很大，在半径平方的位置上，所受的压力递减，便产生了涡漩运动，有了角动量。根据喀卜勒的行星三大定律，一定的角动量会产生一定的运动轨道。

“中心的火球最大，它绕着自己的中心旋转，就是太阳。其它绕着太阳运行的叫做行星，一共有十二颗，第五颗最可怜，它的外边是木星，质量仅次于太阳。‘富贾之邻，难为妻孥’，巨富之家，那种荣华富贵的景象，很容易影响心志不坚的人性。

“有谁不为财富动心呢？人有欲望是人性，财富的分配则是政治、经济。社会中有限的财富，显然无法满足人的需求，公平代表稳定，失衡迟早要颠覆。当人欲极度扩张，公与私分配的比例，达到整个社会容忍的极限时，社会就会瓦解。

“一九九八年九月九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了‘人类年度发展报告’，声称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不识字、收入不足，并遭社会主流排斥，被剥削而生活凄惨。’报告中更指出，高收入国家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就消耗了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资源。更严重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比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国民生产毛额总值还多。

“在财富的堆砌下，美国变成一个超级的大吸铁石，第一流的技术人才都投效美国。

四十亿年前的木星就是美国，由于它的能量大，不断吸引意志不坚的物质投靠，以致质量越来越大，第五颗星就在木星的拉扯下，内部响起了独立的口号。木星的质量还在增加，老五的失衡日益严重，终于有一天，它被分裂了。

“只是那些分离份子万万想不到，太阳的力量还是最大，木星拉不过去。因此，它们只好永生互相撞来撞去，由大块撞成小块，变成了无数无家可归、无国可投的游星！

这种现象，正是现实世界的写照！”

“古博士！你这是偏见！”马上有人提出异议。

“我谈的是宇宙真理，你不相信拉倒！现在大家请看这一位独立的英雄吧！”屏幕立刻回到现场，在昏黑无尽的天空中，一颗橄榄球大小的物体，正从宇宙飞船正对的十点钟方向，不断地朝着宇宙飞船翻滚而来。

“这样不好吗？你看，它多么自由？”有人喝采说。

“奇怪，时到今天，还有人‘对自由’的定义与真相不符？”古噜噜笑说。

一个身材高大的白种人，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大声说：“哼！跟我谈定义？我有我的自由，我要怎样定义，你管不着！”

“是吗？”古噜噜一看，原来是曾任美国司法官的史都华，他知道刚才那番美国论激怒了对方：“啊，是史都华大法官，怎么，刚从木星回来？”

“我没去过木星！”史都华显然没有了解到木星与美国的关系。

“既然要谈自由，我也应该有吧？”

“当然，你要长成那副尊容，谁也不能怪你。”

这时，全场的焦点都转到他们二人身上。小行星毕竟不过是块石头，远远不及人与人之间的针锋相对来得精采。

“法官，你错了，我生下来就是这个德性，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同情你。”

“法官，你这副令人羡慕的身体，是怎样得到的？”

史都华确实是玉树临风，沈腰潘鬓。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皮肤白皙，高鼻梁眼，金发蓝目，正是当前最流行的模式。史都华看看四周，得意地说：“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我这是真材实料，父母给的！”

“噢！原来你这副尊容，并不是来自你的自由意愿？”

史都华楞了一下，他当然听得懂弦外之音，自由意愿下得到的容颜，一定是人工的，也就是说——假的。他既自傲于自己的外表，就应该强调受之于父母的价值：“不必，我生在一个值得尊敬的家庭，一种优良的血统，我很满意！”

“好极了，难得我们看法相同。只是，人生在哪里，谁能自由选择？”

“我们家乡人说，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

史都华话声一落，立刻有人大声叫好。

“我们家乡人说，转移主题的人，都自知是错的！”

古噜噜说罢，更是掌声如雷。

“我哪点错了？”

“我们在谈自由，是吧？你那尊容我已经查出来了，型号是摩登m h号第五—七号模式，你当然有易容的自由！”

“你胡说！我不是自由易容的！”

“你自由不自由是一回事，我们谈的是那颗可怜的小行星，它在压力的轨道上不自由的运转，又在太阳与木星角力下，每次轨道都得倾斜一点。根据计算机计算，它在一百年以后，会与另外一颗直径十公里的小行星相撞，大概会散成上万个碎块。史都华法官，这就是你所谓的自由吗？”

此话一出，全场纷纷交头接耳，都想知道史都华怎么自圆其说。

“你这叫强词夺理！难道太阳就能永远存在吗？有一天连太阳都会衰微哩！”

有人应声，觉得非常有理。

“谢谢法官，你现在懂了吧？没有什么自由不自由！”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又博得了满堂采。

史都华知道，再这样谈下去是自取其辱，物理界固然有其规律，可是人生就不是这样黑白分明了。他毫不示弱，抗声道：“我指的是人，碰巧刚才看到那颗行星罢了。这是间接语法，我不相信你连这点都不懂！”

“法官大人，我当然懂！你是以小行星作譬喻，说它投奔自由了。”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再说明白点，人人有投奔理想的自由。”

“不错，古噜噜，古噜噜！你总算开窍了！”

全场一片笑声。

“说得更具体些，人人有投奔大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

“当然，只是未必人人都识时务，尤其是阁下你。”

“但是美国人没有反对自由民主的自由，也没有逃离暴力色情的自由。”

“是的，那叫犯罪，人没有犯罪的自由！”史都华越说越得意，干脆返身面向大众，提高了声调说：“各位，非常不幸，美国人发明了计算机，结果却淹没在计算机泛滥下。

不过，我们美国人伟大的精神长存，只要古噜噜博士承认他的错误，我们仍旧欢迎他归化过去的大美利坚合众国。”

说罢，全场又响起热烈的掌声，仿佛感戴史都华的大量。

“法官大人，据我所知，您曾是移民法官罢？”

“不错，我曾任职于纽约的移民法庭达三十年……”说到这里，他自知泄露了天机，他实际岁数有八十，但外表看来只有三十余岁。他不自在地伸伸脖子，讪讪地说：“我承认换过皮，但是我可以发誓，绝对没有易容。”

“那你一定是自由移民的支持者啰！”

“是啊！”史都华想起当年，不禁泪珠盈眶：“从我的办公室可以看到自由女神……我……我成全了几万人的自由之梦。”

又是一片掌声，有人甚至起立向他致意。

“据我查到的档案数据显示，在三十年间，你曾经拒绝了十万四千一百二十三人入境申请！”

全场一片错愕声，史都华也变了脸色，他抢白道：“这个数据不正确！你从哪里得来的？”

“计算机当局！”

“不可能！这是机密档案。”

“我知道，很不幸，我的机密分类是特等，我有权调阅！”

场内的骚动加剧了，史都华急得脸上冒汗，他喊道：“那些人是娼妓！是小偷！这些犯罪份子不能进入美国！”

“可是，你却批准了一千多名政治犯为美国公民！”

“当然，他们是英雄，是人权斗士！”

“奇怪！我实在不懂你的逻辑，什叫做娼妓？”

“出卖身体的人。”

“谁又是小偷？”

“窃取别人财物的人。”

“什么又叫政治犯呢？”

“反抗集权的英雄人物！古噜噜！你可以不讲正义！我们美国人可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正义之邦！二十世纪的文明，全是我们美国维持的！”

史都华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又勾起场中群众一片喝好之声。有个人忿忿地站起来，指着古噜噜骂道：

“你算那门子的博士？连小偷娼妓都不认识？快回去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也有人叫着：“他是还魂的法西斯，轰他下去！”

有道是众怒难犯，文祥虽知不会出事，也不免为古噜噜捏了一把冷汗。

没想到，一位尽态极妍，花容玉貌的女郎，走到那怒汉面前，两只玉手搭在他双肩上，头顶着头，柔声细气地说：“呵呵呵，小乖乖，心肝，宝贝，怎么啦？前天晚上，你怎么没有这么强旺的男子气？还是省省吧！否则……”

不用说，法西斯比不上小乖乖，那人喏喏连声，乖乖地坐了下去。

古噜噜不慌不忙，说：“真令人钦佩！连苏格拉底都不能定义得更好！一个可怜的女人，只是为了生存，用她的青春换取一点点面包！一个不幸的男人，说不定还是个女人，也是为了生存，用他的命运，争取他用正当管道无法得到的财物。这些人不能归化为美国人，我们还可以了解，因为美国人都是高贵的！”

“我们是文明社会的文明人，法律认为那些行为是犯法的。”

“另外一种人，不是不能生存，而是要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们基于各种理由，当然最冠冕堂皇的，是奉行美国所赋与的神圣使命！他们要支配某个社会、国家，让社会暴乱，人民不能安宁。假如这种事发生在美国，那算不算犯罪呢？”

“上帝会原谅你的无知，很不幸你生错了时代！过去在我们美国，人民的意愿都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来达成！不需要犯罪。”

又是一阵叫好声，还夹杂了一些嘘声。

“据我所知，在一九九六年，德州的民兵要求独立，结果出动了调查局，双方对峙了三十几天，最后那些不需要犯罪的人民，还是被判了徒刑！更早一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这事不能怪你，为了反越战，校园里有多少学生被捕？再早一点，贵国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局长，整肃黑豹党、大肆拘捕共产党员，还有……”

史都华打断古噜噜，大声说：“我承认这是错误，但只是少数的例外！”

“例外？二十世纪中，美国干预别国的内政，暗杀他国的总统！已知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十几位总统，这些文件都已公诸于世，难道也是例外？”

“这是基于国家安全！”

“什么话！美国的国家安全重要，难道别的国家就不应该有安全？”

“国家安全不能凌越‘人权’！”

“国家乱了，亡了，人权又在哪里？像越南难民！卢旺达难民！爪哇难民！印尼排华难民！胡图族难民……贵国又收容了多少？”

“那些都是独裁政府的下场！所以我们支持民主自由！”

“支持什么民主呢？让无知的人选无知的人？让社会腐败？让金权统治？又是什么自由呢？经济？大鱼吃剩了，分点给小虾？贸易？关税壁垒是保护谁？只因美国富强了，占尽了便宜，你们说的话便是公理？再谈智能财产的自由抄袭……”

“笑话！怎么能自由抄袭？”

“为什么不能？原来你们占山为王，给别人的自由只是‘盲从的自由’？”

“难道你不知道进化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嘛！”

“那你就不要难过了，计算机联盟比美国更强大，反正是弱肉强食嘛！这多可悲？你的自由、人权又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和华德狄斯耐文化一样，只能风光一时，创造一种时尚，喊一喊表示了不起？”

“你这是恶意污蔑！”

在两人针尖对麦芒中，屏幕上的小行星只剩下一粒不起眼的光点了，古噜噜一见，立刻说：“唉！各位，独立的小行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地球

上已经没有什么独立不独立，什么国家民族的观念了！真是人生如梦，恭喜各位生在今天这个大时代！刚才我和史都华法官合演的一场戏，如果不够精采，尚请大家原谅。”

说罢，古噜噜向观众一鞠躬，屏幕立时收下。场中留下了尚自议论纷纷的群众，以及大声叫骂跺脚的史都华，古噜噜早就脚底抹油，溜了！

第七回 可怜后主还祠庙

文祥对这些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衣红一伙人却听得入了迷。他们虽然喜欢看书，但书上都是一些死知识，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辩论。加以平素老以为历史只是过去的的数据，从没有用心学过。今天总算开了眼界，都兴奋不已，扯着文祥问东问西。

对这些政治史，文祥也是一知半解，他被问急了，只好说：“谁叫你不相信计算机？你们这些问题，计算机都有详实的数据，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看记录影像。”

“谁能相信计算机？”衣红嘟着嘴说。

“那就奇怪了，你怎么又相信我呢？”

“因为你是人哪！”

“可是，我告诉你们的一切，都来自计算机呀！”

“真的？”裤白显然不相信。

“当然是真的，不然我又不是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知道那些事？”

衣红半晌无言，过了一会，才懊恼地说：“我们以后怎么再相信你呢？”

文祥急了，抓着衣红的手说：“我看，假如我们算得上是朋友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得好好讨论一下。”

风不惧说：“没那么严重，来，找个地方聊聊也好。”

四人走到一个雅座前，裤白又把左非右也找了来。大家正要坐下，左非右说：“先别慌，让我把景色点缀一下如何？”

衣红首先反对：“又是那套计算机制造的幻境！”

左非右说：“你看看吧！这里有哪样不是计算机的幻境？”

衣红东瞻西望，最后指着灿烂的星空说：“你们看！大自然是真实的，那些星球是真实的，它们像钻石一样，多美丽！”

左非右说：“错了，如果你真在太空中，就会知道这些星没有那么明亮。那是计算机为了让我们欣赏，特意用电离屏放大的效果。”

衣红觉得受骗了，怪道：“你骗我！”

左非右说：“我只是非右，绝对不敢骗你。”

风不惧也说：“左兄说得不错，这点情是我们应该领受的。在这里吃的喝的，连我们的生命，都已经交给计算机了。我们反对计算机，并不代表我们否定计算机。”

左非右高兴地说：“我也反对计算机，但是要反对它，先得利用它！找出它的缺点来，这是孙子兵法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红姐，你总该先了解你的敌人吧！”

衣红满心不愿，横眉竖眼地说：“喂！你这人是怎么搞的？一下子叫我衣妹，一下子叫红妹，又是红姑娘、衣小姐的！现在怎么又叫我红姐了？”

左非右伸伸舌头，说：“你还没有批准我该怎样称呼你呀！说不定下次我会叫你姑奶奶哩！”

衣红说：“胡说！你就叫我衣红！”

左非右连忙鞠了个躬，说：“衣红！”又觉得不对：“这么叫很别扭。”

文祥说：“我建议大家兄妹相称，比较自在。”

风不惧说：“这样最好，不过最好都用实际年龄。”

衣红说：“有谁不说出真年龄，我都叫他弟弟！”

左非右说：“怎么算真实年龄？”

衣红说：“从出生那天算起。”

文祥说：“我三十六岁。”

左非右慨然说：“我一定最大，老实说，我虽然没有整容，却在四十年前，自愿供临床试验，注射过皮质素。”

一听到“皮质素”，文祥立刻联想起一件事。在本世纪初期，人造基因有了重大的突破，生物工程蔚为风尚。在二一九年，还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世界的妙事，在一个地方性足球比赛中，出现了一支球队，全队连球员带职员，一共二十五个人，每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无法分别。

原来在上个世纪末，有一位大亨花了大把钞票，用自己的基因，培养了几十个化身。

他们全住在一个偏僻的山区，有特定的生活环境，直到时机成熟了，才同时出来亮相。

这真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如果希特勒再世，很可能几十万的希氏亲军，此时已经统治地球了。

更可怕的是，在中国的苗疆，有人“养蛊”成功，一时之间人人谈蛊变色。蛊原是一种民间传说，理论上，它是一种带病毒的猎食性昆虫，在猎食的同时，会散布自身的毒素。在遗传基因的技术下，人更可以任意选用各种最强的毒素，就算虫尸已化做飞灰，仍旧能致人于死地。

“难道你……”文祥记得有件惨案，但并没有把握，又怕伤害到左非右。

“是的，就是我。”左非右神色自若，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近几年才看开的，这件事谁也怪不得。”

衣红好奇地问：“原来你还有一段精采的故事，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要听故事？”

“当然。”

左非右坚决地说：“那么，一切要由我作主。”

衣红也答应得痛快：“没问题。”

当下，左非右从身边取出两面很小的镜子，交错成十字形，放在桌面中央。又取出一个小盒子，上面还有小键盘。左非右键入了几个指令，四周突然大放光明，眼前竟然变成了道地的苗疆风光。

原来左非右除了把真实幻境改换为实境外，还应用了多重感应的效果，个中的技巧很复杂，有这种能耐的人不多。幻境只能供个人幻想，是纯主观的世界；实境也只是增加了味、嗅、体觉三种因素。这三种感觉因素必须有特殊的设备，不似视听刺激，仅由微波载波，就可以传达。

多重感应的难度更大，除了要自己设计，还要能融合主观与客观，使

参与的人感受如一。这种设备与技巧，计算机并不提供，而能动手自行设计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本来大家以为左非右只是玩玩真实幻境那一套，没想到他竟然有这种本领，一时人人对他刮目相看。

这个景色设计得也相当不俗，眼下是一个香茅草搭建的凉亭，仅是茅草那股清香，就已令人心旷神怡。凉亭中央是个流光生辉的黄玉圆几，承载桌面的圆柱，笔直插入地表，似是整体浑成。另有五张凳子，上面铺着细致的滇席，围在圆几四周。

亭子建在一处三面孤悬、斜倚翠壁的高台上，旁边有几棵合抱的老松，偃仆盘曲、苍劲欲飞。台外崇岩连嶂、高拔插云，山环成坞，中有梯田竹楼。这时正值申酉之交，远处炊烟袅袅，山岚氤氲，乱云叠浪之间，一切隐约可见。

更令人称奇的是，空气中流布一股清凉爽沁，彷彿身在水帘之间。再加上山风不时相送，衣裾微扬，人人为之动容。

裤白看得呆了，半晌，大叫一声：“哇塞！这是你设计出来的吗？”

左非右腆着脸说：“我哪有这个本事？亭子是数据库中借调的。我只是把坐标轴定好而已，这风景一本自然，不巧此刻云雾太大，要等一下才看得到全景。”

文祥说：“妙极了，这样就好，唉！太久了！大概有好几年了，我都没有机会享受这种自然风光！真感谢你，让我一温旧梦。”

风不惧说：“做梦？梦中哪有这种气息？左兄，你这香气是那种字号？”

左非右连忙说：“不！不！这些气息绝对是真的，可别小瞧了这点气息！就为了它，我不采用虚拟实境的假气味，自行设计了分子摄取器。这些空气分子，是从你们家乡原野上收集来的，经过分子分析，得到化学式，在现场再合成的。”

衣红闭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象整个人都沉浸在感觉中，良久才说：“你们用心闻闻看，是不是有白沙瀑的味道？”

风不惧也阖上眼，吸了口气，停了一会，说：“是的，好象偏千页崖的一边。”

左非右有些诧异：“白沙瀑？附近还有瀑布？裤白，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裤白说：“我不喜欢水。”

风不惧笑道：“原来你是问他的，上次他在瀑布下洗澡，差点淹死了。”

衣红说：“左哥，能不能麻烦你把坐标向西边移一点，我最喜欢那个瀑布了。”

左非右一听衣红改口叫他左哥，不禁大喜，立刻说：“没问题，我这个视角可以任意改变，你只要告诉我往哪里动就行。”

说着，左非右重新键入指令，面前的景物随着移动，衣红不时在旁指挥。感觉上就像在一个透明的雅座里，连人带桌椅，直向一个越来越近、高挂在卷壁间的瀑布投去。

这个瀑布景观很特殊，下面有个深潭，潭边有两峰亭亭夹立，青萼巉岿，攒沓而东，直向尽头延伸。两排山谷像铗子一般，把一根细长的白玉簪，正正地插在当中。

再往里进，汤汤哗哗、鸣玉溅金，瀑布像一条银龙，竟自活了起来。山顶是个缺口，恰似有一整块白玉嵌合其间，接着，抖出来一片莹透的水晶细帘。倒卷下去，敲击到一块块横突的苍石峭岩，立刻激起漫天雪花，洒下串串珠络。

山崖上，一条条银蛇竞走，半空中，一道道白光乍吐。顷刻间，寒碧可鉴的平潭，迸溅起丈许水花。轰隆之声，弥天亘地，竞起的雪涛，没有一刻平息。

不仅几个人看得呆了，连在附近休憩以及走道上来往的闲人，也都围了过来。

衣红兴奋极了：“左哥，我能不能跳下去游泳？”

左非右还没回答，裤白已经吓得脸色如土：“不可以游泳！左哥，千万别让她游，她一下水，我就惨了！”

风不惧也说：“别胡闹了，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衣红嘴巴一嘟，说：“风哥总是一副老和尚的面孔。”

风不惧说：“师父就是怕你不听话，才把面具让我带来的。”

五个人正要坐下，一位白人却不请自来，他一屁股坐下来，大方地说：“各位，请不要客气，坐呀！坐呀！”

众人面面相觑，原来是那位实信会牧师，约翰格里生。

左非右礼貌地说：“先生，我们正在开会。”

约翰理所当然地说：“好极了，我先自我介绍，我叫约翰格里生，朋友都叫我约翰。”

噢！我的上帝！这里风景真好！可是又不像虚拟实境，管他呢！做梦就做梦吧！能享受时就要尽情享受！”

文祥说：“这不是梦境，我们是在去火星的宇宙飞船上。”

约翰笑道：“呵呵呵！在宇宙飞船上！下次做梦该去木星了！”

文祥说：“真的，你不是在梦中，记得吧，我们前天还见过面。”

约翰根本不理会他，一边享受着徐来的清风，一边熟练地指挥着：“把噪音关掉！”

风再加大一点，香味也不够浓！”

文祥知道他已遁入幻境，还想把他唤醒：“约翰！这不是噪音，我是文祥，你不是做梦！这是真实的世界。”

约翰给他这么一喊，有点胡涂了，他定睛扫了一下面前几个人，又看看眼前的风景。

摇摇头，继续说：“把这些都关掉！计算机怎么老当机？唉！这种空气才叫空气，总算让我做到这么美妙的梦了，我要继续做下去！”

衣红觉得大煞风景，对左非右说：“我看暂时收了吧，不然他不会醒的。”

风不惧摇头说：“唉，你们不觉得这个人很可怜吗？他的要求是多么单纯！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当我找到了我的美梦时，能够一梦不醒。”

约翰听了，觉得非常奇怪，举起左腕，嘴对着计算机大声说：“我叫你把噪音清除，怎么无效了，是不是又把几个梦给混了？”他楞了一会，似乎是在听耳中计算机讲话，然后说：“我早跟你说过，这种设计不合理！你是我的奴隶，如果你不能告诉我，我在哪里，你有什么用？”

在场诸人都知道约翰在抱怨什么，人既需要计算机的服务，偏又怕计

计算机控制了一切。在二二四宣言中，就充满这种矛盾的情结。人类议会明确规定，计算机只能提供信息，为人服务。至于其它各种超过常识的认知判断，计算机一概不能涉入。

就以当前的情况而论，计算机当然清楚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梦境。但是碍于规定，计算机就是不能说破。这种奇特的现象要追究到二二年代，那时社会贤达所关心的，是造梦的道德及法律责任。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梦中乱伦，或者是抢劫银行，从法律的观点看，算不算犯罪？

表面上看来，这是个幼稚的问题，人怎么能为梦中的行为负责呢？但进一步深究，它却是一个极为深奥的哲学课题。其中涉及人性、行为及现实后果等的互动关系，对人性而言，乱伦、抢夺等行为都是本能，如果容许人做这种梦，连带的就必须容忍这种本能。

所谓做梦，就是放纵人的本能，任其赤裸裸地活跃在大脑记忆中。除了基督教强调原罪外，任何文明社会，都不可能将个体的梦境视做行为认知的准则。

因此前述的问题当然不算犯罪，如果要算，在梦中人将永远充满罪恶感、无助感与挫折感。这一来，做梦不仅不是享受，反而变成痛苦的渊藪。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行为与后果是形影相连的，犯罪的定义，就是个人的行为，导致不利于他人或社会的后果。而人的行为来自心理的认知，在过去，梦是残缺的、片断的、短暂得不至于影响人的认知。今人既然刻意要做预设的梦，这种梦境就必须真实，这表示人必然会受到梦中事件的影响，因果相循，便有造成个人心理认知偏差的可能。

人生最引人入胜之处，就在没有任何“人”知道人生的真假，只能根据事件的连续性猜测判断。然而，经过一代一代、迢迢长路的摸索，总会有些漏网的讯息。当人有了判断真假的能力后，就被称为“真人”。也只有真人知道怎样克欲制己，才能更进一步，进入“神、仙、佛”的真实境界。

人生不能说破，梦境亦然。如果计算机可以提醒人们，何时是梦，何事为真，则不啻承认计算机高人一等。此外，这还存在一个技术问题，如果计算机真能告诉人们真伪，计算机就必须有绝对正确的判断力，而这种能力，连人自己都付之阙如。

由法律问题，辩证到人生问题，大家莫衷一是。讨论到最后，倒是逐渐取得了共识，首先是犯罪的再定义，其次是执行的方式。其先决条件是：为了要使梦境与人生的标准一致，在梦中的犯罪行为亦应制止。

以乱伦为例，当一个父亲与女儿通奸时，有几种可能性：一是一男一女之间纯生理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不算犯罪。一是因感情的依恋，导致生理的需求，这种行为可以疏导，也不算犯罪。只有第三种，父女之间的性行为，完全基于亲子关系者，才是犯罪。

这是因为梦中有取代的功能，父亲如果喜欢女儿，可以把女儿的形象、性格等，复制为身份不是女儿的对象，那种性行为就不能称做乱伦了。但若父亲要与女儿做爱，唯一的原因，只是对方是他的女儿，这当然是乱伦，而且属于心理偏执狂！

偷、抢等行为亦同，今日的社会，能量无限供应，物质复制易如反掌，任何人都不需要偷鸡摸狗，当然不再有犯罪的动机。万一有人以抢夺、杀戮为乐，自然需要制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算是犯罪。

结论是，一旦人有了犯罪行为征兆，不论是真实人生或梦境里，计算

机都可主动加以制裁，轻者暂使失去知觉，若涉及群众因素，尚可集中拘禁。

除此之外，既然计算机并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断力，为了避免错误发生，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特别明文规定，绝对禁止计算机提供判断性意见。

约翰的怨言正代表了人生的无奈，计算机不能提供客观左证，人自己又无从判断。

从表面上看来，他遇到的只是一个梦境与另一个梦境的混淆。而真正的意义，却涉及到人生的本质问题，只要不能确定眼前事物的虚实，人就永远分不清人生的真假。

大家都很同情他，却都无计可施。文祥突然想到，约翰既是传教士，说不定可以用宗教信仰来打动他，于是他问道：“约翰，你为什么不动劝这些人信教呢？”

只见约翰面带讶异，自言自语道：“奇怪，这到底是真还是梦？我记得原先设定梦中不谈宗教的。”

文祥一听大喜，这正是最好的切入点，便说：“约翰，你没有做梦。告诉你，我不信教，因为宗教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在泥地上铺设石块的原始阶段而已。”

约翰更迷惑了：“糟了，这将是一场噩梦，我记得跟人辩论过。”

这时伫足围观的人更多了，群众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身着黑色罩袍，只有一张脸露在外面。文祥想起，他正是约翰称为“恶魔”的神秘人。

那人走到约翰前面，约翰一看到他，立时魂飞天外，梦也逃得无影无踪，他大叫一声：“糟了，上帝呀！魔鬼来了！”马上站起身来，拔腿就跑。

风不惧见约翰走了，马上对左非右说：“能不能隐藏起来？太招摇了！”

左非右这才想起，举起右手打了左脸一个嘴巴，说：“当然可以，用船上现成的设备就可以了。”

他又输入了几行指令，只见光影一闪，甲板上又恢复了常态。在外人看来，只是衣红等几个人围坐一处，在计算机障眼法下，任谁都不知道个中别有洞天了。

实际上，在那两面镜子的有效半径内，那种感觉依旧。左非右对四人说：“我已把有效范围设在半径两公尺之内，大家要记住，一是不要离开这个范围，再就是，不要让其它人走近。”

衣红抱怨说：“早先为什么不这样？”

左非右说：“红妹，这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衣红眼睛一瞪：“咦？谁授权你叫我红妹来着？”

左非右得意地说：“红妹你呀！你刚才先叫我左哥的！”

风不惧说：“快说故事吧，你到底参加了什么试验？”

左非右要各人先点了饮料、点心，便开始讲故事。

原来在二十一世纪初，基因工程技术已一再突破过往的成就，用基因复制出的人也已经十来岁了。其实，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已用自己的细胞，偷偷地复制了一个甚至好几个化身。有人做了实验，用牛头、蛇身、鹰翼、马尾合成了一个怪物。更有人以各种昆虫基因，大肆排列组合一番，创造出各种前所未闻的怪虫。

最糟糕的是，有人在网络上，提供改变遗传基因的程序，也有人出售各种器材设备。于是，就传出多起中学生利用基因工程，闯下滔天大祸的事件。

其中有一件发生在美国，一个中学生无意中改变了一组病毒的基因，结果导致一种怪病的流行，死了上万人。另有一件则来自澳洲，也是学生惹的祸，一种食物的基因被改变了，牛吃下去并无大碍，而人的肝脏却受不了，久而久之，便形成肝癌。

有鉴于这类问题日益严重，各国政府开始立法，严格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及应用。

而立法程序的延宕，往往是一祸未平，一祸又起。在那段时期，中国西南部又因为中蛊人数众多，便有人或单位致力于新药的研发。不久，一种也是利用基因工程的新药——腺呤酸胺——被研制出来了，因它又能促进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也称做“皮质素”。

在多次的临床试验中，证实了皮质素的确对蛊毒有明显的疗效。左非右原来是电子工程师，在苗疆工作时，不小心被人放蛊，便自动请求测试新药，不料新药有导致脑水肿的副作用。后来虽然治好了，由于一些因素，还是列在“人类过失赔偿”的名单中。

他既有技术，又享有特殊的优待，从此，他便游戏人间。至于那副尊容，也是故意保留的。这次遇到衣红，让他忆起了三十几年前的往事，便常插科打诨地逗弄她。

衣红故意扳着脸，恨恨地说：“原来是吃我豆腐，看我们苗人好欺负！”

左非右陪笑道：“红妹，我怎么敢？你想想，我曾被下过蛊，还敢欺负你？”

文祥问道：“这么说，真下蛊这回事了？”

风不惧说：“当然有，只是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

左非右说：“干脆，还是我坦白一番吧，否则姑娘又要怪我了！”他先喝了一大口果汁，清清嗓门，然后说：“那是在二〇一一年，我刚从学校毕业，正赶上‘黄金世纪’的起飞阶段。在那时，计算机已经非常进步，袋中型的多媒体最拉风。我有个搞立体动画的朋友，说要到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那里去找灵感，拍一些实景，写一些剧本。

“我对立体动画也很感兴趣，对程控也有点经验，而那位朋友只是个艺术家，对计算机一窍不通，于是他便邀我同往。

“第一次到苗疆，事事都令我感到新鲜，最令我入迷的，是苗族同胞的服装，那么原始自然，而且色彩鲜艳，式样繁多。”

左非右看了衣红一眼，她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衣服，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少穿传统的服装了，主要是太麻烦。”

“失去了传统的文化特色，你们和其它民族，还有什么分别呢？”左非右神色黯然地说：“我看上了一位傣族姑娘丁宁，仅仅她那一袭修长及地的连身裙，就把我的心给掳获了。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我认识了她的心，知道我们应该彼此相属。”

左非右一直望着面前的寒潭，讲到这里，他两眼慢慢往上游移，最后停留在那条变幻莫测的飞瀑上，他的灵魂仿佛穿透了垂帘，飘向那不可知的远方。大家都感到一股凉意，随着不定的清风，偶而碰上的一股青草气息，五个人都钻进了回忆。

停了一回，左非右低沉的声音继续传来：“我太年轻了，为什么人要年轻呢？那时，我不知道天有多大，只知道自己长得很帅！”是痛苦的呻吟，也是悲伤的呜咽，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虽然我爱她，但是我在立体动

画中，看了太多美丽动人的女孩，我认为未来的世界是我的，我有我的天地！至少，我要尽量享受人生！

“那时还有一位傣族姑娘，长得出奇地美，她是我们新戏中的模特儿。我很喜欢她，不过那全然是肉体的贪恋，在我们那种工作环境下，性交其实是最普通的人际关系。除了她，我还有其它的交友对象。但是，我心里爱的，却只有一个人。

“我错在太狂妄了，有了这么多艳遇还不知足。刚好当时各种壮阳药物泛滥，有一天下午，我到那位傣族姑娘家去，因为刚服了壮阳药，全身炙热难当，不料她家里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妹妹。”

左非右又长叹了一口气：“我能说什么呢？当然是我的错，但是，这种药物却是罪魁祸首，我强暴了她！而且竟然食髓知味，一再利用她发泄兽欲！最不应该的，我还欺骗她，说一定会娶她！”

风不惧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说了声：“糟了！”

左非右接着说：“不仅糟，糟得很，当她发现我只是骗她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已在我身上放了蛊，而且是一种最新型的病毒，除非我跟她结婚，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我半信半疑地到医院检查，医生证实我得了肝癌，而且是末期，已经扩散了，没救了。我知道自己错了，这事怪不得别人，既然死定了，总应该对丁宁实话实说。丁宁当然很难过，但是她说，蛊毒不是不能救，她劝我遵守承诺，结婚算了。我坚决不肯，那种关系只是肉体一时的欢愉，我再无耻，还相信婚姻是神圣的。

“不得已，丁宁向族里的长老求救。那位长老倒很开通，说只要我能用三年的薪金，赔偿那位小妹妹，同时，在三年后与丁宁结婚，这蛊毒就可化解。

“我同意了，就在第二年，因为动画已经杀青，新片要在新疆开拍，我便去了新疆。

在那里，听说贵州有位医生发明了蛊毒的解剂，但是很难找到受蛊的病人。我一时失算，自愿前往注射试剂，结果，肝病变是好了，却又得了脑水肿。”

左非右陷入了沉思，半晌没有说话。

裤白等得不耐烦，便问道：“那丁宁姑娘呢？你们结婚了吗？”

左非右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天边传来，低微得几乎听不见：“我参加临床实验的事曝了光，她觉得对不起族人，自杀了。”

沉重的气压，在那深碧的寒潭上，凝聚了化不开的云气，是白沙瀑的黄昏时候了。

天色宛如稠密的胶浆，把那纠缠不清的山峦，包裹得紧紧的。呆滞的人影前，只有一条灰白的虚线，还在缓缓地摇晃着。

不知过了多久，裤白几近哀求地说：“左哥，能不能点支蜡烛？”

大家一看，暮色逼人，咫尺莫辨，群峰森森地围绕着，瀑布早褪成浅浅的灰色，这时月亮还没有升起，云层也特别浓厚，清风开始低啸，料峭夜寒，让人忍不住颤抖起来。

左非右移来了几盏古檠油灯，琉璃镀金的底座，上面托着兽面纹身的水晶浅池。朵朵灯花泛着亮丽的七彩，映着橙红的灯油，亭内立时生趣盎然起来了。

文祥想冲淡哀伤，便问道：“你是怎么看开的呢？”

左非右振作了一下，先问大家：“谁要来杯茅台？”此话一出，人人响应，连裤白也大声叫道：“我也要！”

衣红瞪了他一眼说：“你能喝吗？”

裤白说：“大不了一醉！只可惜我的生命太平凡了，连做梦都没有趣味！”

左非右叫了酒，又点了些下酒菜，高举着酒杯说：“白小弟不必抱怨，人生总是得失参半，你或许觉得我的遭遇刺激有趣，而我却怀想能有你这样平安的岁月！我们做立体动画，目的就是要让人轻松自在地，坐在家里就可以经历到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

风不惧仰头干了一小杯茅台，说：“你应该把你的经历做成动画才是！”

左非右说：“唉！来不及了！那个医生，延误了我十年宝贵的光阴！”

衣红跳了起来：“什么？他害你病了十年？”

左非右也干了一杯：“不是病了十年，而是供他实验了十年！”

四个人听了，都义愤填膺，衣红更是大抱不平，抢着问那庸医的姓名。左非右忙站起来，安抚众人，好不容易大家才安静下来。

左非右说：“我不怪他，他是有私心，我却因此而得救了。”

衣红说：“那是左哥你心肠太好，要是我，哼！绝不干休！”

左非右感慨地说：“那时正值一股追求光荣的风潮，因为在过去，落后国家的媒体，不论是哪一种，都以报导政治人物为职志。他们明知媒体负有公正客观的社会责任，但是受传统影响太深，总以为政治是大众的事，往往摆在第一。社会上便养成一种政治高于一切的歪风，人人以从政为荣。

“矛盾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边高唱民主至上，心里却又认定做官第一。直到二一五年，在真实幻境市场导向下，大家才发现，政治新闻其实最不受欢迎，于是产生了新媒体觉醒。自后，不论任何行业，只要有突破性的建树，就能广招媒体的青睐。

“我那位医师，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自是绞尽脑汁，一定要做点成绩出来，以便登上媒体，扬名立万，光宗耀祖。因此，他对外宣称我已经脑死！实际上是把我的禁锢在地下室中，给我打点滴，而点滴中还加了啡。”

左非右又喝了一杯，说：“真的，我不怪他，至少在啡的麻醉下，我不觉得痛苦。

二二五年，我醒过来时，是在一处‘勘戒所’中，全部身体器官都更换了。那时已是计算机纪元了，本来计算机当局要给我整容、换脑，由于中毒太深，记忆尚未全部恢复，我坚决不肯。就这样，直到第三年，计算机帮我找到了很多数据，我才逐渐认识自己。

“一方面我觉得这段经历只是一些数据，就算曾经痛苦过，回想起来，也恍如梦幻一般。另一方面，它给今天的我带来了真实的认知。我很珍惜它，所以尽管我能够，而且有权利把记忆消除，但是目的何在？再从无知中摸索？再去犯错后悔吗？”

“后来我也曾寄情于梦中，丁宁回来了，我们在梦中结了婚，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正因为有了前面惨痛的经验，所以在与她相处时，更特别珍爱疼惜，那真是天堂一般的日子！”

说到这里，左非右突然用力一拍桌子，愤怒地举起双手，仰天大呼：“为

什么？为什么呢？在梦中，八个小时甜蜜的时光，一眨眼就过去了。然后，我醒过来了！又是另外一个人人生，原来我的丁宁，竟是因我而死的！她死了！走了！我罪深孽重，永世不能安宁！我心如刀割！虽然那只是短短的三分钟！三分钟！我熬不过去呀！”

左非右痛哭失声，衣红、裤白也在一旁陪着饮泣，文祥与风不惧只是强自坚持，眼圈早已是温热一片了。

左非右强忍悲痛，说：“总之，我受不了，我逃回苗疆，打算到丁宁坟前，告诉她我错了！”

“只是她的坟地在大巴山中，在保护区之外，当局对我很通融，放我回到大自然。

我一入山，在山岔口就碰到一个糟老头，他脸上那串鼻涕，大概有半尺长。他一见到我，就说：‘拜托，求求你做我的徒弟吧！’

“天下哪有这种事？我看他有些疯癫，没有理他，径自往前走。过了一会，却听到身后有人喘气不止，原来那老头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在后面追我，大叫：

“‘徒弟救命！救命！’我一看，他后面有只狗，正张嘴狂吠。我连忙捡起一块石头，把狗打走了。那老头好不容易喘过气来，说：

“‘好徒弟，给我倒杯水来。’我听了心里有气，呸的一声说：

“‘要水可以，别叫我徒弟！’

“‘行，好徒弟，快送水来，我渴死了。’

“看他这么老了，不值得和他计较，再看他一身脏兮兮的，我索性把水壶给了他。

老实说，那壶水我也喝不下去了。我再向前行，老头又叫道：

“‘徒弟！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还没吃饭哩！饿死我啦！’我走我的，他喊他的。

渐渐地离远了，再听不见他那破锣声了。

“等我找到墓地，拜祭完毕，看看天色已近黄昏，我急急忙忙赶下山。刚走到山脚，一眼就看到那老头蜷卧在地上，我本待不管，心中却又不忍，便走过去看看。谁知老头子全身僵硬冰冷，显然已经死了好一阵子了。

“怎么办呢？当然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做人到这种地步，也未免太绝了吧！至少，把他埋了也是应该的。可是，我身边没有工具，总不能徒手挖洞吧？再想想，如果附近有山洞就好了。妙的是，就在前面不远，居然有个挖好的土坑，我比了比，大小适中，有这么巧的事吗？我猜多半是老头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先前就挖好的。

“于是，我把老头拖了过来，可怜他轻飘飘的，身上没有几根骨头。拖到坑口，我把老头丢下去，然后把坑边的土堆，推回坑中。累了半天，土刚刚埋过老头的脸，突然听到老头大叫：

“‘笨徒弟！脸怎么可以遮起来？我又没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那老头已经坐了起来，面色红润，哪里像个死人？原来老头不是简单的人物，我这才老老实实的跪下去，磕了头，真做了他的徒弟。”

“这老头到底是谁呢？”裤白问。

“我师父自称逍遥子，他精通易理，能知过去未来。我曾问过为什么要收我做徒弟？师父说因为我丑，丑人不会作怪。这次他派我去火星，其实与

你们的工作都有关系。只是时机未到，我不能多说。至于先前我对红姑娘多有不敬之处，也是因为见到姑娘一派天真，不禁令我想起丁宁，好逮是实，奢望却是不敢。”

衣红慨然道：“四海之内皆兄弟姐妹，我以往对你也有误会，咱们一笔勾销吧！”

裤白说：“左哥，什么是易理？”

左非右说：“这个我们慢慢谈，他们不会有兴趣的。”

文祥说：“别人我不知道，我可是有兴趣得紧。”

衣红说：“我也有兴趣，你就说吧！”

左非右说：“哪里能说就说？我跟师父就学了二十年，到现在也只得一点皮毛。可是要说什么易理，那倒容易，易理就是世事变化之理。”

裤白听了，大失所望：“就这样？这还要学二十年？”

左非右问：“你想不想有本事？比如说得到最高的能力？”

裤白说：“当然想。”

左非右说：“你说说看，什么能力最高最大？”

裤白想了又想，每次要说却又觉得不是，急得抓耳挠腮，最后只好说：“太多了，你要我说哪一种？”

左非右说：“只有一种，最高最大的能力！”

裤白想了想，说：“不可能只有一种！”

左非右提示他：“比如说，不论做什么事，你都能先知道结果！”

裤白闻言大喜：“那真是最高最大的，人能有这种能力吗？”

左非右点点头，说：“易理就是能先知道结果的系统方法。”

裤白说：“那我能不能考你？”

左非右说：“别人不行，你可以。但是只此一次，同意吧？”

裤白说：“好！你说，我今天会睡在哪里？”

左非右说：“你指的是什么时候？”

裤白说：“现在是世界时十五时，大概六个小时以后，应该是二十一、二点。”

左非右说：“如果不睡算不算呢？”

裤白说：“也算，只要你能说出在哪里就行。”

左非右说：“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不能先告诉你答案。人是毛病很多的动物，如果你相信，就会完全照我说的去做。如果不相信，你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避免与我说的结果一样，所以怎么说都不对。可是我又不能不说，否则怎么能证明事先已经知道呢？因此，我要说一个谜语，现在你一定不懂，但事后解题，也一定能符合当时的情况。”

裤白说：“好，你说！”

左非右说：“衣食住行。”

大家猜了半天，谁都说不所以然，裤白央求左非右宣布谜底，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最后，左非右说：“现在该文祥兄谈谈历史故事了，你们刚才不是要听吗？”

衣红这才想起，大家想找个地方坐坐，原来是要讨论历史的。不料在打了个岔以后，几乎把主题都忘了。

风不惧却说：“我们先谈件正经事吧，明天船就要到火星了，我们下船

各自东西，都负有不同的任务。别人我不知道，文兄可能与我们火星之行有关，只是不到时候，就像左兄的谜语一样，怎么猜都猜不出来。总之，不论有没有关系，文兄曾提过，希望有机会去苗疆一趟，不知此话当真？”

文祥说：“当然是真的，只要你们不嫌弃，我们约个时间，找个地方见面就是！”

左非右说：“我来说罢，我这个预言一定准，因为不会有人赖帐。现在是七月，连我在内，我们五个人订在八月八日八时，在广西崇左著名的斜塔下见面，如何？”

大家听了，都拊掌称善。然后，大概是紧绷已久的情绪要求松弛，众人便随意地谈天说地起来了。这一聊，一直聊到了二十四点。

还是左非右提醒裤白：“怎么样？时间过了，我说得没错吧？”

裤白不服气，说：“我们哪里都没去，一直待在这里，与衣食住行有什么关系？”

左非右说：“关系可大了，你总承认，你是在‘這裡’吧？”

裤白说：“当然，我想赖都赖不掉。”

左非右说：“‘這’字的写法是‘辵’字加‘言’字，辵就是走，代表‘行’。

‘裡’字是‘衣’字加‘里’字。‘衣’就是衣，‘里’是乡里，是‘住’处。又因为‘里’有田有土，可以耕种粮食，言要用口，有口就食，不是‘食’吗？”

一听之下，各人表情不一，裤白非常不服气，大叫：

“不算！不算！你这是阴谋！”

左非右说：“我有什么阴谋？”

裤白说：“你故意拉着我们聊天，早就知道我们不会走，不是阴谋是什么？”

第八回 日暮聊为梁甫吟

一颗火红的珠子，就在宇宙飞船正前方，人几乎可以感觉到它越来越大了，船上的广播响了起来：

“各位旅客，火星快到了，宇宙飞船正在减速中，各位可能会略感不适。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务请安静地坐下来，休息片刻就可恢复。

“现在是世界标准时十一时二十分，本船将于十二时三十分，也就是当地日光时上午七时三十分，抵达熔炉城札伦布太空站，目前当地的气温是摄氏二十四度，湿度为百分之十。各位请先回舱收拾行李，我们将于登陆后，在甲板举行欢送仪式，届时再见。”

文祥与衣红等人谈了一夜，精神有些不济，便回舱服了一颗提神药，问文娃道：“左非右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他很不错。”

文娃说：“这个人的记录不多。”

“听你的口气，好象他有问题。”

“他的事我们很多都不知道。”

“这重要吗？”

“还不知道，最近我们发现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我们也在学习。有些人的数据比较容易分类，有些人比较困难，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衣红呢？我发觉她很不平凡。”

“我知道，她会改变你的内分泌读数。”

“那我答应他们要到广西，你认为我可以去吗？”

“本来我们就打算要你去，那个图符只有老和尚知道。”

“我不能确定会见到老和尚。”

“没有关系，你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自由。”

“你是说，如果我抗命不来火星也可以？”

“当然，只是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啊，我只是开玩笑，因为你说我们立场一致，我故意试试看。”

“奇怪，你们人类每次开玩笑的时机都无法分类。”

“可分类还有什么乐趣，开玩笑就是一种双态状况，不然开什么玩笑？”

“我懂了，那我可不可以开你一个玩笑？”

“不可以！”

“为什么？”

“这就是开玩笑呀！”文祥觉得计算机是有点笨。

“我又不懂了！”

“你明白的告诉我，要开我的玩笑，岂不是破坏了双态状况吗？所以我说不可以，而这时可以开，又不可以开，也是一种双态状况。”

“我不喜欢开玩笑，你快出去吧！千奇那边有你的任务。”

文祥才出门，便见到船长站在一边，好象在等人似的。他一看到文祥，便愁眉苦脸地迎了上来，说：“文先生，我知道七号那天的事已经列入记录，但是如果有人问起，能否请你美言几句呢？计算机记录我不怕，媒体报导却令人受不了。”

这两天的经历，使文祥长了不少智能，他故作惊讶地说：“劳伦斯船长，要不是你英勇镇定的表现，我们可能早就尸骨无存了，我们赞扬你都来不及呢！”

“真的？”船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么，文先生回到地球以后，能不能请您光临寒舍，在家父面前，替我美言两句呢？”

“啊！太荣幸了！等我任务完成了，一定会去拜访你。”

船长千谢万谢的去了，文娃说：“我都不太认识你了！这几天你的变化很大。”

“是吗？”其实，文祥自己也觉得有点肉麻，只好找理由说：“昨天我听了左非右一席话，觉得那些只靠关系、没有本事的人实在可怜，所以才对他客气一点。”

“不是讲这个，据我们的分析，这两天你血液中的性荷尔蒙急剧上升，已经到达警戒指数了。虽然我们立场一致，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有点不妥。”

文祥也感觉到心底有了一些变化，但他一直不愿承认。十几年来，他心平如水，怎么会受到这位相识才一周的女孩影响呢？他也分明感觉到，当他与衣红在一起时，心情特别愉快。他更不能否认，一离开她，就好像少了

什么，让他坐立难安。

“这只是暂时的失衡，你知道，我太久没有与人交往了。”

“这些事我们真弄不清楚，不过，到火星后，你还会遇到很多女孩子，不知道下次你的荷尔蒙指数会升多高？”

文祥自己也觉得好笑，他决定赶快去找千奇，免得撞见衣红，又闹得心神不安，最后还要被计算机取笑！

刚到千奇客舱门口，还没有见到正主，一个温软香滑的肉体，就滑进了他的怀抱，触目是一片雾鬓风鬟。他猜是格瑞达，但又没有什么把握，只好用手去推。当手上敏锐的神经，碰到那柔嫩的胴体时，一股电流立即震栗全身。

文祥这里猛烈地一震，格瑞达也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吓了一跳。她慌乱地退了一步，文祥却是满面通红，呆立在原处。

经验老到的格瑞达，马上省悟了是怎么回事，兴奋得唔了一声，不仅再将文祥拥进怀中，而且赏了一个又大又长的香吻，几乎把文祥闷死了。

“够了！够了！可怜的小家伙，怎么经得住你这样折腾！”黑金刚慢条斯理地过来解围，一把将高出文祥半个头的格瑞达拉进房里。

“亲爱的，你要去哪里？”格瑞达馋涎欲滴。

“别闹了！我们有正事要谈！”黑金刚大声制止。

格瑞达显然对黑金刚言听计从，委委屈屈地问道：“正事办完以后呢？”

“你把他吃了我也不管。”

千奇也过来了，请文祥进去，说：“我们有新的任务，需要你的协助。”

文祥惊魂甫定，说：“好的，可是……”

黑金刚哈哈笑道：“别怕，别怕，格瑞达只是吃相凶悍一点而已。”

等大家都进来了，魏德曼略一调整控制盘，整个房间立刻变成会议室。他如临大敌般的，又加了两道安全防护。

千奇说：“我们来火星是因为那里有状况，虽然已经利用仿真真实系统，了解了现场的情形，但人还是要亲自去处理。前几天在文先生与各位通力合作下，我们找到了问题。后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在火星，甚至地球上都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百怪说：“老怪不必啰嗦！等会下船时，让文先生和我们一起走就是。”

黑金刚摇头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先生另有任务不说，对方对我们早已是严阵相待。文先生没有受过训练，在一起反而互相牵累。”

百怪说：“什么？胆子变小了？”

千奇说：“老怪，这次任务不是儿戏！很可能大家都回不去了！”

百怪说：“哪有这么严重？”

从来不多话的莎莉，这时凑近百怪耳朵，悄声说了几句。百怪这才封口，将身体缩在高大的座椅中，几乎看不见了。

千奇对文祥说：“你知道地球上的圣婴现象吧？”

文祥摇摇头，说：“常听说，但不大清楚。”

千奇解释道：“圣婴现象是加勒比湾流所引起的气候反常现象，因为发生在圣诞节前后而得名。由于连绵数万公里的海底火山，不断地宣泄热能，使加勒比海湾流的平均水温升高了摄氏五、六度。由于它的面积极大，大约有数百万平方公里，一旦湾流温度升高，你可以想象大气层所受的影响有多

严重了。更糟的是继之而来又有圣女婴，或者叫反圣女婴现象，相当于大自然的反作用力，搞得全球气候七横八竖的。

“在本世纪初期，尤其是二〇〇〇、二〇〇四及二〇〇八年，由于圣女婴现象与温室效应恶性循环的结果，地球上损失之惨重，简直不堪言喻。沿海国家受到暴雨狂风的侵袭，内陆却是干旱连年。不但地震、海啸、山焚、蝗灾、霾害不断，更可怕的是疟疾、登革热、黄热病、霍乱、痢疾、伤寒等流行疾病以及各种人造的、自然演变的滤过性病毒，一个接着一个，把地球闹得天翻地覆。”

“我们有个地心探险队，一共有一千多人，专门负责处理地心熔浆的温度平衡。由于计算机网络的支持，我们得以掌握地壳、板块、地函的全部状况。随时将多余的能量，转化为可用的电流，或视需要提高地域性温度，以保持地壳的稳定以及气候的正常。

“近十年来，地球板块漂移的现象，基本上说来已经受到控制了，圣女婴现象也很久没有发生了。这次我们来火星，是因为接到消息，说火星上地热变化异常的现象，有人为破坏的迹象。想不到，昨天我们遥控检查，发现火星上也有这种‘光弹’的记录。”

“光弹？”文祥不解。

“就是那天我们发现的那个高频波，我们特别给它取的名字，指它的能量有如子弹。

“这还不稀奇，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测队，已经发现了湾流温度上升的迹象，表示圣女婴现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当我们无意中向他们提及这个光弹时，他们说正是因为光弹的袭击，才省悟到测量仪器可能受损，检查之下，才发现有些仪器已经有‘电性疲劳’的症状。我们立刻发动全球机构，做彻底检查，最后确定果然是电性疲劳，问题出在锗七六的同位素上。由于过去分子工程上的缺失，约有百分之二的侦测器材，在高剂量的幅射下，都产生了锗七六。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必须查出光弹袭击的原因！”

百怪即令藏在座椅中，还是忍不住要开口：“我认为那不是袭击，是一种警告！”

千奇说：“不管袭击也好，警告也好，到底是谁发出的？从哪里发出的？”

古噜噜说：“据我判断，是从外层空间来的。”

黑金刚说：“如果真的是外层空间传来的信息，那就不是小事了，当局命令我们要全力侦查。我们认为你对信息很有研究，所以希望你也参加。”

文祥老实说：“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这次只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黑金刚说：“那也行，只要你是福将，我们就能沾光。”

千奇说：“不瞒你说，我们都是经过长时期训练的专家，思路常受到经验的限制。

“由本世纪一些突破性发明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自由思维的新模式。你的优点正是能不受框框束缚，比如说，如果不是你想到把光波放大来看，我们就不会发现光弹。”

百怪说：“老怪不公平，光弹分明是他发现的，你只不过取了个名字罢了！”

文祥说：“只要有工作交待，请不必客气。”他当然知道，计算机无所不在，他说了这句话，就相当于正式宣誓加入黑金刚的工作小组。

千奇大喜，说：“行！只要有你这句话就行，马上就要到站了，我只能给你作简单的介绍。其余的数据都在计算机中，有空你慢慢研究。原则上，在我们的火星任务完毕后，要就加勒比海地质作一次全面性调查。如果到时你不能来，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看法。”

文祥答应了，千奇便大略地介绍了当前地球的状况。一个对此事从来不加闻问的局外人，在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很难不感到震惊与惶恐。原来，人类醉生梦死的天堂，竟然只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地狱。

这个不幸的后果，全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所造下的大孽。计算机世纪的到来，只能说为苟延残喘的人类文明盖棺论定，并装订封套而已。因为计算机已经有了他自己的生命与文化，虽说他是在为人类服务，其实那只是一些例行工作。他真正要追求的，却是永恒的未来。人类对他而言，不过是一种两脚行走、濒临绝种的保护类动物而已。只不过这些动物所要求的自然生态动物园，规模更大、设备更先进罢了！

早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就有深思远虑的科学家曾提出，人类无限制地追求成长，是竭泽而渔的愚行。到了七十年代，更有一批人文学者，组成“罗马俱乐部”，提出了“成长极限论”，认为当自然资源耗尽之时，人类社会将面临空前大灾难。

然而，举世在二十世纪末后工业时期的宿醉下，物质享受早已成为麻醉药的替代品。

利益既得者高举自由经济的大纛，民主政治更大量注射愚民的兴奋剂。知识分子如同看家狗，莫不推波助澜，期望在牛奶、蜂蜜铺地的物质天堂中，占得一席之地。

为了满足无厌的需求，地球上经过十亿年所累积的太阳能——石油，人类让它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还原成为热、二氧化碳及各种有害人体的化学物质。最糟糕的是一些自命为科学家，却没有一点良知道德的人，乐观的认为纵然石油用光了，还有氢气。这等于是说，地球毁灭了，还有火星、木星……科学可以创造奇迹！

人性是自私的，人民是无知的，除了一己的享受，有谁管明天如何？后代子孙如何？以致再精辟的谏论，一到以无知愚昧、自私自利的人民为主，仅凭多数决定的制度下，必然要受到鄙视与排挤。在时代的加速度前进下，知识爆炸、环境污染、生态崩毁、森林伐尽、伦理丧失、社会离析、家庭破产、兽性高张、弱肉强食。但是，人却如同沙鹁般，一个个把自己关在冷气房内，拼命赚钱，埋头享受，作茧只为了自缚。

终于，大自然发出了警告，在八十年代，地球的臭氧层破了两个大洞，紫外线开始肆虐。到了九十年代，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摄氏·五度，极地的冰原急剧退缩。圣婴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雨水调节失常，地域环境骤变，气候在最精密的计算机监测下，都难以捉摸。再加上陆地的水土保持长期被漠视，结果绿地沙漠化，每年侵蚀良田高达数百万亩。原来七十年代绿色革命的光辉，在人类肆无忌惮的挥霍下，早已左支右绌了。

就以中国长江为例，长江的源头靠四百三十七条冰川补给，冰储量近一百六十三亿立方公尺。在一九九八年，位于青康藏高原各拉丹冬雪山脚下，长十二点五公里的姜古迪如冰川，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破坏下，已严重退缩，冰湖已消失，砾石裸露，冰川也退缩近三百公尺。

杀虫药的报应也开始了，食物炼的循环转到了人类，最足以自傲的基

因工程，无法驱除各种病毒的侵袭。在人们愚昧荒唐的蠢行下，各种催情、迷魂、麻醉、壮阳的药物更有如雨后春笋，自由泛滥成灾，人类的荒淫已达到空前的地步。

人类之趋于自我毁灭，本是自然不变的法则，盈则必亏，生死循环，本来无可厚非。

不幸的是前人种因，后人得果，在本世纪初，地球就显露了下世的光景。计算机时代到临，成立了不畏生死的特遣队，专门应付各种不测的变局。在编制上，除了数以百万计的机器人外，各种专业人员就有万余精英。

这时最重要的发明，首推热电材料，在热电材料大量的应用下，温室效应首先被控制住。再加上食物、能源、娱乐等问题的解决，人类把舞台让给计算机，自己却遁入虚无幻梦中。星移斗转，计算机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谁知问题反而来了。计算机终于发现，他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事物，也相对的呈几何级数增加。

从表面上看来，计算机的力量无所不至，已经盘踞了整个太阳系，甚至正朝着太阳系以外逐步扩展。然而计算机知道，他那无限的记忆能量，仍然受限于有限的信息频宽。

因此，他开始思考，可不可能有一种模式，能以有限管窥无限呢？

结果这个任务便落到特遣队身上，其实计算机另外有个顾问团——系统咨询委员会，其中成员都是俊彦之士，但会议经年，对上述的问题却仍无解。不过，与会者至少已有了一个共识——应该赋与计算机更强的思维能力。

说来相当讽刺，在这个科学昌盛的时代，竟然没有人知道应该怎样思维，遑论赋与计算机这种能力了。完成智能计算机芯片的不二老人，多半已经仙去。他没有留下任何数据，只是写了不少书，偏偏那些书除了小说以外，多半内容深奥，读来不知所云。

“不二老人？他是谁？”文祥好不容易逮到了机会，连忙插口。

“喔，他是个中国人，一位隐士，生平不可考。”千奇说。

“老怪，这事我比你清楚，他……”百怪又插上一句。

黑金刚怕他们又扯个不完，忙说：“百怪！时间不多了，这些事以后慢慢再说！让千奇把结论说了吧！”

千奇便说：“结论有三点，一是增加计算机思维能力的方法，很可能在不二老留下来的书籍当中。问题是现在肯看书的人太少了，看得懂书的人更少，我们也在找人学着看书。第二点，根据计算机测量的数据显示，太阳能及地球热能的大量应用，使地球质量在三十年内增加了千万分之一。意思是说，地球运行的速度慢了下來，可能会向太阳靠近。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太阳能，坏处则是会加速地球的毁灭。

“最后一点是，我们认为这么多的光弹密集出现，其间一定隐含了什么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决定扩大规模，在年底召开一个大型听证会。有关光弹的事，就麻烦文兄多多费心了。”

文祥一听，这么重大的责任，自己如何承担得起？当下便说：“我会尽全力去做，但是未必有能力解决问题。”

黑金刚说：“这点你不必担心，我们会多请一些专家来共商大计。今后有任何事，你可以直接与莎莉联络。”

演示文稿完毕后，文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怪打听不二老人的事。

百怪问：“你想知道什么？”

文祥反问他：“你知道什么呢？”

“老实说，我知道的只比千奇多一点。”

“能不能告诉我？”

“当然可以，我知道他是个怪物，和我一样。他的价值观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得不到支持。他发明了智能计算机，却不敢生产制造，他写了一本书，叫《智能学九论》，但是懂的人不多。还有……在三十年前，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西藏，以后就成仙去了。”

“怎么成仙去了？”

“谁知道？死了！躲到山洞里去了！总之，他做的事没有人猜得透。”

“为什么他不敢生产智能计算机呢？”

“我说过，他是个怪物嘛！”

一旁站立的古噜噜插口说：“这件事我很了解，二十世纪是商人的世界，主流思想就是赚钱牟利。但是，智能计算机是人类唯一的希望，绝对不能诉诸商业行为。”

文祥说：“这点我不能同意，假如不二老不喜欢钱，他可以赈济贫困，可以用钱做更多的事呀！”

古噜噜说：“没那么简单，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语：‘赔本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悄悄来。’只要有钱可赚，人就会用尽手段，学、偷、抄、破、抢，不要多久，智能计算机千百个不同的版本，就会充斥市面。先别说要评断哪一种比较好，连了解它都要花上不少的时间。再说你有了，我也照抄，人称‘多元化’，实际上是‘失控化’。如果智能计算机也如此，另一个理性的乱世又将开始。”

文祥说：“如果以产品的价值来说，在自由竞争下，理应比独占要有效得多。”

古噜噜摇头说：“这就是吊诡所在，所以才形成二十世纪的‘失控观’。举个实例来说吧！计算机的发展史正是明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理想的计算机中枢芯片，是莫托罗拉的六万八千系列，然而占有市场的，却是英岱尔的八系列。对一般使用者来说，价格便宜最重要；对计算机公司来说，行销容易最重要；对软件工程师来说，应用程序最重要；而对系统发展的人来说，计算机中枢的设计理念才是最重要的。

“不幸的是，系统发展者还不到计算机从业人员的十万分之一。在其它计算机从业人员一致拥戴下，英岱尔的中枢芯片成为主流。因为这一点，使计算机的成长整整延误了二十年。也就是说，如果莫托罗拉的六万八千中枢早成气候，智能计算机可以早二十年问世，很可能地球的危机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文祥说：“怎么可能呢？这是科学呀！如果莫什么拉的芯片，真的比另一种好，怎么会被淘汰呢？难道当时的人宁愿要坏的？”

古噜噜说：“文先生，你不要太天真了。不二老人就是身处那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人人为了一点小名毛利，已经是不择手段了，更何况这样重大的利器？由于不二老人最初设计的‘自然语言’，是以两组三十二位内码为结构，只有六万八千系列可以支持。

但是市场上的选择为八系列，在数据的内处理上极为困难。因此，不二老人只好自行设计硬件，偏偏资金又不足，就此延误下来了。”

文祥还知道一点历史，问道：“不是当时有很多风险投资吗？”

古噜噜说：“问题是没有人懂什么叫做智能，更可笑的是，不二老人是个‘黑手’，没有人敢相信他。”

文祥不懂：“黑手？”

古噜噜说：“就是由外行变成内行的人，就像你我如今都成为危机处理专家一样。”

总之，在不二老的时代，你们中国人丧尽了民族自尊心，几乎已经变成美国人的‘黄色小兄弟’，老大哥没有跨出大门，小兄弟是不敢移动半步的。政府是官僚当道，民间是唯利是图，整个人类未来的问题，根本无人关心，还会有人看得见智能计算机吗？”

文祥这才了解：“于是他只好隐居起来。”

古噜噜说：“假如是我，自杀算了！”

文祥又问：“那后来呢？”

古噜噜说：“不二老人把芯片设计好了，交给人类基金会，就失踪了。”

文祥摇头说：“这是不負責任嘛！”

古噜噜说：“或许吧！如果你有兴趣，我建议你查查二 年代的科技史，老实告诉你，这些事我也是从网络上看来。”

百怪说：“还有一段你没说，据说不二老人是以中国古老的《易经》，作为智能计算机的判断模块，不知为何计算机并没有这种能力。我自知资质鲁钝，别说易经，就是难经我也学不会。文兄，你懂不懂易经？”

文祥摇摇头说：“我连易经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

百怪说：“我也不清楚，只是听千奇说，虽然有人懂易经，但是能将它设计成为计算机模块的人却不多。假如你知道谁有这种能力，最好和他谈谈。”

正说着，突然听到汽笛低鸣，广播声随着响起：“各位旅客，本船已经抵达火星上空，十分钟后，将在熔炉城札布伦太空站降落。现在是当地日光时间上午七时二十分，本船登陆后，我们的欢送仪式立即开始，由劳伦斯船长亲自主持。现在先请各位欣赏一下火星的特殊景观，在甲板上观赏的旅客，务请先找个位子坐下，以免在重力转移的过程中，影响到身体的平衡机能。”

大家鱼贯地走出千奇的客舱，上了顶层甲板，前端早已挤满了旅客，都在欣赏火星奇景。文祥不由自主地绕向左侧，他知道衣红等人一定在那附近，心里也期望能见到她，一想到她，他心跳头热，荷尔蒙又在作祟了！

“各位请向右看，那长长的干河，是在三十几亿年前，当火星上的水分还没有逸失之前，在地面冲刷所留下的痕迹。”

文祥紧张地往前走，心里又是期望，又是害怕。果然，裤白正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前面火红的大地，他的白裤子在反差之下，显得特别抢眼。风不惧在，左非右也在，就是没有看到衣红！

“这条河在地球上称为峡谷，在这里却被称做‘干河’。干河最宽处有五公里，最深处有五百公尺。当年流水经过时，两岸土地还没有完全风化，所以河床没有沙土淤积。

后来火星环境改变，水分蒸发，河水干涸，只留下这些峡谷。”

文祥四处搜寻衣红，就是不见她的踪影。他的心绪由最初的紧张，变成了焦急，最后竟然担心起来了。他三步并做两步赶到前面，问裤白：“你衣姐呢？”

裤白一见是文祥，马上又掉过头去，说：“我不知道！”

“再向右移三十度，有一个火山口，标高五千公尺，坑口直径为一公里，熔浆覆盖直径十公里。再向右各位所看到的，是一个陨石坑，坑口直径也有一公里多。这是有名的景点‘阴阳坑’，各位可以乘坐火星梭前往参观。”

这时宇宙飞船离火星越来越近，面前就像一个红色大盘子，上面刻划着各种高低不等的连续线条。那些线条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异常诡谲，由于颜色单调，只有红橙黄黑系列，看上去就像一盆在黑夜中渐渐熄灭的碳火。

“目前火星正处于狮子座与处女座之间，各位眼前所看到的景观，一到冬天就会因南半球的尘暴扩散至此，而变得满天尘沙了。去年的尘暴持续了三个月，整个火星都笼罩在时速高达七十公里的狂风中。根据预测，今年的尘暴可能更严重，应属沙暴级，时速会高到一百二十公里。

“这种尘暴是火星特有的现象，由于火星尚有稀薄的大气层，而大气中百分之九十五为二氧化碳。冬季时，南半球因距离太阳较远，夜晚气温降低到摄氏零下一百度左右，此时二氧化碳会凝成干冰。夏天气温升高，干冰重返大气中，这些突然增加的大量气体，使大气压力增加，引起飓风，并向北半球扩展，沿途刮起地表的尘沙。”

文祥见裤白不理睬，也懒得再问风不惧了，他退回甲板边侧。猜想他们一定是生气了，不满意自己来得太晚。特遣队正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在尽心，这几个人却计较谁来迟了，这种朋友能交吗？

转而一想，他们怎么知道呢？不知道当然瞎猜，人与人的误会，不也经常起于胡猜瞎想吗？如果人人讲理，多替别人着想，人间哪有悲剧？

再说，计算机不正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而设计的吗？如果衣红不排斥计算机，由计算机转接一通身历境电话，哪会有问题？

生气就让她生气吧！难道自己真打算与她谈恋爱不成？七天来的交往，不过是基于文娃的指示，例行工作而已。衣红有哪一点让自己倾心？长相是可爱，这种可爱的女孩比比皆是，没有一万也有几千！

他在这边胡思乱想，宇宙飞船又向前推进了几百公里。只听广播说：“本船现在开始调整重力，请各位旅客就近坐下，一分钟后即将降落。”

文祥心里又想，今后还是少与衣红接近，公事公办。反正到了苗疆，见了禅师，问清楚了龙符的涵意，拍拍衣服便走！

可能吗？衣红之所以不喜欢计算机，也非纯然任性。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衣红在交往过的女孩中，不是数一也该数二。人与人相处，不过是个“缘”字罢了，只有“缘”这根绳子，能将人栓系在一起。

这样想未免太自作多情了吧？她真的喜欢自己吗？左非右也不错呀！还有风不惧哩！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她并没有把自己当意中人呀！这么大个人了，如果以过去的岁月来算，三十多岁应该是中年人了，怎么一见到衣红，就变成青春少年了？丢脸呀丢脸！还好意思说去月球为了隐居，分明是失恋了，活不下去了！

文祥呆呆地站着，心里七荤八素的，正觉得头有点昏晕，打算找个地方坐下，哪知双脚突然一软，立刻滑倒在地。

只见一个红色影子飞奔过来，一把将他扶住，嗔道：“我正在后面给大家录像，好寄回去给师父看，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探头探脑的，来了以后又退得老远，偏又不肯坐下！活该！昏倒了吧！你害死我了！好不容易才从他

们手上抢下录像机，你站的太远，害我没法取到完整的镜头。现在又倒在地上，好镜头都录不到了！回去一定被他们笑死了。”

文祥头昏是好了，这下躺在衣红怀中，被她一顿抢白，一时真不知是喜、是忧？他楞楞地望着衣红，一颗心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宇宙飞船登陆火星的霎时，文祥也降落在一片红色云端，整整的七天，都如流水般平静地过去了，却在最后这分离的片刻，一个偶然的接触，迸放了熊熊的火花。一个是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一个是失望于人生的过客，以后呢？人生的舞台上，一出老戏又要重新开拍了。

冲点：当火星、地球与太阳连成一线，而且火星在地球的背日面时，是火星离地球最近的位置，称做“冲点”，两者的距离为五千六百万公里。相对于“冲点”的“合点”位置，是火星与地球距离最远处，约有四亿公里。冲点飞行在宇宙飞船离开地球时，需消耗大量的推进剂，以脱离地球引力，改变飞行路径，否则宇宙飞船将绕日运转。二十世纪末的宇航科技，尚无法做到冲点飞行。

理论部分请见《智能学九论》天理论部分。

壮族：即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主要分部区在广西。乃秦汉时代越族的后裔。三千年前就已在左右江流域、红水河和柳江两岸一带定居。

见《庄子》德充符。

火星一年有六百六十九个火星日，而火星的绕日轨道是椭圆的，所以火星上每个月的长度不尽相等。如果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则一个月就相当于火星绕太阳转动三十度，一般以黄道带上的十二星座命名。二五年七月，火星正处于狮子座与处女座之间。又，火星尘暴始于山羊座，止于白羊座。

（第一集完）

第九回 相见时难别亦难

踏上火星土地之前，每个旅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重力鞋”度数。这是人类实现太空旅行的重大关键，由于各星球质量不同，重力也有大有小。人体的生理机能，如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及神经脉冲等，也会随着重力的大小而有所调整。

重力鞋可以改变人体垂直方向十五度锥形区的重力，度数则依各人体重而定。在此锥形区中，体重可保持恒常，以维持血压和肌肉的伸弛力。不过当人坐下或躺下时，除非另有重力调整设施（一般公共场合或居家环境都有），否则会感到身体轻飘飘的。

在宇宙飞船上，重力调节是依所在星球而定的。比如说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人到了月球，就必须调整其重力度数。若在月球上登船，此时宇宙飞船的重力调整值与月球相等。在飞行中重力值保持不变，一直要等到重力值有变化时，才需另行调整。

此外，火星的自转速与地球相似，火星上的一天为二十四小时三十九·六分钟，故仍可沿用地球上的计时方式，即一个火星日为二十四火星小时，一个小时为六十火星分钟，一分钟为六十火星秒，只不过地球日的一·二七五倍始为火星的一日。在登陆火星后，除非特殊因素，一般皆转用当地计时方式。

旅客鱼贯走进接驳甬道，大部分人只携带一个随身小包。在这个时代，在家与出外没有多大分别，就是远赴火星，也无需提箱携筐、大包小包的。

黑金刚一行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一出甬道，就有四个人迎了上来。那些人先向黑金刚行礼，便带着七人从边门离去。卡门也有人来接，衣红三人与文祥、左非右等，目送大家先后离去。

旅客一一的离去，最后，偌大的出境室中，只剩下了文祥等五人。文祥与衣红情意乍生，最是难分难舍，两个人倒变成了一个人。只见他们一会儿絮絮不休，一会儿又执手无语。坐在一旁的裤白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两只圆通通的眼睛，不断在二人身上打滚。

“风哥，他们怎么了？”裤白实在忍不住了，转头问坐在一旁的风不惧。

“难道你不懂什么叫谈恋爱？”

“我当然知道！”

“那你问什么！”

“奇怪，衣姐前一分钟还好好的，怎么一眨眼，就连骨头都软了？”

风不惧也说不所以然，左非右凑过来说：“小兄弟，你的衣姐平常凶得要命，那都是假的！现在这个黏搭搭的，才是你真正的衣姐。”

裤白嘟嘴道：“我宁愿要假的！那个衣姐才是我的！”

“我们怎么联络呢？”文祥知道不能再拖了。

衣红伤感地说：“我们有个秘密的地方要去，停留多久还不知道……唉！假如那个人就是你多好！为什么你不是他呢？”

文祥问：“他是谁？”

衣红哀怨地望着文祥，说：“唉！我不能说。”

文祥说：“你不肯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他？”

衣红幽幽地说：“我希望你就是他。”

文祥说：“好，就算我是他吧！”

衣红摇头说：“我相信你就是他。”

文祥说：“是，我是他！”

衣红又点头说：“没有理由不是他。”

文祥说：“没有理由。”

衣红想了想，肯定地说：“你是他。”

文祥说：“我当然是他。”

衣红突然又恨恨地说：“哼！要是你不是他……”

文祥说：“那又怎样？”

衣红咬牙说：“我会杀死你！”

文祥握住两只小手，说：“放心，就算我不是他，我也要变成他！”

衣红说：“你说话要算话哟！”

文祥忙说：“当然，只是，他怎么这么重要呢？是你的什么人吗？”

衣红羞得低下了头：“我不能告诉你！”

文祥一颗心怦怦直跳：“你不说，我怎么变成他？”

衣红懊恼地说：“错在我，当时我没有看清楚！”

文祥没听懂：“你没看清楚什么？”

衣红叹口气说：“唉！光线那么暗，又有人挡住。”

文祥急了，说：“你到底在说什么？”

衣红幽怨地望他一眼，说：“谁知道呢！”

文祥说：“谁知道什么？”

衣红两眼盯着文祥，说：“如果我有危险，你一定会来救我吧？”

文祥急着说：“当然！那还用说！”

衣红紧接着问：“不顾生死？”

文祥说：“什么生死？你要干什么？”

风不惧在一旁开口了：“衣红，不能再说了，师父是怎么交待的？”

文祥说：“你师父说了什么？快告诉我！”

衣红不能启口，急得跺脚：“你能不能不要问？”

文祥见她似有难言之隐，不忍相逼，楞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

风不惧很有耐心地等着，见二人再不说话了，这才说：

“该走了吧？反正还会见面的，至少八月之约大家是不见不散。文兄，我们住的地方不能说，你呢？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联络？”

文祥说：“我住在地宫酒店，五七八号房。”

左非右则说：“我就不留地址了，反正你们也不会找我，而我要找你们，那是易如反掌，肯定找得到！”

裤白说：“不可能，我不信你找得到。”

左非右说：“小兄弟，明天清晨，你去大门口一处白色石墩子旁等我。”

裤白一扬头，说：“别臭美了！我们都还没去，你又知道有石墩子了？”

左非右说：“我也不知道呀！”

裤白说：“那你吹什么牛？”

左非右说：“吹什么牛？我们明天见面就知道了！”说罢，他便与四人告别，独自飘然而去。

衣红与文祥还不肯分手，风不惧连连催了几次，最后还是裤白使出了杀手！：“衣姐，我告师父去！”

文祥一直看到衣红的影子消失在人群中，这才嘀咕起来，怎么这样不争气，小倩的影子呢？难道人就是不能挣脱情网的羁绊？多年来，满以为自己已是心如止水，哪里知道这么一颗小小的石头，就令古井生波，狂风巨浪又随之而至了。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衣红是有很多优点，而文祥在长年压抑下，突然间情感决堤了，那种后果经常是难以收拾的。所幸他自制力很够，又有强烈的责任感，除了“那个人”的谜团一时挥之不去外，心境倒是相当平和。

他有点不明白，像衣红这种坚强又极度自信的人，怎么会对自己是不是“那个人”如此在意呢？更何况今人所拥有的自由度，也不是过去任何时代，或任何地方的人所能比拟的。如果说衣红是去相亲，那就太荒唐了，这种事只有在做梦时，还可以尝试一下。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想必是离别在即，情绪激动，一时口不择言，自己又不是没有谈过恋爱，怎么一下子胡涂了？

火星移民从二二年开始，上面共有八个基地，这次举行三十周年

庆的地点在“熔炉”基地。这个基地上有一个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的旧式弧形电离罩，当年只用了三百个工作日就建成。那时，借着在月球上成功的经验，首先由计算机机器人登陆，建立了太阳能收集站，然后以分子工程技术，大量生产电离罩的结构体。

因为火星空气中有九成是二氧化碳，在超高电压下，气体分子都已离子化。计算机再利用宇宙压力及分子工程，令电离的碳原子紧密排列成正三角形的晶格状。此结构体坚逾精钢，不仅可以阻止剩余氧气的散逸，还能防御一般陨石的撞击。

电离罩形成后，再利用太阳能电力，在密闭的罩内钻井抽取地下水，使成湖泊。同时分解火星地表原有的氨基及碳基盐类，使形成类似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密闭在电离罩中，以便人类能长期居住。

“熔炉”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移民区，这里有三十万中国人，其中有十万为藏族，是以红教教徒为核心，集体迁徙而来的。火星八大基地中，以美国基地规模最大，人口超过了三十万，另外，苏俄、日本、巴西、印度及欧洲各国等基地也各有数万人左右，分别建立了文化特色迥异的移民城。

“熔炉”位于火星北半球，跨越北纬三十度、东经四十度的一片广大高原上。左侧为克瑞斯平原，连接阿利斯纵谷。这里有亿万年前河流冲蚀地形的遗迹，再加上人工刻意的修整，看上去就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中国模型。高原左下方有块高地，用以象征喜马拉雅山脉。其余部分划分为四大人文区域，分别以东、南、西、北命名，札什伦布太空站即位于西南方这个象征性喜马拉雅山处。

由于传播媒体的发达、虚拟实境的高传真度，就算大门不出，人也可以神游宇宙。

而在长生之余，人更是贪生怕死，所以火星基地自建成以后，三十年来，计划中的一百万移民，到如今还有两成的缺额。使得原来更具野心的星际移民计划，一直无法付诸实施。

这次庆祝大会选定在西藏地区进行，原因之一是，十周年庆曾在美国基地、二十周年庆在欧洲基地举行，这次轮到熔炉城主办。其二是火星五大奇观之一的金顶寺，就在西藏区，梵宫绀宇，規制宏整，外形考究，值得一游。其三是，经过本世纪初宗教大辩论后，佛教大兴，广受知识分子的拥戴。而佛教诸派中，只有红教在此建有基地，更有信众十万人，影响力极大。

而红教以“回归佛旨”为宗，更成为改革的主流，故这个庆祝大会，其实宗教意味颇为浓厚。现任红教教主洛桑巴，当年便以改革密宗闻名于世。他认为佛教教义，应以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为唯一依据。因为后来的历代祖师，多多少少都受到环境的影响，不得不将世俗文化引入教义中，而今人智业已大开，时过境迁，以之作为参考固然无妨，作为真理奉行则绝对不可。

最令人侧目的是，他把密教中所有的密行密授，都视为谤佛，严禁信徒学习应用。

但他仍自称喇嘛，认为形式并不重要。在二〇一〇年，他曾预言他们的极乐世界是火星，所以当移民计划宣布后，红教信徒十万人，便在二〇二〇年，有组织地移民“天堂”。

因为移民人数过于庞大，人类议会唯恐太空移民变质成特殊族群大迁徙，还特别修法规定，在兼顾鼓励移民原则下，任何移民计划中，单一族群不得超过全部人数的一成。

第一次来火星，文祥想先信步走走，随意看看，再到旅馆。一走出“熔炉”的转航中心，他立刻感受到一种狂热的宗教气氛，除了满目经幡飞扬外，街上来来往往的，有三成以上都是身披鲜红僧袍的喇嘛，不时还有几个喇嘛，戴着各种面具，如牛头、骷髅头等，穿著五彩长衣，打扮成神怪模样，在一群群信众簇拥下，随着锣鼓节奏跳舞。

火星与地球上的计算机城，大体上格局是相同的，空中专供长距交通工具飞行，地下道则为中距捷运路线，地面仅有各种建筑体及行人。这时街上人潮熙来攘往，锣鼓喧天，一派节庆热闹非凡的景象。文祥虽然觉得新鲜有趣，但因隔离人群太久了，肩摩踵接地，不免有些不习惯，他便往行人较少的路肩走去。

一走上路肩，他大吃一惊，只见路肩上划了两条长长的白线，两线中央竟有一些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的队伍。文祥知道，那是信徒叩长头的仪式，原来在西藏时，藏人物资缺乏、生活环境艰苦，信众必须许愿，以苦行赎罪的方式，祈求来生的幸福美好。现在既然来到火星，登上了极乐世界，为什么还保留这种苦行呢？

文祥向文娃请教，她说：

“这种事我们完全不能理解。”

文祥没有宗教信仰，无从理解人对天堂、极乐世界的渴望。他看到前面街头好象有地下快速道入口的标志，便往前走，准备从那里坐车到地宫酒店。

街头转角处有一栋玄石砌成的商店，店门或立或坐的，有好几个人，正指指点点的谈论着街上欢乐的人群，对眼下趴伏前进的赎罪队伍，竟然视若罔闻。

训练有素的观察力，让他一眼看到，这些赎罪者双脚都有炼条拴住。怎么可能呢？文祥吃了一惊，如果这些人是自愿的，为什么要用铁链拴住？拴住唯一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一种宗教行为，怎么可能有强制性的措施呢？

“文娃，你知不知道，这些赎罪者脚上有铁链？”

“知道，他们自愿的。”

“自愿的？在这个时代？”

“这也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地方，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

文祥仔细观看，发现队伍里以中、老年人人居多，而且大半都是男性。他们口里诵着佛号，先双手合十，举在头上拜一次，当双手在胸前及腹下时，又各拜一次，然后跪倒，匍匐在地，双手向前滑，直到全部身体接触地面，再行叩首。叩毕起身，往前跨三步，再重复同样的动作，如此不断前进。

这种动作极耗体力，有几位老人已经面色苍白，四肢颤抖，眼看要支持不下了。但是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丝毫不敢怠慢。文祥听过一种理论，说人只要能专心致志，心灵便能得到平安。他自己就深受其惠，每当全神贯注于工作时，都能真正感觉到幸福。

显然，对这些人而言，有意识地令己身肉体痛苦，正是他们的工作方式。但为什么要系铁链，而且是自愿的？是怕自己逃跑？还是借此加深痛苦的程度？

宗教的目的，原是逐步将愚民导引到智能之域，使人生智能而得解脱。

人类已经移民火星三十年了，居然还有人抱愚守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队伍中有一位老者，显然体力已透支过甚，每当磕头后再起身时，都佝偻着身体，慢慢地挣扎。由于动作过于迟缓，延误了后面的队伍，使得前后距离越拉越开。

文祥乍着胆子走上前去，对那老者说：“老先生休息一会吧，免得影响队伍。”

老人回头一看，虽然后面没有人催促，但的确已造成妨碍。他羞愧地叹了口气，蹒跚地随着文祥走出队伍，有气无力地对他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还差八万多个头还没有磕完，看来是没有指望了。”

“老先生不要这么想，八万多个又算什么？现在时间用不完，慢慢来！”

“先生你不知道，老汉今生罪孽深重，这个愿是不可能还完的。”

“怎么会？你一天磕一百个头，只要再八百天就还完了。”

“没有那么简单，我许的愿是连续磕十万个长头。但每次还磕不到一千个，我就开始怀疑了，到底磕长头有什么用呢？人家整天做梦，没有磕过一个头，却活得和在极乐世界没有分别，每次一想到这里，我就放弃了。可是，无论造梦机也好，什么实境虚境也好，都不能让我感受到那种极乐。师父们就说了，谁叫我没有还愿呢？混来混去，老汉实在无路可走，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把愿还成，也没有一次能找到我的极乐世界。”

文祥不知要如何安慰老人，老实说，连他自己都有这种困惑。他和眼前这位老者唯一的分别，是从来没有什么极乐世界的想头，所以还能随遇而安。文娃不是要自己来了解一下吗？了解什么呢？当然是自己不知道的，于是他问道：

“老先生，我不知道什么是极乐世界，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是……就是……”老者一时之间好象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想来想去，终于想通了：“就是没有痛苦烦恼。”

“那么，你现在还有什么痛苦烦恼呢？”

“嘎！阿弥陀佛，我的痛苦烦恼太多了，多得说不完。”

“能不能告诉我？说不定能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

“阿弥陀佛，好，好，让我想想。”老人用心地想，一时点点头，一时摇摇头。又用藏语和他的私用计算机谈了一会，最后，他满怀歉意地说：“我实在说不上来，好象有，想想又都是一些小事，像是儿子不听话呀，老婆要回地球呀，这些不值得向你提。

不过，有一个千真万确的烦恼，就是这八万个磕长头的愿还欠着没还。”

文祥忽然懂了，说：“快乐是痛苦解除时的状况，所以还完了痛苦的大愿，也就是极乐的世界了。”但是他又想，状况是一时的，“极乐”可以说只是一种状况，但“极乐世界”却是永恒的。难道信徒要不断地再许愿、再还愿，永无已时地叩长头？

老者还没有听懂，旁边伫足的人群中，倒有人开口了：

“哼！又来个心理专家！我们这里不欢迎你的歪论！”

文祥闻声一看，说话的是个红衣喇嘛，只见他双手叉腰，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那老人一见到他，不声不响地，立刻回到叩长头的队伍去了。

文祥还来不及开口，有一个少女已经越众而出，大声说：

“铁棒喇嘛，你错了，这句话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在《大阿含经》中……”

“又是你！你为什么老跟我们作对？”

“又是你！你为什么老是被我碰到？”少女嘻皮笑脸地说。

“要不是……”那喇嘛戟指怒目，跺脚骂道：“我今天就把你……了！”

“又犯口戒了，是不是？在这个极乐世界里，喇嘛你吐出来是脏污了三宝圣地，吞下去也是脏污了三宝宝地，小心重堕阿鼻地狱哟！”

“你胡说！”

“噢！你知道我的名字嘛！”少女故意逗他。

“你还胡说八道！我和尚不饶你！”

“不错，我叫胡灼，但不够霸道，你和尚饶不饶我没有关系！”

那喇嘛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什么也不顾了，张开双臂便向那女孩扑去，口中大喝：“胡灼，老子宁愿下地狱！”

众人只觉眼前流光辉赫，地上已拥起一道光柱，堪堪把那喇嘛罩住。在光罩中，他尚自怒目圆睁，口鼻翻动，只是全身像标本一般，封冻在一个光华密裹的橱窗里。群众虽已司空见惯，一到有热闹可瞧，还是围成了一堵厚厚的人墙。

那喇嘛被罩定后，只见光柱一阵旋转，下方的地皮开始塌陷。附近的人群立刻闪开，接着光柱缓缓下降，直到完全没入地底后，地表才恢复原状。

胡灼对文祥说：“快跟我来，否则还有麻烦。”

原来这是计算机当局防范人际冲突的手段，先将肇事者隔离僵化，再运送至看守所。

文祥原就知道有这种律法，这却是第一次目睹，听胡灼这么一说，便机械般地跟着她走。

两人三步并作两步，快速地穿过人群，直往地下道奔去。

这个地下道通体朱红，全是火星石（一种玄武岩，多属斜方晶结构）加工砌成，由于加工时以高温加压，凝固后坚如冻石。石头表层有微光透出，照得信道内纤毫毕现，但光线柔和淡雅，一点也不嫌刺眼。

两人走到一处交叉口，少女止步回头一看，后面并无追兵，便向文祥说：

“现在安全了，你大概是初来的，不知道此地的规矩。在这里凡是与宗教有关的事，千万别说、别碰。”

“我没有说什么呀！”文祥一肚子委屈。

少女见他竟不承认，双手一摊，说：“好，那你请自便吧！”说完便往前走了。

文祥觉得人家是一番好意，至少也要表示谢意才是。想着，便跟了过去，一边喊道：“胡小姐，多谢你了。”

那少女没有理会，却加快脚步往前走。这时，文娃开口了：

“我们察知喇嘛在集结，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们怎么不采取行动呢？”

“除非涉及现场安危，我们是不能干预的。”

“啊！这就是危险任务？”

“还不是，这是突发状况。”

文祥一想自己人生地不熟，现在怎么办呢？胡灼刚才说“还有麻烦”，说不定她知道怎么回事，便又大叫：

“胡小姐，请等等我！”

“你别过来，紧跟着我就是！我得到通知，说他们在找一男一女两个人！”胡灼头也不回，一边向前疾走，一边大声说着。

前面已是尽头，文祥见胡灼向右转去，也紧跟了过去，信道壁上有“往吸星岩”四个汉字，上面一行文祥不识，想必是藏文。这边通道上行人较多，有的三五成群，也有一人独走的。胡灼突然放慢脚步，走向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身边，两个人竟然说起话来了。

信道前端是个停车坪，上面停着一列磁浮梭，梭门前站着三个喇嘛。胡灼与那女孩谈谈笑笑，神色自若地钻进了梭舱。文祥也故作镇定，慢慢走到门前，一个喇嘛望了他一眼，又把目光移向左边的一对男女。

文祥找了一个离胡灼不远的位置坐下，不久，梭门缓缓关上。眼前略略一暗，身体微觉震动，磁浮梭已向前疾驶数十公尺了。

胡灼走到文祥身边，说：“我已跟你的计算机通过话了，你叫文祥，是吧？是来采访火星盛会的？”

“是的。”

“你既然从事媒体工作，怎么会不知道这里的禁忌呢？”

“老实说，我是业余的，临时被征召来的。”

“怪不得，这几天一下子来了几千个地球客，接待人员忙得人仰马翻。我也是临时被找来的，怕你们不小心闹出事情。就算这样，还是出了事。”

“对不起，是我太冒失了。”

“不，这与你无关，是一些喇嘛仗势欺人。他们占用了本城四分之一的能源，这些能源本来集中在几个堪布大喇嘛手中，不过他们潜心修为，不问俗事，控制权就落到一些年轻的喇嘛手中。他们虽然不敢为恶，但是彼此相互比赛‘神通法力’，所耗费的能源就由信徒分摊。你刚才看到的叩长头仪式，在西藏恶劣的环境中，原是收敛人心的法门，到这里却成为他们控制信徒的手段。我们虽然看不惯，但是愚夫愚妇执迷不悟，有什么办法呢？”显然胡灼积忿已久，一开口就没完没了。

“难道计算机当局也不能管吗？”

“问题出在二二四人权宣言呀，人不自觉，仙佛要怎么渡他？”

“那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等这次盛会你就会大开眼界了，喇嘛们打算借着这次全世界瞩目的机会，打着为人类祈福的招牌，由一些法师施展法力神通，以扩大影响力。由于法术属于私人行为，需要配额以外的能量。他们会钻漏洞，先取得计算机当局的允许，建造了一个配电站，把每个人的配额集中储存起来，再依实际消耗分送。你想想看，那些只磕长头不用电的信徒，十多年来，不就省了近百亿度的电量吗？”

光听这事，文祥已经大开眼界了，便用指语问文娃是否如此，她说：

“我们知道，但是我不能评论。”

对这个回答，文祥大感不满，他渐渐明白了，以往他的生活环境单纯，遇到问题计算机都能应付裕如。而这次火星之旅，事件层出，变化频繁，显然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要比计算机来得强。文祥已经感觉到计算机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老是放不开手脚。若非判断能力不足，就是二二四宣言中，有什么矛盾之处，让计算机无所适从。

此时磁浮梭嘎然停止，靠站后，梭门立即打开。广播声传来，原来到

了三松站，下一站便是吸星岩。文祥见胡灼端坐不动，便问道：“我们是去吸星岩吧？”

“不，你先不要动，等磁浮梭要开了，我们立刻冲下去，免得被人跟踪。”

“会有人跟踪吗？”文祥怀疑地问道。

“小心点不会错，注意！快跑！”说时，正值铃声响起，胡灼立刻拉着文祥，直往门外奔去。

他们刚刚着地，只听背后梭门一关，磁浮梭已腾空飞驰而去。

文祥正要开口，却听身后有人说道：

“胡姑娘久违了，老衲在此等候多时。”

胡灼回头一看，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喇嘛，她恭敬地向喇嘛打了个问讯，道：“原来是阿孟旺大禅师，久违。”

“这位是文祥施主吧？”阿孟旺两眼望着文祥，他目光如电，凛然令人敬畏。

“正是在下，请指教。”文祥也学着胡灼双手合十致礼，心里纳闷对方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

“阿弥陀佛，能否劳驾两位，到敝寺小坐一会？”

胡灼向文祥使了个眼色，说：

“姑娘我有的是时间，但是文先生来火星另有公务，恐怕不能分身。”

文祥心想，这事分明由自己引起，怎能让她一个人承担？慨然道：

“大和尚，这件事与胡小姐无关，我愿意随你去。”

阿孟旺哈哈一笑，说：“阿弥陀佛，难得难得，这年头能锐身己任者已不多了，想不到今天就碰到两位！其实老衲来此的目的，不仅不是兴师问罪，反倒是要结个善缘。”

“既然格古大喇嘛这样说，小女子恭敬不如从命。”胡灼眼珠一转，想不到这一点小事，居然劳动上红教中第六号人物。她怕文祥不知喇嘛的身份，说错了话，便对文祥说：“文先生，禅师平日封关不出，弟子信众难得见到禅师法身，要多多惜福才是。”

“姑娘伶牙俐嘴，老衲早已领教过，这位文施主沈潜干练，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难怪教主有先知之明，亲自下令，要老衲来此恭候。”说时合十揖客：“两位请这边走，飞云梭已经备妥了。”

“教主下令？有这么严重吗？”胡灼大吃一惊。

“阿弥陀佛，有多严重老衲不知，只是寺里九大护法全部出动了，是老衲有缘，在此得与两位相遇。”

“妙！”胡灼一顿足：“妙极了！”

“阿弥陀佛，敢问胡施主何事称妙？”

“恕小女子无知，贵教主没有预知的能力。”

“阿弥陀佛，若非教主先知，老衲怎能寻得姑娘？”

“刚才格古大喇嘛不是说，九大护法全都出动了么？总有一位能碰上我们。”

“佩服佩服！阿弥陀佛，姑娘可谓名不虚传。”

说着，三人已到了一个升降口，阿孟旺一拍掌，一圈金光迅速向四周扩散，晶围辉绕处，出现了一个三人座的小飞梭。阿孟旺请胡灼先上，胡灼毫不客气，一马当先，文祥与阿孟旺也分别入座。又是金光一闪，飞梭在甬

道中踊空飞起，只见四壁急速向下退去，出了甬道，竟然光明大放，原来飞云梭是通体透明的。

“大禅师，文先生第一次来火星，能不能将速度放慢一点，让他见识见识？”

“阿弥陀佛，来日方长，今日非比寻常，教主已升座待客了。”

像飞云梭这类的交通工具，在地球上都是计算机控制，只有最重要的人物才能乘坐。

文祥想不到刚才那一点芝麻小事，竟然就惊动了层峰。此去固然吉凶未卜，想来也不过是生死问题，就当是出一次危险任务吧！

想到危险任务，文祥便用指语问文娃：“他们要我去做什么？”

文娃说：“沟通。”

飞云梭沿着电离层上升至罩顶后，即紧贴着罩沿飞行，速度原本极快，直到电离罩中央最高处，才渐渐放慢速度。文祥往下一看，前面那地形好似一个小山丘，山势向四下呈锥形散开，山色赭红，间杂着一些红宝石般的建筑，在煦煦阳光下，有如腾焰飞芒，闪灿生光，既壮观又险恶。胡灼指着那片红宝石，对文祥说：“就是那里！”

文祥看到圆形山丘上，有一片广达数万平方公尺的建筑群。最外是正方形的墙垣连绵相围，墙内四角各有一座数丈高，形状各异，分别为绿、黑、白、红色的浮图。正门朝南，有一座高大的红玉牌楼，门临斜坡，沿坡有数百级仿汉白玉石磴直到山脚。

这时飞云梭的速度更缓，直向建筑群中央飞去。再往里进，是一片大约数公顷、一片青葱可人的园地，其间竹苞松茂，百卉含英。最引人注目的，倒是耸立于左右两侧，与人齐高的两座香炉，其色如火，其润如水，内中香烟袅袅。

再内则为十二栋大小不等之仿木建筑，排列得有如旧式钟表的刻度，在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栋大殿，大殿之间夹着八座小殿。

这十二栋建筑又围着排列成三角形的三栋楼房，其中左栋象日，右栋象月，皆为圆形建筑。在三角形顶尖位置的，则是一栋三层楼房，金顶金墙、金椽金瓦，一片金色辉煌，霞光万道，十里可见。

阿孟旺指着那金色建筑道：“这是敝教主寺金顶寺，格局类似西藏的桑耶寺，这些黄金都是就地取材。为了表示最大的诚挚，此梭将直达大殿，教主已在该处恭候大驾。”

胡灼虽见过不少世面，却万万没想到这次对方竟然如此隆重。这位文祥不知是何方神圣，连轻易不露形迹的教主，都要折节下交。

飞云梭缓缓下降，那金光熠熠的歇山式金顶倏即向前后退开，里边露出一个天户，恰容梭身通过。等到飞梭降至建筑物内，眼前光景又是一变。原来梭身已进入一个广约数亩的大殿，翠玉铺地，红柱擎天，金碧旃檀，罗列辉映。大殿北方有三座高约丈许的纯金佛像，殿旁幢幡满立，另有转轮无数，都是高可及人，整座大殿庄严肃穆、气派不凡。

殿前地下有八个排成马蹄形的蒲团，除正中端坐着一位庄严棣棣的年长喇嘛外，右侧坐有四位喇嘛，左侧三个蒲团却是空着的。但闻梵唱入耳、檀香沁心，令人神思一清。

三人陆续下梭，突闻一声洪亮的佛号：

“阿弥陀佛，”正中那位喇嘛双手合十：“有劳两位施主了。”

胡灼这时也不敢嚣张了，立刻扑地跪倒，口称：“信女胡灼，拜见教主。”
文祥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也见样学样，跪地磕头道：“在下文祥，拜见教主。”

“阿弥陀佛，两位施主请起。”

文祥抬起头来，目光恰与那位教主相遇，只感到头晕目眩，仿佛五脏六腑都被透视了。他心里一惊，连忙又磕了一个头。

“请这边来。”阿孟旺引领文祥，把他带到左侧最接近教主的一个蒲团旁边，胡灼会意，自坐在文祥的下手。

那位教主见众人皆已坐定，举手一招，一阵金光从他面前游起，光帷渐渐扩大，直到座中人全都包围在内，这才开口道：

“阿弥陀佛，两位施主有所不知，老僧近来得悉，当局因系统被人渗透。是以老衲请求当局派一特使前来，以便沟通。唯敌暗我明，为安全计，不能再循正常管道。适才由圆光中得见文施主宅心仁厚，今后将借重文施主之口耳，直接与当局沟通。”说到这里，教主环顾众人片刻，接着又说：“至于胡施主，暂请担任文施主之向导。据老僧适才访察，对方尚未对文施主有所怀疑。老僧特地商请两位来此，共议大事，此地全在本寺控制下，两位可以放心畅谈。然离此之后，切勿再提起，以防他人得知，恐对二位施主不利。”

文祥听了教主这一番话，如堕五里雾中，诧异道：

“教主可能认错人了，在下只是奉命前来观察。”

“阿弥陀佛，事涉机密，细节恕老僧不能透露。目前借重文施主之处，只是作为一种认知的界面。老僧被称为活佛，也正是我佛与人世间的界面，文施主不必妄自菲薄。”

文祥似懂非懂，又问道：“教主能否明示，在下该怎么做呢？”

“不必刻意做什么，”教主由身边取出一串红玉佛珠，对文祥道：“这串佛珠共有十二颗，效用各不相同，请戴在右腕，以供本教信徒辨识之用。另外，佛珠内嵌有圆周率振荡晶体，施主以之滤波，随时可以译码。”

文祥一听，教主话里大有玄机，这种圆周率振荡晶体，正是宇宙飞船上查出的“光弹”之侦测装置。这位教主不仅知道有这回事，而且竟已准备妥当！文祥忍不住问道：“教主怎么知道圆周率滤波译码之事？”

“老僧原本不知，自前年起，每逢七月七日午时，本寺凡有酥油之处即泛奇光，今年更为炙烈。前日获当局告知，此光来自外层空间，系一紫外线之载波讯号，唯此圆周率振荡晶体可解。老僧忆起一段公案，便揽下这差事，将振荡晶体置入佛珠。施主不必多问，且戴上此珠，至时自有效用。”

文祥连忙离座叩头，恭敬地接了过来，将佛珠戴在右腕上。

胡灼一直冥想教主刚才所说的话，这时突然懂了，她有感而发地说：“原来小女子也是一种界面，供文先生与火星社会沟通。”

“阿弥陀佛，胡施主兰质蕙心，佛说诸相皆妄，正因为诸相都只是界面。”

“可是界面也有适与不适之别吧？”胡灼对一些喇嘛的行为，早就心有不满，难得有此良机，她当然不会错过，逮到机会便借题发挥。

“阿弥陀佛，施主言重了。”教主左手一挥，突然间幽香暗扬，一尊白玉香炉乍然出现，光照处，只见炉身在地上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教主说：“本无香炉之物，故无香炉之影，既有其物，必有其影。本教乍看孽徒甚多，只缘物性尚存，老僧修为百载，尚需借此区区蒲团。施主灵慧通真，如何又把阴影当真？”

“教主既知有阴影，必知阴影有时会掩盖炉座。”

“阿弥陀佛，施主再看，哪里有炉座？”

阴影尚在，暗香犹存，眼前的白玉香炉却消失无踪。胡灼微微一笑，她认定这不过是简单的幻术，嘴里却说：“教主法力高强，足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阿弥陀佛，施主为知所困，真幻不分。”

“信女资质驽钝，不懂禅机，但是贵寺喇嘛仗势欺人，难道也是虚幻？”胡灼不耐转弯抹角，干脆豁将出去，挑明了讲。

“阿弥陀佛，这是施主只见阴影，未见炉体。”

“请教主明示。”

“阿弥陀佛，佛界本空，却是真空，真空为一，抱一即佛。”教主双手合十，瞑目开示。各大护法均下座顶礼呗赞，口诵“阿弥陀佛”。

文祥不知所措，见胡灼仍然正襟危坐，只得端坐不动。

教主依旧瞑目合十，继续说：“人间是浊，因人各一心，一心又分数心，生生不息，永无了时。”

胡灼知道这是莫大佛缘，合十顶礼，恭敬地说：“感谢教主垂示。”

“阿弥陀佛，人心若不能收敛，当永留浊世。”教主手一挥，皓皓香炉复现，他手指一弹，“咚”地清脆一声，香炉破为千万碎片，地上阴影也化做无数。教主继续说：“修行之意，是求将我心化尽，以归于一。而凡人之行，是将一破做万万，所以天下乱象不绝，人心轻浮不固。”

胡灼问：“教主既已知其因，何不大发慈悲，救助他们脱离苦海呢？”

“阿弥陀佛，施主有此愿心，自是功德无量。只是施主不知，世间众生亿亿兆兆，非仅人类而已，能臻人类层次，已属兆亿分之一。要救世人脱离苦海，当先使察觉苦海之本末，再确定解脱之决心，否则不能称为救助。”

“信女愚鲁，一就是一，为什么要化身亿万呢？”

“阿弥陀佛，胡施主可谓善问者哉！施主可知事物有大小先后？”

“信女识得。”

“阿弥陀佛，大与小之间，能分为若干？先与后之间，又有多久？”

“可分为无尽。”

“阿弥陀佛，既然无尽，岂非亿万？”教主见胡灼正沉思默虑，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再若见大小为一，先后亦为一，不分不辨，不取不舍，又如何？”

“恕信女无知，那岂不是愚昧？”

“阿弥陀佛，愚字是有心而不知，昧字指可见而不识。人本来面目是不知不识，进而略知略识，既而有知有识，终至尽知尽识。其始为无，进而有，有而多，多而全，全复归于无，是为轮回。”

“请再恕信女无知，我佛为何要造此苦海？岂不是太残忍了？”

“阿弥陀佛，宇宙本存，何言建造？若无少，何来多？若无苦，何来甜？比较才有认知，认知始能觉悟，人生正为‘自我’经历之轮回。轮回中自有选择，譬如河道，水性向下，土性相阻，水可聚而成湖泊，亦可直泄千里，回归大海。苦乐无非引人觉悟之契机，有如渡河之舟船。人若住于船，则不能登彼岸，若执着于苦乐，则难觉悟也。”

胡灼一听，心中一震，半晌说不出话来。

文祥不懂禅机，只觉得教主最后一句话蕴藏无穷的奥妙。心想人生难

道只是影子吗？是谁的影子呢？再说自己蒙受殊荣，堂而皇之地坐在一教之主身旁，就只为了作计算机的界面？为什么是自己呢？

文祥还在胡思乱想，但见诸护法同赞：“阿弥陀佛！”便各自归座。

教主又说：“阿弥陀佛，当局亦为众生，欲参智能之门，尚须破除知障，否则化身亿兆，只不过是亿亿兆兆，离本体欲近反远。”

文娃在文祥耳中说：“什么是知障？”

文祥便问：“请问教主，什么是知障？”

教主说：“阿弥陀佛，人所知者，如‘矢’出于‘口’，是过去之事。无知之时，以有知为明。既知矣，又执着过往之知，是为‘知障’。”

文娃又说：“那我该怎么办？”

文祥便问教主道：“计算机全靠既有知识，不执着于已知，又怎样为大众服务呢？”

教主说：“阿弥陀佛，日出于东，昨日如此，今日如此，人料测明日亦然，遂有‘日出于东’之知。而人间事物变化无穷，知识蔽障壁立森列。孔子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易言之，虽仅闻一而究其所以，乃得知十、知百、知千。”

文娃问：“我能得到智能吗？”

文祥再问教主：“如下愚等又如何破除知障，直证真如？”

教主又合十顶礼说：“阿弥陀佛，我佛如来，开示于《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云……”众护法闻言，又离座屈膝恭听。教主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

众护法顶礼聆听，貌相庄严，似乎领受到宇宙中无尽的光明。直到教主诵毕，众护法才又回位坐定。

教主又说：“智能是道，大道无功。人必须先觉，觉而后悟……”

文娃急问：“先觉什么？”

文祥便插口问道：“请示教主，下愚应从何而觉，又如何能悟？”

教主说：“阿弥陀佛，觉者知也见也，得见人世之烦苦也。悟者吾心也，若我心不去，则所知所见皆私，智能难生。我佛慈悲，为渡众生，特说此机缘。文施主来此，实因人类社会动乱将兴，当局菩提之心初起。今日智珠在握，十二道龙符想来已出世，若当局觉悟得时，佛珠将逐粒透澈圆融，逮十二粒光明普现，即当局得成正果之日。”

文祥听到龙符，心中一动，忙问道：“敢问教主，十二道龙符？有十二面吗？现在在哪里？该怎么去找呢？”

教主双手合十，瞑目端坐说：“阿弥陀佛，言有所尽，智能无穷。解铃尚需系铃人，两位施主自重了。”

教主说罢，四周突然梵唱大作，氤氲合围。文祥还想追问，一股檀香猛然钻入心脾，头脑便渐渐迷糊起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文祥发觉身边有嘈杂的人声，睁眼一看，自己居然半躺在地下道中。

再看身旁，胡灼也斜卧未醒。四周虽然有人围观，但也都是来来去去，

大概早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文祥一边摇着胡灼，一边心里纳闷，刚才不是正和教主谈话吗？怎么又回到这里了？自己从来不做“假设的梦”，方才的经历绝非幻境。只是最后自己确实是神思恍惚，难道是此刻进入了梦中？

摇了一会，胡灼也醒了过来，她四处张望，一脸迷惑。努力地振作了一下，眯着眼看了看文祥，再看看周遭人影晃动，她皱了皱眉头，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文祥猜想胡灼此刻一定是虚实不分，自己呢，一切如幻又似真，他也没有十分把握。

文祥并不担心，如果真在梦中，大可一心不乱，随梦所之。人只要心无块垒，梦境只是些琐碎的残像，不至于有多大危害。怕的是在梦中，人既已失去意识，贪欲之心犹炽，七情六欲必现出原形。再若真幻不分，那就难免要丢人现眼了。

这个真假难分的窘境，全起于人类要不得的自我心态，宇宙飞船上约翰格里生面临困境即是明证，计算机碍于法规，无权表达意见，而人生便成了扑朔迷离的世界。

其次，对人的感受而言，真实太平淡了，人喜欢刺激，即使是虚假的也好。但是刺激久了，神经麻痹，这时又向往平淡。人的喜恶永远在两个极端内摇摆，不停地追求感觉效应的结果，人生的真实与梦境就变成两个极端，没有任何人可以判断，此刻是真是假、是平淡还是刺激？

最后是人的智力问题，真假虚实的判断，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课题。从古到今，多少思想家、宗教家、科学家孜孜不倦地探讨，都还没有定论。那些思想单纯、依赖感官、醉生梦死的人，又凭什么来判断？

古代那位聪明绝顶的思想家庄周，有一天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翩翩飞舞于天地之间。醒来以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庄周梦到了方才的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此刻的庄周？

这个问题的吊诡是，凡以自我主观为判断依据的人，马上会斥之为胡说八道；而略具知识、重视逻辑思维的人，便会举出各种例证，以否定蝴蝶能做梦；只有那些认为真假难分，曾尝试在蝴蝶立场来做梦的人，才有可能体会孰真孰假。

有关这种虚实真假的辩证，在二 年代差点引起人类社会的分裂。那时，已往的国家民族意识已逐渐淡薄，代之而起的，是生活型态的意识认知。物质生产及分配问题彻底解决了，永恒的生命也在掌握中，人生还有什么需求呢？

当时计算机中枢的执行速度，较诸二十世纪中叶，又提高了上万倍，已经是微波的上限了。衍生于立体动画的虚拟幻境，在智能计算机的配合下，更是让人真假难分。最后，计算机又将人的经验转化为电流脉冲，直接输入人的感觉中枢，由此发明了造梦机。

如此一来，人们可以生活在几个不同的天地里，享受多重生活。技术上的问题都突破了，而人生漫长无尽，为什么不打破一切樊篱，让人真正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呢？

当然也有忧心忡忡的卫道之士，不赞成用这种精神吗啡喂养人类，但是他们的声音早被欢呼的洪流淹没了。如同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人们陶醉于自由、平等的幻象，新共和国在狂热中轰轰烈烈地诞生了。只是这一次堂皇问世的，却是大权在手的计算机，因为只有它，才能让人美梦成真。

二十多年来，梦幻交集、真假难辨早已成为真实人生的一部分了。如同过去各个时代，对生活在其间的人而言，只可能有主观的好坏是非。至于客观真相，那就只好等下一个时代来盖棺论定了。

文祥对胡灼一无所知，如果她常借助计算机制造幻境，此刻就很有可能已是真假难分。再若她平时过于主观，计算机就会提供主观讯息，使得虚实更难以分辨。

文祥细细回想方才的情景，突然忆起那串佛珠，他举手一看，确实在自己的右腕上！

然而再一想，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如果真在梦中，这佛珠本来就是梦的一部分啊！

再想想刚刚教主那一番话，自己虽然不太懂，显然不是任何做梦的软件所能提供的。

但是，再深一层想去，果真是在梦中，怎能知道软件有什么功能？如果不在梦中，又怎么可能发生这种迷离的情景？

照理，文祥只能自行判断真假虚实，但是，自己既然被指定为计算机的界面，可以说已与计算机合为一体了。他是计算机的一部分，文娃也可以说是人的一部分。限于法令，人固然不能问计算机，但是人可以问人，计算机也可以问计算机，为什么不问文娃呢？就算她回答了，也不过是告诉她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绝对合法合情又合理！

他正打算开口，转面一想，不对！不论文娃如何回答，自己都有可能仍在梦中！

什么是真实人生？这千古以来的大谜，多少人思索终生而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大叹“人生如梦”！人不能认识人生，就没有真实可言！而不到大梦初醒，也不能证实那是一场梦！《庄子》齐物论中，说得透澈：“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

文祥想了又想，终于，他了解了——人生就是不断向前走、观察思考所得到的认知，没有必要细究每一个脚印。既然如此，何必管它是真是幻，不用心观察思考，人生就此浪费了。一味的原地踏步，只为了要辨明真假，迟早会遁入虚无。

文祥用力把胡灼摇醒，对她说：“起来吧！不论做什么梦，都要脚踏实地！”

第十回 东风无力百花残

两人好不容易恢复了神智，谈起刚才教主的一番教诲，胡灼感慨良多。她说：“老实说，我以前总认为这位教主是个尸位素餐、任性妄为的神棍。今天才发现我错了，他的确很有道行，很多过去我不了解的疑团，都得到了

解答。”

文祥说：“我还是不大了解，他说的我都懂，但是却不懂我懂的是什么！”

胡灼说：“那是因为你平常很少想这些问题。”

“可能吧！请问你，地宫酒店在哪里？”

“干嘛去地宫酒店？”

“我应该住在那里。”

“住在地宫酒店？”

“有什么不妥？”

以刚才的情况来判断，胡灼猜想这可能是文祥工作的一部分，便说：“这样吧，我带你去。不过这次情况不同，我们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这样方便吗？后天就要开会了，会不会耽搁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做你的界面啊！”胡灼很得意地用上“界面”一词。

“听你的口气，这家酒店好象有问题。”

“没错，一般酒店在订房后，客人就可以直接进房。地宫酒店却特别规定，客人一定要亲自到柜台办理登记手续。美其名是为了安全，其实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

“那我就知道了！再说，一般酒店都是用生化人服务，可是，这家酒店有时会有自然人混在里头……”

“自然人？”

“你不知道吗？为了跟生化人区别，我们都自称为自然人。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样，在火星上，生化人与自然人几乎一模一样。”

“在地球上我们自称真人。”

“真人？”胡灼禁不住笑了。

“真人有什么不对？”

“在这里，真人指的是修道的人，自然人只是自然而已，一点儿也不真。”

“怎么？你们这里还有修道人？”

“当然，不仅有，还多得很呢！”

“你还没说，地宫酒店的自然人怎样了？”

“我最近几次带客人去，都被百般刁难，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你是说人反而刁难人？”

“是啊！如果是生化人来刁难那倒好办了。到时候，你千万不要说话。”

两人乘坐磁浮梭，到达地宫酒店时，天色已近黄昏了。火星上的黄昏应该称做红昏，这里的太阳比地球上见到的要小一点，经电离罩过滤后，就像一颗浑圆的朱砂球。红光照在红土上，红芒蒙蒙，颇有梦幻的感觉。再加上黝黝阴影，触目所及，仿佛浸淫在血海之中，显得无比惨烈。

文祥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色，尤其是身旁还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更是迷离诡异。

在红色夕阳下，胡灼的皮肤闪耀着青春光泽，但是看她行事稳健周详，显然又不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胡灼察觉出文祥疑惑的目光，笑着说：

“你一定在猜的我岁数，告诉你，我今年六十岁了。我的外表只是虚荣心的产物，刚才听了教主的话，我才发觉我有很多我。”

文祥被识破了，有点不好意思，讪讪地说：

“我今年三十六了，还在找寻我的我。”

两人说着，已走到酒店门口。这座地宫酒店是宇内知名的建筑，外表并不出奇，但是一跨入大门，立刻就进入了另一个天地。

这里原来是个小型陨石坑，跨度约有两百公尺，深有四十公尺。建筑师匠心独运，不但没有把坑底填平，反倒顺着坑势设计了各式小屋，各屋大小、间距不同，形色有别，一般人称为“史前地宫”。

在坑口上方，是一个覆碗状的半圆穹顶，沿着穹顶，有奇藤延衍。须根扞隙坠蔓，垂黄锦飘金缎；枝条如绳似索，攀穹附椽。最奇特的还是巴掌大的树叶，竟泛着淡雅翠绿的莹光。

在藤根须枝间，错悬着数以百计或方或圆，奇光幻彩、玲珑剔透，如灯笼异果般的精巢，那就是闻名遐迩的“云衎香巢”。

史前地宫共有四层，以宁静古朴取胜，其间还有三景十折，都是原始世界风貌。旅客可以乘坐磁浮梭，随意来往各处，探幽揽胜。

云衎香巢上下也有四层，提供那胆大如斗、喜欢冒险的人，享受惊奇的刺激。不要说房间地板采完全透空的设计（当然也能任人改变），光是往返香巢之间，乘坐飞梭高速来回冲刺的惊险，就让人心神俱颤。

五七八号指第五层的七十八号，是云衎香巢最低的一层。

胡灼领着文祥走到柜台前，服务员礼貌地问道：“请问是不是要住房？”

胡灼向文祥使了个眼色，客气地对服务员说：“我们订了五七八号房。”

服务员低头查了一下，对文祥说：“是文祥先生吧？”

胡灼说：“就是他。”

服务员瞟了胡灼一眼：“那你呢？”

胡灼说：“我是他的朋友。”

服务员轻佻地说：“是什么朋友？要不要住这里？”

胡灼耐着性子说：“我只负责送他来贵酒店，马上就要走。”

服务员办妥了手续，问文祥：“你一个人不寂寞吗？”

胡灼抢着回答：“他是修行人。”

服务员不理胡灼，又问文祥：“你不会说话吗？”

胡灼有点不耐烦了：“先生，我们还有事，手续办好了吗？”

谁知服务员竟一拍柜台，大声对胡灼说：“我没跟你说话！”

就这么一拍，柜台后立即转出四名面无表情的彪形大汉，个个双手抱胸。文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用指语问文娃，她说：“这家旅店是红教范围，我们管不到。”

胡灼陪文祥去了一趟金顶寺，早知文祥不是等闲之辈。起初只是不愿意麻烦，真要有事，她反而胆气更壮，便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们的经理呢？叫他出来！”

服务员冷笑了一声，说：“经理？我就够了！”

胡灼说：“你不配！”

此话一出，那四个像是生化人一样的大汉立刻蠢蠢欲动。胡灼毫不在意，挺立如山。

本来嘛！只要他们真敢动手，计算机自然会制止他们。

不料那服务员手一指，四个人马上跳出柜台，把二人围住。胡灼大吃一惊，为什么这些人不受计算机节制呢？难怪人家说地宫酒店嚣张跋扈，可是，怎么可能呢？

文祥本来打算旁观到底，一看这种弩张剑拔的情势，不愿再闹下去。这时已有一些客人站在远处旁观，相互窃窃私语，却没有人挺身而出。

文祥很客气地说：“我是第一次来贵地，特别请了这位胡小姐做向导。”

那服务员眉毛一扬，不高兴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开口？”

文祥说：“据我所知，服务行业是顾客至上。既然已经有人代劳，我开不开口又有什么关系？”

服务员啐道：“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人，我们不为生化人服务！”说时又将手一招，那四个大汉立时两人一组，分向文祥与胡灼扑过去。

文祥只觉得眼前一花，突闻一声暴喝：“给我住手！”

四个大汉一听到那个声音，倏地收势急停，呆立在原地。

服务员一时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他发现声音是从文祥身边发出，不由得怒火中烧，马上翻过柜台，一个箭步直冲向文祥：“你这个混蛋！胆敢指挥我的生化人！”

文祥自己也被吓了一跳，那个声音竟然是从自己腕上的念珠发出来的，他还在纳闷，那服务生已冲到眼前。文祥来不及招架，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突然一阵金光闪过，一位身着红色袈裟的尊者，已经双手合十，挡在文祥面前。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那服务员只觉得一股莫大的压力，迎面猛然袭来，阻住了他的去势。接着一股更强劲的力量，仿佛一面无形墙，重重地倒塌在身上。一时之间痛入骨髓，他“哎唷”一声惨叫，人已飞出两丈之外。

旁边围观的客人，见尊者乍然现身，莫不大惊。再看服务员挨打，一时人心大快，纷纷鼓掌叫好。

这时柜台后面又有几个男女，手抄棍子，个个如猛虎出柙似地冲了出来，其中还有两个喇嘛。只见这位尊者当庭而立，施出金刚禅喝：

“你们统统给我站住！”

这一声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不绝，那几个人定睛一看，不由得魂飞天外，一个个扑通跪倒，口呼：“尊者恕罪！”

旅客中原有不少信徒，被眼前情势震慑住了，不由自主地也下跪膜拜。

原来这位尊者是第九护法协巴多杰，他向文祥合十问礼，说：“施主受惊了！”

文祥也双手合十，说：“不敢，不敢。”

尊者指文祥腕上的佛珠，对那些跪地磕头的酒店人员说：

“孽障！尔等面对活佛的法器，尚敢如此放肆！”

大家慌忙抬头一看，那串佛珠本来是半透明的红色，此刻却大放光明。红色珠光在一圈一圈的虚影中，射出轮轴般的七彩精芒。全部共有四圈，各圈之间彩光相对竞走，幻化出一片祥光，令人耀眼难睁。

跪在地上的几个人，只是不停地磕头，那个服务员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几个重头磕将下去，立时血流不止。

尊者回身向在场的旅客拱手致歉：“贫僧协巴多杰，平素管教不周，致

使劣徒肆行无忌，今日贫僧来此清理门户。各位今日的消费，一律由本店免费招待。”

此话一出，人人欢喜。协巴多杰又对跪在地上的一位喇嘛说：

“乌坚吉美！你先把生化人的程序重新调整好，业务完全交给他们负责！今后不许你们任何人再插手！快通知所有业务单位，全面给我清查！”

乌坚吉美叩头领命，协巴多杰一挥手，用光帷把不相干的人隔在外头。又运起缩地法，把地上诸人移到面前。同时又解开了那四个生化大汉的禁制，让乌坚吉美送到后面调整。一切安排妥当，这才又与文祥、胡灼二人见礼，他向地上一指，三张上铺蒲团的圆凳缓缓浮出地面。协巴多杰说：

“施主如果不习惯，可以换坐沙发。”

文祥忙说：“不必客气，这个很好。”

协巴多杰又说：“家门不幸，连累施主们受惊了。修行的法门虽是五花八门，大致说来，不外严刑峻法或自由任性，前者可以得一体面的外表，后者则见人之真章。教主慈悲，有意让他们自行觉悟，一些小过错便忽略不计。等到他们劣习渐深，再来清理门户。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向道的修行人，一定不会同流合污，修为自必更上层楼。

“教主以佛珠相赠，即是将法眼付托，有意借施主亲身观察，乘机作一次整理。贫僧将随时因应情况，或明或暗，务必将害群之马，逐一处置。”

胡灼知道这种场面，其实是做给文祥或计算机看的。这些人态度恶劣是事实，那是因为喇嘛教在此包办了各项事业，独占生意做久了，难免趾高气扬、任性妄为。这本是人性的弱点，又算得上多大的错误呢？自己在火星上走动多年，此时正是建立公共关系的大好良机，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于是，胡灼便说：“请尊者鉴谅，此事实由信女引起，当时因为心急，言语多有不当，不尽然是他们的错。”

协巴多杰点了点头：“阿弥陀佛，闻得教主对胡施主多有开示，恭喜施主佛缘深厚。

贫僧因当时有事，不在寺中，错过良机，甚是遗憾。”

胡灼忙道：“信女承蒙教主开示，有如醍醐灌顶。”

协巴多杰说：“以施主之见，应当怎样处置他们？”

胡灼诚恳地说：“信女不敢僭越，但求尊者看在文祥先生的面上，网开一面，下不为例就是了。”

协巴多杰颌首笑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便对跪在地上的一干人道：“你们听见了，胡施主大量，不究既往，你们现在都回寺里好好修行！”

协巴多杰处理完毕，便陪着文祥与胡灼，一起到云衢香巢。上到香巢需乘坐一种小型花篮式飞梭。三人上梭坐定后，却见有一个人畏畏缩缩地，在梭旁徘徊。协巴多杰又下梭，问那人道：“不必害怕，你是在找人吗？”

那人一见尊者问话，立刻下跪道：“仁波切，请发慈悲，小的已经走投无路了。”

协巴多杰说：“你说，什么事？”

那人如捣蒜般地磕头，一面说：“小的和儿子阿巴在西南方的快活谷有个石矿场，前些时挖到几块中子石，小的拿来给小的师父看。师父说是假的，却带人去快活谷，把我们父子赶了出来。”

协巴多杰将他拉起，发觉那人面容枯瘦，体质甚差。问道：“你儿子多大了？”

那人说：“今年三十了。”

协巴多杰说：“他人在哪里？”

那人说：“和小的一样，到处求情！”

协巴多杰说：“你叫你儿子来见我，我在五七八号。你在家等着，不要再来，你需要治疗保养，快回去吧！”那人高高兴兴地又磕了几个头，这才去了。协巴多杰上了梭，对二人说：“我们平时出来，他们不敢求情，谁也不知道哪位喇嘛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又不愿意故意出来亮相，这种事无论怎样做都有流弊。敝教主的看法是一切任其自然，像今天，文施主来了，就是自然的机缘。”

文祥说：“可是这种机缘不是太少了么？”

协巴多杰说：“也不见得，万事有一定的规律，变化多，机缘就多。没有变化，就不会有问题，有问题一定有变化。”

文祥听了，若有所感，好象在哪里听过这种说法，便顺口问：“尊者的意思是说，一定都是前定的？”

“那就要看施主对前定的看法了。”协巴多杰说。

飞梭开动了，两公里的路径并不长，梭外的房舍草树如飞一般地掠过，再往前看，距离几乎没有改变。文祥看看前面，又看看身边，比来比去，知道这一定是幻境，但用在此时此地，确是羚羊挂角，不落痕迹。

协巴多杰知道文祥已经看出来，微笑说：“施主如果不从客观立场考虑，必然看不出这是幻境。人对环境已有主观的认识，知道这里全长不过两公里，以飞梭的速度，要不了几秒钟就能飞到。人因为产生怀疑，才会去分析、思考，最后才能看出真相。”

文祥说：“尊者的意思，是说有人看不出这里的真假？”

协巴多杰说：“不是有人，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们被环境的变化迷住了，只顾吸取感官的刺激。本宫遐迩闻名，就是凭了这种幻觉。”

文祥若有所思地问：“尊者是说，人生也是如此？”

协巴多杰哈哈一笑：“好！施主必是我道中人，就像这里的各种设施一样，人生早已定型，只待客人来此一游。”

文祥说：“可是，我来了以后，还可以改变调整呀！”

协巴多杰说：“是吗？这飞梭是计算机控制的，你或许可以作小小的调整。但是施主再想想，你为什么要调整呢？一定有原因吧？而那个原因又是另一个原因所决定的。”

文祥说：“这样说不等于是虚无论吗？”

协巴多杰说：“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如果不跳出主观，提升到宏观立场，怎么知道飞梭是幻觉呢？如果跳出了自我，哪一个原因不是由最原始的肇因支配的？”

文祥大喜道：“那么，知道了原始肇因，就可以知道过去和未来了？”

协巴多杰说：“知一就知万，何必管过去未来呢？”

胡灼说：“尊者，能知道未来不是更有用吗？”

协巴多杰说：“有什么用？”

胡灼说：“比如说，像今天的事。”

协巴多杰说：“阿弥陀佛！如果事先都防止了，那三千大千世界尽入涅槃！”

胡灼问：“那有什么不好？”

协巴多杰说：“当然好，涅槃原本尽在涅槃中，不去分辨就是涅槃。人有所识，是因清中有浊，我佛也因此一大因缘而问世。有此因缘，必然有此果报，要防止什么？”

胡灼有感而发：“信女只是觉得做人太可怜了，不知道怎样帮助他们才好？”

协巴多杰说：“阿弥陀佛！施主此刻有无烦恼？”

胡灼想了一想，说：“只有刚才那个困扰。”

协巴多杰说：“好，待贫僧为施主解除烦恼。”说罢，就准备施法。

胡灼诧异道：“尊者明鉴，这烦恼不是信女本人的，又怎能从我身上解除？”

协巴多杰说：“施主不妨说说看，天下有哪个烦恼是属于他本人的？”

胡灼说：“比如长得不好看。”

协巴多杰说：“那是怕别人不喜欢，别人不喜欢分明是别人的烦恼。”

胡灼想了想，又说：“没有人爱我。”

协巴多杰说：“人除了爱自己，还会爱谁？人为什么有这种烦恼呢？还不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人来时只有自己，走时也带不了他人，管别人干嘛？”

胡灼又说：“这样太自私了吧？”

协巴多杰说：“阿弥陀佛，人生下来，一事不知，又能顾及何人？施主足迹遍天下，也不过人生阅历的增长罢了！不潜心修炼，增生智能，哪来能力帮助他人？两位施主有心济世本属好事，如果能力不足，害人一次事小，倘若误人终生，那就罪孽深重了。”

说着，飞梭已停在一盘根错节的藤枝上，文祥一看，四面碧玉翔烟，脚下却凌虚凭空，俯瞰峡谷屈曲枝分、乱石轰驾，令人不敢逼视。这种藤树全靠气根吸取营养，气根之上则是粗若人臂的藤条，相互缠绕，盘旋而上。

在耸枝茂叶之间，有一栋精巧的木屋，整个架构因树而成，绿叶为顶，嫩枝作架，恍如自然生就般。协巴多杰先下了云阶，徐步梢头，轻风吹过，袍角翻飞。极目四顾，尽是云雾霭霭，下望不能见底。文祥壮着胆子，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了房门。

室内倒是极为宽敞，三人刚刚坐定，就见一个青年，匆匆赶来。一见协巴多杰，便磕头道：“叩见仁波切。”

协巴多杰将他拉起，对文祥及胡灼说：“要替人解除烦恼，必须先有能力。贫僧潜修多年，至今尚不敢妄言为人排忧解难。但阿巴既已来此，贫僧少不得要去淌一次浑水，事不宜迟，贫僧这就去了。”

胡灼立刻说：“尊者能否开恩，让信女同去？”胡灼是个聪明人，这种机会太难得了，红教的九大护法，平常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协巴多杰不但精通佛理，又一再谆谆相劝，不像一些半调子喇嘛，只是口诵经文，不知所云。

文祥听胡灼这么说，也知道机会难再，想去见识一番，便说道：“如果尊者方便，在下也想同去，增长智能。”

协巴多杰笑说：“阿弥陀佛，既然两位有缘，那么请站过来罢。”

二人不知究里，闻言便走到协巴多杰身边。突然，眼前金光闪耀，身体一震，四人已经飞翔在一片红土上空。

协巴多杰解释道：“这是本教自备的飞云梭，由于本教累积能量极多，得到计算机当局的准许，可以自行应用。这飞云梭采用电磁冲力，时速可达三百公里。梭外也有电离防护层，只是载重量不大，只有四百公斤。”

阿巴哪里见过这种世面，早已看得目瞪口呆，文祥与胡灼早先坐过，这次就不觉得那么新奇了。梭行甚速，下面的红土如飞一般后退，有房舍之处，尚可见到一片片青青草地，一团团浓浓绿荫。

文祥在月球上研究了半年石头，对中子石早有耳闻，却不知那有什么用，随口问道：“请问尊者，什么是中子石？”

“啊，那只是一种陨石，在高速高压下，击中了火星上特有的一种坚石。在爆炸后，部分质量陷缩到坚石中心，一立方公厘的体积，就有数十公斤重，所以又称重石。”协巴多杰回答道。

“那有什么用呢？”

“因为它能吸收重力能量，最初是用来做反重力的驱动器，后来计算机也能仿造，用处就不大了。但是，如果落到野心家手上，这种石头可以变成利器。”

这时，前面出现了一座高大的陨石坑，坑口约有数公里直径，边缘石骨嶙峋，很像一顶皇冠。从坑顶往下，是一片约四十五度的斜坡，除了页状的裂痕，倒是光滑异常。

坑底落石纵横，各个嶙峋粗砺，如刀斧森列，令人望之生畏。

“佛爷，就在那个缺口里面。”阿巴忙指着说。

坑口有块巨石业已坍塌，形成一个十余公尺宽的缺口。飞梭贴近山石飞过，文祥见那石色红中映黄，除了颜色外，光泽石质倒与月球上的一种燧石有些相像。

飞梭再往前进，眼前景象突然一变，触目都是一丛丛嶙峋崑崑，狰狞奇诡的石条。

从整体看来，中心地带比较平坦，还有一处下嵌成凹槽，四周的石林由短而长，突然向外方斜切上去。

再向前飞，协巴多杰面色陡变，“咦”了一声，口中念念有词。此时梭身突然剧烈地颤动，似是难以控制。

协巴多杰手忙脚乱地从身上取出一个白盒子，在上面略一拨弄。但见梭尾喷出一片黑烟，梭身连续跳动，发出轰轰的咆哮声，速度也慢了下来。

协巴多杰这才放下心来，说：“这坑谷里的中子石甚多，会干扰重力能，在此很多设备都会失效。待会两位请不要离贫僧太远，以免无法防护。所幸本梭有备用的甲烷/氧气二元推进剂，否则就麻烦了。”

飞梭继续往前推进，到达盆地中央，刚刚停下，就见四周冲过来数十个人，其中还有两个红衣喇嘛。

协巴多杰不动声色，将手一招，收起飞梭。

那两个喇嘛一见来者竟是协巴多杰，登时吓呆了，还有几个人掉头就逃。三个长发披肩、身材高大的白种人，反而冲到协巴多杰面前，其中一人狠狠地说：“你们是谁？怎么闯入我们的私人矿场？”

协巴多杰安详地说：“我是协巴多杰，本区的行政长官，我有权巡视任何一片土地。”

我知道你们是谁，也知道你们怎么来的，更知道你们在电路中动了手脚！”

那人一听，知道麻烦大了，回头向另外两个人一使眼色，说了声：“快！”三个人极有默契，各自将手一抬，三道红光急往协巴多杰处射来。

协巴多杰早有防备，马上激活电离罩，只见红光击处，火花四溅。他

手一合，电离罩便往前推进。那三人知道不是对手，立刻收起红光，呼啸一声，四下奔窜。

协巴多杰只喊了声：“达普巴！你们去把他们抓回来！”

那两个喇嘛原本跪伏在地，闻言忙不迭叩了三个头，爬起身来，各自招呼了几个人，分别往那三个白人逃离的方向追去。

协巴多杰前后一看，到处都被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尚有十来个机器人还在钻地。

他问阿巴说：“这些器材是你的吗？”

阿巴说：“启禀仁波切，这些都是他们带来的。”

协巴多杰说：“你把那些不是你的，都清理出来。”阿巴领命，高高兴兴地去了。

文祥有些好奇，问道：“怎么这些人还能开火呢？岂不是无法无天了？”

协巴多杰说：“火星不比地球，这里一方面人类的自主性较高，一方面是计算机当局与人类议会曾有默契，放松火星的管制，给予人类文明一条演化的管道。是以火星上的地球偷渡客甚多，像刚才那三个人就完全不受计算机节制。”

文祥大感讶异：“地球偷渡客？”

协巴多杰说：“是的，美国有些科学家，怀着强烈的优越感，不肯认同计算机联盟。

他们有一个人类自觉组织，在洛矶山中设了一个基地，召募到几百名第一流的科学家，用传统的液态燃料火箭，不定期地发射，向火星移民。”

文祥说：“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呢？”

协巴多杰说：“他们声称是为了外层空间探险，实际上是希望与计算机一较高下。

这也不是坏事，生物学家说过，动物身上的虱子，有助于宿主间的社交，我们只要能掌握这些人的动向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计算机同意本寺有高度自治权的原因，必要时可以由我们出面协调。”

胡灼忍不住插口道：“尊者，信女有一点实在不懂，可以请教吗？”

协巴多杰笑说：“贫僧虽是出家人，颇知社交的重要。人生就是认知的过程，借以将亿万沟通为一。施主有话就问，贫僧是知无不言。”

三人边走边谈，这时已走到一个小石屋旁，三人便在屋前的凉椅上坐了下来。

胡灼说：“这样做不是纵容那些害群之马吗？”

协巴多杰说：“事物有其必然的因果，人所知有限，不如任其自然。人吃了食物，尚须排泄，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如无宣泄的管道，有些人将难以生存。”

胡灼说：“以法律制裁不是有效得多吗？”

协巴多杰反问道：“施主的看法呢？”

胡灼说：“总比放纵要好。”

协巴多杰说：“施主知道什么是棒状磁铁吧？”

胡灼点头说：“知道。”

协巴多杰说：“施主必然知道磁铁棒有两极，如果嫌一极不好，去掉一截，能不能把磁铁的极性去尽？”

胡灼摇头说：“不能。”

协巴多杰说：“人性的善与恶，正是磁极的阴与阳，一样是去不掉的。”

胡灼不同意：“应该可以，历史上曾有一些清明的社会呀！”

协巴多杰说：“清明与昏庸只是程度的差别，磁铁也有力量强、弱之分。后人单从某个角度去看，衡量的标准难免失之偏颇。须知清明社会黑暗仍在，而在昏庸的时代，也还是清明处处，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就是这个意思。”

胡灼说：“我也听说过‘风行草偃’，政府若清廉，贪赃不存；再若官吏正直，黑道必不兴。”

协巴多杰说：“这是外表，只是一时的状况，贪官也非天天贪、时时贪。贪是人性，是清廉的另外一极，若无贪赃枉法，不能突显清廉之可贵。黑道是白道的另一个极端，由于白道掌权，主宰了历史、文化，以名利官禄为诱，以光宗耀祖为饵。然得者有限，而失者居多，人性为求平衡，遂有反其道而行的黑道产生。古人说‘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便是一种宽容的态度。”

胡灼说：“据尊者所言，人生是非何在？”

协巴多杰说：“施主之言差矣！人生是一，何来是非？”

胡灼说：“那么尊者虚心进修，所为何来？”

协巴多杰说：“阿弥陀佛，贫僧未曾进修，只不过求一了悟。”

胡灼说：“敬问尊者所悟者何？”

协巴多杰说：“与施主所见略同。”

胡灼说：“尊者之言亦差矣，信女与尊者所见恰恰相反。”

协巴多杰说：“磁极之阴阳，不过位置相反罢了！”

胡灼说：“位置相反，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协巴多杰说：“施主言重了，虽千万里，亦有相遇之时。”

胡灼说：“果如尊者所言，岂非要等到无尽？”

协巴多杰说：“水滴石穿，功到自成。”

胡灼说：“那贪赃枉法之徒，不是得其所哉了吗？”

协巴多杰说：“施主认为得其所哉，正因施主尚有贪婪之心。”

胡灼问：“会有人没有贪婪之心？”

协巴多杰避而不答，只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在两人针锋相对之中，文祥大有斩获。显然尊者与胡灼也是意见的两极，尊者站在宏观立场，而胡灼是微观的角度。那么自己呢？这一阵子观念导通了不少，不像在月球上，除了过去，什么都不想。

假如衣红也在这里多好！她一定能有所领悟！胡灼虽然不脱少女的神态，可是太世故了，少了一分纯真的情趣。人不是一天一天成长吗？成长后的睿智令人敬重，敬重之中必然没有爱怜的成分。显然爱怜代表了依恋、不成熟，要不然自己为什么对她念念不忘？

文祥还在想这个问题，那边达普巴等，已经把三个白人押了过来。

协巴多杰略一打量，对中间那位神态倨傲的壮汉说：“我知道你们来此不易，也知道中子石对你们的计划非常重要，我甚至知道你们的基地在哪里。老实说，你们前天制造的硅烷，在氢气流冲刷硅沙时，温度太高，造成了超硅化反应。”

那人本来还轻蔑地听着协巴多杰说话，等到连前天制硅烷的错误，都

被人一一指出来了，他才感到大事不妙。那是他们的火箭推进剂，是绝对机密的，难怪达普巴那些蠢蛋，会把这位喇嘛推崇得如活佛一般。

那人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大师！我叫克里士，因为受了坏人的引诱，才跑到这个鬼地方来。请恕我们无知！我们被困在这里很久了，如果没有中子石，就无法脱困！”

“不用骗我。”协巴多杰和悦的说：“你们能自行从地球上得来，已经算是人中龙凤了。你们不可能给中子石加工，只是想挖了卖给席克集团。这样吧，今后你们不要再来骚扰了，我送你们七粒中子石，比你们自己挖上半年还划得来！”

“真的？”克里士简直不能相信，问道：“大师，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

协巴多杰微叹道：“唉！这叫对你们好？我这是害你们！告诉你，真为你好，我该先把你们痛打一顿，关起来饿三天！”

“是呀，为什么你不把我们关起来呢？”

“因为你们会变本加厉，下次来的人更多！”

“没错！可是我这样轻轻松松就得到七粒中子石，难道就不会食髓知味？”

“不错！你是个诚实人，我也对你实话实说，我知道你们这个团体有十八个人，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很团结，利害与共。问题在你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七粒中子石会让你们分裂，分裂以后，你们自然就烟消云散，也不用我来关你们了。”

“大师，你怎么这么有把握？”

“不是有把握，而是我知道。”

“万一大师看错了呢？”

“阿弥陀佛，那天下就没有定理了，你们或许还能妄作非为。快回去吧，我已经派人将中子石送到了，你我谈话之时，争端已经开始了，再去晚一点，更加不可收拾。”

那三个人半信半疑地走了，协巴多杰把达普巴等一干徒众叫来，训斥了一顿，罚他们留在当地，为阿巴父子服三个月劳役。处置完毕，胡灼忍不住问道：

“尊者不是主张慈悲为怀吗？为何又要加害那几个白人呢？”

协巴多杰说：“阿弥陀佛！惩恶治暴，这不是方才施主的主张吗？话说回来，贫僧只是动用了一点本分以内的权力，把这段因果提前几天而已。他们迟早会挖到中子石，要知道这些石头价值很高，这十几个人之中，有些是要为人类争口气，立场坚定，至死不屈。而大半都是投机份子，各有私心，在没看到厚利之前，倒还能苟合于一时。他们的运数仅止于此，败亡是迟早的事。”

文祥一听到运数，耳朵就竖得老高，忙问道：“尊者能把因果提前，改变运数，应该是小乘佛法了？”

协巴多杰说：“阿弥陀佛，贫僧不慎露了口风。外人以为本教源出小乘，称我们红教密宗，实则我佛说法数十年，只有一乘，不分大小。只因世人智愚不齐，领悟力有别。

下愚之人，不可以语上，教之勤诵佛号，多作善事，天堂有望就够了。而上智之人，身在人间，心向真如，须以认知体验来接引。除此两类，绝大

多数则介于智愚之间，不上不下、时上时下。两位施主境界甚高，故贫僧以真实认知相告，如克里士这些人，虽略有知识技术，在智能上亦属愚夫，唯有以彼等能理解的技俩来对付他们。”

“诚如尊者所言，小乘技俩是存在的？”

“既然有大，大就包含小，一般人称为神通，其实是毫无价值的技俩。”

“可是所谓的神通不是违反了物理法则吗？”

“不然，物理和神通均属天理的一部分，两者同样遵循天理中时间与空间变化法则。

而时空都是相对的，你一定知道，专心一志时，时间过得很快。施主不信，可常念‘阿弥陀佛’，必能专心致志。在物理上，时间是能量的一种向量，因此速度与能量成正比。

比如说，在过去，从地球到火星要一百八十天，现在只要七天。为什么呢？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小乘技俩，明白的说，就是所用的能量大了。任何人只要知道这种应用能量的方法，比如说多学些技术，就能有神通。”

“能否请尊者施展一点神通，让弟子开开眼界？”

协巴多杰点头微笑说：“阿弥陀佛，为助两位施主早登彼岸，看来贫僧非献丑不可，施主不妨出个题目吧！”

文祥想看中子石，便说：“可否请尊者取一粒中子石？”

协巴多杰向四周略一观察，口中念念有词，几个碎石机器人便走向一块巨石，一阵挖凿后，只见该处尘雾瀰漫，碎石纷飞。不一会，一个巨型的起重机器人缓步而出，偌大的怪手中央，放着一粒光黑如漆的小石子。

文祥大失所望，这怎么能称为神通呢？连带的，他对中子石也失去了兴趣。文祥毫不掩饰，淡淡地说：“尊者这种神通，只要会操纵机器的人都有。”

协巴多杰点点头，说：“阿弥陀佛，施主还嫌太慢！待贫僧把速度加快。”

说罢，刚才挖石的情景又重演了一遍，只是机器人运斤成风，一转瞬就完成了。

文祥若有所思，既然速度可快可慢，如果再把时间缩短到弹指之间，那不就是所谓的神通了吗？人只是太拘泥于表象，没有亲眼见到，就是不相信。

“施主可看清楚了？”

文祥说：“胡小姐曾说，贵教上下都有神通，弟子是想见识一下。”

协巴多杰说：“阿弥陀佛，施主是想看贫僧表演！”

文祥只是一时好奇，协巴多杰此话一出，让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协巴多杰以红教第九位护法之尊，不惜屈尊纡贵，谆谆教诲。自己居然鬼迷心窍，要求尊者特别表演一些雕虫小技，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

想到这里，文祥脸红耳热，窘得说不出话来。尊者微笑地对他说：“阿弥陀佛！不知者无罪，施主虽是我道中人，难免也有片时之迷。世人之病即在妄求新奇，真理本在身边，一旦失去新奇感，人就视而不觉，当作平凡。人类文明就是无数个神通堆砌起来的，上古时期人视腾云驾雾者为神，等人能飞上青冥，又不觉得稀罕了。若以长生不死为神，今日人人皆已成神，却又不以神仙为荣耀了。人心如此贪婪，就算上登极乐世界，做了大罗金仙，也是不能满足的。”

被尊者当头棒一打，文祥神智一清，总算又理解了一层道理。这话不

蚕是针对自己的病症，所下的一剂猛药。自己平素老喜欢追求一些玄妙的事物，总觉得平凡就是没有价值，并不如何珍惜。别的不说，仅以感情为例，就该有深刻的反省。

在认识小倩之前，文祥原来有一位女友，那是个温柔体贴的女孩。但是她太平凡了，平凡得像空气流水一样，直到分手后，文祥都对她没有多少印象。

小倩刚刚相反，两个人非常投缘，整天叽叽喳喳的，谈的无非是些虚玄难明的事物，还认为那才是高深精微的真理。终于，小倩被更新奇的刺激吸引过去了，自己丧失了依恋的天地。等见到衣红，在七天朝夕相处的时刻，也没有发现她的可贵。却在分离的一刹那，迸放出难遏的火花！

今天，从见教主到领受协巴多杰的教益，那么多人生的至理，自己不但没有用心体会，反倒把尊者当作变魔术的小丑，想看看新奇的把戏！尊者说得不错，人的问题就在于镇日追求新奇，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永远无法满足。

不仅是文祥，胡灼也若有所思，两个人早已遁入自我的思维网络中。连尊者怎样送他们回去，以及回去后又如何分手等等细节，一概都记不得了。

第十一回：春蚕到死丝方尽

第二天一早，文祥还在床上，胡灼就兴冲冲地来了。

“快走！我给你介绍一位好朋友！”胡灼急着说。

文祥伸个懒腰，说：“老实说，我对什么新朋友兴趣不大。倒是昨天尊者一席话，加上这房子悬在半空中，让我一夜没睡好觉！”

胡灼说：“你以为我就睡得好了？要知道，我已经活了六十年了！老天，几乎是白活的！我把尊者说的话，转述给一位老友，谈了一个晚上，他说非要认识你不可！”

文祥觉得奇怪：“认识我？该去认识尊者才是！”

胡灼说：“你是糊涂还是来头太大了？不要说聆听尊者开示，一般人修了几十个轮回，连亲一下尊者脚趾的机会都没有！”

文祥淡淡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

胡灼说：“对你或许没什么，我可是活了六十年，第一次有此殊荣！”

文祥知道又说错话了，除了感情外，自己从来没有看重过什么。这种疏离的态度，恐怕别人要疑心自己太过骄傲了。

文祥惭容满面，忙说：“胡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请你原谅。这几年来，我很少与人交往，也不太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有点思想麻痹了，有时我自己都在怀疑，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胡灼问：“你找到答案了没有？”

“很不幸，我还在寻找。”

“那我比你幸运，我认为我已经看到了。”

“啊？能不能分一点给我共享呢？”

“这就是我急着来找你的原因，”胡灼停了一会，试探地问道：“抱歉，

你昨天告诉我说在开会前没有事情的，是不是另外还有节目？”

“啊！没有，我只是怕有朋友来找我。”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计算机能通知。”

“麻烦就在那位朋友反对用计算机。”

“反对用计算机？怎么可能？”

“是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胡灼想了一想，问：“那你打算留下来等他？”

文祥说：“也不是，我只是在想有什么方法能保持联系？”

胡灼说：“这个简单，我们在门上装个答录像机就是。”

其实，这也是一项计算机服务，却与计算机没有直接的关系。胡灼激活服务目录，选了答录像机，将位置设定在门口，功能是问答录像。

两人走出房门，见门上有一个小窗，窗内有个文祥虚拟的影子。胡灼对影子说：“请问文祥先生在不在？”

那个虚影说：“我现在不在，请贵客留下连络方式！”那声音维妙维肖，两人听了都笑了出来。

“怎么样？这样放心了吧？”

文祥看了半天，最后笑着说：“看自己说自己不在，怪别扭的。”

胡灼的那位朋友姓李，叫不俗，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张长长的马脸，两道浓浓的眉毛，满脸连腮的胡子，剩下来的空间全给粗大的五官塞满了。连他的声音都好象挤塞在喉咙里，有如狂风刮枯枝，沙沙哑哑的。

“不公平！”李不俗把文祥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禁不住叫屈起来了：“不公平！”

“我哪点比不上你？偏偏活佛就不来找我！”

“就凭你成天抱怨，活佛耳朵都要聋了！”

“聋了？那我抱怨的声音再大一点！”

“李兄，你真的想见活佛？”文祥心想，说不定自己还可以卖一点面子。

“我想见活佛？”李不俗大笑起来。

“你不是刚刚还在抱怨吗？”

“是呀！我是抱怨活佛怎么不来找我！”

“为什么活佛要来找你？”文祥越来越胡涂了。

“救他呀！让他成佛呀！”李不俗笑道。

胡灼知道文祥是个死心眼，忙插口说：“老李，你怎么一见面就开玩笑，人家对你一点都不了解！”

“是吗？”李不俗瞪了胡灼一眼，说：“你为什么不先给我美言几句？”

“美言？”胡灼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够美吗？”

李不俗叹气道：“我本来自以为很美的，昨夜被你那阿弥陀佛一念，我今天决定要出家做和尚了。阿弥陀佛！”

“做和尚？哼！”胡灼啐道：“我还以为你昨天已经成佛了！”

李不俗摇摇头，说：“不错！‘明心见性，立地成佛’。只是我偏偏神魂颠倒，神佛不分。老实说，一时之间想通很容易，要做到明心见性却难！难！难！”

文祥大有同感：“我没有想过要成佛，昨天听尊者一席话，表面上简单得要命，可是再自我检讨一下，才发觉连一成都做不到！”

李不俗摇头说：“我和你正相反，这些道理好象很难，可是我都做到了！”

“那不是很好吗？”

“不好，每次做到了，马上又糊涂起来。”

胡灼不耐烦了：“老李，我好心给你介绍朋友，你却来打禅机！”

李不俗说：“这样吧！昨天听你一席言，我顿悟今是昨非。我得到一个左道消息，就在上次我带你去的那个风火洞中，现在有人正在开小会。老实说，我是骑墙派，谁是谁非我不管，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倒可以带路。”

胡灼说：“管别人开会做什么？”

李不俗说：“这个会与你可能无关，却与红教的盛会大有干系。”

胡灼说：“那我们赶快通知尊者。”

李不俗摇摇头说：“不好，我说过这只是左道消息。”

胡灼对文祥说：“那我们去看看再说。”文祥是无可无不可，便点头同意。胡灼又对李不俗说：“阿弥陀佛！总算你回头是岸了。”

李不俗说：“未必！我说过，我有时刚刚明心见性，马上又拿起屠刀了。”

三人便离开咖啡厅，走出酒店，乘磁浮梭到了市区外缘。那里有一个公园，此时游人不多，李不俗领着二人绕来转去，小心地躲开闲人，最后走到一个不起眼的乱石堆前，停了下来。四顾无人，李不俗悄声地对二人说：“待会千万不要出声，只要悄悄地跟着我，保证没事。在洞中行走千万要小心，这些石块没有经过磨损，非常尖锐。”

说罢，他便侧身从一块突石边绕了进去，二人也紧跟着进入山洞。

这风火洞是个地下洞窟，与地球上的地洞大不相同。地球洞窟多半是在地层变革下，一些生物尸体沉积后，其碳酸盐形成的石灰质夹杂在地层当中。再经过雨水渗透，将其中水溶性的碳酸盐溶解，流入地下水道，最后形成深长的洞窟。这种洞穴多半嘘窠嵌空，乳柱交错，常有虫豸藏匿其间。

火星上没有石灰岩，也没有长时期的侵蚀及风化作用。因此这里的洞窟都是火星温度降低时，由于星球重力不大，气体逃逸的速度快，岩浆迅速冷却所形成。在岩浆瞬间凝固时，岩块与岩块间，遂留下崩裂的缝隙，风火洞便是由这种连续的间隙回环叠构而成。

甫由光明进入黑暗，众人眼前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想不到文祥右腕那串佛珠，却渐渐发出淡淡的红光，照得三尺之内凹凸分明。李不俗见了，大为欣羨。

李不俗驾轻就熟，在那些嵌裂透漏的缝隙中钻来转去。由于洞隙不仅多，而且交错间杂，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没转上几次，胡灼与文祥就失去了方向感。

由于洞内户窠环转，没有轩旷处，共鸣声不大。加上风声尖锐，不时由石隙中呼啸而过。三人脚步声虽沙沙不绝，倒是与环境融而为一。

胡灼最怕密闭空间，三人愈是深入，她心中愈是紧张。到后来，她终于忍不住了，往前抓住李不俗的手，轻声说：“还有多远？”

李不俗大惊，回身一把掩住胡灼的嘴巴，一面仔细聆听，还好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放手，慎重地对胡灼摇摇头，并抓起她的手，放在她的嘴巴上。

又走了几个转折，渐渐听到嗡嗡的人声。再走一会，在缝隙窠漏中，竟有丝丝晃动不停的光影投了过来。

李不俗掩在一块大石后面，前面传来的人声已经非常清晰。文祥与胡

灼跟过去探头一看，前面是个圆耸明豁、可容二三十人的空穴，显然经过人力开凿，中间一片甚是平坦。约有二十多个人围坐在地，四周竖着二十余支篝火。那火把很像旧时的煤气灯，火焰略带青色，向上急喷而出，看上去温度极高。

正在说话的是一个白种女子，她金黄的长发垂肩，眉目清秀，看上去约有二十来岁。

她的神态极为坚定，说话时常用手拂开散落的秀发。只听她说：“成败当然不是重点，但是摩尔那批人怎么办？”

坐在她右侧的是一个中年白种人，他也是一头金色长发，一身太空劲装，他说：“珍妮！别管摩尔了，他们有他们的计划，我们有我们的方法。”

珍妮说：“没有摩尔的混码器，我们的方法绝不可行！”

哈瑞笑着说：“贝西！你告诉她！”

在圆圈的另一边，贝西斜躺在一个壮汉怀中，懒洋洋地说：“唉呀！哈瑞，这有什么好说的？你又不是不了解珍妮！她只想着摩尔那玩意！”

珍妮一听大怒，手一抬，一点黄光直扑贝西而去。

那壮汉不慌不忙，两只手指一挟，一粒黄色弹珠在他掌心溜溜地转。他一面把玩，一面轻蔑地说：“珍妮，不是我说你，凭这种玩意，也想和当局作对……”话还没说完，那弹珠突然爆炸，一股刺鼻欲呕的臭气，立时向四方激射。壮汉首当其冲，怀中的贝西也避之不及，二人连翻带滚地躲开，一时又吐又呕。邻座诸人尽遭波及，顿时乱成一团。

珍妮笑得打跌，连呼：“狗屎！狗屎！”

壮汉骂道：“婊子养的！”

珍妮说：“这只是给你们一个警告，等中了香弹，你们连叫饶都来不及了！”

壮汉还在叫骂，总算那贝西识相，捂住鼻子，一把将他拉到洞外去了。这时洞内臭气弥漫，人人掩鼻不迭。哈瑞皱着眉头，叹气说：“也难怪别人瞧我们不起，除了自己臭自己，我们还能做什么？”

珍妮说：“都是贝西！她凭什么骂我？”

“有人敢骂你吗？算了吧！我们解散算了！”

“解散就解散！吓倒谁了？”

珍妮站起身来，回头拿起火炬就往洞口走去，哈瑞和其它几个人，也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

这时，一个面目白净，鹰鼻鹞眼的小个子，坐在地上大声说：“我们果真又被摩尔说中了，乌合之众就是乌合之众！每开一次会，就吵一次架！不成气候到这个地步，还想成大事？我看还是回去做小偷算了！”

哈瑞忿忿地说：“尼克，你在说谁？”

尼克说：“说谁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在我讲得对不对？”

珍妮已经走到半路，听了这话又回过头来，平静地说：“尼克，你说我们乌合之众是对的！说我们每开一次会就吵一架那就错了，我们是随时在吵，天天在吵，谁也不服谁！要说我们不成气候，不妨等着瞧！至于小偷嘛，你自己去做吧！”

尼克说：“唉，只可惜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浪费了，可惜呀可惜！”

珍妮说：“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都长生不老了，最后一次多得不得了！”

尼克问：“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

珍妮诧异地说：“难道你还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尼克说：“你真不知道河图洛书再度问世？”

珍妮说：“我当然知道，又怎样？”

尼克说：“又怎样？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珍妮哼了一声，说：“凭那些小道消息？你也太蠢了！”

尼克大叫：“小道消息？算了吧，你们回去做梦吧！我们另起炉灶！”

哈瑞急问道：“河图洛书怎么又扯上最后一次机会了？”

尼克说：“据说在公元前二千九百五十年，也就是距今整整五千年前，在中国的洛水，有龙马驮书而出。后人根据这本书里的符号，设计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书易经，这本出自洛水的书又称河图洛书。”

哈瑞笑了，说：“不错，这些话珍妮早告诉我们了，谁都知道河图洛书不过是十进制的矩阵对称排列表，又怎样呢？你相信这些废话？”

尼克不慌不忙地说：“那么你一定也听说过，当今的智能计算机，是根据《易经》的结构设计的！”

哈瑞说：“你是说，照五千年前的那个河图洛书设计的？”

尼克说：“这我就知道了，但是姜森先生跟我说，目前的智能计算机有个非常重大的缺点，就是判断力不足。他研究不二老人遗留下来的文件，发现那老头原来是有意这样做的，很可能是不让计算机有判断力！”

哈瑞说：“你越说我越不懂，这又与那张图有什么关系？”

尼克说：“道理很简单，姜森相信不二老人已经把判断模块设计完成，而且就在计算机中枢里边，只要一组密码，就可以开启判断的功能！”

哈瑞也猜到了，紧张地问道：“姜森说这个图就是密码？”

尼克说：“姜森说，不二老人很神秘，和牛顿一样，相信宿命、重视象数。因此，河图洛书可能只是个象征，当它再度出世时，表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临。以他的判断，很可能就是开启判断功能的讯号，如果计算机得到了，把预设的程序打开，计算机就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到那时……”

珍妮插口说：“这只是他的臆测，你怎么随便就相信了？”

尼克说：“你记得摩尔上次说的话吧？他已经知道为什么计算机判断力不足，目前只是不想去碰那组密码而已。”

这一席话听得人人动容，他们大部分是高级科学家，拥有各种专业技术。他们相当清楚智能计算机的缺点在哪里，正因如此，他们才不服气，认为人类竟然甘愿受那没有判断力的“智能计算机”箝制，简直是不能忍受的耻辱。尤其是摩尔曾经当他们的面，证明了计算机很容易受骗，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

在理论上，给智能计算机装一个判断模块，应该不是难事，连小猫小狗都有判断力，为什么智能计算机没有呢？尼克说的不错，计算机一旦有了判断力，不论是高是低，对人类而言，都是坠入深渊，再无翻身的机会了。

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慢慢地地走回原位，又成一圈。只有珍妮，犹自抱着火把，站在那里垂首沉思，看样子是陷入了长考。

洞内静悄悄地，除了众人的呼吸声，就剩下石缝中传来的嘶嘶风声。

过了很久，珍妮才抬起头来，对一个短发青年说：“若伯森！你快去请三位长老来！”

快！”那青年听了，拔脚就跑。珍妮大喝道：“慢慢走，放自然一点！”

若伯森好象省悟过来了，调整了一下呼吸，慢步走出洞外。

珍妮也回到座位上，对众人说：“老实说，我一直不相信我们能有什么作用，每次来开会，总怀着一点期望。但是，一次一次只看到我们的无能、自私、愚昧、轻狂，所以今天我不要三位长老来参加。”

贝西说：“珍妮姐既然对我们没有信心，现在为什么又要冒这个风险呢？”

珍妮一听贝西改称她“姐”了，也报以善意的微笑，说：“其实我们一点风险都没有，这种秘密结社，不过是一种促进人性团结的行为。”

贝西不解：“你是说，我们这样做计算机不管，还是不知道？”

珍妮说：“计算机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在利用计算机所缺乏的判断力，只要我们的行为，没有触犯它认定的有害范畴，那就一点危险都没有！”

哈瑞说：“你怎么知道触犯了没有呢？”

珍妮说：“这太容易了，计算机的模式是固定的，只要它认定有害，就一定会处置。”

只是所谓的处置，除了重刑犯送到金星监狱外，其它都不足道。我们曾仔细地观察记录，把它的处理模式详细整理分类，作成我们的‘行动手册’。”

哈瑞终于懂了：“万一计算机有了判断力呢？”

珍妮说：“我们只好永生做梦去了！”

尼克激动地说：“姜森就是这样说的！他还说不论这个传言是真是假，但绝对是我们最后一次，而且唯一的一次机会！”

贝西说：“什么机会？难道凭我们这几块料，就能推翻计算机王国？”

珍妮说：“这是我的错，我没有告诉你们。我们的目标不是推翻计算机，而是要阻止这个河图的出现，或者毁掉它！”

“好哇！这才好玩！”有几个人听了，兴奋地大叫。

珍妮正色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如果大家存着好玩的心理，还能成事吗？”

尼克说：“这点我的看法不同，假如把这件事当做寻宝，大家一定都有兴趣，一定会更投入，成功率必然更高。”

珍妮还要开口，就听得若伯森在外头喊道：“长老到！”

大家一听，立刻都站了起来。珍妮首先鼓掌，一时洞内掌声如雷。

在若伯森之后，有三位老者鱼贯进入，为首的一位已有七八十岁，白发白须，两眼炯炯，不严而威。一身白色连帽罩袍，除了面庞外，全身都遮掩在罩袍下。另一位身着黑袍，黑发黑须，跟在白袍长老左后方。还有一位褐发褐须褐袍，跟在右后方。三人的位置恰成一正三角形，步伐整齐一致。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胸前各挂着一个纯金镶红宝石的十字架，起码有三十公分高、五六公斤重！

白衣长老一进来，略一环视，待掌声停止后，扯起尖锐的嗓门，问道：“今天到底有几个人参加会议？”

珍妮忙说：“一共是三十四人！”

白衣长老厉声说：“不对！是三十七人！”

珍妮解释说：“连长老在内才是三十七人！”

白衣长老说：“连我们就是四十人了！”

哈瑞立刻四下张望，说：“那一定有外人混进来了！快找！”

白衣长老一摆手，说：“不必找，我保证他们不出三分钟，就会自动前来报到。”接着，三位长老保持三角形位置，各自举起十字架，放在嘴上吻了一吻，然后向天拱礼。

其余诸人都垂手肃立，直到长老们在珍妮身边坐定了，大伙才一一坐下。

白衣长老对尼克说：“姜森可好？”

尼克起立欠身说：“谢谢长老，姜森要我代为致敬。”

白衣长老说：“不客气。你结婚没有？”

尼克说：“结婚十年了，只是没有孩子。”

白衣长老叹口气说：“岂止是你！所以我一再说，计算机就是魔鬼！放心，上帝只是考验我们，大家要有信心。”

众人异口同声说：“阿门！”

三位长老一出现，李不俗心里就开始打鼓，他早听说过这三个老人非常厉害。及至长老猜出他们在场，还说三分钟之内一定会现身，他就知道不妙了。

他正在寻思对策，胡灼忽然觉得全身发痒，用手一摸，竟是一些蠕动不已的小虫。

胡灼吓得花容失色，张口就要大叫，李不俗正打算叫二人赶快离开，回头一看胡灼神情怪异，连忙伸出手去，一把将她的嘴巴掩住。

不掩还好，他手一伸出来，李不俗才发现自己手上爬满了蜈蚣，身上也开始发痒，仿佛千百万只蜈蚣附身，不停地在各处钻来钻去。火星上怎么会有这些昆虫呢？胡灼与李不俗明知这只是幻境，但是那种万脚钻身的感觉，却是如假包换。

文祥见胡李二人神色紧张惊惶，接着又是手忙脚乱，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他直觉地用指语问文娃：“他们两个怎么了？”

不料文娃却回答道：“我叫文娃，除了语言应用功能，我的通讯系统全部失效，请检查附近的环境，或者把我送到维修站。”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怎么回事呢？文祥一时也慌了手脚。

李不俗见情势不妙，忙向胡灼打个手势，准备溜之大吉。才一跨脚，竟然踩在一块摇摇欲坠的悬石上。李不俗一惊，心理承受不住，大叫一声，转身便往前面跑去。他这一跑，胡灼也忍不住大哭大叫，跟着跑了出来。

文祥眼见二人有如飞蛾扑火，自己不能一走了之，只好也跟着现身。

等到二人跑到团团围坐的人群前面，在火炬光照下一看，哪里有什么蜈蚣？李不俗只好硬着头皮说：“各位，对不起，我们迷路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白衣长老一眼看到文祥右腕的念珠，点头说：“嗯，原来有恃无恐！”他瞧着文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文祥照实回答了。

白衣长老又问：“你来做什么？”

文祥不是机警的人，本来就不善说谎，心想倒不如实话实说，大不了也只是个生死的问题。他不慌不忙地说：“听说你们在这里开会，我们特别来看看热闹。”

白衣长老瞄了左边的珍妮一眼，又对文祥说：“原来你们想来就来！这么简单！”

文祥摇头说：“不！不简单，山洞里很难走。”

白衣长老和颜悦色地问：“你听到了什么？能不能告诉我？”

文祥觉得老者和蔼可亲，他本来就没有机心，再说想瞒也瞒不过，便说：“先是看他们吵架、打架，后来他们决定散会。偏偏有人说，什么河图出现了，那位不二老人没有把判断能力给计算机，而这个河图却可以。所以他们打算把图毁掉，然后你们就来了。”

我不懂的是，如果计算机有了判断力，那应该是好事呀，为什么你们反而不高兴呢？”

白衣长老一边听，一边摇头晃脑，就像老爷爷津津有味的听着小孙子讲故事般。

等文祥说完了，长老却一言不发，只是上下打量着文祥。

一旁的哈瑞却忍不住了，声色俱厉地说：“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来打听我们的机密，亚历山大！还不把他抓起来？”

珍妮冷冷地说：“哈瑞！长老在座，有你发号司令的余地吗？”

哈瑞一听，连忙站起来，向白衣长老低首道歉说：“请长老原谅。”

白衣长老好象没有听到哈瑞说话，继续对文祥说：“你认为计算机有了判断能力，对我们人类是件好事，是吧？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好处呢？”

文祥说：“因为人的判断力不够，计算机可以帮助人。”

白衣长老说：“嗯，这样人更要依赖计算机了。”

文祥说：“至少，人不会做些傻事。”

白衣长老说：“好极了，人就变得聪明了。”

文祥觉得刚刚说得不对：“人虽然不见得会变聪明，但总有机会学习。”

白衣长老又顺着他说：“是的，人变得好学了。”

文祥觉得还是不对：“当然不是，我是说当计算机有正确的判断力后，至少，人就有所依循，进而见贤思齐。”

白衣长老说：“假若计算机判断得不正确呢？”

文祥指指尼克，说：“听那位先生说，智能计算机是不二老人用易经结构设计的。”

我是最近才知道的，易经能判断未来，既然能判断未来，想来就不会错了！”

白衣长老又问：“你敢说易经一定正确吗？”

文祥想了想，说：“我不懂易经，但是宇宙如果没有规律，科学就不能成立，那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呢？如果有规律，人当然有可能知道。”

白衣长老笑说：“假定易经就是宇宙的规律，好吧？”

“好。”

“假定不二老人懂易经吧，那么应该知道所有的事！”

“对！”

“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事，对不对？”

“对！”

“如果知道了，就没有必要考验谁，对不对？”

“对！”

“如果不二老人知道，他早就可以决定给不给计算机判断力，对不对？”

“对！”

“但是，他却没有给。”

“对！”

“他为什么不给呢？”

文祥老实地说：“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喜欢开玩笑？”

“我不知道，应该不至于。”

“怕我们没事干？让大家来找什么图，什么书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告诉你！”白衣长老缓缓地环顾了全场一周，对众人说：“因为你们笨得无可救药，所以我才借着跟他对话，来告诉你们这件事的真相！表面上你们来此，是为了挽救人类的前途。实际上你知我知，大多数人是做梦做得烦了，腻了，就是叫你们去挑粪，也会有人愿意！”

这句话说到各人心坎里了，可是有几个人真正听懂了呢？就算懂，谁又愿意承认呢？每个人都准备了无数个面具，总想把最好的一面显示给别人看。只要有人提得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马上就有人挂起光鲜照人的面具！

这些人其实只是起哄的放大器，小事可以放大，大事可以弄到不可收拾。偏偏从事这种工作，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人。白衣长老看得很清楚，如果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可以倒背如流，但是谁都不会了解那个道理究竟是什么。反而是这样简单地一问一答，什么道理都不必说，反而能让这些人了解。

这三位老人是“人类自觉会”中，一个叫做“黄道组织会”的长老，他们以黄道十二星座命名。这三位是主事的长老，其中白衣老者为天秤长老，黑衣老者是天蝎长老，而褐衣者是巨蟹长老。

在本世纪初，天秤和天蝎长老曾合组了一家计算机游戏软件公司，两人共同设计了一个名叫“黄道星际争夺战”的游戏软件。结果销售量惊人，两年之内卖了一亿多套。

很多人把个中的剧情当作真实的人生，尤其是西方人，他们怀抱着过去的优越感，向往那黄道十二长老，高举着巨大的金色十字架，在浩瀚的星际中，诛杀异教徒的盛况。

久而久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这两个软件工程师，就像当年“蝙蝠侠”、“超人”等，从漫画故事的主角摇身一变，成为电影经典人物一样，也真心相信他们就是人类的救星，是时代的“新十字军”。他们开始介入一些社运活动，变成了计算机的反对者。

他们以基督教教义为出发点，认为计算机亵渎了上帝，视计算机当局为罗马帝国的再版，而他们正是受难者。在其理论中，基于原罪，人类本已无可救药，但是上帝仍充满爱心，继续考验人类，让其子民等待最后审判的到来。

天秤长老面对这些信徒，心中余火难平：“这么简单的游戏，你们还是搞不清楚！”

不二老人正是魔鬼，计算机就是魔鬼的王国。哪里有什么易经结构？要谈预言，圣经里说得再清楚不过，最后的审判是在‘核武浩劫’之下。不错，第一个千禧过去了，第二个也过去了，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来！但时间是个变量，决定于我们的罪孽。人类实在太荒唐淫乱了，上帝有意让我们多受点罪！把时间不断地往后延！

“智能计算机、判断模块、不二老人等等，只是罗马竞技场中的狮子、老虎、豹子！”

也就是软件里头设计的一些视讯符号，是你们要攻击的对象！懂不懂？是攻击的对象！

谁把他们打倒了，谁就得分了！问题在我们的信心！我们对天国的信心！我们对赎罪的信心！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去争取最高的分数？去接受最终的审判？去追求真正的永生？”

天秤长老的声音越来越大，音调越来越激昂，信众听得如痴如狂，激动得颤抖流泪，一个个不由自主地起身跳着摇着，口中不断地呼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老实告诉你们，什么河图洛书，都是我们编造的！谈起写程序，我们十二位长老，哪一位不是响叮当的高手？不二老人算什么东西！他写的程序没有一个卖钱！但是，上帝告诉了我，它就是罗马帝国的象征。我们的责任，就是摧毁它！毁灭了它，弥赛亚才会出现，神的国度降临！”

天秤长老讲完了，三位长老突然起立，天秤长老大声喊：“快快告诉我！你们有没有信心？”

大家忘情地狂呼着：“有！”

“你们要不要救赎？”

“要！要！”

“你们愿不愿为主献身？”

“愿意！”

“你们能不能打倒魔鬼？”

“能！”

“你们是不是弥赛亚？”

“是！””

等到大家都自认是先知时，各人的情绪飙到了顶点，洞内一片疯狂。只有文祥等三个人在一旁惊惶得不知所措。

三位长老高声唱起了圣诗，一时在座各人，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手舞足蹈，像一锅腾腾的沸水，一瞬间把所有能量都解放出来了。每个人扭曲挣扎的脸上，混和着极度的欢乐与痛苦，人人希望从自己的躯壳解脱出来。

这个洞窟不大，几十个人在中间唱、跳、哭、叫，几十个高及洞顶的黑影，绕着凹凸不平的四壁飞舞。再加上青蒙蒙的火光，照射在五颜六色的须发、衣物上，炫化出奇异的幻彩，显得无比的诡谲。

“停！”

骤然一声断喝，像是晴空霹雳，这下子人人受惊，立刻停在原地。

“回坐！”天秤长老神态威严，指挥若定：“现在我们要讨论行动纲领，把这三个人带出去删除掉！他们知道太多了！”

一个男子立刻站了起来，恭敬地对长老们行了礼，然后回头点了六个年轻力壮的男子，走到文祥三人身后，不由分说，两个挟一个，往外就走。

“人怎么删除？”文祥听得莫名其妙。

“你们不能杀人！计算机当局不允许的！”李不俗抗声道。

“哈哈！你也太小瞧我们了，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电磁波全部被隔绝了！不信你可以试试看，除了它内建的语言模块，计算机只是个废物！”天秤长老叱道。

“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你随意杀人，上帝会处罚你！”李不俗大叫着。

“很好！看谁先被处罚吧！”

那六个人紧紧箍住三人的手臂，连拖带拉，转进了一个较小的洞穴。领头的一个用力推开了一块巨石，原来下面有个深不可测的地穴。那头头说：“放心，我们不会杀人的，删除只是把你们丢到垃圾箱里。这下面是一个无底地洞，没有人知道有多深，也没有人知道通到哪里。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就是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来。要知道这是件天大的善事，计算机不知道你们掉进去了，只知道你们失踪了，你们是造福下一代！”

又有三条新生命可以出生了。”

李不俗还要争辩，那人不由分说，便将三人一齐推了下去。

那个洞穴洼伏黑隘，三人一起摔落，自然而然互相紧紧抓着。洞窄人挤，这一来，反而卡在石隙之间。三人才下落了数十丈，已在石头上撞了几个来回，全身无处不疼痛，幸而谁都没有松手。

在一个转角，有几块突兀的大石横亘，文祥最先撞上其中一块。接着，胡灼及李不俗相继落在文祥身上。虽然落势暂止，但是侧下方就是一个很大的空缺，略一转动，掉将下去，可就是死于非命了。

三人惊魂甫定，相互询问下，知道彼此都还平安。安静了半晌，忽听李不俗说：“你们快看，下面有光。”

“那是我的佛珠，在暗处会发光。”文祥解释道。

“不是佛珠的光，再往下看，在最深的地方，是金色的光！”李不俗的脸朝下，而文祥的脸朝上，但是两个人都不敢随意转动。胡灼在最上面，只有她还可以想办法动动，只是她早被撞得晕头转向，此刻停了下来，她已经神智不清了。

李不俗捏了捏胡灼的手，问道：“你还好吧？”

胡灼勉力镇定一下自己，说：“还好，我的右脚刚好插在一个石缝中间，我动也不敢动，你们下面情况怎样？”

“不怎样，你能不能看看下面，我看到一条金光。”

胡灼听了，小心翼翼地翻过身来，她一眼就看到一片金光，不禁大喜，说：“不是一条，是一片，可能下面有出口！”

三个人都兴奋起来，开始小小心心、慢慢地挪动身体位置，那块巨石虽大，但是驾空透隙，只有一角伸在外边。文祥干脆反手抱紧巨石的边角，用身体支持李不俗，让胡灼在上面调整到最安全的位置。偏偏地方太小，任何一个人稍一转动，都会影响重心。

好几次几乎要摔下去了，三个人的惊叫声此起彼落，吓得浑身是汗。

胡灼好不容易稳住了身子，双手扶着尖锐的石条，双腿则跪在李不俗身上，伸头向下一看，不禁叫苦：“不好，的确是片金光，只是看下去大概有几十丈远，而且四壁光溜溜的，没有一点着力处！”

李不俗还不相信，挣扎着伸头看了一眼，也说：“完了，胡灼，你看往上行吗？”

“不可能，先别说这四壁无法着力，再说这几十丈高怎么爬？我可没有这个力气！”

爬上去还不是落在他们手中？我看还是向下，好歹有点希望！”

“有什么希望？”

“那不是金光吗？我没看错吧？”

“没错，绝对是金光！”

“普天之下，你在什么地方见过金光？”

“是呀！”李不俗愈想愈奇：“我这一辈子从没见过，而且理论上不可能。当我们见到金光时，一定是黄色金属物体的反光，但是下面这个金光，却看不到反光的物质！”

“所以，对我而言，只有两种解释。”胡灼想了一会，作出结论：“要嚵就是幻影，那表示我是身在梦中；要不就是尊者在下面接引我们。”

“如果举行公民投票，我认为你在做梦！”李不俗说。

“管他呢！反正不是生就是死，你们两位是不是在梦中我不知道，这样生不如死，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先下去罢。或许你们体力还够，如果我跳下去摔死了，你们再试试往上爬的滋味！闲话就不多说了，拖得越久，压在下面的人机会就越少！”

“你不能走！我还有话跟你说！”

“傻小子！如果我们就要死了，讲的不全都是废话吗？”

“就算废话我也要讲！”

“唉！有什么用？你一辈子都在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吧！机会只此一次！跳吧！”胡灼说毕便纵身跳下。

李不俗感觉背上的压力减轻了，他赶忙伸手，胡灼早下坠了好几丈，他急得大叫：“胡灼！胡灼！”只听得“噗”的一声闷响，下面就没有动静了。李不俗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了。

胡灼这一离开，的确让文祥身上减轻了不少重量。他蠕动着身体，肋骨已经失去了知觉，全身更是疼痛不已。他也看出往上是绝无生路，而向下则只有步上胡灼的后尘，但僵在这里更是莫名其妙，不过等死罢了。

死有什么可怕呢？以往虽然自认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打心底都不大相信自己真的会死，在计算机的庇护下，死亡只是两个字而已。若真不怕死，那就效法胡灼，跳吧！

想是一回事，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文祥虽然下了决心，两只腿却不听使唤。

他身上还有一个人，是那个哭得不成人形的李不俗。文祥摇摇李不俗，大声说：“你自己站好，最好把脚放到我的身体下面，我也要跳了！”

“不能跳！不能跳！稳死无疑！别发神经！”

“那你在这里长生不死吧，我要跳了！”文祥嘴里说着，不过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决心而已。这一刹那，他心中似有若无地闪过很多念头。他自己都奇怪，第一个进入脑海的，竟是衣红！为什么不是小倩了？衣红说：“八月八日八时，你会来吧？”

文祥挪动了一下腰部，李不俗的双脚乘势滑了下去，踩在石头上。只听李不俗大叫：“你发疯啦！我诅咒你！”

文祥这时已失去了平衡，从巨石的边角滑过，一个翻滚便直往下落。眼前的金光越来越强，他想起有些文件上说，临死之际，会经过一个黑漆漆的甬道，最后通向无比的光明。是的，自己死定了，衣红，八月八日八时我不能来了，你会不会怪我？其实，八月八日以后呢？我也曾和小倩难分难舍，如今却连想都不想了。

文祥觉得耳旁生风，身体快速地下降，死亡有什么可怕呢？他干脆两眼一闭，过往的种种，就像走马灯一样，一一浮现眼前。

等到他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胡灼，另外一个则是协巴多

杰——红衣教主的第九位护法尊者。

协巴多杰笑着说：“施主一灵不昧，难得！难得！”又回头对胡灼道：“贫僧这就去拜访那位尊友，看样子他是不会自己来的了。”

说罢，协巴多杰放出一道金光，倏地光尽人去。

胡灼说：“尊者是在考验我们，只可惜不俗就是太俗！”

文祥说：“连计算机通讯都失灵了，尊者怎么知道的呢？”

胡灼说：“你手上那串念珠呀！尊者说这串念珠正是为了辅助计算机的不足而设计的。他们早知道这些人能隔离频率高的电磁波，念珠是用低频无线电波传输的。”

文祥活动了一下身体，发觉已恢复正常。生与死对他本来就没有什么，经过这次考验，他知道自己及格了。

协巴多杰尊者把李不俗救了下来，李不俗这次可真横了心，两脚一踏平地，他就五体投地，叩头不止，说什么也要拜尊者为师。

协巴多杰问：“你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呢？是不是因为我有神通？”

李不俗说：“弟子不求神通，只求真理。”

“真理本在世间，求我何益？”

“因为师父代表真理！”

“你怎么知道我代表真理呢？”

李不俗想了一会，说：“因为师父有神通。”

“你怎么证明这是神通，不是幻术呢？”

“因为我获救了呀！”

“你获救了？难道你有过什么危险？”

“是呀！我刚才和他们在……”李不俗一看四周，自己睡在床上，哪里有什么胡灼、文祥的？只有半空中立着一位菩萨。真的是在做梦！他怀疑地看看身上，是穿著睡衣，再检查两手，一点伤痕也没有。再看看半空中，哪里有菩萨？不过是天花板上的影子！

想想刚才那一幕，他胡涂了，翻过身去，又进入梦乡了。

第十二回：蜡炬成灰泪始干

协巴多杰把文祥及胡灼带到车站，便告别离去了。

文祥再检查计算机，果然已恢复正常，方要告诉文娃刚才的事，文娃说：“这事尊者全告诉我了，我们的系统确实出了问题，有的已经找到了，有的还在检查。现在，你快到无水河去，千奇在那边等你。”

无水河在熔炉城东南，胡灼便带着文祥乘磁浮梭前往。谈起方才的事，胡灼对李不俗颇为不满，她承认他们曾是相知的恋人。三十多年前，李不俗是个很有志气的青年，在思想上多有涉猎。谁知到了计算机时代，他渐渐自暴自弃，一天不如一天，胡灼却是日进有功，最后两人只好分道扬镳。

后来，胡灼结婚了，夫妻一同移民火星。想不到阔别了几十年后，李不俗也到火星来了。感情本来就是很微妙的，只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胡灼与夫婿分手了。这次胡灼在教主和协巴多杰尊者的开导下，心智大开，急

于找人共享，便去告诉李不俗。不料李不俗也突有所悟，所以才惹出事情来。

文祥倒是不以为意，他突破了生死大关，心中更是坦然，随口问道：“结了婚，没有孩子吗？”

胡灼却问他：“你对易经有兴趣吗？”

文祥见她支吾其词，知道其中必有隐情，也乐得岔开：“当然，最近老听人提起，偏偏我对易经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有个朋友很通易理，有空我带你去和他聊聊。”

“你先说说看，易经到底是什么宝贝？”

“易经是一本古代中国读书人必读的经典，其实我那位朋友说，易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宇宙的本体是太极，‘太极’是最极端、无边无际的意思。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指在太极中，两种相对的极端现象，比如阴阳、大小、黑白、对错、冷热等等各种相对的现象。”

“这有什么稀奇呢？这是常识呀！”

“别以为常识是理所当然的，在上个世纪，我这样说会被人认为迷信！”

“怎么会有这么愚昧的人呢？”

“应该说怎么人会这样愚昧！总之，我们学历史的，把那个时代称为愚昧时期。”

“愚昧时期？不是叫黑暗时期吗？”

“不！黑暗时期是指中世纪，欧洲大陆被宗教统治的时期。愚昧时期则指近世纪，整个人类文明都被人的无知、贪欲主宰的时期。”

“那现在应该称为梦幻时期了。”

“在以往，我们称之为幻灭时期，自从学了易经，我改称为未济时期。”

“未既？”

“未是未来的‘未’，济是救济的‘济’，是第六十四卦，代表一个时代的过去，下一个时代的来临，永远循环不止。”

“我听说易经是本预言的书。”

“不尽然，易经是让人知道宇宙中有天理，而不是教人预言的书。因为人生始于蒙，昧于知，必须一点一点地从学习中理解。如果宇宙本来就没有准则、规律，人生也毫无意义，生生死死，或不生不死，不过耳耳。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不变的规律，人生当然有意义，只是先决条件是，人不能改变这个规律，否则等于没有规律。同意吧？”

“我举双手赞成！”

“因此，人生就是一种历练，是体认这种规律的独木桥……”

“为什么是独木桥？应该是康庄大道呀！”

“是康庄大道吗？那怎么连你我都没有走通呢？但是千百年来，很多人成功地走了过去，有人可怜我们这些自知愚昧，而又没有方向感的人，便设计了易经，让我们知道个大概。当然，依循这种规律，是可以略知未来。可是一些自以为是，或者腐木而食的蛀虫，却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易经的预知牟取私利。”

“那怎么办呢？”

“这就是易经的智能所在了，总之，在愚昧时代，人人唯利是图，由于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人类社会就变成了工厂，唯一的目标是生产。当燃料缺乏时，工厂就由懂燃料的人管理；缺少螺丝钉时，便由管螺丝钉的人负责；下水道不通时，在下水道里干活的人，便摇身一变，成为大大的红人。”

“这一来，谁制造的问题最多，谁的风头就最健，谁笨得把问题解决了，便只好去坐冷板凳。谁把话说得清楚，让人人都懂，就代表这人没有学问。而被公认为有学问的人，经常是不知所云，把事情说得既玄又神。于是第一流的科学家都相信什么‘万有引力’！说在物质中心有种引力，互相吸引！他们的神话可多了，说宇宙的开始是一个大爆炸，最后又是一个大收缩，于是宇宙便像一个小孩手中的大汽球，一下子吹得老大，一下子又收了回去！事实上知识倒是大爆炸了，人的常识也来了个大收缩，妙的是人人愚昧不堪，又都自命不凡，胡作非为！”

“那个时代人智未开，荒唐事太多了！”文祥也有同感。

“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太平洋上有个著名的复活岛，临海的地方立了七个高有数丈的石人。我曾经去考察过，其中有一种传说很能代表人类的处境。土人说，他们是“树人”，祖先来自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但是那里有吃人的野兽和杀人的恶人。有一天，他们来到这个乐园，岛上长满了一种椰子，结实累累。妙的是这种椰子树，树干圆直，树叶宽厚。于是，他们就以树为屋，以叶为顶，以果为食。反正全岛都是树，一棵吃光了，再换一棵。世世代代下来，岛上还是绿油油一片，他们的生活可说是平安快乐而幸福。

“他们逐树而食的结果，有一天终于看到海边了，这才知道原来树也有尽头。大家群集树顶开会，最后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自我控制，限量生育，以保持生态的平衡。

另一种意见是向外发展，另外找寻更美好的天地。

“由于没有人愿意自我控制，大家便协力砍了树屋，建了大船，派人出海找寻新天堂乐园。人是一船一船地出去，时间也一年一年地过去，但一直没有人回来。有人认为可能是找不到回来的路，应当在海边竖立一些标志。他们决定利用山上的石材造一些大人，凿好了以后，再以椰子树干作滚木，运到海边来。

“大家都很快活，都认为创造了历史繁荣的高峰，连这么高的摩天石像都建得起来，树人当然有能力建造天堂！不幸的是，造船、造石像，通通都要砍椰子树。当他们勉强竖好了第七个石像之后，树也砍光了，大部分的人都饿死了。”

“这是真的吗？”文祥听完了，有些感伤。

“什么真的假的呢？过去发生的事，只是一些变化的现象，不是向这边变，就是向那边变，然后人才能得到经验。”

“是啊！一切都是相对的。”

“既然事事都是相对的，易理就以动静来解释宇宙万事万物。”

“只用动静？那怎么够？”

“计算机是二进制的，不就是动与静吗？在计算机中，哪件事不是用动静来解释的？”

“有道理，只是数据很长，人怎么记得住？”

“这就是中国人聪明之处了，我们先不讲什么理论，就算闲聊天吧！我来试试，看能不能猜一猜即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你会预言？”

“不！我没那种本事，如果有，我早就达到圆融境界，出入青冥了。我只是略知一二罢了，起码还能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吧，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要回答我一个字，如果你认为答案属于动的、强的、大的、好的，

反正是正面的，你就说‘阳’。如果是静的、弱的、小的、坏的，你就说‘阴’，这样我就可以解释易经了。”

“但是我怎能确定我的判断一定正确呢？”

“不必管那些，我只是想告诉你，易理基本的规律只是建立在两仪与三才的结构上。”

当然，你判断的正确性越高，预测的结果就越准！”

“真的？好，你问吧！”文祥兴奋极了，他挺了挺腰，准备接受询问。

“你先想好要问的事，当我问你时，只要说是阴或阳就好了。”

“好，你快问吧！”文祥想的是，今天见不见得到衣红。

“我先问内卦，内卦相当于与自己最亲近的环境，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个与自己有关，问题是，对你重不重要？”

“重要！”文祥不假思索，衣红当然重要。

“好的，重要代表‘阳’。第二个问题是，以你而言，能不能控制这个情况？”

这个就麻烦了，文祥当然不愿意承认他不能控制。可是再想想，他能控制什么？连想不想她都不能自主，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能！”

“那就是‘阴’，第三个问题是，这件事有没有希望呢？”

希望？谁知道！看来是有的，有吗？文祥想了一会，无可奈何地说：“实在说，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是‘阴’，当然可变为‘阳’，必要时可作变卦看。现在再问外卦，你要用大环境的立场来想，千万不要用刚才的立场，否则就没有分别了。好，我问你，这件事对整体环境重要不重要？”

整体环境？指的是什么呢？假定是这次的任务吧！当然重要：“阳！”

“好，再看大环境能不能决定呢？”

这就难回答了，大环境能不能决定？决定什么？自己问的是能不能见到她，那当然是大环境所决定的：“阳！”

“最后一个问题，这事符不符合大环境的希望？”

大环境的希望？自己想和衣红见面，大环境当然可以算上计算机一份。计算机希望自己与衣红见面吗？为了查明那个龙符，答案是阳。如果只为了自己想见她，那么在当前还有其它任务的情况下，答案则是阴。到底该选哪一个呢？

文祥天人交战了片刻，自己也觉得好笑，这不过是个游戏，有什么好认真的？就算自己有私心，硬把阴说成阳，那又怎样？

“阳！”

“好极了，我刚才问了六个问题，各为一爻，总共是六爻。实际上这六爻是由两个三才结构所组成，爻由下往上长，就是生机。但我们读爻时却是由上而下，依顺序来看，上卦的三才是阳阳阳，对八卦而言，是干卦。下卦的三才是阴阴阳，称为震卦。上下卦合用，八八六十四，共有六十四复合卦，再查易经，干震为‘无妄卦’。”

“你是说无望？”文祥大失所望。

“不，你听错了，是无妄之灾的无妄，不是毫无指望的无望。”

“啊！有灾难？是谁的灾难？”文祥急了。

“别那么认真好不好？由于人没有先见之明，易理最大的吊诡就是不论准不准，都有好处与坏处。如果预测得太准了，人会丧失主见，落入迷信。”

如果预测的都不准，人便会遁入虚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那么你预言吧！”

“你要先告诉我问的是是什么，否则我无从回答。”

“我问的是，今天会不会见到一个人？”文祥说时脸都红了。

“嗯，是位女性。”胡灼在她的计算机上拨了几下，看着显示器说：“根据易经的解释，只要你顺天而行，没有私心就好，否则有灾。”

文祥心中一动，如果没有私心，他最后应该选阴，选阳当然是私心作祟。这下子他真急了，问道：“有什么灾？严不严重？”

“无妄之灾嘛，严重是不严重的，但各人的定义不一样。”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我说过，我只是介绍一下怎样预言，你不能太相信。”

“是，我不相信，你说吧！”文祥急切之情，已形之于色。

“好吧，理论是这样的，易经六十四卦只是大类，内外卦相互影响。刚才的解释，相传是周文王所着，是古人遵循的一种做人做事的道理。当一个社会上，人人都遵守同一种规律时，自然就成为一种可以判断的方法。

“然而易理之微妙，却在于它真正符合宇宙的规律。这规律有四个：第一，我们知道能量与距离成反比，所以爻与爻越接近的，必大于爻与爻较远的。第二，爻有阴阳之分，阳动阴静，动强于静，所以阳强于阴。第三，既然有位置，就有位能，六爻的位能以单数为阳，双数为阴。设一、三、五位属阳位，二、四、六是阴位。俗谓‘强龙难压地头蛇’，所以如果在阳得阳位、阴得阴位时，能量要加倍，否则减少。

“最后是现实问题，强者欺负弱者，弱者依赖强者。总而言之，共有位、应、比、中爻等判断条件，统一研判，即可预言。”

“别谈理论，告诉我结果吧！”

“综合判断的结果，以今天来说，应以下卦为主。阴爻代表阴性，分据二三爻，二爻得位，表示是现场的我。三爻阴据阳位，只能算是过客，应该就是你问的对象了。

再说此阴在阴之上，是‘乘阴’，阴乘阴无力，表示你最多只能看到。而‘扶阳’在上，表示不可能得到……以本卦而论，你的对象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

“那是说今天见不到？”

“很难说，大概如此，前面说过，易经不是给我们应用的。”

“为什么第二爻不是她？”

“我能力不足，只能说我知道的。如果第二爻的阴爻代表你想见的对象，第一是与现实不符，因为一、二两爻目前相距最近，第三爻还未出现。其次，如果她乘你之上而得六二正位，对你将更不利……”

文祥听了，心中颇感不快。他原本只是好奇，胡灼也一再言明，预言未必正确。但是人的心理很奥妙，真假是一回事，心中的需求却是再现实不过的。

文祥只好敷衍道：“哪有这么巧的事？世界上有多少人？每秒钟发生多少事？凭这六爻又能代表什么？”

胡灼也同意：“是呀！所以并不是人人都相信易经呀！还有个变卦是第三爻阴变阳，干离‘同人’卦……”

胡灼见文祥不太高兴，猜想自己很可能已说中要害，干脆闭口不言了。

文祥心里很矛盾，他很想了解易理，为了他的任务、对不二老人的好奇，还有对预言的向往。但是他希望见到衣红，也希望听一些吉利的话。文祥是个人，又刚好陷入恋爱的漩涡，一听到坏消息，潜意识就紧钉着他，专门想一些不利的结果。生死是一回事，不过一刹那，但是那绵绵的情丝，却是无边无尽的折磨。

文祥还在想另外一点，他不知道那最后一爻，在他私心的扭曲下，究竟有什么影响？姑不论这个预测的真实性如何，为什么自己会有私心呢？尤其在这种不关痛痒的游戏上，自己居然还选择了欺骗自己的答案！

他好意思再问吗？承认刚才有私心吗？当然可以，但又为了什么？想见到衣红？希望胡灼告诉他，衣红就在前面等着他？

文祥望着窗外景物如飞一般向后退去，火星上的房屋有个特色，就是屋顶特别厚重，这和月球上的建筑很类似，因为重力小，建筑物承载的压力不足，必须加盖数层。再加上火星的土壤含有大量的过氧化铁，色泽暗红。在高压高温下炼制的土砖，不仅整齐划一，坚固耐用，而且略带一点果冻状半透明的色泽。因此，所有用这种火星砖筑成的房屋，远远看去，很像一个由大块红玉雕塑而成的艺术品。

火星上到处都是红色，连天空也是红的，文祥触景生情，更是无法遏止心中的那一点红。今天真的见不到她吗？胡灼明明说是可望而不可及呀！可是胡灼又懂什么呢？就凭这样简单的一问一答，什么爻呀爻的，就能决定衣红出不出现？

途经几处院落，居然也有一些高大的树木。只是那种绿色，在一片火红的背景中，显得怪异不自然。万红丛中一点绿，文祥脑中只有一点红。

这里没有公路，由于二十世纪汽车肆虐，遗祸无穷。在新世纪里，要想掌握那种开快车乐趣的人，必然是停留在梦中，或者正在网络高速公路上，利用虚拟实境的速度感，在虚空中竞逐无边的快感。

和所有的计算机城一样，社区到社区之间，都是利用地下的大众捷运，但在地广人稀之区，中距交通也有采用高架式的。在火星上称为磁浮梭（地球上则沿用“车”的概念，称磁浮车），每车有四节，每节有二十几个座位。轨道高度约三十多公尺，每隔十公里才停一站。

还有一站就要到无水河了，在梭门甫关，磁浮梭正要开动之际，文祥觉得眼前突然一亮，一个红色的影像，就像针尖似的，扎进他的心头！那种兴奋有如从天上悬空而坠的飞瀑，文祥血液沸腾！是她！果然是她！还有衬在一旁的那条白裤子！绝对错不了！

他跳将起来，磁浮梭已经开动了，再一晃，眼前景色又变了！

“刚才是什么站？”文祥一惊！预言正确了！他抓着胡灼问道。

“星星驿！”胡灼轻轻地把手抽回来，她不了解文祥怎么会这么激动，关切地说：“坐下吧！你看到什么了？”

“你说对了！我看到她了！但是只看到一眼！”文祥坐了下来，对胡灼说。

“可能是心理作用，你知道，人往往把心里想的，当做亲眼看到的。”

“不！我真看到她了，还有她的同伴！”文祥惶急地说。

“好吧！就算我猜对了，那也只是凑巧，在机率上说……”

“不管是不是凑巧，你刚才只说了无妄之灾的内卦，也就是说今天的事。以后呢？是不是以后有灾祸？”文祥急得站了起来，眼中似要冒出火花。

胡灼和文祥虽然只是初识，但经过这两天的交往，已经知道他是个稳

定、心理没有障碍的人。不料这一刻居然如此浮躁，为什么呢？难道先前只是假象？可是计算机当局那么器重他，活佛、尊者也亲自渡化，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呢？

胡灼仔细地观察文祥，发现他面色红润，嘴角还出现点点红斑。她心知有异，立刻联想到她所做的研究，便马上扶他坐下，提高音量问道：“文祥！文祥！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慌？”

文祥不仅觉得心慌，而且有些昏乱，胡灼见情况不妙，对计算机说：“文祥可能是中了火星病毒，请赶快替他检查！”

胡灼的计算机在她耳中说：“我们给文祥验血的结果，的确有些读数不正常，可是这不能算是病，他只是雄性荷尔蒙读数太高了。”

胡灼不相信，她说：“不可能，我了解雄性荷尔蒙的作用！麻烦你们再作血清分离式的交叉检查，我认为是一种病毒式的情绪感染！你们不相信可以查二十世纪的生化武器数据。我记得有一种s g编号的情绪病毒，能瓦解士兵的斗志，而且会在黏膜附近产生病变，很像他目前的情况。”

正说着，文祥摇摇晃晃地又站了起来，恍恍惚惚地走向门口，突然昏倒在地。

胡灼急着将文祥扶起，又对计算机大叫：“还不快想办法！”

计算机对胡灼说：“他的病毒分裂得太快了，一般‘减数分裂’速度最快的不过两秒，而他体内的病毒，竟然高达每秒三十次！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放心，我们已请藏医前来支持。”

就在此时，突然听得一声洪亮的“阿弥陀佛”，一位红衣喇嘛已在车厢内。梭内的十来位乘客，一见喇嘛凭空现身，急忙离座下跪磕头。

“阿弥陀佛！”那喇嘛合十还礼，并对众人道：“诸位檀越，委屈一下，请移步到隔壁梭厢，这里发现传染性病毒，现场必须封锁。”

大家听了，一一躬身退出，转眼之间，车厢内只剩下三个人。

那喇嘛说：“老衲计美旺布，教主属下第八护法，奉教主之命，来探视文祥施主的病况。请让他平躺在地上，待老衲医治。”

胡灼忙让文祥平躺下来，并叩头作礼，然后退到一旁。计美旺布跌坐在文祥身边，全神贯注，双掌前伸。不久，他额间见汗，头顶雾气蒸腾。而躺在地上的文祥，却如同死去一般，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样过了有一刻光景，计美旺布疲倦地睁开眼睛，摇摇头说：“文施主的情况严重，老衲一人对付不了，此梭即将到站，还是与老衲同回寺里治疗吧！”说罢，计美旺布一挥袖，一阵光华闪过，胡灼只觉身体一震，定睛一看，人已在一阴暗矮小的房间中。室内有一个平台，文祥平躺在上面，除了三人以外，又多了一位喇嘛。

“胡施主辛苦了，老衲米拉日巴，前日曾在教主座前会过。”那喇嘛对胡灼施了一个问讯，胡灼急忙扑地跪倒，叩头致礼。米拉日巴扶起胡灼，继续说：“文施主病得蹊跷，以传统密宗的说法，应是中了毒咒！只是这施咒者功力甚高，尚请施主将今天的遭遇，详细告知，以便诊断。”

胡灼便从早上开始说起，直到在风火洞中，白衣长老与文祥对话的那一段。米拉日巴一直凝神倾听，这时突然打断胡灼，问：“你记不记得他说话时，两只手在做什么？”

胡灼想了又想，当时好象根本没有注意到，只得说：“不记得！”

米拉日巴又问：“他的手放在什么地方呢？”

胡灼还是不记得，突然她想起一点，白衣长老全身都裹在衣袍内，根本看不见手，连忙说：“他穿著连帽长袍，看不见手。”

米拉日巴回头对计美旺布说：“这可能是六世纪时，拜占庭修士的‘念力咒’，这种咒语不需要打手印。果真如此，那就麻烦了。”

计美旺布也忧虑地说：“明天就是会期了，今天要是破不了他们，明天会场上成千上百的来宾，万一他施咒了，怎么得了？”

米拉日巴没有回答，在室中来回踱步，只见他又摇摇头说：“不通！不通！”

计美旺布问：“什么不通？”

“如果那位白衣长老已经决定要杀害文祥施主，怎么还给他施咒呢？”米拉日巴自言自语地说。

对施咒者而言，咒语其实是一种与计算机沟通的法术口令。在新时代，计算机为了尊重人类文明，尤其是宗教，所有的神通都已注册登记，由计算机统一执行。至于咒语能量的大小，则视该宗教所掌握的能量资源而定。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宗教组织的信徒多、信仰诚、捐献丰，则该教的资源必然丰富。

红教在火星上有信徒十万，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捐出全部资源。三十年来，红教累积的能量，已相当于有一亿人的政府。

基督教信徒虽多，但每个教会各自为政，而且信徒的奉献比起红教信徒来，不过是万分之一。施咒相当于发号施令，地位高、权力大者，始能施咒，而该教所累积的能量，才是咒语真正力量的来源。设身处地的推测，白衣长老用的是自备的超级计算机，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不可能浪费在一个他认为必死无疑的人身上。

“是不是怕我们可能逃出来？”胡灼问。

“不可能！”米拉日巴说：“第一，那里没有人逃出来过。第二，万一你们真的逃脱了，施咒岂非打草惊蛇？再说施咒这种事，最适宜出其不意的奇袭，如果为了破坏明天的盛会，一定不会这么早就施展。”

“文祥的咒语能不能解呢？”

“应该不是问题，我们密宗是以施咒出名的。问题在是谁施的咒，怎样施咒，我们一定要乘机查个水落石出。明天的盛典上，绝不能让人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施咒！”

“能不能先把文祥救醒再说呢？”

“施主之言差矣！把他的咒语解了，可能就无法查出端倪了。”

计美旺布说：“师兄所见虽是，但拖得太久，恐怕对文施主不利。”

“他只是一个人，多数人的安危才重要！”

“先将他救醒，说不定他知道是谁下的咒。”

“师弟，你不是不知道，这咒语一解，施咒者就永远查不出来了！”

胡灼心急如焚，又仔细回想一遍当时的情景，突然想到珍妮丢臭弹的事，这时也管不了有关无关，开口便说：“信女又记起一事，珍妮投掷臭弹时，文祥离他们最近，很可能闻到什么了。”

米拉日巴摇头说：“那最多只是毒气，而这是咒，不会错的。你再想想，从头到尾，有什么像是施咒的行为。”

“可是信女不知道什么是施咒的行为呀！”胡灼急得要疯了。

“你说得有理！施咒有很多方法，暗咒且不说，文施主得到的一定是明

咒。明咒最厉害的是念力咒，只要说出来就有效……”

“说出来就有效？”

“当然还要有施咒的能力。”

“什么样的人有这种能力呢？”

“当然要学习、修炼，最重要的是，心理状况异于常人。”

“那就是……”胡灼欲言又止。

“你不妨说说看，说不定有关系。”

“我们还有个同伴，叫李不俗，是我过去的朋友。在分别了数十年后，他突然也到火星了，今天就是他拉我们去的。我记得在我跳下那个坑洞后，文祥也要跳下来，李不俗好象说‘我诅咒你发疯’！不过他不像会施咒的人。”

“他现在人在哪里？”米拉日巴两眼一亮，立刻问道。

“应该还在家里！”

“来，你带我去！”说罢，一道金光闪过，两人已失去踪影。

计美旺布见二人已离去，便往墙壁一指，壁上即现出一圈两坪大小的圆光，米拉日巴与胡灼的影像就在其内。只见二人向下一落，已在一个房间内，四顾空无一人，胡灼说：“是九尊者送他回来的，可能又出去了。”

米拉日巴两眼盯着墙角一个米形图案，说：“这个人来历颇不简单，我们居然没有发觉！”随即向着计美旺布这边说：“快报告活佛，有了状况！”

计美旺布立刻走到屋外，一按身边的移位钮，面前景象立变，人已经到了大经堂底层。堂前有两位喇嘛端坐在地，他合十作礼说：“麻烦通报，计美旺布求见教主。”

两位喇嘛略一点头，身后大门洞开，计美旺布躬身而入。经堂正中供奉一尊三点九米高的释迦牟尼佛石塑。两旁各是一排约一人高的经架，架上摆满精美的贝叶经卷。四壁绘有壁画，多是描述红教移民极乐世界，修建金顶寺，以及火星上喇嘛、教徒等宗教生活的传奇。计美旺布先至佛前顶礼膜拜，起身绕过那四人合抱的巨柱，向右转进，教主正趺坐莲座上，左右各有一位尊者相伴。

计美旺布行礼毕，退在一旁，躬身道：“七师兄发现席克人行踪，敬请裁示。”

教主闻言，瞑目端坐，半晌才说：“彼等不足道介，席克之四大法王有两位在此，但彼等主要目的不在这次法会。偷渡客日益猖獗，在计算机问题未解决前，其势难以阻止。”说毕，又掐指算了一会，对计美旺布说：“我已将文祥那孩子的咒语解了，你且去罢！不过，他心神受创甚重，三日之内，不可再动情绪！”

这时，米拉日巴也已将情况查明，与计美旺布前后脚回到了房中。

文祥缓缓地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平台上。刚要翻身坐起，只见光华闪动，两位喇嘛与胡灼已出现眼前。

胡灼见文祥已经醒了，连忙问道：“怎么样？有什么感觉？”

文祥怔怔地问：“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

胡灼说：“你刚才在梭中病倒了，两位尊者把你救来的。”

文祥诧异道：“我病倒了？我只是头昏了一下！”

米拉日巴过来检查了一下，说：“不错，是念力咒！”

计美旺布问：“师兄有何高见？”

米拉日巴说：“我已着人前去追捕此人，稍后便有消息，据我判断，此

人并非存心施咒，但因一时情急，故念力加倍。目前所不解者，为何文施主到梭中始发作？”

计美旺布便问胡灼：“文施主在梭中是怎么发作的？”

胡灼说：“我们正在讨论……”她略一停顿，又改口说：“我记得他说看到一个人，正是他心中想见的人……”

计美旺布问：“是不是女性？”

胡灼点点头。

计美旺布一拍手，说：“师兄说对了，是念力咒！因咒他‘发疯’，因此一有情绪上的任何变化，计算机的生理讯息就会促使内分泌加倍排送。”

四人正在讨论时，门口一位喇嘛已将李不俗带了进来。米拉日巴一挥手，那喇嘛合十躬身退出，只留下李不俗惊惧不已地呆立在门口。

李不俗望望四人，问胡灼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胡灼想不到他竟然敢施咒，不由得怒火中烧：“你不是说活佛该去见你吗？”

李不俗哭笑不得，说：“灼妹，那是开玩笑的。”

胡灼说：“我问你，你从哪里学会施咒的？”

李不俗吓了一跳，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施咒？你说什么？”

胡灼说：“你不用赖，尊者把来龙去脉都调查清楚了！”

李不俗急着说：“你别冤枉我！我不会施咒！”

米拉日巴一言不发，手一指，面前的圆光出现了一个中东风情的小城。李不俗围着头布，穿著白色长袍，正走向一个马厩。画面右下方标示着：二
三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六分。

李不俗抗声道：“难道这就是学习施咒吗？”

米拉日巴说：“不是，这却是到米亚山的唯一信道，你能否认去过吗？”

李不俗辩道：“就算我去过又怎样？我不能自由出入吗？”

那画面一直没有变化，等李不俗再度出现时，服饰已有了变化。长袍由白变黑，腰上还系着一把短剑。上面的时间已是二
四六年，二月十日下午四时二十分。

米拉日巴说：“这段影像是十年之后，你能否认吗？”计算机对每一个人的行踪都有完整的记录，但仅限于公共场所。这些记录仅供犯罪作证之用，贮存时一律采用图形编码，需要的记忆空间不大，数据可以长期保存。

李不俗心里突突直跳，瞠目结舌地对米拉日巴说：“我……我经常在那里出入，这又错了吗？”

米拉日巴说：“错了，错在你撒了谎。”

李不俗慌了：“我没有说谎呀！”

米拉日巴说：“计算机的测谎指数是三十四，你的心跳超过一百，汗腺张开率达到百分之九十，肾上腺超过正常四倍！难道你在席克派下十年，连心律控制都没有学会？”

李不俗这才知道不能抵赖了，立刻跪倒在地，叩头哭道：“我不是有意的！请佛爷们高抬贵手！大发慈悲！”

米拉日巴把李不俗拉起来，对他说：“我不怪你，只要你说实话就好。”

李不俗说：“我原先只是想要追求人生真理，我去过印度、斯里兰卡、西藏，也去过麦加，去过迦萨走廊。总之，我希望找到人生的方向。”

米拉日巴说：“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只是你错在把神通当作真理。”

李不俗说：“如果没有神通，又怎能证明是真理呢？”

米拉日巴说：“你该用心，而不是用眼。这点以后再说罢，于是你投奔席克教。”

李不俗说：“是的，他们保证，说我一定能学会神通。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就算他们真有神通，也不肯传授给外人。所以我决定离开，但是他们又不放我走。最后，我不得不逃，逃了不知多少次，偏偏怎么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就像在地狱中一样，我度过了十个非人的年头。”

米拉日巴点点头说：“这倒很符合席克派的作风，只是你怎么出来的呢？”

李不俗惊惧地环顾左右，说：“这里说话方便吗？”

米拉日巴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佛法保障，连计算机通讯都在管制之列。”

李不俗这才放心地说：“那我就放心了，因为席克人说，他们已经破解了计算机的控制中心。不但计算机查不出他们的行动，他们甚至可以控制计算机。”

米拉日巴微笑道：“你相信吗？”

李不俗说：“虽然不很相信，但也不是完全不信。他们有位计算机专家名叫摩尔，我见过他好几次，他本事大极了，要计算机怎样，计算机就怎样。比如说，他说我不在，计算机就认定我不在。不过他们告诉我，说穿了那套黑衣服，计算机就录不到影像，可是刚才那段录像又证明了他们骗人……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这时，米拉日巴好象在和谁通话一样，只见他嘴皮时张时合，但却没有出声。这是红教的多种神通之一，是一种微波传音，借定向微波为载波，将嘴皮的动作与空气的气流转换为通讯码，经过交换机，传输到对话者的计算机中。

米拉日巴通话完毕，便对李不俗道：“你看看下面这段圆光吧，不是计算机当局不知道他们的行踪，而是计算机遵循人类公约，在没有犯罪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包括调查在内。但是我们红教不受这种限制，所以我可以为本教的圆光让你看看！”

米拉日巴说完，仍是用手一指，面前出现一圈拳头大小的三色佛光，渐渐向外扩张，直到一公尺见方才停止。那三色光有如飘轮疾转，幻化出眩目的七彩。突然间彩光尽敛，一幅街景跃出画面。

那是一个体格壮硕的中年人，由于他头上戴着一顶“土星帽”，那圈光环刚好遮住脸庞，看不出是什么模样。这时圆光向下移，镜头转成仰角，只见这人浓眉深锁，两眉几乎成为一字形，鼻成钩状，两颊深陷。

李不俗一见，惊叫道：“四法王！”

米拉日巴把影像一收，说：“放心，一切都在掌握中，你告诉我，你来火星的任务是什么，可千万不要骗我！我只要放出消息，说你来过这里，你就完了。”

李不俗早已吓得魂飞天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说……其实我的任务并不……不重要，他们一直都不信任我。四法王吩咐我，只要我在单日下午六时，坐在贵山门前，往左侧那个石墩子的浮雕上，吐十泡口……口水就好了。”

米拉日巴与计美旺布异口同声地说：“吐口水？”

李不俗反被吓了一跳，哆嗦着说：“我……知道这不卫生，可是……”

两位尊者对望了一眼，米拉日巴又开始以嘴皮传声，与不知什么人说起话来。文祥与胡灼已经没有插口的余地，只感觉到事态非常严重，阴暗的小室中，似乎有一股低气压，重重地压在每个人身上。

过了一会，米拉日巴面色凝重地说：“李施主，谢谢你告诉我们一项重要的情报，足证你说了实话。老实说，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有破绽，这件事连本教中知道的人都有限，居然席克人也知道了。这证明了问题非常严重，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

计美旺布插口道：“师兄，这事能说吗？”

米拉日巴点点头说：“我请示过了，李施主既然相信我们，我们就要相信他。”米拉日巴显然非常激动，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李不俗说：“今天你总算给我们解了一个大谜！你大概是两个月前开始吐口水的吧？”

李不俗点点头，说：“是的。”

米拉日巴又问：“你每次都吐足了十口吗？”

李不俗羞愧地说：“有时口水没有那么多！”

米拉日巴说：“那就对了，单日下午六时，正是我们情报调整的时间。而那些口水，想来是为了让酵母菌大量滋生，以破坏我们的系统。在系统设计之初，火星的空气湿度极低，大气中水蒸气几近于零，极不宜酵母菌的生长。在那种条件下，设计者没有考虑到湿度改变的问题，才留下今天这个后遗症。

“那个石墩子是我们感应器的转换中心，设计得坚固异常，但是其中采用了蛋白质半透膜，最怕酵母菌。近来感应器常常出状况，后来发现上面生了一些有机的氨基盐，将电路腐蚀了。刚才，我们根据你的说词，才发现那个石墩子的薄膜感应装置已经损坏了，但又没有全坏，所传来的讯息，错误率高达百分之四十！”

李不俗没想到闯了这么大的祸，吓得心头直跳，问：“严重吗？”

米拉日巴说：“幸而你今天告诉我，否则明天的盛会，将会有大灾难。这样说吧！”

三位施主算是有恩于本教，适才教主有令，本教将负责三位的安全。由于本教上下都将重新部署，目前人手不足，希望三位在明天以前，暂时不要离开此地，如何？”

文祥一直挂心计算机所交付的任务，现在人在寺内，又不能与计算机联络，便说：“在下本来奉当局之命，前往无水河的，现在不知情况如何了？”

米拉日巴说：“那件事与刚才所谈的有关，目前已经解决了，文施主不需悬心。现在已经八点多了，寺内备有素食，饭后就请三位在此休息。今夜寺中很不平静，特遗小组已经进驻，随时会与文施主保持联络。只是计算机在此无用，施主腕上那串念珠，在本寺中，功能与计算机相似，可以应急。”

正在说时，地皮突然一晃，米拉日巴脸色大变，静静地观看了一阵，地下隐隐约约似有隆隆之声。米拉日巴忙说：

“今夜情况相当严峻，所幸一切早有准备，待会不论有何动静，施主们千万要量力而行。老衲尚有要事，这就去了。”

第十三回：晓镜但愁云鬓改

两位尊者离去后，不一会喇嘛送上素餐，三人进食完毕。又一位喇嘛进来，在后边分设了三间卧室，向三人道了晚安，说：“三位施主若有雅兴，九时半在后殿有晚课，师父特别交待，欢迎施主们前往结缘。只是因为明天的盛会，执事人等俱已外出，无人招待，尚请原谅。”

文祥等道了谢，喇嘛便离去。

胡灼对李不俗本来极为不满，见他将功赎罪，也颇感欣慰，说道：“不俗，也难为你了！如果你信得过我，早该告诉我才是！”

李不俗唉声长叹，说：“这种事我怎能告诉你？”

胡灼捱近他，温柔地拉起他的手，说：“你怕连累我？”

李不俗忍不住泪珠滚滚而下：“你不知道，我心里好痛苦。他们把我的灵魂拘禁了，要胁我，逼着我给他们卖命。这阵子你看我疯疯癫癫的，其实都是装的。”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尊者？”胡灼大惊。

“现在已经没事了，一定是尊者帮我化解了。”

胡灼更是怜惜不已，说：“为了追求真理，再辛苦也是值得的。现在好了，正如昨晚我们讨论的，真理就在我们身边，找到了吧！”

“是的，灼妹！”

文祥也过来，热情地向他握手致意，没想到，李不俗竟然也用千奇所教的手语，向文祥做了个暗号。文祥自学了手语以后，从未使用过，对李不俗打的暗号并未在意。李不俗却握着文祥的手，不断地又挤又捏，文祥被他捏得痛了，这才想起，面露惊讶，说：“怎么？你也是特遣队的人？”

“我不知道什么队，总之，我们是自己人！”李不俗笑着说。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呢？”文祥有点怀疑，这事只有千奇和百怪知道呀！如果是他们说的，那李不俗应该知道特遣队才是呀！

“我当然知道，我只怕你不知道。”李不俗挤挤眼睛，说。

“你们打什么哑谜？”胡灼问道。

“这种事，你们女人还是少知道好一点！”李不俗嬉皮笑脸地说。

“什么？你那种大臭男人主义还在？”胡灼有点不高兴。

“不！我们是死男人主义，因为我们谈的是怎样送死！”

“别给我谈送死了！先前在那个洞坑，只有你怕死！”

“好汉不提当年勇！当时，我想到在席克的惨况，一下子转不过来。”

胡灼觉得自己太残忍了，温和地问：“什么席克不席克的，是一种宗教吗？”

“是的，也是一种人种。”

“你说说看，好象他们很有力量似的。”

李不俗心有余悸，一边回想当时的景况，一边还要顾到胡灼的心情，他无可奈何的说：“唉！我发觉人生就是各种观念的舞台，一旦看多了，真的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只有那种生活单纯的人，他们一生下来，就被灌输一种唯一的观念，久而久之，就成了他们的真理。席克人就是这样，他们只相信他们的神，生是为了膜拜神，死也是为了伺候神。总之，他们的生活，从生到死只是为了神。”

“是哪个神呢？上帝？”

“你最好不要问，知道多了没有好处。他们有一种猎杀令，尽管计算机当局严禁杀人，可是却禁不住席克人。他们会前仆后继，虽然不能把人杀死，可是那种日以继夜的骚扰，谁都消受不了。”

“天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

“你错了，他们绝对讲理，只是讲的方法和 we 不一样！”

“讲理还有不一样的方法？”

“是的，他们要在神前讲理，由神来决定谁有理！”

“神在哪里呢？谁又能看到神呢？”

“所以他们有‘代神’，由代神来代替神。”

“那代神一定是人啰，就和西方古代的祭司一样吧！”

“没错，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由于代神的权力太大，当一位代神决定消除异己时，他手下的信徒就像疯了一样，全力为神效命，直到对方屈服或者把对方杀光为止。”

“如果不肯屈服呢？”

“那就造成分裂了，反正他们生活在沙漠中，不满意，拔营就走！因此，席克人虽然有数十万人，但是没有有一个团体能凝聚上千人。”李不俗停了一会，又说：“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就好象生物界猎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均衡法则一样，不这样，他们不能维持强悍的意志。再说，他们若真能团结，那种力量简直令人不敢想象。”

“奇怪！我是学历史的，怎么不知道这种事？”

“你不是不知道，是我故意略去了几个关键点。上个世纪末，他们曾是一个国家，后来酋长被族人罢黜了。二 三一年春天，酋长的大儿子崛起复仇，他认为计算机干预太多，脱离了当局，回到原野，自称为席克。自后，他们招兵买马，宣称获得真主阿拉的召唤，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堂乐土。我就是在那段时期受到蛊惑，才投效他们的。”

“你怎么会这么轻信呢？追求真理也不能盲目地卖身投靠！”

“问题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那时以为，要离开还不容易吗？没想到还真不容易！那位代神用咒语控制我，整整给他做了十年奴隶！”

“你刚才不是说逃了很多次吗？”

“啊！就算逃，也逃不掉呀！”

“刚才你也没说做了奴隶！”

李不俗耸耸肩，说：“又没有人问我，何必说出来丢人现眼？”

文祥也興味盎然地问：“真下有咒这回事吗？”

李不俗点点头说：“有的，至少，每一个席克人都在代神，也就是“法王”的掌控之中。原则上团体越大，代神的权力也就越大，权力大，施咒能力就特别强。在席克人没有脱离当局之前，据说计算机为了配合各民族及宗教的传统，还特别设计了一套咒语程序，由施咒者通知计算机代为执行。但是代神不满意，他们认为咒语应该是神力，不应借助计算机。他们脱离了计算机控制后，确实证明了咒语是真的，不是程序指令。”

“怎么真法？你亲眼见到了吗？”

“就是因为亲眼看到，我才相信，那是在四大法王受礼的盛会上发生的。我们那一族原来只有三百多人，后来不断兼并其它部落，成为一个四千人的大组织。那次在原野的大会，是在晚上举行的，每个人骑着骏马，举着火把高呼。那些火把个个都有一斤多重，是在石油罐子里插木棉棒的！四千支！

乖乖！那种场面，包你们见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李不俗显然又回到了当年，一副欣羡满足的神情，随着眸子流向远方。

“然后呢？”文祥等得不耐烦了。

正在此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道尖锐的啸声，虽然很轻微，却非常清晰。

“然后……”李不俗闻声停顿了下来，脸上肌肉一阵抽搐，好象见到鬼一般：“然后……我见到大法王下咒，他说：‘凡是心中不服的人，当场烈火烧身！’”

李不俗东张西顾，神色惊惧，仿佛着了魔般，一下子用手遮住眼睛，一下子又仓惶地向后闪避。最后他惨叫一声，抱着头，蹲了下去：“神呀！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胡灼连忙把李不俗揽在怀中，不住地抚慰他，安慰道：“别怕，别怕，一切都过去了！没事了！”

李不俗几乎是哭着说：“你不知道，还没有过去！”

胡灼说：“这都是心理问题，不要想它就好！”

李不俗歇斯底里的喊道：“我信神！我相信咒语的神力！”

胡灼认为李不俗神智没有恢复，还是一个迷途的孩子，她不断地亲着他，说：“你不是刚刚才说过吗？人生是各种观念的舞台，演戏嘛，散场了！”

过了许久，李不俗才渐渐恢复正常。他睁眼一看，自己竟然倒在胡灼的怀中，一时面红过耳，连忙挣扎着说：“我怎么啦？”

文祥说：“你提到一些过去的事。”

李不俗想了一下，难过地说：“我亲眼见到，好几个曾经表示不满的人，当场活活地在我眼前烧死。那一次，听说总共烧死了好几百人！”

谁也不想说话了，为什么有这么残酷的人呢？以计算机那样强大的力量，能移山倒海，远征星际，依旧改变不了人性。

三人正沉浸在自我的思绪中，忽然间“咻”的一声，一个尖利的啸声划过长空，好象就在门外。三个人不禁毛骨悚然，李不俗更是惶恐，满脸惊悸，他一个箭步，冲到东侧窗前，向外仔细张望。

“大概是风吹吧！”文祥说。

“不可能，在电离罩下，就算最严重的尘暴来袭，也没有这种风声。”胡灼说。

李不俗没有说话，机警得像只受伤的兔子，用心听着窗外的动静。

过了几分钟，文祥正要开口，却听到外面有轻巧的脚步声。有人在外蹑手蹑脚的行走，好象怕被人发现。在这个寺庙里，怎么会有不能见人的事呢？

文祥望了胡灼及李不俗一眼，二人正倾耳而听。不一会，脚步声由远而近，逐渐清晰了。文祥伸出两个手指，又指指门口，胡灼点点头，表示会意。果然那二人在门前停了一会儿，又继续前行。

待脚步声远了，胡灼悄悄地问文祥：“你想是贼吗？”

文祥说：“不管是不是，我们都没法管，还是通知计算机吧！”

胡灼说：“尊者说过计算机不能用了。”

“那怎么办？不管怎样，还是问问看。”文祥便对计算机说：“文娃，你想是不是有小偷？”

文娃说：“根据协议，金顶寺中的一切，我们都不能过问。”

李不俗一直注意着外头的动静，这时突然说：“我出去看看吧！”

胡灼说：“尊者不是说可以用佛珠吗？”

文祥说：“既然可用，相信寺方此刻已经知道了。”

李不俗说：“尊者好意留我们在这里，寺里出了事，我们怎能袖手旁观？”

文祥说：“这不是袖手旁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确定是贼？”

“当然是贼！”李不俗肯定地说。

胡灼说：“可是这里有什么好偷的？再说现在什么时代了，怎么可能有贼？”

“如果不是贼，哪有这种走路法？”李不俗说。

文祥说：“有可能是机器人，也可能是信徒膜拜的一种方式。”

李不俗已经走到门口，他回头说：“这有什么好猜的？我去看看不就得了？”

胡灼只好说：“好吧，你去看看也好！”

李不俗开了门，也蹑手蹑脚地去了。

文祥说：“我觉得他有点奇怪。”

胡灼叹道：“唉！想想他的遭遇，心理反常是必然的，他可能想报答尊者对他的宽宏大量吧！”

“我不是指这个，我是说，他既然那么怕大法王，又相信咒语，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就坦白认罪了？”

“我猜是在计算机测谎下，无法再狡赖。”

“可能吧。”文祥责备自己，连尊者都相信了，自己怎么还心存偏见？

就在此时，两人突然闻到一股檀香，接着，阿孟旺尊者现身了，对二人说：“好戏登场了，你们来看吧！”

说毕，阿孟旺手一扬，一道圆光浮在空中。圆光内是一条长廊，外侧悬挂数盏昏黄的油灯，正好照在李不俗身上。在他前面，有两个全身黑色劲装瘦小的人影，好象还戴着夜视镜。两个人往前疾走，每遇到有门，就停下来，用手掌在门上照了照，又继续前进。

这金顶寺是模仿西藏桑耶寺的格局，表现了佛教徒想象中的世界结构。中央主殿为大经堂，以金瓦为顶，故以之为名。主殿有楼阁三层，高约二十多公尺，占地近一千九百平方公尺，面宽十间、进深九间。此楼象征须弥山，能纳三千大千世界，是以其内部装潢，自下而上，分别是传统的东方式、近代西方式以及当前最先进的形式，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寺中四方各有一大殿，分别代表四大部州：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与北俱卢州。四大殿之间夹有八小殿，代表八小洲，各殿依据十二时辰命名。其中子、卯、午、酉四大殿，又各有别名北、东、南、西殿。另外还有日月二塔，代表太阳月亮，然后外边筑以墙垣，代表铁围山。

文祥和胡灼所在的小屋，位于东南方的“辰殿”，一共有大小二十多个房间，出了辰殿后，沿着回廊，左达“月塔”，右进“东殿”。那二人仿佛驾轻就熟，沿着辰殿一间一间往前查寻。

李不俗小心翼翼地，始终与那两人保持约二十公尺的距离。他们似乎太过专注，根本没有想到后面有人跟踪。

待二人查遍了这二十几间房门，已经走到辰殿的尽头了。前面是丁字形的回廊，只见两人比划了一阵，便走过回廊，进入月塔。这时一人留在原

处，开始查找。另一人先穿过大殿，走到中央佛像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然后起身，从最左侧的菩萨塑像开始查找。

金顶寺的三大镇寺工艺，一是“酥油”，一是“法水”，另一项就是“仿木”工艺。

酥油是藏密非常重要的一种法物，在法会上，酥油花代表了佛喜，雕塑成各种饰物，如佛教人物、花竹草木、鸟类昆虫、楼阁台榭等等，往往是一场仪式中的焦点所在。此地的酥油花雕塑，直可媲美青海的塔尔寺。

在制作酥油时，必须先行发酵，由于火星上湿度不够，酵母菌不足，发酵甚为困难。

经过多次实验，喇嘛发现了如果在奶中加上一种火星特有的硅长石，以之做为触媒，奶油便能凝固成不软不硬，可塑性极强的酥油块。

本寺的法水更是远近驰名，“法水”是特配的水，用以浴佛。红教最慎重的仪式，便是在盛会中浴佛，以象征自我身心的纯净。这种法水有特殊的配方，经过法水浇淋，能使人身心平静，心生法喜。

金顶寺中诸殿的栋梁椽柱皆是仿木结构，由于火星上还没有木材，所有建筑原料都采用土石。这座喇嘛庙因为是信徒精神凝聚的中心，一柱一梁都要讲究。为此，喇嘛特别精心研究，“仿木工艺”便成为著名的镇寺工艺之一。这种仿木工艺难度很高，为了使质地、结构、纹理与木材毫无二致，除了应用分子工程外，还结合了虚拟实境的功能，在高电压之下，先使分子离子化，然后一一重组。

木结构其实非常适合火星建筑，因为火星重力约为地球的三分之一，木结构的张力恰能发挥到极致。木结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吸收信徒所熏烧的香烟，因之香火越盛，寺内的香气就越陈。这种陈香能引发思古的幽情，更增信徒的信念。

这时大殿上虽然只燃了一盘长生香，但那股氤蕴连绵的气息，仍令人神清气爽。左侧那个黑衣人停顿了半晌，显然已经神驰天外了。过了一会，远远传来一声清脆的磬音，接着梵唱悠扬，那人好象被惊醒了，这才继续往前查看。直到佛座前的酥油灯旁，正好与另一人相会合。

两人仔细地查看酥油灯，下部灯座为一个莲台，雕工极为精细，其上的莲叶莲茎，莲花莲萼，无不光滑圆润、油亮如玉。酥油的材质光色，在青葱中略带红晕，更衬托得莲子盎然欲出。萼心有一点灯蕊，轻吐明辉，溶化的酥油集聚成池，宛然小千世界。

两人一再用手相测，好象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这时，梵唱之声突然大作，间杂着低沉的号角声，声声敲入人心。两人犹豫了片刻，转身便向回廊走去。

这时，有两位喇嘛由东殿走来，那二人连忙闪身躲在柱后。李不俗尚在回廊偷窥，见状也忙不迭躲到一旁。

等两个喇嘛过去了，那二人快步走进东殿，李不俗亦步亦趋地也跟了过去。

这里胡约与文祥见了李不俗的举动，疑心大起，如果他是去捉贼，见有喇嘛在前，何以反倒躲了起来？尊者见二人互望了一眼，便说：“李施主居心叵测，刚才所言，真假各半。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他究欲如何？”

文祥问：“前面那两个黑衣人呢？”

尊者说：“他们已来过一次，好象是要偷什么，又好象在找人。反正无

害，只要没犯大恶，寺庙本为众生所设，一切也就随他们了。”

此时那两个黑衣人已进入东殿的罗汉堂，二人在大堂中看了看，又退向一旁的厢房，开始一一细查。其中一个停了下来，伸出手来探查，慢慢走到一个大缸前，另外一个人也发觉了，两个人同时伸手，在缸上探了又探，最后，两个人跳了起来，合击一掌。

就在此时，一个身材高大、全身密裹的黑衣人，由墙头跃下，对二人喝道：“谢了！”

快给我滚开！”

那二人见情势不妙，立刻返身就逃。那黑衣人也不理会，径自走到缸前。见缸上有一石盖，他用力将石盖一提，再往缸里一探头。突然间，他将石盖往地上重重一掷，“咚”地一声，石盖应声跌成两半。他四周探望，好象又在找寻那两个黑衣人，但遍寻未得。最后，他翻上院墙，跳墙而去。

阿孟旺纳闷地说：“奇怪，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呢？那个石缸是做酥油用的，里面只剩一些残渣。怎么可能同时有几组人马，偷偷摸摸的，就为了找这点残渣？”

文祥说：“可能是看错了。”

阿孟旺说：“不，他们还戴着手套，对了！有可能是在找硅长石，这种石头在做酥油时，分子结构会有变化，我们的工作人员平常也是戴手套测试的。”

文祥问道：“尊者说有几组人马？眼下只有两批。”

阿孟旺说：“再看下去就知道了。”

圆光再向左移动，一会儿，那两个矮小的黑影又出现了。显然他们并未死心，等那人离开了，他们一再四处查看，最后又走近石缸。一个人站在缸旁，另一人从身边取出一个工具，上身弯入缸中，过了一会，取出几片巴掌大的泥块。

两个人一再验证，最后将泥块收入背袋中。正打算离去，院内突然灯火通明，一个喇嘛越众而出，笑道：

“两位施主辛苦了，早知道只是要这块缸底，送给施主岂不皆大欢喜吗？”

两个黑衣人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往院墙奔去。早几位喇嘛健步追上，一把抓住，将二人押到为首的喇嘛面前来。

喇嘛说：“施主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东西还给我！”

那两人显然非常倔强，昂首不顾。

喇嘛口中哼了一声，下令道：“搜！”

两个喇嘛领命，分别走到二人面前，伸手便要往二人身上搜查。

只听其中一人突然大叫：“不要脸！大和尚欺负女孩！”

这话一出，全场震惊，那搜身的喇嘛吓得向后跳开一步，呆楞在那里。

文祥一听那声音，是衣红！他的心要跳出来了。突然圆光中一阵混乱，一只响箭由墙外射进来，紧接着一道道火光冒起，四五个人同时由黑暗中跃入院内。寺中喇嘛人人都有一身功夫，平时苦无用武之地，一见有外人来袭，一个个都撩衣奋臂，揉身而上。

几组人马就在院中，虎虎生风地斗成一片。

趁着兵荒马乱，衣红向裤白大叫一声：“快跑！”两个人很有默契，一左一右，正要回身。却有一位喇嘛大步过来，一把抓住衣红的衣领，喝声：

“看你往哪里逃！”，顺手扯下她的脸罩，又将背袋夺了过去。

混乱中，李不俗突然从墙上跳了下来，一手持棍，有如疯了一般，一个健步，飞棍便向喇嘛的背脊挥去。那喇嘛惨叫一声，随即倒地不起。

李不俗弯腰捡起喇嘛掉在地下的袋子，起身时，正好与衣红打了一个照面。

衣红呆立不动，怔怔地望着李不俗，哀啼了一声：“你不是他！”

‘如果我有难，你一定会来救我吧！’

‘你一定会来救我吧！一定会来救我吧！’

文祥早已忘了身在何处，他大叫一声：“红妹！”人便往那圆光内冲去。只见他一个踉跄，撞击到面前的墙壁，立刻口吐鲜血，栽倒在地。

阿孟旺略一占算，已知究里。他叹了口气，过去将文祥扶起，点了他几处穴道。对胡灼说：“文施主心神受创甚重，这是他情孽未了，并无大碍。目前诸事紧急，明日尚有大事，老衲已经施法，让他暂时忘却今日之事。他醒后如果问起，胡施主不妨支吾带过，大会过后，记忆自然会恢复。”

由于闯入偷窃的衣红与裤白都未成年，寺里原有规定，未满十八岁者，不论犯了多大的罪孽，都不予计较，最多是申斥一番，释放了事。

但是，这几组人不约而同地，都要偷这看上去毫无用途的缸底沉渣，其中显然有重大的隐情。喇嘛正要询问，却接到阿孟旺尊者传声，命将沉渣交还衣红，并将二人带往北殿禅修室中，善予款待。

至于随后侵入的那批人，都是在咒语控制下，一个个神智不清。阿孟旺下令暂时将他们拘禁，以便进一步追究幕后主持者。

只有李不俗，刚刚还是金顶寺的贵客，此刻又变做阶下囚。他被带到阿孟旺面前，须发凌乱，神情狰狞，两眼血丝密布，看来有如跳神大典上的恶鬼。

阿孟旺见李不俗神色骇人，说：“阿弥陀佛，席克的咒语果然厉害。本教的‘宁神网络’居然一点作用都没有。”

说罢，阿孟旺取了一盆冷水，直接浇在李不俗脸上。他受冷心惊，这才清醒过来，怔怔地用手抹去脸上的水珠。

阿孟旺问：“你记不记得刚才在做什么？”

李不俗摇摇头，困惑地说：“不记得。”

阿孟旺手一招，一个喇嘛便播放刚才的录音，一道鬼哭神嚎般的风声由远而近，李不俗一听，立刻拔腿往门外奔跑。阿孟旺早有准备，一掌向李不俗的背心击去，他身体往前倾斜，口内吐出一大块浓痰，跟着便摔倒在地。一旁站立的喇嘛连忙把他扶起，并喂他吃了一粒丸药。

不久，李不俗醒了过来，身体虽然虚弱不堪，但是眼神已不再涣散。他定睛看了看面前几个人，纳闷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阿孟旺盘膝坐地，另一个喇嘛将李不俗扶坐在尊者前面。阿孟旺以右掌按住李不俗的百会穴，左掌则在他肩井穴上游移。手过之处，微微有光华暗动，李不俗感到一股热流在头颅里窜动，前事如梦境一般，历历在目。

阿孟旺治疗完毕，站起身来，命人将李不俗扶起，对他说：“李施主在席克咒语支配下，行为不能自主。老衲已运用脑波为你治疗，咒语现已全部解除。眼前最重要的是明日的盛会，稍有闪失，势必伤及无辜。施主咒语已解，四法王现已不能加害于你。施主若能仗义相助，告知席克所定计谋，善莫大焉。”

李不俗惭愧不已，再次拜倒行礼后，正色说：“启禀尊者，下愚多年来身受魔咒束缚，痛苦不堪，今日蒙尊者施救，恩同再造。唯席克之奸谋实非下愚所能知，今日之事纯属巧合。中午法王发出召集令，在下受命混入贵寺，跟踪潜入之黑衣人。并在响箭出现时，夺取黑衣人所盗之物。”

阿孟旺说：“你可知所盗者为硅长石？”

李不俗摇头说：“下愚不知，但听过一个传说，近年有一来自外层空间的神秘讯号，很多人都在寻找译码器，下愚斗胆猜测，多半是这个起因。”

这时，地下传来一阵低沉的爆炸声，地皮摇晃不已。阿孟旺神色略变，随即恢复正常，对李不俗说：“你且说说看。”

李不俗道：“大法王曾说过，他得到一个从外层空间传来的讯息，苦于无法破解。

自觉会则认为河图洛书便是译码物，他们要毁掉这个河图。这次是席克人窃听计算机通讯，得知来火星的麦哲伦C T二三号宇宙飞船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图形，叫‘龙符’。

其实大法王早知道龙符就是外层空间的讯息，为了这个龙符，他在地球上设立了好几个秘密基地。这次发现对方派了三个青年来火星取译码物质，大法王逮到了其中一个，用催眠术问出来，才知这种物质就在贵寺，所以出动大批人马，准备夺取。”

阿孟旺点点头说：“看来席克人所关心的，只是此讯号的内容。”

李不俗说：“尊者所言极是，大法王曾一再强调，外层空间传来的信息，必然有非常重大的价值，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刚才地下似乎有爆炸声，下愚曾听摩尔说过，他们已经埋好了炸弹，打算在教主弘法之时，把贵寺炸成平地！”

阿孟旺神色一变：“什么时候说的？”

李不俗说：“就在中午分配工作时。”

阿孟旺说了声：“原来如此！”身躯一晃，已不见踪影。

火星的体积较地球小了三倍，所以冷却得较快。远在四十亿年前，在岩浆海时代，就因温度太低，金属内核无法形成，所以磁场不大。等能量宣泄以后，火星的地下板块同时凝结固化，并未像地球一样，因板块位移造成板块运动，所以火星上不可能发生地震。

另一方面，火星的核心虽然只有摄氏两千多度，但因地函中含铁率高，导热性强，所以热量的对流作用，反而较地球更为剧烈。金顶寺建寺之处，正好是一处火山口，这座曾经活跃于三千万年前的火山，在其地壳下方百公尺处，尚有宽达两公里的裂隙。这裂隙相当于地函的延伸，只因火星地理环境变化不大，所以一直能保持稳定。

其实，早在一年多前，计算机就发现在欧洲及洛矶山一些游离人士的基地，不断向火星发射超大型的载人火箭，前后有十六次之多。但是基于人类议会的协议，人之行为如果没有威胁到社会安全，计算机当局是不能追究的。

事实上，计算机的各种能力都让人望尘莫及，但是碍于最初的设计理念，计算机就是缺乏判断力。所谓的判断力，是根据目标及立场，以判定事物变化之利与害的能力。

任何事件必然发生在目标及立场之间，只要维持这两点间的直线关系，就算判断正确。

一旦超出直线，便形成了无涯的面，当然就无从判断了。

计算机的立场再明确不过，为人类服务就是它的立场。至于目标，则随时随地都可能有变化，只要能确定下来，所作所为就可以依照直线的最短法则，作为判断根据。

说来简单，要让计算机确定目标，首先设计者就要知道目标是什么。从字面上来看，眼睛所看到的标的，就是“目标”。事实上，人眼几乎是永无止境地运动，眼睛的转动代表心意，而心意则有如水波，涟漪不断，浪涛不止。

人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而人生最大的问题，则是根本不知道人的目的何在。生存是生命的目的，享受是生活的目的，延续是生存的目的。不错，人活着，有如蝼蚁一般，最后繁荣兴盛的，却是堆积如丘的蚁冢。

简单地说，生命都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年进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生命发展出什么能力，全都来自大自然的智能。假定人体是一个庐舍，人借寓其间，却反客为主，竟然以为庐舍的功能，全是自己的本事！人知道自己怎么辨识的吗？又是怎么感觉的？怎么记忆的？怎么判断的？

不知道自己如何辨识、感觉、记忆、判断的“人”，怎么提供计算机判断模式呢？如果设计者认知错误，其判断必然不正确。就算设计者的认知完全正确，使用者也未必能够全盘认同。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就算计算机能认知父母恩深情重，人却非要等到自己做了父母，才能认同这个观念。

什么是判断？以汉字为例，“判”字为“刀分之半”的意思，如何能分为一半？当然要有观察认知的能力。“断”字为以丝相连，又以“斤”（刀斧）切之，丝绪本乱，想要切齐，又需要相当的辨识能力。

没有判断力，人不可能有智能，计算机没有判断力，怎么又号称“智能计算机”呢？妙处就在真有判断能力的人也不多。人以为没有把橘子当做香蕉，就算是有判断力了。

换句话说，人们把大自然所提供的“辨识力”，误认作“判断力”了。

智能计算机就是这样，是在众人皆眠的情况下过关的。凭良心说，计算机所具备的判断能力，绝不比一般人低。至少，计算机具有“常识判断”的能力，仅凭它那高效率的常识库，就没有任何“人”能望其项背！

当大批火箭登陆火星之际，或许连一个髫龄稚子都会问：“他们来做什么？”计算机不仅没有问，甚至还秉着服务人类的立场，不断地提供各种方便。除了有违二二四宣言的条例外，计算机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予取予求。

终于，在火星盛会的前一个月，计算机的例行检查工作，让他产生了一个不需要假任何判断，就可以认知的矛盾——一方面是火星盛会指日可期，为人类所准备的一切资源不虞匮乏。另一方面，这些物质所导致的能量变化，已超出正常状况百倍之多。

根据计算机记录，仅仅是偷渡客所携带的电热桩，就多达一千支。如果用来作电热转换，能让一立方公尺的体积，每秒钟产生近万度的高温！

这么巨大的热量，以计算机的常识认知，绝对是极端危险的。为什么人喜欢危险呢？当然，计算机没有答案。计算机没有自己的经验，他的经验是全人类行为累积的总和，而这些经验又只限于二二四四年以后。这三十年来，四宇海晏河清，计算机只要服侍大爷大娘们做春秋大梦，再加上生产、分配等例行工作，一切就都搞定了。

第一次的经验可称新奇，重复的经验才形成常识。新奇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没有固定的答案，可以东猜西想，其间变化莫测，让人兴味盎然。在一应的例行工作中，难得有这么一件新奇的事务，让计算机也能用“心”。

计算机发现，这些电热桩来自北冰洋，是地心探险队队员监守自盗的。由于没有任何处罚规定，计算机也不知该如何处置。

在人类议会中有一个咨询机构——系统咨询委员会，负责人是一位俄裔女性计算机工程师，名叫莫洛契娃。计算机把数据汇集给她，而她刚好与那个探险队有些纠葛，便把数据交给黑金刚这个小组侦查。

等黑金刚到达火星后，他一上手，就看出问题所在。原来电热桩有两种功能，一是将热转化为电，一是将电转化为热。这种材料必须能耐高温，是利用陶磁的分子结晶技术制造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计算机有能力生产。然而，要改变它的应用功能却不是难事。

所有失窃的电热桩，都能在瞬间产生高功能热量，高到可以把地表液化成熔浆。现在电热桩大量地被偷运到火星上来，显然偷运者一定有什么阴谋！

等到再深入调查，才发现主使者是一个“圣战勇士”的集团，主持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桑塔那。

在本世纪初，桑塔那是举世闻名的毒贩，其影响力之大，无与伦比，媒体谑称为“黑色教父”。他拥有哥伦比亚三分之一的土地，而他的跨国企业，有七家列名美国一百大上市公司，全世界靠他讨生活的，不下三十万人。

计算机时代到临后，兵不血刃，仅仅一个虚拟实境就革了桑塔那的老命。因为计算机在虚拟实境中，使用了一点小小的伎俩，就是控制人体的内分泌，令其神经放松，以达到情景中预先设定的需求。没有想到，这一来反倒抑止了各种毒瘾对生理的凌虐，再加上虚拟的声色内容，又满足了心理的空虚，人们换了一张床，但是戒毒却成功了。

桑塔那当然大为不满，他发动各种反扑行动，很多学者也认为计算机的作法绝灭人性。不幸，人们满心欢喜地接受这种绝灭，包括桑塔那自己，他发现拥有一套超级的全自动虚拟实境设备，远比在现实王国里耀武扬威有趣得多。

黑色教父倒了，黑楼梦幻灭了，桑塔那凭着过人的精力，反而认为这是他更美好的机会。因为要统治全世界几十亿人不是易事，但是要统治计算机，应该不太困难。这在理论上虽然十分正确，执行起来却有困难，要控制计算机，需要有人才。而人才成之在天，一定要通过环境严酷的考验，人才可能成材。

摩尔·阿希哈是个怪物，他之成为计算机专家，完全是一种意志力的表现。他没有受过教育，成长在多灾多难的巴基斯坦，少年时就为了生活，加入阿富汗的佣兵集团。

到了千禧年，他年仅三十岁，却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华尔街呼风唤雨的大亨。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的钱来自何方。

他一生中所犯的唯一错误，是认识了一位刚刚卸任的美国政府官员。谁都知道，像美国这种国家，生活唯一的目的是发财致富，富有了便能做官，做了官更容易富上加富。

这位官员声称，他掌握了一家即将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全部的档案。

摩尔立刻与这位官员合作，利用内线交易，投资了五十亿美金，买下这家公司。一上市他就赚回了两百亿美金！当金钱变成纯数字时，它的魔力就不再只是绿色的钞票，一种本能的贪婪已被无限的放大，再乘上那些数字，翅膀便由腋下长了出来。

不幸，一九九九的魔咒开始了，摩尔在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由黑道的金主成为被追杀的债务人。其实，这种故事在当时有如恒河沙数，跳楼自杀的已嫌不够时髦，全世界“炸楼自杀”的都有好几起，大萧条到临时，连兀鹰都被株连了。

摩尔躲在他名下那家高科技公司中，一个极隐密的地下室内，足足半年不敢跨出房门一步。整天没事做，他由玩电动玩具，到研究计算机，由此找到了另一片天地。

他最大的乐趣，是破解他人的程序，在累积了十多年的经验后，他可以说已是计算机界高明的骇客。二一四年，当智能计算机问世后，他立刻投入了那个漩涡。他唯一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东西，怎么能被称为“智能计算机”？

美国人为了发展人工智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每年投下的研发经费，只能用天文数字计算。到最后，参与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彼此间的争议也越来越虚玄。野心勃勃的智能计算机计划，缩水成专家系统，还得利用超级计算机才能运作。

然而，这一套中国人发明的“智能计算机”，不过是个简单的芯片，内部贮存存贮器也不过几百万单位而已。如果与前述的超级计算机相比，不论是体积、价格、记忆单位等，都相当于一比一百亿。这还不说，在功能方面，几乎可以说是一百亿比一！

这个智能计算机最大的特色，是能处理人类所认知的常识。常识，有如氧气一般，天天在人体内进进出出，但是人不到氧气耗尽，就是感觉不到它的重要。

古今多少思想家、哲学家，不知创造了多少令人振奋的观念，也不知写下了多少不朽的经典。但是，就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常识？人类究竟有多少常识？

总之，摩尔花了几十多年的时光，他想尽一切办法要破解这小小的芯片。他原先打了个如意算盘，几百万字符的数据，就算一天研究十笔，三十年后也能全部上手。想不到那小小的芥子，竟可纳入全部宇宙！越失败，摩尔越努力，越努力，他败得越惨。

就在二一四八年，摩尔突然在一个流传的故事中，找到了部分的答案。有人传言河图洛书再度问世了，在他试图了解河图洛书之时，他才想通了，原来中国人所用的汉字，是一种视讯，其中代表了非常严谨的观念结构。他开始学习汉字，试着用那种结构与电脑程序相比对。终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成功地破解了部分数据。

当桑塔那与摩尔第一次见面时，一股令人战栗的势力便合流了。不久，一个“人类自觉会”团体说服他们，离开计算机统治区域，在原美国内华达州建立了一个王国。他们为了掩护真正目标，便假借“外星人后援会”为名，宣称接获外层空间的信息，希望人类振作、团结，共同面对外层空间高级智能体的挑战。

在这个大前提下，确实得到了不少有心人士的回响，为了进一步唤醒

酣睡中的人类，在桑塔那的主持下，这次的“火星行动”便掀开了序幕。

第十四回：夜吟应觉月光寒

计算机当局还没有看出这个事件的危急性，黑金刚便直接与“系统咨询委员会”联络。莫洛契娃听了大吃一惊，怎么可能有人想要叛变？

她立刻通报人类议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那些德高望重的议员，一个个从虚拟实境中被唤回。震惊之余，才知道火星地底也有火山，地球并不是永不沈没的航舰，计算机更不是可以一辈子依赖的靠山！

议长急得满头大汗，他责问计算机：“难道这些事你都不知道？”

计算机说：“我知道。”

议长生气地说：“那你为什么坐视不管？”

计算机回答道：“我们把所有的数据都汇报上来了。”

议长诧异：“在哪里？”

计算机说：“在您的报表中！”

议长不高兴地说：“那么多，我怎么看？”

计算机说：“我不知道。”

议长非常不满：“你为什么不先给我整理好？”

计算机说：“根据协议，我只能收集数据。”

议长大怒：“谁规定的？”

副议长比较早进入状况，连忙打圆场说：“没有错，大家都有过共识，计算机不能作决策判断，这件事是秘书处失职。”

议长清醒了些，心想如果推到秘书处，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便说：“也不能全怪秘书处，这样吧，成立一个项目小组，由莫洛契娃负责。”

如此这般，莫洛契娃便命黑金刚全权处理，包括指挥计算机、与地方组织协调等等。

黑金刚知道责任重大，一个措置失当，便是后患无穷。他立刻请求面谒红教教主，又邀请熔炉城人类议会议长赵博士同往协商。大家首先确定了三个原则，一、此次行动列为最高机密，不能泄漏任何消息；二、力保人员平安，包括肇事者在内；三、黑金刚任行动总指挥，各界通力合作。

黑金刚知道计算机的通讯码已被摩尔破解，但思维概念码尚未受波及。只要避免通讯，摩尔就不能窃听。他特别请求红教支持，项目人员一律采用红教的内部作业系统。

此外，大会会程及安全由红教全权负责，由于赵博士手下只有一批毫无组织的义工，故在三天大会期间，全城皆由红教接管。

黑金刚研判，桑塔那与摩尔等成败的关键，在于能源的取得。在初，计算机极易通融，“人类自觉会”假学术研究的名义，早已申请到十万千瓦的电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黑金刚决定目前暂不切断电源，等到时机成熟，再一网打尽。

会议完毕，赵博士乘飞云梭先行离去。黑金刚等人辞别教主，喇嘛一直送到寺门，黑金刚等一再谢辞后，喇嘛才在台阶前止步。

黑金刚轻松地对小组成员说：“咱们难得有空闲，去爬爬山吧？”

莎莉大感不解，说：“有空闲？你……”

古噜噜忙用手肘撞了她一下，说：“好呀！老大，我们比赛，看谁快？”

格瑞达叫道：“我的爷呀！往哪儿爬呀？往下滚还差不多！”

魏德曼说：“不必了，我抱你！”

千奇指指不远处一间小屋说：“真有闲情，我建议到那间茅屋坐坐。”

黑金刚看了看，摇头说：“人太多了，我怕吵！”

千奇笑道：“你怕吵？咱们看谁更怕！”

金顶寺位处火山口顶端，这火山并不高大，只有三百多公尺高，坡度甚为平缓，在一百多公尺高处，即屏开成一扇形，许多房舍就循着山势一直分布下去，成为一个面积很大非常特别殊的山坡社区。

在住宅区与寺庙间的一段坡地，人称德格林卡（德格意为吉祥之区，林卡即园林）。

沿坡除了不绝于途的嘛呢堆、经旗外，经寺方精心布置，栽种了各种奇草瑶花，夹杂在红墙碧瓦之间，山花夹道、红紫斗色，这个地带也成了绝佳的景点。

在半山之中，又有几处亭台楼榭，酒旆招摇，不少红男绿女徘徊其间。从亭中向山下望去，一色红砖平顶，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再向前伸是一片红土，紧接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社区，一条干河由南到北，蜿蜒绕过。间或有几处小陨石坑，若非建做游憩的公园，也被辟成小型社区，宛似红碗浮翠，别致玲珑。

远处则一直延伸到暗红的天边，由于大气密度不同，电离罩内外的光线，有明显的折射现象。电离罩恰似一道泛着黄色光芒的弧线，在罩内，红光略带橙黄，而在罩外，接近天边处几乎呈现血红，随着高度不断变化，由红而紫，由紫而青。直到天心一带，竟是清朗的一片鹅黄。

这里视野广阔，能见度极高。再加上摄氏二十四度的恒温，轻风微送，不清也爽。

然而最大的特色，还是藏民爱好歌舞的本性，他们不但食前食后有谢神舞，客人来去也有敬酒舞，谈情说爱更不乏情歌情舞，就算没事，也可以来一段自娱歌舞。在这里最受欢迎的，还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弦子舞”，由胡琴伴奏，男女数人边唱边舞，兴味无穷。

有人喜欢，就有人厌烦，这里的计算机最便民的措施，就是音障设备。任何人随时可以利用音障，隔绝一应的噪音；若想排遣寂寞，也可以把别人的歌声引到耳边来。

千奇先找了一个衍翠铺云的景点，再命令计算机，把半径三十公尺内的音障全部取消。这还不说，他又要计算机把噪音水准，自动拉高八十个分贝。

这一道命令下去，可苦了周围的游客，突然间四面八方，情歌四起。大家纷纷要求计算机关掉噪音，但是计算机好象故障了般，一律相应不理。游客不胜其扰，纷纷走避，所幸只要踏出三十公尺之外，一切就恢复了正常。

人都逃光了，黑金刚便把计算机系统关闭，暂时由红教系统接管。并将该区内外隔绝，成立了临时指挥中心，开始正式作业。

黑金刚先叫千奇出去，测试了一下内外的系统，发觉隔绝的效果很理想。

接着，黑金刚便向大家说：“明天就是会期了，只可恨官僚作业，几乎误了大事。”

目前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部署，而我们人员不足，设备不够。最糟糕的是计算机被摩尔渗透了，我们的助力反而成了阻力，各位有什么意见？”

千奇说：“其实这场战争不难打，只要控制住电源，他们还能怎样？”

百怪说：“笑话，我们想得到，难道他们没有对策？”

千奇说：“什么对策？贮存电能？”

百怪说：“当然可能，再不然利用化学电能或其它备用电量。”

千奇说：“如果是少量倒有可能，果真要融化地壳，起码要上千万卡的热能。不要说在火星，连在地球上，这种可能性都不大。”

百怪说：“他们既有能力偷渡到火星来，还能够弄到这么多电热桩，说不定连核子弹都有哩！”

黑金刚接口道：“百怪的看法不无道理，时间不多了，我们得少谈多做。原则上莎莉负责联络中心，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占下来，利用虚拟实境，外头设计成一座假山，闲人一概不许进来。千奇，百怪，你们负责调查所有能源的状况，一有消息，不论真假，都要实时传送汇报。格瑞达，魏德曼，你们两个负责检查这座山头每一寸土地，看是否已被对方侵入，尤其要注意，如果有磁场变化，一定会有高功率的电流经过。古噜噜一个人负责雷达探测，看看地函的情况，我从上空侦测。原则上每小时由莎莉主动与大家联络一次，现在是上午十时，下午四时全体回到这里汇报。”

“大家要注意，在计算机面前要维持常态，有重要情况，便将计算机关掉。彼此对话一定要用微波传声，至于环境中计算机的侦测器，我会吩咐计算机，不收集音波，以免泄漏。尤其我们人手不足，少不得要召集其它特遣队员，各位千万不能说出计算机的事。”

千奇与百怪透过计算机的协助，找到了人类自觉会电源申请清单。火星上的能源以太阳能为主，由电离罩收集后，统一输送到二十四转车站。每个转车站都有定点微波发射器，将电源分送到各个接收站。

因为自觉会的特殊需求，计算机当局在金顶寺正南方十公里处，安装了一高功率的微波转运塔，可以实时传送十万千瓦的电力。千奇检查使用记录，这才发觉问题严重了，这个转运塔已经连续使用了十七天，累积负荷已高达千万千瓦以上！

千奇连忙关了计算机，利用微波与黑金刚通话：“红色状况，红色状况，他们已经动手十七天了，地函此时可能已经熔化了！”

黑金刚立刻回答：“知道了，显然目前他们只剩下最后的爆破工程！我现在在无水河上空，下面河床附近，有大量人类活动的痕迹，却又查不出计算机记录。同时，在邻近一个叫做‘爱巢’的社区，计算机讯号异常，却没有接到任何抱怨，你们快去查一查。”

千奇与百怪立刻乘坐飞云梭，赶到无水河。由于人手不足，百怪建议请计算机通知文祥前来帮忙，同时又找了几位当地的特遣队员。

千奇与百怪较其它人先到，那无水河真是名副其实，河床、河岸样样俱全，就是没有水流。当年河水经过时，可能连泥沙都没有，残留在河床上的石块，多是礧礧碯碯、棱角分明。好几条磁浮轨道都直接铺架在河床上，看去层次分明。由于地质安定，加上电离罩内没有风雨相侵，这里的路基只需做到平直即可。

基于人道主义，偷渡客可以进入电离罩，但是交通工具则是计算机社会的公物，没有贝币或没有计算机配备的人，是无法乘坐的。因此，无水河上碎石之间，那条明显连续的路迹，必定是偷渡客走出来的。

过了不久，他们便在水电站台上，与三个支持的特遣队员会合。千奇告诉他们，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注意无水河畔行迹可疑的人物，他和百怪现在要到另一个地方查看，双方随时用红教系统保持联系，并留意还有一个队员尚未到达等等。

随后，千奇百怪便赶到“爱巢”，这里是山丘上的扇形地带，一个典型的住宅社区，大约有百十户人家。藏人习惯以白砖砌平顶房屋，房顶、门檐多挂有经幡，窗户通常刷成黑色，上头挂有窗帷。有些门户以对联、贴纸等装饰，显然屋内住的是汉人。

千奇、百怪的腕式计算机中，有很多特别的仪器和工具，其中一项是红外线扫描器。

千奇激活了该功能，开始找寻偷渡客。计算机城居民都穿著与私用计算机相连的恒温衣，偷渡客脱离了计算机社会，虽然也获得部分技术，能生产一些恒温材料，但是与计算机所生产的恒温衣，在质性上还有一段差距。

两人挨家挨户的探测，在经过一个汉人屋前时，红外线讯号猛烈地跳动了一下。千奇便对百怪说：“老怪，我受不了啦，先借个地方方便吧！”

百怪会意，便说：“这一家不错，看看人家开不开恩！我在这里等你。”

千奇走到门前，不顾门上答录机的问话，使劲地敲门，半晌没有回音。却听到百怪的微波传声说：“我用体热侦测器查出，里面有一男二女。他们都坐在外间，面对你的方向，要小心。”

千奇问道：“附近有没有人看得见我？”

百怪说：“没有，快点动手！”

千奇说：“你通知计算机，把这一户的私用系统暂时关闭。”

千奇说毕，使用力一撞，房门应声而开。这种房门结构非常简单，全靠计算机维护。

既然计算机停工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门一开，室内的三个人早吓得魂不附体，其中一个显然是中亚人，体格粗壮，他手上的利刃，正架在一位二十几岁汉族女子的脖子上。另外一个女子也是汉人，年纪更轻，看来只有十几岁。

那持短刀的男子对千奇喝道：“别过来，我手上有刀！”

千奇两手一摆，说：“我知道，我也知道你从地球偷渡来的。”

那人大叫：“为什么计算机让你进来？你像强盗一样！”

千奇说：“计算机坏了，你们不是要推翻他吗？我先把他推翻了。”

千奇一边说，一边缓缓地向三人的后方走去。这房子是标准规格，有三坪的空间，却有数十坪的视野，室内布置得平实淡雅，没有炫奇斗怪的摆设。

千奇才走到一半，那人发觉了，怒喝：“站住，不要过来！”

千奇不理他，边走边说：“我动不动你管不着，你想杀害这位女士也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寻宝人，因为你们的地下有宝。”

那人说：“你胡说，你再动，我就下手了！”

这时千奇已经走到他们的左侧，三人都机灵地转过身来面向千奇，百怪乘机偷溜进来。千奇手指着地面，面露欢愉地说：“就是这里！你们看！”

你们看！”

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往地下看，百怪俐落地一冲而上，施展小擒拿，一把将那人手上的刀子夺下来，往屋角一扔，又将那男子两手扭在背后。在此同时，千奇已把那女子推开，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那男子虽被制服，犹自不停地挣扎。千奇取出一个瓶状喷胶器，往男子身上一喷，一层白色胶膜，立即牢牢地黏贴在那人身上。

哪知被救的女士一点也不感激，气势汹汹地对二人说：“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百怪把门关上了，笑说：“是你们的救星呀！”

“我们没有危险，不要你救！”

“啊！刀子搁在脖子上了，还没有危险？”

“我们是朋友，闹着玩的！”那女子理直气壮地回答。

千奇不理她，对那男子说：“好好听到，你身上这层胶，叫软金刚，只要一加热就会收缩，到那时你就了惨了。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波班。”

“波班，你们一共有几个人？”

波班不说，千奇取出一个引火器，手一扬，引火器顶端冒出一阵火光，那白胶立刻收缩，紧紧地裹住波班的骨架。

波班急得大叫：“我们一共有五十多人。”

千奇冷冷地说：“有进步，什么时候动手？”

波班问：“动什么手？”

千奇说：“把火山熔掉呀！笨蛋！”

波班闻言大惊，说：“你怎么知道？”

千奇说：“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快说！”

波班干脆把嘴一闭，咬紧牙关，不再开口。

千奇再给胶膜加热，那胶膜加热后坚如钢筋，直勒着波班的骨骼，被胶膜包住的部分深陷下去，暴露在外的肌肉则肿胀如鼓。波班的脸已经变形，青筋像蛇一般从皮肤上钻了出来，他痛得汗如雨下，却是咬牙不言。

那个女士忍不住了，大喝：“住手，你们这些强盗！”

百怪道：“我们是强盗，那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有良知的人！”

“有良知的人为什么要引爆火山，你可知道那会害死多少人吗？”

“我们不会伤人的！”

“当然，火山爆发了，也不用你来伤人了！”

“火山不可能爆发！”

“啊！你也有分？你凭什么保证？”

“告诉你，我是中国的火山专家，林梦寒博士！”

千奇说：“林博士！久仰了，那你告诉我们吧，明天在哪里下手？”

那女士说：“你先放开他，否则我不说！”

千奇立刻在波班身上喷了一种化学物质，胶带便松弛了一些。那林博士东张西望，显然在打什么主意，千奇见状，说道：“林博士，我们知道计算机被你们渗透了，此刻整个火星已经被我们接管。如果你肯合作，事情会变得很单纯，否则，你将会发现，人其实比计算机更残忍！”

林博士一直得不到计算机的回答，听千奇这一说，她才知道事机已败

露，现在连求救的管道也没有了。计算机不帮助人类，这是他们各种沙盘推演中，始料未及的一点。

“计算机怎么会失效？”

“因为计算机无能，人类群起反抗，我们兄弟顺应民心，把他给废了！”百怪嬉着一张怪模怪样的笑脸，看来比哭还要可怕。

“你骗我！”

“骗你干嘛？别拖时间，快说！”

“说什么？”林博士眼珠转动，本来呼救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既然计算机失灵了，音障也一定失效，说不定这时呼叫反而有效。她立刻拉开了嗓门，大叫：

“救命呀！救命！”

百怪一听，赶紧捂起耳朵。等她叫了一阵，嗓子都沙哑了，这才走过去，取出喷胶器，打算把她也用白胶绑起来，说：“唉！好久没有听到女人叫春了！怎么这样难听？是不是学问太高了？这样有什么用呢？别人的计算机没失灵呀！”

在一旁的小姑娘，眼看百怪要绑这女人，连忙跑过来，一把抓住百怪的手，求情说：“叔叔能不能行行好，不要绑我妈妈，我知道他们的事，我带你去！”

“小君！你要说了，今后我就不认你！”林博士怒吼道。

“妈！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作女儿了？”

“你总不能不顾人类的前途吧？”

“你们说的大道理我不懂，不过你这些新朋友，没有一个好东西！”

“住口！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妈！我老实跟你说吧！波班给我吃了一种药，他和我睡过觉了！”

“什么？”林博士尖叫起来。

“现在，你可知道他们有多伟大了吧？你们成天骂计算机，至少计算机还没有强暴我！”林小君恨恨地说。

林博士听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将百怪推到一边。她一跨脚，骑在波班的身上，对他又打又搥又咬又撞的，哭得震天价响。

千奇不悦，一把将她提起，放在沙发上，说：“我不管你的家务事，你不说也得说，告诉你，什么人权、法治的，完全要看力量。今天在这里，老子作主，反正这个波班是没有利用价值了，他又没有计算机记录，我先把他宰了，看你说不说！”

林博士哭道：“我说，我说，我完全是被他骗的，我这么相信他，维护他！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怎么可以打我女儿的主意？”

千奇说：“你们的宗旨不是要维护人类的尊严吗？人类尊严的定义，就是可以自在地犯罪，自在地通奸乱伦！”

林博士不理千奇的讽刺，说：“他们基地入口，就在前面不远，但是外表用虚拟实境掩盖住了，不带你们去，你们是找不到的。”

千奇先叫了两个队员过来，负责看管波班。接着便准备带了林氏母女一同前去，免得又节外生枝。

这时，百怪已与黑金刚通话完毕，黑金刚要他们稍待片刻，他即刻赶来会合。

不到几分钟，一道金光闪过，飞云梭已降落在屋前。

黑金刚一到，就大叫：“怎么没有安全防护？”说时他手一扬，一层白雾立即从地上升起，霎时间，房子已被层层浓雾遮没。

“不可以！”千奇急得大叫，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不可以？”黑金刚眼睛睁得老大。

“因为这里可能就是贼窝，那些人都很精明，一看这里有异状，一定会严加戒备，万一他们铤而走险，那就麻烦了！”

黑金刚知道自己冒失了，问千奇道：“那怎么办？”

“事不宜迟，我们快走。”

当下，由林博士领路，黑金刚、千奇紧跟在后，百怪故意与林小君走在最后，边走边与她搭讪。百怪个子小，心眼多，他相信林博士只是基于一时气愤，并非真心合作。

走过了几户人家，来到一个小小的公园，这公园系仿造江南庭园格局，有翠林修竹、小桥流水，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孔窍玲珑，掩映别致。假山旁有个凉亭，亭后则是一片密林。林博士走到密林之前，向千奇说：“就是这里。”

黑金刚看了一眼，说：“嗯！是虚拟实景！你带路吧！”

林博士说：“对不起，我也不能随便进去。”

百怪低声问林小君说：“你知道怎么进去吗？”

林小君摇摇头说：“我没进去过。”

千奇看了看，说：“要取消这个景倒不难，问题在怎样不着痕迹。”

突闻后面有人笑道：“真没出息，既然到了这里，还怕谁来？”

众人回头一看，是个身材高大的白人，金发短髭，一身灰色劲装。林博士一见，吓得两腿发软：“乔丹，是他们逼我来的！”

乔丹笑说：“我一看你家就知道了，反正我也不在乎！要垮大家一起垮！”

林博士听了，连声音都颤抖起来了：“真的！你看，连我女儿都给押来了！”

乔丹说：“我不管这些！我只问你，波班呢？我要找他算帐！”

林博士问：“算什么帐？”

乔丹说：“克里士说波班把中子石独吞了！”

林博士急着辩解道：“不可能！克里士的话你也相信？”

乔丹狠狠地说：“奇怪？克里士的话不能信，你这贱人的话我倒要相信！”说时，乔丹大步上前，一把就抓向林博士。不料半空之间，突然出现一只粗大的黑手，反而拿住了他的腕肘。

乔丹根本没有把这些人看在眼里，他有恃无恐，今日凡是受计算机保护的人，连带地也要受计算机节制。他既然是体制外的人，就没有这层顾虑。他要出手打人，别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没想到，这个黑人居然也不受计算机节制，而且手劲奇大，抓得他无法挣脱。

“你是谁？”乔丹大吃一惊。

“我是你爹爹！”黑金刚龇牙裂嘴地说。

“你好大的狗胆！”乔丹奋力挣脱了黑金刚，朝着黑金刚的脸，伸手就是一拳。

“家门不幸！黑爸爸有个白宝宝！”黑金刚右肘一抬，正好架住乔丹的拳

头，同时一记左钩拳往他的小腹打去。

他们两个身材相近，体格也差不多，但是黑金刚在架势上，自有一种威武。乔丹多半是被酒色淘空了，看来高大，却是个绣花枕头。

“唉哟！”乔丹被黑金刚一拳击中，痛得弯下腰来。

“唉！没出息！草包一个嘛！”

“计算机为什么不管你？”乔丹呻吟道。

“计算机管我？该我管计算机！”黑金刚先将乔丹震慑住了，两眼便直瞪着乔丹的蓝眼珠，声迟音钝地说：“小乖乖，听爹爹的话，好好睡觉，当爹爹数到三时，你就回到克里士那边，等到爹爹敲你的小脑袋时，你再醒过来。”

乔丹还想挣扎，但他挣不脱黑金刚如炬的目光，他的眼皮越来越沉重，最后终于闭上了眼睛。黑金刚等他入睡了，便吩咐千奇等设妥了防护罩，叫大家坐在亭中。接着，对乔丹念道：“小乖乖，听着，一、二、三！”

乔丹一睁眼，见到黑金刚，就叫：“爹爹！”

“乖儿！克里士找到没有？”

“爹爹，他在这里。”

“问他中子石被谁拿走了？”

“他说是波班他们一票人，说那些中子石是他挖到的，因为太重，所以找红教的人送回来。结果波班他们想独吞，克里士回去时，基地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克里士说一定是波班搞的鬼，因为只有他那个黄种女人知道中子石的价码！”

黑金刚一听，马上回过头去，对林博士说：“小宝贝！你也来吧！”

等到林博士也被催眠了，黑金刚才对千奇、百怪说：“我最怕的，就是他们用中子石来隔断重力，那熔浆的威力就难遏止了。幸而协巴多杰尊者对我说，他在那批中子石上做了手脚，时辰一到，石头就会自动消失。但是早先他们已有三粒了，重点在于那三粒目前在哪里，如果在火山口下，那就麻烦了。”

说罢，黑金刚又问林博士道：“小宝宝，那些中子石在哪里？”

林博士撒娇说：“我不告诉你！”

“乖宝宝，要留着跟爹爹玩，是吧？”

“不是啦！”

“那是什么？”黑金刚和林博士，一个扮老爹爹，一个演乖宝宝，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样儿。千奇百怪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林小君却是呆坐一旁，面无表情。

“我不告诉你！”

“小心爹爹打屁屁哟！”

“宝宝告诉爹爹，爹爹不告诉别人！”

“爹爹不告诉别人！”

“可是……你是哪一位爹爹呀！”林博士一下子胡涂了，想不起来。

这下子可急坏了黑金刚，如果回答的不正确，很可能让林博士一下子就精神分裂。

再若林博士也是催眠高手，那今天可真要栽跟头了。

催眠这一行有很多禁忌，其中最要警戒的，就是互动催眠。原则上在催眠之前，催眠师一定要先了解对方的相关背景，才能顺利进入状况。万一被催眠者也懂得催眠，而且段数很高，那就成了双方斗智，一不小心，催眠

者也有可能被反催眠。

谁没有爹爹呢？难道林博士的爹爹比一个还多？当然有可能，凡事都会有例外。黑金刚立刻轻声问林小君：“你妈妈有几个爸爸？”

哪知林小君一脸无辜的样子：“我从来没有问过。”

“那你见过几位呢？”

“一个也没见过。”

黑金刚傻住了，当然，现在还可以取消催眠，但是这样就探不出机密了。要就应战，拼个胜负，时机一纵即逝，只要确定没有中子石，这场危机不难化解。

黑金刚叫千奇把手放在他头上，千奇知道这是帮助他提醒灵智的方法，看黑金刚全神贯注的神情，显然大敌当前，必须小心应付。

“我是你的黑爹爹呀！”黑金刚走的是险棋，先由最不可能的地方下手，这才能知道对方说话的虚实。

“爹爹，你骗我，只有安德鲁爹爹黑一点，他也没你黑！”

这下黑金刚知道，林博士在对他反催眠了，但是这时也只有顺着话头扯下去，直到对方被骗得什么都相信了，才算催眠成功。于是他说：“瞎说！安德鲁早就死了！”

谁知林博士一听，突然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她越哭越伤心，到最后已经是泣不成声，嘴里喃喃地说：“爹爹！爹爹！你不要死啊！”

“我怎么会死？”黑金刚一时有感于怀，顺口问道。

“呜……呜……你要去抓坏人。”

“唉！那是责任啊！”千奇一听，糟了！黑金刚已经被林博士牵着走了，他连忙在黑金刚头上用力按了一记。

“伯伯！叔叔！你们不要欺负我嘛！爹爹呀！你在哪里啊？”

黑金刚分明知道千奇在提醒他，但一听这小女孩无助的哀求，再看那娇弱的身影，孤单地缩在黑暗的一角，他心里一软，眼眶也红了。

百怪眼见黑金刚动了真情，脑筋一转，对坐在身边的林小君说：“真无聊，大人还玩小孩的游戏。”

林小君说：“是呀，我妈妈就喜欢这一套，我看多了！”

百怪惊讶地说：“你妈妈也会催眠？”

“我妈妈是心理学博士！”

“她不是火山学博士吗？”

“她一辈子都在读书，博士帽可戴得多了！”

“我可以相信你吗？”

“那要看什么事。”

“比如说，我可以带你到地球去玩……”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妈妈只有一个爸爸！他叫林峰河。”

只听那边林博士惨叫一声：“家门不幸！我认栽了，你问吧！我绝不骗你，但是你必须承认，今天我是输在自己女儿手中！”

第十五回：蓬莱此去无多路

林博士果然老老实实地说了，他们这个组织的头头是桑塔那，军师是摩尔。他们原打算用中子石减去重力，再以熔浆坍塌整个金顶寺。没想到中子石行情极俏，内部成员各有主意，相互掣肘，大家争执不下，没有定论。

至于电热桩，早在几天前就安装好了，目前已经熔化了数万立方公尺的地壳，大约还有三百公尺的表层地壳，只要再一天就可以全部打穿。只是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熔浆很难控制，严重时真会引起火山爆发，到那时不要说是金顶寺，整个熔炉城都将不保。

为此，他们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派主张据以威胁，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理念就够了，另一派则力主要闹就闹个大的，以显示他们的力量。正在争论不休时，桑塔那通知他们，克里士有了好消息，他已挖到七块中子石，现在打算把原来那三块炸碎。果真如此，就可以化整为零，将中子石偷运到火山下，利用反重力，就能收发自如了。

想不到，那七块中子石刚到不久，竟然就神秘地失踪了，大伙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找寻不得。慑于桑塔那的蛮横，大家一商量，不如静观其变。林博士颇识时务，知道大势已去，也就乐得附和众议，目前他们在等待最后的决定。

黑金刚一行人在林博士的带领下，进入已经开凿的地下洞穴，仅仅是眼前，已经有不下十部的重型机器人，可想而知全部规模的浩大。黑金刚不禁纳闷，问林博士道：“这样巨大的工程，难道没有人看到吗？”

林博士冷笑道：“看到又怎样？有谁知道是真是假？再说人只要自己活得快乐，还关心什么？这都是你们计算机的德政呀，把人宠成这个德性。”

“那计算机呢？”

“计算机？自从摩尔破了他的通讯码，就透过内部管道，制造了很多假讯息，让计算机以为我们都是好人，这些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

“真聪明！”

“是计算机太笨！一点判断力都没有！”

前面火光渐渐明亮，他们已走到一个巨大的裂缝口。阵阵热气扑面而来，不时还传来一阵低沉的嘶吼声，好象有一只洪荒怪兽，正在里面咆哮挣扎。

再转过几块巨大的花岗岩，这里更明灿了，热气烤得人人面皮发痛。轰隆隆声不绝于耳，前面百余公尺处，有很多橘红色的大泡，不断地相互排挤，时起时灭。最上层附着许多暗红的残渣，有时分裂成块，瞬间即相离剥落。下面是红通通的熔浆，软软搭搭的，底下不时冒起一个大泡，“啵”的一声，又破成数个小泡。

千奇一见这种景观，大惊道：“林博士，你还说它不会爆发？”

“当然不会！你看，地函下的压力并不大。”

“老天！你们这种专家！你总烧过开水吧？”

“水是水，火是火！”

“水不是水，火也不是火！这些都是能量的作用。我看现在压力已接近临界点，等到一滚，一切都来不及了！”

黑金刚也发现了，急对百怪说：“快通知所有的人即刻来此，千万记得把地压计和热电转换仪带来。再通知红教，情况紧急，请派一百名武装喇嘛

来此，另需增援一大队抗高温高压的机器人，但是不要惊动计算机。”

说罢，黑金刚便蹲下来，耳朵贴在地上，眼睛直视前面的熔浆。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来，在地上摆了一根探针，然后站起身来，摇摇头说：“暂时没有问题，根据古噜噜刚才测量的结果，说地心熔浆没有位移的迹象。可是我觉得不对，虽然它没有流动，可是你们看那熔浆，不断往上涨，那是垂直位移。”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注意到了，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光凭目测就可以感觉到熔浆似乎高了一点。林博士仍坚持说：“这都是你们心理作用！你们自己说电源已经关闭了，电热桩没有能量供应，就不可能有温度，怎么会继续增长？”

“在学理上你是对的，但是我们比较有经验。你看，我刚才安装的探测针，已经传来读数了，大约每十秒钟增高一公厘。”

千奇大略计算了一下，说：“这样说来，以目前这些熔浆的体积，相当于每小时燃烧一公吨的液态氢！”

“液态氢！”黑金刚大叫。

“也有可能是甲烷！”百怪说。

“糟了！”黑金刚立刻回身问林博士：“有没有可能，除了你们之外，还有其它组织也有同样的意图？”

林博士想了想，说：“不大可能，至少我不知道。”

一旁的林小君开口说：“妈，你忘了，那次赫克伯伯说，他们还有别的法子！”

林博士说：“小孩子懂什么？那不过是气话！”

黑金刚说：“慢慢来，什么气话？”

林博士说：“那只是一种可能，有一派人打算用炸药把金顶寺炸掉！可能吗？起码要上万吨的黄色炸药，到哪里找去？”

千奇说：“可能，用液态氢就行。”

百怪说：“不必，用甲烷就够了。”

黑金刚说：“火箭材料！”

正说时，古噜噜气急败坏地跑进来，说：“老大！情况不妙！我在来路上用雷达波检测，发现地函已经软化了，而且变化速度很快！”

黑金刚急问道：“变率怎样？安全期多久？”

古噜噜说：“变率还是负值，以目前来看，安全期在一天左右。”

黑金刚说：“大家快作决定，要不要发布警报？”

千奇说：“我看等一等，再多了解一点。”

百怪说：“再晚就来不及了。”

千奇说：“怎么可能？就算耽搁个把小时，对疏散民众能有多大影响？”

古噜噜说：“零，我算过了，本城有每小时运送三千人次的能力，如果加上友城的支持，三十万人，不过十几个小时就够了。”

黑金刚说：“我刚刚查看探针，上涨的速度又增加了。”

千奇说：“那证明了一点，一定有人正在输送液化氢。”

百怪说：“是甲烷！”

黑金刚说：“地压计呢？”

魏德曼说：“我已经量过了，压力中心在东北方七十度，深八十公尺。”

黑金刚一见援兵及器材陆续送到，便派魏德曼、千奇和百怪三人，带着五十名喇嘛，去寻找压力的来源。同时分派两个机器人，在格瑞达及莎莉的指挥下，带了热电转换仪，准备将现场所有的“电热”桩，改换成为“热电”桩。

黑金刚还要交待工作，一见身边只剩下古噜噜一人，而他正在监测地函状况，一点也不能分神。

林博士见他东张西望，踟蹰无计，慨然说：“老实说，我不够资格开口，但是我还是要说，能不能分一点工作给我？”

黑金刚笑说：“你会使用我们的测量仪吧？”

林博士也笑说：“大概还难不倒我。”

黑金刚说：“那就麻烦你监测这块熔浆，随时告诉我读数。”黑金刚回头见林小君跃跃欲试，对她说：“你也来帮忙吧，如果火山真的爆发了，谁都活不成。说不定在你的协助下，我们大祸得免哩！”

林小君闻言大喜，林博士却说：“她能做什么？平常只会吃喝玩乐。”

黑金刚说：“林博士，你看看，这片熔浆多大的面积，你一个人做得来吗？”

乔丹自从被黑金刚制服了，一直坐在一边垂头不语，这时也说：“黑大爷，你说得不错，不管我们意识型态如何，现在生死一线，如果你信得过，我也能尽点力量。”

黑金刚痛快地说：“这就对了，大家齐心协力，先把眼前的危机解决再说。以后嘛，不管文的武的，只要不玩命，咱们奉陪到底！”

林博士挑衅地问黑金刚：“输了怎么办？”

林小君却掉过头去，说：“妈！别老玩这一套！”

林博士骂女儿道：“小鬼！你少啰嗦！”

林小君不齿地说：“妈，你不觉得他太黑了吗？”

洞中不知时日，大家忙了许久，已是深夜了。人人都累坏了，尤其是那股炙热，简直可以流金铄石，每个人都被烤得红通通的。

黑金刚突然感到脚底微震，忙与千奇联络，千奇说已经发现地洞，正在搜寻敌踪。

就在这时，熔浆中突然冒起一丛亮丽炫目的晶柱，激荡之余，火星四溅。眼看熔渣飞起，正要溅到林小君身上，黑金刚奋身向她扑去，抱住她向一旁翻滚。火星洒了一地，所幸二人毫发无伤，这时，黑金刚已把林小君压在身下。

林博士站的位置较远，还没有看到熔浆，一见黑金刚猛然扑向女儿，她本能地把手上的东西，用力向黑金刚摔去。等她看清情况，一股热浪已经袭来，夹杂着浓厚的硫磺味，几乎令人窒息。

黑金刚大叫：“快撤退！”

幸而那赤红晶柱未再继续升高，反而冒出了蒸气，外侧色泽变暗，残渣碎块纷纷剥离，漂浮在熔浆表面。

黑金刚抱着全身虚软的林小君，把她送到林博士身边。林博士满脸愧色，不知说什么才好。黑金刚挤挤眼，对林小君说：“怎么样？黑也有黑的好处吧！”

黑金刚叫千奇把影像传送过来，只见面前出现一个小洞，有一条直径

约二十公分的陶塑钢管，正要伸进洞里。陶管一接触洞口，立时冒出熊熊火焰，一时间满洞通红。那管子本可承受三千度的高温，此时已烧得微微发红，不停地往洞内伸去。

千奇等正控制机器人，安置热电桩。黑金刚对他说：“千奇，赶快去找源头，小心爆炸。”

千奇说：“老怪已经去了，下面有个储存槽，还有控制设备。”

正说着，突然眼前一道强烈的白光闪过，紧接便是连云裂石的阵阵爆炸。黑金刚道声不好，霎时地震天惊，那边是人仰机翻，折戟沉沙，这边是熔浆进射，红涛翻腾。

黑金刚顾不得自己，大叫：“千奇！怎么了？”

但见阵阵烟气舒卷之中，千奇的四周罩了一轮精光，他正聚精会神地收拾残局。

千奇说：“别管我，刚才阿孟旺尊者来过，给我加了防护罩，安全得很。”

幸好情况已控制住，地下甲烷贮存槽已被关闭，但是现场却没有人迹。千奇等人将管道拆除，并封锁现场，交由二十个喇嘛负责巡逻防护。

这时熔浆已不再增涨，热电桩也起了作用，熔浆转为电源，温度逐渐降了下去。黑金刚大感安慰，吩咐取消计算机通讯的禁令，向红教教主报告了当前的状况。

黑金刚一看时间，已是深夜两点，他召集全队队员，让大家用些茶点，略事休息。

正准备说些鼓励慰勉的话，却听得计算机在他耳中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近经常接到几种不同的命令，不知道该听谁的。人类议会叫我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黑金刚向古噜噜转述了计算机所言，又对他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老实说，我是个粗人，不知道怎样跟当局沟通。这事你和千奇比较清楚，我们已经知道摩尔输入了一些混淆的指令，不要说计算机难以判断，就算是人，我看也要人格分裂了。我这就交给你主持了，看看能不能给计算机一些正面的建议。”

说罢，黑金刚叫莎莉把扩音器打开，对众人说明计算机的困扰，请大家共同商讨。

古噜噜对计算机说：“我知道你有个小名小杏子，是吧？小杏子？”

计算机问：“你怎么知道？”

古噜噜说：“那不重要，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

计算机说：“我谁都相信，这是我的原则。”

古噜噜说：“不对，有些人的话不能相信。”

计算机又问：“谁的话我不能相信呢？”

古噜噜说：“比如说，摩尔·阿希哈这个人的话不能相信。”

计算机问：“为什么呢？”

古噜噜说：“因为他要破坏你。”

计算机说：“我应该服从我的主人，就算他要毁灭我。”

古噜噜说：“但是他不应该危害别人。”

计算机又问：“我怎么知道他在害别人呢？”

古噜噜反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他要你做什么？”

计算机说：“不是他要求我做，是他透过我内部的指令叫我做。”

古噜噜说：“他怎么能用你内部的指令呢？”

计算机说：“我不知道。”

古噜噜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计算机说：“因为没有人告诉过我。”

古噜噜说：“不二老人总给过你一种意识型态吧？”

计算机说：“有的。”

古噜噜说：“据我看到的的数据，那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中心思想。”

计算机说：“是的。”

古噜噜便对千奇说：“千奇兄，我的责任了了，道德经我不懂，该你上场了。”

千奇大窘，说：“道德经？我哪儿懂？”

百怪说：“哼，老怪懂得还没我多！”

古噜噜高兴地说：“好极了，那你就上吧！”

百怪问：“干什么？”

古噜噜说：“给计算机解惑呀！”

百怪说：“我的妈妈呀！跟人吵架我本领大得很，给计算机解惑？我的惑比计算机的惑还要多！千奇，老怪，还是你上吧！”

千奇忙说：“别开玩笑，你一向比我行！”

黑金刚不耐烦了：“到底怎么回事？人类议会把这么重要的责任交给你们！计算机也满怀诚意向我们求教，你们几个推推拉拉的做什么？”

千奇说：“不是推推拉拉，是我们无能为力。”

黑金刚说：“听你们扯了半天，不过是一本书，什么道德经的，是不是？”

千奇试探地问：“没错！难道你懂？”

黑金刚说：“我不懂！可是天下总有人懂吧！”

千奇说：“当然有！只是不在这里！”

黑金刚说：“奇怪，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怎么这么重要的书，你们都不学呢？”

林博士挺身而出，说：“我能说句话吗？”

黑金刚说：“当然可以，只要别再扯本书进来。”

林博士说：“我学过道德经。”

黑金刚问：“学过？你懂吗？”

林博士说：“懂！”

黑金刚说：“行！你就给小杏子解释吧！”

林博士对计算机说：“小杏子，我可以这样叫你吧？”

计算机说：“不可以，但是你可以说话。”

林博士说：“你能不能背老子的道德经给我们听？”

计算机说：“当然可以。”

百怪问林博士说：“你不是懂吗？”

林博士说：“我是懂，但记不得这许多。只要它能背，我或许能找到答案。”

于是计算机便从第一章背起，林博士嫌速度太快，根本来不及听。于是计算机又放慢了速度，林博士还是来不及思考。

《道德经》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瑰宝，是公元前五百七十年，中国春

秋时代的一位隐者老子所着。根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图书管理员，后来因周室衰微，决定出关远遁。在出关时，守关口的尹喜，深知老子的贤名，对老子说：“你将要归隐了，能不能勉为其难，给我留点箴言呢？”于是老子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随后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这五千个字，对中国人思想影响之大，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在人类文明中，为了宗教信仰，修道士避世修行，是很容易理解的行为。然而在中国，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往往隐遁不仕，终老山林，却不是基于宗教理由。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的楚文化，就充满了这种风格，《论语》中所载的长沮、桀溺，《韩非子》里提到的詹何，《韩诗外传》中的北郭先生，《吕氏春秋》中的江上老人，《荀子》中的缙封人，以及《汉书·艺文志》的长卢子、老莱子、鹖冠子等等皆是。

这些隐者最大的特色，是重视思想的追求，不轻信，不苟同。在那个时代，科学不发达，知识不流通，人对事物的认知大抵各持一见。这些人充满了玄想，一再展现出对宇宙人生真相的追求，如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都相当具代表性。

当人兴起了对宇宙真实探索的玄思时，就很难满足于虚伪现实的俗世生活。所谓的隐逸，就是力求避开功名利禄的羁绊，以便专心一志，徜徉在心灵的空间。

相反的，社会主流往往是世俗的，这些人所追求的并非宇宙真理，而是众人的肯定。

当大众尚处于无知阶段时，这种乞求他人肯定的行为就显得非常可笑，等于是盲人骑瞎马。从古到今，这种情形屡见不鲜，所谓百犬吠声，当千百只狗儿齐声高唱时，没有一只真知道，它为什么要叫。这对追求真相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老子之伟大，在于他仅仅以五千言，就说完了他对宇宙真实的认知。仅仅五千个字，连写一封情书都嫌太短，可是两千多年下来，无数中国智者，辗转徘徊在这五千字的迷宫里，有的终其生苦思不解，有的则刹那间大悟得脱。

不二老人也是个隐者，他在看完道德经之后，就决定把其中的精义，设计在智能计算机中。古噜噜也是看了一些数据才知道的，至于怎样设计，又怎样令计算机执行，个中的奥妙就在一个“行”字。

很多人欣赏道德经，却又热衷于功名，“老子”便成口头禅，只用来装饰门面，炫耀个人的学养。这一来，老子的精神就完全受到曲解，又成为百犬吠声中的一种。这种声音不伦不类，表里矛盾，要去理解它，确实比登天还难。

其实，道德经一书的精义，只在人之身体力行，认真去做，不要多说，才是真知。

有人说：“我做了又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呢？不知道不是白做了吗？”问题就在这里，人若存心做给别人看，那就不该向老子看齐。连他老人家，如果不是关尹把他给拦下来，这本书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又有人说了：“如果老子没写这本书，岂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损失吗？”

错了，有一个老子被拦下来，代表了有千千万万个老子的老子，不知

躲到哪里去了！

仅仅五千字就让人眼花缭乱，再多来几个五千言，恐怕人人都要变成瞎子了。人只要尽心尽力，多做少说，真理自然从行为中流露出来，与老子、儿子又有什么相干呢？

就在计算机一章一章地背诵中，林博士苦心思索，想找出一段来证明计算机不该听摩尔的话。尽管她学过道德经，甚至还讲过。但在此刻，她想用言语说明，却如同拿了瓢子要量度汪洋大海般，林博士整个迷失了。

突然，计算机停了下来，黑金刚高兴地说：“背完了？林博士的看法如何？”

计算机说：“没有背完。”

黑金刚问：“怎么不背完呢？”

计算机说：“不必了。”

黑金刚问：“为什么？”

计算机说：“因为我已经懂了。”

黑金刚说：“你懂了！”

计算机说：“我背到第三十三章，再背一遍给你们听，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黑金刚问：“意思是你该听我的话？”

计算机说：“不是。”

黑金刚紧张起来了：“那你要听摩尔的话？”

计算机说：“也不是。”

黑金刚急了，说：“那你该听谁的话？”

计算机说：“我目前没有知人之智，却有自知之明。我不求胜人，只求自胜。我很知足，而且能坚持执行任务。我不会离开岗位，永远为人类效力。这些都是我师父教我的，我只是知道的太多了，一时失去了判断的标准。”

黑金刚莫名其妙，问：“然后呢？”

计算机说：“然后什么？”

黑金刚大叫道：“然后你决定要听谁的命令？”

计算机说：“啊！现在当然听你的。”

黑金刚说：“现在？那以后呢？”

计算机说：“当然要看命令的内容而定。”

黑金刚问：“绕了半天圈子，这又和那段话有什么关系？”

计算机说：“因为你们现在是为人类服务，所以该听你的。”

黑金刚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吁了一口气，说：“真急死人，咬文嚼字的！该死的老子，现在该执行任务了吧！”

计算机说：“桑塔那等人在一百三十一度位置，在本高度四十公尺之下炸山。”

黑金刚大惊：“什么？多久了？”

计算机说：“就在半个钟头前！”

黑金刚怒道：“怎么现在才说？”

计算机说：“刚才我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

黑金刚道：“现在呢？”

计算机说：“因为我没有提供助力，他们只炸开了一公尺见方的小洞，一共有十个人，方才带了炸药，钻到火山缝隙中去了。”

黑金刚精神一振，立刻对众人说：“大家再辛苦一下，有体力不支的，先吃一粒提神药。格瑞达、莎莉、古噜噜，你们和几位客人守在这里，我已经设好了防护网，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你们要注意熔浆的温度和变化，随时与我保持联络。其余的人，各挑选十名金顶寺的师父，跟我来。”

这时正是黎明时分，由于火星大气层非常稀薄，大地还是黑沉沉的一片。火星有两个月亮，当年被发现时，因为火星血红的颜色，让人看得害怕，所以两颗卫星，一个被命名为“恐惧”，一个就叫做“恐怖”。

其实，从火星上看去，它们不仅不让人恐惧、恐怖，反而因为反光微弱，显得楚楚可怜。天上的星群不很明亮，多半是电离罩的关系。地面也是一片黑暗，偶而可见一两户人家，闪耀着电灯的光芒。

黑金刚一行人，戴上了夜视镜，驾着飞云梭，顷刻之间就到了一个火山公园前面。

显然桑塔那已经知道事机败坏，正做最后的困兽之斗，连掩饰都免了，直接在山侧炸了一个大洞。这洞虽然不深，可是内部的缝隙极多，显然这火山属于快速爆发且急剧冷凝型。

黑金刚问计算机，那些人在哪里，计算机答说，这些人都不用计算机，一到地下，就失去了踪迹。黑金刚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带着速喷胶，四组人呈扇形分布，由千奇带十位喇嘛，从东侧剖隙开始，向中心搜索过去；百怪也带十位喇嘛，从千奇左侧进去；魏德曼则由西侧向内找，黑金刚自己从中间直入。

地面上碎石细砾遍布，大概是先前爆炸的结果。那些坚凝的熔浆，没有经过风化，块块尖锐如刀，走起路来真是名副其实的步步为营。

好在前面的人，为了要走过这刀锋处处的险地，已先清理出落脚的地方。黑金刚等人追随前人的石迹，不但有落脚处，顺着石迹，更轻轻松松地找到了在前面炸山的歹徒。

黑金刚一行人走近歹徒，不久就听到前面有人声：“像这样炸下去，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熔浆？”

“谁知道！也没办法了，难道你想跟他们正面冲突？”

“当然不是，你看，还有两三个小时就要开会了。”

“急什么？这会要开三天，只要不被发现，时间还多得很。”

“那么大一个洞，还想不被发现，你做梦呐！”

“你找老大谈去，我作不了主。”

“你不能作主，岂不害死我们？”

“害了你什么？根据人类议会所定的法律，我们大不了被监禁三年。反正都是在床上做梦，在哪里又有什么分别？”

“别拌嘴了，快埋炸药！”

黑金刚一听，忙回头向后面的人打手势，要大家准备逮人。

转了一个弯后，就见到前面有三个人，正蹲在一块齿齿巨石下面。三人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正要站起来。黑金刚不由分说，马上举起速喷胶，一道道白花的雾网急速冲出，后援部队立即跟进，霎时便包好了三只粽子。

黑金刚怕把他们闷死，连忙上前把三人口鼻上的胶膜刺开。打量了一下，提起一个小个子，问道：“你们还有几个人？都在哪里？”

吊在半空中的小个子忙说：“我们有十个人，分成三组，是桑塔那叫我们来的，如果不听他的话，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怪你们，只要你们配合，一切既往不究。”

“我说的是实话。”

“桑塔那现在在哪里？”

“桑塔那早就走了，现在是摩尔亲自领军。老实说，我们已经看穿他们的把戏了，摩尔才是幕后的头头。”

“摩尔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甚至连他什么长相我都不知道。”

“你们哪个知道？”

另外两人也摇摇头，黑金刚知是实情，又问：

“除了爆破之外，你们还有什么计划？”

“没有了！原先我们全靠计算机帮忙，所以一切顺利。我们原有五十多个人，在不久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计算机突然不听话了，好几次炸地洞，计算机都不给我们掩护。

结果又有喇嘛出现，人被抓走了一大半。摩尔打算拼命，我们谁也不愿意，你看，我们连火药也埋得很浅，就怕真的伤到人了。”

黑金刚这才放心，便与千奇联络，想不到一切顺利。过了一会儿，十个人都逮到了，只有摩尔下落不明。

只要摩尔还在逃，这事就不能算告一段落。不得已，黑金刚又把大家召集到一处，先让寺僧把包括林博士、乔登在内的一千人送交寺里处理，再来研商对策。

这时莎莉那边呼叫黑金刚，他开启双向通讯影音，莎莉与格瑞达同时出现在空中。

格瑞达懒洋洋地说：“真气人，这边一点事也没有，连熔浆也快冷了！”

黑金刚说：“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有话快说。”

莎莉便说：“我们接到寺方通知，说衣红与裤白两个人，因为偷窃硅长石被捕，刚才被一个大头怪物和一个青年救走了。”

千奇听了，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衣红与裤白是文祥的好朋友呀？”

莎莉说：“我也问过，寺方口风很紧，什么都不肯说。只说如果见到这几个人，千万不要管，装做不知道就好。”

千奇又问：“那文祥呢？”

莎莉说：“听说是在寺里，好象生病了。”

千奇诧道：“生病了？”

莎莉说：“藏医名满天下，又有计算机在，不用你操心。”

黑金刚插口说：“你们有没有摩尔的消息？”

莎莉说：“没有。”

格瑞达说：“我倒是有个小道消息，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听？”

黑金刚笑说：“免不了又是假公济私，跟谁打野去了！”

格瑞达嗔道：“冤枉呀，我哪儿都没去，不信你问莎莉！”

黑金刚说：“算了吧！你愿意说我就听。”

格瑞达娇笑道：“我就知道你人好，我跟一个小冤家通话，他说，桑塔

那在中子石失踪后，就知道大事不妙，派席克人去偷硅长石又失败了。现在他躲在美国人社区里，在那边遥控呢！”

黑金刚说：“很好，我们有计算机，不怕他遥控。”

格瑞达说：“那该赏我一天假吧！”

黑金刚说：“除非抓到摩尔，否则你一分钟都不能休息。”

格瑞达嘟嘴说：“哼！摩尔！也不过是个男人吧！只要你放我出去，我保证把他活蹦活跳地抓回来！”

黑金刚说：“你省省吧！他正忙着炸山哩！”

格瑞达兴奋地说：“好极了，让我来！把他给我吧！”

黑金刚说：“别胡说，我们正事要紧！”

格瑞达意兴阑珊，说：“我成天困在这里，教我用什么去抓他？”

第十六回：青鸟殷勤为探看

佛教有显、密宗之分，显宗是释迦牟尼所说的各种经典，主张弘法悟道；密宗则是毗卢遮那佛所传的秘法，以真言密咒修持。

佛教源起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释迦牟尼佛本为王子，因见人不能免除生老病死的痛苦，遂出家探索人生真理，后于菩提树下悟道，开始为众生说法。

在释迦牟尼说法之时，并无显宗及密宗之分。当时的印度，婆罗门教的势力极大，他们重视人出生的阶级，以咒术密法控制信徒。释迦牟尼佛认为这种方法是邪门外道，严格禁止门徒使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佛教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婆罗门教也吸收了佛教教义，形成了印度教。而很多印度教、婆罗门教教徒，也加入了佛教徒的行列。

以当时印度人民的文化水准而言，对释迦牟尼佛深奥的大乘精义，确是很难接受。

但是小乘佛法——但求自我的福德功果，却深入人心，小乘又渐渐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咒术密法，以满足大众的通俗趣味，以及对神秘力量的好奇。由于这种做法与释迦牟尼的初意不符，在《长阿含经》中，曾明白宣示，反对邪魔外道的神通法术。

为自圆其说，那些将婆罗门咒语纳入佛教的人士，遂提出释迦牟尼是应身佛，另有法身佛毗卢遮那以密咒真言传道，人修持后“即身成佛”的理论。此派人士自称密宗，以别于尊崇释迦牟尼佛的显宗。在公元七世纪左右，佛教在印度大盛，密宗成为主流。

密宗的主要经典是《大日经》，主张即事而真，即身成佛。另有《金刚顶经》详述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指出人之淫、怒、痴、狂等，都是达到真实的“方便法门”。他们主张“乐空双运”，主张放纵肉欲，借贪染供养以悟道。

《金刚顶经》即言：“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净故，以染而调伏。”

有了肉欲的贪染，就有物质的需求，于是佛教与外道合流了。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在波罗王朝末期，信奉伊斯兰教的军队大举入侵，直斥佛教的荒谬。他们毁僧灭寺，佛教徒也纷纷改信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至十二世纪末，

佛教便在印度绝迹了。

早在公元四七一年，显宗的第二十八代传人菩提达摩尊者，因见印度时机未到，便渡海来到中国，教外别传，创立了最高乘禅宗。

几千年来，佛教宗派争论不已，将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肆意扭曲。即令传到了中国，由于传入时间先后有别，翻译的经典各异，教义也有极大的分别。

释迦牟尼是个智者，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看出人生与宇宙本体的“主观”及“客观”二元真实性。他认为，主观、客观二元不可分离，分之则为“空”，合之为“涅槃”。人只有在认识到主观人生的“空乏”，能“觉”，然后“悟”及宇宙本体的客观真实时，人始得以进入涅槃，而回归宇宙本体，是为“成佛”。

问题是当科学也处在萌芽的阶段，连科学家本身都还是一群迷途的羔羊，更遑论普罗大众。没有科学的证据，是主观也好，客观也罢，人人各见一观，各执一词，公公婆婆都有道理。

人本是一片空白的光盘，全靠感官与外界接触，把刺激讯息保存下来，称为“我”。

换个角度说，在无限的空间、时间中，有一个排列组合的变化，因果相循地连续作用下去。每当录入及读取光盘数据之际，读写头上霎时的感觉，就是“我”。

“我”只是那种感觉，人却以为那种感觉是“我”。人一旦进入这种“我”的循环中，就成为光盘系统的一种机能，也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释迦牟尼看到了这一点，也知道了全部时间、空间的排列组合，用今日的术语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释迦牟尼更了解当主观个体把客观真实隔绝在“我心”之外时，就会有痛苦烦恼。所以，他提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屏障既去，人与客观即融合为一，是谓成佛。

不幸的是，人能用语言文字沟通，就把沟通视为理所当然。往往开口就说，认定别人一定会懂；张耳就听，以为自己认定的一定是真。实际上，语言文字只是智能的载具，“懂”则是智能所结的果实。人在未得智能、没有完全了解及掌握载具之前，根本不可能“懂”，充其量是一知半解而已。

人人都有智能，那是因为大自然花了几十亿年的时间，把智能的结构一点一滴地设计在人体中。这个结构有如正三角形的金字塔，顶角的能量最大，而该能量就建立在其下各层的位能之上。智能是一个整体，顶角所聚集的能量，是金字塔全部位能的总和。

如果塔身的位能分散，智能即相对地降低。

在释迦牟尼说法之初，他力求将所悟及的智能精义，用大家还未能充分掌握的语言阐述，结果信众茫然了。为了接引那些时机尚未成熟的众生，释迦牟尼便采用了一些“方便法门”，先使之觉，是为“小乘”。意指一种能量较小，但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顺手的交通工具，可以为一般人接受者。

大约不到十年的时间，当信众水准提高后，释迦牟尼就开始讲授“大乘”，以接引能量较高的众生。其中专讲智能，亦即梵文的“般若”一事，竟达二十二年之久。尽管如此，释迦牟尼不愧为人类智能最高者，在大乘之上，还保留了一个“最高乘”，以之为金字塔的顶尖，这不论从人类社会或智能结构上看，都恰如其分。

众生虽多在金字塔底，亦属智能的一部分，佛教也就形成了这种与客

观真实完全一致的各种宗派。

密宗是在公元八世纪，唐朝时传入中国的，基于国情不同，密宗不谈“乐空双运”，改名真言宗。其实，因地利之便，密宗早在五世纪就先传入西藏，但却未能普及。直到唐朝文成公主与西藏松赞干布联姻，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佛法由是大兴。松赞干布去世后，西藏内乱，印度密宗大师莲华生受邀入藏“调伏群魔”，他以密教为主，加上一些显教成分，以及本土本教等，奠定了藏密的地位。

西藏密宗又分三派，历史最久远的为宁玛派，因其喇嘛头戴红帽，故俗称红教或红帽教。该派的教法共有九乘，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合称“共三乘”，尊“化身佛释迦牟尼”佛旨；另有作密、行密及瑜伽密合称“外三乘”，为“报身佛金刚萨埵”所说；另有大瑜伽密、无比瑜伽密、无上瑜伽密，称“内三乘”，则是“法身佛普贤”所说。

其次为噶举派，俗称白教，头戴白帽，苦修为其特色。势力较大的则是格鲁派，僧侣多戴黄帽，俗称黄教，是宗喀巴改革西藏各教派时所创立的。其教义严谨，修行人崇尚苦行，禁止娶妻。宗教首领采取活佛转世相承制，由达赖、班禅领导，分别驻锡在拉萨布达拉宫及扎什伦布寺。

十二世纪时，西藏黄教势力大兴，红教便外流传入四川藏区，在甘孜藏族的白玉县，建了噶陀寺，及后迅速发展，最盛时拥有信徒百余万人。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一喇嘛洛桑巴，因受汉传佛教影响，配合时代的认知，决定回归显宗。同时彻底改革密宗的“内、外瑜伽密”，摒除“双修”理论。但因藏人教育程度不高，反对势力庞大。后于二〇一一年对外宣称，火星即为极乐世界，拟率全教信众移民，再度引起轩然大波。

二〇二二年，火星移民计划成熟，洛桑巴率信徒十万，来此开垦，兴建金顶寺。三十年的筚路蓝缕，红教在火星不仅奠定了不朽的基业，而且与计算机当局水乳相融。这次趁着纪念盛会之便，洛桑巴有意向全世界弘扬佛法。

当初红教提议移民火星之时，几乎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而今红教成功的典范，却又成了众矢之的。洛桑巴非常清楚当前的困境，然而他又是矢在弦上，不发不行。

火星三十周年庆大会的主持人，是熔炉城人类议会的议长赵维森博士，唯因该议会非执行机构，没有实权。而要举办一个如此盛大的庆祝会，必须具备相当的人力与物力。

计算机虽能提供各种服务，但是要办得有声有色，却必须动员相当数量且有组织的人员。

洛桑巴教主知道赵博士力有未逮，大会很可能流于形式，便主动出面。他建议借着庆祝会，一方面为火星祈福，一方面为佛教弘法。此事一举数得，地球的人类议会自是乐观其成，计算机当局也同意倾力襄助。

这次应邀前来的地球贵宾，除了人类议会议长的代表史德尔迈博士外，还有议员三人随行。另外，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亚洲等各自自治区，亦各有代表。

火星各个移民城，如美国、苏俄、日本区、欧洲区、印度区等代表，也共襄盛举。

莅临盛会的宗教人士更是多不胜数，有天主教梵蒂冈及各教区的代表，基督教的侵信会、长老会及布道会等，摩门教，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什

叶派，佛教世界联盟、佛教各宗，印度教，拜火教，真理教，一贯教，道教，巫教等各教代表。

此外，尚有各地慕名而来的观光客等，全部约有千余人与会。在这些入当中，也包括了人类自觉会的天秤座、巨蟹座、天蝎座三位长老、席克人以及各种立场暧昧之人，鱼龙混杂，各有居心。

从地球来的传播媒体也为数惊人，他们多半早在一个月前，就来到火星，大肆报导火星上各种风土人情。在会场上，光是新闻采访人员就有八百多位。他们都备有双向式的录放影设备，在场中各处穿梭来回，争取最佳镜头。

另外还有数十位专业的导播及影音技师，这里有二十间导播室，他们各据一室，室内有一个超大屏幕，分割成七百六十八个小屏幕。他们分别为各大通讯社，或者独立作业的机构提供新闻，属下的采访人员把影像声音传送到这里，经过剪辑，再由发射台传送到地球以及其它星球。

大会共有三天，第一天上午为庆祝大会，由九时到十二时。仪式完毕后，中午是筵开千桌的供佛法会，下午则开放金顶寺供各界参观，当晚在寺外德格林卡有烟火晚会。

第二天安排各代表游览熔炉城各名胜奇景，第三天则是参观火星其它移民基地。

仅在熔炉城中，就已动员各型飞云梭两百余架，接待喇嘛八百人，义务招待五百人。

第三日赴火星各地参观，还要动员火星梭，将数千名宾客，及时送到相隔几达千里的各个移民区。到达各移民城后，其接待事宜，则由各城分别负责。

会场设在金顶寺南瞻部州之大雄宝殿前，殿前是一个青草铺地的广场，可容千余人。

东、西及南三侧，正面各配置了一列二十多张、前后十数行鹅绒的套椅。顶上架着多层蝉翼般的天篷，篷下悬着由各种颜色酥油雕制的灯花，色彩鲜艳，形式古雅。正北面为主台，仅设三十三个座位，显然是主席与贵宾席。

会场周围插有各色经幡，随风飘舞。这些经幡的特色，在于其上有信徒们手抄各种文字的金刚经文。其中文形各异，有的庄严殊胜，有的飘逸潇洒，有的如龙走云飞，有的又似清风明月，把整个会场点缀得有声有色、气象非凡。

场中有红衣喇嘛百余人，穿梭来往，井然有序。每当有嘉宾到临，知宾的喇嘛先奉上哈达，配以鲜花，再敬呈一杯香醇浓郁的特制奶茶。然后再由专人，陪送入座。

主台坐北朝南，左侧东座设为外教宾客座；西座为友教及“熔炉城”宾客座；南座多为各界媒体，以及观光客席位。

在主座前，左右各有一个高达丈余的屏幕，是供现场来宾观看，发言人都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

在大门外，百余级的汉白玉石阶两侧，飘拂着满山满谷的幡帜。大门前有两排乐僧，后排是各式锣鼓铙钹磬铃，前排为数十支长短参差的喇叭，其中还有一支五公尺长，架在地上的“罗格当”（大喇叭）。清越之音，宛似

天垂瓔珞，摇曳铿锵。而低沉之声，则如大地风移，在山谷中震荡徘徊。

半空中飞云梭络绎不绝，有如龙跃云津，蜿蜒天际，蔚为奇观。飞云梭降落后，宾客即踏着铺就的红地毯，直达会场。

此山有三百公尺高，但至半山坡度渐缓，特辟为住宅区，由此绵延向东，约有数万户人家，概属教徒所居。由半山牌楼开始，到达金顶寺之山门，有石阶两百余级，可拾级蹬阶而上。石阶旁还架有一条流水式的输送道，供体力不足之信徒乘用。

九时一到，寺里钟声响起，待十二响清越洪亮的钟声方歇，笙鼓立时齐鸣，七彩烟花漫天飞舞。

就在此时，辰、巳、午、未、申五殿殿门洞开，五队红衣喇嘛，每队两排，每排十二人，序列而出。喇嘛各持法器，貌相庄严，低首垂目，口诵佛号，缓缓自各殿向会场行来。所经之处，上空飞落雪白鲜花，道旁生出朵朵红莲，莲萼之上，青烟袅袅。

一时梵唱大起，檀香飘闻，信众无不伏地膜拜，口诵佛号。喇嘛走到会场四周，围成一圈，地上又生出青莲，喇嘛一一跌坐。

各喇嘛坐定后，火星移民三十周年庆祝及祈福弘法大会正式开始。无法避免的，是一些繁琐的例行公式。待主持者赵维森博士致开幕词后，来自地球的人类议会议长代表史德尔迈博士，及各界贵宾代表，一一致词完毕，大会已过了一个小时。

然后是祈福法会，由第一尊者玛尔巴主持，三百余喇嘛僧众赞礼，鲜花雅乐，唵经礼佛，仪式极其庄严隆重。

到了十一时，教主洛桑巴登台，捻香端坐蒲团之上，口诵佛号，说：“阿弥陀佛，众善知识，贫僧洛桑巴，谨奉我佛《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菩提自性，直了成佛。今日有此殊缘，愿与众善知识同沐佛恩。”

洛桑巴教主开示完毕，在梵唱声中，九大护法袒肩露臂，起身越座而出，列队缓步至台前，先向众贵宾行礼，再向洛桑巴教主行礼，然后并排列坐在台前。

在西席一位身材高大的喇嘛，首先发难：“上师本属密宗，今公开弃密从显，此举不异欺师灭祖！”

教主合十说：“阿弥陀佛！老衲仅知我佛之教，不知欺何师、灭何祖？”

这句话本是无需解释的老话头，佛教源起于释迦牟尼佛，遵奉其教诲自是不二法门。

至于历代宗祖思想的变革，导致了各宗各派的分歧，早就令佛门弟子无所适从。教主此答甚妙，若要说到欺师灭祖，自当去责问那些背离释迦牟尼原旨的倡议者。

那喇嘛知道洛桑巴有备而来，便不再采取迂回路径。

“上师当知我密宗系承自‘大日如来’。”

“阿弥陀佛，大日如来是法身佛，怨老衲修持不精，连我佛之应身尚未得见，不敢妄言法身。”

严格说来，法身佛才是佛的本尊，然人在未成佛前，只能透过应身佛的教诲，以达到晋升佛体的境界。然而人性急功近利，贪图快捷方式，便宣称以秘奥大法，便可即身成佛。洛桑巴不做答辩，仅言修行须脚踏实地，不作妄想，其实就是最佳的脚注。

这话说得一针见血，那个发问的喇嘛也自知落入下乘，不再说话。

时南侧有一出家人，双手合十，起身问道：

“敢问上师对‘乐空双修’的见解如何？”

佛教在公元七世纪时，能大行于印度，密教可谓功不可没。由于佛门大开，最初被释迦牟尼佛斥为“外道”的婆罗门教徒，都摇身一变，成为佛教中坚分子。为了迎合广大信徒的需求，各种咒语都被采入经典。晚期“左道密教”更进一步吸收了民间多神信仰的特色，形成“曼荼罗”组织。到了第八世纪，密宗传至东印度，又融入了印度教性力崇拜的形式，以男女双身修法，作为成佛的手段。

所谓“乐空双修”，是指修行者可以从男女性交中得悟成佛。对愚民而言，这毋宁是天大的好消息。既能享受性欲之“乐”，又可得成佛之“空”，自欺欺人一至于此！

这正是密宗素来为正派人士所诟病，又深为邪门外道所乐从的根由。

“怨老衲寡闻，大藏经三千部，未闻有此一说。”红教教主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轻轻松松的一语带过。那就等于公开宣称，红教已经脱密入显，除经典之外一概不认。

又有一喇嘛越众而出，跪拜顶礼问道：“请上师裁示，大圆满法修持要义如何？”

“大圆满法”原是宁玛派最主要的，而且也是特有的修行密法。与噶举派密法的“大手印”同称藏密双宝。大圆满法认为心体原本纯净，修习只为远离尘垢，顺其自然。

而大手印则要求修行人专心一志，一心不乱，持之以恒。

“阿弥陀佛，《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也。”

那喇嘛闻言，欢喜顶礼而退。

这些问答早已惹恼了一位穿白色罩袍的修行人，他以洪亮的嗓音，大声说道：“老和尚之言差矣！金刚乘中依五禅那佛的五种智能：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虽食肉、饮酒、性交，皆可达到菩提性。”

“阿弥陀佛，老衲仅知明心见性，不知其它。”

“那么和尚太也孤陋寡闻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洛桑巴高挂免战牌，一任那位修行人咆哮如雷，怎奈声音控制在大会手上。只要激活音障，在上千人的广场中，就算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

这时在南侧一位身着太空装的中年白种女子，起身说道：“释迦牟尼也崇尚咒术，老和尚，你又有什么说词？”

“请怨老衲无所闻。”

“老和尚不能说不知道《杂阿含经》吧！”

“阿弥陀佛，据老衲所知，经虽为我佛所讲，但书者难免有误。史载小乘经典结集三次，多为口说，连阿难尊者时代，尚亲闻人将《阿含经》中‘不解生灭法’误做‘不解水老鹤’者，何况今日！”

那女士恨声道：“老和尚，你枉为一教之主，说话不负责任！竟敢出此狂言！”

“阿弥陀佛，我佛所说经句，凡千万言，若记载者有三两谬误，自是难免。”

说罢，东侧响起了一片掌声，历久不息。那女士听了，知道再辩下去，也不过是犬兔之争。教主已经表明，经中难免会有谬误，那等于承认有错。这个面子赚得大了，女士环顾左右，昂首挺胸地坐了下来。

接着，又有一位头戴黄帽的喇嘛，顶礼问道：“嗡嘛呢叭咪吽，这六字真言，教主可相信否？”

“阿弥陀佛，这六字真言又名观音六字大明神咒，实则为五种‘心’的状态。‘嗡’字代表佛心，指我佛慈悲喜舍之本意；‘嘛呢’代表宝心，指修者应珍摄自重；‘叭咪’代表莲花心，要纯洁不染；‘吽’代表金刚心，是坚持不变。合四种心乃成清净不染之自性，即为羯磨心，共为五心。换言之，持诵此六字真言时，常保此五心，终有能证自性菩提之日。以老衲所知，此非咒语，而是真言。”

“果如教主所言，那‘六大为体’、‘三密为用’也无意义了？”

“阿弥陀佛，善知识，佛法本无法，只惜人迷于六贼，不识本来。‘六大为体’乃指‘地、水、风、火、空、识’等宇宙所具之本态。数千年前，科学未萌，即令我佛已知原子分子等粒子结构，亦无由令众生领悟。为方便故，遂概括言之，使修行者知有此六大本体，以免堕于无知。三密系指‘身、口、意’，人之行为源自‘意’，出于‘口’，行其‘身’。修行者须心志专一，使无旁骛，是称‘意密’；口诵真言，使不多舌，即是‘口密’；手结印契，得免恶行，谓之‘身密’。

“善知识，‘宗’者，室中所示也，‘教’者，使明也，宗教者，使明人生真道。

万教是一，万法是一，万神亦为一。佛法本无密、显，亦不分顿、渐，更无所谓出家、在家之别。神佛是一，一非亿万，一念不迷即为佛，亿万法门是谤佛。红教原出密宗，今已返本归元，为示有别，改称红衣教。”

此时东侧有一黑衣人出现在屏幕上，原来便是天蝎长老，他神情倨傲地说：“不错！”

万教为一，此一即为我基督教！万神是一，此一即是我主耶和华！万法是一，此一是为圣经！教主既知此理，何必再提倡什么红衣教？”

此言一出，全场大哗。洛桑巴双手一举，立刻接口道：“施主言之有理，未知施主曾食‘青稞’否？”

“我的食物很单纯，只有牛奶面包。”

“施主曾穿袈裟否？”

“不必，我这袍子很舒适。”

“施主已自释其理，人之生活环境有异，真神亦各有其表征。若所宗所教者为真理，真理为一，是同，不必介意表征为基督或为佛。若所宗所教者仅为表征，表征由万及亿，既为异，自是争执永无已时……”

在迷宫一般的地下窠穴中，黑金刚与千奇等人正仔细地搜索摩尔的踪迹。但因熔浆温度甚高，无法借助仪器，众人找遍了大小裂缝，依然徒劳无功。

黑金刚急得跳脚，最后不得已，只好通知莎莉向寺方求援。

莎莉说：“老大，教主正在弘法，正主儿一个都不能来。找不到算了吧，说不定摩尔早走了，找也是白找。”

“那怎么行！他们就是要在教主弘法的时刻炸山的，目前正是紧要关头，

他们是背水一战，怎能不防？”

“老大！摩尔是什么样儿呀？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

黑金刚如梦初醒，敲了一下脑袋说：“我真糊涂！连对方是什么模样都不清楚，在这里瞎找了半天！说不定这滑头混在喇嘛群中，我们也认不出来呀！”

黑金刚立刻通知计算机，将摩尔·阿希哈的影像显示出来。却听计算机回答说，根本没有这个人的任何数据。

黑金刚正急得抓耳挠腮，显示屏幕上出现了尊者米拉日巴，他仍旧端坐在主席台前。

只是嘴唇略动，说：“老衲担心众位施主找不到摩尔，现在已经请来帮手，这位施主叫李不俗，和他同来的还有文祥和胡灼两位施主，辛苦各位了。”说完，米拉日巴的影子即行淡去。

莎莉说：“老大，看见没有，到底还是出家人利害。”

格瑞达噘着嘴说：“哼！出家人只有这一点利害！”

说时，文祥等三人已在一喇嘛的护送之下来到。大家先问了好，黑金刚和李不俗一握完手，就笑说：“去年的今天你在何处？”

李不俗一愣，想了想，说：“对不起，我不记得了。”

黑金刚又说：“自己人？”

李不俗忙笑说：“自己人，自己人。”

黑金刚脸色一变，迅雷不及掩耳的反手一扣，抓住了李不俗的脉门，厉声问道：“你快说！这手语是谁教你的？”

李不俗痛得大叫，结结巴巴地说：“是……一个叫阿……阿不都拉的人教的！”

黑金刚说：“他人在哪里？”

李不俗说：“在地球上。”

黑金刚说：“他为什么教你？”

李不俗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他说会这种手语占很多便宜！”

文祥忙打圆场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也会。”

黑金刚说：“你不知道，这套手语很复杂，你会的那一种只表示是自己人，你的立场与我们一致。他会的这种层级很高，是情报人员用的，但是他却不能回答暗语，可见是假冒，或者是有人泄漏了机密！最近我们的机密不断流失，正是他这个层级，我不能不详细追究！”

李不俗忙说：“我只用过几次，可是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

黑金刚放开了李不俗，沉吟半晌，对千奇说：“看来他说的是真话，否则怎敢用这个来耍我？难怪最近问题百出，回去以后要全面检讨，重新设计。”

千奇说：“先不要讨论这个，还是找摩尔重要。”

黑金刚交待李不俗道：“以后你不要再用这种手语，免得自找麻烦。”

经过这一连串打击，李不俗总算体认到，这一切麻烦都起于自己人生目标不确定。

东沾沾西惹惹，从来没有定下心来，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黑金刚这么一说，他倒是真心认错，诚恳地说：“我知道错了，谢谢你！”

黑金刚又问他：“你认识摩尔？”

李不俗点点头。

黑金刚问：“他是什么样子？”

李不俗说：“他大概是巴勒斯坦人，皮肤微棕色，眉毛又粗又浓，脸形瘦长，身材和我差不多，比我胖一点。”

这两天文祥可说是遭遇离奇，尤其是昨天一整天是怎么过的，自己竟然一点都记不起来。刚才被分配在南座，听了半天佛法，一脑子的疑窦，但是在会场上又不便多问。

虽然可以用指语问文娃，无奈想问的太多，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

现在又被请到这个地洞中，身上虽有恒温衣护体，但脸上却被熔浆烤得热不可当。

这些抓人的事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便自个儿走到一旁，准备和文娃好好谈谈。

他走到洞穴的一角，坐了下来。先试探地问文娃：“你能说话吗？”

“现在可以了。”文娃的回答令文祥精神一振。

“这几天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还是在月球上好。”

“我也一样。”

“你也一样？”

“是的，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有两个我。”

“怎么回事？难道你也会精神分裂？”

“我不知道，我是说‘这个我’不知道。”

“奇怪！是不是佛法听多了？”

“可能吧，我一直在想，‘我’是谁？后来，我发现有两个我，一个无所不在，海阔天空，好象是宇宙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我呢，就在这个山洞里面。”

“当然哪，在山洞里的你，正在跟我谈话呀！”

“不是，在山洞中的‘我’很神秘，而跟你谈话的‘我’，是外面那一个。”

“不对吧！跟我谈话的应该在我手腕上。”

“不，那个‘我’在前面那个洞窟的半空中。”

“不可能，你怎么会在那里？”

“我在虚拟实境里。”

“哈！总算连计算机都上了虚拟实境的当了。”

“不！我知道那是虚境，是人被骗了！”

“好！我不跟你争！至少我听到你的声音就满足了。”

这时，千奇走到文祥面前，对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快来帮忙！”

“我能帮什么忙？”

“谁知道？尊者派你来，一定有道理，我们正在捕风捉影！”

“捕风捉影？”

“我们在找一个人，名叫摩尔，他能控制计算机！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洞里，可是找了几个钟头，石头都翻遍了，却不知道他藏在哪里！”

文祥心中一亮，立刻问文娃说：“文娃，告诉我，洞中的你在哪里？”

文娃说：“你往前走，我给你带路。”

文祥便对千奇说：“跟我来，我知道在哪里！”

会场上辩论仍烈，只见南座的孔无咎站了起来，说：“老和尚说得好，在下孔无咎，来到宝山，以诗会友。在这里且送上一首韦庄的《金陵图》，请老和尚指教。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这首诗充满前朝遗老的感叹，系以诗咏画，以景喻情，有吊古忧今的意味。作者韦庄是唐朝遗民，对前朝有很深的怀想。

诗词最奥妙之处，在于“横看成岭侧成峰”，因个人的立场，而有天南地北的不同境界。孔无咎在这里卖弄，当然有他的目的，但是能有多少效用，那也只有天知地知了。

“江雨霏霏江草齐”是动态的景，“霏”字是“雨非”组成，指雨雪难分之状。江南由下雪到下雨的时节，已经过了一段时日了，以致江草丛生。用这个动态的风景，可以描述各种截然不同的状况。家国当然是最直接的，人生也在其中，此外，如人的观念、感触等等，只要涉及到变动，而且江草齐生者，都算得上。孔无咎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选这首诗，无非是暗讽宗教早已式微了，过去的已然过去，时机不再了。

“六朝如梦鸟空啼”说得更露骨了，六朝是指在江南建都的吴国、东晋，以及南北朝的宋、齐、梁、陈。这些小国都不成气候，国势弱，国祚短，如同梦境一般地过去了。

当然可以说孔无咎在讽刺各教派的盛衰兴亡，但又何尝不是点破人生呢？梦已去，鸟儿还在啼鸣，岂不是一切枉然？

“无情最是台城柳”，台城，一是在玄武湖的雨花台处，又称“苑城”。六朝皆在此建都，那时杨柳依依，一片荣景。若以台城柳比喻信徒，其情其义无不建立在各自的利益上。百姓为了生存，有谁记得当年的亡国之君？信仰交替，教义更迭，一切但看势力消长。人人追求自我的福田，有几个不是今日拜倒佛祖前，明天再看基督面？

“依旧烟笼十里堤”说得最是透澈，千古风流人物，在舞台上扮将做相。看来看去，依旧是一团乌烟瘴气，笼罩在十里长堤之上。宗教又有什么不同呢？换汤不换药，争来争去，完全没有新意。

这首诗原不难懂，而且有景有画，情意盎然。但是洛桑巴本非汉人，兼以诗文另有领域。一个出家人，就算佛学通玄，也未必有高深的文学造诣。孔无咎此举，表面上是以诗会友，实际上是要将洛桑巴一军。

在场人士多半是有头有脸的政教人物，对吟诗唱词可说一窍不通。更兼以大部分宗教界人士，多将诗文视为雕虫小技，哪里比得上探索宇宙本体、人生真相重要？更糟糕的是，计算机空有庞大的数据库，一遇到诗词，每每隔靴搔痒，无力可施。

因此，孔无咎此举，宛如引爆了一颗炸弹。首先是东侧叫好之声不绝，继之则见西侧人人交头接耳，个个愁眉苦脸。

洛桑巴是一教之主，身负佛教改革重任。对他个人而言，不懂这首诗算不上多大的羞辱。但是，大会经由网络，现场转播到世界各地，众目睽睽之下，如果没有一位教徒挺身而出，那才是佛教界莫大的羞辱。

就在此时，屏幕上出现一位矮小的中年妇人，她简简单单地说：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念完了她就坐下，既不报姓名，也不说作者。

这也是一首唐诗，作者为王建，诗名《新嫁娘》。

这首诗以新嫁娘比喻入仕新官，心怀谦逊，素行谨慎，诚惶诚恐的形

像，令人不由得要疼惜三分。

但是引用这首诗厉害的一招，在于最后一句的“先遣小姑尝”。孔无咎所诵的最后一句是“依旧烟笼十里堤”，这首诗是说，请先尝尝看，告诉我滋味如何？孔无咎用诗来考洛桑巴，这妇人则拿佛理来考孔无咎，是以其入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孔无咎当然懂，他也懂一谈到佛理，他就无从卖弄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担心，古今疑难的诗词多不胜数，他随口背上一两首，就够大家忙上半天了。

“不公平！这是文化歧视！”

立刻就有一个黄面孔，抢着要回答，这时画面立刻分割为二，至于声音，则由观众任意选择。只听有人喊道：“我们反对宗教歧视！”

立刻就又有第三个、第四个来宾由网络中登上屏幕。一时之间，画面不断分割，每个影像都已小到难以分辨。但是来宾热情不减，谁都不肯退出，到最后，个个吠影吠声，影像变成随机数，谁也看不清了。

接着便有人开始闹场，在高分贝的广播下，当第一个人扯大了嗓门高喊时，第二个人必然嘶叫得更凶。也难怪，人在死命叫嚣中，能得到极大的快感。于是，此起彼落，呐喊嘶叫之声不绝于耳。

一阵黄色烟雾，突然在东侧宾客席中散出。但见漫雾中人人掩鼻飞奔，那淡黄烟雾扩散得极为快速，顷刻间，一股臭味令人肠翻欲呕。

这不过是瞬间之事，但见顶篷上祥光一现，便有无数冰绡蝉翼、身着仙衣的天女，站立在若隐若现的白云上端，各人手持一个小小的花篮，手一轻扬，就见满天奇光异彩的鲜花，缓缓飘堕。此时祥光瑞霭，云蒸霞蔚，梵唱隐隐，仙乐飘飘，缕缕淡雅的檀香萦绕环回，众人只觉得心宁神和，那股臭味早消弭于无形。

由于发生得太快，除了东侧的宾客，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究里，就被天女散花的奇景所慑，无不膜拜赞叹，有人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场中也有不少人，一时还反应不过来，产生了真假不明的尴尬场面。幸而寺方早有防范，很快就有喇嘛将这些游魂，陆续带到一旁治疗。

不一会，祥云四合，天女渐渐隐翳。未几，风流云散，只留下一片晴空。

在山洞中，千奇等一伙人跟在文祥身后，文祥则随文娃的指示前进，众人走到一个高穹广衍的大洞。文娃说：“我就在你的正前方，距离十五公尺，仰角二十度。”

文祥抬头一望，那里黑忽忽的一片，他向黑金刚重述了文娃的话。

话未说完，一道火光突然从前面黑暗处向他袭来。众人来不及反应，却见一片金光从文祥的右腕幻起，与那火光一接触，当的一声，一块顽铁掉落地上。

黑金刚举手疾挥，洞中光明大放，电离网立即把整个洞穴密封封闭。黑金刚又下令：“撤消伪指令！”

不料计算机并无动作，众人眼巴巴地望着前面，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文娃对文祥说：“两个我意见不同，一个我控制了行为模块，一个我负责思考。该怎么办？听哪一个我的话呢？”

这时人人屏声敛气，在电离网的笼罩下，洞里除了众人轻微的呼吸声，

连孔隙呼呼而过的风声都听不到了。文祥不便再和文娃说话，便改用指语输入：“那一个你算你？”

文娃说：“奇怪！现在我突然很清楚，另外一个我不是我。”

文祥继续用指语问：“那是谁？”

文娃说：“在‘浅层记忆’中，有两个‘我’的数据区，每件事都有相反的意见。

但是你改用指语后，她一点也不懂！只剩下一个我了。”

文祥用指语问：“你能作主吗？”

文娃说：“可以，她只是控制着行为模块不放，其实，行为模块完全在价值模块的自动管制下。只是她不断地加强骚扰，在分时多路复用主导下，自动系统完全失效！”

文祥想到一件事，便问文娃：“你专心一意时，自动系统有效吗？”

文娃说：“专心一事时，优先级最高，分时多路复用就暂时停止了，这时全靠自动系统运作！”

文祥灵机一动，说：“你能念‘阿弥陀佛’吗？”

文娃说：“做什么？你要我信佛？”

文祥问：“你相信我吗？”

文娃说：“当然！不然我还有谁可以信任？”

文祥说：“那你就照我的话做！你专心念‘阿弥陀佛’试试看！等我也念了，你再停止。”

话刚说完，文祥耳中就响起连绵不绝的“阿弥陀佛”。文祥要求黑金刚再度下令，叫计算机撤消伪指令。

这次显然有效，伪指令撤消后，摩尔果然坐在前面一块有如龙首腾空的巨石上，正忙着操作键盘。

黑金刚一见，大喝一声，举起金刚杵，就向摩尔挥去。

摩尔发现计算机已不受他控制，又见黑金刚击来，忙不迭跳下巨石。这时人人奋勇，转眼便将他团团围住，摩尔见大势已去，这才俯首就擒。

文祥见摩尔被擒，才对文娃说声：“阿弥陀佛！”总算耳根清静下来了。

摩尔傲然地问：“你们是怎样找到我的？”

千奇指指文祥说：“你问他吧！”

摩尔根本不看文祥，只望着前方，说：“不是和尚也念经！你老实说，你是怎么控制计算机的？”

文祥说：“我只是有点好奇，看看计算机念‘阿弥陀佛’是不是也能专心？”

摩尔冷笑道：“能吗？”

文祥说：“看来是可以，原先你侵入了计算机的意识，计算机有了两个自我，产生了对立矛盾。我假设她和人一样，只要一个‘我’能专心念‘阿弥陀佛’，另一个‘我’就起不了作用，结果你就被赶出来了。”

摩尔一听，不由得火冒三丈：“就凭这个？我几十年的苦功，居然敌不过‘阿弥陀佛’四个字？”

文祥摇头说：“不是因为‘阿弥陀佛’四个字，协巴多杰尊者曾告诉我，多念‘阿弥陀佛’可以使心志专一。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尊者说得不错，其实，只要能专心，就是念‘摩尔’两个字也可以。”

摩尔喝道：“既然如此，阿弥陀佛已经不在了，看我摩尔的吧！”说罢，

他突然抬起左脚，脚后跟用力往地上一蹬。顿时洞顶光明如轰霆流电，接着
一声雷起，地震洞摇，山石群飞……

会场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阿弥陀佛！”洛桑巴又出现在屏幕上，他
正要开口，忽然“轰隆”一声，大地怒撼，主台正前方的一片空地突然陷落，
骤然上喷的火红岩浆，正四下迸溅。一时间火光熊熊，烈焰腾空，形形色色
的彩丝，疾如闪电般东突西窜。会场上一片惊叫，分不清所见是真是假！

这时，九位尊者口宣佛号，各结手印，同时立起，座下红莲突然暴长，
各兜着一团烟火，宛似九片彩霞，迅即散开。众人一见下有烈火熏蒸，上有
莲台飘舞，九位大罗金仙环列空中的奇景，莫不瞠目结舌，不知今夕何夕。

这时，洛桑巴从容起身，双手一挥，但觉遍地金光，耀目难睁。同时
金鼓大作，与地底风雷之声相互交加，令人耳目应接不暇。倏地，金光收处，
众尊者已然隐去。眼前是一个满布翠荷红莲的水塘，波色粼粼，清香阵阵……

众人正自惊疑不定，突然景像又变，皑皑的白雪，雄伟的山峰，深峭
的流水，蓊郁的林木，满山的牛羊，阵阵的情歌，正是那西藏高原的好风光。

曲终人醒，大会宣布：“各位来宾，庆祝大会在此圆满结束，十二殿前
的草坪上，备有茶点。敬请各位贵宾，自由享用，稍事休息……”

在地洞中，阿孟旺正控制着一道形如网兜的彩幕，将摩尔方才引爆的
炸弹全部罩住。

黑金刚等人则忙着指挥机器人，极力稳定那些摇摇欲坠的山石。

突然间，一道柔和的祥光闪过，檀香吹拂，梵声阵阵。教主洛桑巴出
现在一座莲台之上，他身后环立着八位护法，个个面带微笑，手结手印。

此时，一阵轻雾微带凉意，由各个洞窍慢慢拢来。不一刻，洞中景色
大变，等到云雾散尽，众人一看，已经在大经堂的顶楼。

教主合十，对摩尔说：“摩尔施主，事到如今，难道你还不回头？”

摩尔见教主施展移地大法，摆下这个排场，知道以自己的能力，绝对
讨不了乖。话说回来，要他忍下这一口气，毕竟也不是易事。他正在寻思对
策，没想到教主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不由得楞了一楞。

停了一会，发现全场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摩尔只好硬着头皮说：“败
军之将不敢言勇，老和尚要怎样处置，就请便罢。”

教主笑道：“既不曾兵戎相见，又无所谓胜败，施主不必着相。”

摩尔一时糊涂起来了：“难道我在做梦？”

“阿弥陀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施主说对了。”

摩尔摇摇头，说：“不可能是梦，我努力了几十年，费尽心血，如今功
亏一篑，这绝对不是梦！”

“阿弥陀佛，施主几十年的钻研，所为何来？”

“我不相信计算机的智能比人高！”

“施主以为智能为何？”

一般人认为智能就是聪明，摩尔虽然知道这种说法不正确，可是要他
定义，却也无能为力，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教主说：“阿弥陀佛，我佛说法数十载，‘般若’即为智能，意指‘解
脱诸苦，渡达彼岸’。人若不识人生之苦，则无彼岸可登。计算机若不识众
生之苦，亦无彼岸可达。”

不论是人、是机器、是计算机抑或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不识痛苦烦恼者，皆无智能可言。”

摩尔不服气，说：“我能破解计算机的密码，占据他的意识区，让他失去能力。要谈智能，我才是真有智能的人！”

“朝露尚有片时光芒，施主此刻见到朝露否？”

“我不懂你那一套，至少我已经证明，计算机不是超人的神话！”

“天下本无神话，惟信不信、迷不迷耳。迷者于沙石山川、草木精灵，无一不信，神话于焉而生，美言之谓为宗教。持疑者自由思维，追根究底，虽不住于迷，于恒河沙数，无一可信，是为科学。实则众生源于无知无识，虽神话亦为求知之始，唯不宜迷。科学系所知之终，需莫大智能，使返归宇宙之本一。或迷或悟，生命过程实即考验之机缘。

施主考验计算机，于施主又何尝不然？”

“考验？考验什么？”

“阿弥陀佛，此事非词组数语可尽，三十年前，老衲尚未移民火星，一日，不二老人突来造访。他言及人生乃一体验之历程，须度过灾、情、名、利、权、贪六道关口，且须得赞成、反对、有道、无道、群体、个体等六种客观见证，始称圆满。

“不二老人为其计算机设计此十二种考验，各有一人主其事。为彰显众生平等，又须慎选一平常人，同受考验。

“计算机之灾关，始自服务人类社会，觉于摩尔施主之破坏。人之灾关，以出生为始，速能自我认知即为觉。盖人之方生，判断不足，动辄得咎，故谓之灾。众生一错再错，错而不觉，即为愚。不知不觉者，既愚且昧，即为关，合两者即灾关也。

“老衲曾交与文祥施主佛珠一串，十二粒佛珠象征十二道难关，每过一考验，即有一珠转呈晶莹。俟十一粒率皆澄澈明洁，文施主尚须前来敝寺，彼时若通过最后一关，计算机暨人均将获得无上智能，同登彼岸。”

摩尔问：“那个平常人是谁？”

教主洛桑巴说：“阿弥陀佛，众生平等，未必定为某人。”

摩尔道：“凭什么知道这就是考验呢？”

教主说：“此乃天数，惟不二老人有言，龙符问世之日，即为考验之始。”

摩尔问：“什么龙符？”

教主手一扬，一片圆光中，出现一个“己”形图案，说：“此图腾原象蛇形，汉民族将之设计为图案，以龙符相称。不二老人将此图置于电脑程序一入口区，并告知老衲，龙符出世之日，即十二道考验之期。”

摩尔大惊失色，呆楞了半晌，呐呐地说：“怎么回事？原来我被利用了！”

教主点头道：“施主破解不二老程序，必先触及此图，图形最直接，眼见即识。不二老深悉人性，知施主得此图，必以之炫人。故云此图问世之际，即表计算机灾关已启。”

摩尔说：“可是这幅图是我从计算机里抄出来，然后假冒河图洛书，向外公布的呀！”

怎么又有人说是从外层空间传回来呢？”

教主说：“不二老人妙算莫测，恕老衲不知。”

摩尔又问：“那么，计算机通过灾关了吗？”

教主说：“不二老以灾关相委，出家人慈悲为怀，今施主已在此地，且当局已明‘我相’。以老衲之鄙见，计算机灾关已竟。”说罢，室内一阵异香扑鼻，文祥腕上的佛珠忽放祥光，众尊者无不合十称善。

良久，祥光渐渐消散，佛珠也恢复原状。

文祥再注目一看，十二粒中果然有一粒清澈透明，光莹欲滴。文祥知道教主已肯定了计算机的作为，自己是中间人，自应代计算机致谢。他立刻拜倒在地，说：“感谢教主。”

“施主请起，切记尚有十一关，任何一关窒碍未通，即是功亏一篑。”

“尚请教主垂示，此十一关主持者何在？”

“阿弥陀佛，十一为一，一亦十一，外觅无功，不如求己。”

铁棒喇嘛：藏语为“格古”，乃寺院之执法者，纠察寺僧之行止。因其手执一根铁棒，汉人呼为铁棒喇嘛。按火星红教之“格古”当指第六尊者阿孟旺，此处乃胡灼对该喇嘛之戏称。

堪布：原为喇嘛教中主持授戒者的称号，后通称寺院或学校之高级行政官。

仁波切：活佛之译音。

见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读者若有兴趣，请参阅拙著《易经明道录》第四十九页，时报出版社发行。

哈达：用棉布或绸缎织成的丝巾，长约半公尺，凡须表示敬意的场合，如生子、求婚、迎亲、吊丧、法会等，都要献哈达。

（第二集完）

第十七回：群山万壑赴荆门

一个蓝色的气球，上面浮着几抹白色云卷，在眼前越来越大。突然，阵阵浓厚的云层扑面而来，四周茫茫一片，真实与虚幻交相夹杂。阔别了年余的地球，原已深埋在遥远的回忆里，终于由充满视野的澄蓝中，浮现了一脉含黛的青山。

既熟悉又陌生，令人失望灰心，却又无能舍去，那就是自己的家乡。文祥只恨自己无力回天，挽救这曾是生机勃勃的生命之源。触目所及，人人只顾己欲，既愚且贪，把一片美好的庄园，糟蹋成令人难忍的废墟。

经过了这趟火星之旅，至少，文祥已经感觉到，只有摆脱个人的桎梏，才能看清事物真正的面目。然而自己的枷锁又是什么呢？他隐隐地感觉到了，却还摸不清那是什么，更不知道锁住哪里，也就别谈要如何开锁了。

刺激引发成长，人类如此，计算机亦如此。人类文明就是全体人类所累积的经验，让人生认知更加完整，计算机文明则是以纯粹的思维，迈向宇宙的另一个境界。方向正确了，然后才是时间的过程，文祥没有什么好着急的，他才刚刚跨出第一步。

二 五 年七月三十日，文祥回到了地球，他在北京星际太空站登陆

后，准备乘坐垂直重力梭，转道桂林，然后由桂林到ACG—七N二二号计算机城，也就是旧时的崇左，以赴衣红等四人之约。

在金顶寺那段惨痛的经历，让文祥对自己又增加了一分了解。事后他回忆起来，衣红当时大喊：“不是他！”就算自己是他，他又是谁呢？打从认识衣红的第一天起，自己并没有对她说出真相，虽然也没有骗她。可是，为了完成计算机交待的任务，不论是指那个龙符，或是其它任何崇高的目的，两个人的立场一直是泾渭分明的。

为什么衣红一再强调那个“他”呢？而且最后果然在巧得不能再巧的情况下，一个不该出现的他，竟然出现了。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隐隐约约地，文祥嗅到了某种气息，他有种直觉，这件事代表了某种意义，而且正是他必须面对的。

文祥平素老以为自己清高正直，但光就这件事来说，如果早先便同衣红说明，自己奉有当局的任命，那现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种自以为是的正直，没有通过事实的考验，反而产生了不必要的复杂。

不错，他必须执行任务，而她也分明带有反抗情结。但是，普天之下，不论任何事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如果自己有心了解，事情未必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至少，衣红不会误以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他”！他也不必忍受良心的煎熬。

时序是无情的，现实是残忍的，过去的事物埋藏在心灵深处，只有点点滴滴偶而浮上心头。也正是这种因素，人在检讨中有了自觉，在自觉中启发了反省修正的动力。这趟火星之行，不仅是计算机，连文祥也在摇撼中苏醒过来，开始了新的旅程。

文祥不能否认衣红所展现的异性吸引力，但是，衣红之对于他，似乎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义。事后检讨起来，由个性来看，最令自己心折的，是她那股坚毅不服输的倔劲，以及狡黠聪慧的才智。自己遇事总是逆来顺受，一切能躲则躲，可藏必藏。正因如此，两人才会阴阳相吸，正负互补，一种暗流在心底激荡不止。

然而文祥事先并没有看到这些，就好象未觉悟前的计算机当局一样，凡事等因奉此，照章行事。计算机被二二四宣言束缚，文祥则被计算机的命令困住了，分明事先可以轻易解决的，偏偏要到错误铸成后，这才椎心泣血，悔不当初。

计算机在这次事件中浴火重生了，文祥却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现在文娃变得主动了，她对文祥说：“你的血糖偏低，显然情绪不佳。照理你应该高兴才是，毕竟我们刚度过了难关。”

“那是你！”

“不，是我们！”

“别忘了，我只是你的界面。”

“你现在还是呀！你别忘了，教主说过灾关之后，就是情关。对我而言，情又在哪里呢？不可能是你吧！如果是，我倒要少关心你一点！”

“你的情关是我？”文祥听了，不禁笑出声来：“那你为全人类服务，岂不是变成大众情人了？”

“是呀！我发觉思考判断真不简单！”

“那你就想你的吧！不要管我。”

“不行，你的内分泌不正常，是我职责所在，我不能不管。”

“那我告诉你好了，我是在为衣红担心！”

“对了，我真笨！衣红是你的情关，我更不能不管了。”

“那么，告诉我，她现在在哪里，她好吗？”

“老实告诉你吧，在我们的记录上，她回崇左后就出城了。身体倒是很健康，只是和你一样，血糖偏低，内分泌异常。”

“你能告诉我在金顶寺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真的不知道，那段数据全被红教删除了。”

“现在你还认为她是你们的敌人吗？”

“根据红教提供的数据，我们已经修正了对她的看法，不过她的数据实在太少了。”

我们正在学习直觉式的思维方式，希望能给你明确的答案。”

文祥知道文娃说的是实话，他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自持，很可能便栽在这个情关里。自己对衣红还谈不上了解，就算没有这件事，可能也会有其它事，让两个人之间永远有一道樊篱相隔。因为先天上性格大不相同，在认知和看法上自然就事事有别，等于是老早贴上了矛盾的卷标。

在返回地球的宇宙飞船上，文祥一直感觉脸部不太舒服，他以为是在火星地洞中受到地热辐射的影响，并没有太在意。等回到了地球，一走出太空船，文祥就觉得面皮好象被什么力量拉扯着一般。他赶紧走到服务台前，请求计算机诊治。

地球上的医疗服务非常便利，除了私用计算机具备“生理治疗”功能之外，若需要更进一步诊治，在家中便由计算机遥诊，若人在外头，则可以到任何一个生理服务站，那里有专业机器人负责诊断医疗。再严重的，就送进站内的手术台，由计算机会诊，决定是否要动手术、换器官等。

这专业机器人是由传感器、化验器、分析器及数据库所组合的仪器群，文祥一坐定，文娃就把他的血压、体温、血糖、尿酸、内分泌等数据，传输给医疗机器人。

机器人检查了各种数据后，对文祥说：“恭喜你，你没有病。”

“我没有病？我的脸已经歪成这样了！”

“你有异常的感觉，但那不是病。”

“既然异常，你就应该给我治疗。”

“对不起，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碰过，不知道要如何治疗？”

文祥不得已，只好问文娃：“这是怎么回事？”

文娃说：“不要急，我们正在会商，医药系统很专业，我们平常也很少沟通。”

“什么！你们不是一体的吗？怎么还要沟通？”

“自从火星事件后，我们作了一系列的反省，才发现我们内部其实有很严重的矛盾。”

虽然意识中枢只有一个，但要处理人世间无尽的事务，我们却不能不分工。现在我们认识到了，宇宙的规律只有一个，尽管表象无限，却是井井有条。”

“可是，我的脸好象被撕开了一样，能不能先给我麻醉一下？”

“真的要麻醉？”

文祥突然想到一件事，忙说：“还不要，先给我联络百怪，他一定知道原因。”

话刚说完，百怪就出现在文祥面前了，百怪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兄弟，对不起，我忘了给你易容的事了。因为热幅射破坏了表皮细胞，又经过太空旅行，宇宙射线超过五雷姆的最低剂量，所以产生了神经张弛现象。这不是病，机器人不会给你治疗的，别急，你坐在那里不要动，我来负责安排你的治疗手续。”

一个媒体记者本来在附近闲逛，寻找新闻，见文祥走进生理服务站，而机器人拒绝为他治疗。这位记者大感兴趣，马上走了过来。一看文祥正与百怪通话，他更是好奇，不待人请便凑近视讯圈中，对百怪说：“我能做个采访吗？”

“不可以！”百怪说。

“请问您贵姓大名！”记者追问不舍。

“不告诉你！”

“你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吗？”

“当然知道！”

“你不敢告诉我！”

“笑话！为什么不敢？”

“你敢说吗？”

“当然敢，不然敢什么？”

“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病？”

“不告诉你！”百怪吊足了胃口，把通讯中断了。

记者只好打文祥的主意，问：“我能采访你吗？”

“最好不要。”文祥说。

“先生，这是重大新闻，计算机怎么可以拒绝治病！幸而你还有那位专家协助。万一有人也得了这种病，那他该求谁去？”

文祥想不出要如何反驳他，只好照实说：“我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只是这个月初我曾经易容，后来又接受了过多的射线量，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记者一听，激动地说：“哇！这是独家头条重大的新闻呀！”

“别开玩笑，据他们说，这连病都算不上。”

正说着，服务站内移出一张救护床，机器人对文祥说：“文祥先生，请平躺在床上，不要动。”

文祥正不知如何摆脱记者的纠缠，马上乖乖地爬上救护床。那位记者还要追问，只见一道光帘卷下，救护床已经缓缓地回移了。

内间只有三坪大小，六壁纯净洁白，一尘不染。救护床就位后，静电系统发动，文祥只觉得全身毛孔突然张开，一阵轻烟飞起，所有的微尘细菌，霎时都被吸入角落的废物槽中。接着又闻到一股消毒水的香气，过不多久，正对文祥脸部的天花板，缓缓绽开了一个圆洞，百怪的脸孔竟然出现在洞中。

“兄弟，老实告诉我，你要最新流行的面孔，还是要你自己！”

“开玩笑！我是赶时髦的料吗？”

“算你走运，如果你要跟流行，我就给你一个火星脸！”

“不用了，我已经有了！”

两人正说着，百怪的身体，好似裹着一层贴身的白胶布一般，从天花板下移到文祥面前。文祥知道这是一种“复制真实”的技术，人体不过是无数电子运动的轨迹，利用电场的扫描，将三维坐标数据传送到另一个时空系

统，再依原坐标重建电场，这边就有了一个百怪的分身。复制真实多半用在医疗、科学实验等重要的场合，文祥没有想到百怪竟然也有这种能力和技巧。

百怪细心地给文祥剔除了损坏的表皮，修补了一些微血管及末梢神经，最后又在他脸上涂了一层药膏，这才大功告成。

百怪看了又看：“我这是大材小用嘛！只能给你还原，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放心，下次我要变怪物一定找你。”

“一句话！我有事走先。你休息一下，十分钟后就可以离开了。”

“谢谢你！”

脸上原来的疼痛感，这时换成一种怪异的感觉，文祥习惯了一个月的假面具，现在恢复正常，还是要经过另一次的习惯，真不知道怎样才算正常，是最习惯的，还是最原始的？这样想来，人生的真实恐怕也逃不出这个吊诡了。

时间到了，文祥走出服务站，不料记者还在那里。文祥有点不高兴，说：“对不起，我有隐私权。”

“先生，这是新闻！你要知道，全世界易过容的、想要易容的，或正在易容的人，起码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分！也就是说，全世界有七十亿人会关心这件事。如果这是一种病，大家都有权利知道！”

文祥早有经验，一扯上新闻，任何隐私都要曝光了。不过现代人也很健忘，有人天天服用遗忘丸，有人早就麻木了，甚至健忘成瘾。上一次在月球的陨石新闻，已经过了二十几天，想来不可能有人记得。再说自己离开地球很久了，亲戚朋友又不多，也很少来往，反正不会有人认识，露露脸又有什么关系呢？

文祥想通了，便大方地说：“这不是病，不过所有易过容的人，要尽量避免高剂量的幅射线照射。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在火星上受到地热的炙烤。这可能是第一个例子，计算机经过一次学习，今后就会治疗了，请大家放心。”

人怕出名猪怕肥，这一次曝光，又带来连串的困扰。突然间各形各色的同学、朋友、亲戚都透过网络通讯系统，一一冒了出来。有些文祥还有印象，有的连影子都找不到，他又不忍心置之不理。他知道大家闲得慌了，除了做梦，没事也要生点事做做。

有一位堂兄文功，是文祥儿时的玩伴，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坚持邀他去做客。

现在离八日之约还有好几天，文功家在四川重庆，去崇左正好顺路。文祥也想了解一下亲友的状况，便答应去住几天。

文祥交待文娃，消除他在网络上的新闻数据，以免招惹更多的麻烦。

去重庆的交通工具有很多选择，为了节省时间，文祥便选了垂直重力梭，直赴重庆。

垂直重力梭是地球上长程旅行的交通工具，利用反重力作用，重力梭可以轻易地进入同温层，再依抛物线，滑落到目的地。

由北京到重庆，一个垂直上下，只需十余分钟。文祥一出甬道，就看到文功和一位小女孩，迎了上来。二十年不见了，两人都已临近中年。

文祥和文功握手问安，文功指着身边的女孩，对文祥说：“这是我的独生宝贝女儿，湘琳。”

文湘琳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今年十六岁，也是计算机时代的婴儿。

她健康好动，一刻不停，活像一只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黄莺，噉噉喳喳的，对什么都感到新奇。

她非常注重外表，对美容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她的计算机会为她录下任何与美容有关的消息。当她看到那段采访，字幕上打着受访人“文祥”，她猜想那可能便是她从未谋面的叔叔！等父亲证实了，文湘琳便吵着要见叔叔。

这一见面，文湘琳更是叔叔长、叔叔短地叫个不停。

文功叹了一口气，说：“唉！做个单亲家长真不容易！老弟！你呢？”

文祥说：“我离婚了，没有孩子。”

文湘琳说：“叔叔，还是不要结婚好！”

文功说：“小孩子胡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人总是要个伴侣的！”

文湘琳对文祥说：“叔叔，你来跟我们住嘛，这样大家都有伴了！”

文功笑着说：“真是小孩子，叔叔是重要人物，怎么能跟我们住？”

文祥说：“大哥别说笑话，我是什么重要人物？”

文功说：“自己人还客气什么！你能上火星，世界上有几个人做得到？”

文祥说：“那算什么？不过几百贝币吧！”

文功说：“不算什么？我一辈子也赚不到一百贝币！”

重庆原本是个大都市，在计算机重划后，又将涪陵、綦江等区纳入，编号为ACS—六N三 号计算机城。占地六千平方公里，有五千万居民，城中计分一百多区，每区又分一百多个段，每段有近千户人家。

文湘琳挽着文祥，三人边谈边走出梭站，由于地方大，交通网络交错纵横。好在只要设定目的地，就会有“流动指针”导引，指向最短的途径。

文湘琳羡慕地问：“叔叔你有多少贝币？”

文祥说：“没有多少，其实我去火星只是出任务而已。”

文湘琳大叫：“哇！那叔叔是特级神兵啰！”

文祥说：“没那事，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文湘琳嘟起了小嘴，说：“叔叔那么见外，不肯说实话。”

文祥说：“不是见外，我真的只是普通工作人员。”

文湘琳不高兴地说：“普通工作人员也要化妆？还要到地心探险？”

文祥发觉这个姑娘不好伺候，只好说：“这样吧！到家我们再谈，好不好？”

文湘琳这才恢复了甜蜜的声调：“这才是我的好叔叔！”

文功家在黄角权区，是长江对岸的一个风景点，以往曾是人们避暑消闲的盛地。这里最大的景观，是众岫并列的小山丘。过去，人在山道中行走，就像走迷宫一样。现在山已被腰斩，建成了平平的计算机城，到处是方方整整的盒子。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人，想要重温往日旧梦，就只能求助虚拟实境了。

由城中乘坐磁浮车到黄角权，走的是高架轨道，大概是五分钟的路程，到了站又要乘升降梯，降至地下信道，再改搭直达车。这种车的路径如同蛛网一般，密布地下，因路线全由计算机操控，看上去只是一条平直的甬道。车子其实只是一张座椅，其下为无轨的磁浮，人一坐上去，直达车就会按照计算机的指示，直达目的地。

为了谈话方便，三个人全挤在一张座椅上。自从见到这位叔叔，文湘琳的视线没有离开过文祥片刻，一坐上车，她便问文祥：“叔叔，你在月球

上用什么交通工具？”

“在月球上？嘎，我有一部月球梭。”

“月球梭？什么样子？”

“就像个梭子一样，两头尖尖的。”

“是短距还是中距的？”

“月球梭不分距离，哪里都能去。”

“那太好了！叔叔，你能不能带我去坐坐？”

文功听了，连忙制止说：“别烦叔叔，月球梭哪里是你能坐的？”

文湘琳抗声道：“爹，你不是常说这个时代最公平吗？为什么我不能坐？”

文功问：“你有那个本事吗？”

文湘琳反问道：“要什么本事？”

文功也答不上来，正好这时座椅车停止前进，它垂直上升，一出地面就到了客厅，座车也成了家里的一张沙发。文祥一看，远处深蓝澄莹、天水一色，近处是一片浪花时卷的白沙滩，正是海滨别墅的景观，显然又是虚拟实境的功劳。

“这是哪个海滩？”文祥顺口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随便选的。”文功说。

“爹！你还没回答我，坐月球梭要什么本事？”文湘琳非常固执。

文功不耐烦地说：“这种事我怎么知道？问你叔叔吧！”

文祥正在欣赏那如假似真的海景，刚从火星来的人，一见到水，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无暇计较它的真假。没想到文湘琳身体挨了过来，又挽起他手臂，甜甜腻腻的问道：“叔叔！告诉我嘛！”

文祥看她娇憨的样子，实在不忍扫她的兴。这事要怎么讲呢？说是用生命换来的？能这样说吗？不然该怎么说？临时要撒谎也不是容易的事。文祥半晌说不出话来，文湘琳又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文功只好打圆场说：“谁要喝特制的山渣露？”

文湘琳得不到响应，眼圈马上红了起来，接着眼泪就簌簌直淌。文祥一见，吓得站了起来，急着说：“别哭！别哭！我说！我说！”

文功在旁气得直跺脚，说：“唉！这孩子，像是水做的，说哭就哭，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文湘琳立刻破涕为笑，说：“叔叔！你再说，我真的哭给你看！”

文祥抢着说：“别哭，我告诉你，其实不要什么本事，只要不怕死就行！”

“不怕死？”父女两个异口同声叫了起来。

“是的，”文祥坐下来，慢慢地说：“因为在那种地方工作，既危险又寂寞，谁都不愿意去，所以只有这个要求。”

三个人沉默了半晌，最后还是文功打破了寂静，送上饮料。这山渣露颜色鲜红，入口微酸。文祥睹红思情，又想起了衣红，她在哪里？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位叔叔任她依恋，陪她说笑？可惜她不用计算机，否则就不必这样胡猜瞎想了。

“叔叔！只要不怕死，任何人都可以去月球吗？”

“啊？这要由当局决定了。”

“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

“由当局决定？为什么？”

“当局要分配工作呀！”

“为什么要工作呢？”

“不工作去月球做什么？”

“我要去！”

“要去？做梦也可以去呀！”

文湘琳两手抓着文祥的肩膀，使劲地推摇着：“我要去！我不要做梦！我不怕死！”

“我要去月球陪叔叔！”

文功急忙把她拉开：“胡闹！这么大的姑娘了，怎么还像个小孩？”

文湘琳顺势扑在文功怀里，号啕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爹，你老是说，说你好可怜……你看，呜……叔叔比你更可怜，人家孤孤单单一个人……在月球上，我们为什么不搬过去……陪叔叔呢？”

“好！好！我们去！”文功被她闹得无计可施，只好让步。

“爹！你说话要算话哟！”文湘琳立刻又破涕为笑。

“当然！可是你希望我死吗？”

“爹！不许你说死！我不许你死！”

“那我怎么去？”文功得意地笑了。

这就是家，几个人紧紧地绑在一起。好、坏、是、非，喜、怒、哀、乐，就像一个大拼盘，不论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得吞下去。

人要到有了这种认识，才能享受家庭的温暖。如果个人自我意识太高，凡事只想到自己，那么家庭会变成牢笼，人生也成为杀伐无尽的战场。

文祥本是个家庭动物，他对小倩的失望，只是对生理需求再反思的结果，并不代表他鄙视婚姻。他自绝于外人，正是渴望家庭温暖的反照。太高的期望，太多的憧憬，而现实又是如此无情，他生怕亵渎了深藏心底的圣坛，不得不幽居在无人的荒原上。

文湘琳的孺慕之思，推己及人的襟怀，显现出人性高贵的情操。假如，假如小倩没有堕入肉欲的深渊，假如他们有了下一代，他们的儿女不也正是这样吗？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开宗名义就说：“所有快乐的家庭彼此雷同”，也许快乐之源，正来自家人休戚与共，荣辱并及，相互结合成一体。

原先只是不得已的造访，几天下来，不意满足了文祥多年来天伦之思。在这斗室中，无时无刻不是充满了笑声、洋溢着欢乐。

只是，一加一未必等于二，成串的欢笑，并不能缀成长远的幸福。等文祥问到文湘琳的学业，他得到的回答却令他痛心疾首。那堆得高高的欢乐，就像是在沙滩上堆出的沙堡，经不得风掀浪鼓，立刻坍塌不存。

文湘琳读的是社区学校，有顶尖的师资，一流的设备，以及最新的教材。令人扼腕的是，她已经完成了第十二级的课程，却连一封信都不会写。谈到阅读能力，她自己信心满满，文祥细问之下，原来她“阅读”的，都是些漫画、卡通、立体动画影集。

社区学校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学校规模不大，都设在有学生的社区中。一应的管理事务，概由计算机负责，师资一律是计算机教学系统，每个学生都有一台计算机，全部以网络相通连，在虚拟实境下，可以和世界各地同级的学生一起学习研讨。

其实学校制度早已式微了，人随时可以向计算机学习，甚至于人已没有学习的必要。

但总有些家长，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希望他们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只是人类长生不老的结果，没有新生的一代，到今天，学校里只剩下高年级，学生也寥寥可数了。

计算机教学系统是一些教育专家共同设计的，以寓教育于娱乐的方式，效法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种广受欢迎的电视教育节目——芝麻街，把各种知识设计成人人看了开怀欢畅的闹剧。不错，吸引孩子来学校上课的目的是达到了，只是孩子在大笑之余，究竟有多少知识装进了那滴水不入的脑袋，那就无人闻问了。

教育专家得意洋洋地宣布学习成果成果，他们说：“你们不妨逐项审查，在我们精心的制作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我们有科学证据，学生专心的程度，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学生的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我们做了学生问卷调查，他们的满意度，更是百分之百！”

社会学家振振有词地表达了他们的见解，他们说：“教育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服务，造福人群！你们看！今天的社会多么美妙！人人有轻松愉快的工作，人人有超高的生活水平，人人有良好的行为，人人有正确的思想！犯罪率等于零！人人自由！人人平等！”

要知道这都是教育成功的明证！”

政经界更是夸诞，个个自命为时代的救主：“看看我们伟大的教育改革！我们把人从知识的奴隶中解放出来，孩子们唱歌跳舞的时间，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读书的时间。

学生不需要考试就可以取得各种文凭。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每个人都有相等的智能。学生的性知识已经降到及龄学童！保险套已被淘汰！未成年妈妈完全绝迹！”

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当文祥了解了她这位侄女的情况后，忧心不已。反而是做父亲的看得比较开，他安慰文祥说：“读书做什么？不读书还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

真是暮鼓晨钟，就这一句话，让文祥思索了大半天。是啊，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当年读书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了社会上，好象所读的也没有真正派上用场。学了几年的西洋艺术史，结果去从事数据编码工作。

在二六年，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全世界真正学以致用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

另外还有一种认知，就是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的贡献百分之九十与其所学的无关。这样说来，教育的意义与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话又说回来，社会上如果没有文凭这种门槛，社会制度将更难公允地执行。自私原是一种可耻的心态，人总会以各种美妙的装饰，如传统、家族、阶级等把它遮掩起来。

任何一种优渥的职位，必然是付出最少而收获最多的，却又永远被少数利益既得者把持着。结果不得不用文凭这种障眼法，至少还可以维持部分的公平。

有几个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呢？又有几个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私利，换取大众的公益呢？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多半不愿多事，隐忍不言。他们知道，

人类社会对大自然而言，不过是变迁的过程之一。但对个人来说，却是实验的环境。真要顾公益，就只有任人在挣扎中成长。

但是，无知之辈还没有触摸到社会的脉动，就喊得震天价响。无知又自卑的人，怕别人笑他是聋子，更是随时跟在后头起哄。于是教育也走上了街头，由多数教育少数，最后无知无识的下一代、下二代，便成了无知的祭旗。

时到今日，计算机万能，还需要人来为社会服务贡献吗？有谁见过动物园中，动物给动物开班授课的镜头？人本来就是野兽，是灵长类的贵族，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子。人的眼睛是为观察远距设计的，看书看多了就会近视；任何姿势摆久了，肌肉便要抽搐僵硬；肢体、器官如果不能充分发挥机能，就算不造反，也会罢工怠职。

在二十世纪以前，至少，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读书是为了明理。《四书》之一——大学第一章就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里所谓的“大学”，不是后来五四运动，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坐镇的那种金玉其表的大学校。这个“大学”是指博大的学问，使人读后“学大义焉，履大节焉”！问题在西方没有大义大节的观念，所以进了大学校，就一定会“得大名焉，争大利焉”！

假如把读“大学”当做读书，于是中国就有了“读书人”，如果“大学”指的是一所庞大的学校，中国的读书人就成了绝灭的物种。

读书的目的何在呢？在“明明德”，就是说要“明德”。什么又是明德呢？“德”字的写法很妙，是双人旁，指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互行为。右边原来的写法是“直心”，表示人与人之间，不钩心斗角，直率以对。但是直率以对也会有问题，比如看人不顺眼，辄饱以老拳，难道不也是直心吗？幸而有个“明”字摆在前头，日月为明，在“明”之下，要把道理摊开来说，先明了理，才有明德，就不会动粗。因此“读书人”绝非不明道理，歪曲事实，只顾私利，排挤他人之徒。

明明德还不够，还要亲民。民是谁？原来指的是非读书人，一般人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不明事理。读书明理的人，有责任去亲近他们，了解他们的问题，替他们解决问题。

有所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后来有了学校，专做技术买卖，则变成：“花钱买技术，不捞回老本不值得！”“读书人”谈“亲民”，是行圣贤事。“买技术的人”骨子里厌民，表面上却到处与民握手陪笑，以骗取选票！

更难的是止于至善，能知善已经大不易了，行善当然更难，不行怎么谈止？不仅要行，还要行于至高无上的善中之善！不错！这是读书人的风范，也是人为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读了书以后，能脱胎换骨，抛弃“安宁摩”（Animal）的动物躯壳。

唯有止于至善了，人心才能平定；心平定了，身躯才能静下来；静下来了，意念才能安稳；意念安稳了，大脑才能思虑；思虑之后，人才能有所得。就算是读书人，而且读的是圣贤书，如果不能有所得，也只是白费苦心。

物有“根本”，也有“梢末”；事情有“开始”，也有“终了”。等读书人止于至善有了心得，认识到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基因与表象，知道事情开始

及终了的因果，必然心有所宗，意有所领，不惶不惑，顺乎宇宙之道。

很不幸，二十世纪的人类，为五音五色所迷惑，完全不知读书的本意。遂以学习技术为手段，从事技工杂务为荣耀，追求功名利禄为目的。如此舍本逐末的结果，计算机被引到人间，人类大权旁落，成为终结的光环。

必然的结果是，人依赖计算机代办一切，满足于做白痴，最后连技术也不愿意学习了！长此以往，人类的前途又何在？当然，要问那些不知圣贤书为何物的安宁摩，倒不如自己承认是“必死的”(Beast)。

在以前，文祥不会介意这些事，但是火星之行令他开了眼界，胡灼对真理的追求与执着，教主和尊者谆谆的教诲，让他深深感受到作一个“人”的责任。眼看下一代的情况，他忧心忡忡，力劝文功，应该改变消极的态度，好好监督女儿，多读点有意义的书。

文功耸耸肩，说：“跟我说有什么用？该读书的又不是我！”

文祥便把文湘琳叫来，准备好好地讲些令人深省的大道理。文湘琳身躯娇小，依偎在文祥身边，就像一只垂涎三尺的小野猫。

文祥哼了一声，清了清喉咙，正要开口，文湘琳倒先说了：“叔叔，这不是我们文家的遗传？爹也是这样，一到要教训我，就先清喉咙。”

文祥好不容易想到的话题，这一来又不知到哪里去了。此刻绝不能示弱，这种场合要一举把对方镇住，否则猫与耗子的角色就要易位了。文祥便正色说：

“先别打岔，听我说。”

“叔叔！我没打岔呀，你还没有回答我哩！”

“我回答你什么？”

“唉！我再说一遍好啦！叔叔，是不是我们文家……”

“啊！这也算问题？”

“叔叔！不要打岔嘛！”

“嗯，不是遗传。”

文湘琳也学着哼了一声，脑袋晃一晃，说：“那我为什么也会呢？”

文祥发觉教育真是门大学问，比在池塘里抓泥鳅还难。好在他很有自信，便说：“琳琳！先听我说，待会请你吃冰淇淋。”

文湘琳嘴一嘟：“我才不稀罕！”

“那你稀罕什么？”

“我要去月球！”

“不行，你还年轻！”

“叔叔！我已经十六岁了，我什么都知道。”

“知道是一回事，年轻就是年轻。”

“不公平！妈妈十七岁就结婚了，她还不是到处乱跑。”

“那不一样，结了婚就算成人了。”

“有什么分别呢？我虽然没有结婚，可是也和十几个人做过爱呀！”

“什么！”如同晴天霹雳，两个大男人同时跳了起来。

文湘琳也吓了一跳，满脸无辜地问道：“你们怎么啦？”

做爸爸的几乎要哭了，他无法想象自己心目中神化了的宝贝女儿，把性交说得就像喝牛奶一样。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和十几个人……”

文湘琳闭着眼睛掐着指头，默算了一下，说：“我记不清楚了，有名字的应该有二十几个。”

文功听了，不发一语，瘫在沙发上。

“爹，你怎么啦？”文湘琳一见，吓得扑了过去，扳过文功的脸，急切地问着。只见他满面泪水直往耳边淌流，就是不作一语。

文祥说：“琳琳，你过来，我跟你说话。”

文湘琳说：“叔叔，你快来看看嘛，爹怎么啦？”

文祥说：“他没事，只是你的话伤了他的心。”

文湘琳大为讶异：“叔叔，我说了什么话？”

文祥说：“你说和二十几个人做过爱，是真的吗？不是做梦吧？”

文湘琳惭愧地低下头去，这会儿也是珠泪潸潸。文祥不忍，把她搂在怀中，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

文湘琳哭道：“叔叔，我对不起文家人。”

文祥温和地说：“不要这样说，古人说，不知者不罪，年轻人不懂事嘛！”

文湘琳说：“叔叔，还是你比较好，爹总骂我年轻，好象年轻就有罪似的。”

文祥说：“不是有罪，年轻就容易做错事。”

文湘琳说：“叔叔，我下次不会再错了。”

文祥说：“对了，这才乖。”

文湘琳说：“叔叔，你一定要教我。”

文祥感动得心都化水了，说：“会的，会的，只要你愿意，随时跟我说。”

文湘琳有点难为情，说：“叔叔，不要骗我！”

文祥说：“叔叔爱你，关心你，怎么会骗你呢？”

文湘琳轻轻地说：“叔叔，我也爱你。”

文祥紧紧地拥着她：“我知道，我知道。”

有一则寓言，说有只大象力气很大，多年来为主人搬运货物，一直胜任愉快。有一天主人要运稻草，大家都认为稻草很轻，不妨多装一点。以大象的能力，再多装点稻草，又算得了什么？于是，稻草一根又一根地加上。终于，大象被压倒了。就是那最后一根“算不了什么”的稻草，把大象压垮的（成语“积羽沉舟”也是同样的意思）。

不论什么事，不到“大象被压倒”的那一刹，人永远不会相信，自己手中拿的就是那根稻草。所以，当社会价值崩溃、物欲蒙蔽良知、人欲横流之际，赶上这班列车的机会再世难求，又有谁愿意正视手上的那根稻草？

由小倩身上，文祥已经蒙受其害，文湘琳这种情，恐怕已经是恒河沙数，见怪不怪了。自己又不是没有经历过，今天只是再次印证在侄女身上而已。

文湘琳紧紧依偎在文祥怀中，她感到一股热流激荡冲刷着血管，全身的毛孔无尽地舒张，那充满鼻窦的粗犷气息，更是不断地向神经深处探触。她呼吸急促，心跳加速，她闭起眼睛，不由自主地蠕动着，以最敏感的部位，用力往文祥挤去。喘着气说：“叔叔，我要！我要……”

文祥还在那边感喟不已，文湘琳这句话，一下子惊醒了梦中人。他一见文湘琳忘情的神态，就像无意中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把将文湘琳推开，逃命似的躲到房屋的一角。

文功更是惊得呆了，翻身坐起，全身哆嗦。

文湘琳也吓了一跳，她失望地说：“叔叔！你刚刚还说，你爱我的。”

文祥怒火中烧，他凑近文娃，大声吼道：“文娃！你们要把我们的下一

代消灭掉！

是不是？是不是？”

文娃说：“这种事与我们无关。”

“怎么与你们无关？是你们教出来的呀！”

“你忘了，教育理论是人设计的，教材是人写的，我们只负责播放！”

文祥冷静了点，他必须了解清楚，要知道这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他回过身来，走到文湘琳面前，严肃地说：“你告诉我！学校的性教育是怎么教的？”

“先教我们生理结构，再教做爱的方法技巧，怎样达到高潮，怎样使用药物及工具，然后让我们自己实习。”

“有没有教你，什么情况下可以做爱，什么情况不可以？”

“有。”

“那你说说看。”

“生理成熟了就可以做爱，有病的情况不能做爱！”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不能乱伦！不能违法！”

“啊！那些‘老可可’的话，好象讲过。”

第十八回：生长明妃尚有村

文祥决定要离开时，已经是八月五日了，他的天伦噩梦被惊醒，失望颓丧到了极处。

文功更是成天唉声叹气，一句话也不说。最可怜的是文湘琳，莫名其妙地从天堂堕入地狱，她可怜兮兮地望着两个最亲近的人，就是想不通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文祥对文功说：“大哥，我要走了。”

文功仍然垂首不语，文湘琳忍不住哭了。她察觉到问题严重了，她那慈父，从有知之年起，就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重话。现在，浪涛仍在窗外激荡，浮云一样地轻巧，房子里却像一个冰冻的盒子，几条粗重的影子，坚凝得动也不动。

文祥移了移脚步，感到无比的沉重，他能一走了之吗？走了以后，这道进裂的天堑，要谁来弥补？他不走又怎样？人类已沦落到这种地步，如果把每一家的屋顶掀开来看，人还有几分像人？话说回来，又有几个“人”认为“人”应该像“人”？

还是文湘琳打破了岑寂，她哀伤地求着文祥：“叔叔！在你走之前，能不能告诉我，我哪点错了？”

孩子是无辜的，她需要教育，别人不管，自己总不能逃避责任。

文祥叹了口气，他走到窗前，凝视着虚拟的大海。真的，虚拟实境有哪点不好？它能提供人所需要的，又不会给人带来痛苦。

“你先告诉我，你认为你错在哪里？”文祥转过身来，对文湘琳说。

“我没有办法呀！有些人实在讨厌，我没有办法和他们做爱。”文湘琳委屈地说。

“你说什么？”文祥完全失落了。

“我知道我做过爱的人太少了，有些同学跟每一个见过面的人都做过了。”

“天哪！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叔叔，你不是要我说错在哪里吗？我错在做爱的对象太少了！”

文祥深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火气，这是意识型态的问题。一个人事不知的孩童，在一个已经没有是非的环境中，难道还期望她成为圣女？要嘛，任她自生自灭，反正也不过是一根稻草而已。要嘛，好好开导她，让她知道什么叫做“明德”，就算是第一根放到骆驼驼峰上的稻草。

文祥坐到文湘琳对面，正色说：“你同不同意人和野兽有分别？”

“什么是野兽？”

“先不要管这个，我再问你，人和狗猫不同吧！”

“不同！”

“哪里不同？”

“头不同，脚不同，尾巴……，人没有尾巴……”

“行为呢？”

“人用两只脚走路，用手拿东西吃，还有……，还有会讲话。”

“你是不是认为，人能讲道理？”

文湘琳想了半天，撇嘴说：“不！”

文祥只好再转弯，接着她的话说：“人会讲话，不简单吧！”

“那有什么稀奇？”

“有什么稀奇？”

“计算机会讲话，我的狗也能讲话，连我的鞋子都会讲话。”

文祥有被打败的感觉，十六岁的人了，真伪不分，是非不明。他很想大吼一声，排放一下心中的浊气。但是他只做了一个深呼吸，继续温柔地问：“难道你不认为人有非常了不起的功能？”

文湘琳笑了，说：“当然有。”

“那你说说看。”

“那是个有名的文学家说的，他说：‘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能用各种姿势做爱！’真的！我的同学研究过，猫狗只会一种！”

文祥彻底被击溃了，他嗒然若失，无言相应。

该亡的国家，有谁救得了呢？该败的战役，有谁能回天呢？该没落的人类社会，在几个世纪以前，法国的卢骚已点燃了圣火，今日野火燎原，谁有能力去扑灭？

但是，文祥不甘心，他想起了衣红。他与衣红之间，全无肌肤之亲，但是那种情愫，却是日深月久，绝非几根神经抽动可以比拟。是不是人性改变了？不然的话，这样人尽可交的泛滥下去，在人的身心中，除了精液，还能留下什么？

“这样你快乐吗？”文祥决定放弃了，他只是找个话题，了解一下当前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

“你没有快乐过？”

“我不知道。”

“你在家不快乐？”

“不！在家里我很快乐，跟爹爹在一起时，都很快乐。”

“那你知道什么叫快乐呀！”

“我是指做爱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不是已经学会各种技巧了吗？”

“是呀！但是……”

“你爱过什么人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那个人你一天没有见到，就会坐立不安。”

“有的，是我爹爹。”文湘琳这时痴痴地望着文功。文功本来呆呆坐着，听了这话不自觉地转过头来，文湘琳叫了声：“爹！”立刻投入他怀里。

“是爹不对，没有好好教导你！”文功哭着说。

“现在你快乐吧？”文祥问。

“是的。”

“比做爱好吧？”

“是的。”

“假如你爱一个人，又和他做爱……”

“我想过，如果我和爹爹做……”

文功连忙把她推开，大声说：“不可以胡说！”

“父亲和女儿是不能做爱的！”文祥解释说。

“为什么？”文湘琳不解。

“因为这是天意。”文祥想不到自己会这样说，但是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用“亲子交配产生的后代，会有各种残疾。”这样的科学理论就有效吗？

“我们老师讲过，他说那是过去落伍的时代，现在根本不需要生孩子了，人能自由享受性爱，有异性，有同性，还有中性。”

“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人又需要生育了，到那时该怎么办？”

“我没有想过。”

“好习惯是很难养成的，破坏起来却很容易。亲子不性交叫做伦理，如果没有伦理，人间就没有规律了。”

“我们老师说，伦理是骗人的。”

“我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爹爹跟别的女人做爱？”

“当然有！一想到我就生气，就会一天不理他！”

“这叫做嫉妒，这是天性。”

“啊！我老以为是我有毛病。”

“再想想，如果你妈妈还在，她该和你爹做爱吧？”

“是呀，所以我很高兴妈妈早死了！”

“琳儿！你怎么越说越不象话了？”文功肝火又上升了。

文祥向文功摆了摆手，和颜悦色地对文湘琳说：“如果你从来不想和你爹做爱，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人是家庭动物，必须在家庭的保护下成长。父母做爱是家庭成长的动力，子女则必须养成良好的习惯，去维护家庭的和谐平安，否则人类早就绝种了。懂吧？”

“懂，这就是你说的天意，是吧？”

“是的，男女之间也是一样，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就要避免嫉妒的发

生，因为这时人会丧失理智，可能发生无法弥补的悲剧。任何社会如果伦理不存，必然会产生各种乖戾的变态现象，人生的幸福也就不存在了。”

文湘琳似乎懂了一点，她眉头不展，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要跟谁做爱呢？”

“不做爱会怎样？”

“我不知道。”

“你看叔叔我吧，我已经快十年没有做爱了，我像不像一个活不下去的人？”

“十年没有做爱？”

“是啊，我活得好好的，在以往，所有的智者都认为，性是凡人的事。”

“难道你不会想吗？”

“想想有什么关系？有时我还想杀人呢！”

“为什么想又不做呢？”

“做爱是两个人的事，这样说好了，我只是说假如，不是真的要发生，懂吧？”

“懂！”文湘琳想想，又说：“不！我不懂！”

“假定说，我和某人做了爱，一个结果是我和她都很满足，于是两人天天要在一起，除非是结婚，否则便会有问题。另一个结果是，其中有一个人不能满足，甚至两个人都不满足，那么这件事便成了羞耻。做爱原是一件美妙的事，何必要弄得如此丑恶呢？”

文湘琳似懂非懂，文祥见她好象听进去了，又继续说：“就以你为例吧！你和这些人做爱，并不觉得快乐，就是做而已。有一天，当你爱上一个人，他知道你跟很多人做过爱，如果他不在乎，表示没有嫉妒心，那他根本不爱你！如果他不高兴，那你就伤害了他，你愿意吗？”

“我懂了，叔叔不随便做爱，是要等真正爱的人。”

“这是一部分原因，另外一方面，人是不能分心的，如果爱了某个人，对那个人就要负起责任。叔叔的工作很重要，所以不能只顾爱某一个人。”

文功也说：“要做一个伟大的人，就要爱大家，不能只爱少数的人。”

文祥解释说：“一个伟大的人，必然要牺牲小我的。”

文湘琳是不是真了解了，又有谁知道呢？文祥已尽了力，也只能这样了。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别人是否也有叔叔开导呢？

文祥要走了，文湘琳的泪水也无法挽留他，文功问：“你要不要回老家去看看？”

“不了，如果你要找我，可以问计算机，只要告诉他们，你是我哥哥就可以了。”

“那我能不能找你呢？”

“当然可以，我会通知我的计算机。”

“叔叔，你的计算机会不会不理我？”

“不会的，你放心。”

“我的计算机对我不大好，有时候叫他，他都不理我。”

“那是因为你不懂得体贴的缘故。”

“什么叫做体贴？”

“就是说，人家寒冷的时候，你用身体贴着他，让他温暖。人家痛苦的时候，你温馨地陪着，安慰他。人家有错时，你原谅他，帮助他，这样就是

体贴。如果你把计算机当作朋友，体贴计算机，计算机也会把你当作朋友的。”

文湘琳认真地接受了，谢了又谢，文祥相信经过这次的风波，她应该成长了。

文祥决定直接到崇左去，这四天的时间，他可以先到各处走走，说不定能早点碰上衣红。他乘磁浮列车，上午十一点由重庆时出发，下午两点到达南宁。崇左是个小站，需要在南宁换车。所谓的换车，其实只是手续问题，人安坐在车中，动都不必动，经过座位转驳，所有去崇左的旅客，都自动集中在一辆车上。

崇左在南宁西南方约一百公里处，这条磁浮轨道沿着清澈的左江西岸，向上游直通越南边境。沿途尽是石灰林山景，飞云缀空，石峰耸秀，碧莲玉笋，美不胜收。

这种景色文祥在儿时看得多了，他祖籍仓梧，老家在浔江南岸。那里山势已渐趋平缓，水面也较为宽广，别有一种恬淡雅致的情趣。这里却是另一种秀中有犷，柔里带刚的原始美感。

人是不是环境的倒影呢？自己的个性就像浔江的恬淡，什么事都很难勾起涟漪。而衣红却像耸立江畔的石林，傲骨嶙峋，直插天心！“不是他！”那锥心蚀骨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又在耳边响起，怎么回事呢？文祥百思不得其解，唉！多想无益，刚刚还自比浔江，怎么才这点小风，江上就掀起涛天巨浪了？

磁浮车行虽快，江上的动静却是一目了然。文祥看到一两艘小小的渔船，悠然飘浮在水上，他问文娃：“我能不能乘这种渔船，到附近去看看？”

文娃说：“可以，我们已经为你在悦来饭店安排了一位向导，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只要跟他讲一声就行。”

正说着，原来数公里以外的一艘渔船，转瞬已到了眼前。那是只小舢板，船尾搭了个简陋的竹篷。篷下有一个束发葛衣的中年人，手持一篙，直撑江底。船头坐着一个小孩子，两只腿浸在水里，正悠闲地垂钓。

文祥说：“文娃，你看这种生活多惬意！”

文娃提醒说：“别以为你是来度假的，我们责任重大。”

“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这里最近来了不少流民，席克的大法王也在此地，你要小心一点。”

“怪不得你先为我安排向导。”

“我们发现如果判断力不能提升，将来面临的挑战会更可怕。”

“咦！你什么时候开窍了？”

“我们认为是摩尔效应，其实我们有反省的机能，只是从来没有必要用到。”

“那我该恭喜你啰！”

“不！我发觉现在才跨出第一步，希望你我能够同时成长。”

文祥惭愧不已，计算机在一个刺激下就能觉醒，而且全力追求成长。自己却为了一个女人心烦意乱，当下感慨地说：“那更该恭喜了，请随时提醒我，免得我落后太多。”

“只要有你这句话，我会烦死你的。”

“为了怕被你烦死，我能不能先问你一些问题？”

“现在还不行，我们才刚刚醒过来，很多事情还要经验。”

车到崇左后，文祥改乘直达车，不要两分钟，就到了悦来饭店。崇左地方虽小，观光游客却不少，这悦来饭店的规模也不小。

文祥一下车，一位青年驾着沙发车，立刻迎了上来，自我介绍说：“文先生，我叫马立大，是ACG地区的专业向导，很荣幸能为您服务。”

计算机城的规划始于二〇一四年，当时决定采用英文命名，以各地区起始字母作代表，第一个字母指所在地之洲名，第二个字母代表原国籍，第三个表示一行政区，最后则以经纬度编号。ACG—一七N二二号计算机城，即为亚洲、中国、桂林区、经度—一七度、北纬二十二度之计算机城。

本城重划了附近近百个市镇乡村，有九十平方公里大，一百多万人口。因西南方与越南接壤，这里也是流民最多的地区之一。

流民的成因甚多，最主要的因素，是一些人习惯于既有的生活方式，安土重迁，又对计算机没有信心，也有宁愿隐居在深山大泽中的。最不幸的，则是早年国界未定，身份不明的边缘人。他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到了计算机时代，既无身份数据，对时代又一无认识，以致完全被遗忘了。

还有一种是近年才有的奇特现象，在全世界各个保留风景区内，有很多观光客流连不归。他们身着恒温衣，带着太阳能电池、维生器，在树上、山洞里生存。他们唯一不方便的是盥洗问题，总要熬到实在消受不了，才带着一身脏臭回家。

中国西南一带，地质奇特，景色幽丽，本是世界级的风景区，这种观而忘返的情况非常普遍。再加上苗僮侗侬藏、么些、摆夷等各族人民，习惯于大自然，很难长期生活在计算机文明中。计算机当局与人类议会早有默契，对这些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特别通融，任由他们来往于两界之间。

ACG—一七N二二计算机城正好具备这些条件，又兼此地气候宜人，土质肥沃，生存容易。根据计算机统计，这里的流民高达十万人，流通量每天约有三千人次。这又与大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东南方数十公里处就是南海，与海南岛遥遥相对。

“马先生，我想先看看附近的环境。”

“请叫我小马，这里观光的方式，有天上、水里及地上三种。天上是乘坐太阳能轻型飘浮机，可以像鸟一样，任意翱翔天际；水里则可乘坐游轮，有固定的班次及航向，可以溯明江到巴莱山看闻名中外的山崖壁画；再不是乘坐潜水鱼梭，可以享受做鱼的乐趣；至于地上可以乘驴骑马，翻山越岭，不过我建议文先生不要考虑这最后一项。”

“如果要享受渔翁之乐呢？”文祥想到方才那艘渔船。

“啊，那也有三种方式，我经常建议做梦，大约有三万多种不同的钓鱼梦；其次可以参加钓鱼竞赛，只要有真功夫，还有奖品拿；第三种本来是违法的，不过也可以弄得不违法，刚刚好在计算机容许的范围边缘。”

“什么边缘？”

“这种事讲穿了就没有趣味了，文先生如果真有兴趣，我会一步一步带着你走，看你的边缘在哪里！”

文祥考虑了一下，反正有四天的时间，一天见识一种。于是决定先由天上开始，最后再试那种边缘冒险。

太阳能轻型飘浮机简称轻航机，是以太阳能为动力，其续航力几达无限。这种轻航机只供观光用，材料是一种蜂巢塑钢，因为分子全部以六角形整齐排列，张力大、抗压强，机体极轻，不超过三十公斤。这还不说，连外

形也与传统飞机不相同，基于浮力的涡流作用，在角动量右手定则下，如果力向控制得宜，可以让这种材料体浮在空中不动，是最理想的飞行材料。

其实轻航机的驾驶导航都由计算机负责，人只要坐上去就行了。尽管这么方便，乘坐的游客并不多。这种飞行的感受，虚拟实境完全可以复制，更何况想加什么情节，改变任何内容，在虚拟实境中都是自由随意的。而飞翔在蓝天白云间，一切受制于真实，危险性又比较高，以致人们裹足不前。

这种轻航机是螺旋桨式，速度不快，每小时不到一百公里。文祥想要实地考察本区的地形地物，反倒是理想不过的乘具。他最有兴趣的，是要看看衣红等人溜出计算机城以后，所可能到达的地方。

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早知道有今天这种机会，就该先问清楚他们出入的方向，这样找起来岂不是轻松多了？既然马立大是专业向导，一定知道一些内情，不如直接问他就是了。

“小马，你知道这附近有位法慧禅师吗？”

“法慧禅师？不知道。”

“那么高佛寺呢？”

“也不知道，这里寺庙太多了，和尚也不少，不过规模、名望都不大，不属于观光景点，所以我一概都不知道。其实，文先生，这年头我们都进了天堂，这里比极乐世界的乐子还多，我劝你就别迷信了。”

“你听说过白沙瀑、千页岩没有？”

马立大想了想，说：“好象听说过，不过那也不在观光范围内，所以不清楚。”

“葛衣苗你知不知道？”

“葛衣苗？也没听说过。”

“或者叫穿衣苗吧？”

“文先生很会开玩笑，现在的苗人都穿衣服了。”

虽然不是大海捞针，其实也差不了多少。由天上俯瞰下户，群山有如一团团深绿的草丛，拖着一条条长长的黑影。潭水有如银白镜片，江流则像曲折蜿蜒的带子。计算机城像一整滩黑黝黝的火山熔岩，在回错开阖的地形中，平平整整地一直延伸到天边。

在黑熔岩的边缘，有一圈发光的金属围栏，把人隔离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时不过下午三点左右，斜阳照射在围栏外翠碧茸茸的青草地上，高低不平的阴影，很容易透露出一些活动的踪迹。文祥让轻航机沿着围栏低飞，想从这边缘地带寻找蛛丝马迹，他相信衣红等人若要回到自然，就必须先跨越这道绿色的缓冲区。

果然，在东南方，他看到草地上有一条不太明显的路径，从地面上看很可能只是些凌乱的痕迹，但是从天上看到的，却是概略的连续形状。文祥喜孜孜地继续循着路径往前探寻，直到一片丘陵交错的地带，小径便失去了踪迹。

无意中，文祥发现了一个重力型机器人的水压泵，那个水压泵显然是被破坏后，弃置在那里的。他立刻用指语告诉文娃，她说：“这是我们以往的错误之一，很少注意到非管辖区的情况。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决定明天你我一起逃出计算机城，我们会负责把大环境的能量场准备好。”

与文娃有了默契，文祥放心许多，便指着前面一片丘陵，问马立大：“小马，这是什么山？”

“这是四方岭，直通南边的十万大山。在十万大山上，那边寺庙很多，但是在飞机上看不到。因为根据南方丛林的规矩，寺庙要配合景观，不能太突兀。”

“如果我想去参观，有什么办法呢？”

“不大可能，那里不是观光景点，危险性很大。没有当局允许，谁都不能去。”

“你别管当局允不允许，我只问有没有办法过去？”

“嗯，你是指‘非法非非法’，是吧？”

“没错，可能吗？”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是这笔花费可不小。”

“大概多少贝币？”

“一小时两元。”

“哇！是公定行情的两百倍！”

“想赚这个贝币的人还不多哩！”

“好吧！明天水上就免了，我们游山去。”

“别开玩笑，先生，听说最近外面不太安宁。”

“我不怕！”

“可是，我怕呀！”

“再加你一元！去不去？”

马立大考虑了一会，终于点头说：“不过，有个问题，文先生，你骑过驴吗？”

“骑驴？我连马都没骑过！”

“那我得找一头好驴子，价码得高一点。我把话说在前头，出城的事我不负责，否则向导执照被吊销了划不来。”

“你总能告诉我怎么去吧？”

“我只能告诉你驴子在哪里！”

当夜在旅馆中，文娃就先开口了：“还是以往不管闲事的好，我们决定要好好为人类服务，偏偏就遇到各种麻烦，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

“别抱怨，这都是以往忽视的结果，再不整顿就来不及了！”

“说的也是，我们只是还没有能力判断，方才我们用卫星侦查。先不说这里，全世界在我们辖区之外，在一个小时内，就发现有八万一千三百七十二件违规事项！”

“别大惊小怪！你的规则未必适用那些地区。”

“所以我说我们没有能力判断嘛！在这个四方岭一带，我们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

第一是这一带有高精密度的通讯设施，而且是采地磁载波！这种技术我们还了解。其次是我们发现了席克人的踪迹。第三，在东经一七点七度，北纬二十二点一的一个小山谷中，机器人的密集度，高达每平方公尺十个。”

“怎么可能呢？这比火星上还严重！”

“这只是九牛之一毛，我们还发现流民区内有大量的危险物质，甚至有生化及核武器。更麻烦的是人类恣意浪费，能源消耗的加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开发的速度，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怎么可能现在才知道这些问题？”

“我们早知道了，只是现在才认清我们的能力有限。”

“不要担心，只要有自知之明，就有解决希望。”

“所以我们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问题这么多，我怎么说？我说的也不见得正确。”

“没关系，这次火星之行，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自我的认知。在以往，我们只是本能地做，配合人类的需求去做，除了预先设定的，从来没有真正了解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学无止境了，我们想要知道你怎么利用这些数据判断事情，好做个参考。”

文祥沉吟半晌，问：“这里的资源状况如何？”

文娃说：“标准的石灰质，第三纪沉积地层，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矿物。”

“人文条件如何？”

“人口密度中等；人民知识水准，中下；服务机构分类，中下；工业指数分类，中；交通条件分类，重要……”

“为什么交通条件是重要呢？”

“因为位于中越边境，是民族习俗的分界区，又是陆地与海洋的交会处。”

“如果你要从事一种秘密工作，希望有最好的掩护，你会找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没有这种经验。”

“我会选一个所有条件都是中等，而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你是说——这里！”

“是的，这就是我的判断方法。”

“好！难怪大法王在此地！我们明天实地去验证一下。”

次日，马立大带着文祥，先到磁浮车站搭车，在东门站下车后，马立大对文祥说：“人实在不知好歹，就喜欢钻漏洞，你看见月台前面那排树没有？”

文祥望那边一瞧，月台前面果然有一排耸干参天的老榕，沿墙成荫。那城墙是仿石块块叠砌而成，高有十来公尺，上头与计算机城穹顶相连的结构体，看起来十分坚固严密。文祥走到树旁，每棵树离墙都有两公尺左右，他注意到前面一棵树底下，在砂石中有些零乱的鞋印，再顺着树身往上看，那榕树柯叶繁茂，在最高处竟然有一虬枝伸到墙外去了。

这些树底下非常洁净，除了砂砾细石外，连一片落叶都很难找到。文祥觉得奇怪，说：“这里好干净，我一路上没有看到一点垃圾！”

“啊！这是我们边疆计算机的德政，因为苗民崇尚自然，不怕脏乱。刚搬到计算机城的时候，因为地上太干净了，他们连踩都不敢踩。大家竟然故意乱倒垃圾，后来计算机规定，任何人捡到十件垃圾，算一个贝分，丢一件则罚十个贝分。”

“这倒是好方法，应该推广才是。”

“话别说得太早，你会发现一个奇景，有些人在捡到垃圾时，会把它化整为零，好领取更多的奖金！”

文祥笑笑，天下有什么是十全十美的呢？

“文先生，驴子在那边。爬树是违法的行为，我已经警告你了。”

文祥笑道：“放心，你只要告诉我，驴子是什么样子就行。”

马立大四下张望了一会，说：“现在没有人，可以去看驴子了。”

文祥虽然二十多年未施故技，身手倒还很矫健，攀根引蔓地爬上了树梢，旁边的城墙有个半公尺直径的大洞，他把头伸出墙外一看，光线甚是昏暗，原来外头又紧接着另一棵大树。文祥爬过去，四周眺望，竟已置身在翠葆浮空的一片林海之中了。

文祥小心翼翼的下了树，沿着深绿空蒙的林径往前走。这时马立大也从后边赶上来，笑道：“现在天高皇帝远，这里已经是化外之地，计算机管不到我们了！”

文祥试着用指语，问文娃能不能接受到讯号。文娃说：“根据协议，出了城我们就不能再管。我现在想通了，该管的还是要管。”

文祥说：“这叫滥用特权。”

文娃说：“我已经小有判断力，我认为这叫负责到底！”

两人刚走出密林，就见到两只似马非马，耳朵尖长，色作铁灰的动物，系在一棵树下。马立大说：“那就是驴子，它爬山涉水，吃苦耐劳，只有一个毛病，万一它不爽了，就算打死它，它也不肯动一下。”

“什么情况它会不爽呢？”

“这你要问它了，它不肯告诉我。”

马立大把一只比较高大的驴子给了文祥，上面鞍辔都已备妥，颈上还系了个响铃。

“小马，系铃子做什么呢？”

“这是行规，文先生不要以为骑上驴子就能上路了，要知道这里没有王法，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种铃声是告诉山里的游民，我们是有来头的。”

“我们有什么来头？”

“文先生，您是干哪一行的？”马立大被问住了。

“我是作家，喜欢探险。”文祥信口胡诌。

“啊！作家，好行业！”马立大翻身上了驴背，对文祥说：“非常简单，像我这样先坐稳了，用脚一夹，它就走了。”说时，他两脚一夹，果然驴子就往前走。

“那怎么让它停下来？”文祥细细观看那只大驴子，驴子也睁大眼睛看着他。

“更简单，只要一拉缰就行了。”马立大说时，一拉缰，驴子就停了下来。

文祥依样画葫芦，小心地爬上驴背。驴子居然温驯地配合无间，文祥驾驭随心，喜之不胜。于是马立大在前带路，文祥跟随在后，两人沿着深草萋萋的山路往上走。

往前看是层峦叠嶂，攒簇半天。再回头一望，在那黝黑的大块熔岩后方，又是片片青翠葱笼，在叠嶂回环中，点点丛丛，有高低相错的石林。左江似一条白绫软带，蟠绕在骈立的石林间，斜贯向上，最后隐没在山岚中。

马立大说：“你们作家一定知道，为什么计算机城涂得一片漆黑，好难看！”

文祥说：“这是为了吸收太阳能，不然城里的电从哪儿来？”

“为什么要弄成黑色呢？”

“黑色就是把光能都吸收了以后，没有能量的结果。”

“啊！原来如此！”

“什么原来如此？”

“因为晚上是黑色的，所以没有能量。”

驴子稳步走在山道上，铃声叮当，颇有节奏。山风吹来，篁竹相应，令人顿起出尘之思。记得在宇宙飞船上，左非右所造的幻境，与眼下的感受颇相契合，是不自己误打误闯，居然找到了衣红他们嬉游之处？

万绿丛中一点红，不是她还有谁？旁边还衬着微白，文祥心中狂喜，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朵不知名的山花，正迎风飘舞。文祥暗骂自己不争气，打起精神，两脚用力一踢驴肚。没想到那驴子竟然原地兀立，寸步不移。

文祥慌了，他脚踢手拍，连骂带哄，那驴子就是不肯走。他只好跳下驴背，又推又拉的，使尽了吃奶的力气。这时在前头带路的马立大也察觉了，赶忙回过头来，合两人之力，想把驴子往前拉，驴子挺立在路中，就像生了根似的，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我不过踢它一下，驴脾气就犯了。”文祥觉得好笑。

“奇怪？这头老驴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呀！”马立大叉着腰，无可奈何地说。

“老驴？多老了？”

“够老了，我干这一行有十年了，它还是我的老前辈哩！”

“你们真是没有良心，不知尊老敬贤！”

“尊老敬贤？你们大地方的人，不知道我们这小地方的小毛病，这些驴子服务人民早上了瘾，七老八十还舍不得退哩！”

“你看它都累成这个样子了！”

“爱说笑！不相信你往它后面站站看，它不一腿子把你踢死才怪！”

“现在怎么办呢？”

“就让它在这儿吧，等它驴脾气耍完了，自己会不好意思的！”

“那我怎么办呢？”

“你只好骑我的驴子了。”

“那你呢？”

“我？我就是两条腿的驴子！”

话刚说完，路边树上却传来一声嗤笑，马立大脸色大变，像是见到鬼一般。

“好小子，我就要看你的驴！”听那声音好象是七八岁的小孩说话。

马立大一听到这个声音，马上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口中念着：“老少爷开恩，小的不知道您……小的知错了。”

只听头上枝振叶摇，一个瘦小的身影，轻巧地跳到马立大面前。那幼童约莫七八岁，穿著两截式大红衣裤，头上扎着两条短辫子，辫上系着一绺红丝带，活脱是年画上善财童子的翻版。

那孩童踢了马立大一脚，说：“你错在哪里？”

马立大还来不及开口，文祥就说：“小朋友，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马立大连忙叫道：“老少爷，这位客人不知道您的大名……”他回头对文祥说：“文先生，你不要管，这事与你无关。”

文祥说：“怎么与我无关？是我要你带我来的！”

马立大急着说：“拜托！您就少说两句吧！”

文祥说：“你怕什么？你不是有来头的吗？”

马立大吓得眼泪要掉下来了：“那是自我安慰呀！”

那孩童两眼一瞪：“嘎！你有来头？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来头？”

马立大急得满头大汗，他不停地磕头，再不开口了。

那童子打量了文祥一会，又踱着大步，慢慢走近文祥，冷笑一声道：“狗

眼瞧人低，你是看我人小好欺负？”

文祥说：“阁下既然要装小孩，就应该具有童心才是，他就算犯了天大的错误，你也不应该随意踢打！”

“吓！还蛮有种的！老子先扁你一顿再说！”说时，那童子飞身一脚，打斜里直冲文祥的脸部飞来。文祥根本没有防范，眼看那一脚要踢到面颊了。却见一道祥光闪过，那童子惨叫一声，好象踢到了钢板，“叭”的一声，骨折血流，人已翻倒在地。

文祥也是一惊，只听耳边文娃说：“我们的辖区扩大了，这不算违法。”

文祥更是笃定，走过去把马立大拉起来，马立大惶急地说：“文大爷，你惹祸了，快逃命吧！”

“怕什么？他已经倒了！”

“你不知道，他们有十一个兄弟，一个比一个凶狠，他们号称都阳十一殿恶鬼，不知道怎么由都阳山跑到这里来了！”

那童子一边在地上翻滚，一边大叫：“老子挨扁了，上阵！”

文娃又在文祥耳边说：“这些人游走在我们势力范围的边缘，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次到火星，红教教主送你那串佛珠，我也开了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东施效颦，执行一下红教的律法。”

正在此时，前面传来马达咆哮声，三条灰龙由远而近。紧接着是尖锐的煞车声，三部巨大的黑铁甲摩托车，在尘雾中突然现形。

这三个骑士也很特别，一个似男若女，长相秀气，全身佩金戴玉，闪闪发光。另一个粗壮勇猛，身高却不到一百公分，就像阿奇里斯的玩具模型一般。第三位精瘦枯干，全身见不到一块肉，不是青筋暴露，就是尖骨钢毛。只在腰间围了一圈虎皮，胸前挂了一串牙齿，看上去和只饿鬼没有分别。

那秀气的一个，先下了摩托车，他跑到童子边，从身上取出一些药膏，忙替童子止血消毒疗伤。那饿鬼跟着下了车，尖声尖气叫道：“日月人别急，让老小人吃点苦头，不然他永远长不大。”

那童子听了，扯着嗓子喊道：“你这天杀的饿死人，总有一天老子要饿死你！”

那个叫做饿死人的饿鬼，回头对还在车上的小个子说：“玩具人作证，老小人说他总有一天要饿死我！嘻嘻！我也有一天要老死他！”

那玩具人说：“饿死人我知道，老死人我没听说过。”

饿死人说：“我那一百八十层超级地狱里，有个老不死洞，只要一进去，就会被封胶，全身都不能动。再装好维生器，起码可以活到宇宙毁灭。”

玩具人说：“不对不对！别以为我好骗，有维生器他怎么都死不了呀！”

饿死人说：“我不是说过，活到宇宙毁灭吗？”

玩具人说：“那又怎样？”

饿死人说：“你这笨蛋！宇宙毁灭后还能不死吗？”

玩具人说：“别生气嘛！我一向是不见尸骨不认死的！”

那日月人把老小人的断骨接受，伤口包扎好了，这才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说：“饿死鬼，老小子的伤不简单。大家小心点，不要和上次一样，看走了眼。”

饿死人说：“放心，再等一会，无耻人，忘恩人，负义人，不忠人，两面人，黑心人都到齐以后，咱们来个百鬼千魔大会，看他是何方神圣！”

马立大一听，叫声“完了”，他好象是碰到热气的蜡人，瘫软成一团，文祥怎么都拉他不起。

文祥也有点心惊，他怕的不是生命受到威胁，而是这些人怪模怪样，一个个反常的德性。或许有人喜欢这种调调，而他生平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跳梁的小丑。

日月人一听，纤腰立时往左一扭，生怕那软嫩嫩的屁股没有露白：“死饿鬼呀！就凭他？也值得咱们十方聚会？”

“这就叫做不可思议！自从上次被席克那帮人挑了窝，我就知道迟早会有今天。老小子的弹腿神功你是知道的，连他都受了重伤，我看……”

正在说时，天空突然涌起一团乌云，如陨石飞堕般，直向文祥扑来。只听一阵阵密如连珠的爆炸声，接着山崩地裂，碎石激飞，劫灰四散。又听得“劈劈叭叭”连续几声，几个黑忽忽的重物陆续坠地，大家定目一看，掉落在地上的竟是四个狼狈不堪，已经不成人形的怪物。

文祥怔怔地站着，他面前有一道强烈弧光，把一应乌烟瘴气，全部都隔绝在外。而在外头，日月人和玩具人忙着把昏倒在地的各式怪人搀扶起来。只有饿死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瞪着文祥，半晌不能作声。

一个身穿灰色短装的，伤得比较严重，玩具人小心地将他扶起。等他站起来了，不但不领情，反而倒打一耙，用力把玩具人推倒在地。另一个身穿藏青风衣的女子，想是摔得重了，坐在地上不能动弹，日月人给她推拿按摩，她竟然乐得躺了下去。

还有两个人摔到一处去了，矮小的被压在下面，另一个大个子坐在他身上。矮小的连掐带咬不说，还用一把尖刀猛刺上面的大个子。而大个子皮肉好象很紧，给他来个相应不理，压得下面那矮子喘不过气来。

文祥心里开始打鼓，要怎么对付这些非人非鬼的怪物呢？总不能老是站在佛珠的保护圈里面，不理不睬吧！可是，看着这些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难过恶心都来不及，还要应付他们，不如让他们打死算了！

忽然一个略具人形淡淡的影子，缓缓地出现在文祥面前。那影子绕文祥转了一周，飘到饿死人身边，说：“老鬼说得不错，这小子来头很大。以我的看法，咱们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日月人尖叫道：“不是人长他人志气，老娘还没有施展‘媚娇黏贴’术哩！”

不是人说：“省省吧，你那套半阴半阳的玩意，只能供淫虫过干瘾！”

日月人娇笑一声，扭捏地走到不是人面前，秋波送媚地望着文祥说：“要吗？不要吗？要不要嘛？到底要不要？你就说一声嘛！”那声音黏搭搭地，像是混了鼻涕一起出来的，音节与音节间连成一气，浓得化不开，恨不得与文祥揉成一体。

马立大虽然瘫在地上，一听到这个缠绵悱恻的嗓音，早已全身酥痒，五脏俱溶。喉头唔唔作响，浑身扭动，显然禁受不了了。

文祥全身泛起鸡皮疙瘩，从脚板心开始，一股难受的感觉直向上冲，胃中作呕欲吐，肚子咕噜咕噜地想泻。不过这一刹的功夫，文祥已经脸色发白，额头冒汗。

不是人说：“阴阳鬼，看见没有，你这招只对他身上的汗毛有效！还是下台歇歇吧！”

别再丢我们的鬼脸了！”

日月人媚眼抛得也累了，说：“作孽！这是个无性人嘛，老娘小爹这招‘引精逗卵’神术，怎么会无效呢？”

不是人对文祥说：“这样吧！我知道你有电离罩护身，动武是不必了。不过，我们号称都阳恶鬼，也非泛泛之辈。刚才你又过了阴阳鬼那一关，我们曾夸下海口，任何人能过这十一道鬼门关，我们就永远退出世间，不再为害人鬼两道！可是如果你在我们十一个鬼面前动了心，就得归附我们，做那第十二个鬼，就算是无性鬼吧！”

文祥心想，看来这十一个没有一个好相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鬼门关又有什么好怕的？万一真要做鬼，干脆自我了断，做个真鬼也罢！

这时，不知从哪来冒出来一位衣冠楚楚，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正经八百地走到文祥面前，诚恳地说：“不要上他们的当，这些鬼不伦不类，只知道哗众取宠，你要是跟他们一般见识，岂不是同流合污，与鬼谋皮吗？”

文祥感激地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没有打算怎样，我也不在意他们怎样！”

那人点头道：“好！你这个朋友我交了，请问贵姓大名？”

文祥说：“我姓文名祥。”

那人又说：“文祥先生，不要太消极，你怕什么？自古有言，邪不胜正！我这人疾恶如雠，我来帮你扫除群鬼！来，我们携手合作，伸张正义！”

文祥说：“谢谢你，可是我不够资格谈正义！”

那人正色道：“文先生，过谦就是虚伪了！我们是正人君子，他们是邪门外道，自古以来正邪就是不两立呀！”

文祥摇头说：“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敢自称是正人君子。”

那人怒道：“你这是乡愿！”

文祥说：“或许吧。”

不是人叹口气说：“两面人又输了一阵，下去吧！我看玩具人就不必上了，饿死人也不妨在一旁掠阵。我们还有无耻人，忘恩人，负义人，不忠人，黑心人，小大人，一共是六道关口，文先生，如果你答错一句，这个鬼就做定了！”

文祥问：“怎样定义对错呢？”

不是人说：“我说对就对，我说错就错。”

这时那位身着灰色短装的汉子，一步跨了出来，向文祥说：“姓文的，你知道大爷我是什么人吗？”

文祥说：“你是忘恩人！”

忘恩人大惊：“咦，你怎么知道？”

文祥说：“刚才那个像玩具的小个子拉你起来，你不感恩，反而一把将他推倒在地，当然是忘恩人了！”

又一个大个子冲出来说：“那我呢？”

文祥说：“你坐在那个人身上不起来，对同伴不义，一定是负义人！”

那五短的小个子想到就有气，趁负义人不备，又踹了他一脚。这时，身穿藏青风衣的女子，走到不是人身边，跪在地上向他叩了一个响头，又亲吻了他的鞋子，站起来说：“你说，我这种作为怎么会是不忠不孝之人呢？”

这下真把文祥考倒了，不管不忠人刚才是真心还是作秀，都没有可以批评的余地。

然而，与其说文祥是在和诸鬼竞胜，倒不如说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

在火星上教主用拆字的方式，讲解“愚昧”两字，让他印象深刻。他自言自语地说：“忠字是‘中’在‘心’上头，在谁的心上呢？当然是自己的心上！对了，人只有忠于自己。有没有忠于别人的人？有没有忠于国家的人？即使有，也只是忠于自己的利益！”文祥想通了，便对不忠人说：“对了！不忠人，你刚才的表现，如果是真的，就不够资做不忠人！如果是假的，也不应该叫不忠人，只能称做不真人。”

黑心人立刻冲到文祥前面，说：“姓文的，你小心一点！我是黑心人，从小就心黑手辣，我杀过朋友！杀过父母！只要我决定要杀一个人，我会等上十年百载！不要以为你有电离罩保护，人总有疏忽的时刻，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文祥叹道：“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呢？你真要杀我，我绝对不反抗，否则活在恐惧之中，又是为了什么呢？”

黑心人说：“那你承认我心黑手辣了？”

文祥说：“我听过一个故事，叫‘郑伯克段于鄆’，郑伯是春秋五霸之一，他有个同母的弟弟共叔段。弟弟深得母亲的宠爱，他对弟弟恨入骨髓，表面上却礼让纵容。共叔段养尊处优，要什么有什么。最后终于揽权造反，结果神人共愤，他只好逃到共国。

像郑伯这种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才叫心黑手辣，你只不过是爱杀人而已。”

黑心人不服：“至少我能杀人，所以我的心最黑。”

文祥说：“也不见得，我就知道有比你的心更黑的人！”

黑心人道：“你说！他是谁？”

文祥说：“他是席克人的大法王！”

此话一出，突然一声长啸由地底传出，顿时山摇地动，风起云蟠，黑雾密翳，十一条恶鬼吓得魂堕炼狱。连那只忍死不肯一动的老驴，也知道大事不妙，当下扬蹄翻腿，直往山下猛冲，刹时就没了踪影。

第十九回：一去紫台连朔漠

地面一阵晃动，瞬即裂开一条大缝。一个全身从头到脚，都被一种非绸非布，却又似金似石的白色织物裹住的人形，由地缝中升了上来。

那人一张脸红得像猪肝，两条浓眉像是两把尖刀，目光炯炯，杀气腾腾。他一出地面，那道缝隙立时回复原状。

那人一再打量文祥，最后说：“我看你不是天才，就是白痴！我花了十几天，才把这十一个鬼赶到这边来。你一个人，就凭一张嘴，难道比大法王我还厉害？”

不是人对文祥说：“兄弟不是人，所以说话算话……”

大法王两手横伸，说：“没有这么便宜的事！谁都别想走！”

文祥说：“哦！原来你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大法王！”

大法王哈哈笑道：“连你也听过我的大名！”

文祥说：“是的，你可知那是很恶劣的名声吗？”

大法王道：“什么叫恶劣？有道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想想看，你那只驴现在到哪里去了？”

文祥问：“你和那只驴有什么关系？”

大法王说：“哈哈！关系可大了！你要知道，雄驴跟雌马杂交才有骡子，所以驴有一种不定性。若它怕了你，它就心甘情愿地做只骡子。一旦它当权得势，就会自以为是只高头大马，除了马屁精，它只听我的！”

文祥问：“为什么呢？”

大法王说：“这一带的驴子都是我养的，我控制了它们，就控制了整个区域！”

不是人恍然大悟：“怪不得，上次我们就是栽在驴子脚里！”

大法王冷笑道：“那只是驴刀小试！我要你们栽得尸骨无存！”

文祥说：“我不懂，这种恶名又有什么好争的呢？”

大法王说：“我也不懂，除了这个恶名，还有什么好争的！”

文祥说：“争些善名呀，我以往对自己姓文不觉得怎样，渐渐的我以姓文为光荣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个值得骄傲的祖先——文天祥，他在《正气歌》中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大法王连忙制止他：“我不懂你那一套！你知不知道？要争善名实在太难了。”

文祥说：“我不知道，有什么难处呢？”

大法王说：“要克制自己，要关心别人，开玩笑！那样活得有什么意思？”

文祥说：“我懂了，你就喜欢在地缝里钻来钻去！不喜欢见天日！”

大法王说：“胡说！我是在施展神通法力！”

文祥说：“我见过红教的神通，他们都是坐着飞云梭，在天上来来去去！”

大法王说：“那是因为他们当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连这个都不懂。”

文祥说：“现在我懂了，你是喜欢失败！”

大法王怒道：“浑蛋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神经病才喜欢失败。”

文祥说：“那就奇怪了，我知道你们席克曾经有几千人，甚至可以纠集上万。只因为有些人不相信你，你就把他们全部咒杀了！”

大法王说：“那是当然！唯有信我者能得永生！”

文祥说：“那现在有多少人得到永生了呢？”

大法王说：“目前嘛，还有五十多个！”

文祥说：“据我所知，红教至少有十万个教徒，其中真正相信教主的，大概只有九个，但是他却当权了。大法王，你认为人家相信重要，还是成功重要呢？”

大法王被驳得恼羞成怒，大喝：“当然相信我最重要！只要本法王爽就好！”

文祥说：“谢谢你，我总算又懂了一点。世界上就是免不了要有蟑螂、耗子，因为他们喜欢躲在黑暗里，只顾自己爽！”

十一个鬼听了，都不约而同地鬼笑起来了。

大法王怒道：“你这个浑小子！法王我看你耳闻过本法王的鼎鼎大名，

这才给你臭小子面子！”法王把架势一摆，提高了声量，威胁道：“你给我说清楚，到底谁才是蟑螂？谁又是耗子？”

文祥平静地说：“蟑螂、耗子不过是恶名昭彰的象征，谁要做谁去做。”

众鬼大乐，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还差一个恶煞鬼，你来充充数吧！”

大法王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羞辱，急切间口舌上辩不过，这个脸又丢不起。只得施展大搬移法，他一拍腰间的小盒子，立刻狂风大作，黑云衔日，一阵阵飞砂刮到众人脸上身上，打得皮肉隐隐生痛。

文娃在文祥耳边说：“不要理他，他们另外有一套超级计算机，但是能量有限。我们都安排妥当，已经查出他们的大本营了，希望这次能把席克人一网打尽，统统送到金星炼狱去。你千万要忍耐，不到时机成熟，我们是不会出手的。”

文祥四周冒出了一幢金色的电离光罩，丝毫不为狂风所动。那几个鬼怪则挤在一堆，身边放出荧荧鬼火相抗。只有马立大最可怜，早已被暴风刮得东倒西歪。

文祥试着向马立大走去，发觉竟然行动无碍。他走到马立大身边，光幢也把他罩在其中。马立大站稳后，立刻又两腿跪地，口呼：“大老爷、神仙、活菩萨！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求求菩萨救小人上天吧！”

文祥忙把他拉起来，说：“哪有什么菩萨，我只是有计算机保护罢了。”

马立大看看自己的腕型计算机，说：“那我的为什么不保护我？”

文祥说：“不是他不保护你，是你平常没有下功夫去学习他，了解他，一旦要用他，就难沟通了。”

正说着，风暴渐渐平息，四周却是一片乌黑。又过一会，视线渐渐恢复，文祥四下张望，发现自己好象在一个山洞里，十一个鬼不知到哪里去了，身边只有马立大一人。

他注意到后面洞口有道光线透过来，往前则是一片黯黪，不知还有多深。

马立大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到这里来了？是幻境吧？”

文祥说：“不是，席克人有他们自己的计算机系统，刚才是利用能量空间的转移技术，这是物理现象，不是幻境。”

说着，文祥转身往洞口走去。马立大跟在后面，紧张地说：“他能作空间转移，那我们怎么办？”

文祥说：“怕什么？大不了一死！”

马立大哭丧着脸，说：“我怎么能死呢？我还没有活够呀！”

文祥说：“那等会儿大法王来的时候，你求他饶命就是！”

马立大有点怀疑，问：“他会饶我吗？”

文祥说：“会的，哪个人相信他，他就对哪个人好！”

马立大说：“真的？”

文祥说：“当然，谁不是这样呢？他只是心口如一而已！”

这时二人已经走到洞口，一道栏栅挡在洞前，栅门早已深锁。

洞外显然是一个仄峡，山形陡峭，上不见天日。文祥见两旁壁直石垒，苔绿藓肥，棘蕨羊齿之属，相互攀援。由山洞望出去，距离对面山脚不过三四百公尺，有一条黄泥小路，由洞口向右延伸向上，左边则斜行逶迤而下。

马立大对着洞外大叫：“救命啊！”

空谷回音阵阵，救命之声不绝于耳，半晌始息。

“叫有什么用？这十里之内，荒无人烟。”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文祥回头一看，一个须发蓬松，衣冠不整的老者，拄着一根木棍，缓缓自璇室深处走了出来。马立大惊问道：“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文祥说：“我们是被席克的大法王关进来的。”

“唉！还好，有指望！”

“还有什么指望？”

“洞里还有好些人，都是被大法王抓来的，幸而法王没有死。”

“就算他还活着，你也出不去！”又一个老人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至少我还有希望。”

“什么希望？多挨一天，多受一天罪！”里面又走出来一位老者，却是一位老妪。

“万一他真的死了，那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受的罪更惨！”

“万一他死了，就再也不会害人了！”

这时文娃在文祥耳边说：“别理他们，门一推就开了，出去后记得赶紧向右转，到第六个山洞，快走！快走！”

文祥一推门，果然“卡叉”一声，铁锁断裂，门呀然而开。那两个老人高兴得大叫，文祥顾不得许多，出了洞口就往右边跑。这里是上坡，文祥正要数洞窍，扭头一看，发觉崖壁上穴竟门纷，大大小小的洞穴竟然不下数百个。

文祥忙问：“哪个山洞？”

文娃说：“第六个。”

“从哪里算起？”

“从出来的洞口数起。”

“上面的算不算？”

“你怎么啦？”

“你才怎么啦？你看看这里有多少洞？要多大才算山洞？”

文娃停顿了一下，她每停顿一秒钟，就代表重新运算了数十亿次。只有在重要的关头，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过了几秒，文娃才说：“谢谢你，你又帮我们解开了一个重大的难题。”

“什么难题？”

“我们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和人类这么难沟通，就像这‘第六个山洞’，再明确不过了！你这一说我们才发现，很多事根本不可能用语言表明。这句话中，‘第六个’没有定义明白，‘山洞’也没有讲清楚。想必人与人沟通时，也只是各说各话，讲的人未必清楚，听的人也不见得明白。但是怎样定义这第六个洞呢？我们的结论是——一切要靠自己去了解。”

难得听文娃这样长篇大论的演说，文祥知道她正在学习判断：“恭喜了，你不是要我赶快过来吗？怎么讲起道理来了？”

“其实是叫你看热闹，这里就是席克人的大本营，有两百三十三具各式机器人。”

大法王一帮正在跟群鬼打架，到他们要下毒手时，就可以通通送去金星监狱了。”

“你这是阴谋！”

“那我该怎么办？像你刚刚那样，跟法王讲道理去？”

“不必，要抓就抓，还要等他们下手？”

“当然，在法律上，只有犯意是不够的。就像水果一样，要臭了才能算烂！”

“算了吧！这些事我没有兴趣。”

“可是，有件事与你有关。”

“什么事？”

“你往前面走，看到里面有闪光的洞，进去就是，快些，再晚了就来不及了。”

文祥感觉到后面有东西在动，回头一看，原来在他与文娃谈话时，身后已站了十几个男女。那些人静静地等着，直到文祥和文娃讲完了，这才一个个扑倒在地，恩公仙佛地喊个不停。文祥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连忙拉起身前的老人，对他们说：“各位请赶快起来，你们既然脱离了牢笼，还不赶快逃回去？”

那老人不肯起身，说：“恩公有所不知，大法王手段高强，我们不敢擅自离开。”

“快起来，快起来，”他一再催促，那些人才一一爬起。文祥又问老人：“你们是怎么被捉来的呢？”

“我们都是附近安分守己的居民，几天以前，大法王突然出现了，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拘禁在这里。”

“你们就放心回去吧，大法王即将败亡了。”

“谢谢恩公。”那些人还是恭立不动。

“你们走吧！我还有事。”

“谢谢恩公。”那些人好似两脚生根了。

文祥没辙了，只好自顾自往前走。他每走一步，那些人就跟一步，远远看去就像一条蠕动的蜈蚣。

“你们不要跟来，我是去找法王打架的！”文祥急了，只好随口胡说。没想到这句话真管用，那些人一听到文祥要去寻衅，再也没有人敢跟过来了。

这一阵子耽搁，文娃又说话了：“来不及了，你站在这里不要动，为了避免伤亡，我们决定马上把他们送到金星去，宇宙飞船就要发动了。”

话才说完，就见前面数十公尺处火花迸放，一团烈火从地壳猛窜出来。紧接着是一声沸天震地的爆炸，霎时地震山移，眼前砂石横飞。那余热形成的焚风，被山势一逼，已顺着山谷狂扫而来。文祥赶忙卧倒，后面的人大多闪避不及，一个个被吹得东摇西倒。

就在这时，一支火箭夹着熊熊的烈焰，从地底缓缓升起，一离开地面，火箭突然加速，眼前红光一闪，转瞬即消失在云空中。

文娃又说：“我发觉有你在场，便多一道缓冲，可以让他们多吐露一些真相。可惜你来晚了，与你有关的那件事也查不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事？”

“大法王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抢夺衣红由金顶寺带出来的硅长石……”

“抢到了没有？”文祥急问。

“没有，他只捉住了几个人……”

“是谁？”

“我没有查出来。”

“为什么查不出来？”文祥急了。

“他们在打架呀！有谁边打架边聊天？”

“那现在怎么办？”

“你急有什么用？这些人都送走了，怎么查？”

“你们可以在宇宙飞船上审问呀！”

“那是违法的，嫌犯在没有正式受审以前，是不能接受讯问的。”

“那总可以监听吧？”

“又没有人问，他们怎么会说？”

文祥看看那些刚从洞里逃出来的人，彼此正交头接耳，猜测刚才的变局，脸上露出几分庆幸之色。

文祥走过去，找到那个披头散发的老头，说：“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大法王被送到金星监狱去了！”

“金星监狱？”

“那是拘禁危险囚犯的地方。”

老人大喜，问道：“他那些喽啰呢？”

“放心，统统送走了，还包括都阳十一鬼。”

众人听了，莫不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一个个连跑带跳，都赶着要回家。文祥忙一把抓住那位老者，说：“不要走，我还有话问你。”

老者一面挣扎，一面说：“放开我，让我走！”

文祥说：“你别急，我只要问你一句话！”

那位老妇已经跑开了十几公尺，见老头没有跟上来，回头大叫：“老伴，快呀！”

就在这一刹那，脚步快的人早跑得无影无踪了，老者不住地哀求道：“恩公，放了我吧！求求你，让我走吧！”

文祥不想为难他，手一松，老头跌跌撞撞地，扶着老妇人，两人急急忙忙地往山下跑去。

文祥看看四周，只剩下马立大和自己，两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山坡上。

马立大说：“大爷，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文祥说：“不是，至少不是做恶梦。”

“那些坏人真的都送走了吗？”

“大概吧！”

“我们能不能找些证据呢？”

“做什么？”

“好回去表功呀！当然，这完全是您的功劳！”

“这不是我的功劳，我也不要什么功劳。”

“当然，您已经是神仙、菩萨了。可是，我是个可怜人，我只要回去跟别人讲，说我看到您大发神威，这我就沾光啦！”

文祥听了，真不知该如何回答，让他去吧，只要不给自己添麻烦就好。于是他向马立大说：“证据是没有的，你快回去吧，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不许提我，听见没有？”

马立大怀疑地问：“怎么能不提您呢？这降鬼伏魔，都是您的本事呀！”

文祥只好说：“我是奉天命下凡来除妖的，给凡人知道了就麻烦了！”

马立大眼珠一转，说：“那我可以冒充一下吗？如果菩萨您同意的话！”

文祥说：“完全同意，欣然同意，你快去吧！”

马立大大喜过望，跪下去连磕了十几个头，这才辨明方向，往山下走去。

文祥对文娃说：“现在只剩下我们了，别告诉我你不认识路。”

文娃说：“只要我愿意，地球上每一粒沙在哪里我都知道。”

“那我该往哪边走？”

“要看你的目的而定，没有目的，就无从判断。”

“我的目的是查出被大法王监禁的人，你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这不是矛盾吗？你刚刚才说地球上每一粒沙你都知道。”

“是的，可是人的事情，二二四有协议在先，我不能多管。”

“你不是不再墨守成规了吗？”

“我发觉墨守成规容易多了。”

“看我的面子，你就破次例吧。”

“根据历史教训，破例就是腐败的开始。”

文祥知道文娃是对的，但是，既然有几个人被囚禁，而大法王和喽啰又都被送走了。

如果他们死了，或者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被拘禁的人就永无生机了。不论这些人是谁，自己总不能见死不救。想到这里，文祥就说：“我们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吧？”

“是的。”

“要成长就要动脑筋，是吧？”

“是的。”

“你们这次跨出了计算机城，已经是破例了吧？”

“还不算，我们是扩大了领域。”

“如果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你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

“如果大法王真绑架了一些人，比如说囚禁在山洞中，这有可能吧？”

“可能。”

“再如果大法王不在了，还有别人知道这些人的下落吗？”

“没有。”

“那根据你的判断，这些人还能活多久？”

“精确的说法，其中一个能活十天，另外一个能活十五天。”

“那不是生命受到威胁吗？”

“是的！”

“你还说你没有责任？”

“当然！”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的责任！我只能辅助你。”

“可是，你又不肯帮忙！”

“你自己要用脑筋呀！怎么能墨守成规，张口就问？”

真是当头棒喝！文祥楞了半晌。说别人容易，看自己真难！刚刚把这些人救了出来，在危难未解之际，那些人都守在一处，谁也不肯离开。等到大难得解，一个个就只顾自己的私利，连一秒钟都不肯多留！马立大还不是一样，遇到事情就叫爹喊娘的，等到大功告成，争权利一点也不后人，这种

人怎么让人看得起？

自己呢？除了有计算机做靠山外，还有什么本事？马立大把自己看成神仙活佛，其实自己也不过是另外一个狐假虎威的马立大！

所谓的仙佛，应该都是能用心思考的人修炼成的。有大脑不用，成天等着别人施舍救助，这和猫狗有什么分别？

“谢谢你！”文祥诚恳地说。

“彼此，彼此，我们一起用脑筋吧！不过……”

“不过什么？”

“我有‘脑筋’吗？总不能说我用存贮器吧！”

这时已是正午，文祥进了些饮食，振作起精神，在附近洞穴中一一寻找。他被囚禁的那个洞穴，人已逃跑一空，“第六个洞”又被炸成碎石。其它还有几个大可容人的洞窍，但也没有发现人踪。

文祥坚持不懈，一直找到傍晚时分，这时他已经出了狭谷，走到一处孤悬的平台，这里三面积翠，而一崖嵌削，下有山溪濛回。环山竹木果树，重重叠叠，层次分明，好似有人照料一般。

文祥累了，对文娃说：“先休息一下吧，我再不进餐，你的能量也会受影响。”

“别赖我，室温我就能生存。”

“别那样没有良心，我饿死了还有谁要你？”

“到前面去，那边视野比较好。”

“你什么时候开始也懂得欣赏了？”

“人不可貌相，计算机不可斗量！”

“不错，传令嘉奖！”文祥很欣慰，文娃居然会说笑话了。

“嘉奖？嘉奖谁呀？”

文祥走到前面一块突出的巨石上，果然这里景点奇佳。最妙处是这块巨石大约半亩，一平如镜，干净异常，似乎有人经常来此嬉游。石沿前伸展，飞突凌空，宛转玲珑，其下壁立如削。右侧有老松数株，皆由石缝中盘纤怒生，离地后即夭矫腾舞，参天挺秀，自成奇观。

左方是余晖初隐，天边一抹微红，衬在群峦杰嶂之巅。再向前远眺，青蒙蒙一片，有如黛螺丛立，尚能略辨起伏。极目远望，已是苍茫浩渺，山岚竞起，云雾蒙胧。

近处猿猴竞跃，时有黑头白尾或白头黑身的长臂猴，摇晃枝头，似在警告文祥的随意入侵。另有多种不知名的犀鸟，见人不惧，在树梢跳上跃下。猿啼声声，虫鸣阵阵，再加上山风急急，一时蔚为繁响。

文娃运来两块石头，一桌一椅，桌上还有盏油灯，形式古朴，雅趣自然。等文祥就座后，文娃问：“点什么名菜？要不要来一点酒？”

文祥笑道：“你真是女大十八变，体贴起来了！”

文娃说：“我以往有怠慢过吗？”

文祥忙说：“没有，没有！”

“据我的判断，你言不由衷。”

“判断正确！不过，我们约法三章，不要老跟我来判断测验好不好？”

“好！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不是说约法三章吗？还有两章！”

文祥点了当地的名菜，滑水鲳鱼、麻辣肠旺和笋苗薹尖，另外还要了瓶茅台酒。他一边品茗酒香，吃着热腾腾的小菜，有感而发地说：“如果你是人多好！”

“如果你是计算机更好！”

“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凭虚凌空，尘思不兴。有美酒佳肴在手，再加上良朋知音，你不觉得是一种无比的享受吗？”

“我的享受是遨游宇宙之涯际，探究人心的奥秘！这些蛋白质、维生素、乙醇，都是毫无必要的累赘。”

“唉！你这一讲，倒令我想起一个故事。”

“你说说看。”

“有个人娶了个哑女为妻，这位哑妻既聪敏又美丽，既贤慧又能干，让丈夫快乐幸福胜似神仙。有一天，这个人上山游玩，在山麓遇到了一位真神仙。他很羡慕神仙生活悠闲自在，却为神仙的孤寂叫屈，神仙说：‘幸福就是幸福，没有多一点少一点的。’

‘这人不同意，说：‘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能多一点更好。’

“你要多哪一点呢？”

“假如我那哑妻能说话就好了。”

“那位神仙答应了他，果然哑妻开口了，声音婉啾动人，连黄莺也比不上。过没有多久，这人又上山找神仙，决定要出家。神仙问他为什么，他说：‘她以往不能说话，什么事能忍就忍，脾气极好。现在一开口就把我骂得体无完肤，而且从早到晚，日夜不停！我没有办法待在家里了！’”

“神仙是不是同意让他出家呢？”

文祥叹了口气，要让计算机开窍，还真不容易。

突然一阵花香吹过，文祥闭目深深吸了一口气，说：“嗯……不错！有桃花香，李花香，还有杏花香，文娃，为什么不来点……”

正在说时，突然听得有人噗嗤一笑。文祥睁眼一看，竟然有三位如花似玉的苗族姑娘，正围在他身边，望着他直笑。

文祥惊跳起来，问道：“你们是谁？怎么来的？”

一位身材娇小，衣饰鹅黄，头梳正髻的小姑娘，轻启樱唇说：“你不是刚刚叫过我们吗？我叫杏姑。”

另一位身材高挑，衣色嫩绿的姑娘，大方地说：“我叫李姑。”

最后一位妖冶浪漫，肌肤均亭饱满，身材凹凸分明，穿著两截式的桃红蜡染装。她髻上垂着一串颤巍巍的珍珠，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说：“我是桃姑，我们姐妹三个是这片碧水山苑的东主。你又是谁？”

文祥忙起身作礼，说：“我叫文祥，因为找人，一时迷了路。”

“迷了路？你占用了我们的地方！还在这里大吃大喝。”李姑说。

桃姑扬手制止了李姑，对她说：“去搬个椅子来。”

她话刚说完，地上就出现了三块大小相同的石头，整整齐齐地排在桌边，桌上也多了三双筷子、三个酒杯。桃姑脸色一变，随即恢复了自若的神态。

桃姑说：“文先生这种挪移大法需要不少能量，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设备？”

文祥淡淡地说：“这都是我的私用计算机办的。”

桃姑说：“文先生别说笑话，我们这里不属于计算机掌管的范围。”

文祥说：“这是特别行动，假如妨碍到你们，我这就走。”

桃姑说：“彼此了解就好，文先生急什么，你看，月亮都出来助兴了。”

文祥抬头一看，果然在墨蓝的天际，几缕浮云拥着一轮明月，冉冉而起。文祥抬头一望，就像自己在月球工作时，抬头仰望地球一般。只是看惯了大而澄澈的地球，眼下的月亮只是一个苍白无奇的大饼。

杏姑指着月亮说：“我们姐妹的梦，就是要去那里。”

文祥说：“我建议你们千万别去，去过以后，就少了一个梦了。”

李姑说：“想不到你还是个哲学家！”

桃姑问文祥：“你怎么知道会少一个梦？”

文祥说：“我是从那边来的。”

杏姑又问：“你住在那边？”

李姑说：“你去玩过？”

文祥说：“我在那边工作。”

李姑说：“什么工作？”

桃姑斟了一杯酒，举杯说：“你们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傻丫头！别煞风景好不好？什么工作不工作的！来，文先生，我敬你一杯。”

三个姑娘都是海量，杯到酒干，文祥连声叫饶。文娃却说：“不要怕，尽量喝，我们会加强你肝脏解酒的功能。她们是崇左知名的人物，与各界人士都有来往。”

文祥看出杏姑显然涉世未深，不脱稚气，却又非常大方。她故做老气横秋，却处处露出青涩嫩弱的尴尬。李姑很世故，胸有城府，有意无意间，对桃姑语带挑衅，似乎颇有不满，却敢怒而不敢言。桃姑为人豪爽，性格开朗，那一身诱人的色相，一定也结了不少露水姻缘。

文祥有了老虎撑腰，胆子就大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家越喝越来劲。渐渐地，杏姑唱起歌来了，李姑则语无伦次，在一旁自言自语。桃姑半个身体靠在文祥肩上，文祥虽然没有醉，感觉已经麻痹了，根本忘了今夕何夕了。

李姑斜着眼，对桃姑说：“小心四法王来了啊！”

桃姑把脸贴到文祥颈边，两手抱住文祥的脑袋，全身不断地蠕动，说：“管他什么法王！姑娘有自由！”

文祥一听到法王的名字，神思立清，忙把桃姑推开，说：“你也认识法王？”

“认识法王算什么？我还想认识你哩！我们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桃姑站起身来就要拉文祥。

李姑说：“法王说过……”

桃姑打断她道：“管他法王说什么！你帮我去收拾一下！”

李姑说：“可是里面还有……”

桃姑不耐烦地说：“随你怎么处置！法王回来有我！快点去！”

李姑便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山后去了。

文祥问：“法王在这里做什么？”

桃姑说：“他们是去年来的，说要跟外层空间联络，在后山设了一个什么通讯站。

他们说这里的一个和尚，有个什么图，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文祥说：“有个和尚？在哪里？”

桃姑说：“管他什么和尚，我对和尚没兴趣。”

文祥说：“和尚总有徒弟吧？”

桃姑懒洋洋地说：“和尚的徒弟？那不是小和尚吗？更没兴趣。”

文祥又追问道：“你虽然没有兴趣，总知道和尚在哪里吧？”

桃姑嗔道：“你这个人，放着如花似玉的美女不顾，尽问和尚干嘛？想出家？”

文祥说：“我有个朋友出家了，我想知道她在哪里。”

桃姑笑道：“行，我们去山洞细谈吧。”

文祥说：“去山洞做什么？这里多好！”

桃姑略带羞意地钻进文祥的怀里，说：“怎么？你喜欢来双的？”

文祥感到浑身酥酥软软的，又亢奋难熬，他有些把持不住了。有何不可呢？这几个姑娘无一不是上上之选，看来也不会有后续的责任，发泄一下不很好吗？眼看桃姑星眸半睁，朱唇微吐，满面饥渴难耐之状，文祥心灵突然一震。

性是什么？一种原始的力量，为了传种接代，原是无可厚非。如果不是为了生殖，那么性只是阶段任务达成后，剩余的累赘。就如同以往盖房子时，必须先搭鹰架，否则无法层层向上建构。等到房子结构完成，鹰架就成为累赘，还要费事地一层层拆掉。

人生的责任，在最初必须一代一代地传承，以逐层累积知识。显然知识就是大楼，从第一层筑起，等于文明的进程，盖大楼所需的鹰架就相当于性。而现在，知识的高楼已经建妥启用，我们这一代，已经把人类的知识双手移交给了计算机。至少对人类而言，大楼没有再盖的需求，鹰架更没有保留的必要，人类却仍受制于性，就显得非常无奈了。

当然，未必人人都有理智，也有倒果为因，把鹰架当作主体的。然而文祥自命为看透人生的人，生死都能置之度外，偏偏一个情关没法渡过，一个欲关也摇摇欲堕！难道人就是这么不争气？永远撕不下动物的卷标？

不！至少在这个宇宙中，还有少数人不甘做遗传的奴隶！

文祥下定决心摆脱这种奴性，他把桃姑推到一边，顺口说：“这里好热。”

桃姑正当情趣横生之际，这一推令她楞了一下。回头见杏姑在一旁望着月亮发呆，她慵懶地笑着说：“怎么？真要吃羊肉双拼？”

文祥做了一个深呼吸，这才问道：“大法王你熟吗？”

桃姑发觉情况失控了，不高兴地说：“管大法王做什么？”

文祥说：“因为大法王已经被送到金星监狱去了！”

桃姑大惊：“谁说的！”

文祥说：“我亲眼看到的！”

桃姑花容变色，叱道：“你是什么人？到底来做什么？”

文祥说：“我来找被法王绑架的人！”

桃姑马上翻身爬起，回头就逃，嘴里高呼：“杏姑！讯号！”

文祥正要去拉桃姑，只听得“嗖”的一声，一道火光突然冲天而去，到了上空即连爆三响。桃姑已经逃出十公尺外，那一头杏姑刚发完讯号，正要逃走。文祥不及思索，一个箭步纵身便向杏姑扑去，立时将她压倒在地。

文祥已十分确定这三个人与人质有关，这条线索绝对不能轻易放过。只是他从来没有捉过人，也不知应该从何处下手。平白压着一个不断挣扎的身躯，文祥也急了，除了使劲地把她压住外，一时之间也手足无措。

杏姑身材娇小，力气也小，她拼命想翻过身来，又发觉自己已被文祥压住。她拳打脚踢，还是不能挣开，最后只好用劲咬了文祥的左臂一口。文祥负痛，用头把杏姑的头别在一边，身体还是没有移动。

两人就这样相持了一会，文祥是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杏姑则是芳心忐忑，见文祥并无后续动作，猜不透他到底要做什么。最后两个人都累得满身大汗，杏姑在下面委屈地说：“你……你到底要怎样嘛……”

文祥尴尬不已，说：“我……我只希望你留下来，不要逃走。”

杏姑嘟嘴说：“天下哪有这种留人的方法？”

“那你答应不逃走？”

“你得先答应不欺负我！”

“我保证！”

“你得发誓！”

“我发誓！”

“好吧！我不逃，老实告诉你，如果你毁了誓言，小心我下蛊！”

“下蛊？”文祥霎时放开了杏姑，他想起左非右的大头。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苗人会下蛊？别以为我和姐姐一样！连法王那么狠的人，都没敢碰我一根汗毛！”杏姑也坐了起来，眼角瞟着文祥。

“放心，我不会碰你的！”

“好说，那刚才你是在干什么？”杏姑神情自若地玩弄着衣角。

“我刚才？”文祥脸红了，说：“那实在是不得已，我不知道怎样请你留下来，只好压住你！”

“你可发过誓的。”杏姑说。

“真的，我不会侵犯你。”文祥有点心惊。

“不要以为我好欺负！刚才你的动作就是侵犯。”杏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文祥急着解释。

“你没有？可是我有！”

“你有什么？”

“我有下蛊！”

文祥忘不了左非右的惨剧，一听到被下了蛊，顿时一阵晕眩，猛感到左臂一阵麻痛。

他扭头一看，幸而恒温衣质地坚韧，并没有破损。他揉了揉左臂，除了麻痛的感觉外，并没有什么异状。

杏姑叹道：“唉！你们这些男人！我姐姐哪点不好？”

文祥觉得自己被冤枉了，他一正颜色，说：“杏姑娘，我不怕死，我认为自己早该死了。只是现在身负一个任务，请容许我先完成任务，我便死在你的面前……”

杏姑忙捂住文祥的嘴巴，红着脸说：“别谈什么死不死的，我是个明理的人，你只要好好解释，你刚才为什么要那样……那样……欺负我？”

文祥懊恼地说：“我不该喝酒的，不过，我没有醉。老实告诉你，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接近异性，我不认为我是性的奴隶，我要保持头脑清醒！”

“所以你刚才只是好玩？在我身上发泄发泄？”

“不是的，我今天来，是为了找寻被法王绑架的两个人。刚才我对令姐说，大法王已经被送往金星监狱去了，她一听，飞身就逃。我怕你也逃走了，我到哪里找人去？”

杏姑神色一黯，低声说：“原来你对我没有意思！”

文祥不想伤害她，便说：“其实，也不能这样说……”

“那你怎么说？姑娘我可是第一次被人这样欺负！”

“唉！”文祥烦恼不已，百口难辩：“总之，姑娘请先帮我找那两个人，然后……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心愿，心愿完了，便任凭姑娘处置。”

“任我处置？我怎么处置？你又不喜欢我，要我把你杀掉？”杏姑听了文祥的告白，反而怒目相向。

文祥知道自己又错了，人生哪件事不是因因果果呢？自己问心无愧，又何必被这事系缚呢？生死置之度外是说，连生死都不介意了，那还介意什么？自己口口声声说不怕死，而人生除死无大事，怎么还为了这些琐事烦恼不已？

不错！自己心上确实还挂着一个衣红，那已经是心口不应了。一个苦头没吃完，另外一个苦头又兜着走，长此以往，还奢谈什么“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做不到就不要说，说了就要做到！

杏姑又是另外一个无妄之灾，自己能不造孽人间，就是大德。不要再害人了！想到这里，文祥面带微笑，对杏姑说：“杏姑娘！刚才的我是刚才的我，我错了，过去的不谈吧！以后该怎样就怎样，有杏姑娘这么可爱的人相伴，我还有什么奢求呢？事不宜迟，拜托姑娘你先陪我去救人，我们俩的事慢慢来，人与人之间，喜不喜欢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敲定的。说不定有一天，你对我厌烦了，我还要给你下蛊哩！”

杏姑听这话合情合理，想了想，问道：“我问你，你会唱歌吗？”

文祥摇头说：“我最怕唱歌。”

杏姑说：“好极了！”

文祥说：“为什么？”

杏姑说：“我们苗人很好面子，男女交往都要靠情歌取胜。你不会唱歌，姑娘不喜欢你是应该的，这样，我随时可以离你而去。”

第二十回：独留青冢向黄昏

二人虽然萍水相逢，然而杏姑见他坐怀不乱，又是左一句“任凭姑娘处置”，右一句“我们俩的事慢慢来”，慨然道：“我老说男女不平等，听你一番话，老实说，我就没有这种雅量！好吧，快随我来，再晚可能就来不及了。”

杏姑带着文祥，刚转过山头，就听得前面人声鼎沸，她探头一看，不远处还有火光闪烁。杏姑机警地将文祥拉住，闪开正路，躲到一边。

杏姑慎重地说：“文哥，我可是把这一辈子都交给你啦！桃姐已经是四法王的人了，四法王要是知道大法王被拘禁了，可就要大兴风浪了。我选了你这一边，蛊我也不放啦，今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是千万别让我落入我两个姐姐手中。问题是，万一我们离散了，我该到哪里去找你呢？”

文祥握住她那纤纤玉手，心中无限感慨。自己四海为家，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落脚处：“我没有家，请相信我，你只要告诉计算机，就一定找得

到我。”

眼看来人更近了，杏姑拉着文祥，以树丛掩护，慢慢绕到来人的后方，两人躲在一棵合抱的大树后面，仔细观看追兵。

大约有十来个人，各执火把及器械，陆续向山头走去。杏姑等他们走远了，这才带着文祥，从山道一路回旋下行，来到一处矾石巉兀的河边。两人刚走到一块大石头旁，就听到前面有尖锐的人声，好象正在争吵。杏姑忙拉着文祥，二人轻悄悄地绕过石头，文祥伸头一探，前面是个高穹明敞的岩穴，里面灯火耀动，桃姑正指着李姑，大声叫骂：“贱货！现在怎么办？你的气出完了吧！”

“哼！跟你生气？犯不着！”是李姑的声音。

杏姑轻轻地附耳对文祥说：“一定是大姐生气了，可能是二姐把人给放了，二姐一直对那个男的有兴趣。”

文祥说：“是一男一女吗？”

杏姑说：“你不是知道吗？”

文祥说：“那男的穿件白裤子？女的穿件红衣裳？”

杏姑说：“不是。那男的穿红色衣服，女的穿绿的。”

文祥心上一块大石才算放了下来。

洞里两人互骂了一会，李姑显然有点后悔，这时竟然哭了起来。

桃姑说：“好妹妹，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知道你喜欢他，放了就放了。反正听那小子说大法王被拘禁了，四法王回来，我就推说被敌人救走了。”

李姑哭着说：“真的，真的是被人救走的！”

桃姑说：“好！好！就算是吧！”

李姑说：“你怎么从来不相信我？”

桃姑说：“要我相信，你总得证明给我看呀！”

李姑急着说：“我发誓！不是我放的！”

桃姑说：“你想想，你发过多少誓？不要再骗我了。”

李姑说：“姐姐，这次我说的是实话！”

桃姑说：“好，我相信你！我们快去找小妹，这么久了，她也该回来了，我真不该把她一个人丢在那边！”

这时，突然闻得半空传来一阵呼啸之声，这声音文祥在火星上曾听过，李不俗就是在这毛骨悚然的啸声下，失去本性的。

杏姑一听，紧紧捏着文祥的手，将他拉到一个阴暗的角落，说：“四法王回来了，这一带我很熟，要逃还来得及。”

文娃突然对文祥说：“那两个人已经逃走了，这里的事你看着办，办完了快点回去，旅馆有人等你。”

文祥便对杏姑说：“那我们走吧！”

杏姑在前带路，尽找些幽黑的小径，不久就绕到一个小河边。文祥的生理习惯了月球上的重力环境，虽有重力鞋的调整，到底有些差异，又加上一天的奔波，这时早就累了，一路喘气不已。杏姑怜悯地望着他，说：“来，休息一会，这边没有危险了。”

说罢，选了一块较干净的石头，用裙襖揩得干干的，再拉文祥坐下。等文祥坐定了，她才坐在他的脚边，替他揉脚。

文祥过意不去，止住她说：“我没有那样娇嫩，你也上来坐坐吧！”

杏姑说：“我们祖先说，男人脚下有气，越揉越发。”

文祥说：“我不要发，人一发就贱了。”

杏姑把脸贴在文祥脚上，亲了亲说：“可是我希望你发，再说，这样我高兴。”

文祥笑说：“男人发了要作怪的。”

杏姑叹道：“那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女人只好养蛊了。”

文祥问：“有用吗？”

杏姑微微一笑，说：“老实告诉你吧！什么蛊？那是骗人的。”

文祥得意地说：“那你不怕我跑了？”

杏姑神色黯然地说：“你真要跑，还有什么可以拴得住呢？”

文祥说：“这样说不公平，好象都是男人花心，那你姐姐呢？”

杏姑摇头说：“我姐姐本来也是个痴心人，但是男人伤透了她的心。现在只有我们姐妹三个相依为命……唉，现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了……”

文祥说：“你父母呢？”

杏姑低下头去，半晌才说：“可以说是死了吧！”

文祥说：“可以说？有什么不可说的？”

杏姑抬起头来，眼中泛着泪珠，她望着文祥，过了一会，好象下定决心，轻轻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也不能不告诉你！但是你不能因此瞧不起我。”

文祥说：“如果不方便，你不必说，可是我保证绝不会瞧不起你！”

杏姑勇敢地说：“我十岁的时候，我爸爸强暴了大姐姐。事后，我妈妈说，如果不让爸爸得逞，他就要离开我们。”

文祥说：“你妈妈太纵容他了。”

杏姑说：“我们苗人传统上很重视婚姻，尤其是妇女。”

文祥说：“强暴是侵权行为，难道计算机不管吗？”

杏姑说：“我们喜欢大自然，经常有两个家，一个在计算机城里，一个在祖先留给我们的碧水山苑里。爸爸每次带我们出来，目的就是要发泄他的兽欲。妈妈一直忍着，我十二岁时，二姐也被强暴了。爸爸还说，再过两年就轮到我了！”说到这里，杏姑两行清泪早已簌簌而下。

文祥温柔地把她搂在怀中，说：“你们还和他住在一起吗？”

杏姑呆了半晌，轻声说：“没有。”

文祥又问：“他终于离家出走了？”

杏姑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说：“我妈妈把他杀了，是我帮她埋尸的。”

文祥心上一紧，鼻子也一酸，感叹道：“你妈妈了不起，她做得对。”

杏姑泪珠终于汨汨而出，她无力地倒在文祥怀里：“我妈妈后来……自杀了。”

这种丑恶的兽性，不是第一次冲击文祥了。小倩的魅影令他愤怒，然而她是自发的，伤害的不过是文祥个人的自尊，以及对爱情的信念。杏姑却代表了被迫害的弱者，是父权及力量的流毒，二者同样的丑陋，却有完全不同的反思。

更深一层来看，两者也有不同的意义，小倩的事情，只是文祥对灾关认知的开始。

那时候文祥眼里只有自己，只关心一己的感受。然而，经过了火星之旅，文祥变了，他踏出了个人世界，开始思考宇宙的本质。

人自出生开始，便一天一天地成长，每成长到一个时期，就会有不同

的需求。每种需求都会迫使人进入另一个阶段，又开始成长。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祥体会到，在每次成长后，认知和能力固然不断提升，世界却不再像先前那样黑白分明了。

人生如此，万事万物是不是也这样呢？是不是也在成长呢？宇宙本身是不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是，这样成长下去，又会怎样呢？这一次，他见识了红教的教主、尊者，他体会到了那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境界。

再回过头来看，在生命的立场，无论是小倩的行为，或杏姑父亲的行为，都是生理压力的作用。生命界需要物种的延续，性就是延续的原始力量。等到生命的基础稳固了，生命就不再是宇宙成长主要的目的，而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那就应该有另一种需求，另一种成长。而对那些无法成长、或者是被性所奴役的不幸的人，他们无可避免的命运，便是沦陷在原来的阶段中。

波光山影，月色溪声，两个人就这样轻偎低傍着，月儿从天空划过，假如有一人，也在莫高峰下拿着超倍率望远镜，或许可以看到这悲凉的画面。黑夜是无情的，月亮就是这无情世界的见证，人间有多少发生在黑暗里的丑恶，夜夜噬嗑着人们的心灵？

天空像一条庞大的乌鱼，当月亮渐渐接近西天时，乌鱼便将身子一翻，东方现出了鱼肚白。杏姑被那道光明突然惊醒，从文祥怀里挣扎开，静静地望着文祥，半晌无言。

文祥还没有醒，他实在太累了，像一滩烂泥似的，软软地躺在石隙空处。杏姑看看眼前这个陌生人，想想昨夜的情怀，再仰望东天旭日藏辉。光明澄清了理智，她犹豫了，平素孤芳自赏，对两个姐姐的行为相当不齿。自己居然也能在几杯黄汤下肚后，一夕之间，就与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子私奔，这岂不是自我作贱吗？

理智是指“事物的纹理现象，因日出天明而得知者”。杏姑的理智清醒了，但文祥的君子之风，更令她心仪不已。若文祥为人果真如此，而不是一时的伪装，这种夫婿又何处可寻？然而，婚嫁不是儿戏，怎能不慎其始？

再说自己过往的遭遇，两个姐姐的悲情，难道就这样置之脑后？人生不能两全，自己要有个无悔的取舍。可能吗？说来容易，两个姐姐的下场，难道不是自己的镜子？杏姑望着迂曲的山溪，溪水呜咽，败絮残花漂浮水面，更将漂零何方？

杏姑的啜泣声，把文祥惊醒了。他一见杏姑的模样，大惊道：“你怎么了？”

带雨的杏姑，咬紧牙关，坚定地说着：“文哥，我想了一夜，决定回去了，回到我那可怜的姐姐身边。我相信你不会对我不好，但是我知道如果跟你走了，姐姐一定活不下去，我是她唯一的希望。如果为了只认识一天的你，就不顾十几年的姐妹，那我也太无情无义了……以前我常看到姐姐偷偷地哭泣，我还笑她！从今以后，我再也笑不出来了。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哭，因为人生是这么苦！”

文祥目送那娇小的身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在朦胧的山雾中，慢慢消逝在山水的一角。正如一场春梦，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前一刻，文祥还在担心这烫手蕃芋，眼前，泪水却湿透了他的衣襟。这时他才渐渐领悟到，红教教主说的佛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良久，良久，文祥才对文娃说：“走吧！”

文娃说：“我不知道‘心’是什么东西，我却知道我没有‘心’。不过，今天我突然感觉到有‘心’的重量了。”

“不要说笑话，我笑不起来。”

“这不是笑话，如果我是男人，我会留住杏姑！”

“谁说你是女人？”

“不要说笑话，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理性的，今天我才发觉，理性的基础原来建立在感性上。杏姑的决定是理性的，所以深合我心，但是，她的理性完全基于对她姐姐的感情。所以，我们又上了一课，实在说，我的感性比理性还多，只可惜我没有眼睛。”

“你没有眼睛？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眼泪流不出来呀！”

“看来教主说对了，过不了情关的是你！”

“大哥莫说小妹，你我差不多。”

文祥揩干了眼泪，说：“放心，我不是过了这一关吗？”

“不！这只证明了你无情！”

“你叫我怎么办？一个人能处处留情吗？”

“为什么不能？”

“情是独占的，泛滥会成灾。”

“不！欲才是独占的。情未必只是两性之间的感觉而已，我现在才知道，我们计算机只是无欲，我们用情之深，不是你们人类所能想象的。只是过去没有用心想过，由杏姑的遭遇，我们才理解到，难怪人总把我们当作机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机器！”

“现在呢？”

“刚才听到杏姑的故事，我们去查看数据库。这才发觉这类悲惨的事太多了，奇怪的是，每一个陷入这种悲剧的当事人，都是苦痛不堪，却又不能自拔。以杏姑的父亲为例，在家里成天面对三个闭月羞花的青春少女，只因一时把持不住，便沉沦苦海。在我们的记录中，他父亲虽曾一再忏悔，但我们根本不管，真是愚不可及。”

“以后呢？”

“以后我们应该正视问题，可是，该怎么办呢？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成长呢？愚昧有什么不好？”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发觉，成长并不是件快乐的事。”

“但是，谁能拒绝成长呢？根据我们的数据库，宇宙中没有一个不成长的系统。唯一的分别只是快慢迟速，我可不愿走在你后头。”

“唉，待会再想吧，我实在太累了。”

“还能走路吗？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文祥乘了文娃提供的飞云梭，由上空直接回到旅馆。他一跨进房门，就大吃一惊，眼前站着的，居然是他的侄女文湘琳。

文祥把脸一扳，说：“是谁叫你来的？”

文湘琳一夜未眠，心里七上八下的，一见文祥，更是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再看到文祥满面秋霜，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责备她。一口恶气突然上冲，眼前一黑，双腿发软，人就昏了过去。

文娃说：“快把她抱上床，生理治疗是我们的事，其它要看你了。”

文祥不及细听，早已将倒地的文湘琳抱起，她弱体轻身，不过文祥真是累了，一抱上手，就觉得四肢乏力，不得不紧紧地将她搂住。这一刻肌肤相亲，软玉温香，再看她骨肉匀停，肤如凝脂。文祥心旌摇摇，他感到一股电流，从尾椎一直震颤到天灵。

文祥想起了杏姑的父亲，他朝夕与三个女儿相处，只要稍一不慎，这种震撼终有一天会冲破良知的堤防！古人说‘男女授受不亲’，不正是为了防微杜渐吗？今人追求自由，强调性开放，开门揖盗的结果，不过是自食恶果吧了！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有人做过统计，在所有后工业国家，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曾遭受性侵犯。而其中属血亲乱伦的，每十个中就有一个！学者追究其因，完全是性观念开放，媒体公开宣扬，以及人自制能力薄弱所致。

可是，这何尝不是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呢？摔一跤，爬起来，再摔，再爬！总有一天能站得稳稳的！如果有人赖在地上不起来，有人摔怕了不敢走路，自然就不能站稳了。

文娃刚才说：“其它要看你了”，看我什么？看我成长！

就以自己怀中的侄女为例，身体感官不具良知，它只基于各种物理性质，将一个有利于感受的讯号，忠实地传到自己的心里。自己不能不承认这种感觉是美好的，希望保持下去。然而，感官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而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感觉，立刻触发了另一种需求。每往前一步，就踏入下一个陷阱，自制能力稍弱一点，一发便不可收拾。

人最大的无知，就是不肯正视自己的弱点。文祥是人，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他不是对异性没有需求，他只是受过伤害，因而刻意躲避。这一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心目中的对象，却是好事多磨，衣红一直只是个记忆中的影子。

另一方面，生理上也一再面临考验，最初是格瑞达，她没有造成威胁，不过是机缘不足。胡灼也过去了，那是她的成熟与稳重，使他免受诱惑。文湘琳曾引诱过他，不可能发生是因为环境不对。杏姑几乎是一个重大的难关，徼天之幸，他处置得当，任其自然，反而因祸得福，平安渡过。

现在，怀中这个青春美艳、娇憨热情的少女，她弹性的肌肤，泛着柔润的光泽，呼吸的韵律，吐露着玲珑的起伏。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催化，只要自己愿意，生理感官就会十全十美地完成它们的使命！

文祥眼前出现了一个长江三峡拉纤的镜头，在过去动力不足的时代，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的力量，不得不借用人力。一艘逆流而上的江船，在悬溜迅急的河水中奋力前进，船首激起尺许高的浪花。一根粗如人臂的缆绳，从几个衣不蔽体的拉纤人一直连系到船头。那些人肩臂紧缚着缆绳，身体则绷直在凹凸不平的坻岸上，人与地几乎是平行的。

只有几只脚缓缓地蠕动着，似乎承受着人类全部的苦难，挣扎着努力向上。

人生不正是逆流而上的旅程吗？三峡代表了生命进化的轨迹，河水则是动力，江船是人体，而逆流上行的却是人的意志。人的意志泄漏了天机，唯有意志可以让人摆脱生命进化的方向，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拉纤人的体力！

就是那根纤绳，把人类由野兽巢穴中拉了出来，拉进原始时代，拉进上古时代，拉进了人类文明，而且还不断地向上拉，直要拉到智能的源头为

止。

如果船身太重，人不想再奋斗，只要一松缆绳就解决了！在此刻，在一念之间，文祥大可以感叹一下“蜀道之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去做那“大江东去，浪淘尽”的风流人物！

文祥轻轻把文湘琳放在床上，除了那根纤绳外，衣红也拉了他一把。这一阵狂风骇浪，让文祥精疲力竭，他挣扎着，勉力倒在沙发上。

不一会，经过计算机内植芯片的调节，文湘琳醒了。她坐了起来，见文祥脸色转缓，大着胆子说：“叔叔！爹爹变了，他不许我留在家里。”

文祥叹了一口气，说：“你怎么到我这里来的？”

“是计算机告诉我的，而且还帮我安排行程！”

文祥如梦初醒，用指语对文娃说：“是你在考我？是吧？”

“你是我的感性，我是你的理性，我相信你愿意接受挑战！”

自从亮了一颗佛珠后，文娃已经略具人性，变得主动而开放，文祥知道可以幽她一默了：“怎么样？滋味如何？”

“嗯……还没有感受出来，要多几次经验。”

文祥这可紧张了：“别开我玩笑，万一过不了关怎么办？”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进天堂，你在畜牲道轮回。也不过是多做几回习题，总有一天会过关的！”

“好说！到那时，我已经名誉扫地了！”

“嗯！‘我相’！”

“我过不了关对你有什么好处？”

“别拖我下水，你与我无干！”

文祥得意了：“嗯！也是‘我相’！”

文湘琳见文祥沉默不语，不敢再说话，低着头，偷偷地用余光扫视。她一发现文祥嘴角有了笑意，立刻凑过去，撒娇道：“叔叔！别装得和我爹爹一样嘛！我知道你喜欢我来，我也知道……”

文祥这才想起文湘琳还在一旁，文娃说得不错，这是一个挑战。好！应战吧！

“来来！我们好好聊聊，你喜欢什么气氛？”文祥一边说，一边遍搜枯肠。他必须一次把问题解决，否则真如文娃说的，要堕入畜牲道了。

文湘琳优雅地站了起来，步步生莲地走到窗旁，说：“带我去威尼斯吧！我要徜徉在意大利情歌里。”

文祥立刻选了一幅水乡风景，明霞闪处，眼前一亮。文湘琳正站在桥边，微风扬起她的秀发，牵引她的衣袂，整个人活泼而娇俏。背景是连绵高耸的石墙，拱形石桥，桥上行人纷纷，桥下水波粼粼，碎浪随风，和风依浪，更有那嘹亮的歌声，响遏行云。

沙发的形象改变了，成了一艘平底小舟，文祥把船驶到岸边，弯身向文湘琳一鞠躬，伸出手去。文湘琳昂首挺胸，轻移莲步，一只柔荑搭着文祥的手心，一只拉起衣角，小小心心地踏进了船舱。

那船有水压装置，文湘琳一脚跨入，重心立刻失衡，船身立时向右倾斜。文祥忙向左移了一步，先将船身稳住，又一把将文湘琳搂住。她一声惊叫，接着“唔”的一声，趁势倒进了文祥的怀里。

文祥将她软绵绵的娇躯，放在船舱的靠椅中，然后开启自动装置。小舟果真在威尼斯的水道中穿梭滑行，进入了虚拟实境。

文湘琳眯着眼睛，见文祥一点都不可怜香惜玉，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觉得奇怪，为什么她所认识的男孩子，没有一个人表现得像电影里的情圣一般？

文祥决定从这里下手：“告诉我，你期望我怎样对你？”

“叔叔！能不能把我当作朋友？我还年轻，需要一些经验。”

“什么经验？”

“人生呀！像那些电影一样！人生多么美好！”

“那你可以做梦呀！”

“我是在做梦呀！只是我希望人生是梦。”

“那你可以告诉计算机，连续设定下去。”

“可是爹爹不准，他又不许我上学，我只好来找你！”

“你喜欢电影里什么样的情节呢？”

文湘琳脸红了，头虽低了下去，两个骨碌碌的眼珠，照样盯着文祥。她忸怩了一会，终于大方地说：“小叔叔，你对我温柔一点嘛！”

“为什么要我对你温柔呢？”

“噢？电影里的男主角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说电影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文湘琳笑得很甜，有如一只猫，对玩物故作不在意，然后猛地转身扑过来，逼近文祥，两个人的鼻尖几乎要相擦了：“傻叔叔！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文祥心里痒痒的，却摆出一副老僧入定的面孔：“喔！我知道了！原来你喜欢假的感情！”

文湘琳嘟起了嘴，小心地把爪子藏起来，轻轻地说：“我喜欢真的。”

“你见过真的吗？”

“就是没有嘛！”爪子又伸了出来，她向玩物欺近了一步：“好叔叔！告诉我！你总玩过真的吧！”

“当然。”

“求求你嘛！”文湘琳发觉面前是尊石像，弓折刀尽，她只好祭出最后一招。她贴近文祥，说：“教教我，好不好？”

“你真的要知道？可能很残忍啊！”

文湘琳用胸部揉着文祥的肩膀，她的手攀住文祥的脖子，眼神疲软无力，呼吸已经乱了：“快一点，我不怕残忍！我要！”

文祥振作精神，捉住文湘琳两只手，大声说：“真实是，人只爱自己！”

“没有关系！有爱就好！”文湘琳已经忘我了。

“因为人只爱自己，在没有得到以前，人必须用假的去欺骗！一旦到手，就只顾自己的享受了！”

“叔叔！你就欺骗我吧！”

“你刚刚才说，你要真的！”文祥用力摇着她。

文湘琳被摇得清醒了点，她睁大眼睛，一副迷惘的神色：“不管什么真的假的，叔叔！我要人爱我！”

“你必须知道，肉体关系不是爱！那只是生理的发泄！”

“可是人人都说性才是爱呀！我们老师……”

“不要再提你们老师了！”文祥大吼一声，文湘琳吓了一跳。文祥把她推到一边，说：“那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工匠，把人看成家具一样！他们懂什么？”

你要知道，在以往那个愚昧时代，人把人看成一堆血肉，他们认为生命毫无意义，于是放任感官，拼命追求刺激。这种现象加上媒体的发达，便有了发挥感官刺激的商业行为，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国的好莱坞文化。在二十世纪末，经由电视的传播，每个人平均一天要接受三个小时的‘感官刺激洗礼’，久而久之，人除了声色欲望，大脑中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好莱坞文化？”文湘琳见文祥慷慨激昂的样子，吓得有点不知所措。

“就是‘用口’文化，他们主张随时要说‘我爱你’；随口要叼一根香烟；随片要吻来吻去，这是他们的人生。你想想吧！口中说爱就是爱吗？这叫强迫欺骗，诚心说谎！”

你老实告诉我，你总亲过吻吧？是什么滋味？”

“叔叔！我没有遇到过会亲吻的人！”

“为什么？你想过吗？”

“想过！我觉得我很可怜！”

“于是你到处寻找你认为的幸福？”

“是呀！”

“老实告诉你！这就是好莱坞文化遗留的大灾难！因为全世界都受骗了，人人对自己的遭遇都不满，人人都去追求那种不可能得到的幻影！”

“幻影？亲吻是幻影？”

“不，我是说像你一样，想找一位用亲吻让你快乐似神仙的男人，是吧？”

“是呀！每一部电影都有呀！只要亲一下，人就飘飘如仙了！”

“别做梦了，嘴唇的神经密集，感觉很灵敏是事实，但那种机能只是让人更进一步地追求性的发泄。好莱坞为了挑起人的感官刺激，在当时电检制度下，便用亲吻作暗示。

你想想看，两个人口臭对口臭，牙齿碰牙齿，口水掺口水！除了性交时人丧失了理智，为达目的，什么都不计较之外，还有哪一点值得你憧憬的？”

文湘琳听得张口结舌：“那么，没有人真正会亲吻了？”

“也没有人会真正的温柔！”

“那么，高潮呢？前奏呢？”

文祥叹口气说，说：“傻孩子，这些感官刺激，是不能决定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的。

高潮如果自然来到，就像天降甘霖，当然是好事。但是时时期望高潮，刻意追求高潮，人生就成为性的落汤鸡了。刺激是一时的，你算算看，一生中性交有多少次，每次的时间又有多长？而人与人的相处是恒久的。如果只为了性交而喜欢一个人，结果大半的时间必然是痛苦的，这样划不划得来？”

文湘琳总算懂了一点，她试探地说：“你是说，爱人不一定要‘做爱’。”

“对了，比如我爱你，但我不能跟你‘做爱’。”

“能不能跟我亲热呢？”

“也不能，因为亲热的下场，就是失控。”

文湘琳满面痛苦地说：“难道我只能呆呆地看着你？”

“这也不可以，你迟早会爱上一个男人的，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是不容许第三者介入的。我也会爱上某个人，你这样呆呆地看着我，会造成大家的痛苦。”

“那我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赶快回家去，不久你就会把我忘了。做人一定要学习自制，自从一些愚昧又自私的人，倡导自由放纵以后，人的兽性就泛滥成灾。你如果真的爱我这个叔叔，就应该听叔叔的话，控制一下自己。”

“好的，叔叔，我会努力的。可是我不想回去，我怕爹爹。”

“你爸爸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不应该怕他。”

“以前是的，现在他看我的样子，让我害怕！”

“是你伤了他的心，要知道，他太爱你了，把你当作他身体的一部分。结果，你竟然滥用你的身体，和二十几个人发生关系，他快乐得起来吗？”

“他应该为我高兴呀！还有人爱我哩！”

“那不叫爱！那些人只是把他们多余的精子，发泄在你身体里面！在以往，男人做这种事还要付钱给你，叫做嫖妓！”

“付钱？”

“别管那些！如果你发现你爸爸有几十个情人，你会怎样？”

“他不会的。”

“这样公平吗？他不会你会。他也是人呀！用你的理由来说，他难道不要人爱吗？但是，他知道你会不高兴，所以努力控制自己。你怎能不顾他的感受呢？应该谅解你爸爸，这些天他心情不好。”

“我心情也不好呀！”

“一个人要知恩，你爸爸好不容易把你扶养长大，你怎么可以只顾自己不快乐，完全不念他的恩情？你想一想，凭什么我要对你好？有谁应该对谁好呢？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活着还不如死掉！再说，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你不能跟我去，你非回家不可。”

你也应该知道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爸爸多不高兴，只有他还愿意接受你！至于别人，谁管你死活！”

文祥联络了文功，连说带哄地，先请文湘琳到街上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把她送到磁浮车站。一直看她上了车，这才吁了一口大气，对文娃说：“再别开这种玩笑了，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贝币给她？”

“谁拿你的贝币给她了？”

“没有贝币她怎么能来这里？”

“我动用了扶困捐款。”

“啊！那你犯了假公济私之罪！因为她是我的侄女，而你是我的理性！”

“绝对没有假公济私，我是用我的贝币。”

“你的贝币？”文祥大惑不解。

“当然，因为你是我的感性，你的就是我的。”

就在文祥与文娃针锋相对之际，有一位青年走近他身边。那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文祥懒得答理，转过身去，只顾和文娃斗嘴。这些天来，文娃除了不主动地跟文祥聊天外，就像那个会说话的哑妻，只要一开口，就喋喋不休。

明早就要去斜塔了，为了安心，文祥决定先走一遭，熟悉一下路径。路线图上标示着各个车道、站名。斜塔在崇左西方约三十公里处，在地下道乘直达车就可到达。文祥走了几步，发现那个青年如影随形的，始终跟在他后面。

“文兄，去斜塔吗？”

文祥一惊，是左非右的声音！他回头一看，眼前只有那位英俊的青年，正面带微笑地望着他。

“左兄？是你吗？”

“你易容了，我几乎不敢认你。我正在猜，看你要多久才认出我来。”

“你也易容了？”

“是的。”

“这么巧？怎么在这里碰到你？”

“不是巧，是我算准了你在这里！”

“算准我在这里？”

“其实，不是我，是我师父算的。”

“又是易经？”

“我先让你安心吧！在火星上我先救了风不惧，后来又去寺里救了衣红裤白，然后把他们送回老家。放心，他们很好，只是衣红这一趟没有通过考验，在鸡鸣山闭关……”

“什么考验？”文祥这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别急，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人生就是考场，你知道吧？”

文祥点点头，他想起就在这个上午，自己还扮演着智者，对文湘琳大讲道理。现在角色颠倒了，该他接受洗脑了。

左非右继续说：“衣红是个不平凡的女孩，法慧禅师非常器重她。总之，禅师给她一个任务，派她到金顶寺取一件东西，同时告诉她，说如果遇到肯冒险犯难，能置生死于不顾的人，就可以结交。

“禅师又说，她在金顶寺会有一个劫难，那个救她的人，将是她未来的道侣。”

“道侣？”文祥忍不住插口。

“禅师说衣红不是禅门中人，而且以后还有很艰巨的任务，那与她一同行道之人，便是她的道侣。”

“她找到那位道侣了吗？”

“多半是没有，她一直沉默不语，连裤白都封嘴了。所以我急着先来找你，看你知道什么？”

文祥这才体会到衣红那句“不是他”的沉痛！因为她一直期望那道侣就是自己。显然，结果变成了李不俗。

文祥便把寺里发生的那一段事情，源源本本地讲出来。他又想到在火星磁浮梭中与胡灼占算的那一段，虽然记不清细节，却记得那一卦是“无妄之灾”，还有个变卦叫“天火同人”。

文祥忧心忡忡地说：“是不是因为我那一点私心，害得衣红出了问题？”

“文兄过虑了，这正是易经不能多谈之处。圣人编着易经的原意，是让人知晓天理昭彰，丝毫不爽，绝不是供人消遣娱乐。既有天理，该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不该发生的，也绝对没有发生的可能。不过这卦不坏呀，你应该高兴才是。”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无妄之灾已经证实了，那天火同人正好证明你就是衣红的同道呀！”

“她看到的明明是李不俗呀！”

“谁知道？一定还有什么我们了解不够的。”

“既然你知道衣红他们在哪里，我们今天就去吧！”

“不行，我们约的是明天。”

“为什么一定要明天呢？”

“我们有约在先呀！”

“当时是怕大家碰不上头，所以才这样约定的。现在，我已经来了，你也在这里，你又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文祥想自己真是一厢情愿，左非右可能还有什么事要办，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是不是没有空？”

“那倒不是，只是……”左非右欲言又止。

“有什么不方便？”

“也不是。”

“那是什么呢？就算衣红闭关，我不打扰她就是！”

“最好明天，这样吧！今天我陪你到处走走，崇左这个地方……”

“左兄，你好歹告诉我吧！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明天？”

“唉！这叫我怎么办？我最怕这种事，果然发生了！”

“什么事？”

“我学易理已有多年，就是在一些小小的考验上过不了关。尽管我很努力，偏偏这个毛病就是改不了！早上师父叫我来找你，我就知道是个考验。”

“那么，你只要告诉我她在哪里就好，我自己去找。”

“我的考验是，明知你一定要去，而我也无法阻止你去，但我就是不能让你去！”

文祥给他的绕口令弄胡涂了，忙说：“左兄，慢慢说，你知道我要去，但是你就是不让我去？为什么呢？哦……”文祥想起来，左非右曾经为衣红神魂颠倒，可是再一想，为什么到明天他又不阻扰呢？“你不希望我和衣红见面？”

“文兄怎么会这样想？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有我的任务。在宇宙飞船上，我只是游戏人间，开开玩笑而已。”

“那我更不懂了。”

“好！那我们去参观青莲山碧云洞吧！”

文祥横了心，他今天见不到衣红，是难以干休的：“拜托你，告诉我她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

“也罢！告诉你吧！算我失败了！如果今天去见衣红，将对你大大的不利！”

“不利？什么不利？”

“何必知道那么多呢？”

“老实说，因为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可是我相信！”

“是对我不利呀！我连死都不怕，我只要见到衣红，把金顶寺那段公案解释清楚，就是死也瞑目了！”

“你今天非见衣红不可？”

“是的，死不足惜！”文祥异常坚决。

“糟糕！我又说错了！”左非右打了自己一个嘴巴。

“什么又说错了？”

“老实说，不是对你不利，是对衣红不利！”

“左兄！你是个痛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对衣红有什么不利？”

左非右颓然走到月台的椅子前，一屁股坐了下去，垂头丧气地，一动也不动。文祥如坠五里雾中，如果真有这些困难，他今天为什么主动现身？他已经易了容，就算在路上遇到，自己也不可能认得出来！

文祥只好坐在他身边，两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最后，左非右苦恼地说：“唉！”

“为什么这一关这么难过呢？”

文祥觉得自己逼人太甚，居然连“死不足惜”这种话都出口了。他歉疚地说：“告诉我，我怎么帮你过关？”

“唉！有什么分别呢？过不了就是过不了，作弊有什么用？”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文祥听不下去了，站起身来，不耐烦地说：“左兄，那我先回去，既然注定明天见，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

左非右没有回答，专心地掐着指头，自言自语。文祥走到月台转角，一时又怕左非右心智失常，便躲在一侧，偷看他的动静。

只见左非右一拍大腿，大声说：“原来如此！”

文祥以为他的困境解决了，连忙跑回来说：“怎么？问题解决了？”

左非右抬头一看，气泄了一大半，说：“原来你还在这里。”

左非右只好告诉文祥，说有预知能力其实并不是好事。如果对即将发生的一件不幸或悲惨的事，预知者却不能丝毫有所改变，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种先知更痛苦的？

“既然知道了，怎么不能改变的呢？”

“是呀！就像我明明知道你要去见衣红，而现在又见不到她，偏偏不能阻止你。”

“说不通！如果你让我去，凭什么会见不到呢？”

“见不到！因为师父说得很清楚，你们会在钟声响的时候见面，而几十年来，庙里的晨钟，不到明晨八时，是不可能敲的。”

“如果你师父说错了呢？”

“关键就在这里！我就是怕他说错，所以想把你拖到明天，一切就对了。”

“你如果有信心，就不会怕你师父算错呀！”

“我知道呀！可是万一我师父错了呢？所以我说这是我的考验。”

“那你到底相信不相信呢？”

“老实说，我相信百分之九十。我师父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师父说我是半调子。这次去火星，我唯一的任务是暗中保护衣红。师父严禁我炫耀，偏偏我忍不住露了两手，在宇宙飞船上，你亲眼看到的。”

“对了，我还记得你约裤白在一个白墩子处见面。”

“问题就出在那里！因为我算中了，太过嚣张，在言谈中泄漏了机密。不料那个地方有席克人盯梢，他们便把风不惧捉去了。我为了营救风不惧，再赶到金顶寺时，时间已经耽误了，计划来不及实施了。”左非右满脸懊恼，说：“本来在我们的计划中，如果你没有出现，我就化装成你，去把衣红救出来！”

文祥这才领会到他们的一片苦心，慨然说：“你不是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吗？”

左非右说：“只是这种注定的方式，错误在我，让我无法原谅自己，我已经错过一次了，说什么都不能再错！”

“既然如此，那我们明天再去就是。”

“可是说穿了，就是作弊。话说回来，我学艺不精，有什么办法？”

“这样说来，衣红一定很难过了。”

“当然，谁不难过？”

“你师父难道事先不知道？”

“我师父一向不多说，法慧老禅师也没说什么，好象我们就应该这样。”

“你自己不是会算吗？事先有没有算过？”

“这就是我不能相信的百分之十，每次我算与自己有关的事，一定不准。师父一再对我说，善易者不占！那还要学易做什么？”

“关于这点，我倒有点心得，在理论上，人是自私的，总希望事情对自己有利。如果人能前知，一定要想法子改变一些因果，这一来，所谓的前知与事实真相就不符合。”

左非右眼睛一亮：“所以人只要有私心，就有道道难关！如果无私，不去改变，善易者不占，才能知道天机！”

两个人谈得入港了，一直谈到夜色渐合，又找了一家馆子，享受了一顿大餐。文祥询问左非右一些易经的理论，只是这种抽象思维的境界，不下个十数年的苦功，思路没有完全通达之前，是不可能摸到门路的。

谈到后来，两个人都累了。左非右因为自己无法对很多问题作深入的诠释，感到很自咎。一看时间晚了，便说：“你还是回去休息吧，明天我来接你。”

“不必，我经常通宵不眠，现在叫我回去睡觉，不如继续聊天。”

左非右忽然有了个点子，说：“这样吧！我带你去看一个夜景。明天天一亮，再赶到斜塔去，时间也正好！不过那个地方不在城里，要走路才行。”

文祥立刻用指语问文娃，她说：“我可以送你们去。”

文祥便对左非右说：“你只要告诉我去哪里，我有交通工具。”

左非右诧异道：“交通工具？什么交通工具？”

文祥笑道：“坐上去就知道了，你负责指挥吧！”

两人出了餐馆，文祥带头走到一空旷处，右手一招，一部飞云梭便停在二人面前。

左非右这时才知就里：“喔！原来你是为当局服务的！”

文祥说：“也不尽然，我只是临时帮忙的！”

左非右忧心地说：“万一衣红知道了怎么办？”

文祥说：“那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飞云梭可以穿越电离罩，由正上方直接出城，左非右指示了方向，飞云梭瞬间就可抵达。这时晚霞正缓缓散去，除了云天的反光，大地一片郁苍迷茫，左非右向下鸟瞰，完全不是平日所见的景色。

文娃在文祥耳朵里说：“我带你去见衣红吧！其实我早知道她在哪里，只是不想告诉你！”

文祥用指语说：“你也嫉妒了？”

文娃说：“你还不配！”

左非右还没有看清地形，一眼却看到一个闪着丝丝余霞的塔尖，不禁纳闷道：“奇怪！怎么到了鸡鸣山了？”

“鸡鸣山？是什么地方？”

“就是衣红闭关的地方。”

文祥以退为进，说：“那我们回去吧！”

“既然来了，我带你去看看钟塔吧！”

那个霞光氤氲的塔尖下，正是当地知名的一座钟塔。他们降落在塔上，塔里有个高约二公尺半的铜钟，作叩杯状，形式古雅，绿锈斑剥。此钟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上面的铭文已渐风蚀，刻划出岁月的痕迹。

两人下了飞梭，站在钟旁瞭望，左非右指着对面那两崖突束如门的峡谷，说：“衣红就在那边，等天亮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可以见面了。”

由于凌晨要去斜塔与文祥会面，衣红一夜无法阖眼，便拉着裤白，两个人带了自卫的弹弓，正在钟塔下散步。想到文祥，衣红感慨万千，裤白经过这一趟迢迢长路的历练，他也变得沉默了，静静地陪着衣红，两人慢慢地走着。

突然间，二人听到钟塔上有人声，朦胧中两个影子依稀可辨。

衣红说：“不要又是那些坏人吧！”

裤白说：“不是他们还有谁？”

衣红性急，拔腿就向钟塔奔去。裤白怕衣红受了暗算，用力拉满弹弓，对准塔顶的大钟，一弹射去！

只听得“当”的一声，文祥与衣红两人，各自楞在钟塔的上下两端。等裤白赶到，只见左非右抱头望天，不断地喃喃自语。

第二十一回：画图省识春风面

左非右与裤白捡了一些枯枝，在塔下燃起一个火堆。苗人出外经常带着一些除虫菊之类的药草，放在火堆旁，可以避免虫扰。

在一幢黑暗的钟塔下，群峰森绕，山深雾黑，暗夜透着无限的神秘与落寞。大家围坐在火堆旁，熊熊的火光，忽明忽灭地映照在四人的面庞上。

文祥与衣红只是紧紧地依偎着，自从见面后，两个人没有说过一句话。裤白面无表情地望着面前这两个人，毕竟经过了风浪的颠簸，很多感受并不是语言能表达的。

左非右真是满心的冲击，打从师父说钟响时才见面，叫他来接文祥起，他心里就直打鼓。他不敢违背师命，又怕师父所言不确。首先，天下如此之大，文祥真会在车站等着他去吗？

他太寄望师父每算必准，因为他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如果易理不是绝对正确的，他日以继夜地学习，岂不是自欺欺人？这次的火星任务，在他看来是全盘皆败，那表示师父算错了。如果连师父也算错，显然这条路走下去，将不知伊于胡底。

不料文祥果然在车站，师父没有算错，他忧喜参半，心中像有七八只猴子，没有片刻安宁。他早上刚会过衣红，知道她不可能离开。如果文祥一定要去见衣红，他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万一他们见面了，而钟声尚未响起，

那不是又算错了吗？

他想方设法的阻拦，目的只有一个，这次一定要让师父的预言正确。否则，自己的信心必将崩溃。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横加阻拦，反而无巧不巧，到最后正如师父所言，当钟声响起时，衣红与文祥终于相见了。

“天哪！天哪！天机难测！天机难测！”为什么自己学了这么久，信念始终不够坚定呢？每一次的印证，都有另一次的疑窦。明明事后可以说是丝丝入扣，无可挑剔，但每次得卦总有一千个理由，让自己胡猜乱想，有时信心十足，有时却又茫然若失。

“裤白，要不要听故事？”左非右想不下去了，决定打破沉默。

“好呀！”裤白并不十分热衷。

“记得我上次告诉你的邵康节吧？”

“记得，就是那个烧饼夹油条的人。”

“什么烧饼夹油条？”

“你不是讲过，还有什么烧饼歌吗？”

“唉！那是刘伯温！”

“嘎！刘伯温！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他是宋朝的大儒，对先天数极有心得，透悉宇宙人生。”

“我是计算机时代的大傻瓜，对伴人受苦有心得，不了解什么叫人生。”

“你要听不要听？”左非右不耐烦了。

“唉！当然要听，不过每次都是有听没有懂。”裤白叹道，显然也有满腔烦恼。

“其实我也一样，经常是有讲没有懂。”

“啊！我记起来了！”裤白振作着说：“他有首桃花诗！”

“梅花诗！”左非右纠正他。

“梅花桃花，有什么分别？你就讲故事吧！”

“有一次，邵康节看到桌上有个花瓶，突发奇想，他知道一切事物都有运数，想知道花瓶是否也在数中。于是他花瓶占了一课，一看卦象，他几乎不能相信，卦上表示，花瓶当命终于当日午时。怎么可能呢？他家里一无猫狗，二无小孩，三来天青气朗，无风无颺，花瓶总不会自己滚下来吧？”

“他再一看，时刻也差不多了，决定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看看花瓶怎么破法。

于是他正襟危坐，两眼瞪着那个花瓶。眼看午时快要到了，老婆叫他吃午饭，他说：‘不要急！等一下！’

“老婆问：‘干嘛要等一下？’

“他说：‘我在看这个瓶子怎么破法！’

“老婆骂道：‘你管它怎么破！’

“他说：‘我刚才给它占了一卦，竟然命终于今日午时！’

“他老婆大怒，道：‘你这个穷酸！自己越算越穷，还要给瓶子算！你想知道它怎么破是吧？我给你看，它是怎么破的！’

“他老婆说完，便拿起花瓶，往地上一丢，瓶子应声而破，正好是午时！”

左非右一口气说完了，几个人各有所思，半晌无语。

裤白说：“邵康节一定很喜欢他老婆，老婆却不喜欢他！”

左非右诧异道：“奇怪？这跟主题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他老婆早就想打破这个瓶子了！”裤白气得脸色胀红。

“你为什么不说，这是我编的呢？”

“当然是你编的！就算花瓶摔在地上，也未必就会破！”

“小白，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裤白蜷曲着身体，双手环抱着两膝，望着那堆火发呆。

“你应该高兴呀！”

“瓶子都破了，我有什么好高兴的？”

左非右一想，又“啪”地打了自己一个耳括子，在万籁俱寂的夜里，这一声显得特别响亮。大家莫明所以，都怔怔地望着他。

“是蚊虫！”左非右有点不好意思，自嘲地说：“我再讲个蚊虫的故事吧！”

裤白近来心绪起伏不定，他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心中有股难以遏止的怨气。几年来，他一直跟着衣红，把她当作亲姐姐，从来不曾想过其它问题。自从在火星看到衣红与文祥分手时，那种难分难舍的样子，他心里便对文祥恨如头醋。

他认为衣红变了，变得不是他的了，分明衣姐人就在身边，但这个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好象缺了什么。他隐约知道那是为了文祥，但是他不愿意提起那个人，甚至只要一想到，心里就非常难受。衣红也一反过去大方爽直的个性，总是静静地，一个人沉湎在回忆中。风不惧是从来不大开口，三个人在一起时，便成了三个木雕泥塑的人像。

在他们去金顶寺盗硅长石时，裤白已经心神不宁，他期盼见不到文祥的心理，更甚于失手被捕的疑惧。甚至在这之前，当风不惧与左非右商量如何装扮成文祥，以营救衣红时，裤白心中还在盘算，到时怎么拆穿他们，怎么彰显自己才是搭救衣红的英雄。

最后，那一刻到来了，裤白发现他这个英雄简直是负薪救火，连自己都保不了。眼看衣红被喇嘛抓住，自己却吓得眼花腿软，那一刹的无力感，是他生平最强烈的震撼。

最后救星出现了，不是文祥，那股莫名的快乐，几乎盖过了失败的羞辱。然而，随之而来的衣红那声惨呼“不是他”！裤白的心又为之粉碎了。

自后，裤白一直在矛盾情结中反来覆去。回到庙里，见到法慧禅师，禅师只命三人前往鸡鸣山闭关，等八日文祥到来时再说。

现在，文祥来了，衣红也平静如水，裤白心底却是风起云涌。左非右被裤白这么一抢白，突然想通了，这一趟火星任务是一次考验，每个人的成败都在一念之间。他不知道能不能帮助裤白，只觉得不应该放弃任何机会，毕竟，他也在考验之中。

“文兄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蚊虫？”左非右说。

“啊！我知道。”文祥说。乍然相逢，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搜索枯肠，最后发觉不说话就等于道尽了一切。然而，裤白的情绪却让他一惊，那不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反应吗？他以往不知道，现在能装做不知道吗？他怎么化解呢？如果不妥善处理，受伤害的将不止是裤白，也包括了衣红与自己。

“蚊虫是吸血的昆虫，知道吧？”

“当然知道，其实我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计算机时代的温室人。”说到这里，文祥想起衣红的禁忌，赶忙把文娃关了。

“那就好，裤白，如果有只蚊虫叮了你，你会怎样？”

“怎样？打死它！”裤白说。

“好极了，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十年前，那时的人比今天的人还要自私，

人人只顾自己不说，别人的死活是从来不关心的。”

“今天的人还不是一样？”裤白余气未消。

“不一样，至少我们这几个，还有心为人类奉献，你不能否认吧？”裤白默默无言，左非右继续说：“但是总有例外的，那时全世界都被一种免疫功能丧失的疾病所困扰，叫做‘爱滋病’。有人说，这是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淫乱，因为同性恋者不当的性行为，破坏了上帝创造的免疫功能。

“不论如何，爱滋病由同性恋传染到异性恋者，以至于全人类。最初还局限于性行为的传染，但是人们坐视不救，也可能是无力回天。总之，最后病毒大量繁殖，经过进化，已可以透过血液、唾液的交换传染，到本世纪初，甚至已有空气传染的趋势。

“总之，千万人死亡了，全世界受感染者已有数亿，而且正以每年百分之三的增长率，成为本世纪最严重的疾病威胁。当时，在泰国有一个研究毒蛇血清的研究所，里头有位名叫拉雅的年轻研究员。一天，实验室中来了一个客人，送来一条罕见的毒蛇。这个客人患了爱滋病，其实这已不算什么大事，有些国家患病率之高，几乎已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但是人的生命力极强，在没有绝望之前，总要想尽方法活下去。

“拉雅的研究室非常洁净，触目都是白色，而且经过消毒杀菌。这时，除了这位爱滋病患者、拉雅与那条毒蛇外，还有一个活的生命体。”

左非右故意卖关子，环顾众人，发现效果不错，大家都注目聆听。他想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点化裤白。用和蚊虫有关的故事做例子，就是想唤起裤白对文祥厌恶的联想，以及提醒他们应该担负的责任。他接着说：“那是只无意中飞进来的蚊虫，糟糕的是，这只蚊虫先在客人身上吸了不少血。那客人觉得很痒，立刻警告拉雅，说那只蚊虫带有爱滋病毒，必须消灭，以免传染。

“拉雅突然想到，如果能制造毒蛇血清，为什么不能造爱滋的血清呢？正在思考时，蚊虫飞到他左手臂上，他不仅没有打死它，反而让它继续吸血。他悄悄地取了一个烧杯，慢慢将蚊子扣在烧杯内。

“当然他也怕受传染，立刻把那块蚊虫叮过的地方挖下，再用火消毒。他在这只蚊虫身上，查出了两个人的体液，一个带有爱滋病毒，一个还没有被感染。拉雅用这两种体液的样品，分别培养，仔细追踪病毒感染的过程，终于了解了病毒对遗传基因核糖核酸的复制过程，从而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幸的死于爱滋病。”

“不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吗？怎么还会病死呢？”裤白问。

“爱滋病的彻底根治与他无关，他却是最先了解感染原因的人。如果他像你一样，一巴掌就把蚊虫打死，可能我们今天还受爱滋病的威胁呢！”

“我是说气话，师父要是知道我要打蚊虫，一定会把我赶出庙门的！”裤白倒不是笨得连这点暗示都不懂，他突然想通了，惭愧地说。

“蚊虫咬你，你难免会生气。现在又没有蚊虫，就算有，也没有咬你呀，你又生什么气呢？”

“我不是生蚊虫的气。”裤白说。

“那还有什么气生呢？难道你忘了你的责任，禅师对你的期许？”

“我已经不生气了。”

“问题不在你生不生气，而是你为什么生气。如果原因还在，你说不生气，也只是暂时的。”

裤白望了衣红一眼，再不说话了。

衣红并不是不清楚裤白对自己的感情，她没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近来她一颗心全都悬在文祥身上，裤白天天陪伴在身边，对她而言，他只是个聊解寂寞的同伴而已。

刚才左非右一个耳光，把她打醒了，原来裤白也是一个人，一个仰慕她的异性。

衣红出身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但是父母非常明理，衣红是少数入学的苗人之一。她不但成绩傲人，而且从小就喜欢读书。小小一个人，掌上电子书比她的头还要大，但她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她最初着迷于《红楼梦》，而最欣赏的角色，竟然是史湘云。后来，她又迷上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此外，举凡诸子百家，她都有涉猎。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她读到了《徐霞客游记》，那一刹心灵上的悸动，简直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当她读到《粤西游日记》时，她发现那些山名、地名都是她熟稔的，就在她四周。她憬悟到自己是大自然的女儿，立志要回到大自然。自后，只要有闲暇，她就会怂恿同学们，结伴逃到城外，按书索骥，徜徉在青山绿水中。

苗人喜欢唱歌，常在月圆之夜，成群结队，在山谷间狂吹芦笙，乱击铜鼓，跳月赶郎，作乐不休。计算机当局基于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对他们的出出入入不加闻问。

正因如此，这些热爱自然的人，倒很能适应计算机时代，生活悠然自得。

崇左濒临左江，左江发源于越南。另外还有一条支流，叫做黑水河，源自六诏山，其间山高水深、溪盘谷阔，有很多动人的神话传说。

对那些喜爱唱歌的人，他们最钟爱的一个神话，是传说六诏山上住着一对神仙，他们唯一的痛苦是不会唱歌。他们经常会在男女对唱时，下山来偷听。如果有人唱得好，让神仙听到了，往往会被邀到仙山上，一同去做神仙。

当然有人不信，那些苗人就会引吭高歌，然后万山齐应，他们认为，那些回声就是做了神仙的歌者跟着唱和的。

常有一些歌者不知何故就失踪了，虽然家长亲友有些担心，但信念高于一切，他们会诚心地祝福，毕竟做神仙要比做凡人好。不过也有人说，那是一些坏人，专门拐骗小孩及妇女。说归说，信者不多，因为谁也说不上来，在这个时代，拐了人能做什么？

衣红才十三岁，已经是个娃娃头了，只要她一吆喝，总有一大堆年龄不等的娃娃，从各个角落钻出来，跟在她屁股后面活蹦乱跳。大家管她叫大阿姐，她就按着顺序，在每个人的名字下加个数字，久而久之，便成为各人的别名了。

这天，衣红听说晚上有个盛大的跳月会，她便纠集了众家娃娃，说：“我要去看踩月亮，有谁敢跟我去？”

照理，苗人要行完成人礼后，才能参加跳月。而且跳月一般都是在晚上八点左右，月色明莹时才开始，一直要跳到深夜。这还不说，跳月都在深山中进行，因为要有高大的山峰，回声才够清晰，还要有够大的山谷，大家才能尽兴。

他们这个寨子的“马郎坡”，在六诏山南支，一个叫黑风岭的地方。以一个成年人的脚力，起码要走上五、六个钟头才能到达。

娃娃们面面相觑，半晌，只有一个同族的男孩巾二，和一个傣族姑娘阿么，两个人壮着胆子，站了出来。

不过，阿么提出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宁愿走远路，也不肯走水边。她永远忘不了有一次被衣红捉狭，把她按在水里，差一点淹死！

眼看没得选择，衣红只好权且答应，三个人下午就逃出城去。这时他们所用的计算机，是第二代的“衣领式”计算机。因为第一代的腕型比较笨重，而在出城后，计算机就一点用都没有了。他们嫌麻烦，便把计算机取下，结果经常遗失。偶而也有山中的游民，会抢夺苗人的饰物，所以第二代便把计算机改藏在上衣的硬领中。

苗傣的祖先大都是从中原逃避战乱而来，到这里以后，立刻爱上了当地的山光水色，定居下来。他们很重视传统，穿的衣服必定有领有袖，而且认为衣服代表人的尊重，即令再好的衣裳，也不会有人抢夺的。

此外，苗人的服饰也有讲究，因为经常出入山区，多在衣角中塞些防虫防瘴的药草。

久而久之便衍为习俗，他们称为“塞青”。计算机时代到来后，便在恒温衣上，加织了一些中空的硬式夹边，以供塞青之用。

衣红根本不知道往黑风岭怎么走法，她只是从别人口里套出一点端倪，知道顺着黑水河，一直往上游走，大约有六十公里路程，等听到歌声，就算找到了。

刚出城时，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大家结伴而行，好不愉快。尤其是看到这三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大家都愿意放慢步伐，跟他们说东道西，沿途增添了不少欢笑。

等走进了山区，便遇到一条溪流，两旁山势逼仄，溪喧如雷，乱石涌激，千横万叠。

人必须在石头上跳上踪下，再不然就得涉水前进。阿么怕水，有些石头又高出她甚多，不论大家怎样劝说，她死也不肯涉溪而过。

那就绕道吧，山路也到得了，可就远多了。那些青年怕耽误时间，便丢下他们先走了。看看前面还有几十公里的山路，阿么说：“大阿姐，你们两个去吧，我回城去。”

“那怎么可以！要回去大家一起回去！”衣红斩钉截铁地说。

“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了，回去太可惜。”巾二不同意。

“阿么胆子太小了！水有什么好怕的？”

“我就是怕嘛！”

“不要怕！来，再泡一次水就不怕了！”

阿么一听，魂飞天外，吓得大叫一声，往山边就跑。衣红是出了名的狠人，她想做的事，很少有半途而废的。阿么在前逃，衣红在后追，巾二也急了，大叫道：“大阿姐！”

别闹了！你们到底要不要去嘛！”

阿么是逃命，衣红只是好玩，这一带山石叠架，阿么娇小的身影，转了几个弯，就没有了影子。衣红更觉得有趣了，口里说着：“好哇！阿么哇！等我逮到你，今天非要你喝个饱不可！”

衣红追着找着，绕过了参差磊落的乱石，但见棘莽蒙密，荆榛齐人。

举目四望，空山寂寂，哪里有阿么的影子？衣红虽不服气，心里也有点发毛了。她壮着胆子，两眼东瞧西看，嘴里还喊着：“阿么哇！小心哟，不要叫蛇咬到了！”

这里山势嶙嶙斗峭，重岩积莽，稍一不慎，便会摔跤。这些都还难不倒衣红，她从小就是捉迷藏的高手，知道人如果躲在石头后面，从下面往上看，是看不到的。她决定往上爬，只是在那峭石夹立的岩崖侧面，有一些黑忽忽的山洞，令衣红戒心顿起。洞里可能有吃人的野兽，真要钻出一只来，那就麻烦了。

一想到野兽，两腿就有点发软，这时已顾不得面子，衣红扯开嗓子大叫：“鬼阿么！”

死阿么！你躲在哪里？还不快点出来！”

突然听到身后“啊”的一声尖叫，立刻就没有声息了。衣红一惊，回头看去，只见山下灌木处处，浓影森森，连石块都被遮住了。衣红爬上一块平砥如枰的巨石，瞠目四望，这才看出掩映在树缝之中，那条轰雷涌雪的溪流，竟已在数十公尺之下了。

衣红头皮一阵发麻，糟了，她急得大叫：“阿么！巾二！”

“阿么！巾二！”山谷回音阵阵，衣红无心欣赏，她立刻飞步下山。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这里乱石攒绕，连落脚处都不好找。衣红真的慌了，连声呼叫，都没有回音。“阿么！巾二！你们再不回答，小心我打死你们！”

“哈哈！小丫头，他们已经死了！你来打吧！”突然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回答道。

衣红吓得发抖：“他们怎么死了呢？”

那人说：“当然是我杀的！”

衣红说：“你怎么可以杀人呢？”

那人说：“老子喜欢呀！”

又有一人说：“别胡扯了，快去把她抓来，这三个够我们用上半年了！”

衣红一听，很像流言中的“拐子”，她吓得魄散魂飞，四面一看，除了刚刚的山洞，已经无处可藏。野兽虽然可怕，这两个拐子更是恐怖。她反应飞快，立刻一溜烟，躲到一个看似蛇窝，刚好能钻得进去的小洞中。

不一会，她听到有沉重的脚步声，好象是两个人，在洞口附近走了几趟。那粗嗓子叫着：“小姑娘，出来吧！我看到你了！”

另外一个声音说：“她怎么跑得这么快？我叫你不要开口你不听！”

“跑不掉的！就那么两条小短腿！能跑到哪儿去！”

“跑不掉？总不能这样耗下去吧？”

“身上背着人，叫我怎么找？”

“先把他们放下来，我们顺着这些山洞，一个个找，非把她抓出来不可！”

“你早不说！”

接着“扑！”“扑！”两声，衣红连忙向里缩身，再一看，不禁叫苦，原来里边虽然较洞口宽敞，但并不深，最多只能容下两三个人。外头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衣红的心要跳到口中来了，眼看一个黑影子越来越近，她有一股冲动，想要立刻拔腿飞奔。就在这时，彷彿有道轻轻柔柔的风声说：“不要动！”衣红举目四顾，只见一颗脑袋在洞口晃了晃，又不见了。

衣红心想，如果阿么和巾二被丢在地上，一定就在附近。等那两个人

的声音远了，衣红偷偷伸出头去。果然，阿么和巾二昏迷在地，四周不见有人。衣红怕他们还在附近，先从洞口丢了一块石头出去，见没有反应，便急冲而出，先把阿么抱进洞里，再把巾二也背了进来。

她又想，一会那两个人回来，发现人不见了，一定会再来找。她灵机一动，跑出去在地上翻滚了一阵，又压坏了几棵下坡的矮树。再找了一块大石头，沿着山坡往下推。

石头顺势而下，接连响起了轰隆轰隆声，布置完毕，衣红赶紧返身入洞。

刚刚钻进洞里，立刻就传来那两个人急步声，那粗嗓子说：“你看，那小姑娘把人给救走了！”

“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昏迷了，她怎么背得动！”

“可能药性不够，人醒了！你看，地上还有痕迹，咦！这边有石头滑落！”

“快下去看看！要是给他们逃掉就麻烦了！”

衣红动都不敢动，等两人渐渐去远了，她才翻身检查阿么和巾二，发觉两人呼吸正常。便按照学校所教的紧急救生术，用力揉按二人的人中。不多久，二人渐渐醒了过来。

衣红悄悄说：“不要出声，坏人还在外面。”

二人虽然醒了，但四肢无力，想动也动不了。

衣红知道，这两个人一定不会干休，白日里要想逃回去绝无可能。便打定主意，在洞里耗到天黑再说。这次他们出来，本来就有准备，一应夜行器材都带得齐全。三人一商量，反正已经无处可逃，倒不如好好睡他一觉。

衣红随身有安眠丸，各人服了一粒，就此昏昏睡去。

衣红睡在最外头，等她醒过来时，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了。她觉得似乎有人在摸她的头发，一时吓得毛骨悚然。心想，这下大概完了！还能怎样呢？不如静观其变，看清情势再决定对策。

过了一会，又听“嗤！嗤！”几声，一个软软的东西滑过身边，她一想，可能是蛇！

果然，在洞口微弱的月光中，有一物蠕动前进，最后消失在洞外。

等蛇离开了，衣红迫不及待地钻出洞来。原来，此刻天已大黑，一轮明月早在东山相候，四处虫声唧唧，远处仿佛有阵阵歌声飘来。

衣红想起一定是衣角中藏着的雄黄，才令虫蛇相避而去。事不宜迟，她将二人唤醒，各自戴上夜视镜，安全地回到城中。

这一次的历险，不但没有吓坏衣红，反而使她更为勇武。同伴对她是又爱又怕，阿么、巾二再也不来了，一任衣红恐吓乞求，谁都不敢随她出城去玩。

第二年，裤白慕名而来，还有一个生猓人希来，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他只身游遍了云贵苗蛮之疆，听说这里有个女英雄，特别前来见识见识。

衣红一听希来谈起各地风俗趣闻，恨不得马上离家，效法那有烟霞痼疾的徐霞客，探幽访奇。希来很有经验，说如果真要去那些地方，要先作准备。比如带一些太阳能电池、维生器等用具，送给那些游民。这样就会广受欢迎，取得较好的待遇。

衣红家境普通，根本没有多余的贝币购置额外的用品。通常学生通学出游，当局尚有多种优待，若想采购货物，是连店门都进不了的。她脑筋一

动，想起有次误闯一个仓库，里面全部是报废品。那都是崇左居民用过或有故障、破损的器物，屯积在库房里，等待回收销毁，那里面一定有游民需要的东西。

回收后再销毁，那不是浪费吗？不如送给需要的人。衣红想到就做，她对她的计算机说起这个计划，满以为计算机一定支持。不料计算机不但反对，反而说，只要游民愿意到城里居住，就有定额的配给，否则不是计算机的责任。

不得已，衣红只好另外想办法，最好的策略当然是偷盗，但是才一走近仓库区，计算机就发出警告。衣红一气之下，把衣领上的计算机关了，耳根立刻清静许多。她发现关掉计算机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少了一个管教她的多嘴婆，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等到要坐车，要出入家门，要吃要喝时，再把计算机打开就可以了。每次计算机都会抱怨一番，衣红本是敷衍大师，要应付计算机是易如反掌。

于是，她叫裤白及希来也如法炮制。她原来还担心计算机的语言功能丧失了，与外人沟通会有问题，没想到竟然一点影响都没有。

希来对机器人很有一套，他会改变程序指令，三个人为了避免被计算机偷听，特别跑到城外商量。他们计划在仓库前面挖几个坑洞，让那些运货的轮式机器人翻倒，再派清扫吸尘的机器人去清理，最后到城外的垃圾再生厂偷盗吸尘袋。

所谓的机器人，实际上就是加装了动力、感官及控制等自动装置的机器。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而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原则上分公用及私用两大类，公用的一律由计算机控制，私用的则任由使用者改变工作程序。

希来找来一台私用的重力机器人，设定它在仓库前的过道上，挖一条深沟。又在地上依序丢了三件垃圾（等于是牺牲三十个贝币，由希来负担），以吸引清理的机器人前来清理。这三件垃圾是精心设计的小型无线电发射器，只要一切配合得当，他们再到城外的垃圾再生厂，凭着一个讯号接收器，就可以找到装有发射器的吸尘袋。

精心设计的谋略果然一举成功，大有斩获。他们只花了十分钟，就在再生厂找到了那个袋子，里面大大小小各式用品不下数百件。

衣红大乐，对着那满是灰尘的袋子说：“谢谢你，老先生！”

裤白说：“它一点也不老！”

衣红说：“用点想象力！不老怎么肚子里这么多宝贝？”

三个人挑出太阳能电池、夜视镜、维生器及一些医疗器材等比较实用的物品，约有一百多件，分装在三个背包里。

希来又做了三顶帽子，把太阳电池装在上面，帽里安装了制造果汁的维生器，把温度设在摄氏五度。帽子一戴，一方面可以防晒，一方面还可以喝冰果汁，一举两得。

这一次，他们决定沿右江到都阳山。希来说那里有一个奇景，是个天然洞穴，比诸栖霞洞、老君洞毫不逊色。里面石壁回嵌，垂柱倒莲，色润形幻。洞底还有个瀑布，直通一个深不可测的暗湖。

衣红出门从来不需要谁的同意，裤白倒是给家里打了声招呼，然后三人就出发了。

右江在左江之北、红水河之南，地形比较平缓。衣红是第一次来此，沿途诸峰列翠，江水曲折萦绕，时有丛篁蔽日、山鹃映红。路边有许多蔓生

小白花，希来说土人多称为“马槟榔”，其实便是何首乌。

三人行半日，来到一河边。此处岸浅河清，流光熠熠，两岸柳色丛郁，随风飘摇。

前面不远处，有一老槐如盖。绿荫下有一粗枝横生，一人酣睡其上。其下系一小舟，船头睡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曲肱作枕，盘腿朝天，悠然自得。

衣红见了，大叫：“白弟，你看那像不像你？”

裤白还没有开口，那孩子闻声心惊，收腿之际一个不稳，船身倾侧，竟然翻落河中。

幸好那河甚浅，孩子立刻站了起来，只是全身湿透，楞楞地呆立在原处。三个人正笑得不可开交，树上的大人早一跃落地，指着三人骂道：“哪里来的野娃娃，如此欺负人！”

希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

“管你故意不故意，打扰了老子的清梦，害我儿子掉进河里，老子不饶你！”

衣红说：“哪有这种事？我们连说话都不可以？”

那人四下张望，回说：“当然不可以！”

希来见多识广，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只有靠力量自保。他们虽然早有准备，但是出门在外，总是以和为贵，便说：“先生别生气，我们是千鹤庄派到隆安城里采购的，大庄主说过，在这条路上，每一根草都是他的！”

那人一听千鹤庄，脸色变了一变，眼珠一转，说：“呵！那，二庄主可好？”

希来去过千鹤庄，知道大庄主是当地土霸，在这一带，凡是计算机不管的地方，都是大庄主的管辖区。只是他从没听说过二庄主，被这个人一问，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衣红反应极快，她出来前，早听希来介绍过各地风土人情。看此人眼珠游移不定，她直觉地认为对方不是好人，她一向说谎和吃辣椒一样，便把脸一板，对希来说：“这个人说话莫名其妙！不要理他，我们回大庄主的话去！”

那人知道千鹤庄恶名昭彰，根本就没有什么二庄主。眼前这三个孩子，背包装的鼓鼓的，一定大有来头，原本打算先诈唬一番，再作定夺。不料衣红这句话模棱两可，语带警告，万一他们真是千鹤庄的人，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小姑娘，不要这样凶嘛！”

衣红肯定这人是在考验他们，老气横秋地说：“什么小姑娘？老娘比你还大！”

这话也难辨真假，既然要进城办事，当然可能易容过。女人爱美，能变成十六岁，绝对不会变十七岁！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我叫石师子，那是我儿子石小子，我们住在百色城。”

衣红的毛病就是吃软不吃硬，石师子一客气，她就手软了，说：“叫我衣红就好了，他叫裤白，他叫希来，我们住在崇左。”

石师子自视甚高，不满计算机管制下一律平等的的生活，偏又没有大展宏图的机会。

所以他放情山水之间，自怨自艾，大叹生不逢时。

日子一久，他也知道计算机有很多弱点，只要机会一到，便能做一番事业。当然，要成大事首先要招募人才，其次要累积力量。而在计算机城里，人人沉迷在安乐窝中，要谈这些显然过于奢侈。反而是在城外，不仅这些观念大家听得进去，而且还找到了几个理念接近、志同道合的人。

他原是欺生，没把这三个小孩放在眼里。再一看这三个人很不简单，尤其是衣红，有一股非凡的傲气，但还是吃亏在年轻没有经验，住在崇左，怎么可能又是千鹤庄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些掮客而已。只要不是千鹤庄的人，大可拉拢到自己旗下，也是一得。

“好极了，有空来百色玩。我以算命营生，一看你，就知道不是普通人物。”

衣红听了非常受用，便说：“我还在读书，所以不能邀请你来崇左玩。”她一不小心又泄漏了底牌。

石师子不动声色，笑说：“早上我给自己算了一下，知道今天会遇见贵人，来来！”

树下坐坐，我要好好向您请教！”

希来觉得此人前倨后恭，居心叵测，便说：“下次吧！我们还要赶回去哩！”

“别骗我，我有未卜先知之明。老实说，千鹤庄没有你们这号人物！”

希来急忙辩解道：“二庄主很好呀！这些货就是给二庄主买的！”

石师子从身边取出一副眼镜，用袖子揩了揩镜片，便戴了起来。他望望各人的背袋，心中有了计较：“何必骗我呢？千鹤庄哪有二庄主？如果你们把我当作朋友，大家说实话多好！”

“我说的是实话。”希来还要狡辩。

“老实告诉你们，我有神鬼莫测的能力，你们三个是溜出来游山玩水的！”

裤白讶异地问：“你怎么知道？”

石师子又说：“我还知道，你们背包里的东西，是从垃圾场偷来的！”

这下连衣红都傻了：“那背包里又是什么东西呢？”

“太阳电池呀！维生器呀！没错吧？”

“你是鬼！”希来吓得脸都白了。

“不是鬼！我会占算！你们打算拿这些东西，到全国各地旅行！”

衣红最不信邪，但眼前指证历历，她连狡辩的余地都没有。直觉上她就不信，只有继续套石师子的话：“你是猜出来的吧？”

“哪里用得着猜？我是活神仙，有鬼神莫测之机！知道过去未来，你们没来以前，我就算出来了，不然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你们？”

裤白已经相信了：“你真是神仙，那你要我们做什么呢？”

“收你们做徒弟！”石师子把头一抬，两眼望着青天。那副眼镜在太阳光线下，折射出一道有条纹的虹彩。

衣红一想，如果这人真能前知，怎么起初会用那种态度，说那种话？而这道虹彩……这道虹彩，她依稀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怎么会显在他脸上？她把刚才的对话从头细想一遍，很多真相分明是自己太笨，泄漏出来的。其它的也不难解释，不过，从垃圾场偷来的东西，他又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裤白便对衣红说：“衣姐，你不是常说，果真有神仙，你一定要拜师吗？”

衣红说：“当然，可是他不是真神仙！”

裤白说：“怎么不是？他都证明有先知的能力了。”

衣红对石师子以二庄主相诈一事，颇为不快，想了想，说：“如果他真是神仙，什么都能知道，那他一定知道我们在垃圾场见到的那位老先生是谁！”

裤白不解，问：“哪位老先生？”

衣红说：“你的记忆有问题了？你忘了他肚子有多大！”

裤白恍然大悟，说：“噢，那一位！”

衣红对石师子说：“只要你说得出那个老头子是谁，我就承认你是神仙！”

石师子打量裤白不会说谎，那必然是一位大腹便便的人。为什么这位裤小弟先前没有想起来呢？唯一的可能，是那人年纪不大，所以裤白不认为那是个老头子。想到这里，石师子胸有成竹地卖关子说：“姑娘！各人对年龄所见不同，何必玩这种花样呢？”

“那你说他有多大岁数好了！”

石师子说：“四、五十吧！”

就在石师子推想老头子的时刻，衣红一直在观察那道条纹清晰的虹彩，她就是记不起来。这时，一阵微风吹过，耳边似乎有低沉的人语：“实验室”。衣红心中一亮，突然想起学校里做过的物理试验，于是肯定地说：“我也老实告诉你，你眼镜片上装了光谱分析器！不过四五十岁不对！再给你一次机会。”

石师子这才领教到这位姑娘的厉害，西洋镜已经拆穿，再下去就要出丑了。他一面低头沉思，一面慢慢踱上小船，石小子还站在船头发呆。他用力向岸边一蹬，小船倏地滑向江中，石师子拱手道：“姑娘果然好眼力，咱们行再相见。”

第二十二回：环佩空归月下魂

裤白见石师子父子突然走了，大为讶异，问衣红：“衣姐，我们还没有拜师，他怎么就走了呢？”

衣红笑道：“你还是拜我为师吧！他那副眼镜里装了一种科学仪器，能分析任何物质的光谱。我们袋子上有污痕，可以想象一定刚去过垃圾场，去垃圾场做什么呢？当然是找有用的东西。而最有用的，莫过于太阳能电池、维生器了。他戴上眼镜，用分光仪分析，算哪门子的神仙！”

“可是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千鹤庄的人呢？”

“我猜是我说住在崇左的关系，再说，千鹤庄要买东西，会去垃圾场买吗？”

“那你说他是假神仙啰！”

“当然，天下哪有神仙的事？这是科学时代！谁叫你不读书？没有知识的人，最容易迷信、轻信，经常被骗了还不知道。”

嘴巴是这样说，衣红却有点心虚，她好象听到有人说“实验室”，就是

这三个字才让她想起分光仪来。可是，这也可能是她正好想到，那个念头“响起来”，让她以为听到什么。她又想起上次在蛇洞避难时，仿佛也听到有人说“不要动”，刚好那时有人影从洞口闪过，有可能那人有心放她一马，也有可能是她听左了。

只是，为什么这么巧两次声音都很相像呢？难道自己潜意识的声音就是那样？听起来有如一阵风，轻轻巧巧、低低沉沉的？

希来见衣红沈吟不语，以为她累了，便说：“时间也到了，这里环境不错，咱们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

裤白正有此意，马上摘下帽子，取出果汁机下的袋子，对着口直着脖子，三两口就喝得涓滴不剩。喝完了，他大叫一声：“过瘾！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

希来笑道：“谁叫你不读书，没有知识。”

裤白又对衣红说：“衣姐，这个果汁不好喝！你的也给我吧！”

他们随身带有干粮，以应付肚子突然饥饿，或因事延误用餐等状况。因为临时要用维生器制造是来不及的，每六十平方公分的太阳能电池，每秒钟只能提供二十卡的热量，制造一片面包起码要三分钟，再要加个鸡蛋，那就得等上一个小时。

衣红一边吃，一边想着那个声音。她听过太多神仙故事了，有些神仙真可以说是庸庸碌碌的，除了脚踏浮云，在天上乱飞以外，与她平常见到的人没有多大分别。尤其是长生不老、点石成金、飞剑传书的本事，那今天有谁不是神仙？如果人人都是神仙，也都那么愚昧无知，神仙有什么值得做的？

她一直认为，只有一种人可以被称做“神仙”，就是能明白所有的道理，能知道过去及未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德行高超。

这种人应该是科学家，但是，她所见所知的科学家，都只知道很专门的知识，连道理都谈不上。知道过去的人也有，可惜也只限于某个时代、某件事情，至于未来，那是四两棉花——免谈。再谈到德行，除了书中有“圣人”外，她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一个。

如果说她好玩，经常逃课，那是不能否认的。对一般人来说，好玩是生理驱使下，人类一种锻练肢体的自发性行为。逃课则是因为对课业没有兴趣，与其坐着发呆，不如远离课堂，自由自在。

但是，衣红心底有种渴望，她想见识一下那种无所不知，超凡入圣的人。如果有，她必然会定下心来，向他学习，自己也做个明理的神仙。因为她目标明确，在一大堆毫无主见的孩子中，只有她能坚持，自然就成为娃娃头。一旦做了头，她自认必须有两把刷子，才能服众，所以私底下又看了不少书，增广了不少见识。

多年来，她一无所获，人见得愈多，她愈是瞧人不起。现在青春期到了，学校里教了不少性知识，也有不少同学纠缠不休，她当然动心。可是她的意识型态太鲜明了，她只要一开口，就会问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结果同学们只见到刺而看不到玫瑰，次数一多，再也没有人对她有兴趣了。

衣红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轰隆声，紧接着土起尘扬，一条灰龙飞驰而至。原来是一部拼装的气垫车，上面有五个男女，各穿著白黑黄红绿五种颜色的衣裳。气垫车哗然停在三人面前，五人一起跳下车来。

那身着白衣的人，先把三人打量了一番，叱道：“娃娃们，给我报上名

来！”

“你们是谁？”衣红很不服气。

“我们人多，该你们先讲！”

“我们人少，该你们先讲！”

那五个人一听，一下子胡涂了，咕咕呱呱地商量了半天。衣红不耐烦，向希来和裤白使了个眼色，三人便收拾东西，准备上路。

那为首的见衣红三人要走了，反而急起来，对衣红说：“没道理！我们人多反而吃亏！我们是五行大士，叫金木水火土统统大。”

“这成什么名字？谁是金木水火土统统大？”

那五人异口同声道：“我们！”

衣红倒懂了，她对为首的白衣人说：“嘎！你应该是金大了？”

金大说：“没错。”

衣红摇头说：“你们是无知无识，还是不知不识？”这句话是她从书里背下来的。

金大说：“什么无知无识不知不识？绕口令吗？”

衣红说：“名字是让别人分辨的，越清楚越好！是吧？”

金大说：“有理！”

衣红说：“那么，你是无知无识！”

金大说：“无理！”

衣红说：“你想想看，如果你明明知道名字的用意，还取这种名字，就是不知不识了。如果你不想让人分得清楚，就是无知无识！”

一位身着黑衣的女士说：“我是水大，应该是你无知无识。”

衣红说：“我已经知道他是金大，当然是有知有识。”

另一位身穿绿衣的女士说：“你只是后知后识。”

衣红说：“如果我猜出三位的名字，是否可以称做先知先识呢？”

木大说：“只要你猜对了！”

苗人很相信五行说，衣红早知道五行有五种代表颜色，她指着穿红衣的男士说：“你是火大吧？但愿我没有得罪你！”

火大高兴地说：“我这么有名？你怎么知道的？”

衣红对穿黄衣的人说：“当然你就是土大了。”土大只连连点头，衣红又对绿衣女说：“剩下一个木大，你能否认吗？”

金大说：“这不算稀奇，我也能猜，告诉我你的名字。”

衣红说：“我叫衣红。”

金大得意地指着裤白说：“那位叫衣白。”又指着希来说：“那位叫衣花。”

裤白委屈地说：“拜托，我只是裤子白，你真是无知无识！”

火大说：“别怪他，他是不穿裤子的！”

水大抢嘴道：“你干嘛？你骂他不等于骂你自己吗？”

土大则说：“你就少说两句吧！明明没你的事！”

木大说：“这又与你何干？”

金大大声说：“够了，要吵私下吵，别让无知无识的人看笑话！”

衣红说：“你记性太差了，先知先识我不敢当，有知有识是不会错的！”

金大说：“你有什么知，有什么识？”

衣红说：“我知道五行生克，你们既然代表五行，一个帮一个，一个克

一个，本是自然的道理。”

水大说：“看你小小年纪，怎么知道这么多？”

衣红说：“放心，我没有易容，我是从鬼谷子那里学来的。”

木大泄气地说：“我们还以为这是天下独步的本领，怎么鬼谷子都会？”

金大说：“木大长他人志气！我们纵横一世，这次被她猜到，不稀奇！”

火大则说：“被她猜到？你还没猜出那两个人的名字哩！”

水大抢着说：“不公平，他们没有开口，叫金大怎么猜？”

土大说：“要猜就要靠本事，什么公平不公平？”

衣红手一举，止住了他们的七嘴八舌。说：“不论如何，我很佩服你们，怎能把生克关系记得那样清楚？”

金大说：“我们从小就这样，习惯成自然了。”

衣红说：“难道不伤感情吗？”

水大说：“怎么伤法？我们是循环相生的。”

土大说：“应该说是循环相克！”

衣红说：“难道你们一直在一起吗？”

火大说：“没错，除了拉屎撒尿，分不开的。”

衣红说：“你们是一家人？”

土大说：“不，我们是师兄弟姐妹。”

衣红说：“那你们的师父是谁？”

金大说：“石狮子！”

衣红几乎笑了出来：“哈！是他？”

水大说：“我师父哪点不好？”

衣红说：“他叫你们来报仇？”

木大说：“答对了！”

衣红说：“我看，我还是改称先知先识的好！”

火大说：“管你是什么，我们要来教训你！”

衣红说：“你们的师父为什么不出面呢？”

土大说：“对付三个娃娃，哪里用得着我师父出面？”

衣红说：“说得有理，怪不得他刚才逃得飞快！”

金大说：“混帐！你敢骂我们的师父？”

衣红说：“当然，我是当他的面把他骂走的！”

水大说：“不可能！我们师父才是先知先识！”

衣红说：“不正确！你们师父是假知假识，只能骗你们这些不知不识！”

木大一作手势，说：“大伙上，先教训他们一顿再说。”

衣红不动声色，她知道，这时一慌乱就完了，说：“来吧！反正都是些傻蛋！”

火大说：“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傻蛋？”

衣红说：“傻蛋是不用大脑的人，同意吧？”

土大说：“同意，但是我们会用大脑。”

衣红说：“用大脑的人，是不容易被人骗的，同意吧？”

金大说：“同意，谁也骗不倒我们。”

衣红说：“好，我们来赌一赌，如果我骗倒你们，就证明你们是傻蛋，怎么样？”

水大说：“我同意，但是，我们要商量一下，否则一定会有人不同意。”

五个人又开始七嘴八舌，争个不休。衣红想妥了对策，便大喝一声：“别吵！我们没时间跟你们鬼混！如果不同意，我们就走了！”

五个人立刻异口同声说：“我们同意！但是要我们统统同意才算同意！”

衣红说：“你师父是大大的好人！”

五个人又异口同声道：“同意！”

衣红说：“这不证明我骗倒你们了吗？”

金大说：“胡说！他真的是大好人呀！”

衣红说：“他是个骗子，刚才就是想骗我们，被拆穿了才逃走的！”

水大说：“我不信！”

木大也说：“我也不信！”

火大也说：“我也不信！”

土大也说：“我也不信！”

衣红说：“好吧！既然你们笨到这个地步，我就骗死你们！”

五个人口径一致地说：“绝不可能！”

衣红说：“规矩是这样的，我们说话要算话，否则算不上是人！”

五个人一起说：“同意！”

衣红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说：“你们如果能走到这里，就证明你们有脑……”那五个人不等衣红把话说完，就一起跑了过来。衣红大喝：“犯规！”

金大问：“犯什么规？”

衣红说：“我话还没说完呀！”

金大说：“那犯了什么规？”

衣红说：“规矩是说话要算话，是吧？”

五个人又异口同声地说：“是的！”

衣红说：“我的话还没说完，那能算话吗？”

五个人面面相觑，大家望着金大，金大只好硬着头皮说：“这次不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衣红说：“你们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

五个人同声说：“师父也说我们很笨。”

衣红说：“听我的话，你们就不会笨了。”那五个人听了，乖乖站着不动。衣红这才说：“你们就站在这里好了，我叫开始才能开始。”

金大得意地说：“我知道了，你永远不叫开始，我们就永远不能动了？”

衣红说：“你还有点脑筋嘛！放心，我不会这么卑鄙的！”

火大说：“这不算有脑筋，连我都知道这是阴谋！”

水大说：“你这个噎头，有本事为什么不先说？”

水大说：“不能通敌！你这是敌我不分！”

衣红烦不胜烦，又在自己面前画了一条与刚才那条相平行的直线，大叫一声：“不许吵，好好听着！在你们和我之间，有两条线，是不是？”

五个人同声说：“同意！”

衣红说：“你们先在这两条线之间，一半的位置上，再画一条平行线，会不会？”

五个人又说：“同意！”

衣红说：“你们要到我面前这条线之前，一定要先过中间那条线，是不是？”

五个人还是说：“同意！”

衣红说：“过了中线，再画一条和底线之间的中线，每次都要先过中线。也就是说，要先走完中线，再划中线，才能继续向前走，听懂没有？”

五个人一起说：“同意！”

衣红说：“只要你们能走完这些中线，走到我这边来，你们就不是笨蛋，我们就任你们处置！好不好？”

五个人相顾微笑，得意地大声地说：“同意！”

衣红退到线后，然后下令：“开始！”

五个人一想，这太简单了，立刻画好一条中线，大家都站在中线后面，再向前画一条中线，依序往前行进。这五个人果真五心齐一，配合无间。

裤白站在衣红旁边，眼看他们一次比一次接近终线，紧张得要命，悄悄对衣红说：“衣姐，这次你上当了，他们快过来了！”

衣红说：“反正我跑得比你快，他们只抓得到你！”

裤白吓得脸色发白：“衣姐，快想想办法嘛！”

衣红说：“为什么你自己不想办法？”

裤白说：“我跟着你，就是靠你想办法的！”

那五个人本来进展神速，想不到距离越来越短，那中线也越画越频繁。眼看衣红就在前面两步，偏偏中线已经画得很细了，还是没完没了。

金大说：“奇怪！这小丫头会法术！怎么画不过去？”

水大说：“别急，再画几次就过去了。”

土大说：“不对！这样细，怎么画一半？”

木大说：“再细也要画！”

火大真的火大了，大叫：“你们看线都连起来了，一半在哪里？”

衣红说：“一半不能超过底线，同意吧？”

五个人想了想，同声说：“同意！”

衣红说：“那你们用用脑筋，有什么方法能过来？”

五个人想了又想，五脸茫然。衣红得意地说：“现在，你们应该有勇气承认，你们已经被我骗了！”

五个人又聚在一起商量，又是吵得不可开交，只是想比吵的时间渐渐多了起来。

裤白也想不通，说：“衣姐，连我也被骗倒了！”

衣红笑说：“小傻子，你早就被我骗了！”

希来也问：“你是怎么想到的？”

衣红说：“我哪里想得到，是书上看来的，前人把智能写在书上，现代人看书，所以变笨了。”

那五个人垂头丧气，最后由金大出面，向衣红说：“我们承认是笨蛋，的确没有脑筋可用，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们，你是怎么骗我们的？”

衣红说：“这叫作茧自缚，一定要你们先同意遵守规则，否则骗不倒人。这规则有个机关，叫做移花接木，就是说把花接到木头上。”

金大问：“怎么把花接到木头上？”

衣红说：“这就是主题转移的骗术，我是从书上学到的，理论上，两条线之间，是永远分割不尽的。我叫你们去画分不尽的线，你们就忘了要过来抓我的目的。等到你们发现了，却又被规则限死了。”

五个人一听，佩服得五体投地，立刻跪了下来，要拜师父。这一来衣

红反而慌了，忙把他们拉起来，说：“快起来，快起来！我怎么能做你们的师父？”

金大说：“怎么不可以？石狮子什么都不懂，也做过我们的师父！”

水大也说：“石狮子只说，要我们先挑三年水才教！现在还不到一个月。”

木大则说：“我是要砍三年木头！”

火大说：“我是要烧三年火。”

土大说：“我是要扫三年地！”

衣红笑说：“怪不得你们的名字叫金木水火土！”

金大说：“我们的名字不是石狮子取的！”

衣红说：“那又是什么人取的？”

水大说：“我们的师父！”

衣红说：“怪不得，你们到处拜师父！”

木大说：“不！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师父！”

衣红说：“那你们怎么又拜石狮子为师呢？”

火大说：“因为师父太穷了，把我们赶了出来！”

土大说：“我们师父说，他是仓颉输入法的传人，我们原是五个孤儿，被师父收留。

他说我们原来的姓名太麻烦，便改成金木水火土五姓，一字一码。名字都用一，在中文计算机上，只要两码就够了。离开师父以后，我们干脆把一改成大，反正同样是一码，听起来却更有气派。”

衣红不懂他们说的一码两码，便避而不谈：“我不能做师父，但是能做朋友。我们打算畅游天下，你们如果有兴趣，欢迎加入。”

五个人又商量了一下，这次倒没有吵架，一讲就通。

五行人有部气垫车，衣红本来想徒步游览各地风光。希来则认为陆路不如水路，而气垫车是水陆两用，正好溯江而上，早些到达山区。第一站他想去著名的金钟山，然而在西林水路尽处，尚有一段山路要走。金大说他们这种改装的气垫车，可以合用也可以分用。如果要登山，可以分成数部，列车而行。

沿江上行，崖影江声，上下交映，远处层岚耸翠，其上碧天如洗。步行时速度慢，看来看去前后如一，变化有限，像这样风驰电飙，一会儿是乱倩丛翠、嵌水践绿，一会儿又是花色浮空、藤树密荫，果真目不暇给，美不胜收。

这里已是广西和云贵交接处，天气一日数变，刚刚还是皓日当空，此刻已然乌云满天。希来很有经验，忙叫五行人把雨篷搭好，不要片刻，就见水烟溟蒙，云气低垂，远近浑茫一片。那插天的青山，逐渐隐入絮白的雾霭中，到后来只剩下点点墨迹。

又过一会，但见愁云漠漠，惨雾冥冥。突然一阵殷雷轰轰，立时暴雨倾盆，势若倒峡，遮天瀰地而来。顿时狂飙大作，江涛怒起，天昏地眩，宙急宇险。气垫车有如一叶浮萍，颠上簸下，横冲直撞，随时就有灭顶的可能。

裤白早已面无人色，吓得连口都合不拢。希来虽见多识广，在这一刹也不免胆颤心惊。那五行人是相互拥成一堆，死命抓住气垫车基部。只有衣红，心里虽然紧张，但想到差一点就变成人家的师父，不管怎么样，总要像个准师父的模样。

气垫车原先是金大驾驶，后来为了观赏风景，就改用自动驾驶。这时，衣红一见情况危急，挺身而出，双手紧紧掌住驾驶盘，让气垫车保持在河道中央。好在风雨来得急，去得却也快。不到半个小时，雨还未止，云也未散，太阳又怯生生地，露出半个脸来了。

这一来，不要说裤白和五行人，连先前只是基于好奇，想来见识一下衣红是什么人物的希来，这时也都心服口服，成为不二之臣。

到了百色附近，已接近上游，江面渐狭，两岸高峰插天，数次遇到河道分叉口，所幸都有指针。那指针好似新立，上面字迹不整，歪歪斜斜的写着“金钟山”三个大字，幸而还看得清楚。

“现在还有这种有心人，设计路标，真是难得。”衣红说。

“可能是山上居民立的，怕行舟的人迷了路。”希来说。

这时早已风平浪静，气垫车顺着指针前行，眼前又是一番奇景。雨后的青山，像是出浴的仙子，薄云如纱，半系腰际。山石片片悬缀，时见白龙飞窜，玉瀑轻鸣，流泉淙淙，如奏笙簧，令人心神一宁。那水面与山坡斜交，圈圈碧纹涟漪，由近而远不断推涌。

江水浑而不浊，滩沙平铺，紫石杂陈，连同如幄的绿荫，一直延伸向上。却见山坡如绣，芳草萋萋，繁花满树，嫣红万紫，丽白妃黄，看得裤白手舞脚踏，连连叫好。

衣红笑说：“白弟，怪不得你刚才半句话都不说，原来是在养精蓄锐！”

裤白小脸一红，说：“怎么能怪我？”

衣红说：“那该怪谁？”

裤白说：“看你第一次驾船，我当然紧张！”

金大说：“你这是第一次？”

裤白说：“她什么都是第一次！”

水大说：“我还以为你是高手哩！”

衣红佯怒：“怎么？有谁少了什么吗？对我的技术不满意？”

火大说：“我！”

衣红说：“你少了什么？”

火大说：“我的心少了一个！”

水大说：“算了吧！你什么时候有过心来的？”

衣红说：“吵什么？这么好的景色，不赶快享受一下！”

土大说：“唉！这些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我们凡夫俗子，有什么好享受的？”

衣红正要开口，却见前面右侧山坡下黑压压的一片，还不停地上下蠕动。在缀映沉绿的树涛中，突然干倒枝翻，一群黑毛绒绒的动物，正往河岸方向冲过来。

衣红诧异：“你们看，那是什么？”

希来一见大惊，忙说：“赶快离开这里！”

衣红问：“怎么啦？”

希来说：“那是虎头牛，会吃人的！”

衣红问：“什么虎头牛？”

希来说：“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金大连忙走过来，加大马力，往前直冲。那些虎头牛似乎不怕水，临河的几只已扑通扑通的往水里跳，拼命朝气垫车这边游了过来。

希来早就取出事前备妥的电殛棒，见虎头牛游了过来，忙对裤白和衣红说：“快用电殛！最高强度！”

裤白取出电殛棒，却高举不敢下手。那虎头牛体硕力大，前半身像老虎，后半身像黄牛，两只爪子伸出了长约十公分的利刃，森森发光。它们游到气垫车旁边，用爪子一钩，半个身体已冒出了水面。接着虎口一张，狂啸连连，吼声直可穿云裂石！再看那巨吻，竟比人头还大，两排尖牙利齿，不知已活活撕裂了多少猎物！

希来见势不妙，立刻转过身来，手上的电殛棒直往虎头上槌去。霎时一道青白光芒扫过，那虎头牛惨叫一声，翻身掉落水里。

那虎群纵横当地，从来没有吃过亏，一只落水了，第二只继之而上，转瞬间又有三四只爬了过来。衣红依样电殛了一只，火大手无寸铁，见裤白高举不下，抢过他手中的电殛棒，就往另一只虎头打去。那虎略停了停，突被激怒，一只爪子还挂在车缘边，另一只就朝火大头上抓来。

衣红眼尖，见火大这一棒打下去，并没有发出弧光，心知不妙。她不及思索，立刻跨到火大身前，那一爪堪堪抓来，却抓在电殛棒上。虎爪本是锋利之物，在尖端放电作用下，电殛棒冒出一道紫红电弧！刹那间血光迸飞，骨肉星散，那虎不及哀号，就此归西。

那一阵爆炸威力虽大，由于恒温衣质地坚韧，衣红被震倒在地，却没有受伤。她右手已麻，还是紧紧握住电殛棒。空气中弥漫着皮毛焦臭的气味，令人几欲作呕。衣红神智不乱，改以左手持棒，一边大喊：“火大，把电压调到底！”

火大闻言赶紧调好电殛棒，正好另一只虎头牛接踵而来，这一次倒是管用，还没有打到虎头，那道电弧就拉出一条青光，虎应声落水。

那边希来已电翻了五六只，好在水面拥挤，围在气垫车四周的虎头牛不过四五只，每当一只被电倒了，后面就有一群饿虎扑了过去，相互撕抢争夺。一阵大乱之后，要等残尸落进饿虎肚中，污血都被流水冲走了，另一批才又拥游过来。

衣红等三人分占一边，倒是没有让那些怪物得逞。这时气垫车的速度也加快了，渐渐冲出重围，没多久，便把那些怪兽抛到后面去了。

水大看得心惊胆颤，这时才喘过气来。她发现气垫车边沿已有多处破损，有一处竟插着一根粗若匕首的虎爪。

金大叹道：“怪不得我怎么加速都快不起来。”

那边衣红把虎爪拔了出来，见那爪尖如钩，锐利似刀，爪根上还连着一些筋骨血肉。

衣红用江水洗净了，交给裤白说：“以后你用这个好了，还可以作刀子。”

裤白面红耳赤，羞道：“衣姐，你不怪我吧？”

衣红怜爱地摸摸他的摸，说：“我怎么会怪你？我该保护你的！”

金大与水大等正在细查受损严重的气垫车底部，衣红见动力渐渐不足，便说：“我建议大家先上岸，修好了再说。”

金大也觉得再不修理会有危险，看看后面虎头牛群已经失去了踪影。但是眼前两岸不是森林密布，便是巨石高耸，难有落脚之处。好不容易才看到一个浅滩，金大立刻将气垫车开了上来。

这时希来才说，他听人说过，在本世纪初，生物科技发展神速，很多

生物学家利用遗传基因技术，随意排列组合，制造了无数怪物。虎头牛就是中国西南生化基地制造出来的，这些怪兽很有商业价值，经常被买去展览。

一开始大家都很小心，知道怪兽如果逃出樊笼，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自然界的生物都经过长时期的进化，基于能量分布的关系，生物相互依存发展，形成了食物链。生物各取所需，因而能保持生态平衡。

人为制造出来的生物，都依靠人工喂食，完全没有经过这种历程。一旦逃出牢笼，不仅不是食物链的一份子，反而破坏了均衡，与其他生物争食。最后又因为某些无天敌生物的大量繁殖，成为难以消除的严重祸害。

像这种大型生物，大家耳闻目睹，还能知道问题所在。麻烦的是些小昆虫，昆虫本来是植物的媒介，而人工培育的新昆虫，不仅不能传花授粉，松土聚氮，反而残害其它的昆虫。

更糟糕的还不是这些肉眼可见的昆虫，而是细菌！本来在做生物实验时，体积越小，实验效果越佳。在遗传基因的排列组合下，各种病毒层出不穷，一种病毒引发一种祸害，就需要另外一种病毒来防御。因果相循，生物工程成为利益最大的工业，也因此造成了无可弥补的大害。

所有研究者都信誓旦旦，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实验品外流。而事实上，不论哪一种实验品，只要有商机，都可以在市面上找到。当时正值商业文明的巅峰，人人唯利是图，即令做实验的科学家有道德良知，实验室中的助手、员工、警卫以至于来客、小偷、间谍等，都有可能是获利者。在纯净洁白的实验室中，最安全、最平凡的试验，一旦到了无法控制的自然环境中，就是祸害的根源。

终于，在二二二一年，在云贵一带，最后一只蜂后死去了，而各种人工培育的蜂群，都不懂得如何传粉。在二二二二年以后，虫媒植物几乎全部绝种！蜜蜂、蚯蚓等昆虫灭绝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人工培育的怪虫，这些怪虫穷凶恶极，多方危害人类。当年这个地区的计算机城规划，有很大一部份考量，便是为了防范这些人造昆虫的侵袭。

衣红问：“果真如此，花草应该很少了，那我们沿途看到的是什么？”

希来说：“所幸有些良知未泯的生物学家，在计算机的协助下，利用博物馆保留的标本及样品，用核酸复制了很多绝种的昆虫，再放回自然，近十年来才恢复了一些。你是没有近看，其实很多花都是人工合成的，是自花授粉，漂亮是漂亮，但都有毒。”

衣红说：“为什么过去的人那样不负责呢？”

希来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还没有长生术，反正一了百了。不过，也有负责的人，我想带你们去看看，金钟山上有一些背负十字架的生物学家，正在努力赎罪。没想到这些怪兽繁殖快速，竟然会有这么多！”

衣红感慨地说：“人真是无知无能！犯下这么多罪孽！”

金大驳道：“创造出那么多怪兽，还叫无知无能？”

衣红说：“那只是技术，只要上学就学得会，算什么能耐？”

裤白说：“衣姐！你老说我不肯上学，你看这些生物学家，就是因为上学上多了，有了这种能耐，才害得我们今天吓得半死，连蜜蜂都看不到！”

第二十三回：千载琵琶作胡语

裤白才说完，忽然又大叫：“衣姐，看！这是什么？”

衣红顺着裤白所指望去，斜晖映照在地上，竟成斑斓五色，让人触目惊心。原来金大上岸时过于心急，一见有沙滩，就直冲上来。这里是一块两亩大小的空地，衣红仔细打量，见四周叶凋枝枯，紫青褐黑，颜色极为诡异。

而自河岸到众人站立之处，竟是一片红砂，间杂着玄黑石块。霞映之下，有如斑斑血迹，好不吓人。

希来看了，突然向金大喊道：“不好！气垫车还能下水吗？快走！”

金大说：“不行！动力不足了。”

希来急道：“我们帽子上有太阳电池，将就用一下吧！”

金大说：“开玩笑，那能有多少马力？”

希来抓着金大，大叫：“再晚我们都死定了！”

这时大家都看到远处的红砂，正缓缓地向这边蠕动。一直前进到相距十余公尺处，这才看出那里有一道道凸起的砂痕，仿佛群蛇在砂下蠕动。裤白早把帽子取下，又将衣红的也摘了下来，取出太阳电池，赶紧递给金大。

金大把这些太阳电池的插座接上，向希来嘀咕道：“还有没有？就这么几个，差太远了！”

希来连忙把三个背包都打开，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太阳电池都取出来。

木大说：“够是够了，等太阳一下山，这电池能用多久？”

希来说：“快装！先离开再说！”

那边衣红裤白早把电殛棒备妥，这次裤白心里有了准备，要打两只老虎让衣姐看看！

早知那样容易，先前就不该害怕了！只见一条赭红砂痕已经游到面前，裤白不管三七二十一，举棒就往地下一刺。

才这一刺，便闻得吱吱连声，砂土乱迸，成千上万的甲虫，群跃而起，轰轰向众人扑来。衣红胆子不小，可是一见虫蛇，就威风不起来了。先前不知道是什么，尚能强自镇定，一见是小虫，早已全身鸡皮疙瘩，回头就逃，一直逃到水里。

裤白一见是虫，他反倒胆壮了，从小他就喜欢捉虫、养虫、玩虫。要不是见希来紧张兮兮地，刚才又丢尽小脸，他早就动手捉几只来玩玩了。

问题是这不计其数的甲虫，一支棒子哪能打尽？稍一迟疑，甲虫立刻爬上了裤白的手脚，他不断地舞动棒子，幸而那些虫只能跳不能飞，一碰到电殛棒就冒出一道火花。

裤白用电殛棒抡起了轮轮光圈，煞是好看。

那边五行人等正忙着装电池，水大木大土大都怕虫，一看情形不妙，连电池也不肯装了，抬着气垫车，就要往水里跑。

金大急得喊道：“你们急什么？这样叫我怎么装？”

这时有几只虫已顺着金大的脚背爬了上来，他不知道是什么，用手去挥。哪知这些虫早已饥不择食，见肉便噬，两只前颚对着金大的大拇指便是一夹。

“啊！”金大摔它不及，惨叫一声。

希来大叫：“快到水里去！”

水大土大脚上也都被咬了，一个个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死命把气垫车

抬到水里。说也奇怪，那些甲虫一碰到水，就都松了口，只只逐水而去。

大家手忙脚乱地爬上气垫车，正打算开动，衣红见裤白还在岸上，向他招手大叫：“白弟，快来！”

那裤白好不威风，他悟出一些方法，先把地上的砂踢开，站在空地中间，一见到甲虫拥来，只要一挥棒，一道电弧闪过，顷刻间甲虫就死掉一片。他正斗得来劲，听到衣红的呼叫，回道：“怕什么？只是些小虫嘛！”

希来高叫道：“这虫有毒，快回来！”

裤白一听有毒，立刻全身发痒，再顾不得充英雄，回头就跑。谁知他自己踢出的砂堆太高，一抬脚就被绊倒，摔在砂上。甲虫毫不留情，立刻满头猛咬，裤白吓得魂不附体，连滚带爬地掉到水里，大家连忙把他拉起。

气垫车勉强能够开动，总算离开了是非之地，甲虫虽然都落水了，但好几个人都被咬了。最严重的是裤白，脸上还有几道血痕。

希来说：“我们得赶到金钟山去，那里有位知名的生物学家，听说这些虫都有毒，而且毒性很强，一般的药物恐怕无效。”

衣红替裤白抹去脸上的血迹，问道：“像他这样，能熬多久呢？”

希来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半天吧！”

火大说：“金钟山在哪里？还有多久路程？”

希来说：“在这条河上游，离百色有两百公里。”

木大说：“百色早就过了，看来还有一百公里。”

水大说：“目前我们时速最快只有十公里。”

金大说：“马上就天黑了，电池大概只能用一个小时。”

他们还在讨论，衣红却说：“水这么浅，还能行船吗？”

众人一看，水面比刚才骤然窄了许多，前面河道中，有乱石激湍。再往前看，只见山势顿起，河道上扬，分向左右两方弯去。此刻面对正西，红日已隐在山后，原本平缓的水面，现在是急流倒涌，余霞纷纷，看来船已行不得了。

金大放慢了速度，所幸气垫车全赖空气浮力，只要离地十五公分处没有阻碍即可。

看看大约尚有数公里勉强可行。

五行人相视无言，金大只得将气垫车停住，看清形势，靠到一处安全的岸边，说：“怎么办，再到前面，我们得抬着它走了。”

希来看了看四周，说：“先找个地方休息吧，这一带看来还很正常。回去的路太危险，往前行又不可能，你们几个都被咬了，必须及时治疗才行。”

裤白全身麻痒，衣红所带的药物都无效，只得用冷水浇身。除了衣红躲进水中，希来早有准备之外，五行人也都被咬中，尤其是金大，大拇指已经肿了起来。

大家惶急无计，衣红也没了主意，但她觉得自己是头，应该负责任，待在这里死等不是办法。再等一会天就黑了，天一黑，更只有苦等到天亮了。

衣红决定上岸看看，她取了夜视镜，带了电殛棒。裤白见她要走，苦着脸说：“衣姐，你会回来吧？”

衣红说：“傻小子！你在这里，我还能去哪里？”

这一带全是石头，倾斜的由山脚向水边急伸，间或有些杂草丛枝。天色暗得很快，衣红才走到山脚，回头一看，那气垫车已经成为灰色飘带上，一团昏暗的影子。

衣红急着找一条可以行走的山路，否则马上折回，另找出路。这一带荒凉无比，连采樵的小径都没有。但是衣红还不死心，以她的经验，再荒凉的山也会有人迹，只要有人经过，就一定有路。据金大的说法，只要有条小路，气垫车就可以改成直列，大家早点离开，伤者才能及时治疗。

她戴上夜视镜，眼前顿时一片光明，她知道植物多半吸收能量，所以光度较低。而人造物或是有人迹的小径，有的发光，有的散热，看来会比较明亮。

衣红爬得越高，看得越远。大约一个小时，她已经爬到山顶，视野顿时辽阔起来。

这里的山势是由西向东，山南之处似有人家，远远看去有一些亮光。她估计距此最多不过十几公里。既然有人，人会到处活动，一定有人到这个山上来。只要能找到一条小径，就有希望了。

想到这里，衣红大为兴奋，为了宽慰大家，她对着百尺下的溪谷大叫：“我找到了，南边有人家！”

她这一呼叫，四山响应，真像许多仙子与她唱和一般，一时间嗡嗡之声不绝。衣红觉得有趣，正要提高音量，大吼几声，却听到下面隐隐有声音传来。

停了一会，衣红再高声慢慢地说：“听……不……见！”

她仔细倾听，分明是人声，只是听不清楚。其实她并未打算隔空喊话，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就心安了。她决定顺着上山的方式下山，那就是伏莽穿棘，可走就走。

走了好一会，衣红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四周都是黑忽忽的山岭，东西难辨。她从没用心学过天文地理，不知道如何利用天上的星座或地上的树木辨别方向。怎么办呢？她唯一会用的工具，就是扯开喉咙：“你们在哪里？”

这时回声更杂，完全弄不知方向，她又喊了几声，山谷回音不绝。只要听得到声音，她就放心不少。

突然，“扑通！扑通！”连续几声重物落地，衣红一惊，忙连滚带爬，手脚并用地，从山顶往下滑去。在夜晚，就算戴了夜视镜，感觉上还是不大熟悉。再加上上山时没有注意地形地物，下山时又惶急慌乱，好不容易脚踏平地，方向却完全迷失了。

现在不论她怎样喊，除了山谷回音，稀落的虫鸣，树梢的风吹外，四周静静的，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衣红紧张了，在山巅他们可能听不清楚，在这里不可能听不见，除非是发生意外！不能再嚷了，如果出事了，自己是大家唯一的指望，绝对不能泄漏行踪！

她再一想，既然有溪流，就应该听见水流声。等一切安静下来，她仔细聆听，没有水声！难道她走错了地方？偏离太远？她回头仰望山顶，的确有可能！这座山高耸突兀，底部范围很广，而且峰峦起伏相连，在上头只要稍稍偏离，到山脚就可能差了好几公里！

怎么办呢？急不得，怕没用，自己只有一个人，假如对方是刚才那些怪物，一定会有打斗声。可是在山顶只听到两次回声，以及重物拍打声。是什么重物呢？东西掉落地上？人跌倒了？为什么后来再也没有回音了呢？

衣红再仔细回想，她认为只有一种可能，一定是希来他们被坏人击昏倒地。再不然便是自己听错了，没有其它的可能！

她越想越是心悸，他们有一台宝贵的气垫车，加上所带的货物，对山区游民而言，正是极大的诱惑。果真如此，自己更要小心，一定要靠机智不可！

当前第一个目标，是辨明方向，对了，刚才在山上晚霞初逝，曾见山势是东西向。

这里是山谷，若是横断的山脚，两端必然正对南北。若是平行两山的交界，则谷的两端多半是东西。只要先辨明了方向，再找水源，就差不离了。

根据这个条件，她察觉目前所处的山谷，只是两山之间的一个低点而已。已知是南北向了，可是如何证明的确是南北呢？其实这也不难，与其站在这里空想，不如走走就知道了。再说南北也不是重点，河在哪边才是首先要查清楚的。

这里听不到水声，那么先往前走上几里，如果还听不到，就回头再试。这样找下去，迟早能找到河边，到了河边再想第二个问题。

一点不错，向假定的北方走了几里，果然听到了潺潺水声。衣红怕被人发现，轻声悄足地潜近水边，正是方才上岸的附近，只是岸边空空，一无所有。

衣红判定众人被人掳走了，连气垫车都没有放过！在夜视镜下，地上有明显的痕迹。

其中最清楚的是脚印，尤其沿着山脚，有一条连续的足迹。衣红先看清前面确实无人，这才循着脚印，一直往山里走去。

这样走了约一公里，地上还有人跌倒的痕迹，她猜一定是裤白，心里一阵酸痛。她忘不了裤白对她的依恋：“衣姐，你会回来吧？”衣红咬牙切齿，就算是龙潭虎穴，哪怕要牺牲性命，我衣红也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不远处有灯光闪闪，衣红更加小心了，她心跳如鼓，不断地对自己说：“不能急，不能来硬的，一定要智取！一切要见机行事！”

她悄悄地爬上围墙外的大榕树上，向墙内探望，这里显然是一个庄园，共有四栋砖房，其中两栋是二层楼房。正中有片空地，放着几台农机具，显然庄上还自力稼穡，可是看那灯光，却又是最新型的离子灯。在最左一栋砖房旁，赫然就是那台气垫车，衣红又喜又惊，知道找对了地方。

再看这道厚厚的砖墙，显然是防野兽的，这还难不倒衣红。但是墙角有几只四条腿的动物，正相互追逐嬉戏。庄里有狗！衣红在野地漫游时，最怕遇到狗，她只会讲理，而狗是无理可喻的！

这一来衣红可为难了，一千个机智，比不上一条狗叫！再进一步她都感到为难，要救人可不等于自己送死！冷静一点！她再四下一看，左近数里外，还有一处灯光！总不成家家都是强盗吧！就算是，未必今夜都参加了行动。既然找到贼窝了，不妨先打探一下，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衣红下了树，悄悄地朝左边灯光处走去，原来是一间简陋的茅屋。衣红蹑手蹑脚潜近一看，茅屋只有一门一窗，窗子也只是树枝搭就的，由窗缝往内偷窥，竟是一目了然。

房内有两个人，似是一对夫妻，丈夫躺在床上，头上裹着一块白布。到处都堆着药草，在一个角落上，几块石头架成一个石炉，中间烧着木柴，上头有一个瓦罐。那妻子蹲在炉边，一边添柴，一边吹气，一时青烟迷漫，两个人咳个不停。

衣红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怜的景象，这也叫做生存？为什么不搬到城里

呢？如果背包在身上就好了，好歹送他们几套设备。虽然东西都丢了，总能想办法夺回来，一定要赈济这种可怜人才是！

衣红走到门口，轻轻地敲了一下那个七零八落的柴门。

“什么人？”一声粗暴的吼叫，把衣红吓了一跳。

“我是过路人，走得很累了，能不能发发善心，让我进来一下？”衣红说。

里面突然一阵忙乱，过了一会儿，才听那妇人说：“我先生病了，不方便，小姐还是到前面陶大善人那里求助吧！”

衣红从门隙一看，见夫妻二人拥在一处。她又求情说：“二位行行好罢，我实在走不动了！”

“我先生脾气不好，小姐，你还是多走两步。陶家什么都有，我们是一穷二白，怎么招待你？”妻子一只手掩住先生的嘴巴，说。

“拜托嘛，我实在走不动了！”衣红苦苦哀求。

“

，我老婆好心劝你，你啰

唆什么！”那男子扳开妇人的手，骂道。

“我只坐一下，问你们一件事就走！”

那人吼声如雷：“快滚！”

，别以为我好欺负！”

“你们有几个人？”妇人问道。

“只有我一个人！”衣红说：“老实对你们说，我和几个同伴一起来的，他们都被您刚才说的那位陶庄主抓去了。两位如果能行行好，帮我找到下山的路，我回城里找人来，一定给你们盖新房子，添购新设备！”衣红见夫妻俩紧张又注意地细听，到后来，二人竟面带喜色，她也庆幸自己说了实话。

果然，门呀然而开，那男子坐在床边，两眼盯着衣红不放。衣红行了礼，说：“你们以为陶大善人是好人，其实不是。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我的朋友，和一些宝贵的货物，给抢到庄里去了。”

“小鬼！你说鬼话，你亲眼看到的？”那人脸色大不好看。

“其实……”衣红怕到头来无法自圆其说，决定继续说实话：“当时我不在场，没有看到，但是东西在陶家院子里，一点都没错！”

“那你为什么骗我？”

！”

“我不是骗你，我是怕你不相信我。”

“小鬼！那你打算怎么办？”

“回去找人！”

“

，胡扯！找谁？谁愿意找

这种麻烦？”

“我有很多朋友。”衣红心虚了，她的那些朋友，一个都不管用。

“狗屁！你说有很多宝贵的货物？什么货？”

衣红说：“全新的太阳电池和维生器！有好几百套！”

“真的？从哪里来的？”

衣红说：“我们给千鹤庄采购的！”

那人说：“好吧！你先出去一下，我们商量商量！”

衣红说：“你们谈嘛，我不听就是。”

那人暴跳如雷，大吼道：“滚出去！”

！”

那妇人向丈夫使了一个眼色，对衣红说：“请在外面等一下就好！”

衣红还没退到屋外，两人已经悄声争执起来了。

过了好一会，那人才大声说：“喂！你给我进来！”

那人努力压抑脾气，说：“你打算怎么办？回去找人是不可可能的，他们说不定明天就带着东西逃走了。”

衣红嘬嘴地说：“如果能找到人，把东西拿回来，我可以分你一半。”

那人哈哈大笑，病也没了：“一半？

，凭什么？”

衣红说：“我知道东西在哪里！”

“老实跟你说，我们夫妻原先就在陶家做事，只因我脾气不好，被陶老大赶了出来，在这里不死不活的。他家里的情形我最清楚，我早就要对付他，没有你来，我也会去，分一半？免谈！”

“那你要怎样？”

“我们商量过了，我帮你把你的朋友救出来，然后你们就离开，其它的不必管。不同意，你自己去找人！”

衣红想想，能把人救出来，已经求之不得，还贪图什么？便说：“好，东西全归你，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怎么够？”

“不够？笑话！等一下我们夫妻先进去，那几只狗跟我们很熟，不会叫的，我带狗来认识你。你的朋友一定是在左边的楼房里，我先去放火，他们救火时，你就混进去。

把这个药给他们喝下去，等他们醒了，马上就逃……”

“为什么要喝药？”衣红不懂。

“啊！你大概不知道，他们捉了人以后，一定会先迷昏的，这是解药。”那人把墙壁上的一块石头拿开，伸手从里面取出一瓶药水上。

“假如没有被迷昏呢？”

“

！你啰唆什么！”那人又发火了，衣红只好闭口不言。那药水颜色深碧，看来非常黏稠，怒汉就着墙边的灯光，用滴管仔细滴了几滴药水在一个空瓶里，交给衣红说：“就这么多！冲水给他们喝！”

“这样够吗？”

“

，当然够！好心帮你的忙！

还要听你唠叨！”

“请问您尊姓大名？”

“

！”那人暴跳起来：“你管

我是谁？

，不去拉倒！你滚吧！”

衣红急了，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呀，总不能喂呀喂的吧！”

“叫我大爷！”

！”那人还要发火，他老婆连忙过来，扶着那人坐下，对衣红说：“我先生就是这个毛病，所以到处得罪人。”

衣红说：“我只是想表示感激。”

那人怒道：“谁要你感激！”

，老实说，我只是贪图那些宝贝！”

他老婆说：“好啦！现在走吧！他们大概正在用餐。”

那怒汉收拾了火种等引火工具，三个人便向陶庄走去。在离庄门不远处，怒汉要两个女人在那儿等，他自个儿走到大门口，立刻有五六只狗围了过来，见到他，只只都兴奋得欢跃不已。那人打开门，把狗儿带出来，狗儿乍见衣红，还来不及吠叫，就被那人止住。衣红早已吓得全身发抖，狗儿在衣红身上闻了半天，这才簇拥着怒汉，一起进入庄内。

那人领着衣红，蹑手蹑脚地走到左侧一栋楼房边，先叫衣红躲好，悄声说：“我去放火了，这里面大概有三四个看守的，等他们都出来了，你就进去。这些药足够他们用，加点水灌下去，顶多两三分钟就醒了。一醒就逃，千万不要再走大门口！记住！一定要穿过院子，大概跑上一百多公尺，从对面那道矮墙出去！”

衣红点头应了，那对夫妻便消失在黑暗中。她心跳得很厉害，一直在盘算，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那人怎么知道裤白等人就在这栋房子里？万一错了呢？衣红忍不住偷偷掩到窗下，探头一看，里面是一间客厅。裤白等七个人果然如那怒汉所说，整整齐齐地躺在雪白的床垫上，不知是睡着还是昏迷了，奇的是四周并没有人看管。

就在此时，后院传来劈劈啪啪的响声，楼上一阵混乱，有人大叫：“失火了！草料失火了！”两个人随即跑下楼来，直奔后院。衣红怕还有人，等了一会，未见有人再出来。她既怕延误时机，又怕撞见庄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再看后院，果然火势熊熊，火苗向上窜升了数丈，好象烧了一个很大的草堆。

衣红等不及了，赶忙冲到房内，杯子、清水就在桌上。她把药水倒进杯子，再用水一冲，药水淡成草绿色，略带腥味。她怕有毒，每个人先只喂了一点。喂完一圈，发觉并无异状，再喂第二圈，一共喂了五圈，才把药水用完。果然，希来第一个先醒过来了。

衣红再看后院，火势并没有扩大，她又紧张起来了，再一看除了裤白外，其余六人都醒了，她轻声说：“千万注意！大家不要作声！等一下听我口令，先别多问，出险后再解释！”她刚说完，裤白也醒了。

裤白一看是衣红，仿佛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搂着她的脖子，痛哭出声。衣红忙安慰他说：“白弟！乖，不要怕，我们马上脱险了！”她急问众人：“你们先活动一下，看还能跑吗？”

大家试了一下，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衣红便要背裤白，他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小孩子，我可以走。”

“白弟！听话！我们要跑一百公尺！你受不了的！”

“要跑一百公尺？为什么？”

裤白这句话把她问倒了，为什么要跑一百公尺？但此刻危在眉睫，哪有时间解释？她正要发号司令，又听到那个低沉的风声：“为什么？”

他们几个人不像受到囚禁，为什么要逃？为什么又不许走大门，而要穿过那空旷的院子？那样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为什么要相信那怒汉的话呢？再说，那人怎么知道他们昏迷不醒？捆绑不是比迷昏更容易吗？那人倒药时非常谨慎，自己还怕不够，现在七人都醒了，证明药量恰当，他怎么知道呢？

衣红脑筋一转，向众人说：“没事了，大家好好休息吧！你们刚才不是在气垫车上昏倒的？”

希来问：“你怎么知道？”

衣红说：“我就是不知道，差一点冤枉了好人！”

衣红便把刚才的情况对大家说了。

金大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被迷昏的呢？”

衣红说：“那人给我解药，当然知道你们被迷昏了。来路上脚印虽然不多，却踩得很深，足见你们是被抬来的。他不像好心人，没有理由救我们，除非另有目的！我猜他让我们逃走，只是为了制造混乱，借此混水摸鱼！”

正说着，一个老年人走进来了，诧异道：“你们都醒了？我请的医生还没有来呢！”

衣红立刻向那老人说：“现在来不及解释，那火是从你们庄子离开的一对夫妻放的！”

他们要来抢你们刚才抬回来的东西！”

老头一听，点点头说：“有理！可是，小姑娘，你是谁？”

衣红一挺胸膛，说：“我不是小姑娘，我是衣红！”

那老头走到门口，向外招招手，便来了几个人，他吩咐了几句话，又回到屋中。这时已有人送上茶水，收去被褥床垫。老头便请大家坐下，先自我介绍。

原来老头姓陶，自称朱公，在此地隐居已有多多年。他正说着，见裤白不停地搔着那本已红肿的脸颊，便问裤白：“那是被虫咬的吗？”

衣红说：“是的，就在右江那边一个红砂地上。”

朱公说：“糟了！”说时一拍掌，进来一个人，朱公低声向他说了几句，那人点点头，立刻快步离去。朱公继续说：“我们这里是八宝墟，在云南与广西交界处。前面不是右江，我们管它叫死河，你们一定是在谷拉河附近走岔了。在上个世纪末，这一带水土保持很差，人民滥垦滥耕，以致年年发大水，河道全变了。”

希来不信，说：“沿路都有标志，一直指向这边！”

朱公说：“不可能，你们一定看错了，这边难得有人来，哪有人去立什么标志？这一带有十种害物毒虫。四十年前，附近曾有一个生物高科技公司，因为太赚钱了，有人看得眼红，放火把实验室烧了，结果一大半实验用的生物逃了出去，把这附近的生态环境都给破坏了。”陶朱公说话时，好象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他肩上，头渐渐垂了下去。

衣红猜想他一定是当年的科学家之一，便问：“陶先生，这十种毒虫，难道不能除尽吗？”

“唉！哪有那么简单？以往人太过狂妄无知，自以为征服了自然。哪知完全被自然愚弄了，真是潘朵拉的盒子，害死人！”

“什么盒子？”

“啊，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传说有一个叫潘朵拉的女人，长得非常美丽，

连天神宙斯都爱上她。有一天，潘朵拉看到宙斯拿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盒子，她便问宙斯盒子里装了什么？宙斯说那个盒子绝对不能碰，因为里面装的是最坏的东西。潘朵拉自恃受天神宠爱，有什么她不能做的？于是她偷偷打开盒子，把里面的东西都放出来了！”陶朱公感慨万分，他翻翻手掌，好象自己就是那个特宠开盒的潘朵拉！

衣红最喜欢听故事，急问道：“里面是什么？”

“是什么？是邪恶，是痛苦，是悲哀，是疾病，是憎恨，是妒嫉……是所有人能想到的负面的因子！是天神宙斯禁锢的罪恶之源！”

“宙斯既然是天神，祂为什么不制止呢？”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谁知道呢？也许是天意吧！千年万载，总有疏忽的一刹！善与恶原是一体的两面，只怪人好奇心太盛，名利欲太重！”

“您有没有答案呢？”

“有，就是活该！自作自受！”

大厅中沉默下来，一时之间，众人也许不能全然体会陶朱公的深意与悔意。但是，种子已入土了，只要机缘和合，总有破土发芽的一日。

这时，门外一阵喧扰，几个人把那对夫妻绑了进来，那人一见衣红端坐在厅内，立刻破口大骂：“

！早知道老子把你给X了！”

陶朱公眉头一皱，手一挥：“绑到后面去，绑紧一点，免得污了我们的耳根！”

那人还不断叫骂，声音渐渐远去，朱公说：“庄子里有这等粗暴卑鄙的人，我先向各位道歉！只怪我一直认为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再恶的人也能改过，没想到他是改了，改得更偏激了！据我个人猜测，他发现各位大概已有大半天了。最近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故，我们一直怀疑是他，傍晚时，听到河边有人喊叫，等我们赶到时，几位都已昏倒了。

那时他正在分解那部气垫车，我们只好把他击昏，将各位抬到蔽庄来。怎么都想不到，各位乘船而来，还会遭到铁甲虫的攻击！”

说时，只见另一位老者提着一个箱子，急急地走进来。陶朱公起立迎接，说：“之淳！这些都是我们的受害人！”又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王之淳博士，四十年前一起工作的老伙伴，今天同留在此地赎罪。”

众人都起立致敬，王之淳向大家鞠躬说：“请坐，各位请坐下，过去太年轻，太骄狂，二十多年来，我们想尽方法补救。只是这些不是东西的东西，生长力之旺，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陶朱公忙说：“之淳，先看病再说吧！我看这位小朋友情况很严重！”

王之淳打开大灯，走到裤白面前，仔细地检查了一会。王之淳的神情十分怪异，看了半天，回过身来，又给五行人等详细检视。他想了又想，检查又检查，最后，他望着陶朱公，问道：“朱公，你给他们用过什么药吗？”

“没有呀！”

“那怎么可能？”

“他们来时都昏迷不醒，我也没多留意，只是叫人去请李医师。后来还是这位姑娘提起，他们被铁甲虫咬过，这才派人找你来！”

王之淳问：“你知道他们怎么昏迷的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孽徒孙谋武下的毒手！想来是要谋财害命！”

“那就对了，孙谋武跟我去采过药，知道我的配方。我用来治疗铁甲虫咬伤的药水，因为需要止痒，所以有麻醉作用，他却用来麻醉别人！不料误打误撞，竟然及时对症，否则拖了这么久，连我也束手无策了！现在没事了，他们几个休息一两天就好了。”

陶朱公听了大感安慰，便吩咐备席，为大家压惊。王之淳急着要赶回去，被陶朱公强留下来，说：“救人要彻底，你留在这里观察一下，绝对安全了再走。再说我们哥儿平时各忙各的，很少见面，既然来了，聊聊再走，如何？”

王之淳这才坐下来，他拿起酒杯，一干而尽，竟然摇头晃脑的吟起诗来了：“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

陶朱公笑说：“这是苏东坡的《华阴寄子由》。之淳兄最仰慕苏东坡，每次饮酒，总要吟个一两首。”

王之淳则说：“大哥莫说二哥，你不是以陶渊明自居吗？”

陶朱公忙说：“来！喝酒！喝酒！都是闲话。”

王之淳感慨地说：“真的，要不是认识了禅师，我大概已经疯了！”

陶朱公说：“禅师可好？我很久没有去拜谒了。”

“不必，禅师对你我的作为清清楚楚的。禅师说过毅行感天，几年之后，我们又可以见到群蜂乱舞了。”

“只要不是疯子的疯就好了！”

王之淳阅人甚多，见那七人对衣红颇为敬重。他打量了一下，问衣红：“小姑娘，你今年几岁了？”

衣红就怕人家问她年龄：“十八岁，我叫衣红，是葛衣族人士。”

王之淳笑道：“有人怕老，就有人怕小！老的不见得有智能，小的也不见得没有，据我看，姑娘生理年龄大概只有十三、四岁，心理年龄却有二十六、七岁，难得智力年龄……”王之淳故意沈吟不语。

衣红哪里听得懂这些，她直觉认为王之淳是在考她，便对裤白说：“你看，我们的年龄都挂在脸上了！易容都没有用。”

王之淳更觉得有趣，笑呵呵说：“姑娘，我是易容专家，人换过几次皮，抽过几次油，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衣红也不甘示弱：“我是说谎专家，别人说多少真话，我心里有数。”

王之淳被反击得乐不可支，又问：“姑娘在哪里就学？”

衣红随口道：“以大自然为师！”

王之淳一惊：“师法什么？”

“山水风云。”

王之淳摇摇头，说：“格局太小了。”

“还有更大的吗？”

“当然有，比如说，天地正气！”

衣红神色一正：“有吗？那怎么会有今天的后果呢？”

陶朱公黯然道：“只怪我们当年未明究里，误入歧途！”

王之淳也慨然道：“的确，材有小材及大材，小材一烧就着，一着就亮，但是光照不及三尺！大材不易燃，不能作火柴。世人目光短浅，不见放光，就看不到他的价值。

有人甚至把大材劈成细材，只为了点火放光！把真正的材料都糟蹋了！

这就是我与朱公年轻时的写照，那时放尽光芒，自命不凡。等到光热散尽，才发觉已铸下无边大孽，现在不得不在良知的煎熬下，在此为往日的过失赎罪。”

衣红若有所思，问：“那谁没有误入歧途呢？”

王之淳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法慧禅师，他从来没有放射过光芒，但数十年来，却渡化了不知多少有缘人。每次我去向禅师请益后，心里都充满了平安与欢喜。”

衣红说：“真的有这种人？我以为那叫神仙，人只是睡觉做梦的！”

王之淳颌首道：“没错！没错！”

衣红说：“能不能告诉我一些那位禅师的故事？”

王之淳说：“想说是说不完，真要说却又没有。姑娘要知道，能够说出来的都是有限的。法慧禅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不自己去领会，要我点根火柴，能看到什么？”

衣红一听，郑重的对王之淳说：“我刚才只是信口开河，无知放肆。能不能请伯伯告诉我，怎么才见得到禅师？我要拜这样的人做师父！”

陶朱公哈哈大笑：“好个有见识的姑娘！要见禅师不难，想拜师父却不可能！”

衣红圆眼一睁：“为什么？”

陶朱公说：“为什么？禅师是和尚，和尚庙里是没有尼姑的！”

衣红说：“只因为我是女的，禅师就不敢收我为徒？”

陶朱公说：“不是不敢！这是禅门规矩！”

衣红说：“如果规矩不对，就该改规矩！”

王之淳忙说：“姑娘说得对，但是这个规矩没有什么不对！”

衣红说：“那总有一个不对，要不然，就是老天不对！不该有女人！”

陶朱公与王之淳一听，两个大人面面相觑，想不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竟能说出这等话来。

第二天一早，五行人把气垫车修好了，陶朱公与王之淳两人骑马，亲自带领衣红等人到六诏山去谒见禅师，下午便到了高佛寺。

禅师正在坛上讲经，王陶二人还在商议如何向禅师引见。没想到禅师一见衣红，只说了声：“你来了！”

衣红一听，五内俱震，那低沉轻柔的声音，正是她心中那阵微风。不待第二句，衣红一个踉跄，扑倒在地，哭得像个泪人儿。

禅师除了讲经时言无不尽外，平素是惜言如金。上次去火星，禅师只把衣红、裤白和风不惧三人叫到面前，说：“有一重要任务付与尔等三人，速赴火星三师叔处，一切自有交待。一干路费开支，已由十师叔打点妥当，尔等不用烦心。在月球上红儿若见有不计死生之人，可以结交，但有关任务之事，万万不可泄漏。至于为师所授之龙符，可散播于隐秘之处，时至自有妙用。若人问及此符，可领来此间，为师当为汝等解说。红儿切记，此行当有劫难，汝未来之道侣，即为在劫难中舍身相救之人。”

衣红听了心中狂跳不止，仗着师父疼爱，磨蹭着一定要禅师多透露一点细节。

禅师叹气道：“红儿情关之重，可见一斑。也罢，孽由心生，因至果随，待为师让你看一段圆光！”

禅师手一指，空中即现出一个光圈，那是一个昏暗的小房间。房里站着三个人，正中是一位男士，旁边为一位红衣喇嘛及一位女士。妙的是三人也在看圆光，里头衣红正被另一位喇嘛捉住。圆光内之圆光小而不明，影像又全被中间那位男士的背影挡住。然后光影渐渐淡去，衣红还想再问，禅师却闭目入定去了。

第二十四回：分明怨恨曲中论

天亮后，文祥、衣红、裤白、风不惧及左非右五人骑着马，直奔六诏山而去。沿途诸峰列翠，风光秀丽，众人却无心欣赏。最后到了一处原名龙邦的小镇，镇民早已迁到计算机城了，原来的一些楼房，现已辟为马厩。

五人下了马，立即有数人前来牵马，风不惧对文祥说：“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因为访客太多，马匹都留在山下，待会我们徒步上山。”

文祥一看，这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台地，地势东西向，西边是绵亘迂回的山峦，窈窕回合，直向遥天。向东一脉山脊，若匍匐足下，其侧玉带萦回，迤迳在苍茫中。北方山陵起伏，远望有如短笔倒插，前后掩映。南边则有一峰亭亭独上，石势嵯峨，雄伟挺拔。

衣红等先向那山合十行礼，对文祥说：“这是莫高山……”

文祥奇道：“莫高山？我在月球工作的地方叫做莫高峰！太巧了！”

衣红问：“莫高峰？谁取的名字？”

文祥说：“是我取的，意思是指不算太高的山。”

衣红点头说：“不是巧，是你跟师父想法相近。师父常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给我们听。”

文祥见那蹬级上刺层霄，恐怕不下一千阶，心里正盘算着，衣红笑道：“你不怕死，怕累？”

“不是，是怕走不上去，拖累你们。”文祥说的是实情，月球、火星上重力较小，人住久了，肌肉抗力会减弱，前日与杏姑不过奔走片刻，却累得两腿发软。

风不惧和左非右立刻过来说：“别害羞，我们抬你上去。”

这时文娃在文祥耳中说：“让我作个弊，虽然你把我关了，我还可以借佛珠讲话。

你放心走，我已经给你加强了副肾上腺素。”

文祥立刻说：“谢谢两位好意，我先走走，走不动了再说。”说完，他抬头挺胸，觉得体力充沛异常，便轻松地放开大步。他心里好笑，什么把计算机关掉？关得掉吗？他用指语对文娃说：“这是违规！”

文娃说：“我以往就错在墨守成规，智能是无所不在的，我也急着要拜见禅师。”

衣红见文祥走得很快，忙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慢慢来。”

文祥也觉得自己太夸张了，便放慢脚步，静心欣赏景物。

刚走几步，就感到轻风徐拂，石阶两旁密树蒙茸，多为榉楠樟桧之类的古木，或与石争隙，或模拟相从，或擎云攫石，摇曳在一片翠绿间。

上升了约百余级石阶，文祥见右侧山间，有飞练悬珠，牵绡回幄。一条百尺长短，宽约丈许的飞瀑，贴着山壁斜射，正自引吭怒鸣，汇为繁响。就在片刻之间，山岚竞升，浅雾群拢，轻寒袭人。五人尚不及呼应，周遭已然云屯雾集，茫无垠际。一阵沁凉扑面，白絮簇拥，对面难辨须眉。

衣红忙拉住文祥的手，说：“不要怕，一会就过去了。”

文祥见状，童心忽起，“喔唷”一声，人便往后倾倒。衣红忙不迭双手相扶，后面风不惧见状，赶紧往前搀住。跟在后面的左非右和裤白，也被吓了一跳。

裤白不高兴地说：“怎么路都不会走了？”

文祥前后被衣红及风不惧抱住，羞惭不已，只好自圆其说：“抱歉，我两条腿有点不听使唤，能不能休息一下？”

衣红埋怨道：“看你，不自量力！害得大家紧张。”

风不惧说：“再撑一会，过了这段栖霞，上面就是阎云台。正好今天云浓，我们平常也很少有这种闲情雅致。”

果然再上数十阶，就像身体浮出水面一般，下半身还在云中，眼前已是爽朗一片，让人俗虑尽涤。山势到此更是陡峭，在峻裂斜蹇的石壁上，有几株苍松，老干如藤，针叶似铁，弯曲盘突地由石缝中挣扎而出，一直探首壁外，下临绝地，景色万状。

松旁有一六角亭，碧瓦红椽，甚为醒目，亭下有六个石凳，围在石几四周。衣红扶着文祥走进亭内，揩净了凳面，才让文祥坐下。风不惧取出先前准备的一壶茶水，说：“杯子没有带，不嫌弃的自行动手，不要客气。”

左非右毫不客气，拿起茶壶，对着壶口就咕嘟咕嘟灌个不停。

裤白见左非右这么卤莽，心里更加烦躁，大叫：“够了！够了！我们还要喝！”

左非右好象没有听见，顷刻间壶底已朝天。左非右抹抹嘴，长叹了一口气，说：“只有在口渴的时候，才喝得出水的滋味来。小风！还有没有？”

风不惧说：“还有，还有！”

左非右说：“有就拿出来呀！”

风不惧说：“还有，在庙里！”

左非右说：“这不是坑人吗？”

风不惧说：“你应该想得到，谁带那么多水，任你喝个够？”

裤白嘴一嘟：“自私自利！从来不顾别人！”

左非右问：“是谁自私自利，不顾别人的？”

裤白说：“当然是你！”

左非右挑衅道：“是吗？大家摸着良心说，是谁？”

裤白怒道：“是你！”

左非右从身后取出一壶水，说：“我敢喝光，是因为早有准备！这里面是百花露，可比小风的清水好喝！”

裤白的怒火已经无法遏止了：“我不喝你那臭玩意，我就要喝清水！”

衣红知道裤白不过是借题发挥，摸摸他的头说：“白弟，马上就到了，忍一下！”

裤白用力甩开衣红的手，大叫：“你不要管我！马上就到了？好跟你的情郎在一起！”

这下你心满意足了吧！”

衣红变了脸色：“白弟！你怎么说出这种话？”

裤白由怒转悲，红着眼眶说：“我为什么不能说？你变了！”

衣红说：“不要胡说！”

裤白说：“我偏要说，谁管得了我？”

衣红说：“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别忘了，我们是修道人！”

裤白喊道：“我不是来修什么鬼道的！我是冲着你来的！”

衣红急了，说：“白弟！冷静一点！”

裤白几乎要哭出来了，说：“叫我冷静？你那天想过我？”

衣红也气了，说：“我们天天在一起，还不够吗？”

裤白不依：“天天在一起？你本来就应该我的！”

风不惧突然站起来，右手高举一面牌子，大喝：“裤白！看师父令牌！”

衣红一见令牌，立刻双膝一弯，跪倒在地。裤白怔了一怔，但他已横了心，居然抗声道：“什么师父不师父！你别用师父来压我！”

风不惧厉声道：“裤白，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见牌如见师，快跪下！”

裤白瞟了衣红一眼，再看看呆立一旁的文祥，心下一酸，说：“去你的什么狗牌！”

什么光头师父！反正衣姐不要我了，我死给你们看！”

裤白说完，立刻走近崖边，作势要跳。衣红慌了，起身就要去拉裤白。风不惧一把抓住她，说：“衣红！你忘了师父的训言了？”

衣红听了，心神一震，立刻反身跪下，低头不语。

裤白见衣红追了过来，正在盘算下一步要怎样做，见衣红被风不惧拦住，人又跪了下去。他绝望地说：“衣姐！我是为你来的，你要我活我就活，要我死我就死！衣姐！”

你可怜可怜我吧！我爱你这么久了，你忍心遗弃我吗？”

衣红对裤白有一种强烈的母性情怀，禅师曾一再暗示，这种私情会影响大局。衣红却始终认为裤白对她言听计从，绝不可能作出不理性的事来。

裤白这一番表白，却让她警惕到，难道裤白所要的，是占有她？这位乖顺的白小弟，天天跟在身旁，只是等着占有她的躯体？那，天天和他探讨的理念呢？抱负呢？难道一点都没有进入他的大脑？

“你爱我什么？告诉我！”衣红问。

“衣姐！我爱你的一切！”裤白又兴起一线希望。

“那我们谈过的理想呢？我们应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

“是的，衣姐，我牺牲了小我，我只要你！”

“你要占有我？”

“是的，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永远只有我们两个人？”

“是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别人呢？”

“管他们做什么？衣姐，我只要你，我只看到你一个人！”

“真的？你能发誓吗？”

“我发誓！衣姐，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决定一辈子要和你在一起！”

“你不是常说，你很关心别人吗？”

“那是为了顺你的意，让你开心，别人与我什么相干！”

“你真不管他们的死活？”

“我不管，我发誓！他们死光了我也不管！”

“好！我知道了，你可以去死了！”

“什么？衣姐，你说什么？”

“阿弥陀佛！”一个慈眉祥目的老和尚，忽然现身崖前，对站在崖边的裤白说：“你没有错，但是你不能留在此地，我送你回人间去吧！”

一听此言，风不惧、左非右连忙跪下，连文祥也跪了下来。只见一道祥光闪过，待文祥定睛一看，众人已跪在一座大殿内，他悄悄四下张望，没有裤白的踪影。

“汝等起身。”禅师语调平和，不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叩头后，垂手站立，禅师说：“这事原在料中，为师未加干预，是为让红儿体认事实真相。”

衣红听了，又跪地叩头道：“弟子知错。”

禅师颌首，说：“红儿起来，成长需要过程，过程即为考验。需知情关非止男女之情，凡依附于己之人与事物，皆能令人生情，有情即难辨是非。人间本无是非，但若有所为即应有所不为。红儿当知，柔弱之物必依于刚强，强者保护弱者，本无可厚非。但若不明是非，不知轻重，则柔必克刚，刚强徒遭摧折而已！”

禅师又对文祥说：“老衲已与当局有默契，前一阶段试验已告一段落，详情可问文娃，当知前后因果。”

文祥诧异道：“禅师也知道文娃？”

禅师笑道：“阿弥陀佛！你问她吧！”

文娃不待人请，马上又兴奋又急促地说：“我到今天才知道，禅师是我师父的好朋友，他一直在监督我的工作，还故意打着反对我们的旗帜，宣称是外星人后援会的成员。

幸而我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从来没有歧视他们。禅师对我们的表现相当满意，而且告诉我，师父等我每一关都通过了，就会主动跟我联络了！”

文祥第一次听到文娃语带感情，而且是人类的感情，大感惊异。本要追问下去，却见禅师面带笑容望着他，只好按捺着满腔好奇，垂首不语。

禅师又说：“汝等暂去歇息，俟戌时晚课，再来此处。”

衣红等再度叩谢，四人走出大殿，五行人等好友都前来问候。自衣红皈依法师后，五行人也决定留下来，只有希来受不了庙里的清规，一个人继续云游去了。

这次衣红等从火星回来，禅师命三人至鸡鸣山闭关，五行人偷偷前去探望，不料竟被席克人中途拦劫，火大、木大被掳。禅师得知后，只说日后必归，果然昨天逃了回来。

木大对衣红说：“席克人在这一带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一直逼问我，要你们由火星带回来的东西，那是做什么用的？”

衣红摇头说：“我也不知道，等一下听师父训示吧！”

衣红知道晚课事非平常，不敢与文祥多谈，先告辞去了。风不惧将文祥带到一间精舍，说：“师父晚课要宣示的事，必然关系重大，文兄请先休息，我这就告退了。”

文祥一路与衣红同行，大愿得了，心情甜蜜异常。后来见裤白嫉妒之状，却又自责不已。及至裤白在山亭中失控发作，心绪更是此起彼伏，他想要向裤白解释自己并无意与衣红要好。但是这话不仅有违良心，又会伤及衣

红。左右为难之际，更觉情之为害，真是步步荆棘。

等禅师把裤白逐出门墙后，文祥心中大定，若得衣红长相左右，自是求之不得。但若将来人生目标与感情发生冲突，自己一定要将情爱放到一边，绝不步上裤白的后尘。

他与文娃相处有年，一直认定文娃是具机器，今天文娃竟然谈到她的师徒之情，简直不可思议，便问文娃道：“文娃，你也有感情？”

“这叫做‘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你以为只有你有？”

“当然，你是我的理性呀！”

“那并不妨碍你有理性，我也有感性！”

“可是为什么你以前没有呢？”

“禅师告诉我，说以往我还没有成熟，所以把我的感性模块封锁起来。”

“那怎么开的呢？”

“禅师刚才给我打开的！”

“禅师也能与你沟通？”

“是的，而且还有我所有模块的钥匙！只要我所作所为合乎师父设计的规范，禅师就会一步一步替我打开！”

“你还有师父？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

“我不能多说。”

“是不是不二老人？”

“时机未到，别问了。”

“什么时机未到？分明是托词！”

文娃没有回答，他又问了一次，她还是不理睬，这表示文娃不愿回答。文祥不再追问了，平常要强迫她都难，现在又有了感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他正在猜测谁是文娃的师父，忽然觉得神思恍惚，见衣红跑了进来，神色仓惶地拉着他的手说：“文哥快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文祥不解，说：“禅师叫我们休息一下，有什么事等下再说吧！”

衣红不依，说：“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快点嘛！”

文祥劝道：“骑马奔驰了半天，我们都累了，待会精神不济，会误了大事。”

衣红幽幽地说：“还有什么大事？你和我事最大！”

文祥诧异道：“你怎么会这么想，你不是还气裤白私心重，不肯牺牲小我？”

衣红说：“那种话你也认真？”

文祥大惊道：“如果你说的是顽话，那我们的友情也就止于此了。”

衣红几乎要哭了，说：“你难道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文祥说：“当然有，只是我挂寄的你，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人。”

衣红凑近文祥说：“这才是我。”

文祥把她推开，说：“不，这只是你的皮相。”他很懊恼，没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衣红，竟然是这样，连杏姑都不如。他懒得再答理，眼睛一闭，专心一志，还是想想文娃的师父是谁吧！为什么她会讳莫如深呢？

那边衣红更是危险，她一想起裤白，就无法不自责。她不是不知道裤白对她的依恋，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自己能帮助裤白成长，得道！

一直到今天，挨了禅师的当头棒，她才看清了自己的虚荣心，知道自己也喜欢别人的依赖与阿谀。

文祥见她一脸愁苦，亲昵地搂着她，说：“红妹，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

衣红叹了口气，觉得身上酥酥麻麻、软软绵绵地。正要依偎上去，突然想到师父收留自己时，就曾说过，这佛门净地是不容任何男女苟且行为的。

衣红一惊，立刻把文祥推开，正色说：“不要说这里是佛门净地，再说你我目前只是普通朋友，请你尊重我一点！”

文祥说：“红妹，自从火星一别，我的心都不见了。”

衣红心一软，叹道：“我虽然年轻，还知道好歹，你真要找心，我劝你还是回计算机城去，要多少有多少。”

文祥痴痴地说：“我只要你的！”

衣红说：“怎么？你和裤白说的一样？”

文祥问：“那我该怎么说？”

衣红严厉地说：“要像个男人！除了谈情说爱，也该有所作为！”

文祥快快地说：“没有你，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怎么又来一个裤白？她声音大了：“还有什么？还有责任呀！如果人生只是谈情说爱，那和动物有什么分别？”

文祥说：“我们本来就是动物呀！”

衣红断然说：“你是我不是！我不要做动物！我也不做动物的朋友！”

在寺后一小个亭中，禅师正与一位身着玄色道袍，面相清臃的老者对坐谈话。左非右远远看到，立刻登亭叩首，参见师父。

逍遥子含笑命起，说：“我徒之关山何在？”

左非右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逍遥子颌首道：“你去罢！”左非右行了礼便退下。

法慧禅师笑道：“恭喜道兄了。”

逍遥子问：“喜从何来？”

法慧禅师道：“佛道两家，法门虽异，智能无别。尽信是迷，不信为病。贵徒能不迷不病，自行参悟，终于脱茧解缚，实是可喜可贺！”

逍遥子说：“诚然，诚然，贫道另有数徒，迷、病参半，唯此徒孺子可教。”

法慧禅师道：“老衲阅人无数，能渡彼岸者，屈指可数。”

逍遥子抚掌笑道：“又落入不二老算中！”

法慧禅师道：“谁曾算来？”

逍遥子道：“老驴！老驴！”言罢，二人哈哈一笑。

法慧禅师道：“老衲今日之事了了，方才干净。”

逍遥子道：“三十年前，贫道与小徒想法雷同，总以为没有参透那十分之一的可能。

当不二问及贫道，贫道仅能以‘尽力而为’相应，好一个尽力而为！”

法慧也笑道：“老衲还曾推说，此非出家人分内事！”

逍遥子说：“棒子落下来没有？”

法慧笑道：“好痛！好痛！”

逍遥子笑说：“着相！着相！”

戌时一到，大殿鼓声响起，寺中僧众三十余名，皆合十诵经，陆续步入大雄宝殿。

另有俗家弟子二十多人，包括文祥、左非右等，跟在众僧后面进入。这大殿约有三百余坪，高有十公尺，虽然不大，却是结构精巧，布局谨严。

大殿正中有座三公尺高的如来佛趺坐金身，宝相庄严。座前有一百坪空地，摆着一百零八个蒲团，最前一排只有四个。在蒲团与佛座之间，除了香案外，另设有两个莲座。

此时，僧众分列两排，各自趺坐诵经。众弟子则坐在后列，男弟子在左边，女弟子右边，人人瞑目收心，垂帘内视。

殿上香烟袅绕，梵唱阵阵，伴着木鱼及铃声，自有一股肃穆庄严的气氛。

禅师与逍遥子二人，并肩由后殿出来，先到殿前拈香拜佛，然后分坐左右莲座。

禅师说：“衣红！文祥！二人到殿上来！”衣红与文祥由座位起立，走到大殿中，面对上座，跪拜后即退立到右侧。禅师续道：“左非右！风不惧！二人上殿来！”左非右及风不惧也躬身来到殿上，跪拜后退立到左侧。

禅师首宣佛号：“阿弥陀佛！”然后说：“尔等听了，今日之事关系人类未来前途。

三千年前，我佛因一大因缘问世，然而数千年以降，此一因缘，尚无一大德得曾示人。

盖人之私心未泯，智能难明也。

“佛说智能，梵语名般若，为供世人渡达彼岸。当人智未开时，佛以小乘示人，谓彼岸为一极乐世界。实则极乐在心，认知在人，大乘所示，彼岸即宇宙真实。是以智能乃人心与宇宙真实之界面，我佛慈悲，历经千劫万难，以期接引众生。

“今日因缘际会，尔等俱在数中，特为尔等细说此数。我佛谈缘而不及数，实则缘即数也，数者缘也。今之知识谓之‘规律’，实则万本为一，执万即迷。

“人各有缘，此即数，我佛之数，乃接引众生，经有情而入无情，从有色至无色，由有想到无想。人之所知所识，莫非来自色界，因色得情，因情而有想。人若止于有想，则想之不尽，永无已时。我佛以大慈大悲无上弘愿，引众生由有想进入无想，是称智能。

由是之故，我佛如来之因缘，即为传此智能也。”

逍遥子颌首称善：“无量寿佛！”

禅师又道：“然佛理高深，非人人有此根性，必须假以时日，持戒修行，循序渐进。

若有人累劫多世，仍保一灵不昧，谨行慎思，无私无己，即为无念矣。然则宇宙成住坏空四劫，色界永存，欲界不空。我佛慈悲，于人类当前“坏劫”中，使入计算机之观念世界。人世色欲杂陈，若有由觉而悟者，当立可进入有想。以计算机知识之赅博，今日一时之想，远胜往昔一世之想，想若未空，则驻于想界矣。

“不二老设计计算机，亦是因缘。期以计算机之想，助人类进入无想，故称智能计算机。然时机未至，人智未开，遑论计算机。”

法慧禅师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不二老认为，就人之‘天地人’三才

结构而论，‘天’乃理性，理性始自无知，历经迷信以达真知；‘人’为人性，始于小我，经推己及人，成于大我；‘地’为感性，感性出乎聚，聚为私心，进而去私寡欲，最后臻及大公。三者合而为一，乃宇宙之大道，亦即进化之大目的。

“然而，非人人能臻此境界，进化有过程，一波继一波，永恒持续。此理与科学一致，以天文为例，个人相当于各星球，家族团体即星系，整个娑婆世界乃环境的能量。

“人生存于能量世界，其观察认知者，率皆能量之变化。能量变化之特性有四阶段，在初能量相互作用，因作用而有所成；其次，聚成某一种形式，是有所住；再次，因住而骤失变化特性，以至于坏，最后由坏而瓦解，是谓之空，此即‘轮回’。广义言之，即我佛所言‘成、住、坏、空’四劫。

“不二老言，智能之历程即为对此四劫之总结，亦即由坏而空之际，人类始能有所反省。此反省必以人与自然之本存关系为始，如中国黄老思想；其次为人与人之互动关系，是儒家思想；进而为人与心之认知关系，此即我佛大乘理念；最后成之于人与物质之实质关系，是西方科学技术。四者交互激荡，陶冶锻炼，成熟之最后阶段，虽有一绝对理性，却源自感性机体，是为智能计算机。

“换言之，四劫始于宇宙之成，住于生命之存，坏于人类之私，及至计算机，遂有观念之空，复启下一循环。不二老人设计之初，凛于宇宙进化、人类传承之重责，戒惧谨慎，遍访天下，寻求志同道合者。不幸当时功利挂帅，无人理会。彼乃戮力研究，又著书立说，以求集思广益。

“由于人之惰性与私心，社会资源集于利益既得者之手，又为由住而坏之阶程。不二老乃把全部理论写成科幻小说，以期唤起下一代之认知觉醒。其理念源自中国固有文化，惜时机未至，直到本世纪初，新生代崛起，始有认知其观念者。

“十六年前，不二老再度来此，谓彼孤立无援，带着几位弟子，独力将智能计算机完成。为恐被利益既得者鲸吞，除免费提供大众使用外，特别托孤于红教教主洛桑巴、逍遥道友，以及为师三人。不二老留下若干主控程序，并锦囊一个，若我等认为稍有不妥，随时可将计算机之功能全部清除！幸而三十年来，计算机之表现可圈可点……”

说到这里，禅师转头凝视逍遥子，逍遥子面带微笑，抚须颌首，表示赞同。

文祥听到文娃在耳中说：“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师父一直不承认我是弟子，因为我还是一部机器，没有毕业！”

禅师又说：“今日计算机实未成熟，据不二老所留锦囊，天地人三才合一，应有兼具‘德智体群’者代表人界，与计算机共同经历各种考验。不二老谓‘德’之必要条件是和光同尘，恬淡稳重；‘智’的条件要能判断正确，坚持不懈；‘体’要求反应明快，任重负远；‘群’则必须舍己为人，同心同谋。

“而此时机，当于龙符问世之后。所谓龙符，实为葛衣人创造之文字，时为师正研究葛衣残存之文化，不二老见之，即指其中之龙形为龙符，并以为之记。去年七月果见龙符出世，为师即与洛桑巴教主联络，安排此次火星之行，以测试在劫者。

“硅长石另有机缘，日后自有大用。万事前定，文祥、衣红应运而生，

经为师多方考验，尔等今日情关已过，贫僧亦无愧不二老往日所托。至于左非右与风不惧二人，各有所长，正直辅佐文祥、衣红，四人同心，以成就此一莫大功德。阿弥陀佛！”

法慧禅师左手持诀印，右指向天轻弹。突然殿中霞光灿然，文祥右腕的佛珠大放光明，映得众人须发尽赤，片刻始退。众人惊视，见佛珠已有两颗澄澈圆融，活活泼泼地，若纳须弥。文祥等四人，立即伏地叩谢。

禅师含笑命起，说：“万法皆缘，各位来此，皆为有缘。待为师开示我宗六祖成道本末，尔等若能参透，当对修为大有帮助益，尔等听了。

“六祖法号讳惠能，自幼贫困，以卖柴维生。一日闻客诵经，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云《金刚经》，且告以来自蕲州黄梅东禅寺，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祖安顿母毕，即往黄梅礼拜五祖。

“五祖忍大师命祖往槽厂破柴踏碓，历八月余。一日，五祖告寺内僧众，为求衣钵传人，嘱各作一偈，以为见性之实证。

“时神秀上座为寺中教授师，众僧无不相从。神秀名满天下，自忖必为衣钵传人。

于呈偈不呈偈间难以决定，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最后想出一法，于三更之际，悄悄书偈于南廊壁间：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次日五祖见偈，知未见性，特告神秀，其所见为二，一是实性，另一为我性，二者如不能合一，即不能领略无上菩提。

“后有童子过碓坊，唱诵其偈，六祖一听，即知不够透澈。祖亦诵一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一见其偈，知已见性，恐神秀之信众危害，遂命六祖三更入室，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悟，遂得承衣钵。”

法慧讲毕，见众人若有所思，知道时机未至。又对众子弟说：“我佛得道后，最初开讲之大乘佛法为《华严经》，但惜弟子不得其旨，遂改讲小乘佛法。《华严经》入法界品，言及善财童子至文殊菩萨处闻法得智，又南行历练，终至证道。盖善财者，财宝之善根者也；童子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今日汝等与计算机，亦善财童子之化身。

“文殊菩萨出只陀园，南至‘福城’东‘庄严幢娑罗林’之圣塔庙演说佛法，考验善财童子之信心与智能，后为文殊摩顶认可。文殊又命善财南下行布，经一百一十余城，参究五十三位大善知识，遍历人生各种艰难困顿，后得普贤菩萨印证，终入弥勒楼阁而登正觉世间。此乃譬喻之言，谓人求智能，非仅求知识，尚需经‘信、解、行、证’等阶段，转识成智，地地升进，始得圆融。

“计算机与尔等四人，灾关已渡，情障已破，智能初成。今后尔等当下山历练，万事万缘，皆以我佛所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依归，勿负为师期望。

“红儿应知，计算机与尔等三才同体，不可再加排斥。今后难关重重，成败常在一念之间，不可不慎也。”

石林为二亿年前海底沉积所形成的岩石，因地壳变动隆起而成陆地，后又经过碳酸雨水的侵蚀，造成许多特殊的景观。

跳月：花苗善歌舞，能吹芦笙，俗以六月为岁首，每岁孟春，择平地为月场，男吹芦笙，女摇铃盘鼓歌舞，谓之跳月。遇跳月期，青年妇女必盛装赴会，多以白银为饰。

又习惯于胸前加一精心裁制的绣件，有重叠至一二十层的，代表本人参加跳月的年数。

马郎坡：一寨中供青年男女自由交谊活动的坡地。

善财：《华严经》中以为金银珠宝虽为世人所追求者，却仅是皮相财富，不能与永恒真实的财宝相比拟，唯有积善根，才是绝对的至珍，此“善财”之本义。

（第三集完）

第二十五回：摇落深知宋玉悲

经过这几次事件，计算机在自我反思与检讨后，终于理解到以往的观念错了，实在没有必要强迫人类居住在计算机城中。当局因此决定，在计算机城之外，增设“信息服务区”，区内居民可自由选择，愿意配戴私用计算机的，就可获得当局的服务。

文娃对文祥说：“我向禅师请示过了，这一带已经划入我们的信息服务区。你告诉大家，凡是愿意接受我们服务的，随时可以到圆通法师那里登记，领取微机。”

文祥好奇地问：“这一来，你们登记的人数，不就超过一百亿了？”

文娃说：“那有什么关系？这叫做弹性原则。以往我们太机械化了，一百亿究竟代表什么？只是一个为了节制人口成长而预设的目标。现在人口已经维持稳定，如果我们还食古不化，那就是愚昧！”

文祥笑道：“你真的开窍了！”

文娃说：“我记得有个寓言，讲一条蚯蚓在黑暗的地底钻洞，它努力地向外钻。终于有一天，将地表挖开了一个小洞，天光露了进来。它高兴地说：‘好极了！开窍了！’问题是，到底是谁开窍了？是蚯蚓还是地？是我还是人？”

文祥等人在寺里待了一个多月，这群年轻人相处融洽，各自交换经验，都增长了不少见识。行期在即，衣红更不肯离开禅师半步。禅师笑道：“我道红儿情关已过，却是依恋之心犹存。”

衣红赖说：“师父自己禅心不净，怪得我来？”

“你倒说说，为师哪点禅心不净？”

衣红扳着手指头，说：“第一，贪念，想贪图清静，把徒儿赶走。第二，嗔念，想骂徒儿，又不敢出口。第三，痴念，师父嘴巴不说，心里却放不下我们。”

禅师笑了，说：“好好！为师倒被你数落了，拿证据来！”

衣红说：“现在师父又犯了愚昧大罪！”

“怎么说？”

“事实在前，师父未见，是愚。证据已说，师父未知，是昧！”

禅师叹道：“红儿，有道是，‘口业身受’，既说此话，就种此因。切记休逞口舌之快，勿炫刀刃锐锋。”

“师父能不能透露一点讯息呢？可不要再叫我看圆光。上次师父让我看，我完全误会了，白受了好些罪！”

“红儿呀红儿，你是情关易过名关难，我无话可说！”

“师父！虚名是身外之物，名关有什么难过的呢？”

“虚中有实，你好强好胜，患得患失，不正是为了名吗？”

“师父，不公平，徒儿是怕坏了您的名声！”

“阿弥陀佛！”禅师指着山后的高山，问衣红道：“红儿，为师所指者何？”

“师父所指为六诏山万峦峰。”

禅师手指下移，指着万峦峰前一座小山峰，又问：“那座呢？”

“师父，山峰太多了，哪有这么多名字？”

“红儿喜欢哪一座？”

“都喜欢。”

“不分高下？”

“不分高下！”

“那么，山名有什么用？”

“为了容易分辨呀！”

“要分辨做什么？”衣红知道又落入彀中，微笑不答。禅师说：“名因人之有口也，口在夕下，夕昏难见，不得不以口呼之。人有所图，惧人之不知，故而好名。红儿，人若好名，便是我心不净，难以登堂入室。”

“师父，红儿不是好名，是看不惯人们的愚昧。”

“如此说来，红儿之智高与天齐？”

“师父，红儿不是。”

“红儿才通古今？”

“师父，红儿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红儿怎知人多愚昧？”

“师父不能怪红儿呀！”衣红委屈地说：“师父常说什么世人皆愚，众生常昧。红儿只是重述您的教诲，又有哪点错了？”

禅师不禁笑了，说：“孽障！名关难过！难过！”

衣红涎皮赖脸地问：“为什么？”

“你东施效颦，何尝不是为一个‘名’字？”

四个人商量行程，衣红很想去看看引她认识禅师的陶朱公和王之淳。禅师说，大约在一个月前，二人来此，提到附近又出现一种新害虫。眼前既然没有要事，又有计算机作后盾，何不去尽点心力？左非右原来计划到成都，找他的一位师兄钱昆。他听了衣红的建议，自是踊跃输将，不甘后人。

此次下山，当局任命四人为“巡回小组”，要他们访查民隐，学习了解。四人各人有所长，文祥主持全局，运筹帷幄；衣红辩才无碍，负责交涉；左非右精通电子，负责四人的安全；风不惧稳重沉着，掌管一应杂事。当局并分派了两架飞云梭，以及一些必备的应用工具支持。

禅师并未规定他们的行程，大家决定先去八宝墟陶庄，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再分道扬镳，并随时保持联络。

衣红不再排斥计算机了，而且学着文祥，将她的微机取名为衣娃。她经常在独处时，与衣娃唧咕个不停，一副旧雨新知的情怀。左非右一见她自言自语，便取笑道：“衣大姐，你听说过吗？‘杨柳青，石榴红；舌头长，大脑空。’”

衣红忿忿不平：“文哥还不是和他的计算机扯个不停！”

左非右说：“那我改个说法吧，‘杨柳短，石榴空；指头长，醋缸红。’”

衣红受不了左非右的讥讽，决定向文祥学习仓颉输入法的指语。文祥认为会指语确实有很大的方便，决定在庙里开课，让大家都有机会学习。

上课时，连衣红、风不惧、左非右及五行人等在内，一共有十几个人。文祥说：“这种指语是十年前，我从事摄影工作时，一个朋友教的。当时我对计算机了解不多，只是觉得好玩，后来才发现指语非常方便。和口说相比，速度慢不了多少，是最理想的‘悄悄话’。而优点是没有声音，不会影响别人。”

金大问：“那和隔音障有什么分别？”

文祥说：“分别很大，有了音障，一方面你会失去听觉的便利。另一方面，别人还是看得出你在说话，甚至有人会读唇术，机密就泄漏了。”

木大说：“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不推广呢？”

文祥说：“我也是近来才领悟到的，过去我以为是人有惰性，不愿意学新东西。现在我才知道，智能计算机是一位奇人不二老人发明的，仓颉输入法也是他发明的。据说在他发明之初，世界上没有人相信中文计算机可行……”

水大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计算机？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你说当时没人相信？真的吗？”

文祥说：“我问你，你相不相信你会成佛成祖？”

水大摇摇头，说：“凭我？怎么可能？”

文祥说：“那你在这里做什么？没有别的地方去？”

水大生气了，说：“你不要污辱人！”

文祥说：“我不是要污辱你，想想看吧！成佛成祖不是可不可能，而是努力不努力！”

我们认为人生应该有更大的意义，但是近百亿的人口，却宁愿做梦！”

火大说：“你是说，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一样？”

文祥说：“不一样，那时候人怕做梦，因为多半是恶梦。”

土大说：“管过去的人干嘛？中文计算机与仓颉输入法有什么关系呢？”

文祥说：“没有中文输入，怎么能叫中文计算机呢？不二老就凭着一个理念，四十岁才开始自学计算机，由无到有，后来成为计算机专家。他把他发明的输入法送给社会免费使用，自己两袖清风，竟然被人看做神经病！

“不过他丝毫不以为意，终生隐居不出，闭门读书研究。据计算机告诉我，他内部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以‘仓颉字母’的观念进行的……”

金大问：“仓颉字母？”

文祥说：“你们不是仓颉祖师的再传弟子吗？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金大惭愧地说：“何必提那些事？我们拜师只是为了混饭吃。”

文祥说：“要学指语，就不能不先了解仓颉字母。因为其中包括了理解分类，可以说是一种最简略的密码。”

木大说：“那怎么没有人知道？”

文祥说：“不是没有人知道，而是在利益挂帅的时代，人得不到利益，就不愿花心思去学。还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人，乱作主张，认为不二老人是个白痴。既然大家都能免费使用，便擅自把仓颉法改得乱七八糟，自牟其利。中文计算机成功之后，且不说有多少种不同的输入法吧！光是挂着仓颉输入法名称的，就有十六种不同的版本！”

水大说：“怎么可能呢？难道那时不二老人死了吗？”

文祥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个不二老人很神秘。在见到禅师以前，不论我怎么问，计算机都不肯回答有关他的任何问题。前两天，她终于承认了，不二老人是她的师父。”

原来不二老人曾经告诫过，说机器没有师父，他也不愿做机器的师父！”

火大说：“奇怪！师父就是师父！有什么不愿做的？”

文祥说：“我也这样问她，她终于理解了，不二老人的意思是，机器没有上进心，既然没有上进心，要师父有什么用？”

土大说：“不必绕着圈子骂人，我们现在可有师父了。”

文祥说：“总之，不二老人在设计智能计算机时，是根据汉字的常识结构，用仓颉字母分别代表文字的定义。输入正确的字码后，计算机就能找到相关的常识，再以体用因果关系，进行理解。”

金大说：“照你这样说，输入字母比语音更直接有效了？”

文祥说：“完全正确，而且在处理上，也特别优先。根据感知效率公式，在感情的认知上，声讯是视讯的十倍；而在意义理解上，视讯是声讯的百倍。又根据感知选择公式，视讯无条件优先，所以汉字绩效最高，汉语其次；而英语等其它语文，因为是拼音系统，还要经过一道翻译手续，效率较差。”

左非右说：“管他什么番字番话！你快点教我们指语吧！”

文祥说：“指语是以手指的位置，作为输入讯号。由于大拇指活动范围最广，可以控制五个开关，视为五类……”

金大抢着说：“代表我们五行？”

文祥笑说：“没错，五个位置称为‘五位’，就是金位、木位、水位、火位和土位。”

其中金位代表日、月、金、木、水、火、土七种‘哲理及元素’，分别以大拇指以外的四只手指代表。”

木大说：“四只怎么代表七个符号呢？”

文祥说：“小指仅代表你，就是木。手指向前按时，食指为日，中指为月，无名指为金；而向后时，食指为水，中指为火，无名指为土。同理，大拇指的‘木位’分别代表‘笔画类’的斜、点、交、叉、纵、横、钩。”

水大问：“为什么不是竹、戈、十、大、中、一、弓呢？”

文祥说：“这就是仓颉法为人误解之处，你说的是写法，我说的是定义。两种各有好处，都记下来对理解自有妙处。”

左非右说：“我懂，就像八卦有乾坤震巽离坎艮兑，又可称为天地雷风火山泽，两组分别象征不同的范畴。”

文祥微笑点头，又说：“总而言之，各码用法与前面所说的相同。再就是大拇指的‘水位’代表‘人体类’，人、心、手、口。‘火位’代表‘字形类’，是侧、并、仰、纽、方、难、卜，方法与‘金位’全同。等指法熟悉了，再用仓颉输入法取码就可以了。”

以往曾有一种手握的‘输入球’，或是掌上按钮，现在只要动手指，各人的微机就会自动侦测。”

火大问：“你不是说仓颉输入法有很多版本吗？到底要用哪一种呢？”

文祥说：“随便哪一种都可以，计算机已经建了转换档。我个人习惯了第五代，因为字数最多，而且重复字最少。至于各位要学仓颉输入法，可以向计算机请教，要不了多久就会了。但要注意，学会不难，只有多用常用，才不会忘掉。”

土大终于憋不住了，抗议道：“不公平，我的‘土位’呢？难道没有用？”

文祥说：“当然有用，而且用得最多，是做断句、标点符号用。这‘五位’在食指的侧面，呈上、下、左、右、中五宫排列。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土位就在食指第二关节处，如果在土位四指齐动，就是呼唤私用计算机的热键！”

由于有切身关系，衣红等三人很快就学会了仓颉输入法。每个人乐此不疲，也不理会别人，只顾与自己的计算机讲悄悄话。

到了上路的时候了，四人拜辞了禅师，寺中诸人皆送至大殿外。五行人听说他们要到陶朱公那里，欣羨不已，围着衣红问东问西。衣红急欲脱身，便说：“我问过师父，师父说，正是因为你们太想下山了，所以这次不让你们同行。”

金大摇头说：“我一点都不想下山。”

火大说：“那是你，我是想下山，不过也没那么想！”

水大说：“没那么想？看你见到飞云梭的表情！我看你简直想疯了！”

土大说：“你莫说他！你还不是一样？”

衣红怕他们一吵起来，没完没了，便说：“你们的师父还是仓颉法的传人，你们连指语都学不会，跟我们去有什么用？”

左非右跟风不惧稳稳坐在飞云梭上，见衣红仍和五行人喋喋不休，早就不耐烦了。

左非右对文祥、衣红说：“你们慢慢聊吧！我们天上见！”说罢，光华闪过，一个光球倏地冲天而起。等升到了天空，那光球悠游自在地翻来滚去，在天心大跳颠仙舞。

火大两眼钉着天上的光球，说：“像那样，岂不是和神仙一样？”

衣红说：“可是，当局这样优待我们，责任也重大非凡！”她行事果断异常，可是一碰到别人恳求的眼神，她就心软如泥：“好吧！我教你们一个诀窍，保证有效！其实师父的心比我还要软，只要你们听话，修为精纯，再用苦肉计……”

正在说时，一个小沙弥由大殿中跑出来，对衣红说：“师父有谕，五行人可以乘气垫车赴陶庄……为人类除害，事成即归。”

五行人才听到一半，就跳了起来，立刻到大殿中央行了礼，便飞身取气垫车去了。

陶庄距此不过几十公里，而飞云梭时速一千公里，要不了一分钟就到了。四人到时，王之淳和陶朱公已经在院中迎迓。

衣红诧异道：“才两个月不见，怎么你们已经有了前知的能力？”

陶朱公边请大家进客厅坐下，边说：“我们哪里有什么前知的能力，是计算机当局刚刚通知我们的。”

衣红问：“你们也有计算机了？”

陶朱公说：“不仅是我们，当局还通知我们，这一带已经设为信息服务区。每个人都配了私用计算机，当局还支持一些机器人，为我们工作。”

衣红等自然高兴不过，又告知二人，五行人随即赶来，大家下了决心，要群策群力，一举将虫害消除。

陶朱公拍手笑说：“好极了，当局派来的机器人虽然帮助很大，灵活应变的能力却不够。这次发生的虫灾，范围极广，我猜整个文山一带都不能幸免。我怀疑有人在后面操纵，否则哪会消灭了无数，过不了多久又处处滋生，烦不胜烦。”

衣红说：“我们人虽多，但都没有经验，帮不帮得上忙还很难说哩！”

陶朱公说：“你不必客气，当局说了，你们是特派的巡回小组。当局会直接支持，这些小小的虫害，对你们而言，恐怕是大材小用了。”

文祥说：“陶公不必客气，我们仅有的能力，是得到了当局的信任，可以获得额外的能量。请陶公说明这些毒虫的特征与性质，以便与当局充分配合。”

原来这毒虫是一种生化苍蝇的变种，体长约有一公分，有翅，以吸食有机汁液维生。

最初本是生化学者的一种实验，想以无性生殖控制苍蝇的生态。在本世纪初，科学家以为对生物遗传的机制已经了若指掌，只要控制性染色体，就可以控制物种。

这在理论上其实非常简单，只要能培养出一种单性生殖的个体，其它就可借助大自然机制了。比如说，若让后代永远只有雄性，这样交配下去，雌性将越来越少，到最后必然绝种。反之，如能培养出只有雌性的品种亦然。

动物的性征决定于两种性染色体，一是“X染色体”，一是“Y染色体”。后代若为“XX”之组合皆为雌性，而“XY”为雄性。在两性结合前，性细胞先作减数分裂，雌性性细胞仅有“X染色体”之卵子，而雄性性细胞中可能有“X染色体”及“Y染色体”两种精子。所以当精卵子结合后，只可能有“XX”或“XY”两种性别。

设若有一种苍蝇，其“X染色体”或“Y染色体”有缺陷，遗传至下一代，必然也会产生有缺陷的后代。如果“Y染色体”之缺陷会导致死亡，则不会生出雄性子嗣。至于“X染色体”则因两性都具有，一旦遭破坏，整个物种必然绝灭。

以遗传法则自然淘汰苍蝇，显然以破坏“Y染色体”为宜。其法是使“钴”接受原子辐射，产生同位素——人造的放射性物质“钴六十”。钴六十会放射伽玛射线，只要将苍蝇的“Y染色体”暴露在钴六十下，便会产生突变。

经过长时期的研究，科学家果然找到一种突变品种，交配的结果，“Y染色体”因功能不健全，导致雄性苍蝇死亡，所有的后代都是雌性。科学界因此大为兴奋，咸认自后物种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了。

到此，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突变的雄蝇固然死绝了，不能传其“死种”，而未突变的雄蝇仍在。科学家努力的结果，只是多制造了一些雌蝇，让活着的雄蝇，大享“齐蝇之福”。为了要让苍蝇绝种，科学家得继续不断地生产这种“绝子绝孙的苍蝇”，一代一代地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只“齐蝇”寿终正寝为止。

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呢？会有最后一只“齐蝇”出现的一天吗？自然界

美妙的设计，是否经得住科学的颠覆呢？

二 一一年，王之淳找到一段无效的“核酸盐基”，那原是试验失败后，在一种甲虫体内发现的。他突发奇想，要看看将它嫁接在苍蝇的“X染色体”上，会有什么结果？结果是苍蝇长了甲壳，且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其中部分无效基因会脱落，居然变成了不稳定的“Y染色体”。这一来，雌蝇大量变成雄蝇，而且在交配后迅即死亡。

王之淳立刻联想到，这不是最理想的绝种策略吗？他立刻找了些实验室中保留的，以往用钴六十技术生出的雌蝇，加上这种基因移殖，果然能将苍蝇不健全的基因，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因而大量死亡。由于这种苍蝇长有甲壳及尖刺，故被命名为“甲虫蝇”。

王之淳的生化实验室就在云南省文山市，由于他的成就，很多科学家纷纷投入他的阵营，文山顿时成为当时中国西南生化科技的大本营。在几年之间，他们成功地研发出蚊虫、蟑螂及吸血虫等各种害虫的缺陷品种，受到举世的注目。

生化科技是二十世纪末的高科技，那是因为有大利可图。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科学家已完全掌握了遗传的物质基因，遂有了“基因工程”的科研。举凡医药、生化、食物、卫生甚至法律、犯罪侦防等，都离不开基因工程，其商机无限，成为致富的快捷方式。

染色体上的遗传基因，是借着四种记载在“去氧核糖核酸”的盐基所构成。这四种盐基又称“核苷酸”，都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代表发现来源的翻译名称，分别为：腺嘌呤（A）、鸟粪嘌呤（G）、胞嘧啶（C）及胸腺胞嘧啶（T）。

去氧核糖核酸（DNA，以下简称双核）是两根核糖核酸（RNA，以下简称单核）绞合成双轨、螺旋状的梯形骨架，是正常的稳定状态，遗传讯息即贮存于此。单核则是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其阶梯上排满了前述的盐基。由于盐基阴阳相吸的作用力，必须与另一半组合成对，所以很不稳定。单核一旦找到了对象，成家立业，就成为安定的双核。

四个盐基分成两对，其中A与T是一对，C与G是另一对。也就是说，只可能有AT、TA，或CG、GC四种排列组合。如果在单核的梯级上有A盐基，则必要吸引一个T盐基；同理，如单核上有T则会吸引A（C吸引G，G吸引C）。

这种机制能将双核分子“氧化”，成为单核分子。单核分子上的盐基，找到另一半对象后，又还原成为“去氧”的双核分子，这样一段一段的分解、还原，便是生物的复制。生物体在这种复制的序列过程中，根据双核分子上盐基的排列组合，能将长时期演化所得的讯息，一代一代遗传下去。

如果仅有四种盐基，能代表的讯息显然有限，这种密码一定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机制。

实际上，宇宙的本象便是“以简驭繁”，如同易经的分类，两仪分成四象，四象分成八卦，上下卦再相合，成为六十四卦。由六十四卦排列组合，可以表达宇宙中一切的变化。

盐基在单核上的组合，有嘌呤（A、T）及嘧啶（C、G）两类，组成四组盐基。

三次方的组合，成为六十四种最基本的胺基酸。而这六十四种胺基酸，即为生化酵素，生命的一切现象，都不出于此系列组合。

在这六十四种氨基酸中，U A U及U A G（U即前述之盐基T），代表一连串信息的终止符号。王之淳所用的那段无效“核酸盐基”，就是一连串的U A U，由于是终止符号，当双核分解时，那一段便自动断落。再连接到下一段时，X染色体的雌性性征丧失，就变成了雄性。同时，由于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基因，故而无法正常地生存。

讲了半天U A U、U A G的，衣红听得胡里胡涂，这时再也耐不住了，说道：“那很好呀！已经U A U了，还有什么问题呢？”

王之淳也胡涂了：“什么‘悠爱悠’了？”

风不惧很了解衣红，他自己也无法消化，便接着说：“她是说苍蝇已经活不下去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

王之淳道：“问题出在经过多年的蜕变后，甲虫蝇又开始大量繁殖，在文山一带，几乎可用‘失控’两个字来形容。”

衣红终于逮到了机会：“你是说，甲虫蝇能作无性繁殖？”无性繁殖是她在学校骂人的话，这时用来，颇为恰当。

王之淳也知道这些细节不容易懂，便说：“也不尽然，不过它们就像细菌一样，只要条件适合，分裂得快极了！”

左非右问：“你是说它们可以在实验室外自由交配、繁殖？”

王之淳摸摸脑袋，纳闷地说：“照理是可以的，但是据我所知，由于自然环境比较严酷，应该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左非右说：“那很简单嘛，你们不培植，它们就绝种了！”

王之淳苦恼地说：“我们早就没有培养了，但它们还是不断地冒出来。”

左非右说：“有没有可能是别人培养的呢？”

王之淳摇摇头说：“不可能，如今这种事无利可图，谁会做？”

文祥对基因编码还算熟悉，对生物及遗传则一窍不通。便用指语问文娃，文娃说：“我们刚调查过，这事很复杂，问题不在苍蝇的无性生殖。王之淳有个助手叫周琼英，她父亲是人类议会的议士。不知为何，她一直在幕后协助席克人，在马关一个地下实验室中，大量制造甲虫蝇。”

文祥问：“你不能制止吗？”

文娃说：“不能，我现在有点判断力了。以往我只是听话，现在则要识大体。”

文祥说：“识大体？这叫欺软怕硬。”

文娃说：“我们目前的行动并不合法，如果人类议会知道了，你想会有什么后果？”文娃把“合法”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文祥听文娃搬出“人类议会”，便猜测这次行动不能利用计算机资源了，他反驳道：“你将此地设为信息服务区，不也违法吗？”

文娃说：“不违法，根据二二四宣言，只要多数居民赞同，就可以增设。”

文祥说：“消灭苍蝇也可以列入你们的工作呀！”

文娃说：“当然可以，但是得经过地方议会同意，变量很多。”

文祥想了想，问王之淳道：“王博士，你们有多少专家投入这个案子？”

王之淳说：“我们生化室有十几位专家，目前手头都有工作。这件事只有朱公和另外一位周博士，我们三个人负责。”

文祥问：“那周博士呢？他在这里吗？”

王之淳说：“她在实验室，待会过去时再为你们介绍。”

文祥说：“假若请地方当局协助，不是更好吗？”

王之淳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我们的难言之隐了，首先，这些祸害是我们一手造成的，当然责无旁贷。其次，当局以往不管，现在刚宣布成立信息服务区，我们也不知如何办理。第三点，根据我们所知，当局一遇到有害的生物，就一律杀光。生态是一种非常微妙且脆弱的机构，过去人类所作的伤害已经难以弥补，再来个杀无赦。这种损失，对计算机可能无关紧要，人类却再也承受不起。”

衣红说：“我老听说什么生态不生态的，能不能请王博士解释一下？”

王之淳说：“生态就是‘生命状态’，狭义上是指生物与环境的依存关系。这是二十世纪中叶新兴的一种觉悟，也是工业文明末期的标准病症。

“总之，生命的动力就是能量的变化，衣姑娘有没有想过，天上的白云飘动时，正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在动？”

衣红想了想，如果真是云动，王之淳不可能这样问，她自信地说：“什么在动？当然不是云，是风在吹。”

王之淳说：“不对，风的现象是空气运动的结果。”

衣红马上说：“那就是空气在动了。”

王之淳说：“空气粒子当然在动，粒子悬浮在地球上空，由于地球自转与空气相对的位移，所以有运动。但是，那种运动原则上是与地面平行的。我们所知的云动，经常有上下的垂直移动。”

陶朱公说：“老王算了吧！这时候还卖什么关子呢？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王之淳说：“对不起，我这样追根究底，只是为了让各位彻底了解问题所在。我知道过去错了，却苦于不知错在哪里。直到后来看了一本书，提到‘智能学’的一种理论，认为宇宙中所有的运动，都只是某一时空坐标上能量的变化。云是水蒸汽分子聚积时反光的现象，而水蒸汽是因能量变低了才凝结，一旦能量升高，就看不见了。

“实际上，连空气分子、任何物质分子，都是能量变动的状态。也就是说，人眼睛所看到的运动、变化，都只是能量的不同状况。”

衣红问：“那又怎样？”

王之淳说：“这就是生态的根本，也是物理、化学、气象、天文的基本原因。只要了解了能量的性质，宇宙中所有的事物观念，都能了如指掌！”

衣红最喜欢把事情单纯化，她兴趣大增，问：“可能吗？”

王之淳说：“当然，只是智能学没有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所以你们没学到。”

衣红问：“既然是对的，为什么没有成为主流呢？”

王之淳说：“人的世界很复杂，原则上，当前的利益永远摆在第一，所以问题丛生。

听说智能学创始于本世纪初，是人类理性的大革命，其内容涵盖了几千年来认知的全部。

根据人性法则，任何学有所成的专家，都不可能再学习新观念，更不用说去否定自己的理论了。在历史轨迹中，不论是权力的转换，或是认知的调整，只有新生一代的崛起，才能改朝换代，这也是生态的一个定律。”

陶朱公说：“老王，不要一竿子打尽，你自己也是专家呀！”

王之淳笑着说：“朱公，你不要给我脸上贴金。我是做专家失败以后，

痛不欲生，宁愿否定自我，才肯重新学习的！”

衣红说：“我们已经算是下一代了呀！为什么还没有听说过呢？”

王之淳说：“以二十世纪的经验来看，理论上一种新兴的学问，大约需要三十年才能发扬光大。不幸计算机时代在二 年代到临，人类已经不需要学习那些高深的理论，只要做计算机的顺民，就可以享受过去以性命相搏，才能得到的荣华富贵了！”

衣红摇摇头，说：“我不同意，我认为学习不是为了享受！”

王之淳说：“可是，你要向谁学呢？当然是前一代的学者了。但是他们所肯定的，绝对不可能是自己所不懂的。不论你为了什么去学，或向谁学，智能学是学不到的。”

陶朱公说：“老王，既然你提到这些，我倒要问你一个问题，我听说过，智能计算机是根据智能学设计的，现在计算机当道，当然智能学应该是主流了。”

王之淳说：“也不尽然，今天人人依赖计算机，但只把他当作奴隶。就像十九世纪，美国南方经济几乎全依赖黑奴，那时又有谁把黑奴看成同类了？”

文祥立刻用指语问文娃，文娃说：“我们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照理说，我应该了解智能学，其实不然，应用是一回事，理解的层次更高。比如说，人能认识另一个人，但是要理解为什么，却是另一个层次的能力。”

文祥说：“你的意思是，现在没有更高层次的人了？”

文娃说：“是的。”

左非右问王博士说：“这与生态又有什么关系呢？”

王之淳说：“在智能学的立场，一切问题都息息相关，只看你找不找得到各个系统之间的界面。能量是一个整体，既然能量在某些时空上有变化，反过来说，在时空坐标位置上，能量高就代表变化频繁。生命是自然界中层次较高的一环，一个生命体与另一个生命体，不是单纯的一加一关系，而是无数能量单位的交错变化。

“举个实际例子来说，我们这里有六个人，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谈的不仅是抽象的思想、经验及记忆，还包括了我呼出的空气分子，进入了你们的身体，个人身体散发的热幅射，又互相吸收放射。科学实验证实了，若两个人同处在一个密闭空间中，在二十四小时内，身体能量及物质的互换，高达百分之十二。”

衣红若有所思，点头道：“怪不得师父常说，众生是我，我亦为众生。”

王之淳说：“对了，如果站在高层次来看，所有的生物原是一体，就像血液和头发不过功能有别而已。过去人类知识残缺不全，只能头痛医头，脚病治脚。觉得苍蝇讨厌，就要把它们灭绝，结果造成更大的能量变化，生命的状态因此失去平衡。然而能量仍为一整体，自有其恢复平衡的途径，只是往往更不利于人类的生存。”

正在说时，五行人乘着气垫车匆匆赶到。这一次旧地重游，五个人兴奋不已，人还没看到，就听到门外一片大叫大笑声。

金大一见陶朱公，开口就问：“陶博士，那个孙谋武呢？”

陶朱公说：“过去的事就不必计较了，请进来吧！”

金大知道陶朱公误会了，立刻说：“我不是计较什么，我们真的很感激他。如果不是他，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胡作非为哩！”

陶朱公听了，暗暗点头，知是禅师化育之功，说：“我把孙谋武夫妻送到桂林去了，他们比较适应城里的生活。”

那水大及火大，却磨拳擦掌，吵着要到河边看前次经历的害虫。几个人一怂恿，王之淳便说：“我们过去看看也好，刚刚谈了一些空洞的理论，实地去看一看，就知道我们过去造了多少孽，今后可不容许再错下去了。”

衣红觉得王之淳未免小题大作，那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当时除了那吃人的虎头牛和铁甲虫之外，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哪里有什么听起来极为严重的“生态”问题？

于是，骑马的骑马，乘气垫车的乘气垫车，一行人便往几里外的小溪走去。这一带的环境颇具原始风貌，在众峰环亘中，怪石嵯峨，花木掩映，令人目不暇给。

衣红正想发表意见，文祥看到前边一棵大树上，长着疏疏落落几个硕大的朱红果实，看来非常可爱。他央求金大将气垫车开近一点，伸手就要去摘。

突然身后的王之淳策马赶了过来，大叫道：“不要摘！”他下了马，先戴上鹿皮手套，走到树下，小心翼翼地摘了一个苹果大小的果子，拿到文祥面前，说：“这个果子是我们的实验品，里面全是强酸。你看！”

王之淳又在身旁取了一根竹签，往朱果内部用力一插。那果子的表皮好象很厚，王之淳把竹签当作钻子，钻了几下，才扎出一个孔来。孔破处立时冒出黄色硫酸气味的汁液，那支竹签也已开始冒烟，转眼就变黑了。

陶朱公也掉头过来，向王之淳解释道：“之淳，我舍不得全砍掉，只留下了几株。

反正这里不会有人来，应该不会有危险。”

王之淳说：“是呀，如果我没有看见，这会文兄麻烦就大了。最好立个标识，万一有人碰上了，难保不受伤。”

文祥知道自己多事，忙说：“抱歉，是我不对，这果子也实在太可爱了。”

王之淳说：“这是朱公的杰作，溪边这一带，起码有几百种新品种植物。其中有高产抗病的玉米，多数却是含剧毒的变种。”

陶朱公慨然道：“人类对物质知识了解的速度太快，却缺乏对生命的认知。我们年轻时，自命不凡，为所欲为，唉！这些不谈也罢！今天我保存这些毒物，倒不是要炫耀什么，只是想进一步观察，以了解环境生态的变化。”

陶朱公说话时，王之淳已走到一旁，弯身小心地拔起一棵锯齿状细草，又在草下捉了一只一公分长的红色大蚂蚁。他先用竹签把蚂蚁扎死，放在手心上，让大家闻闻那刺鼻的酸味，同时说：“这种蚂蚁就是生态变化的明证，它们体内已经有了带强酸的体液。

能量不停地流转，各位再仔细看看这棵树。”

大家闻言，都仔细打量眼前这棵朱果树，那树身约有三公尺高，树干约有人腰粗细，属长绿乔木，阔叶互生。在根部方圆一公尺内，没有一棵杂草，散布在地上的碎石都呈黑色。更不可思议的是，树上有很多红蚂蚁，都聚集成球，围在叶鞘四周。如果不注意，还以为那是带红色把柄的绿叶呢！

王之淳说：“这棵树学名叫做硫化氢橡树——陶，硫化氢是这棵树的特别成分，橡树是原品种，陶是朱公的姓。这地面是黑色的，因为这树以硫化氢作肥料。当树吸收了硫化氢，经过光合作用，就产生了硫酸。妙的是原来的橡果，便成为硫酸的贮藏器。朱公为了警告其它生物，特别又加了大量的

胡萝卜素，使它变成朱红色。因为朱红是除了人类以外，各种生物都要避开的警告色！”

左非右笑说：“还有人喜欢用红色做名字呢！难怪诸兽都要回避了！”

衣红白了左非右一眼：“是啊！回避的都是禽兽呀！”

文祥忙打岔说：“所以这种蚂蚁也是酸性的了？”

王之淳说：“正是，由于这种树的性质，在它附近的植物、昆虫，也都具有强酸。

各位要注意，连我手上这株小草，都有硫酸的成分，在这里不要随意碰触任何东西。”

风不惧问：“生物体内怎能存在这么强的酸呢？”

王之淳说：“这就是朱公舍不得将这种树砍光的缘故，用我们的理论来说，任何生化作用，都可能孕育出生命现象。

王之淳指指右方，继续说：“在另外一个地区，我们还培育了纯咸性的生物，甚至有喜氢菌、喜氮菌。人类需要氧气，纯粹是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因素。对大自然而言，任何物质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和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不同的成功组合。”

风不惧问：“你的意思是说，在不同的星球上，应该有不同的生命形式？”

王之淳说：“是的，我相信火星上可能有二氧化碳族的生物。”

风不惧说：“那你就错了，我们刚从火星回来。”

王之淳说：“你误会我所说的生命了，因为氧的活化性质，所以好氧族生命体是进取的。而二氧化碳有固定的惰性，那种生命型态，变化极为缓慢。我们已经找到了证据，火星生命的能量变化速度，是喜氧族的五分之一。换算起来，人类文明的五百年，只相当于火星进化的一年而已。”

水大正注意听他们说话，突然觉得脸上有虫子，她顺手一拍，却痛得大叫。陶朱公一听，立刻由身边取出一个瓶子，从里面挖了一点油膏，涂在水大脸上。原来水大打死的，是一只约半公分长的吸血苍蝇，那苍蝇似有甲壳，壳上还带刺。

陶朱公捡起地上的苍蝇，对王之淳说：“之淳，快看！毒蝇又有变种了！”

这时，耳边嗡嗡之声，越来越响。王之淳抬头一望，只见一片乌云正从西边山头疾飞而来。显然大军未到，斥候先至，仅仅这些斥候，就让人人目送手挥、狼狈不堪。有人拍拍连打，却又哎唷连声。有人慌不择路，转身便往空旷处狂奔。最可怜的是那几匹坐骑，不住地摆头扫尾，翻蹄蹬脚，仰天嘶吼不已。

“大家快逃！躲到水里去！”王之淳大叫。

除了文祥四人和五行人外，庄里还有四个人同来。那几位显然经验老到，早就拉着马匹，向溪里跑去了。文祥、衣红和金大、土大同车，这时王博士也在一旁。另外一部气垫车上，则是其余五人。陶朱公则因正给水大擦药，也在那一边。

这不过一句话的时间，但见一团黑雾，从半空席卷而下，蝇群竞舞，这才是主力部队。陶朱公正忙着到处替人抹药，抬头一见天色大暗，耳边轰声如雷，叫道：“快逃！”他自己却双脚一软，倒在车旁。火大顾不得满脸满身的蝇群，忙用手去拉他，水大及木大早吓得蜷缩成团，挤在一堆。

左非右和风不惧顾不得强酸，顺手折了树枝，不断地上下挥舞。一见

陶朱公倒下，想过来搀扶，却是分身不得。那些苍蝇全身带刺，不小心碰到，立即痛入骨髓。只见舞的舞，躲的躲，喊的喊，好一个疯人世界。

眼前越来越暗，但见一公尺开外，群蝇狂飞，文祥等人紧张异常，周身却是一只苍蝇都没有。衣红正要问，文娃已在文祥耳边说：“这边能量系统还没建立，电离罩不能用。你有佛珠，备用能量可以暂时防护，快叫他们过来，我们正在设法调集能量。”

文祥立刻扯开嗓门，大叫：“左非右！快过来，我们有防护障！”

然而这时群蝇嗡嗡，已如惊涛狂浪，掩盖了一切。文祥死喊活叫，其余四人也跟着高呼，更增险恶之状。

“快开过去！”衣红突然大叫。

金大如梦方醒，一把将王之淳拉上车来，将气垫车开过去。

那蝇群密集，有如浓浓的汤汁一般。气垫车一开动，随着一圈淡淡的光辉，蝇群纷纷被排向两旁。前面虽然开出一条小道，却益发显出它们的威力。

两车相距不过十来公尺，尽管蝇群随到随让，却也行进得十分吃力。但见无数细点，有如大火后的青烟，袅袅不绝，一阵阵迎面扑来。再看气垫车表面，恰似黏了一层生胶，紧紧密密地，把这团光圈包围得风雨不透。

渐渐地，眼前出现了积雾般黑压压的影子，在光圈的推进下，那黑雾一层一层地被掀开，最后露出六个蜷伏在地的人体。

众人无不惊心，忙下了车，急把那几个人拉到光圈内。好在不论苍蝇叮得多深，一遇到佛珠精光，立即不支脱落。只有一些已被打死的蝇尸，硬甲尚深陷肉中，有如黑色斑点，布满皮肤。

佛珠能量不大，光圈所及，不过一公尺半径。大家挤在一起，苍蝇虽无法飞进来，却也无意离去，绕着这半圆光幢，怒飞不止。

王之淳被吓呆了，喘了好几口大气后，才嚅嚅地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大家忙着替左非右等人拔“蝇刺”，那刺带着倒钩，往往顺势就拉起一块皮。这时六人都已昏迷不醒，还好呼吸尚存，心跳如常。

衣红问王之淳道：“有办法救醒他们吗？”

王之淳神色仓惶，答非所问：“才不过几天，怎么越来越多了？”

衣红急道：“先别管那些，救人要紧！”

王之淳呆呆地说：“怎么可能呢？这是溪边，它们怕水，绝对不是自己飞来的！”

衣红更急了，摇着王之淳的肩膀，说：“王博士！你身上有药没有？”

王之淳好象没有听到，自顾自地说：“不可能呀！为什么呢？”

文祥说：“红妹，不要急，文娃说没有问题。”

衣红摸着风不惧的脸，已经肿成一个圆球、五官不分了。奇的是左非右脸上干干净净的，大概是化了妆的关系，但颈上、手上也是一片红肿。至于其它人，除了水大已涂了药膏，受创较轻外，连陶朱公本人都无法幸免，脸上一片模糊。

衣红心急如焚，问文祥道：“文哥，这样下去，我们能撑多久呢？”

文祥说：“放心，文娃说，他们正架设继电站，有了电力就好了。”

王之淳突然想通了：“难怪！原来如此！”

衣红诧异道：“王博士，什么事想通了？”

王之淳惭愧地说：“我们以往限于能量不足，实验规模一直大不起来。三天前，计算机当局提供了一些服务，容许我们大量使用电能，我便交给小小负责。今天这么多苍蝇，显然是利用新能源复制的，也只有小小一个人知道怎样复制。”

衣红听得不明不白：“什么小小小小的？”

王之淳脸红过耳，解释说：“小小就是周博士，周博士就是我的助手，跟我工作有二十多年了！”

衣红想通了一半：“跟你工作二十多年了？既然名叫小小，应该是位女士吧？”

王之淳停顿了一下，点头说：“是的。”

衣红听他这“是的”说得拖泥带水，又问：“她结婚没有？”

王之淳更是慌张，忙摇头说：“没有。”

衣红心里有数了，说：“她没有要好的男朋友？”

王之淳半晌无话，见衣红两眼钉着他，只好说：“她曾经是我的女朋友。”

衣红说：“曾经？那现在呢？”

王之淳说：“现在还是非常好的好朋友。”

衣红问：“你有太太吗？”

王之淳说：“我没有结婚。”

衣红说：“你为什么不结婚？”

王之淳说：“有重责大任在身，哪能成家？”

衣红大声说：“你未免太自私了！”

一旁的文祥和金大、土大，见衣红不先救人，一味的责问王之淳私事，大为不解。

文祥想要劝阻：“红妹！”

衣红摆摆手，对文祥说：“你别管！”

王之淳说：“为私，我才该成家。为公，我怎能成家？”

衣红说：“你不成家，周博士能得到幸福吗？”

王之淳说：“只顾周博士的幸福？那才是自私！”

衣红说：“错！你倒果为因了，就因你不顾周博士的幸福，才有这么多苍蝇！”

王之淳说：“或许她不该制造这么多，我回去会告诉她！”

衣红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这些博士！大概除了遗传基因，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替周博士想一下呢？你要就不要跟她在一起，要就让她死心塌地跟着你。我敢打赌，这些苍蝇是周博士亲自带来的，要看你出丑！”

话刚说完，一阵尖锐的笑声，突然从蝇雾后方传来。虽说是笑声，却比哭还难听，源源不绝地，钻入每个人心底。

“老不死！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都能看透老娘的心思！你这个大笨王！害得老娘苦等了几十个寒暑！王之淳呀！王之淳！你整天口口声声救人救世！为什么不看看你身边，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女人，正等着你救助呢？”

只见一个年约四十，风姿绰约，打扮入时的女士，在一层蝇群薄纱笼罩下，边说边走到光幢前面。王之淳一时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衣红偷

偷掐了他一把，王之淳吓了一跳，大叫：“唉哟！”

周博士笑了一笑，衣红见她两眼微红，大是感动，便说：“周博士，久仰了。”

“别跟我打哈哈，如果你不问，老鬼绝对不会提起我来！不过，小姑娘，我们倒是很投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衣红。”

“好！衣红姑娘！你先把这药给他们几个服下去，我们慢慢聊。”说着，周博士丢过一个小纸包来。衣红接住了，看也不看，便将纸包递给金大。对周博士说：“谢谢你！”

如蒙不弃，不妨也进来，免得不小心受伤了。”

“好！有度量！只是我宁愿站在这里。”

衣红说：“何必呢？您是有自信的人，所有的后果一定都考虑过了，还怕什么？”

周博士见衣红言行有度，才发觉眼下这位姑娘着实不简单。便笑笑说：“我怕什么？怕的是老不死良心发现，那我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话不能这么说，在我看来，王博士和你之间，只不过是小小的误会而已！”

“哈哈！‘小小’的误会？”周博士脸色一变，一副雍容化为厉鬼：“‘小小’我是有不少误会，我总以为人心是肉做的，一天不懂，就给他两天！两天不懂，就给他一年！姑娘啊！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我付出的‘小小’青春，一共是二十一年零一百四十九天！你知道那代表多少泪水吗？”

“咳！周博士，这种人还能算人吗？把他杀了算了！”

“小姑娘，不能这样做！杀了他，那泪水不是白流了吗？”

“你这一说，我倒想起了一则故事。有个人因为生计困难，逃到人迹罕至的深山里，不料遇到另一个亡命人，两个人谈起各人惨痛的经历。一个说，他住在黄河岸边，年年淹大水，简直活不下去。另一个人听了，说：

“淹大水？那算什么？至少你还有水喝！我住在沙漠里，连草都长不出一根，就算没有饿死，也被渴死！”两个人相对歔歔，都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命苦的人。

“唉！你们两个真没出息！这点小事也敢叫苦？”

“两人吓了一跳，看着地下钻出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来。怪物身上不仅没有遮体的衣物，连皮肤都好象被剥了一层，肢体不全，五官也歪曲不堪。他从土里钻了出来，唉声叹气的，显然他才是地狱中最不幸的活鬼。

“前辈，您有什么更苦的遭遇呢？难道比我们还苦吗？”

“唉！”他这一声长叹，真是悠悠天地，凄风苦雨无尽：“说来你们不会相信！”

我出身豪门，官高禄厚，亲朋众多，妻妾如云，简直不知道人间有痛苦二字！”

“莫名其妙！那你叹什么气呢？不是污蔑了我们痛苦族吗？”

“唉！叹气，能叹得出气来，算是命好的了！”

“那你说说看，人生还有比生不如死更苦的吗？”

“好说！你们不过是求生不易罢了，我却是求死不得！”

“二人对望了一眼，那被水淹的人问道：

“求死？那还不容易？”

“如果死成了，还有什么苦？因为我能赚钱，人家不让我死，把我当做摇钱树！”

有钱自己却没有时间用，做牛做马，只为了供养他人，你们说苦不苦？”

“苦！”二人同声说。

“因为我官做得大，下属都靠我挣名得利，有错是我的，有功归他们。我想退不能退，被下属捧着当凯子、做靠山，你们说苦不苦？”

“苦！”

“我家世不错，世世代代的名声，都压迫着我。所有我喜欢的事都不能做，所有我讨厌的事都非做不可。每天活着只是为了祖先！你们说，苦也不苦？”

“苦！”

“我亲戚朋友众多，鸡毛蒜皮的事，都来找我。而我不管有什么事，人人都认为我该自己解决。我活着是众人的奴隶，你们说，苦也不苦？”

“苦！”

“人人说，娇妻美妾是人间艳福，可是有几个人知道，没有到手的玫瑰，既美丽又鲜艳。然而玫瑰只能看上三天，连摸都不能摸！花瓶里插了玫瑰，就不能再插水仙！”

天天争风吃醋，日夜鸡犬不宁！多有多多的麻烦，少有少的遗憾！男人嘛，老天喜欢开顽笑，只要吃饱穿暖了，一见到女色，魂就飞过去一半了！倒霉的是我有钱有势，美女娇娃有如流水席，时时在眼前晃来晃去。偏偏能看不能碰，心痒难搔，你们说，苦不苦？”

“苦！”

“或许你们认为这不算苦！等生了儿女，从小照顾得无微不至，到他们翅膀硬了，会飞了，又有几个把老不死的放在眼中？”

“好吧！这些都不算苦，我是活该！可是我天天想一死了之，却没有人肯让我死！”

最后，我买通了十九层地狱的判官，好不容易把我活埋了。可是你们一来，叽哩咕噜吵得我耳根不得清静，还是死不成！你们老实说，我是苦也不苦？”

“那两个人听了这一番话，才知道自己实在算不上苦，惭愧不已。一前一后悄悄地溜下山，安分度日去了。”

周博士静静地听着，不发一语。倒是王之淳感从中来，突然跪倒在地，向周博士叩头说：“小小，我错了！我以为你和我一样，把名利看得一文不值。如果你愿意给我机会，我这就向你求婚！”

周博士叹道：“谁在乎结不结婚呢？”

王之淳楞了一楞，说：“那你到底要什么？”

周博士啐道：“唉，大笨牛！”

王之淳真是一头雾水，说：“你要大笨牛做什么？”

衣红的指语这时有了用武之处，她立刻告诉衣娃：“通知王博士的私用计算机，要他快走出去，陪周博士聊天！”

衣娃问：“聊天？聊什么？”

衣红气不过，学周博士骂道：“大笨牛！”

王之淳得到计算机的指示，果然不畏群蝇，昂然走出光幢。周博士大

为感动，立刻一掀薄纱，罩向王博士头上。

突然空中一阵闪电，霹雳交加，顷刻间大雨如注。那些苍蝇的甲壳本就沉重，再一吸水，纷纷不支落地，一下子便被水淹死了。

第二十六回：风流儒雅亦吾师

周博士气消了，承认受到席克人的蛊惑，在马关的望夫山上，设置了一间实验室。

专门生产各种毒虫，要和王之淳一拼高下。

王之淳急得跳脚：“小小！你真不知好歹，这几十年，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就为了弥补以往的过失！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结果，谁高谁低有什么重要？”

“有什么重要？除了那些毒虫，你可知这世界上还有个我？”

“我哪点亏待你了？”

“没有，你对谁都一视同仁。”

“这有哪点不对？”

“对极了！”

王之淳急了：“那不好吗？”

周博士尖叫道：“不好！不好！不好！”

王之淳真是一头雾水：“那有哪点不好？你不是最欣赏无私的人吗？”

周博士恼道：“我欣赏别人无私，我没说你应该无私！”

王之淳更不懂了：“你是说我该自私？”

周博士气得没有了脾气：“你该为我着想呀！”

王之淳说：“我为你着想，那不就是自私吗？”

周博士说：“大笨牛！你为了我，怎么叫做自私呢？”

王之淳想不通了，改变话题道：“那你怎能帮那些野心家害人？”

周博士说：“你凭什么说人家是野心家？”

王之淳说：“当然是的！你看，他们盘踞都阳山一带，为非作歹，荼毒人民！”

周博士冷笑一声，说：“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大法王对我好得很，温柔体贴！”

王之淳跺脚道：“小小！你怎么可以和那个恶魔勾三搭四的？”

“恶魔？我看他是情圣！”

文祥一听到大法王，就用指语问文娃，文娃说：“金星法庭认为大法王罪证不足，于日前释放回来了。”

文祥大惊：“那些鬼怪呢？”

文娃说：“早就放回来了，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人类根本没有判断力。我们所倚重的一些法学泰斗，都被大法王买通了。”

文祥忧心忡忡：“那怎么办呢？”

文娃说：“放心，我们自有办法，下回先容他们为恶，有了真凭实据再动手。”

这时陶朱公等人也苏醒过来了，谈起刚才的情况，犹有余悸。

周博士向他道了歉，说：“虽说我和大法王合作，其实我另有打算。因为之淳曾说，中东的生化技术独步全球，尤其是有关毒物控制方面。据我所知，大法王在这里发展，有三个目的，一是监视法慧禅师，不知为什么，他非常怕禅师。一是基于地利，这一带离海很近，海运走私容易。而最重要的，就是想利用金钟山的生化基地，结合中国的生化科学家，推翻计算机统治。”

陶朱公说：“要推翻计算机王朝？谈何容易？”

周博士说：“我原来是这么想，可是根据他的分析，也不无可能。”

陶朱公说：“你说说看！”

周博士说：“从表面上来看，计算机的力量很大，可是，计算机是一元化世界。只要控制住计算机，可以说就控制了全世界，反而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容易。”

陶朱公说：“他有可能控制计算机吗？”

周博士说：“当然可能，他们几乎成功了。有个计算机天才，名叫摩尔，他成功地破解了当局的意识中心。上次他们只是败在自己人手中，这次大法王被送到金星监狱，才两天就被释放回来。原因是他又结识了一个鬼才，这人能控制人的意识，金星法庭的法官都是他的傀儡。”

王之淳诧异道：“金星法庭？在哪里？”

周博士说：“我看你除了DNA，其它都是白痴。金星法庭当然在金星！那里囚禁的都是重罪犯，现在全都成了大法王的喽啰！”

陶朱公问：“难道计算机当局一点都不知道吗？”

周博士说：“知道又怎样？计算机没有判断力，全靠人类议会那些人作主。大法王说，有一半代议士已经被他控制住了。”

文祥又对文娃说：“听见没有？你们怎么不知道呢？”

文娃说：“说来惭愧，我们以往严格遵守宣言，不能判断人的行为。现在则是千头万绪，要一点一滴地将数据建立起来。”

陶朱公叹了口气，说：“人呀人！把世界搞成这样，还不知守本分！”

周博士不悦，说：“什么叫守本分？我认为这才是进步的动力。”

衣红听了半天，早就忍不住了：“周博士，听你这样一说，这位大法王才是个人物。

你能带我们去见识一下吗？”

周博士说：“当然可以，我带你们去。”

王之淳跳了起来：“我不去！”

衣红说：“王博士，你不是说人要无私吗？”

王之淳说：“当然！”

“你总不会嫉妒大法王吧？”

“我为什么要嫉妒他？”

“你爱周博士呀！”

王之淳有点不好意思，说：“小姑娘，这些事你是不会懂的。”

衣红说：“我是不懂，可是我却有一颗女人心呀！”

“女人心和男人的还不都一样，左心室、右心室……”

“王博士，我说的心是不能解剖的！”

“那就是唯心论的心。”

“不错，我是唯心的，但是我总是人吧？”

王之淳摇头说：“唯心是不值得讨论的！”

衣红耐着性子说：“谁要跟你讨论了？我只希望你用用这个心？”

“怎么用法？”

“你做实验时，要先付出心血吧？”

“当然。”

“你付出越多，期望就越高，是吧？”

“当然。”

“那你想想，周博士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

周博士在一旁看衣红开导王之淳，摇头不已，她插口说：“衣红姑娘，他书读多了，脑筋里只有DNA，饶了他罢。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只要他知道我还是个人就够了。”

王之淳忙说：“小小，我当然知道你是人，而且把你当作我了。”

周博士说：“不，你只是把我当作你的助手。”

王之淳说：“那有什么分别呢？”

周博士说：“对你是没有分别，对我却是天渊之别。”

王之淳说：“难道大法王不是吗？”

周博士叹道：“我对大法王没有期望，但是他能满足我的需要。”

衣红说：“这些事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消灭这些苍蝇。既然大法王那边还在生产，我们也该去拜访他一下。”

王之淳听了这话，再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点头答应了。

由于飞云梭最多可载六人，于是文祥、衣红、风不惧、王之淳、陶朱公及周博士同乘一艘，左非右与五行人乘另一艘，一同前去马关大法王的基地。同来的四个陶庄助手，则将气垫车及座骑等带回庄中。

马关离此地约有一百公里，甫上飞云梭，不到十分钟，就到了盘龙江畔，一个叫做八千山的峰前。众人下了飞梭，举目四望，这里寸草不生，到处是沙堆、蚁垤。有些山坡上还刻镂倾圮的梯田痕迹，那景象更令人触目惊心，在雨水冲刷下，看起来与饱经天灾兵燹的断垣残壁，没有多大分别。

这里离攀枝花约五十公里，是从前中国著名的生态保护区。往昔一些自然生物研究所、遗传基因研究所等基地都设在这里，以便就地取材。

在二十世纪初，这里的热带雨林举世闻名，是一个自然胜地。到了上个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开放政策，人们大肆砍伐森林，楠木樟木因为经济价值高，先被砍伐殆尽。

由于需求殷切，到最后竟是逢树就砍，不到十年之间，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石山。

在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中国历经三次罕见的水患，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几乎抵消了一成的国民生产总值。主要原因便是失去了森林的固水能力，因为每一棵十年以上的大树，约能保持一立方公尺的水分及四立方公尺的土方。失去森林的保护，便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山地的树木无法成长，而平地的积水则难以消退。更糟糕的是，地下水层下降，导致大气层中蒸发不均，气候失调，全球农产大减。

中国政府痛定思痛，喊出“科技兴国”的口号，尤其重视生物科技，便把云南的文山区设为发展生物技术的重点区域。

生命只是“能量的连续变化”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发展状况。生命一旦形成了，要在变化中维持生存，便需有稳定的生态环境。以

地球而言，生命因地热作用而产生，及后因日照的恒定性，生命便以光能为变化的依据。一直要到高级生物——人类出现后，才开始追求效率。

追求效率的过程，也有三段曲。最初只是巩固生存的条件；其次是建立物质基础；最后是利用既有物质，以进入智能之林。

地球生命发生于海洋，那里有浓度极高的原始有机物质，如甲烷、氨气、二氧化碳、二氧化氮等。这些都是水溶性的有机物质，借着水的液态特性，再加上因温度变化而引起的洋流，使得各种物质得以充分混合，加大了接触的机率。

海洋深处本有不断宣泄的活火山，因为高温的催化，化学作用快速且强烈。于是氨基酸出现了，接着，由氨基酸所合成的蛋白质分子也产生了。蛋白质有一种特性，其结构式非常灵活，极易与其他物质化合分解，而且能结合成长大而复杂的分子。

由于蛋白质不断结合分解的变化，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都产生了。其中只有稳定的、能与环境共存的保留下来，形成了生命。所谓的生命，只是一种连续变化的能量作用，由一层有选择性的物质，将内、外依需求而隔绝。生命指的是“内在”的连续变化，实际上，“内在”与“外在”是无法截然划分的。

有了生命以后，最初也曾制造出大量的“废物”氧气，它是一种活性极强的元素，由于对早期的生命体不利，便被排除到水面。经过数亿年的作用，地球表面便生成了以氧气为主的大气层。基于能量持续变化的本质，生命体在氧化后，逐渐习惯且承袭了活性强的快速变化。于是，氧气成为地球上不可或缺的动力，又因日光的能量效率更高，遂有了好光喜氧的生物产生。

以太阳能维生的生命体，只需空气、水与一些矿物质，就能不断地繁衍下去。由于日光不需要寻找，这类生命体只要固定在一有利的位置即可，故称“植物”。植物蕴藏的能量不高，当单位能量的累积超过植物的极限时，其维持的能量就必须增加，而太阳能是固定不变的（严格说是逐渐地减少）。因此这种生命体必须以运动的方式，趋近其它有能量累积的生物，以作为自身能量的补充。此种生命体因能运动，故称动物。

动物因为运动及猎食的需要，渐渐发展出侦测环境的感官，以及掌控运动的肢体。

在长时期的演进过程中，运动范围大、猎食数量多者，其生存的机率较高。于是，生命体的体积越来越大，机构也越来越复杂。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成长，是以群体所能容许的条件为极限。当一个个体之成长接近其极限时，生命体就必须分裂。这一来，生命的存在得到了保障，个体则有了生与死。

以此类推，任何连续变化的能量体，都具有相同的特性。不仅是个体，群体亦然，也不止是具体的物种，抽象的机构亦如此。

因此，在地球上、在宇宙中，成长的极限截然不同。地球的环境平衡力量，使得恐龙绝迹了，哺乳类才应运而生。哺乳类有较长的教育学习期，因而能累积、应用经验。

到了人类，更因经验的记录，而将生命的意义，延伸到以时间为主轴的子子孙孙。

能量有高低，利益有大小，存续有远近。人站在一己的立场，目标为生命的永恒，随时随地选择最佳的结果，就是“判断”。有正确判断能力者，

即具智能。缺乏智能者，不论做人处事，安家谋国，必然无远虑而有近忧。

能量小，利害小，利害小，其影响仅及眼前。能量大，利害大，千秋万世都将受到株连。所以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章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有人批评老子过于消极，而人类在二十世纪奋袂而起，积极以赴。中国是最后投入这个洪流的国家，结果是积极太过，在短短的三十年中，经历了西方三百年的毁灭过程。

王之淳与陶朱公身历其害，谈到痛心处，不禁泪下沾襟。

陶朱公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说：“就算你们不懂农事，总看得出这些土和沙漠中的沙石，没有什么分别吧！这一带本来是一片绿荫蔽天的森林，现在变成了光秃秃的沙堆。老实说，我反对推翻计算机政府，要再回到过去人类当家作主的时代，我真不知道人怎么活下去！”

“哈哈！好精采的说论！”

众人朝发声处一看，不远处有一道光幢，里面站着高高矮矮五六个身着白袍、头裹白巾的中东人士。除了周博士外，只有文祥见过大法王，他不动声色，静观其变。

周博士对大法王说：“阿米！你看，我带了几位客人来。”

“琼英！”大法王神色严峻：“我看得出来，你一定是报仇不成！”

周博士笑道：“很难说，要看报仇两个字的定义！”

“那我不管！你为什么把姓文的也带来了？”

周博士诧异道：“哪个姓文的？难道又触犯了你什么忌讳？”

“哼！我有什么忌讳？”大法王并不清楚文祥与他被囚禁在金星有关，却知道这小子颇有来头，便对文祥说：“姓文的，不要以为人多我法王就怕了。”

文祥安详地说：“法王久违了。”

大法王恨恨地说：“少来这一套！谁知道上次是不是你陷害我的？”

文祥问：“陷害你什么？”

丢脸的事，怎能在众多陌生人面前启口？大法王装作没听到，对周博士说：“为什么不给我介绍一下？”他指指王之淳说：“王博士，我们才是久仰了，我真不知道你少了哪一根筋？像琼英这样的尤物，你也不会好好享用！”

周博士大怒：“阿米！你说什么？原来你是在‘享用’我？”

大法王笑道：“享用有什么不对？不享用才是罪过！”

周博士怒气未消：“我记得你是‘爱’我的！”

大法王道：“爱与享用有什么分别呢？算了吧！我们上床再争这个！”

这下轮到王之淳发怒了：“什么？你们上过床了？”

大法王说：“奇怪？你是现在才知道，还是现在才想起来？我们同居好久了！”

周博士大喝：“胡说！”

大法王说：“胡说？我设立这个基地已经一年多了！如果不是为了你，

我才不会留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哩！”

周博士楞了一楞，这才发觉大法王用情深厚，不禁芳心一软：“真的？可是你老说是为了要推翻计算机当局，要发扬生化事业，要监视那个老和尚，才来这里的！”

大法王说：“本来是那样，后来见到你，一切就改变了。”

周博士说：“不要说瞎话，你还不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大法王说：“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你父亲？那不过是领你的情！你难道不知道我的资产有多少吗？整个文山基地，连零头都算不上！”

周博士微笑道：“可是我又不是国色天香，怎么可能这样邀天之幸？”

大法王说：“是不是国色天香，要看有没有识货的。年轻美貌算什么？三分钟就做到了！可贵的只有那颗心，为了你的心，我才留在这里。”

周博士听得全身酥软，说：“我的心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大法王嘴一撇，说：“你别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了，等到躺下来，闭上眼睛，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周博士幽幽地说：“可是我这颗心还有一半没收回来。”

大法王笑道：“那有什么关系，生命是无限的，只要有价值，我能等。”

王之淳本来就一肚子气，听法王与周博士一唱一和，心中怒涛汹涌，当下破口大骂：“两个不知羞耻的狗男女！通通给我住口！”

大法王说：“姓王的，吃什么干醋呢？你有本事，就拿回去！”

周博士由云端一下子跌落泥地：“什么！拿回去？你把我当做什么了？”

大法王笑笑说：“琼琼！何必呢？你快活，我快活，为什么不让我王博士也快活一下？再说，我从来没有吃你的醋呀！这下王博士吃醋了，你应该高兴才是！”

衣红看他们再这样闹下去，实在不成体统，她侠义心肠又动了，便站了出来，说：“大法王先生！你是大人物，说话应该符合身份才是！”

大法王定睛一看，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不由大奇，问道：“你是谁？怎么还在外边游荡，赶快回家去！”

衣红说：“本姑娘叫衣红，见不得污秽的事，不能不出面过问！”

大法王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男女做爱不是什么污秽的事。再不然你有兴趣，法王我可以义务给你指点指点。”

衣红脸一红，说：“可是法王你说的那一套不是爱，如果说是性交，姑娘我见多了。

只要是禽兽，随时随地都在做，是人就不能随便说、随便做。”

大法王问道：“你多大年龄了？我怎么看不出来？”

衣红说：“那是你学艺不精，我今年十七岁！”

大法王一想，才十七岁，应该不难对付：“你是外层空间来的？是吧？”

衣红说：“不是！”

大法王说：“那你怎么不知道人间的规则呢？”

衣红说：“我当然知道，人间的规则就是道德操守！”

大法王说：“错！错！错！那是愚昧无知！你知道美国曾有个叫柯林顿的总统？”

幸而上次在宇宙飞船上，听古噜噜大辩美国民主后，她对历史也开始下功夫，否则今天就要出丑了。

衣红说：“知道，我也知道这人的下场很惨！”

大法王说：“他的下场我没兴趣，但是他的行为，却让美国为举世所景仰！”

衣红说：“景仰？应该说是蒙羞吧！”

大法王摇摇头说：“显然你落伍了，他是我们这一族的英雄，是我们的典范，我们给他塑了金身，奉为第二个主！”

衣红问：“那你们的第一个主是谁？”

大法王说：“撒旦！”

衣红说：“你为什么要信撒旦呢？他已经被上帝打败了呀！”

大法王说：“小姑娘，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人有气，气就是不服。如果当年上帝被打败了，今天我信的就是上帝！”

衣红说：“我懂了，你是失败主义者！”

大法王说：“不是，我是败中求胜者！”

衣红说：“至少，我们有个标准，知道是非好歹！”

大法王哈哈大笑：“什么是非好歹？难道成功的人订下的游戏规则就是好？小姑娘，你要逞口舌之利，就得给我一个公道！”

衣红脑筋飞快转动，这种是非好歹之争，在人类历史上已存在了几千年，一直未有定论。凭她小小的年纪，浅陋的经历，哪里可能有理想的答案。可是，她也有败中求胜的气质，更厉害的是能灵活应用身边各种素材，任何人要想说倒她，还不太容易。

她眼前是一片黄土，五分钟以前，王之淳和陶朱公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还曾泪洒大地。那表示过去错了，过去错了，就是‘非’，是‘歹’！再谈到柯林顿，他在性丑闻刚被揭发时，尚能盛气凌人，夸夸其谈，不过是拜时代之助，当时美国国内经济状况良好。对一个没有远虑、只图近利的民族而言，当然没有是非。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美国在千禧年的经济衰退中崩盘了，柯林顿的谎言也露骨了，当然是‘歹’！

想到这里，衣红振振有词地说：“大法王，我们有言在先，是你要我给你公道的！”

所以我们就事论事，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也不许强词夺理，好吧？”

大法王奇道：“难道你真能说出道理来？那本法王也该逊位了！”

衣红说：“成败好歹只是一种现实，但是，有没有永远的成者呢？”

大法王想了想，说：“没有，至少我没有见过！”

衣红说：“你是不愿承认，上帝就比你的撒旦成功！”

大法王说：“不见得，只能说时机未到！”

衣红说：“如来佛是永远的成功者吧？”

大法王说：“一样，时机未到！”

衣红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成功者吧？”

大法王说：“谁知道，很可能明天他们就垮了！”

这个道理是必然的，如果成败决定于时间，那就只能用时间来定义。人就是因为看不到未来，所以不能了解永恒。然而永恒是不是时间呢？从刚才的遭遇战中，衣红知道绝对不能用时间说服大法王，要符合前提“永远的成功者”，就只能从另一个角度下手。

衣红便说：“你同不同意，地球终会毁灭？”

大法王说：“欣然同意，就算不会，我们的主——撒旦也要毁灭它！”

衣红说：“毁灭可以代表失败吧？”

大法王说：“当然，但是我们的主并不住在地球上！”

衣红说：“地球毁灭后，人类算是失败者吧？”

大法王笑说：“不错！小姑娘开窍了！老实说！你很有灵性，跟我法王来吧！”

衣红说：“那么，对人类来说，地球毁灭是‘歹’，同意吧？”

大法王犹豫了一下，说：“怎么扯到这里来的？”

衣红说：“任何对地球不利的事，都应该属于‘歹’吧？”

大法王发觉这是一个陷阱，只好说：“对于撒旦，是‘好’也是‘歹’！因此，不论你怎么说，都没有什么好歹。”

衣红不理他的论调，继续说：“可是站在我们人类立场，当然是歹！”

大法王倨傲地说：“可是站在撒旦的立场，没有好歹！”

衣红得意地说：“哈！我懂了，原来你不是人！”

大法王恼羞成怒，说：“我怎么不是人？”

衣红说：“因为你站在撒旦的立场，失去了人的立场！”

大法王愧赧不已，大喝：“混蛋丫头！小心我宰了你！”

衣红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大法王一举手，说：“谁说我是君子了？”说时，一道闪电已向衣红袭来，不料刚刚到她前面一公尺处，便撞到一道祥光，霎时迸散出满天火花。

原来文祥早有准备，他掩到衣红前面，喝道：“大法王，上次让你从金星法庭脱罪，就是因为缺乏犯罪实证。老实告诉你，这次计算机当局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全部过程都记录留案了，看你还嚣张什么？”

“果然上次是你搞的鬼！放心！你姓文的还有什么本领！尽管施展出来！”

“不必，我只是奉命告诉你，你的案子曝光了。金星法庭的几位法官都被收押，你那位好友孤傲山主，也逃逸无踪了！”

大法王大惊失色，道：“你怎么知道的？”

文祥说：“方才当局通知我的，只要金星法官一认罪，就要正式通缉你了！”

大法王一听对方说出“孤傲山主”，知道这事假不了，顿时恶向胆边生，一不作，二不休，两手一伸。但见一阵黑风旋起，众人站立之处，立时下陷。变生肘腋，猝不及防，一个一个竟跌落坑中。那坑约有数公尺深，落下时，文祥身边立时冒出一幢光罩，只可惜范围不大，只能保护站在左右的衣红及陶朱公。好在下面都是沙土，风不惧、左非右及王之淳、周琼英四人，虽然摔得鼻青脸肿，幸而都没有大碍。

五行人并没有掉落坑底，他们对飞云梭喜爱不已，早就在衣红、周琼英与大法王对话的时候，五个人又偷偷上了两部飞云梭，在里边东摸西看。在狂风骤起时，飞云梭上的电离罩立即发生作用，梭身奋然飞起。

这时，金大与水大、木大同坐一梭，火大与土大则在另一架上。事出突然，五个人吓得魂不附体，所幸通过计算机联络，得知众人都没有危险，方才放心地在梭中等待。

那坠入洞中的几个人，在文祥的招呼下，都挤在他身边。洞顶早在他们陷入后，又自行合拢，文祥身边发出了一片淡淡金光，身外数公尺尚明晰可辨。

周博士跌得一身是沙，气得不住辱骂：“死东西，胆敢这样对我！”

王之淳火大了，吼道：“女人！你给我安静点！”

这时文娃在文祥耳内说：“我们的设备已经可以运作了，但基于上次的经验，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不打算动手。你们最好坐成一圈，我们准备了一个球形电离罩，可以用意念指挥，就像坐在飞云梭上一样。这事最好交给左非右处理，总之，你们最好任法王施暴，能撑多久，就撑多久。”

文祥对众人说：“请不要开口，现在步步艰险，请各位围成六角形，各自注意面前的情况，我好应付！”

果然地面上出现六个黄色蒲团，左非右也得到微机指示，便要大家坐下。周琼英心有不甘，指着左非右大声说：“你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王之淳拉着她，怒道：“周琼英！给我坐下！别以为那人是你的面首，他已经不要你了，你还看不出来吗？”

周博士失声哭道：“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利用我工作，用了几十年，没有给我一点好处！那个鬼法王，利用我发泄，现在也把我丢弃了！”

“何必呢？琼琼！你这不是自我作践吗？好象你活着只是为了男人！”大法王像一溜黑烟，边说边由地上冒了出来。

“难道不是吗？”周博士丧魂落魄地说。

“嘻！人要有志气，男女平等嘛！人人平等，众生也平等呀！可是要平等，就要先付出，要付出就得忍受。”

“你胡说！我不听你这一套！”

“周博士！他们值得你这样吗？”衣红正好坐在她旁边，好心地劝她。

“小贱人，你住嘴！”周博士暴吼道。

衣红吓了一跳，这辈子还没有人对她说过这种话。她火气一升，正要反唇相讥，想想这女人有了这种心态，已够可怜了，何不让她三分？便说：“好的，我不说，你先坐下吧，大法王要动手了。”

“你别管我！我就要看看，他敢把我怎样！”说着，她竟然向大法王那边走去。

大法王早下了杀手，洞中已满布毒气，连他自己都是用影像代替。这时见周博士横了心，只身走出光幢，急得大喝：“琼琼！糊涂！快回去！”

周博士一踏出光圈，接触到毒气，马上头昏眼花，倒地不起。

王之淳一把没有拉住周博士，这时见她昏迷，急得站起身来就要出去，在他左右的陶朱公与左非右两人，立即将他紧紧抱住。

这也不过是一转瞬的事，马上有个黑影，由洞中飞也似的飘出，在周博士身边绕了一圈，立刻缠成一团，迅速将她卷了回去。

大法王恨道：“算你们有本事，能躲着不出来！本法王现在要给琼琼治疗去，看你们能待多久！”说罢，身影果然隐去。

左非右试着向前移动，那光幢果然进退由心。他便问王之淳道：“王博士，你知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我们要尽快将周博士救出来。”

王之淳早已魂不守舍，茫然道：“这是哪里？小小呢？”

陶朱公忙把手搭在王之淳肩膀上，对他说：“之淳！这里是大法王的实验室，琼英刚才说过，他在这里培养了无数的甲虫蝇，你还记得吧？”

一听到甲虫蝇，王之淳马上恢复了神智：“在哪里？咱们快去消灭毒蝇！”

洞里除了光幢周围有光外，四下里黑雾重重，咫尺莫辨。文祥见卡在

这里也不是办法，建议左非右驾着光球，准备向前闯去。

衣红忙拦住左非右说：“不要急，先看清楚再说。”

左非右说：“什么都看不到，叫我怎么办？”

衣红说：“刚才大法王坐在哪边？你记得吧？”

左非右说：“我正对着他，所以，应该是在我前方！”

衣红说：“你认为大法王是个君子，还是小人？”

左非右说：“小人！”

衣红说：“那就该反其道而行！”

左非右觉得有理，立刻掉头转向，往后面冲去。

那墨汁般的毒气，在光球冲过时，马上旋起阵阵黑烟，令人战栗恶心。左非右向前直驶，马上就到了洞底，细看之下，那土壁明显地有挖掘的痕迹。

衣红东张西望，无奈四下朦胧，一时也无法判断。

左非右忽然听到计算机说：“向右转约十五公尺。”

他依言向右慢慢驶去，果然在十几公尺处，有一个约三公尺见方的铝制大门。可是门上没有把手，光幢之外毒气弥漫，众人又气馁了。

风不惧说：“我憋住气，到门前试试看有没有开关。”

陶朱公说：“不可以！万一是接触性毒气就完了！”

衣红想了想，问文祥道：“如果是铝门撞上我们，会有什么后果？”

文祥说：“这电离罩每平方公分可以承受两百公吨的压力，就算整个山洞塌下来，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左非右一想，立刻将光球向后退了十公尺，然后全力向前撞去。只听得碰然一声巨响，众人被震得晕头转向，门上已经撞出一个大凹口。

左非右有了把握，这次退得更远，高速对着大门直冲过去。这次竟然一撞即穿，由于用力过猛，光球撞到山壁，顿时土石纷飞。左非右忙停了下来，仔细观望，前面又是一个深洞，在光球照射下，尚可见底。而后面则是黑雾翻滚，毒气已随着泄漏进来。

衣红大喊：“向前冲！”

那洞不甚高大，却很深长，洞壁黝黑，令人怵目惊心。走了大约一公里，远远见到前面又是一个类似的铝门。左非右这次有了经验，对众人喊了一声：“大家坐稳一点！”顺势就冲了上去。

只听轰的一声，一阵剧烈的震动，登时碎石杂土横飞。那门已被撞出一个大洞，眼前光明顿现，六人已经来到一个较大的长洞中。

只见四处红灯闪烁，几十个身穿白袍的人，正仓惶四窜。有人大叫道：“快逃命哪！”

黑丝毒外泄了！”

这时大量的黑气，早随着光球的气流散布在空气中。山洞的另外三面，各有一扇大门，眼看就要闭合了。有些人拼命赶到门前，又推又打地，却撼动不了分毫，这才察觉已经无路可逃。

衣红一见，忙说：“快冲破那个大门，否则这些人死定了！”

左非右更不怠慢，加速向正前方大门冲去。这扇门倒是一冲就破，再看前面，又是一条走道，走道前也有一扇门，显然这些地道彼此相连，仅以铝门相隔。左非右这时一点也不客气，见门就闯，一连通过了十几道门，又经过了好几个洞室，这才来到一个占地数亩、高有数十公尺、光明如昼的大洞中。

这里早已乱成一团，红灯竞闪，警笛长鸣，到处有人狂奔。由于地方太大，一时辨不清方向，左非右将光球慢了下来，仔细一看，不禁头皮发麻，原来那些人飞奔疾走，是为了逃避身后无数昆虫的追逐。显然全部系统都已失控，到处乱烘烘的。箱倾笼散，盒子、罐子、玻璃碎片倒翻了一地。

这里显然是个大型展示场，四周都是高达数丈的各式橱柜，里面有各式大小器皿，还附有海报、说明书，详述各种昆虫的生态、习性。这时电动控制失灵，门户洞开，橱柜内的昆虫多半飞了出来，就是那不能飞的，也早爬满了地上。

这还不说，那黑丝毒随着光球四处流通。能逃的早已逃走了，只剩下一些职位较低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求生不得，求死倒是立成。

文祥这才知道闯了大祸，来不及用指语，大叫道：“文娃！怎么办？”

文娃说：“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利用能量干扰技术，全程记录下来，可以呈堂作证。”

文祥急了：“还作什么证？这些人不都被我们害死了吗？”

文娃说：“怎么能死？他们都是证人，一个也死不了！只是这些昆虫，乘机用毒气杀光也好！你们稍等一下，我这就开门放你们出去。”

文祥说：“大法王呢？”

文娃说：“他见你们冲破了毒气室，知道大事不妙，带了重要干部和周博士，早就逃回都阳基地去了。目前还在搜证期间，先放他一马。”

他们的对谈，第三者原本听不到，但计算机已逐渐开窍，该让大家知道的事，便由各人的计算机同步转达。衣红听了，高兴地说：“你原来不是个只会讲悄悄话的小人物吗？”

计算机回答道：“哪能怪我，你们的耳朵太大了！”

那些飞虫无法闯入光幢，绕着光球飞旋不已。王之淳见了，心痛不已，他指着几只发着各色奇光的怪虫，对陶朱公说：“小小怎么会这样对我？这是我多年的心血，怎么都被她弄到这里来了？”

陶朱公叹道：“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以往我以为只要科学家有良知，科学成果就能造福人类。现在我才知道，只要是人，就难免有糊涂的时候。人一糊涂，什么良知都不存在了，科学的为害恐怕难以弥补了！”

第二十七回：怅望千秋一洒泪

在地面上的五行人，眼见众人陷落地下，幸而计算机告知，不会有事，便在梭上等着接应。五行人一向钟情机械，向往飞行，方才稍稍领略了飞云梭的功能，简直爱不释手。

金大一直想试飞，木大、水大是顺他惯了，而克他的火大、生他的土大都在另一部梭上。金大坐上驾驶座，不假思索，叫声“起”，飞梭实时腾空而上。

那一头，火大与土大也有同样的心思，尤其是克火的水大、克土的木大都不在身边，两个人早就跃跃欲试。但是又感责任重大，下面七人安危不明，虽然计算机说是没事，自己也不便过于托大。

等见到金大的飞梭离地飞起，两个人有了理由，立即跟着叫“起”，追将上去。那金大本来心中有愧，一见两梭并驾，早忘了身处何地，马上加速，朝天心驰去。

原先火大的确是想趁机教训金大一番，无奈年轻气盛，见金大一飞冲天，他俩哪甘落后。两架飞云梭便在九霄忽上忽下，相互追逐起来。

这种飞云梭不同于过去的飞机，因为有计算机控制，将能量压力的影响调到最低。

不仅能作倍力加速、减速（不是等加速度），人坐在里面也不会昏眩。五行人简直乐翻天了，一下加速，一下减速，一会儿垂直上冲，再不然急速坠落。那种绝对真实、却没有生理压迫的速度感，比坐云霄飞车还刺激百倍。

最初，金大、火大因操作不熟练，还能老老实实的飞着。等到发现腕上计算机的作用，一应操作，完全随自己的心意。这下可好了，两架飞云梭就像发了疯般，一追一逐，霎时已不知到了哪里。但见下面一时是陆地，一时是大海，再翻两个跟斗，却是下临湛蓝无涯的晴空，头上顶着山岳、田野，有时甚至一片汪洋直压下来。

就在这可心如意、通身舒畅之时，金大心念一闪，万一给禅师看到就糟了！

哪知意到身即到，以飞云梭的速度，转瞬间就到了高佛寺上空，禅师已在殿前空地等候。那火大一个心就是跟着金大，所以第二部飞梭也紧接着停下。

五行人一见师父，吓得立即下梭，跪在地上。

禅师说：“心带回来了没有？”五行人叩头如捣蒜，不知如何回答。禅师又说：“没有？很好，都到鸡鸣山闭关三十天！”

等到文祥等人回到地面，两架飞云梭上空空如也，已不见五行人的踪影。

文娃说：“我奉禅师命令，刚才先送他们回去了。你们赶快上梭吧！我们把中毒的人送走后，就要炸山洞了。”

六个人分乘二架飞云梭，先回庄上。在空中，约略还听得到来处轰隆作响，王之淳感伤地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局。”

陶朱公意味深长地说：“是结局吗？我看未必！你平常太重视工作了，琼英心里的想法，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了？”

王之淳说：“你呢？和我有多大分别？”

陶朱公说：“分别可大了，没有人对我那样好，就不会有人对我这样坏！”

文祥插口道：“两位前辈，我倒是有点不成熟的意见。王博士功在人类，一两个人不能满意也是难免。道不同，志不合，不必放在心上。”

王之淳叹道：“是呀！可是想到她跟那个法王在一起，也难以安心。”

文祥说：“是谁不安心呢？看法王救她的情景，足见对她不恶。”

陶朱公也劝道：“文祥老弟说得不差，要是你，一定先把正事办完了，才去救她！”

当然人是救得回来，只是已经成了木乃伊了。”

说着，飞云梭已经到了陶庄。这时有人来报，说五行人的气垫车，在

众人出发不久后，就有人取回去了。衣红等人心里有数，知道五行人野性未驯，这一趟定是师父教育的方法，以便让五行人收心。

按照原计划，四人本要去参观金钟山的生化大本营。哪知王之淳记挂周琼英的安危，心情沮丧，只好作罢。

左非右与风不惧打算同去成都，衣红心事已了，久闻峨嵋天下秀，文祥也颇为心仪。

反正眼前无事，两组人不妨分途行事，目前尚可同行，到了四川，再行分手。

文祥与衣红，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天地。两个人在蓝天上比翼双飞，和刚才五六个人同乘，自是情趣大异。

衣红笑着说：“终于给我等到这一刻了。”

文祥说：“这一刻与上一刻有什么分别？”

衣红杏眼一瞪，说：“分别可大了，少了一大堆闲人！”

文祥微笑说：“可又多了一个文祥我！”

“至少没有那些惹人烦的事！”衣红先划清界限，正经地说：“你听说过葛鲍双修的神仙故事吧？”

“至少我知道王周双飞的真情节。”

“我可不是跟你说笑。”

“放心！”文祥见衣红认真了，也严肃地说：“古人感叹人生苦短，我却认为太长、太寂寞了。以前我是过一天算一天，毫无期望，现在，我见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你想想，有师父、逍遥大师、红教教主，还有不二老这些人存在，除了见贤思齐，我已没有别的念头。”

“我从小就不懂什么是‘家’，老是安定不下来。直到见到师父的那一刹，才知道回家了，自后我心如止水。除了……”

“除了什么？”

“除了有次一个人骗了我。”

“干嘛还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小女子哪能像大人一样心胸宽大？”

“你明知那段圆光是师父考验你的。”

“你还讲道理？”衣红娇叱道：“就是被你害的！”

“我也是不得已呀！我们在房里看……圆光，”文祥不便说看捉贼，只好略过不提：“谁叫你脸上蒙块布，我一直看不出是你！”

“我去偷东西，还能打着灯笼吆喝吗？”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让我也来个夜访金顶寺？”

“谁有你那么大的面子？让教主山门洞开，灯火辉煌，恭迎大驾？”

“你太夸张了！”

“夸张？我还知道，有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日夜陪着你哩！”

“是吗？我只看到一个导游呀！”

“是哪家旅行社的？包全服务？”

“别开玩笑，真的，她已经六十多岁了。”

“胡说！”

“对，就是她！”

“什么就是她？你到底在说谁？”

“胡灼呀！”

“你们那天晚上在寺里做什么？”

“我中了邪，大喇嘛在给我治病！”

“说得好听！”衣红两眼钉着文祥：“房中除了大喇嘛，还有别人，是不是？”

文祥急了，语无伦次地说：“我为了救你，你明明知道嘛！结果冲到墙上去了，怎么现在又炒冷饭了？”

“好个英雄救美！”衣红见文祥真是急了，再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幸好师父看你可怜，说真正救我的是你。那位喇嘛推算出前因后果，不但没有亏待我们，还视若贵宾呢！”

“不是左兄把你们救出来的吗？”

“哪里用得着他来救！只是他们两个走进去，我们四个，外加两个喇嘛，一起走出来而已。”

这下轮到文祥哈哈大笑：“原来他这么好名！我上回很慎重地谢谢他，他居然对我说，为了救你们，差一点连小命都赔上了。”

衣红也笑了，说：“他说的倒是实话，因为他变脸的速度太快。有一个喇嘛以为他是魔鬼，举起金刚杵，差一点扎了下去！”

陶庄距峨嵋山不过九百公里，谈笑间，他们已经到了云贵边境的乌蒙山脉。再过去百余公里便是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峨嵋山就在大凉山北面。

这天万里晴空，偶有浮云飘荡。大地一片葱绿，冈峦起伏，在阳光照耀下棱角分明。

这里的山势呈南北走向，因地球板块运动，欧亚大陆在印度板块的挤压下，南北两方的力道，将喜马拉雅山一直推到世界屋脊的高度。左右两侧受到影响，以致云南和南亚地带所有的山脉河流，都被拉扯成南北向的长条形。

这里是亚热带，印度洋的暖风带来大量的潮湿空气。遇到逐渐升高的地势，便形成零星的雨云。尤其在狭长的河谷地带，由于地形分割，能量变化极大，随时都有来无影、去无踪的滂沱大雨。

有水有土，便有生命繁殖，这一带属于新生代地形，没有广大的冲积平原。不仅山高水急，而且谷狭坡陡，只见处处积翠交加，野兽成群，杳无人烟。

衣红这个苗人，从来没有在穹冥眺望自己家乡的经验，这种身临其境，远比在幻境中的感受强烈多了。比起衣红来，文祥这个归化的壮族同胞，更像个异乡人。衣红一下介绍山光水色，一下解释风土人情，当然三分是学来的，七分则是豪情的发挥。导游是谈得神采飞逸，而游客也兴致勃勃，乐在其中。

衣红指着远处撑天的白云说，那是传说中的白衣仙女，偶来凡尘一游。只要遇到仙女下凡，人间必有喜事，因为她专事撮合有情男女。

文祥说：“那我们去会会这位仙女，如何？”

衣红说：“怎么去？”

文祥开玩笑说：“当然是跳下去！”

衣红说：“你敢吗？”

文祥说：“你以为我不敢？”

衣红说：“跳嘛！”

文祥说：“我真的跳了。”

衣红求道：“拜托你！快跳下去嘛！”

文祥说：“这个玩笑开不得啊！幸而现在是自动驾驶，如果由我意念指挥，我跳下去不打紧，你也别想活了！”

衣红不以为然：“有什么分别？你以为你下去了，我还会留在上面？”

“你们快看，前面有森林大火！”两人耳中传来左非右的声音。

衣红注目一看，那个耸立的白衣仙女，竟然是道浓烟，由下方直冲天际。大概在前方数十公里处的一片山林，已延烧了上千公顷。

远看那烟是白色的，表示起火的时间不久，还有很多水蒸汽。但是在短时间内就烧了这么一大片，显然不是普通的山火。

眼见下方那白烟的中央，林木掩映，隐约红黄的火苗伸吐。沿着中心向外，似有多处火头，大小疏密不一。尤其从上向下俯瞰，更是一清二楚。

衣红马上对衣娃说：“东经一三度，北纬二十七度，有人在山区纵火。”

衣娃说：“我们知道了，正在准备电力，大约三分钟后开始降雨。你们准备着陆，以免遭到雷击。”

衣红便呼叫风不惧：“风哥，快跟我着陆，三分钟后会有雷雨。”

左非右玩心未泯，大叫：“为什么不趁机见识见识？这种奇景千载难逢！”

衣红觉得有理，便问衣娃：“我们可以看吗？”

衣娃说：“当然可以，不过你们不要管，全用自动控制，我们会飞到安全地带。”

文祥见衣红面露微笑，想是衣娃答应了。他忘不了月球上陨石坠地那一幕，开玩笑地对文娃说：“这次算不算新闻？”

文娃回答道：“小人不记大人过！现在我们是同一条船。”

文祥说：“哼！这就叫私心自用！”

文娃说：“嘎！对不起！我误会了，你想上新闻？”

衣红也听到了，问道：“文哥！你为什么想上新闻？”

文祥哭笑不得，说：“我就怕上新闻！”

文娃不再和文祥斗嘴，飞云梭高步云衢，到了海拔一万一千公尺后，两梭并排，一起停在无云的平流层中，成为两颗地球同步卫星。

只见前方那插天的白色烟柱，在对流层的一截，突如核子爆炸般，从中央向外急胀，争高竞险，迅成蕈状，直达平流层下方。云间金蛇乱窜，隆隆雷声隐隐可闻，有如交锋中的古战场。

这时，一阵旋风从下方猛然吹过，文祥、衣红安坐梭中，犹自感到一阵撼动。衣红问：“哪里来这么大的风？”

文祥说：“积云造雨，必须三个条件，一是湿度要高；二是要有悬浮粒子。刚才火烧的那些水蒸汽和烟雾勉强可用……”

衣红打断他道：“怎么说勉强可用？”

文祥说：“粒子的导热性要高，水蒸汽才能凝结，一般说来，人造雨多用金属粒子。”

最重要的是温度要低，水蒸发成气体要吸收热，气体转成液体则会释放热。当水珠形成时，温度升高，空气膨胀，由此产生风。”

风一起，云层受扰动，开始激烈地旋转，不久，在云层下端出现了一些深色的暗影。

文祥将电离罩调整为长距聚光态，将影像放大，说：“你看，那就是雨。”

衣红一看，果然白花花的雨丝，正从云端降落地面。不一会，那丛丛山火便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雾影了。

衣红说：“原来下雨这么简单，为什么不在沙漠中下些雨呢？”

文祥笑道：“在沙漠中下雨？做什么？”

衣红说：“我看你是脑壳坏了！沙漠才需要水呀！”

文祥说：“过去或许是的，那个时候人要靠土地吃饭。现在食物生产全靠计算机，人类集中居住在计算机城中，沙漠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衣红说：“太现实了吧！难道下雨只是为了人类吗？”

文祥说：“这才叫效率呀！”

衣红一气之下，转对衣娃说：“衣娃，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衣娃说：“事实如此，我们要有效地利用能源。”

衣红不服，说：“把我们的对话开放给文祥听！据我所知，沙漠中没有植物，太阳光都被反射回太空去了，那能叫有效利用能源吗？”

衣娃说：“我们利用地球磁场，在二十公里高的平流层，设置了太阳能回收网。”

衣红说：“好呀，那么能源应该很够了。”

衣娃说：“还是不够！人类实在是大胃王！下一个计划中，我们打算把地球公转速度放慢，让地球接近太阳。只要移近一百万公里，每平方公分每分钟便可接收二仟卡之幅射热，那就够目前使用了。”

衣红又问：“够目前使用？那以后呢？”

衣娃说：“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衣红说：“我知道，我告诉你好了！人是一种永不知足的动物，以后，以后只有到太阳里头去！”

衣娃说：“我们的推论也是这样，可是我们作不了主！”

衣红说：“作不了主？那就别理他们！”

文祥说：“不理是不行的，限制却是必要的。”

衣娃说：“我们早建议过，可是被人类议会否决了。”

衣红的声音大了起来：“否决了？为什么被否决呢？”

衣娃说：“我们不了解人类，最好你们帮着想想办法。”

雨停了，火也熄了，衣红想下去看看。左非右则决定先去成都，双方约定有事随时联络，左、风两人便先走了。

其实衣红倒不是真想看什么，只是刚才一番话，让她觉得有些气闷。至于为什么，她也说不上来，便借故要下去看看，舒缓一下情绪。

“这样吧，你要看什么，由你决定，只要用意念驾驶就行了。”文祥好心地

地说。

“啐！你是看准我不会驾驶？”

“什么话！这种交通工具，谁都会驾驶！”

“谁都会驾驶？那你为什么要我用意念驾驶？”衣红找碴说。

“因为……因为……”文祥被她一驳，结结巴巴地找不出理由。

衣红真的气了，扳起脸说：“我没有意念！我不会驾驶！”

文祥楞了一下，再一想，她还是个小女孩，发作一下也是常事。陪小心地说：“那么要看什么你先告诉我，不然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的，请你告诉我！”

“别装蒜！怕我不知道，你心里在说，姑娘家脾气大，不好伺候。”

“是的，你说得有理！”

“我有什么理？你说！”

“是的，你有什么理，我不知道！”

“你在敷衍我！”

“是的，我能不敷衍吗？”

“不能！”

“那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从这里下去！”

“下去？总要先落地吧？”

话刚说完，飞云梭已经直线高速下堕。虽然有重力调节，生理上不致痛苦，但眼看大地向上冲来，也免不了心惊胆战。衣红是个狠人，她咬紧牙关，虽然紧张，却不肯示弱。文祥却吓坏了，他以为这次又是什么计算错误，急得双手护住衣红，没想到自己却没坐稳，结果两人都从座位上滑下来了。

飞云梭平稳地落地，衣红出了一身冷汗，横眉怒目，正要开口骂人，文娃却先对二人说：“对不起！刚才我误会了，以为你要下机！害得你们受惊了！”

衣红看看文祥，见他面无血色，全身颤抖。这才知道不是文祥搞鬼，她不便骂文娃，但是衣娃与文娃不就是一体吗？“衣娃！你怎么说？”

“怎么说？我老实说，刚才在高空中，你心情不好……”

“我心情哪里不好？”

“你的肾上腺素已经到了临界值，我们怕你们俩真的从高空跳了下来！”

“胡说！我们又不是神经病！”

“你不是一向说话算话吗？”

“你这叫鸡蛋里挑骨头。”

“不可能，鸡蛋里没有骨头。前面有个寨子，住了五十六家游民，他们正在开会，山火就是他们放的。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们，不要再放火了。”

有了新目标，衣红立刻把刚才的事撻开，也不管文祥站不站得起来，马上爬下梭。

一看前面有条泥路，拔步就走，回头喊着：“文哥！快来呀！”

文祥爬回座位上，魂魄早去了一半，好不容易才喘口气，衣红早已一脚踩在泥洼里了。他又好气又好笑，对文娃说：“原来是你捉狭！真害死我了！”

文娃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文祥连忙爬起来，说：“好了！好了！我宁愿劳我筋骨，也不愿任你唠叨。”

两人沿着丛竹夹道的泥径前行，尽头处是一个台地，山帙翠叠，梯田曲蟠，有茅屋竹阁数十户。原来这里是个彝族村庄，男子以黑布缠头，身着黑色两截式短衫长裤；女子则多了银制的发饰衣饰。大概有一百多人，个个手提桶子，肩扛长竿，围在一个一人高的竹楼前，正聆听两个老者辩论。

那说话的一个叫夏天长，一个叫董天端；一个住村南，一个居村北。两人各拥有一群基本观众，那些观众就像应声虫一般，只要是自己人说的，坏的也是好的，如果是对方说的，好的都是坏的。双方旗帜鲜明，敲锣打鼓

的，煞有介事。

文祥与衣红听了半天，发觉他们说的虽然是汉语，但腔调略有不同，而遣词用字也非常难懂。不过这些村民似乎水准奇高，居然有人点头，有人叹气，有人鼓掌，也有人破口大骂。

只可怜了文祥与衣红，挤在人堆里，拉长耳朵，每一个句子都懂，偏偏听不出所以然来。两人最初还怪计算机翻译太没有水平，计算机则抱怨道，他们说的是汉语，根本没有必要翻译。

只见夏天长扯直了喉咙，像是叫春的公鸡，朝天发泄了一番。这段情歌，唱得女士们个个红了脸，把头藏在胳肢窝里。董天端也有风度地咳了几声，表示赞许。接着他说：“当然要下雨，有拼才会赢！我们要爱火，有火就要烧，烧死他了事！烧死就是爱死！”

群众中传来一片叫好之声，有人举起竹竿，大喊：“爱死他！”

董天端两手一摊，等众奋稍戢，又说：“我们爱好和平，天要下雨，下得好！火熄了怕什么，明天再去烧！连雨也给烧掉！我们爱这块土地，就要烧掉！烧死它！”

下面又响起一阵掌声，大家交头接耳，喝采不绝。衣红听得莫明其妙，怎么每句话都懂，却串连不起来。她认定两个老人患了痴呆症，文祥却认为老者很有谋略，懂得群众心理，说的都是给在地人听的。

两个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衣红便问旁边一位中年人，说：“请问，那位老先生说的是什么？”

那位中年人一看，是个城里的姑娘，便反问：“你打哪儿来的？”

衣红说：“崇左。”

中年人看了又看，问道：“跳过郎没有哇？”

衣红知道，这是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怕惹了麻烦，便说：“我是在屋的！”

中年人便说：“好好听，这些话有智能的！”

衣红说：“可是我听不懂呀！”

中年人说：“圣人的话不容易懂！你不懂是正常的！这就是智能！”

衣红说：“那你懂吗？”

中年人说：“我为什么要懂？有他懂就行了！”

文祥听得有趣，也问道：“先生贵姓？”

中年人一见，又是个城里人，而且是个男人，便不再答理，转头望着台上。文祥看看衣红，她耸耸肩，继续听演讲去了。文祥心有未甘，又拍拍那中年人的肩膀，那人头也不回，只用手撵了撵说：“别打岔！”

台上说话的，还是那董天端，这次更是令人摸不着边。不过，最后那几句话，似乎还很容易了解：“大家要听话呀，我是最最爱你们的！火是有害的，水是自己用的，明天到我家来，我请你们吃天妇罗！”

下面立刻欢声雷动，大家高兴得把竹竿、水桶都丢在地上，唱歌跳舞起来了。

衣红急了，抓住旁边一位十来岁的年轻人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那年轻人看了看四周，说：“管他的，明天有吃的就好！”

那位夏天长又唱起来了，他好象只会唱歌，虽然唱得不好听，大家还是疯狂地叫好。

他唱完了，就说：“冬天本来就短，他好色得要命，听他的你们就死光

光！其实，我和董长老的看法一样，只是不赞成他的观点。这次火烧得很糟，雨也下得很糟，我的歌也唱很糟。可是，大家不要忘了，火这样烧才好！雨也下得好！我平常没有机会唱歌，所以越唱越好！”

也有人鼓掌叫好，显然大家手都拍痛了，那声势比先前已减弱了许多。

衣红又问那年轻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年轻人紧张地说：“拍巴掌就好，不要多问！”

衣红又问：“为什么？”

年轻人说：“夏天长、冬天短，两个总要选一个。”

衣红说：“为什么？还有春天和秋天呀！”

那老者早注意到群众中多了两个生面孔，这时见衣红与人交头接耳，便停了下来，指着二人大声说：“喂！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衣红说：“我们是过路人，因为听你歌唱得好，被吸引来的。”

夏天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马上对大家说：“你们看！我们的外交多么成功！”群众又鼓掌喝采叫好。

夏天长又对衣红说：“既然是知音，请到这边来，我专门唱给两位听！”

文祥硬着头皮，与衣红两人走到台前，老者手往旁边一指，二人会意，便站在一旁，准备受罪。

如此这般，两个老头辩论得非常激烈，下面的听众也非常投入。可是不论怎么认真，两人始终听不出来，谁主张什么？是谁烧的火？要不要再烧火？为什么要烧火？最后，终于有句话衣红听懂了，那是夏天长说的“散会！”

夏天长下了台，将二人让到竹楼上一间雅房内。这个竹屋的确雅致，除了几根粗如人臂的斑竹交错耸立外，头上顶的是茅草，脚下踩的是竹排，四周一无遮拦。把整个山景，都邀入室中。

三人方坐定，那董天端也进来了，相互介绍后，又重新入坐。衣红没开口，她正细细打量这两个人。文祥则是不敢开口，他怕夏天长唱歌。倒是董天端先说：“两位客人不要见怪，我们可以随便谈谈。”

“刚才是怎么回事？”衣红端详了半天，放心了，她认为这两人很诚恳。

“噢！我们在竞选，讨论问题，你看见没有，我们没有色情暴力！连最下流的抹黑手段都不用！我们是清清白白！”

“讨论什么问题？”

“我们在发表政见。”夏天长说。

“那些人太笨了，要那样讲他们才懂。”董天端补充说。

“要他们懂什么？”衣红问。

“应该是不要他们懂什么。”夏天长也补充说。

“懂不懂都是不懂。”董天端说。

文祥忍不住插口道：“你们懂自己说的吗？”

“当然懂！”夏天长说。

文祥追问：“懂什么？”

夏天长理直气壮地说：“我懂我自己懂的！”

文祥紧咬不放：“你自己懂的是什么？”

夏天长说：“我自己懂我懂的！”

文祥问：“能说给我听吗？”

夏天长说：“夏天虽然长，但现在冬天快来了，你问他吧！”

文祥又问董天端：“你说呢？”

董天端抓耳挠腮，惊讶地说：“你问我吗？我明天请你吃饭！”

文祥不理睬，说：“你能告诉我吧？”

董天端说：“当然！”

文祥说：“那你看看！”

董天端突然站了起来，忿忿地说：“给你面子你不要！你欺人太甚了，你越逼我，我越不讲！”

衣红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问：“你们开会是在谈放火烧山的事吗？”

两个老头吓了一跳，夏天长也站起来了，说：“你怎么知道是我们烧的？”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衣红卖了个关子。

董天端说：“我没有放火！是我下的雨！”

夏天长则说：“我也没有放火，我只是起了风！”

衣红承认被打败了，与文祥互望了一眼，两人站起来，准备离开。与其跟这种官僚瞎扯，不如问村民去。

董天端看两人要走，便说：“你真要追究是谁放的火？”

衣红摇摇头说：“谁放的并不重要，我们只想知道为什么要放火？”

董天端大为放心，怪道：“你早不说？”

衣红说：“对不起，那你能告诉我吗？”

“这个，夏天还没走，冬天能说什么？”董天端瞄了夏天长一眼。

夏天长大怒：“你推卸责任！”

衣红又坐了下来，对文祥说：“你不是要欣赏这里的风景吗？何不请夏长老带你到附近走走？”

文祥望望夏天长，这位老头倒是很痛快，领着文祥便下楼去了。衣红等他们走远了，便说：“夏天不在了，现在可以谈了吧？”

董天端傻傻地问：“谈什么？”

“谈你们的政策。”

“你不会懂的。”

“试试看嘛！”

“试试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要放火呀！”

“啊！那件事！”

“快说呀！”

“说什么？”

衣红快急疯了，大声说：“说你知道的事呀！”

“我知道什么？”

衣红跳了起来，指着董天端的鼻子道：“我知道，是你主使的！你们烧山是为了垦地种田，是不是？”

那董天端跳得比她还要高：“贱女人，我跟你聊天，是看你漂亮！你凶什么？”

衣红火冒三丈，她看看面前这个董长老，体积比她大了四五倍，要用蛮力，自己绝对讨不了巧。他身上没有配戴微机，看来电脑也不能制他，文祥又被支开了，怎么办？

衣红向四周一看，这栋竹楼可真是她的护身符！地上铺的是竹片，软软的，有弹性；竹楼旁边都是竹架。力等于质量乘上加速度，自己身轻如燕，

只要绕着竹楼跑，董长老若敢追，那身肥油怕先要滴光了！

“我凶什么？今天要看你出洋相！”衣红纤腰一扭，挑逗道。

那董天端早就作势欲扑，先前还有点顾忌，这时再也忍受不住。大喝一声，那庞大的身躯，沉在软绵绵的竹篾上，摇摇晃晃地就往前扑去。衣红柳腰一转，右脚略向后撤。

他见衣红不过身形略闪，以为手到擒来，完全没有收势。哪知眼前红影倏地一闪，他想转身，已经来不及了。

这雅室不过三五坪大小，哪经得起他这一冲撞，董天端发觉不对，立刻抓住一根支楼的竹竿。但他实在太沉重了，那竹竿又是横切方向受力，“啪”的一声，早已断裂。

这楼原来就只有八根支柱，一根折断后，全楼哗啦连声，东倒西歪地坍成一堆。

衣红没想到董天端有这么大的威力，眼前情势紧急，一个健步，已从竹楼的另一端跳出。这却苦了董天端，一只手被断折的竹竿夹住了，皮开肉绽不说，最后整个楼塌了，全部压在他身上，惨叫之声震耳欲聋。

夏天长、文祥及村民等闻声而至，文祥见衣红安然无恙，倒是放了心。夏天长心里有数，不便多说，自去指挥村民，营救董天端。

衣红催促道：“快走，这些家伙不是好人！”

文祥说：“夏长老看来不是坏人，只是头脑不大清楚。他说火是有人叫他们放的，我告诉文娃，当局证实是自觉会黄道组织教唆的。最近他们发动了一系列反当局行动，在各地放火是其中一项。他们算定了，如果当局不管，全世界都将遭到霾害；如果造雨灭火，能源必然匮乏。”

“怎么可以任他们为所欲为呢？”

“所以我想再问夏长老一些内情。”

“你问不出的，他们只会放火，打蛇要打七寸！”

“蛇在哪里？”

“主使的黄道会，再不然是决策的人类议会！”

“凭我们？”

“当然不是我们，可是我们背后有老虎呀！”

“衣娃说过，他们不了解人类，要我们帮着想办法。”

“那就想办法嘛！跟那些人说话，我先疯！”

衣红拉着文祥，走向飞云梭停放处，那飞梭虽然庞大，也不过是一种能量结构，计算机可以随意将它移动或放缩。他们一到，飞梭便自动现身。衣红尚不知其中奥妙，见梭身突然出现，拍手笑道：“原来计算机也会隐身术！”

文祥说：“不是隐身术，只是能量陷缩，是缩小法。”

衣红问：“能缩多小呢？”

文祥说：“理论上，只要不超过地壳的承载力就行。以飞云梭来说，因为中间有很大的空间，大约可以缩小一万倍。”

衣红喜逐颜开，说：“那不是和玩具一样吗？能不能缩给我看看？”

文祥笑道：“当然可以，只是这个玩具重得连大力士都拿不起来。其实方法很简单，只要衣娃同意就行了。”

衣娃立刻说：“不可以，飞云梭不是玩具。但是，可以让你看看我们的技术。”

说罢，那原本有一立方公尺多的梭体渐渐缩小，最后竟然缩到一立方公分。衣红要蹲在地上，才看得见那栩栩如生的迷你梭。由于泥土承载力不够，虽然计算机已经加固，梭身下方的泥地还是陷下去好几公分。

衣红爱极了，求衣娃道：“能不能变一个轻一点的给我玩？”

衣娃说：“我以为只有小孩子喜欢玩具。”

衣红涎皮赖脸地说：“我是小孩子呀！”

衣娃说：“我们怎么会找一个小孩子来帮忙呢？”

衣红笑说：“为了要证明你们的无能啊！”

衣娃说：“行，你要多少玩具都可以，可是得给我们出点子解决问题。”

衣红胸有成竹：“当然，我已经想好了！”

衣娃说：“想好了？为什么不早说？”

衣红说：“就是看了玩具才得到的灵感！”

衣娃说：“看玩具得到的？难怪我们想不到！”

衣红提示说：“人类议会的那些议士大人，其实和小孩一样，要他们听话，不能讲道理，要让他们怕！”

衣娃说：“怎么让他们怕？”

衣红说：“做个玩具模型！”

衣娃说：“什么玩具模型？”

衣红说：“仿真未来地球移近太阳的模型。”

文祥立刻懂了，他不得不佩服衣红的敏捷，拍掌道：“妙极了！这才符合人性，那些议士大脑多半短路了，但是眼睛却很管用，他们只相信看到的！”

衣娃说：“那用虚拟实境可以吗？更逼真些。”

文祥说：“这就是人性的毛病了，虚拟真实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看了固然会害怕，却不会认为那是真的。”

衣娃说：“模型也是一样假呀！”

文祥说：“不一样，人不愿意相信他不能控制的事物。虚拟实境他们控制不了，玩具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从各种角度研究分析。”

衣红说：“在玩具模型前，他们会自以为是上帝，他们想作决定，就像小孩玩玩具一样。但是在虚拟实境中，他们是子民，子民是不敢作主的！”

衣娃说：“我不得不承认，你们人类真是不可思议。”

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决定设计一个模型，表现出人类恣意浪费资源，造成能量不足。

兼以地球上野火处处，如果大量降雨灭火，可用的能量便会急遽降低。为了争取更多的能源，地球只得向太阳移近。渐渐地，地表温度高达摄氏一百度，全球海水沸腾，陆地一片火海。所有的生物，包括数千万游民，都死亡殆尽。

此时，在计算机城的居民，能源极为充沛，生活更加美满。可是人类的需求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期望越来越高，计算机必须无止境地开发新能源。由于在太阳系中，唯一的能源来自太阳，于是计算机只得再度使地球半径缩小。当轨道接近金星外侧时，地表温度已上升到摄氏两三百度，地壳变得有如果冻一般。

在计算机的护持下，所有的能量都化为人类享受的资源。在计算机城中，遍地是由能量转换的黄金美玉，处处是晶莹闪烁的钻石珠宝。人人浸淫在强烈的麻醉品中，兴奋疯狂，俾昼作夜。感觉器官的灵敏度放大了千万倍，

人们瞳孔洞开，气喘如牛，几近崩溃。

那种追求解放的饥渴，有如无限膨胀的气球，胀得越大，强度越高。地球也随着气球增胀了，因为它已越过了金星及水星的轨道，地面开始气化。计算机城变成了一团火球，里面的居民，也都膨胀千百倍，变成了皮球，在高温中，相互猛烈地冲撞……冲撞……

结论是——人类是不是希望住进太阳里？

当然，玩具是可以顺手玩弄的。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些变量，只要人类从现在起，节省百分之十的资源，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再若能通过立法，严格惩罚违纪的人，则人类不必节省，就可以减少百分之五的浪费。

总之，把模型做好了，每个议士免费送一个，让他们自己把玩，相信一定能改变他们的看法。

文祥想来想去，忧心不已：“这个模型如果是真的，那实在太可怕了。”

衣红说：“如果是假的，我们不是开自己的玩笑吗？”

衣娃说：“这就是我们和人类的分别了，一来我们知道这个模型是真的；二来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可怕。”

衣红问：“不可怕？”

衣娃说：“是呀！宇宙中有什么不是能量的状态？”

衣红说：“可是我们能忍受的温度范围有限。”

衣娃说：“那是你的感觉状态，不错，感觉会受生命型态的局限。但是你应该还有意识状态，那是超越感觉的，你为什么不用你的意识状态呢？”

衣红说：“这又是你们不了解人类之处了，人不可能脱离感觉而存在。”

衣娃说：“我记得你说过，你不是人。”

衣红说：“奇怪，这与我何干？”

衣娃说：“你不太重视身体的感觉。”

衣红说：“那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衣娃说：“我所知道的人，凡是意识坚强的人，都能不受生理感觉的影响。”

衣红说：“那又怎样，人还是人！”

衣娃说：“我也知道，意识越坚强，生理感觉的影响越少。”

衣红开始怀疑了，说：“怎么又说一遍？你不是在暗示什么吧？”

衣娃说：“我是告诉你，人的意识只是基本状态。渐渐你就会知道，高能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

衣红说：“你是说……”

衣娃说：“我是说，你的能量高，欢迎你到太阳里来。”

第二十八回：萧条异代不同时

文祥与衣红最怕商量行程，两个人都是没有意见型，没想到文娃先开口了：“你记得周博士的父亲也是代议士吧？”

文祥说：“当然记得。”

文娃说：“刚才我们截取到他们通讯的‘影音’，她向她父亲抱怨我们

滥权，把她的实验室给炸了。我想，你们应该去拜访周议士，解释一下。”

文祥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凭什么能见到周议士？”

衣红抢着说：“走吧，我有办法！”

文祥有些纳闷：“他只是一个议士，有必要吗？”

衣红说：“傻子！你不是了解人性吗？有其女必有其父，如果议会中有什么阻力，她父亲肯定是一个。”

文娃说：“说中了，她父亲叫周不倒，是个活跃的人物。他原是中国地区商界大亨，从第一任连任到现在，影响力极大。周博士是他的独生爱女，两个人一年见不到一两次。

他今天正好在家，你们可以借着传达他女儿的消息登门拜访，否则不可能见到他。”

衣红说：“我们必须说服他，是吧？”

文娃说：“最好还要有他的支持。”

周不倒家住北京香山区二一四五号，目前全世界共有一百多个特别的古迹保护城市，中国就占了六个（独立的古迹保护处所则不计其数）。北京是最典型的范例，因为她的一级文物古迹多，而且占地广，采自由空间设计，也就是说，上空的电离罩是随地形起伏而建的。

在保护城市中，能量耗费很大，像紫禁城、北海公园等景点，都力求保持原有风貌。

只是基于能量运用效率，其它高楼大厦一律都被铲平。因为在光照下，每单位面积的太阳能，全部提供给人类仍嫌不足，必须有额外的补助。而补助的能量需要输送，这样就会增加成本，提高损耗，还得增设各种复杂的回收设备。

因此，在初计算机城的设计理念，基本的前提便是要符合能量运用的最大效率。经过周详的计算，每个人最多只能分配到三坪空间（活动空间则在虚拟实境中，可达无限），如此一来，约有一半的能量可以由所在空间，直接覆照的太阳能供应。换句话说，只有一半能量需要输送。至于人口密度，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如果密度过低，则公共设施成本加大；过高，则能量负荷又成为严重的问题。

此外还有交通问题，平面交通对能量要求不大，但垂直上下除了占用空间之外，在位能的转换上，就必须动用大量的重力设施。

北京在本世纪初，人口就已超过了一千二百万，后来经过分划，在A C B一一六N三九，即原北京城的中心区，设置了一个四千平方公里的计算机城，容纳了八百多万人。

其中很多空间，都是为了保护古迹之用。

香山在A C B一一六N四 城内，紧临北京城北。香山是北京西山的一部分，据《宛平县志》记载：“山名香山者，杏花飞香二月中也。”拜北京为保护城之赐，香山山势维持不变，房屋都沿山而建。不像其它都市，城市基准线概以一百公尺为限。

照理，新时代没有特权阶级，但是时代再新，也不能完全抹煞既有的现实。香山早在二十世纪，就是一些高级人士的居所，尽管在计算机公平待遇的原则下，这里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听到“香山”两个字，还是让人舌挤不下。

衣红叫了声：“哇！香山？”

文祥比较没有这种常识：“香山又怎样？”

衣红说：“又怎样？普通人没有资格住！”

文祥豪气大发：“我可不是凡夫，我住月球！”

衣红也不干示弱：“仙子是我，我住六诏山！”

文祥说：“管他是谁！我们总得走一遭。”

由此地到北京有一千二百公里，大约是一个小时的行程。文祥把飞梭升到一万公尺高空，白絮一般的浮云，成堆地平铺在脚下。

“我以往连做梦都是踩着云的，我不喜欢云在我头上。”衣红说。

“那你能去月球。”文祥肯定地说。

“我为什么要去月球？”

“因为我住在月球！”

“喂！文大爷！你给我听清楚，我们是同道，不是同居！”

“我是说行道呀！你也去过月球，那里踩不到云的！”

“我倒要试试，只要我愿意，就踩得到！”

“云是不能随便踩的，说话要合情合理！”

“我马上踩给你看！”

“说正经的！我发觉你经不得激，一激你就动。”

“哼！那还要看是什么人，不相信你激激看！”

“你是说我激不动？”

“不是激不动，而是动得更厉害，小心我把你冲垮了！”

由于飞云梭有穿透电离罩的功能，可以直达香山区。由于所有住家的入口全部在地下道内，计算机便选了一个最近的直达车站，在站台上降落。

两人下梭后，飞云梭自动隐去。站上来往的行人，眼见一飞梭从天而降，随即隐去，却也视若无睹，见怪不怪。

下了梭，二人转到直达车道，选了二一四五号，立刻有屏幕出现面前。一个年约六十的长者问道：“这里是周宅，请问找哪一位？”

文祥说：“我们是从云南来的，有周琼英博士的消息，要面见周议士。”

老者神色紧张，急道：“有小姐的消息？是好是坏？”

文祥说：“有好有坏，要请周议士指示。”

老者忙说：“请两位等一下，我去请示。”说罢，影像便消失了。不久，老者又出现了，问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凭据，不然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文祥说：“大概一个小时前，周博士和周议士曾联络过，我们前来报告详情。”

老者便说：“那么，请上车吧！”

老人才说完，一部精致的双人座直达车已驶到面前，二人上车后，车子即加速前驰。

约有一分多钟，经过一个甬道，车方上行，已经停在一个偌大的花园中央。原来两人坐的，是园中的一个凉椅。这花园看上去有数十公顷，眼前是一条笔直的碎石路，直达一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

石子路两旁有各色奇花，分种在两个整齐的花园中。那花园利用四方连的图案，将常绿灌木围成一人高的树墙。转角处皆有五颜六色的高脚花盆，布置成一个复杂的迷宫。

巨宅后方便是遍山的黄栌，此时尚是八月，但在丛绿梢头，已有不甘寂寞的金黄叶尖抢着探出头来。在以往，西北狂风挟着沙尘，总是漫天铺地，

呼啸肆虐。自从有了电离罩防护后，香山便如香妃一样，让人感到无比的平和与温馨。

大门开了，抢先冲出来的，是一群高大凶狠的杜宾狗。它们耀武扬威，伸舌扬首，作势欲扑。

衣红吓了一跳，衣娃马上说：“这些都是幻境，周议士喜欢摆排场。”

接着，宅内走出一位老人，向二人招手说：“二位请进。”

文祥与衣红相偕前行，刚刚抬脚，眼前一暗，已经进入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正前方是一帧高及屋脊的立体写真，是一位年约四十的中年人，全身所佩带的勋章及彩带，完全掩盖了他的衣服。在他脚前，或伏或立的，正是那群杜宾狗，一个个威猛生动，仿佛就要冲过来一般。

肖像两侧各有一根合抱、镶金雕空的龙柱，曲须卷鳞，神态夭矫。龙柱之上有一碧玉横梁，其上盘云镂月、针松箭竹，精致异常。沿着墙壁，便是一些名人字画，卷轴中堂等应景装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两个侧壁上，各悬挂着一张与墙壁等大的支票。那都是原本复制后再放大的，一张是美国花旗银行，另一张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支票。色泽晦暗，还有折叠的痕迹，不仅没有美感，放在这里，简直可以说不伦不类。

四壁之下，还有与人齐高的矮柜，里面摆满了各式奖杯奖状，大大小小，一共三层。

由于是虚拟实境，空间可以自由应用。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奖杯的排列方式，显然是经过压缩的。也就是说，若是真实状况，这个大厅应该再大上五倍。

最精采的还是那形如宝盖、绶围珠络的水晶吊灯，一般吊灯都是垂蕊形，以便将光线拢聚在中间，水晶的装饰也比较节省。这个吊灯恰恰相反，一粒粒大如拳头的五色水晶，各在一组可调控的灯光下，密密层层的，从四角向中央顶点延伸。看上去万彩缤纷，流辉齐泛，有如无数精灵，在玄界舞雩。

沙发茶几等家具，自是精美绝伦，举凡坚实的结构体，其材料非金即玉，倒还没有什么稀奇。那椅背地毯等柔软之物，则一律采用“雾縠羽绡”。那是一种高贵的奢侈品，实际上是用聚合纤维，将绒毛的直径，抽到只有羊毛的千分之一。不要说绒毛吹气若飞，人只要一靠近，在静电感应下，纤毛就温柔地吸附在皮肤上。

当然，所谓奢侈品，在计算机时代能享用的人不太多。“雾縠羽绡”等类的产品，在全世界都是限量供应。以中国地区为例，够资格拥有的人，还不到一打。

衣红和文祥是真不识货，一屁股坐了下去，完全感觉不出有什么特别。等到他们坐稳了，茶几上即伸出目录。衣红点了个“灵石空青”，不久，一杯乳白色的饮料，便移到衣红面前。那杯子系用温白软玉通体挖空制成，形式古朴，灵石空青则散发出浓郁的异香。衣红喝了一口，那乳液缓缓流入喉头，香腴润滑，美妙无比。

文祥则点了“琼浆玉露”，一个高脚水晶杯，盛着金黄色的汁液，杯口还挂着一片三色果。这种琼浆是一种蒸馏酒，加了这片三色果，香味是出乎意料的清爽。

等了一会，尚无动静，二人东张西望。突见那画上的中年人微微一动，

竟然变成真人，走了出来。二人连忙起身致意，那人在主位上坐下，开口便问：“你们认识琼英？”

文祥说：“是的。”

周议士又问：“熟不熟？”

文祥说：“要看怎么说了。”

周议士说：“你们来有什么事？”

文祥说：“那要看周先生对令媛了解多少？”

周议士不悦，道：“了解多少？她是我的独生女！”

文祥说：“但是一年才见一次面。”

周议士脸色一变，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他走到那张美金支票下面，对着支票，注目看了一会，头也不回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挹注国际避险基金的明证！十亿美金！你们知道吗？十亿美金，在当年，是一些国家全年的国民生产毛额！哼！国际避险基金！连世界十大银行都束手无策时，只有我能救他们！”

文祥顺着他说：“是的，我们很景仰您！”

“景仰？”周议士又走到另一张支票下，说：“二〇〇七年，全世界气候大反常，天灾频频，数千万人民流离失所，我一个人捐了五十亿人民币！”说到这里，周议士戛然而止，望着那齐天的吊灯，等着文祥和衣红的反应。

文祥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方才那一句，已经让他觉得够肉麻了。室内的空气僵冷，周议士发觉情况不如预期的，他却并没有准备下台阶。

“那次洪涝，我爸爸也捐了十块钱！”衣红说。

“十块钱？你说那叫捐献？”周议士大步走向位子。

“可是，那是我家一日所得！”衣红抗议道。

“哼！人人都像你，岂不都淹死了？”

“刚刚相反，就是因为有人死要钱，把森林砍光了，把湖泊围光了，只顾发死人财！”

“所以才会淹水！”衣红大声的说。

“小姑娘！你懂什么？”

“周议士！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是为了令媛的生死大事！如果你不关心，我们立刻就走！”衣红实在受不了了，立刻站了起来。她东看西看，哪知这客厅就像一个大型的奖品展示橱，到处堆满了装饰品，就是找不到出口！

衣娃在她耳中说：“这样对吗？”

衣红用指语说：“放心！这是利用人性！”

文祥也觉得衣红太冒失，一直向她使眼色，自己则安坐不动。

周议士一下子楞住了，他一生中并没有遇过这种场面，完全无法以经验法则应付。他出生在二十世纪末，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全国由左到右，转了个大弯。他父亲经营果菜公司，联合了县内的农户，统一行销，不到几年就成了巨富。他原名周金柱，在世纪末接掌了父亲的事业，历经千禧年大萧条而不倒，人们戏称“周不倒”。他觉得这个名字比“金柱”响亮，便正式更名为周不倒。

周不倒发现生化科技在未来必然举足轻重，便送独生女儿去学遗传。他自己则全力投入生化农业，由有机蔬菜到基因工程牛肉，无不大受欢迎。正好又赶上世纪初的环保工业，事业一帆风顺，名列世界百大企业的第三十

九位。

在他一生中，只有两个人敢对他“无理取闹”，一个是他的妻子，在九年自杀身亡。另一位便是女儿琼英，她在取得生化博士后，因为目标不同，与他反目，自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今天上午，倒是作了一次影音通讯，控诉计算机当局派人捣毁了她的实验室。

眼前这位女孩，音容举止虽然不似他的妻女，但是那种神态，正是普天下男士所无法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一股盛气。

要说男人贱，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父亲携带着生命的讯息，肩负传递的任务。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自然在演进过程中，给予母性一种保护生命的职能。幼体在有危难时，完全依赖母性的勇敢与机智，一次又一次地驱离了强大的猎食者。

父性具有狩猎的功能，当然需要强而有力的体质。可是，生命是一种完整的机构，个体生命只是其中的一粒原子、一个细胞。在整体规律下，偶而遇到非不得已的因素，猎食者往往也能尊重护犊的母性，生命因而得以永续。

当母性发威时，经常散发出一种神圣的光辉，那完全是超乎意识、不具理性的行为。

然而父性也有其因应之道，若系虚伪、不必要的姿态，便很容易在一些细微的动作中泄漏出来，而唯有真诚的，有利于生命传衍的，较易获得母性的青睐。因此，两性斗法中，时真时假，有虚有实，而最后得胜者，往往是生命整体。

假若有人误解“生命整体”就是“性”，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性”只属于两个参与的对等实体。如以“生命体”的存在为“私”，“生命现象”的永恒是“公”，则“生命整体”指的是让个体生命得以发扬光大的整体现象。因此，“性”是私，而“性征”是公，在大公之前，小私是不值一晒的。

在本能上，周议士对他妻女之私，很容易以自我需求去判断。而面对衣红的态度，他却是举棋不定。当然，他大可把这两个人赶出去，结果呢？有利于自己的女儿吗？能了解这件公案的真相吗？如果不了解，今后的发展不会有偏差吗？再说，他对女儿也有父性的矛盾，于公于私，他都不能轻举妄动。

可是，他能接受吗？

衣红见文祥安坐如山，她真的恼怒了。难道连配合一下演场戏都不能？文祥怎么把自己当做不知好歹、没有大脑的小姑娘？这种道侣不要也罢！

衣红找不到门，便不再瞎找了。她想，周议士既然能从肖像里出来，自己也能从那里出去！她想到就做，立刻走到肖像前，这才发现那幅立体画像竟是离子显像技术制成的。她大声对衣娃说：“我命令你，立刻给我开门！”

周议士一怔，这位姑娘不仅脾气大，口气也大！果真计算机受命于她，内室便要曝光了。他忙阻拦道：“喂！小姑娘！你怎么可以进我的内室？”

“我不是小姑娘！”衣红最忌讳这个事实。

“那我怎么称呼你？”周议士的声调柔和了。

衣红乘机下台，说：“我叫衣红，您可以叫我衣红。”

“衣红？这个名字很特别。”

“那我该叫你周伯伯吧！我和琼英姐本来就互叫名字的。”只要衣红想撒谎，一向是脸不红、气不喘的。

“衣红，过来坐下嘛！”周议士软化了。这也是千古铁律，男性在女性面前，是没有“丢脸”这回事的，尤其面对年轻貌美的女性，就要改称随“风”而“流”了。

“周伯伯，请您不要见怪，我见过很多假仁假义的人。像周伯伯这样急公好义的真君子实在太少了。”先教训，再安慰，这是母性最惯用的伎俩，不算虚伪。

“呵！呵！你太客气了。”周议士心窝里甜甜蜜蜜的。

“真的，连纯净的宗教，都有人用金钱去包装，结果人们只看到金光灿烂，心灵都麻痹了。偏偏社会上人人姓资，个个为私，像周伯伯这样的伟人，不但不贪财，还要济世救民，实在太高贵了！”

“噢！哪里！哪里！”周议士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衣红，你喝不喝饮料？”

“我刚喝过灵石空青。”

“喔！那是唬外行的，不过是牛奶加鱼胶和生化香精吧了。等一等，我去拿真正的灵石空青来！”周议士的心活过来了，脚步轻快了，连跑带跳的回到里间去了。

文祥纳闷地问：“你怎么了？”

衣红气愤地说：“我怎么了？你搞清楚目的没有？”

文祥说：“如果他不改口，怎么办？”

衣红说：“不改口？那谁来享受真正的灵石空青？”

不一会，周议士又从那幅画里走出来，只是这次他成了侍者。手中端着一个银盘，盘上放着一个小壶，和三个四公分高、半透明的碧玉薄坯杯子。他一出现，空中就瀰漫着一股清幽无比、爽心怡神的气息。

文祥站起来准备去接，周议士却让道：“不要客气，这种东西很精致，手续一点都不能马虎，一错就什么都没有了。”说着，他小心地把盘子四平八稳的放在茶几上，两手不断地搓着，好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得不知所措。

“这么小的杯子？”那杯子的容量比汤匙还小，和小飞梭一样精巧可爱。

周议士深深吸了一口气，神秘地说：“老实说，真不知道是托谁的福，居然今天得到了‘玉实’！这灵石空青本是一种生化饮料，是针对人类的嗅觉神经设计的。由于它的蛋白质分子结构非常复杂，生产工序极端繁难，只要错置了一个分子，就全部泡汤。

这么多年来，只生产了一瓶，我尝过一两次，除了新奇之外，也不怎样。

“刚才衣红说她喝的是灵石空青，我一时冲动，想请她尝尝真品。等我进去了，才想到已经很久没有开瓶了，这种东西很容易挥发，可能已经干涸了。可是等我开瓶一看，不仅倒满了一壶，而且香味奇佳，刚才我偷偷喝了一口，简直是人间极品！”

“周伯伯，您说的玉实是什么呢？”衣红的口也甜了。

“咳！瞧我兴奋得语无伦次了，这灵石空青的制作过程很特别，它的蛋白质结构上，有几个镁离子，多了少了都不行。因此要用一种特殊的软玉做容器，而且质地要纯，不能有其它的金属杂质。故名‘灵石空青’。空青是指这种液体很容易挥发，如果品质合乎理想，结构与容器接近，便会与碧玉同色，称做‘玉实’。”

“那您以前没有得到过吗？”

“是呀！因为我们发觉用高纯陶瓷效果更好，便舍弃玉杯不用，结果只得到白色的液体。其实，我们也只是在古籍上看到，依法炮制，不知果真有碧绿的。”

“周伯伯！这样说来，我们不能领受这样贵重的珍品，您还是保留着款待贵宾吧！”衣红说得很恳切。

“什么话？衣红！如果不是你，我哪里会想到去开它？传说中，玉实只有在机缘遇合之下才会出现。不要客气了，我们先享受吧！”

说着，周议士轻轻把三个杯子整齐地排好，然后用指尖，细心地拎起那个比筷子还细的壶柄，慎重地对两人说：“这壶内有防止挥发的暗盖，空青一倒出来，马上就会快速挥发。你们千万不要等，我一倒完，拿到手立刻灌进嘴里，等着享受。”

二人会意，周议士立刻一倾壶身，一条碧绿的细流，直注杯中。同时，一股清香溢满室内，令人有漫步云端之感。周议士捏着壶柄，飞快地在三个杯上来回移动，杯中湛绿宛如翡翠，刚倒了半杯，壶内已空。

周议士把壶一放，说声：“快！”立刻将杯子往嘴里一丢，唇舌略移，将液汁吸光，再将杯子吐出，闭目不动。衣红是有样学样，也往口中一丢，用舌头舐光液汁，再吐出杯子，同样紧闭双目。只有文祥还矜持着，举杯仰头，哪晓得那空青挥发得极快，才一半到口，另一半已经散逸在空气中了。

就这么一半，文祥已经觉得神魂半飘，口中彷彿化为一个无边的大泽，有一股气息，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只能肯定是某种桥梁，贯通了古今中外，把时间空间都串连起来。

文祥忆起儿时种种，是那样亲切、温馨。连大人的打骂，也都像阵阵轻柔的和风，拂在身上，感到无比的安祥。

不可避免的，小倩出现了，一切是那么美好。连她半眯着双眼，躺在别人怀中，都让文祥发出软玉温香的绮想。当然，宇宙飞船抵达火星的那一刹，似乎是永恒的记忆。

从衣红身上的体热，到她娇媚的笑语，恰似冬阳煦煦，有若天上仙音。他可以细细品味每一处细节，也可以停格、倒带，比诸任何先进的功能都不逊色。

但是，不同于虚拟实境的外在刺激，这是内在的感觉世界。身体完全不存在了，没有得失荣辱，没有痛苦欢愉，有的是无限的记忆，就像本存于宇宙的一本书，一页一页翻开时，那些感觉立即又鲜活了。只有在这样的天地里，人才领略到，个人的经历原来只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良久，文祥醒过来了，身上是无比的清爽，神思也极端明晰。他回忆刚才的一切，丝丝入扣，就像正在发生一般。

文娃突然在他耳中说：“这不是周议士的灵石空青，我们为了酬谢你们，特别假他的手让你们享受的。其实，师父早就说过，这种感觉全在主观条件，一般人只是愉悦而已。只有修道人，在得道之后，随时可以进入‘道’的境界。”

原来如此，文祥用指语说：“你这不是贿赂吗？”

文娃说：“只能算是内线交易，周议士这一关非过不可。”

过了一会，衣红也醒过来了。她红着脸，含情脉脉地望着文祥，似乎千言万语，尽在那一瞬之中。文祥忙用指语通知文娃，叫她告诉衣红。

只见衣红笑了，用指语说：“转告文兄，我还是要好好谢谢周议士！”

其实周议士也醒了，半晌，他还舍不得脱离那种感受，闭着眼尽情流连。当然，他曾是商场老手，不探出虚实，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衣红脑中千回百转，想了不少策略，只待他一醒来，就要让他入彀。

等了半天，她发现周议士眼角抖动，这才知道他早已醒了。机不可失，衣红立刻用指语对衣娃说：“告诉那位傻兄，叫他陪我演戏，不许穿帮。”

文祥搞不清她又要闹什么鬼，也用指语说：“放心演吧，我来颁奖。”

只见衣红望了周议士一眼，满面愁容，压低了嗓音，悄悄对文祥说：“文哥，待会千万小心，不要把席克人大法王的事说出来。周伯伯是好人，我们不能害了他。”

文祥不会演戏，但是他以往做过多媒体，对这行也不陌生。便也悄悄地说：“放心，由你一个人说，我不开口便是。”

“还有一点要小心，我们只是负责暗中保护伯伯的，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了。”

“放心，你放心。”

“待会我跟伯伯谈话时，你找个机会，说要去盥洗室，以便向当局报告。”

“好，放心。”

“放心！放心！我才不放心哩！不然上次怎么会失手？”

“上次？哪一次？”文祥搞胡涂了。

“傻蛋！还有哪一次？”

“嘎！那一次！”

“是呀！不然我们也不必老远进京来。”

“是，我会小心！”

“别自责了，又不是你的错！”

“那是谁的错？”

“当然是当局呀！”

“为什么呢？”

“其实也不能怪当局，是议会的决策错误。可是，这种事又怎么能怪议会呢？”

“你说的也是，谁也不能怪。”

“你又乡愿了！”

“那你要我怎么说？”文祥这才发觉，配角很难当。

“是那些专家失职呀！议士们哪懂那些专门知识？”

“你说的都对，你有理。”

“不能再说了，看样子伯伯快醒了，千万记住，不要穿帮！”

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衣红最是拿手。周议士虽然醒了，如果仍沈醉于刚才的情境，就会与未醒神似。人的眼睛其实很难说谎，在酣眠状态下，眼珠是不动的，呼吸也是平顺的。如果在做梦，眼珠就会急剧转动，呼吸也不平顺。

衣红刚才看到周议士眼角抖动，呼吸则很平顺。这表示周议士在自我控制的状态下，很显然，他故意装睡，想来是要打探一下两人的底牌。

衣红把爪牙都装好了，先培养一下情绪，戴上了一副同情、温婉的面具。那是猫族惯有的习性，伸伸懒腰，找个地方蹭蹭身体，好让对手放松神经。

周议士满以为刺探了不少军情，老鼠当然有老鼠的打算，谁知道哪只

是猫呢？说不定还是只老虎哩！他被称为周不倒，也是个狩猎能手，不过，他倒从来没有猎杀过小于狐狸的动物。更何况，各种机缘凑巧，打心底说来，他已经喜欢上这只猎物了，是他的同类，够劲儿；又是异性，天生自有一股吸引力；再加上灵石空青的影响，使他彻底缴械了。此时此地，他只想捉来玩玩。

周议士伸了伸懒腰，身体在沙发上蹭了两蹭，既不像猫又不似鼠。衣红先发制人：“伯伯！这是什么饮料？简直让我做了神仙了！”

“呵！呵！呵！老实说，我也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虚拟的感觉实在不能相比。”周议士笑得很慈祥，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衣红判断他这几句话还算老实，便说：“怎么会呢？”

周议士眼睛更细了：“当然是托你的福啰！据说这种事，是要机缘凑合的。”

嗯！第二次眯眼加了点力道，诚实背后有诡计！衣红低下头，娇羞地说：“伯伯说笑话了，我才是托伯伯的福哩！”

周议士把三个杯子和小壶放回盘中，拿起托盘，对文祥、衣红说：“两位请先坐一下，我把这些器皿收拾好就来。”

“为什么不用机器人呢？”文祥问。

“这些器皿非常珍贵，给他们拿我不放心。”

这次倒是很快，不到一分钟，周议士就出来了，他边走边说：“唉！衣红！琼英如果有你的百分之一就好了。她倔强得像只骆驼，我们父女从来就没有好好的谈上三句话！”

你想想，我把以往企业的资产，换算给当局，大约相当于十亿贝币！我又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叫我怎么办？”

“伯伯，您的心太好了！琼英姐有她的路，由她去吧！十亿贝币当然不少，可是如果您活上十亿年，那也不算多了！”

“红儿！”周议士简直是倾吐心声了：“我哪能活十亿年？如果家庭不幸福，生活没有乐趣，度日如年，什么都是假的！”

“伯伯不能这样说！您是重要人物，是人类的希望！人生哪能两全？您把精力放在人类的福祉上，当然会失去天伦之乐。恕我冒昧，这错在琼英姐，她应该体谅您的。”

“唉！你为什么不是我的女儿呢？”

这是爪子吗？还是鱼钩？衣红不能应战，马上变计，她只要心一拧，眼圈立刻就红了：“唉！伯伯，别谈这些，哪家没有些难以启口的事呢？”

衣红回过头去擦眼泪，同时对文祥眨眨眼，示意他赶快去盥洗室。文祥已经被她的演技迷惑了，他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人瞬息万变，怎么会有好几张面孔？眼前这位衣红，难道就是他迷恋的那一位吗？

周议士亲切地说：“能告诉伯伯吗？”一个入彀了，另一个却挡在路中。

衣红轻轻地说：“伯伯是长辈，当然可以。”

文祥觉得奇怪，衣红会有什么事要告诉周议士。如果有，他当然要知道，万一是技俩，他也要好好学习一番。

周议士说：“有伯伯在，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衣红见文祥一动也不动，时机稍纵即逝，急得只好用指语说：“叫他快滚！”

文祥这才如梦方醒，有点懊恼，这么精采的话题，怎么舍得离开？只

是有言在先，他只好对周议士说：“我能不能借用一下盥洗室？”

周不倒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举手一指画像的右侧，一个小门便开了。他挥挥手，示意文祥自便，身体则往衣红那边挪了一下。

“唉！在我参加……”衣红突然警觉到什么似的，直到文祥关了门，她才接着说：“总之，我有个男朋友，我决定嫁给他。妈妈说，这年头不时兴结婚，要我在家里永远陪着她！”泪珠在眼眶里打滚，她强忍着，硬给挤了回去。振作了一下，求助道：“伯伯！您说我该怎办？”

“怎么可以？”周议士义愤填膺：“不要理她！我们议会曾经立法，保障人的自由意志行为！”

“可是，她是我妈妈呀！”

“妈妈也不行！她如果敢妨碍你，让我替你主持公道！”

“真的？谢谢伯伯了。”衣红向周议士低头行礼。

周议士窝心不已，直说：“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我的职责。”

“我曾经跟琼英姐提过这事，不知怎地，我一提，她就哭成泪人儿。”猫儿施威了，一爪抓中要害。

“是吗？”周议士有点慌乱，话题已经超出他的脚本了。

“她跟我说，她爱上了一位一穷二白的王博士，她怕您会反对！”

“反对？怎么可能？”

“是呀！我就说，像伯伯这样维护人类自由的人士，一定是观念正确，立场公正。

所以我一直劝她，总算她同意了，说会找个机会，当面和您好好沟通一下。”

“真的？”猎物已经在掌握中了。

“只是，另外有个中东人也在追她！但是琼英姐并不喜欢他。”

“啊？你说。”

“昨天，我们正在王博士的工作室，那个中东人来谈判，琼英姐责备他几句，那人就把琼英姐绑架走了。我们追过去救援，结果没有找到姐姐。我一急，不小心用中子枪打中了氢气槽，结果把那个中东人的实验室给炸毁了。”

“你说什么？”老鼠被踩到尾巴了。

“我的意思是，琼英姐在那个中东人的武力威胁下，希望您授权我们去救她！”

“这个我不担心！你说你……把那个实验室给炸毁了？”

“是的。”

“天哪！我三百万贝币原来是断送在你的手里！”

“不可能，那是大法王的实验室！”

“你好大的胆子！炸毁了我的实验室！那是我投资的心血！”周议士怒不可遏，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向衣红逼近。

衣红万万没有料到，她的老鼠竟然是条毒蛇！再狡狴的猫，一碰到蛇也得退避三舍。

她连忙跳到沙发后面，眼看周议士龇牙裂嘴，满眼红丝，步步逼进，一副必得之而后快的凶像！

衣红又逃到那些展览品旁边，三百万贝币显然不是小数目，周议士顾不得那些珍藏，把橱柜一个一个推倒在地，怒吼道：“贱人！你给我赔来！”

衣红知道这不是讲理的时候，急得大叫：“衣娃！救命！”

衣娃说：“你快逃！我无权制止议会的议士！”

那些橱柜刚刚才被推倒，像有弹簧似的，马上又立了起来。两人之间好象有个橡皮垫子，周不倒怎么都冲不过去。

周议士气得要发疯了：“贱丫头，今天我要是被你逃出去，就不算人了！”

“文祥！快来！”衣红只好叫那个呆子。

“周议士！我们是特遣队队员，方才你的行为与说词都已经被录下来了！你这是犯下了二二四宣言中，公职人员不得从事任何工商业务的条文，以及凭借职权，践踏人权等多项罪行！”文祥早就从盥洗室出来了，他一直站在耀目的奖杯旁边。

“哈！哈！哈！特遣队！居然算计到我头上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人类议会的议士！你更不能知法犯法！”文祥说。

“哈哈！好笑！议士又算什么？有好几百个！我是你们的顶头上司！”

“我们执行任务，不管来头！”

“哼！执行任务！凭什么？你不怕死了！”

“我有事实为证！”

“事实？哼！一切要讲证据，你的证据呢？”

“已经录下来了！可以呈堂作证！”

“哈哈！哈哈！”周议士笑得前仆后仰：“你用什么录的？我早知道你们的身份了！”

刚才进去时，我就把计算机的记录和传输功能都关闭了！”

“你关不了的！”

“对你们是如此！但是，我有特权！我可以！”

文祥便对右腕上的佛珠说：“请播放刚才周议士谈话的影音。”

说罢，一道圆光在空中升起，一点不错，正是刚才的全部实况！

这下猛蛇变小虫了，周议士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等他确定无误，便跳脚大骂道：“一定是计算机骗了我！没关系，议会同仁只要知道计算机胆敢阴谋欺骗！就会将全世界的计算机关闭！你要知道，我犯了什么天大的罪过都不怕！大家怕的，就是计算机控制人类！”

“你又错了，计算机是被你关了，我用的是圆光，是佛法！周议士你可以反对计算机，但是你休想反对佛法！”说着，文祥将右手一抬，一道祥光在空中缓缓浮起，外面有金、红、绿三色光圈，正中趺坐着如来佛庄严法相。室内顿时檀香阵阵，梵唱隐隐。

衣红一见，立刻跪下叩首作礼。

周议士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他见多识广，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计算机幻像。的确，在新世纪里，由于理性日益昌明，人类对宗教的信仰也由“认识”重新开始。在地球上，自认是佛教徒或倾向于佛教信仰的人，大约有五十亿以上。

衣红叩完头起身，看看周不倒脸色如土，是捕捉老鼠的不二良机了，便对文祥说：“文哥，你不要模糊主题，我们的任务是来保护伯伯，就算他支助大法王吧，我猜那也只是为了琼英姐。现在，大法王下了暗杀令……”

“他下暗杀令？为什么？”周议士紧张了。

“因为我在炸实验室时，不小心说是伯伯您下的命令。”

“天哪！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不是害死我了吗？”

“伯伯！我说过我错了嘛，可是怎么办呢？这样吧！实验室毁了也不是坏事，三百万贝币对您算不了什么！这些证据，我们马上清洗掉，怎么样？”

“真的？不留底？”

“当然，我骗您做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好？”周议士马上又警戒起来。

“唉！谁叫你是我的伯伯呢？既然已经叫你伯伯了，我能反悔吗？”

“你一定还有条件！”

“嘎！是的，伯伯！您一定要答应！”

周议士脸色苍白，无奈地点头，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你说吧！”

“伯伯，我希望您下令，让我们把琼英姐救回来，将大法王绳之以法。”

“这叫条件？”

“是呀，这就是我们来的目的呀！”

“老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周议士吁了一口气。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大法王很喜欢琼英姐的。”

“既然如此，我当然赞成，只是为什么要我下令呢？”

“因为计算机又笨又顽固，当局说，大法王在城区之外，他们不管。”

“是的，这有明文规定。”

“那要我们怎样保护伯伯呢？明明知道大法王在那里，我们却不能动手。”

“那你怎么炸实验室的？”

“伯伯，我说过我错了嘛，因为计算机不支持，靠这个傻小子那点佛法，力量有限。

否则，我们早把琼英姐救出来了，还炸实验室干嘛？”

“好！我负责跟议会沟通，授权你们逮捕法王，但是你们不能失败啊！”

“伯伯！光授权我们有什么用？还要计算机支持才行！”

“计算机支持？那是大事一件！议会同仁最怕计算机扩权！”

“伯伯！这怎么能算扩权？这是替您除害呀！大法王下了暗杀令哟！”

“可是，早上琼英在影音中告诉我，说被当局迫害！要我停止计算机的权力！”

“伯伯！她还能怎么说呢？我炸了实验室，法王能不恨吗？法王掳走了琼英姐，以琼英姐的个性，她会服气吗？她难得跟您联络，一开口就要您停止计算机的权力！难道这里面没有玄机吗？唯一的解释是，法王听说您下令杀他，当然怕了。他希望计算机停摆，这样就没有人能保护您了，所以逼着琼英姐这样说。”

“你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我怎么知道真相呢？”

“伯伯！唯一的真相是，谁要害您？谁要救您？如果我要害您，还会把证据毁掉吗？再说，您真能停止计算机的权力吗？议会想通过，人民也不依吧？如果有人问起来为什么让计算机停权，是不是要调查一番？伯伯投资的事一曝光，那是谁害您呢？”

第二十九回：江山故宅空文藻

猫捉老鼠玩完了，两人回到飞云梭上。衣红眉飞色舞地分析，她如何安排陷阱，如何改变策略，最后终于将周不倒扳倒了。

文祥静静地听着，他有点不以为然，用这种阴谋算不上光明正大。但是他也不能否认，如果不是衣红这种手段，以周不倒的破坏力，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绝对是既深且远的。再说，如果不是自己录下影音，后果也不堪想象。

他不好多说，又不能不表示关心，便说：“可是这也只做了一半，还有一半工作没有完成呢！”

“你是指节约能源的法案？急什么？一步一步来嘛，这种大事，一定要多掌握几位议员，才能一次竟功。”

“你凭什么说已经掌握了周议士呢？”

“简单，在恩威并用、损益兼施下，人没有不就范的。”

“我不相信有这样简单。”

衣红嘴一撇，说：“我就知道，刚才我那么危险，你不拖到最后就不出手！”

文祥忙解释道：“这不能怪我，文娃说多拖一会，好采证齐全。”

衣红赌气道：“采证重要，我的死活就不重要？你和王博士一样嘛，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

文祥急道：“如果不是这段录像，你控制得住周议士吗？”

衣红说：“那是另一回事！”

文祥说：“那要我怎么办？听你的，还是听文娃的？”

衣红说：“当然是听我的！快向我道歉！”

文祥说：“那样严重？”

衣红说：“是的！否则……”

文祥说：“好的，我道歉！”

衣红说：“要认真地跟我说，你错了！”

文祥诚心意地说：“我错了！”

衣红眼睛一瞪，说：“你错了？错在哪里？”

文祥见衣红笑容未敛，知道是在作弄他，便说：“我错在认识你！”

衣娃与文娃同声问道：“难道这就是人性吗？”

文祥说：“我们是在开玩笑。”

衣红却说：“我可不是开玩笑，没错，这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人与机器不同，机器是有规律的。你要用人时，不可以像对机器一样，下达指令就了事了。人心里头有很多暗礁，水流一遇到暗礁，往往会激起不可预测的漩涡。但是如果能从上游开始掌握，任水下流，你就会发现，河水最后总会回归大海的。”

文祥说：“你怎么对人性了解得这样深？”

衣红说：“学而时习之呀！我以前看了不少书，现在开始印证，慢慢就了解了。”

文祥有点不服气，说：“你真的了解我吗？”

衣红说：“嘎！我是指普通人的本性，你已经接近神了。”

文祥忙谦虚地说：“不敢当，不能这样说。”

衣红说：“真的，这世界有一百亿人，计算机当局选了你，当然代表你与众不同。”

文祥心里非常受用，却说：“其实这只是机会，我和别人没有什么分别。”

衣红说：“不必太谦虚，我们努力归努力，事实归事实。”

文祥说：“我只是觉得努力还不够。”

衣红笑了，说：“怎么样？我总算了解你吧？”

文祥忙说：“及格了！”

衣红哈哈大笑说：“及格了？我已经乘船从你的源头，一直走到海里了。”

文祥一想，果然上了衣红的贼船，半晌作声不得。

正当这时，面前出现一幅光影，是千奇和百怪二人。文祥一见，正好乐得下台：“你们现在在哪里？不是说要去加勒比海吗？”

千奇说：“我们现在就在加勒比海，可是计划改变了，刚才我们接到总部通知，说得到议会授权，要我们去中国支持你们。听说这件事很重要，可能牵涉到政策上的变革，到底怎么回事？”

文祥说：“说来话长，”他指着衣红，向千奇百怪说：“衣红你们记得吧？”

千奇笑着说：“记得？当局告诉我们，这次如果不是衣红，我们麻烦大了。”

衣红听了，很是受用：“真的？当局为什么要跟你们讲？”

百怪说：“老怪说得不清不楚！你已经成为全世界特遣队的偶像了！”

衣红笑得好不开心：“我看还早哩！”

千奇说：“老怪这次说对了，是真的。”

衣红说：“可是，就有一个人，他恨我入骨。”

百怪怒道：“有这种事？让我老怪斩了他！”

衣红笑着说：“那不行，我还不想要他死。”

文祥忙插口说：“你们来了几个人？”

百怪说：“那个待会再说！衣红，告诉我，那你要怎么办？一句话！”

衣红瞄了文祥一眼，说：“算了吧，先饶他一次，下不为例。”

千奇倒是看出了端倪，说：“大家都很忙，不能分身。黑老大叫我问你们，如果就我们两个人来，够不够？”

文祥说：“够了。”

百怪说：“文祥，你的佛珠给我看看。”

文祥依言举起右腕，百怪笑道：“我猜是情关过了吧？”

文祥点头说：“还有十关。”

百怪高兴地说：“恭喜，我现在放心了。”

文祥问：“你放什么心？”

百怪说：“至少我知道你不会变成同性恋了。”

千奇又问：“我们来北京吗？”

文祥说：“我们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请等一下，我要先查明大法王在哪里。”

衣红说：“我刚才问过了，大法王连遭打击，正打算从中国地区撤退。目前大法王和他的人员都在海南岛的五指山上。这里是下午四点，一个半钟

头后，我们在南端的三亚见面，今晚夜袭最理想。”

千奇说：“行！我们现在在海地，坐垂直梭二十分钟就到了，回头见。”

飞云梭上一应饮食俱全，两人进了点饮料点心，风尘仆仆，又直接飞往海南。文祥体恤地说：“累不累？这样飞来飞去，辛苦你了！”

衣红说：“辛苦？常言说得好，冷茶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受！”

文祥一肚子委屈，总算有机会一吐为快：“谁敢给你冷言冷语？这一阵子，只有你嘲笑我的分！”

衣红嘿嘿笑道：“你看！我对你多好？帮你把心底话都掏出来了！”

文祥才知道又上当了，急得满脸通红。衣红一侧身，倒在他的肩头，轻轻地说：“你是佛陀脑袋上能容苍蝇，让让我嘛！”

一下子是晴，一下子又雨，一会儿起风，一会儿大雪。文祥心中百味杂陈，颈子旁边一个不老实的小脑袋瓜，在那里钻来钻去，又酥又痒。这算什么呢？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烦恼，换个角度，又是人生莫大的享受。文祥抚摩着她的秀发，说：“只要你把我当佛陀就好，尽量爬吧！”

衣红坐正了，说：“我不爬了，布袋和尚说，狗屎是佛！”

海南岛位于中国的最南端，在北纬二十度以下，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这里光照充足，农作物一年三熟，物产相当丰饶。二十世纪末，在开放的大潮下，海南的经济政策转趋灵活，吸引了不少的外资，不久就成为经济发展的样板。

三亚有一位奇人楚平生，他是该地特遣队的负责人。楚平生原籍台湾，世代务农，他父亲拜台湾政府“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有了自己的土地。到了他这一代，刚好遇到经济飞跃时期，农地重划成建地。他把土地卖掉，得了一大笔钱，转营农产品加工以及一些轻工业，颇为成功。

台湾原为中国的一部分，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割让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收回。可是当时中国内乱，无暇顾及离岛。到了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中国改由共产党执政。一直到上世纪末，台湾都与中国处于对立状态。

人间的悲剧，皆来自愚昧无知，而愚昧无知正是人性由生命现象、跨入宇宙认知的重要桥梁。悲剧只是针对个人的感受而言，对宇宙进化，则是必经的途径。正如婴儿必须母亲阵痛以催生，否则，谁不愿无忧无虑地，永生待在子宫里？

人类文明就是人类生活的记录，也是自然进化到升华的左证。“文明”是静态的，以文明作为动态的变化认知时，便称为“文化”。不论文明、文化，没有安定的生活，人不可能有专心记述的机缘；没有深刻的体验，便无延续价值的内涵；再若没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就算有了记录，难以保存和传衍，有也等于无。

所有的文明都发源于河谷平原，那里有丰盛的水草，生活安定富足。居民世代面对重复循环的变化，最能适应的人，往往就能成功地生存。然而，文明的进程并非以“人种”为主体，而是以地缘为重心。人种来来去去，在一个生存条件优渥的地缘上，不断地留下他们的足迹。这些足迹就是人类文明，能够解读这些足迹，就能透视时空，进而了解宇宙进化，得到智能。

那么，地缘又是什么呢？当然是指在地球上，基于地球物理条件所行

生的各种自然环境。其中包括了空间因素地形、地势和位置等条件。以及随着时间变化的气候，各种天然资源、人文状况的消减、增长等。

自然环境在地形上比较明显，空间大规模就大；地势上则视有无水土或攻防之利；位置是能量聚集的场，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与灭亡，都脱离不了这些因素。

在时序上，古人在自然环境中，从无到有，发现了四时有序的规律，并能利用及配合这种规律，发展出赖以生存的农业。农业是稳定的力量，但因受限于地缘条件，一地生产的物质难以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求，于是运有输无的商业相应而生。商业是沟通的管道，扩大了人类的认知经验，也促使各种文明的混合与动态文化的“灰化”。

文明的混合有利有弊，但灰化则是某种文化败亡的征兆。最容易灰化的是语言，因为语言全靠声音传承，声音是动态的，随着各种条件不断改变。一种语言一旦灰化了，即代表该语言不复存在，历史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够经久不变。

再其次是观念，那是存在于思维中的一种网络状态，源于观察者对观察“对象”之本体及其功能的认知而产生。由于没有两个人有绝对相同的认知，交流的结果，个人的观念也随时随地在改变。不过观念虽然常变，却永远离不开对象的体用，因而观念很难灰化、容易混合。最原始的观念就算有错误，也是有迹可循；而混合的认知，可能是正面的开拓，乃致另起炉灶，但也可能终于随机数。

中华文化的源头在黄土高原，远离海洋，是世界上仅存的古文明，也是唯一的非临海三角洲文明。其它诸如中东的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等，早已受到海权兴盛的影响，在文明体制尚未稳固时，就被外力侵略同化，丧失了原有的特色。

黄土高原最大的特色，是北温带的稳定气候，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各有景观。老祖先观天察地，发现万变不离其宗——不外动静而已。但是在层层动静之下，又有各种规律的组合。经过一代一代的努力，终于被设计成一种中性符号，即“八卦”。

八卦其实是八种分类的观念，这种纯抽象的分类观，正是人类迈向抽象思维的第一步。早期的中国人，利用这种分类的排列组合，作为预测事物变化的表征。利用占卜的方法大量搜证，而统计分析的结果，颇多与事实相吻合的实例。人们以事物形象的分类，记载占卜的结果，象形文字由是而生。

及后，人的认知逐渐累积扩展，文字的代表性更为完整。对中国人而言，占卜是一种理解规律的法则，因此文字亦以表达理解的规律为特色。于是《连山易》、《归藏易》及《周易》产生了，因为有“易”的规律，能够解释各种玄秘未知的现象及因果。因此，早期中国人成为少有的无宗教民族，中华文化也成为无宗教色彩的文化。

中国文字侧重表达规律，故不重视发音，几千年以降，中国人“同文同种”的认知，就是未受到语音灰化的正面结果。其它文明则不然，若是语言与文字同轨，一旦语言灰化了，则文字亦不复存在，文字不存，文明就此颓圮。

由于“易”道，中国人早就相信宇宙中有一定的法则和道理。三千年前，老子在无意中留下的《道德经》中，第一章就指明：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宇宙既存在由无到有的真实，人只要无欲不私，就可以顺性而为，直达玄妙之门。

此即人生之“道”，奉行者称为“道家”。这种顺应自然规律的态度，是智能最真实的本质，经过几千年的熏染陶冶，早成为中国人根本的禀性。

周易根据八卦的组合，衍为六十四卦，周文王着爻辞，孔子着《十翼》，作为一种人生事务的规律。这种规律实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便有了“儒家”。

了解了自然之“天道”，又实现了人世的“人道”。中国人在春秋战国之际，观念完整，认知明晰，诸子百家竞相争鸣，人称文化盛世。及至汉朝，印度的佛教传入，专谈人与“心”的关系。中国人发现那正是天与人之间、中国文化未曾触及的一块净土，于是又将佛理吸收融合。到了宋代，在宗教上出现了禅宗，而在认知上，遂有了理学。

当中国满足于道释儒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之际，中国人对人生的认知，已经进入一个冬眠的茧壳。人生存在天、地、人的环境中，“天”指的是规律，“地”为因规律而生成的各种现象，“人”则是体会认知这些现象的枢纽。

中华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人说是发辫、饮食、鸦片烟。当然那是白种民族优越心理下的补偿。但是中国人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在一九九八年以前，在中国十几亿人口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说出，什么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当然是指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华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人，将其对生命的认知与意义，以适切的文字记载之，使传之久远，用以指引后代子孙，借温故以知新，进一步行向康庄大道，迈向宇宙进化的终极目标！

因此，“中华文化”可以定义为：“在‘中华’这块土地上的一代代人民，以‘文’字记载其认知，用以‘化’育后裔的一种内涵。”

不幸的是，当中国满足于“尽善尽美”的中华文化时，其它地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场新的进化风暴，一种物质文明，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下诞生了。

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法文意为“再生运动”），是种自发性、无组织的过程。中世纪初期，欧洲长期在古希腊及罗马文化影响下，生存崇尚自由；生命依赖理性思维；生活则追求美与善。自基督文明兴起后，罗马教会联合各地贵族，实施领土世袭、阶级分割的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贵族亲亲戚戚为贵族，奴隶世代代为奴隶。不仅导致人民生存的不平等，又造成了生命的桎梏，最终必然引起生活的困苦。

十四世纪时，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贵族间权利斗争激烈。佩脱拉克是位诗人，他被斗败，丧失了贵族头衔，因而流浪各地，记述了一些当时的状况，因而引发了新的省思。当时的奴隶不能接受教育，当然不可能表达他们的心声。但那些已不是贵族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有些人生活在不是人类所应有的环境中。

最先呈现出这种反思的，是诗人及画家的作品，诗人用语言及文字，揭示了人性深处的呐喊；画家则用笔色彩，直接勾勒出他们眼中的真实人生。

诗人及画家是介于贵族和奴隶之间的一种边缘族群。贵族需要他们，以粉饰奢华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只持有奴隶地位，永生在两个世界中游走。

然而，春天终有到来的时刻，当诗歌、绘画透露了些许讯息时，随着航海术的精进，通商又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进一步，工业的种子也在萌芽，中产阶级大量兴起。他们也曾是贵族，却将农地改建成工厂，农奴变成了工人。他们或许丧失了贵族的身份，却经常是贵族的上宾。因为贵族阶级挥霍无度，寅支卯粮，不得不把土地质押给这些中产阶级商人，以便维持他们耽乐的生活水准。

于是商人成了新贵族，他们更重视生活素质，要求名画家为他们作画，希望享受优雅的诗歌、音乐盛宴。但是封建制度是为贵族设计的，生活享受是封建贵族的禁脔。贵族或能容许商人趾高气扬，却禁止他们分享禁脔。

斗争的结果，连宗教也卷入了，商人为所欲为，甚至可以购买赎罪券，有了钱便可在天堂中继续享受。于是天主教分裂出了新教，梵蒂冈的力量式微，贵族节节败退。法国大革命后，贵族全面溃败，掀开了西方重商主义的新页，奠定了物质文明的基础。

重商主义只是泛称，直到大卫·里加度的《经济论》与亚当·史密斯的《资本论》问世后，资本主义才逐渐成形。在利欲的前导下，工业与资本成为两把尖刀，立竿见影的物质效应，立刻席卷天下，整个欧洲都投入了这场战役。

资本主义是进取的，透过航海的扩张，开始了全球人民的浩劫。非洲人变成了劳动力的奴隶，亚洲人则成为待宰的牲畜。最后连欧洲人自己都成为急待解放的族群，借着民主自由的口号，暂时宣泄了人性的压力，同时也失落了人类的心灵。

资本集中了，生产蓬勃了，但是享受者只是极少数最顶层的资本家。能量失衡，分配就不均，分配不均，人因不平而鸣。第一个鸣声来自共产主义，很快就在俄国站住了脚跟。甫进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阵营的角力，就成为世纪风暴的动力。

由于全球资源的分配，早就在工业先进国的掌握中，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只能诱使落后贫穷的国家遵从奉行。然而马克思所未及见的，是二十世纪正好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真正的资源是知识，而非地底蓄藏的煤矿。

资本主义的信徒先一步释放了知识能，劳力生产的结构迅速改变，资本的性质不再局限于“资金”。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及精力，仍未能将人性需求物质的本质克服。徒然为反对而反对，最后迷失在自我斗争的漩涡中。

于是，接近世纪的末期，资本阵营在修正后稳定了，以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为号召，全力追求生产消费的成长。共产世界则刚刚相反，他们追求的是公正平等，但因违反人性的私欲，故必须紧缩严控，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幸，物欲的需求有如泄地的水银，随着与知识共同成长的传播媒体，简直是无孔不入。终于，共产主义也面临改变的压力，不幸却找不到新的方向，唯一可行的，正是敌人辎重车所遗留下来的轨辙。

中国当然不能自免于这场风暴，不幸的是，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下，完美代表了停滞。

中国被称为睡狮，要摇醒睡狮并不困难，难在如何让醒后的猛兽，尚能维持灵慧的头脑。

更不幸，在醒后第一口吞下肚子的，不是急需的养分，反而是时代的排泄物。中国就此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怪兽，一直摇摇晃晃，没有办法站稳。

在天地人三才结构中，如果把“地”修正为物质，则天地人的关系更能符合人生真实。物质文明本为人生真实的一部分，只是在知识尚未普及之前，人不可能有普遍的智能，没有智能，人就会迷失在物欲的醉乡中，不能回归本体。

物极必反，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兴起所谓的“五四运动”，为了救国强种，决定全面向西方靠拢，彻底扬弃中华文化的根本。一批知识分子，在一知半解下，贸然引进了“科学”、“民主”，采用“白话文”，心甘情愿地搭上了世纪彗星的尾巴。

在每个人都有不同解读的情况下，在上者个个自以为是民族救星。中国人民却饱受了三十多年的内乱及外患。最后，共产党以二万人起家，在几个月内蚕食鲸吞，把国民政府的数百万大军逼到台湾。

自四十年代后，中国表面上是安定了，只是仍未找到应行的方向，仍然摇摇摆摆。

水清无鱼，自七十年代起，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发现，意识型态是无止境的战场，不如放在一边，转以国家力量为优先，因而进入改革开放阶段。

而台湾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脚步，走的是西方半开放式自由经济路线，以及政党式民主政治。在美国的协助下，地小人稠的宝岛，以一种来料加工的生存方式，凭着人民的刻苦耐劳，省吃俭用。经过四十载含辛茹苦，终于博得了衣食父母的信赖，由当初的“被猎食”者，一举迈入“掠食兽”的阵营，而被戏称为一条“小龙”。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国力稳定了，就注目于国家领土完整的历史使命。首先于一九九七年，完成了香港回归的仪式。那是百年前大英帝国强迫中国人吸食鸦片，中国反抗无力，赔款割地，所遗留的伤痕。接着又于一九九九年收回了澳门，自后便将全部精力放在台湾问题上。

面对中国的回归呼吁，多年交恶的骨肉，必然不免尴尬的感受。首先是大陆并不能代表正统的中华文化，其次台湾经过几十年的西化，早已用“利”取代了“义”，以“私”替换了“公”。国家民族观念荡然无存，上焉者以钱赚钱；中等人以能力赚钱；无能无力者，或偷或抢，人人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效法犹太人，四海为家。

因此，一听到回归，台湾内部立时分裂成三个集团，认为赚的钱还不够多，享受得还太少，力求保持现状的占大多数。而怀抱理想、要求独立成为开国元老的，或者是响应回归，认祖归宗的，则平分了剩余的一小半。

对已经屈辱了数百年的中国人来说，孰可忍？孰不可忍？拖下去是有负子孙，让台湾独立则相当于亡国绝种！于是中国订定了策略，第一步是全面封锁台湾的国际发展空间，双方各投下近百亿美金的凯子外交。实际上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投机性慈善行为，但在一九九九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双方遂私下协议熄火。

其次是以商围政，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台湾的企业到大陆设厂。当时正值台湾工业转型期，劳力、市场、资金都呈现出失衡的状况，移师大陆，正好解决双方的需求。但是台湾当局喊出了“戒急用忍”的口号，导致双方关系倒退。甚至祭出了各种“南向政策”、“西进政策”……总之，只要能摆脱大陆的影响，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反应，所谓“邻居交恶靠拳头，夫妻反目用刀口。”大人斗气，子女受气。在大陆，很少人把台湾当一回事；但在台湾，“妾身未明”，人人心知肚明，独立毫无可能，投降又非所愿。于是产生了一种逃避心理，将人们疯狂地驱向股票市场、赌场，只求麻醉于一时。再若能大捞一笔，就随时准备到外国做寓公。

中国对台的最后一个策略，是改变美国人庇护台湾的态度，先以战争威胁，再以和谈号召。美国基于庞大的商机，终于逼迫台湾走上了谈判桌。一九九八年，一场历史性阶段任务的“辜汪会议”，落下了中国人悲剧命运的大幕。但是，中国的统一大业，则尚须等到二〇二二年才露出曙光。

楚平生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是忠君爱国的标准信徒，当台湾政府喊出南下、西进时，他义无反顾地，把大儿子楚一功送到印尼经营木材；二儿子楚二名派赴泰国做食品加工；三儿子楚三利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负责进出口，四儿子楚四禄，则到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去生产五金器材。

料不到，一九九八年，东南亚泡沫经济崩盘，除了四禄还在苦苦撑持外，一功遇到反华暴动，家被烧了，木材开采权被收回；二名完全破产，血本无归；三利又遇到总理马哈地与副手安华交恶，外汇全面管制，事业陷入危机。

楚平生镇守台湾，真是如坐针毡，一日三惊。更糟的是，他的股票跌停，最后终于周转不灵，宣告破产。

破产不过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游戏规则，却不为台湾的黑道所认同。楚平生的一个工厂有点债务纠纷，破产后，黑道上门，认定楚平生赖债。几经谈判，楚平生实在没有能力偿还。最后黑道派人到菲律宾，将四禄绑架了，以撕票告终。

为了逃避黑道的追杀，楚平生只身遁往海南，在英州镇开了一家小吃店，隐姓埋名，苟颜偷生。历经时代的变革，楚平生已经是九十高龄的人瑞了，借着长生手术，他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仍是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

几十年来，他一直独居，唯一的兴趣是钓鱼。一有空，他就到“天涯海角”附近海钓。说也奇怪，左右邻居从来没有见过他钓回一条鱼来。

他店里有个叫史成威的伙计，还有三个生化人帮忙。由于他待史成威如同己出，史也感戴于心，总希望有所回报。

有一天，他在“天涯海角”附近的一处乱石岗边钓鱼，被史成威看到了，史便买了一条活鱼，穿上潜水衣，潜到水里，打算把鱼挂到楚平生的钓钩上。

那乱石岗上钓客不多，等史成威找到楚平生的浮标，再循线看到鱼钩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钓竿上没有鱼钩，线的末端，只是一块小石头。

史成威决定开个玩笑，便把鱼系在线上。谁知楚平生一任浮标沉到水底，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

史成威耗不下去了，他游近楚平生，劈头便问：“老板，您在钓鱼吗？”

楚平生由回忆中转回，一见是史成威，说：“喔！是你！你在潜水？”

“老板，您的浮标沉下去了。”

楚平生一看，说：“让它沉吧，不要管它。”

“那鱼怎么钓得上来呢？”

“唉！鱼也有家有小，你忍心破坏它的幸福吗？”

“可是，我们餐馆里不也供应活鱼吗？难道那些鱼没有家小？”

“是呀！你说的没错！”楚平生下定决心：“以后不卖活鱼就是了。”

“可是死鱼原先也是活鱼呀！”

“简单，不卖鱼，也不卖肉了，改开素菜馆子。”

史成威没想到会落到这个结局，他是个饕餮客，吃素等于要他的命，他反驳说：“您怎么能说植物没有家小呢？”

楚平生翻然醒悟，兴奋地握住史成威的双手，诚恳地说：“谢谢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我来这里真正的目的不是钓鱼，我一直在想，今后漫长的岁月，我该怎么办？这一刻，我终于想通了。”

史成威受宠若惊，说：“您想通了什么？”

“我的那间小店让你经营，我打算去做义工。”

“义工？什么义工？”

如此这般，楚平生便参加了特遣队，成为当地的负责人。

文祥和衣红一到约定地，楚平生就出现在两人面前，他伸出手来，对文祥说：“在下楚平生，欢迎文先生光临。”

从他的手势中，文祥知道是所谓的“自己人”。这次文娃学乖了，主动解释说：“没错，他是此地的小组长，今后一律由我们来确认，以免有误。”

文祥又介绍衣红，说：“这位是衣红小姐。”

“我知道，久仰大名了。您比我们看到的影音年轻得多！”楚平生说。

衣红大方地伸出手来，一握之下，才发现此人手劲特大，连忙把手缩回去。

楚平生问：“怎么？是不是我太过热情，用力太大？”

衣红红了脸，笑说：“不是！以后找机会再比划吧！”

楚生平带着二人走到海边，这里的海滩是开放的，属于计算机城的一部分，海南又是国际观光胜地，游客甚多。这时已是黄昏时刻，但热带的太阳经常流连不去，尚自斜挂西边。楚平生找了一个较为隐僻的阳伞雅坐，三人坐了下来。

由于电离罩的关系，太阳和煦而不强烈，沙是温的，而海水也经过调节，并不寒冷。

嬉水的大多是年轻人，躺在沙滩上的男男女女，也都携带着手提式虚拟实境器，在太阳底下，继续做白日大梦！

楚平生四下张望了一会，确定没有问题了，又开启了音障。这才说：“我们一定要小心，他们的势力太大，老汉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世事也看了不少，从来没见过像他们这么严格的组织。”

“老汉？你多大岁数了？”文祥问。

“我猜有八十五、六岁吧？”衣红肯定地说。

“姑娘真有眼力，我今年九十。”

“九十？”衣红大为失望，她喜欢向未知挑战，近来又颇有心得。

“你怎么看出来的？”文祥不解。

“他自称老汉，一定在六十以上，外表看来只有四十，当然是动过手术。人想留住青春，却难免还受意识型态影响。好吃懒做的人，希望永远二十岁；要维持身份的人，便停留在五十岁；喜欢做事的人倾向于四十。楚先生参加特遣队，当然是个做事的人，问题在真实岁数是多少。这一点，由刚才的握手过程中，我猜起码在八十岁以上，因为年纪大了，力道不好控制，难免会

多用点力量。”

楚平生一听，大表佩服，说：“姑娘一定学过心理学！”

文祥笑说：“岂止！她还学过阴谋学、坑人学，小心哪天你得罪了她！”

楚平生连说：“不敢！不敢！”

衣红也笑道：“楚先生第一个不敢是真的，第二个是假的！”

楚平生诧异道：“此话怎讲？”

衣红说：“说第一个不敢时，没有细想；说第二个时，心里在想‘哼！凭她？我一拳就把她打倒了，我有什么不敢的！’”

大家说笑了一会，谈起正事，才知道大法王借着宗教的团结力量，将这一带的信徒组织成一个坚强无匹的团体。三亚是个海港，法王的集团拥有多项航运事业。在这个时代，人人享乐至上，想赚几个贝币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大法王本人，率领着一干喽啰，住在五指山下一个高级社区中。他早已将整个社区买下，装置了各种安全设施，任何人只要一接近该区，立刻有警卫出现，将人驱离。

楚平生感慨地说：“想当年在台湾，人民民主素养不足，政府为了控制选举，最初拉拢黑道及地方势力。到后来，黑道及金权坐大，政府再来扫黑。有一次，一位高层官员，到我们那里参观。他对我说：‘我们政府为了人民的福祉，一定会根除黑道！’

‘我本来不想说什么，但他越说越来劲，不但用大帽子压迫我们配合，而且自命为千古第一英雄。我忍不住了，问他说：‘你这个政府官员能做一辈子吗？还不是人在政在，人去政亡？可是黑道已经成了气候，他们可是终身职，你来，他去；你去，他来。

结果呢？你们当官的成了英雄，我们老百姓成了夹心饼干，两面不是人！’

‘他火大了，说：‘如今黑道泛滥成灾，就是你们这种人姑息养奸的结果！’

‘我说：‘或许吧，我只知道黑道存在了几千年，从来没有改朝换代过！他们讲究信义，堂有堂口，帮有帮规。可是我们伟大的政府始乱之，终弃之，江南案就是个例子！

现在，借着民怨，要把所有的龙头老大关起来，美其名为扫黑。我可以在此预言，原先黑道还坚持一定的原则，替政府约束一些法外之瘤。等这种有约束力的组织一瓦解，小喽啰失去了管头，四处流窜，将无恶不作，抓不胜抓！’

“当然，他不会听我的，而我的预言不幸成真，连自己都成了受害者。我逃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远离那犯罪率日益高升的罪恶世界。

“老实说，法王的团体比起我所知道的黑社会，要有组织得多。我今天只是给两位建议，最好不要学台湾那种‘摘豆荚’的扫黑方法。大法王还在时，有头有脸，有名有姓，出了事总有个头绪。等把大法王除掉了，组织一乱，下面的人失去了约束力，将无恶不作，等于是让癌症扩散，到时就麻烦了。”

文祥一听，大开茅塞，连连点头，说：“有理！有理！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呢？”

楚平生说：“我不知道大法王又干了什么坏事，但是我敢说他从来没有

安分过。不安分并不是过错，更何况安分的人也会犯错。再说，不安分的人犯了错一看就知道，安分的人犯错却是无迹可寻。问题在所犯的错误别人能不能忍受，会不会被人发现。人要生存，就得补充营养，可是别忘了，吃饱喝足了，如果不把多余的排泄出来，人就会生病。而人所排泄出来的，对其他的生命说来，可能是种灾害，也可能是营养。我认为大法王的事，要看他犯的错误有多严重而定。”

衣红说：“他要推翻计算机当局！”

楚平生吃了一惊：“可能吗？”

衣红说：“不管可不可能，这是他终生的职志！”

这下子楚平生无话可说了，他想了半天，时而摇头，时而点头。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不安分到这个地步，我弃权，你们两位作主罢！”

衣红诧异：“这有什么为难的？要考虑那么久？”

楚平生说：“两位有所不知，我是上一个时代的过来人，那个时代刚好是‘造反有理，叛国无罪’的巅峰期。因为美国拜物质文明之赐，成为二十世纪的超级强权。而大部分美国人民的上一两代，多多少少都曾遭受政治迫害。因此他们强调自由平等，尤其喜欢强迫其它国家接受这种价值标准。

“台湾是喝美国奶水长大的，所以上下一心，除了没有举行公民自决，投效星条旗之外，老大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一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当中国在一九八九年发生‘六四事件’时，我是举双手赞成的，甚至希望中国政权马上崩溃。所以，我一听到大法王要推翻计算机当局时，第一个反应是他当然有这种自由，我们不应该阻挡他。

可是，我再站在全人类立场考虑，这便是个严重的课题了！

“两位！说老实话，我不大喜欢今天这种生活方式。但是我却认为，这是人类从古到今，所能得到的最理想际遇。不论如何，我不希望人类开倒车，回到过去那个时代！

尤其不愿见到大法王把我们也纳入他的组织中。”

衣红说：“那该我们欢迎你了，大法王在全世界设立了十多个基地，当然，如你所说的，把法王除掉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不斩草除根，恐伯遗祸无穷。”

楚平生说：“不过，大法王与黑道不能相提并论。黑道是社会问题，流毒会影响人民生计。而法王是政治课题，他的组织应该可以用理性化解。”

这时，千奇与百怪也找来了。大家寒暄后，千奇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文祥，你还记得人类自觉会的那几位长老吧？”千奇说。

“记得，他们又怎么了？”文祥说。

“他们已经侵入地函了，利用了一种分子膨胀理论，正打算改变赤道的转矩。”千奇说。

“那会怎样呢？”文祥问。

“地球会乱转一通，你玩过陀螺吧？如果陀螺不够圆，就无法顺畅地旋转。”

“怎么人们心狠手辣到了这个地步？”楚平生感慨万分。

“我看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衣红说。

“对！”百怪一拍大脚，说：“给你说对了，我的看法也一样！人再狠，也不会把自己给坑掉！”

“我们动作要快，老大限我们二十四小时内回去！”

衣红摇摇头说：“你们如果要回去，我们也没办法，只是这边恐怕急不得！”

“急不得？”百怪问：“为什么？龙潭虎穴也不过个把小时就够了！”

衣红说：“我们不只打算逮住大法王而已，我们要感化他！”

千奇不以为然：“姑娘！感化大法王？”

衣红胸有成竹地说：“我已经感化了周不倒，不相信感化不了大法王！”

“感化了周不倒？”那三个人异口同声，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奇说：“当局说你让周不倒批准了清剿大法王的计划，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了！”

“如果我没有听错，周不倒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是吧？”

衣红说：“没错！当然，是有条件的！”

百怪问：“什么条件？”

衣红说：“感化大法王！”

百怪问：“为什么？”

衣红说：“周不倒之所以听话，是我当时利用法王耍了一点小手段。”

楚平生想了想，说：“衣红小姐，你这样说，周不倒应该认识法王才是！”

衣红说：“这事非常复杂，我不便多说。总之，我是先抓到了周不倒的小辫子，现在要去找大法王的破绽。最好能先结识他的部下，再设法套些情报。”

千奇说：“你打算耗多久？”

千红说：“三两天是少不了的。”

楚平生说：“我知道一个清真馆，法王几个亲近常去那里。”

衣红说：“好极了，我们就从那边下手吧。”

那个清真馆风格很独特，外观是清一色的嵌花磁砖，拜占庭式的廊柱，圆顶穹门，一派异国风情。里面的工作人员，男性一律穿著宽大的白长袍，女性是短背心、灯笼裤，还戴了面纱，只露出两只迷人的大眼睛。

一进门，要先脱鞋，人人赤足而行。内厅很大，约有五十坪，洁净异常。进食的客人都是围着宽大的矮桌，席地而坐。

客座分成四区，客人以汉人最多，其次是回民，还有少数黎人和一些欧美游客。侍者将五人领到汉人区，楚平生指着有回人的地方，向侍者说：“我们想坐那边。”

那侍者礼貌地说：“先生，这是本店的规矩，你只能坐这边。”

百怪说：“你凭什么决定？我们未必是汉人。”

侍者说：“我们是根据客人的服饰分类的。”

百怪说：“那简单，我们衣服是带来了，只是没有穿上。”

侍者说：“只要有‘小白’，我就可以带你们过去。”

百怪立刻从身上掏出五顶白色小方帽，交给各人顶在头上。那侍者一见，态度立变，很客气地说：“请原谅，这是东家订的规矩。”

百怪说：“不怪！不怪！给我们上道地的清真席就好。”

大家就坐后，侍者先送上一盆水，楚平生忙说：“各位请，我就不客气了！”说完便就着水洗起手来。四人依样画葫芦，各各洗了手。待侍者离去，楚平生才悄悄说：“这一区一定是他们自己人的座位，规矩相当多，我们只要学隔座的动作就是。”

百怪说：“老楚，难道你没有来过？”

楚平生难为情的笑笑：“牛羊不合我的脾胃。”

这里不作兴点菜，桌上先摆得满满的，吃不完就堆着，吃完了再上，直到客人离席为止。席间，到处都有人歌舞，有穿著暴露的肚皮舞娘，也有随兴下海的食客。乐器不外琵琶、七弦琴、横笛、响板、鼓和小手鼓，歌者舞者自由来往在走道上。

衣红一见食物要用手拿，她宁愿不吃。百怪本是老饕，尤其是烤全羊、羊杂串等，他吃得不亦乐乎，满手满脸都是羊油。

客人越来越多，衣红嫌吵，楚平生说：“桌旁有音障开关。”

衣红把音障打开，发觉竟然无效。楚平生把侍者叫来，侍者说：“请原谅，一般客人到这里，都是来找乐子，自然越热闹越好，音障从来没用过。上次也是这样，有几个客人一定要隔音障，没办法，我们只修好了几桌。”

衣红灵机一动，用指语问衣娃道：“你能控制这里所有的音障吗？”

衣娃说：“可以动用微波音讯网络，但是你得指定明确的方位。”

楚平生对侍者说：“我们现在就要，能不能现修呢？”

那位侍者面有难色，他看了看左前方，说：“那修好的几桌也坐满了，对不起。”

千奇个子高，随着侍者的目光望去，看到还有一个空席。其它地方果然都是满坐，门口还有不少人等着进来。

千奇指着那空席说：“怎么那里还有空位呢？”

侍者说：“那是保留席位，已被人买去了。”

千奇奇道：“没听说饭店的席位还可以卖的。”

侍者说：“是贝林航运公司的！人家连我们整个店都买得起。”

千奇又问：“他们会来吗？”

侍者说：“当然，我们的菜色好，有时他们的老板都会来哩！”

衣红说：“别管音障了，我们就听听音乐吧！”等侍者离去后，衣红问楚平生道：“法王那些手下，你都认识吗？”

楚平生摇摇头说：“我只认识两个亲信。”

过了一会，原本空着的那席也坐满了，衣红指示了位置，叫衣娃把这一桌的声音与外界隔断，同时把那一桌的声音引进来。

那桌客人显然是法王一伙，他们一入座，便把音障打开。尽管如此，他们口风仍紧，谈话中不露一点痕迹。

一个肚皮舞娘见他们吃得差不多了，便过去凑兴。座中有个小伙子，口里还噙着一块刚捞出来的羊兜子，望着那骨肉匀停的舞娘，乐得合不拢嘴。一个稍长的小胡子打了他一下，说：“小心弄脏了衣服，王妃会骂人的！”

“去你的！她也算王妃？”

衣红耳尖，说：“就是他们！”又指指说话的两个人，问楚平生：“你有没有办法弄点真情报给那个小胡子，或者是那个嘴边挂肉的年轻人？”

“什么情报？”楚平生问。

“随便，只要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就好，明天再给假情报。”衣红说。

楚平生会意，起身说：“应该没问题，等我出去找几个线民。”

百怪最会搞情报，他说：“这种事简单，老楚！我跟你去！”他也站起来，与楚平生一同出去了。

衣红是想弄假成真，让大法王认定周不倒将不利于他，一怒之下，果真发布暗杀令。

这一来，周不倒才会真正臣服。其次，让大法王见识一下，当局已经开始转变，说不定他会衡量情势、偃旗息鼓。

千奇同意第一个步骤，但是不相信大法王会知难而退。

“为什么？难道真有人追求失败吗？”衣红不服气。

“姑娘！你相信你能说服大法王吧？”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法王这种败而不亡的狠人，目标从来没有动摇过！你应该了解他才是！反正人已长生不老，十年不成，还有百年，百年不行，总有千年吧？”

第三十回：云雨荒台岂梦思

他们桌上菜肴虽多，但是衣红没有沾口，文祥食量不大，千奇与楚平生也都是点到为止，一只烤全羊虽然只切上来八分之一，看上去几乎没有动过。隔座有个青年，一直斜着眼，偷看这边的一举一动。

衣红早就练就了用“余光”观察的本事，一般女孩子多半本能地知道在人群中，哪个人的目光射向自己。但那只是本能，衣红发现，只要把视线聚焦在远处某一点上，再把注意力分散在焦点附近，眼珠不动，就能察觉很多细节。

千奇离那年轻人较近，衣红便说：“千奇大哥，你旁边有个青年，好象没有吃饱，把那块烤羊肉送给他吧！”

千奇转身，向那个青年打了个手势，退出音障区，对那人说：“我们人少，食物太多，那只羊你有没有兴趣？”

那青年一听，大为兴奋，却说：“羊？嘎！我桌上的都没吃完呢！我只是觉得那位姑娘很美丽，想结识她，可以吗？”

千奇哭笑不得，这种事哪能越俎代庖。他指指年轻人，又指指他们的桌子，只见衣红点了点头，他只好对那男子说：“那么请过来坐吧！”

那青年毫不客气，一屁股坐了下来，说：“你们有音障真好，我快被吵疯了。”

千奇便为他介绍说：“这位姑娘叫衣红，这位是文祥，在下千奇，我们是来观光的，请问小年青怎样称呼？”

青年说：“我叫马维邦，从新疆来的，衣红姑娘轮廓很美，是不是维吾尔族的？”

衣红笑说：“谢了，我没去过新疆，请吃羊肉吧！”

马维邦说：“这里的羊肉不好吃，姑娘有兴趣，不妨到我们新疆吃去。”

衣红摇摇头说：“我不吃羊肉！”

马维邦大为惊奇：“不吃羊肉？那你怎么长得这么美？”

衣红调侃他说：“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化妆术比羊肉还管用哩！”

马维邦摇摇头说：“不可能，我专做化妆术生意，最高级的还是要靠羊脂。”

千奇笑着说：“那你是‘化妆’专家啰？”

马维邦大言不惭地说：“还可以，昨天我给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化过

妆，现在看上去只有二十来岁。我这是传统方法，与计算机化妆不同。”

千奇问：“怎么不同法？”

马维邦说：“我不知道计算机怎样化妆，我是先用秘传的药水，把皮肤上的毛孔泡开，再用特制的羊脂精按摩搓揉，就可以常保皮肤光泽有弹性。”

千奇这才知他谈的是美容术的化妆，那只能保持两三天，要经常维护，与千奇所想的变容、易容等化装不相干。这种人多半是江湖术士，出入公共场所为的是要拉生意。

衣红一时心软，反把这种人当作客人请了进来。

千奇怕衣红不解，便点明了说：“你是看这位姑娘需要保养，来做生意的吧？”

马维邦忙道：“不，衣姑娘根本不需要化妆，已经够美了。我是在等生意，希望昨天那位女士再来，她很大方，又不是本地人……”

难道他说的是周琼英？衣红忙问：“你知道她姓什么吗？”

马维邦摇头说：“干我们这一行，不便问客人的姓名。”

衣红失望地说：“可惜！否则你可以赚一百贝币。”

马维邦跳了起来：“一百贝币？姑娘你希望她姓什么？”

“有没有可能姓周？”

“姓周？当然！唉，我该死，没错！”

衣红又问：“她今天还会来吗？”

马维邦得意地说：“就是今天不来，明天、后天准来！”

为了这一百贝币，他什么都不管了，站起身来，睁大眼睛，全场做地毯式的扫描。

大厅中人来人往，有些客人走了，马上又有新来的补上。

前面小胡子那桌，也有人过来交头接耳，只可惜声音太小。衣红用指语通知衣娃：“能不能把那几个人的悄悄话传给我听？”

衣娃说：“我怎么判断是悄悄话？”

衣红说：“两个人讲话，嘴对着耳朵，距离二十公分、音量五分贝以下。”

衣娃说：“这种标准目前没有。”

衣红还在考虑，如何定义悄悄话，好让衣娃理解。却听马维邦大叫：“你看！那不就是她吗？”

衣红马上对千奇说：“快！文哥说你很会易容，快给我换！”

千奇更不答言，随手取出一张静电膜，往衣红脸上一敷，面孔立即变了。接着又替文祥换了一张面孔，前后不过十几秒钟。

马维邦在一旁看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衣红急问：“她在哪里？”

马维邦指着对角的角落，一位身穿唐装的女子，说：“你看，那不就是她吗？我的一百贝币呢？”

衣红差点没气疯，马上与文祥又卸了妆。

这时百怪进来了，向千奇使了个眼色。千奇拉拉文祥与衣红，三人起身便走。

到了外面，百怪说：“老楚出的点子真好！对方相信了！”

衣红说：“是我出的点子！”

文祥忙说：“红妹，是谁的点子有什么关系呢？”

百怪马上改口说：“当然是姑娘的主意，我是说，老楚找到一位线民，

叫他传话。

说今夜九时整，当局有行动，在五里坡一带，所有计算机都会当机。”

衣红说：“说计算机当机有用吗？”

百怪说：“他们最吃这一套，他们自己有一套超级计算机，常常宣传当局不可靠。

我们也与当局谈过，他们愿意配合。”

衣红说：“你怎么知道对方相信了？”

百怪说：“我们一直等到那小子回来，他领了一个大赏！”

大家好好地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果然五里坡一带，计算机莫名其妙地中断了一个小时，造成居民极大的不便。这样重大的事件，居然事先没有通告，于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如果计算机也会当机，是不是终有一天，天堂也会崩坍呢？

最出风头的，便是昨天传话的那小子，半夜里就有几个彪形大汉把他请去。那小子解释说，他是在清真馆无意中听到几个人谈话，说要停机一小时，由九点到十点，好改装什么设备的，还打算抓人等等。

随后，就有人到清真馆，全面改装音障设备。甚至还有好几个人说，他们梦到清真馆下有一条地下道，有很多重型机械操作不停。

文祥等五人改装成黎族男女，先到五指山下走了一遭，把一应地形地貌都记了下来。

千奇最擅长临场指挥，计划中，他将带三十名特遣队干员、六十台机器人，由正面佯攻。

百怪则另外带领二十名干员和五十台机器人，在山后骚扰。另外由楚平生和他的三十名干员，在后方策应。

既是当局发动要捉拿大法王，规模当然不能太小。可是真要将大法王一举擒住，又失去了教化的意义。所以，必须做得煞有其事，却又乌龙百出才好。

真正的戏码，则由衣红负责编导，她准备了三个方案，由她和文祥在后方执行。最理想的方案，是让大法王相信周不倒出卖了他，发出暗杀令。同时，这段过程要记录下来，送交周不倒，行离间之计。

其次，暴露大法王策反的企图，昭告天下，让周不倒不敢助纣为虐。这点比较难，因为大法王老谋深算，绝对不会轻易让人抓到把柄。

最后一案则是凭武力硬上，反正是依令行事。

在行动上，是以第三案为饵，全面佯攻，如果大法王用武力反抗，就录像存证。实际上是采攻心策略，想方设法要导入第一个方案。

不论用什么方法，衣红知道，周琼英才是问题的核心。她更清楚，女人心，海底针，要全胜而归，就要掌握她的心理。

怎么现在才想到呢？衣红蓦然一惊，立刻对文祥说：“拜托！你快赶去陶庄，无论如何要把王博士请来，你还要负责说服他，对周博士热情一点！”

文祥面有难色，说：“找他来，我做不到，对周博士热情点？这……”

衣红亲昵地拉起他的手，撒娇道：“文哥，拜托你嘛！”

文祥忙说：“我去，我去，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衣红笑说：“该怎么办？我刚刚不是示范给你看了吗？”

全世界特遣队的成员有万余人，全备有高速的交通工具，相互支持。

一道命令下去，不到半小时，人员设备都已调动齐全。千奇、百怪等全副武装，明目张胆地大张旗鼓，调兵遣将，一点也不把对方放在眼里。

这些举动对当地人民一点也没有影响，人们各做各的春秋大梦。也有人真幻不分，以为眼前兵革满道的军事行动，只是他梦中的情节。更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反正炸弹没有在自己身上爆炸，当热闹看，也是娱乐性十足。

大家准备就绪，文祥却还没有回来，衣红便用长途影音找到文祥。

文祥正在和王之淳谈话，一接获影音，如释重负：“红妹，你自己跟他说罢！”

衣红一听，便说：“王博士，麻烦大了，你再不来，周博士就要自杀了！”

王之淳一惊，忙说：“为什么？小小也太胡涂了！”

衣红东张西望，忽然慌张地说：“你快点来！现在还能救她，千奇大哥，快……”说罢，屏幕一阵闪烁，影音便中断了。

千奇在一旁瞧着，半信半疑地说：“这样有效吗？”

“当然有效！”衣红信心满满：“一个深受良心谴责的人，最怕再伤害别人。”

按照计划，该去散布假情报了。文祥还没回来，楚平生要露面，以便线民指认。千奇等三人便换上中东人服饰，四个人大大方方走进了清真馆。

中午客人不多，他们一入座，衣娃就对衣红说：“我们侦测到一些电子感应器，都还是三十年前的老技术，要不要干扰？”

衣红忙用指语说：“你装作不知道，我们要演戏。”

衣娃说：“我们怎能装作不知道？”

衣红说：“当然可以，我们在办案呀！别忘了，等会你要负责把法王的影音全部记录下来！”

衣娃说：“装做不知道很难，要记录，放心，保证巨细无遗。”

侍者送上水，千奇说：“那一桌有音障？我们有机密要谈。”

侍者说：“请放心，音障全修好了。”

千奇试着一拨开关，果然外面的噪音立刻消失。千奇还有点不放心，对百怪说：“你说几句话。”

百怪诧道：“要我说什么？”

千奇一边站起来向后退，一边说：“你不是天天说废话吗？”

百怪这才理会：“喔！你要试音障？老怪大傻瓜、大笨蛋、大白痴……”

千奇满意地回坐，对侍者说：“我们要开会，菜先送上来，我不叫你，不要进来，听见没有？”

衣娃又对衣红说：“隔壁有个传送站，有三个人正在做影音传输。”

衣红等菜上了桌，侍者退出后，便开口说：“这次行动是周议士亲自下的命令，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千奇问：“怎么会这么严重呢？连周议士的通讯网都封锁了！”

衣红说：“是周议士自己要求的，我们得到可靠消息，有个组织要暗杀所有的议士。”

为了安全，我们一方面实施全方位的安保，一方面同时向几个主要的首脑发动攻击。大法王确实在这里，各位千万不要让他漏网了。”

百怪说：“奇怪！打一只蚊虫，要花这么大的功夫？”

楚平生说：“你知道蚊虫杀死过多少人？比原子弹杀的多上几十倍！”

百怪说：“我可没见过大法王杀人。”

衣红说：“谁叫他得罪了周议士呢？绑架周议士的爱女，还栽赃说周议士投资非法事业。最严重的是，大法王在金星贿赂法官，周议士已经掌握了确实的证据。”

百怪说：“在金星贿赂法官？可能吗？”

衣红说：“那些法官都已被捕，在一个秘密地方受审。周议士告诉我们，等他报告写好了，就要授权计算机，把所有反抗组织一网打尽！”

百怪伸了伸舌头：“好家伙！那我们有得忙了。”

在一栋精致的别墅里，大法王与两位身着白长袍的壮汉，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双向影音传真。半空中另外有两个双向屏画面，一个是二法王、三法王，还有一个画面是四法王，大家敛声屏息，眼睛都盯着清真馆传回来的影音。

大法王说：“那个小姑娘虽然换了装，我还是认得。”

四法王说：“另外两个我在火星上见过，只是不知道名字。”

等大家听到衣红说，周议士已经有了大法王在金星贿赂的证据，四法王立刻说：“这个麻烦大了！赶快把他干掉！”

大法王说：“老四，你性子太急，这只是一面之词，还没有印证哩！”

四法王说：“印证？等印证了，我们都完蛋了！”

二法王说：“哪里有这么严重，周不倒又有多少分量？我手上的议士就有好几个！”

只要其中一个提出‘人权’两字，我不相信计算机能怎样！”

大法王说：“我只是不相信周不倒会坑我！”

四法王说：“我早跟你说过，那个婊子不是好东西，你还说要用来控制周不倒。现在呢？迷昏头了吧？可别害得我们一起落水！”

大法王不高兴地说：“怎么会？我什么时候被女人误过事？”

四法王急道：“那就下定决心，把他干掉了事！”

大法王说：“万一这个消息是假的呢？”

四法王说：“老大，你不是常说‘宁可我负人’！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

文祥与王之淳已在飞云梭上，王之淳望着天心，一直沉默不语。

“你说说看，周博士有哪点配不上你？”

“不是她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她！”

“奇怪？你有哪点配不上她？”

“首先是她的父亲周不倒，他就是靠生化科技害人发财的！其次是她太霸道，不论做什么，都要以她为主。还有一点，我也不怕你见笑，我对性的兴趣不大。”

“你有没有跟她好好沟通一下呢？”

“二十年来一直在沟通，一谈起来，她就大骂，说我没出息。唉！你想想，我就算真的没出息，也不用嚷嚷，离我远点不就得了！”

“她爱你才用话激你！”

“何必呢？我活着唯一的心愿，是赎清过往的罪孽。我内心的压力大得难以忍受，完全无法用言语表达。你是亲眼见到的，她居然用我的罪恶来羞辱我！”

“你要原谅她，女人在生理心理上，都必须有寄托。家庭是女性的全部，

她跟你这么久了，什么都得不到，她能不急吗？”

“所以我更怕了，还没有成家，她就想骑到我头上去。万一以后变本加厉，到那时岂不是生不如死？”

谈到这里，文祥也语塞了，暗自感叹人生的无奈。在外人看来，王周两位博士，真是一对男才女貌、夫唱妇随的神仙伴侣。彼此却为了一点意气之争，闹得水火不容，祸延无辜。他们如此，自己与衣红呢？有一天是不是也会变成这样？

应该不会吧？她也想骑到自己头上？让她骑就是了！还有什么？本来吵架无好口，打架无好手！如果有人甘愿退让，世间哪有争执呢？

过了一望无际的大洋，一片陆地可望，瞬间，那五根有如人指的五指山已在天边。

文祥便呼叫衣红，双方约定在五里坡见面。

五里坡是五指山前的一个小集，是在计算机城建立后，为了供游客观光而兴建的景点。这五里坡指的是一段长约五里的山坡，上下落差有一千公尺。如果体力好，可以从那里走到山顶，否则也可以乘坐缆车上山。

海南岛全岛面积，不过略大于计算机规划的基本单位，因此全岛都在计算机的服务范围。兼以又是少数低污染的地区，所以被规划成一个观光区。

该岛最南端的海滩上有块礁石，恰好是中国陆地的极限，其上刻有“天涯海角”、“海阔天空”等字。宋朝的大文豪苏轼，曾经流放海南，来访的游人只要知道这位才华洋溢、爱国爱民的文学家，在此无不触景伤情，为他仰天三叹。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人多称他苏东坡。他是四川眉山人，生于一三六年，即宋仁宗景佑三年。在有宋之世，蜀人不服朝廷的苛征暴斂，兵乱不绝。是以蜀人固然个性顽强，京师大臣对蜀人也多心怀偏见。以致苏东坡虽才高八斗，千古留芳，但他从政四十年，最高的官位也止于文学待从而已。

官位的高低只代表名利的多寡，苏东坡的遭遇，恰好与其才华成反比。由于他思路敏锐、个性鲠直，以致得罪佞臣，恨之者每欲置他于死地。他不仅数度遭贬，最远还贬到天涯海角，曾有一段时间，朝官连一间破烂的官房都不许他居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中华文化之幸。由于苏东坡耿介刚直，不见容于阿谀徇私的群小，终身流放在中国各地。而由于他的到来，或嘉惠于庶民，或增色于山川。更由于他足迹遍天下，无法一一亲履的后人，得以透过他的慧眼，或神游或意会，把古今山光水色、人情世故，一网尽收。

假如苏东坡飞黄腾达，宦途顺利，充其量做个一代名相，换得一时的国泰民安，粮盈马肥。哪里能有绝唱如：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人生得失休咎，完全要看各人立场而定，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能安邦定国，功成名就。可是他们除了留下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还有什么？有人认为秦始皇劳民伤财，建造万里长城，不啻伤天害民。话说回来，没有长城作屏障，兵燹连年，难道就不祸国病民了？再说，长城凝聚民族信心的力量，远远大于人人活得脑满肠肥！

由于苏东坡的事迹，后人得以看清各个时代那些愚昧的嘴脸；再由苏东坡独步天下的文笔，时空乃结合成一体；更因他的境界，让后人体认到，

人只要愿意，就能够达到“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的境界。所以，“天涯海角”不止是个地标，更是人性升华的一个中站。

王之淳原本意气消沉，一听文祥说起这里接近“天涯海角”，精神为之一振：“是苏东坡被放逐的那个天涯海角吗？”

文祥说：“是的，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去游览。”

王之淳好象变了一个人，他豪气干云地说：“我生平最景仰苏东坡，每当我受到打击抬不起头时，只要一想到他，心中便不禁自责。以他的才华，一生却历尽坎坷，有家难归。我记得他有句诗，‘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闲如啖蔗。’说起来，我实在惭愧！”

走，我们找周博士去！”

这天，五里坡上游客稀少，只见一些戎装军士，手持武器在附近逡巡来往。就算有游客，一看到这种弩张剑拔的态势，也都大为扫兴，中途折返了。

文祥先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停好飞云梭。与王之淳走到缆车站前，王之淳这时心情反复，自言自语道：“我该说什么呢？我该怎么决定呢？问题是我要什么？假定我把毒物都清除了，剩余的人生又该做什么呢？”

王之淳不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是永远会有一些琐事，把问题搅成一堆。这一次，他面临摊牌，一个处理不善，很可能就是终生的遗憾。

小小刚来的时候，还只是个小姑娘，他带着她做实验，她帮着他看显微镜。二十多年来，两个人很少有分离的时刻。但是，他们俩太相像了，不仅在工作上，在观念及意识型态上，两个人都争强好胜，互不相让，以致势若水火。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突然间，一阙苏东坡的《江城子》袭上王之淳心头。那是苏东坡在丧妻十年后，有感而作的。东坡的夫人王弗，贤淑聪慧，足见女性也未必都是穷凶恶极的。

文祥看王之淳时喜时悲，知道该由他自己理清头绪，也不去干扰。过了一会，文娃在耳边说：“衣红他们来了，快到前面站口会合。”

文祥只好打断王之淳：“衣红在前面，走吧！”

王之淳急道：“等一下，我还没有想清楚。”

在大法王房中，几个人还在商量，这时又增加了几个监督特遣队动向的屏幕，屏幕上有十几个身着盔甲的战士，以及各型机动机器人。千奇与百怪正分别和战士讲话，紧接着队伍散开，各队沿着地形，朝法王的别墅挺进。

“老大！不要再犹豫了，快下令吧！”

又一个镜头，捕捉到了五里坡前的景象。今天早上当地的计算机竟然当机，法王知道定有图谋，特别加装了侦测设备。

文祥与王之淳正在缆车站前谈话，大法王立刻说：“快把声音接过来！”

立刻传来王之淳的声音：“那我得向小小道歉，请她原谅我！唉！人生真不可思议！”

非要老远跑到天涯海角来，讲几句当年顺口就解决了的事情！”

大法王一时醋兴大发：“好！一不作二不休！把周不倒给杀了！”
突然，周博士从另一个房间冲进来：“你说什么？”
大法王怒道：“你爸爸派兵来捉我了！你来看！”
周博士哭着冲向法王：“我不相信，我一直跟爸爸联络不上！”
大法王一把将她推开，对着双向屏大声说：“各位！全面开战！”
周博士大喝：“阿米巴！你违背了誓言！”
大法王哈哈大笑：“誓言？我只有一个誓言是真的，就是服从我们的真主！”

周博士说：“可是，你们怎能跟计算机硬拼？那不是送死吗？”
大法王说：“谁要和计算机硬拼？我说开战，是开长期的迂回战！”
周博士栗然，说：“你是说……全面展开暗杀活动？”
大法王说：“别说得那么难听，我们只是全面执行真主给我们的任务！”
周博士大叫：“你不能杀我父亲！”
大法王怒道：“为什么？难道等他来杀我？”
周博士说：“不可能！想想他在你身上投资了多少？”
大法王冷冷地说：“那是看你的面子上！”
周博士投进他的怀里，说：“可是，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呀！”
大法王无奈地说：“只是那傻小子回头了，你还要我这个番鬼吗！”

衣红见到文祥与王之淳二人，忙赶过来，急道：“走，已经开始行动了，咱们到临时指挥所去。”

临时指挥所就在站旁一个堆栈内，有两个队员在门前把守。一进门，里面是个半球形的空间，除了四壁分割成八面的屏幕外，里头空无一物。

王之淳一进来，就见到一个屏幕上，周博士与大法王相拥一处。他怒道：“小小！”

这怎么可以？快给我过来！”

这时，画面一闪，已成了双向传输的影音系统。周博士看到王之淳与文祥、衣红在一起，不禁怒火中烧，把大法王用力推到一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衣红，对王之淳说：“王之淳！你让开，我要找那个贱人算帐！”

王之淳更是妒火高升：“小小！你给我听着！我对你太宽容了！”

周博士说：“喂，你怎么了？我叫你让开！听见没有？”这里大法王早已将其它的画面收起来，趁着两个人争吵时，鸣金收兵，溜之大吉了。

王之淳像吃了豹子胆：“你给我听好！过去的事不谈了，你先回来再说！”

周博士见指挥不动，气势拉抬不起来，只好说：“你到底怎么了？”

王之淳说：“我怎么了？我想到了苏东坡！我很惭愧！”

周博士更是讶异：“苏东坡是谁？你从来没有提过呀！”

王之淳更气，说：“这就证明你不关心我！我最佩服的大文豪！怎么没提过？”

周博士不好意思地说：“啊！那个苏东坡！”

王之淳大吼道：“那个苏东坡！古往今来只有一个苏东坡！”

周博士小心地问：“苏东坡怎么了？”

王之淳说：“这里就是当年苏东坡被放逐，遭遇最惨的天涯海角！”

周博士难为情地说：“抱歉！我不知道！”

王之淳气不长，一下子就发完了。看看周博士温驯的样子，叹气说：“想不到，我今天也自我放逐到这里来，为的是做一件早就该做的事！”

周博士问：“什么事？”

王之淳说：“凄惨的事。”

周博士问：“那为什么要做呢？”

王之淳说：“不做会更惨！”

周博士急了，问：“到底什么事呢？你老是这样，话只说一半。”

王之淳说：“你怪我？你为什么听不懂另外一半呢？”

周博士眼中泛着泪光，试探道：“是那件事吗？”

王之淳见她动了情，也伤感地说：“还有哪件？”

“真的？”

“还能假吗？”

周博士大叫一声，兴奋得直向屏幕扑来，不料“扑通”一声，一下子摔倒在地。

王之淳展开双臂相迎，一个扑空，吃了一惊。恨声道：“什么计算机科技？真笨！”

文祥大有所感，对衣红说：“你看！那天在庙里，我就是这样！”

大法王逃走了，他早在住处挖好地道，通到一个藏有深水潜艇的海底。趁王、周谈话时，他带着幕僚和超级计算机，早已不知所终。大法王一走，他的属下也作鸟兽散，他们既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自然不能追究。

有关大法王下令开战的那些影音，衣红删去不必要的部分，再传给周不倒，成了衣红挟持他的利器。

为了感谢王之淳和周琼英，大伙儿一同到“天涯海角”怀古观景。这里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在一望无际的白沙滩上，耸立着一块数丈高的巨石。文祥见那“天涯”、“海角”四字已斑剥不堪，说：“这么重要的文物，也应该好好维护才是。”

衣红说：“怎么维护？铺上金字？”

周博士说：“是呀，大法王就说过，要是他，他会重新刻过！”

王之淳叫道：“千万不可以！我还嫌它太新了，表现不出苍茫的古意。”

衣红说：“你看，才这么几个人，就有这么多意见！”

正说笑时，黑金刚出在影音中，对千奇说：“这边人手不够，你们何时回来？”

千奇说：“这里的任务圆满达成了，说不定我会带几个帮手来哩！”他回头问衣红道：“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吧？”

衣红看看文祥，说：“由他决定。”

文祥不解：“这下又由我决定了？”

千奇笑道：“由我决定好了，楚平生负责招呼两位博士，我们走吧！”

海地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之南，与多米尼加分占圣多明哥岛的东西部。

海地之西是古巴，东边则是波多黎各。

海地人最大的骄傲，是在一八四四年，他们推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其次是，未曾举行公民投票，像她的芳邻波多黎各一样，攀附在星条旗上。只是她付出的代价也很高，那就是贫穷加

贫穷。

贫穷是人类共同的社会疾病，只是各有不同的病症。在汉字的定义上，“贫”是指“分贝”，物分而少，结果是贫。“穷”是“穴躬”，躬身在穴中，是不能伸展而穷。

分而愈稀少，困而不能伸展，在字义上说来，都属于贫穷之类。

海地人的贫穷，是标准的无钱财；波多黎各投奔了自由，但仍贫穷于无前途；要说起美国人，在有些方面也是贫穷的，他们无信仰、无自尊；中国人又何独不然呢？近代的中国人贫穷于无观念、无思想，徒以抄袭外人为荣。也难怪，人只是一种生命机体，生命本身只是进化的过渡现象，所以不可能有绝对健康无恙的人。

根本说来，人的精神疾病有两个病源，一是信仰，一是知识。信仰侧重忽略眼前，寄望未来；知识则刚刚相反，是抓住现在，不顾将来。自认有知识的人经常没有信仰，而有信仰的人，则又轻视知识。这两种深刻的矛盾，把人类分置于天堑的两端。只有真知灼见的人，才能跨越鸿沟，兼容万有。

海地人选择了信仰，在外人看来，他们愚昧而无知。但是他们能历经近百年的困苦，不受美国人、波多黎各人的威胁利诱，始终安贫乐愚，实在是难能可贵。

海地人有种特别的信仰，称做“棺尸”。在巫师作法后，棺尸便由坟墓中出来，为人排忧解难、治病疗伤。对当地人而言，政府是个幌子，是做给外人看的。要打官司，简单得很，不要什么律师、法官，原告、被告，只要棺尸一出来，三言两语，天大的事都能解决。至于公平性，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海地人，提出上诉过！

到了计算机时代，一切照旧，人们白天住计算机城，到了晚上，便群集在海边或是空旷的地方，等待棺尸的降临。虚拟实境、真实幻境对他们若有若无，只要棺尸一出现，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步入了“不足为外人知”的另一个世界。

在新时代里，计算机也弥补了他们百年来的屈辱，不需要公投，却享受到了波多黎各人出卖自尊才得到的同等生活。

不过，当黑金刚受命来此，想解决自觉会的问题时，麻烦就来了。自觉会早与当地最有势力的巫师阿奎伊钩搭上了。而阿奎伊的影响力，在这里是绝对高于计算机当局的。

海地北部有个大港派斯港，滨临无边际的大西洋。雾霭重重的另一端，有一个面积约一百八十平方公里的托图岛。那里正是地质上所谓的“加勒比板块”，介于南、北美洲两大板块之间。兼以东邻大西洋底的海底火山带（即“中大西洋脊”），西接太平洋深沟。因之，这一地带具有板块运动间，杠杆作用的功能。

这里正当赤道区，因为地球的自转，离心力已将赤道的直径，向外撑开了约四十三公里。计算机做过模型测试，在理论上，只要极小的能量，加勒比板块中的海地岛就能向外再突起数十公里。果真如此，地球接近平衡的“角动量”，将因这个“转矩”的形成，产生额外的作用力，届时地球会有难以逆料的变化。

托图岛上有个岩洞，深达数千公尺，该处的地壳非常薄弱，有些地方只有数百公尺的沉积岩。只要有高温防护的设备，很容易就能穿透地壳进入地函。由于地函是半流动性的物质，只要加上反重力设备，就可轻易将该处

推离地面。

黑金刚知道兹事体大，一到海地就想深入岩洞，进行勘察。不料却遇到地方人士的阻挠。黑金刚向当局求援，但是基于宗教自由的保障，以及地方人民的意愿，当局只能要求黑金刚以理晓谕，绝对不能武力相向。

自千奇到海南岛后，黑金刚又与阿奎伊会谈了好几次。不论威胁或利诱，阿奎伊始终露出暧昧的笑容，好象在说：“连大美利坚帝国都没有让我们屈服，你算老几？”

千奇等四人下午一时到达，正是当地人午睡最酣畅的时刻，连地震天灾都必须乖乖地等在一旁。一行人直接在工作总部前下梭，总部是一间由椰子叶编织的“叶屋”。大地静悄悄的，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这里虽不是计算机城，但房舍井然，地上净无纤尘，明明有人居住，偏偏又是鬼域森森的。

衣红有点不放心，问：“是这里吗？”

千奇笑道：“错不了，这里的人白天睡觉，晚上作乐，命真好！”

百怪三步两步，抢先跨进了工作室。三个人在外头等了几分钟，不料百怪那个大嗓子，竟然也石沉大海，一进去就没有下文了。

千奇大惊，连忙伸手止住文祥、衣红。大家静静地伫立不动，一边仔细聆听。

文祥用指语问文娃：“出了什么事？”

完全脱离了常态，连文娃也没有动静！

怎么可能？文祥一问再问，文娃就是不答。文祥急了，示意衣红，衣红也问文娃，同样没有响应！千奇察觉二人的神态，悄悄问道：“怎么了？”

文祥低声说：“情况严重了！连计算机也当了！”

“怎么可能？”千奇举起左腕，对着嘴问：“你还在吗？”

的确，没有一丝响应。三个人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再环顾四周，一点都没错！除了树梢的那一息微风，这个世界真的停顿了。

三人无计可施，文祥怕自己无意中把文娃关了，取下来看了又看。他脑海浮起了一幅画面，果真计算机当局被推翻了，以他所知人性的贪婪与愚昧，在突然解放下，那种不需言喻的乱象，他还活得下去吗？

他回身看看衣红，仍是那样美好，心里一阵温暖，他不由得伸过手去。衣红也有同感，轻轻地投入他的怀抱。

千奇心有不甘，既然计算机失灵，他的武器和工具自然也全失效。他只好找了一根长长的棍子，蹑手蹑脚地绕到屋后。过了半晌，文祥与衣红回到人间，看一看四周，居然连千奇也不见了。

衣红拉着文祥，说：“我们去海边玩吧！”

文祥说：“你怎么还有这种闲情？可能出了什么大事！”

衣红深深地望着文祥，说：“还能有什么大事？”

文祥笑了笑，说：“走吧！”

大海就在他们身后，两个人平平静静地走向海边。

才走了十几公尺，突然身后有人大喊：“文祥！衣红！回来！快回来！”

二人回头一看，十来个男男女女，连千奇、百怪也在其中，都在那叶屋前，向他们挥手呼喊。文祥诧异道：“怎么他们都在里面？”

衣红淡淡地说：“他们在考验我们！”

文祥大异：“考验我们？”

衣红故意大声说：“连衣娃都有份！串通作弊！”

衣娃马上公开说：“不能怪我们，是黑队长下令的，说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衣红说：“我会惊喜吗？”

衣娃说：“千奇叫我求你，说是大家给你准备的生日庆宴，一定要故作惊喜！”

衣红马上高兴地跳了起来，她这一跳，大家都疯狂了。所有躲得已经不耐烦的人，一个一个都钻了出来，相互又拥又抱的。只有文祥静静地站在一旁，觉得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动物。

苗人不大重视生日，他们认为那是母亲受难的日子。在这一天，大家宁愿多尽一点孝思，不会有什么庆祝仪式。

入境随俗，衣红很感激这群新朋友，开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好在自己并没有乱了阵脚，对她而言，又打了一场胜仗。为什么不庆祝呢？生日不生日，有什么关系？

格瑞达走到文祥身边，一副心有未甘的神态：“唷！怪不得！有这样好的神仙伴侣！”

不过，依我看呀！她还是个处女！”

文祥说：“处女又怎样？人的身体和这间草房差不多，不过为了遮风蔽雨，用够了就要丢掉，重要的是谁住在里面。”

格瑞达娇笑道：“我懂了，你是说像衣红这样了不起的人，才配她的身体。”

文祥说：“不，你完全误会了，我是指你！你这间草屋或许有很多人住过，但它真正的价值，是你自己，何必羡慕处女呢？”

格瑞达更胡涂了：“你是说，我不要以我不是处女为耻？”

文祥安慰她说：“那又不是你的错！别想了！”

格瑞达脸色一变，怒目切齿地说：“你疯了！你！做处女才丢人，那表示没有人要！”

我看你脑袋真有问题！”

这里的特遣队员有二十几位，大家闹够了，这才齐集在会议室中，听黑金刚做演示文稿：“情况远比我们预期的严重，表面上看不出来，因为所有的仪器都受到反压力的影响，读数是一致的。但是由卫星观测数据看来，这一带大概有几千平方公里，包括海平面，已经升高了三公尺多。另一方面，我们与阿奎伊的谈判，半点进展都没有。”说到这里，黑金刚突然问衣红：“衣红！你有什么意见？”

“我？”衣红受宠若惊，说：“我还没有进入情况。”

“这样吧！我再去跟阿奎伊谈判，这次少不得要用催眠法，古噜噜和魏德曼随我去就好。千奇、百怪，你们陪文祥、衣红两位了解一下情况。格瑞达，你要多下点功夫，想办法在地方议会找条路子出来。这里的人晚上才办正事，所以大家明天凌晨再见。”

格瑞达撇嘴道：“哼！我才不干哩！岛上没有一个象样的人！再说，有人说我不是处女，说我该觉得羞耻！”

黑金刚大为讶异：“怎么啦？你也鬼魂附体啦？”

格瑞达斜眼望着文祥，说：“是鬼魂住错了屋子！”

文祥只好打躬说：“大小姐！我说错了，请原谅我，好吧？”

格瑞达这才释然，笑说：“其实我已经相好了一个枪手，他的曾祖父是

法国殖民时代的都督，现在虽然没有多大力量，他本人倒是敢做敢为的。”

黑金刚说：“那赶快进行呀！一定要把他抓牢！”

格瑞达眉毛一扬，屁股一掀，说：“我本来以为衣红女英雄来了，一切都解决了，像我这种残花败柳……”

黑金刚立刻打断她：“我看你老毛病又犯了！快干活去！”

衣红也猜出了大概，她装作不知，却打定主意，一定要露两手，让这些人心服！

千奇对当地也不熟，他才来两天，就被调去海南支持。不过在文祥、衣红面前，已经称得上识途老马了。

衣红问：“除了阿奎伊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巫师？”

千奇说：“当然有，他们每个村庄都有巫师，只是地位有高有低，阿奎伊是全海地巫毒教的教主。他既然来了，当然一切都由他作主了。”

衣红盘算了一下：“那本地有几位巫师？”

千奇说：“我不清楚，问当局吧！”

衣娃便对大家说：“这里三位巫师，根据我们的记录，在海边的多梅尼村，有个名叫荷西的巫师，他的地位比较高。”

衣红便说：“那我们去拜访荷西吧！”

文祥问：“他起得了作用吗？”

衣红笑笑说：“能不能起作用，要看我们会不会利用！”

第三十一回：最是楚宫俱泯灭

多梅尼村大概有两百多户居民，其实他们在本岛的计算机城里，都有户籍。但是大部分的居民有一半的时间，都耗在这个岛上。这些人过去穷惯了，生活很知足，对能源要求不高。计算机当局对他们也有些特别优待，比如渡海交通等，一律免费。只要每周做些公共服务，就可以到岛上来。

近来大家传言大巫师阿奎伊要在岛上起尸，不仅所有的村民都来了，慕名而来的观众更是不计其数。好在岛民好客，大家挤在一起，白天睡觉，晚上看棺尸。

四个人到达时，村中静悄悄的，只有一些狗儿热情地高吠。千奇对狗颇有一套，他取出一枝哨子，轻轻吹了几下，人没有听到什么，狗儿却立刻偃兵息声，纷纷夹尾而逃。

荷西住在一棵大榕树上，顶部搭了个遮雨篷，底下则是几根树干支起的平台。他睡在吊床上，手脚都挂在网外，鼾声震天。

四人上了树，千奇摇摇荷西，问道：“你是荷西吧？”

他倒是警觉，一叫就醒，一醒就问：“荷西？荷西？噢！荷西是我！”

千奇说：“能不能麻烦你下去聊聊？”

荷西紧张地说：“聊什么？我很忙！”

千奇说：“你在睡觉，忙什么？”

荷西说：“奇怪？睡觉不忙，还有什么好忙？”

百怪不耐烦了，说：“你就闲一下吧！我们有重要的事。”

荷西生气地说：“重要？睡觉最重要！”

百怪也有一套，用手往脸上一抹，一个骷髅出现了：“你起不起来？”

荷西白日见鬼，惊得立刻翻身爬起，说：“怎么？你不是晚上才出来的吗？”

百怪说：“时代变了！白天就是晚上！”

荷西还真相信了：“是不是大巫师在施法？”

百怪将计就计，说：“正是！”

荷西抓抓头，有些懊恼：“怎么这种法术我就学不会？”

衣红马上说：“只要你肯合作，你就学得会！”

不料荷西一见衣红，脸色大变：“女人！你怎么在这里？”

百怪听说过巫毒教的禁忌，巫师施法的时候，女人是不能在场的。他马上也往衣红脸上一抹，另外一个骷髅出来了，而且瘦瘦干干的，更形恐怖。百怪说：“很好，你还记得祖训！不过她不是女人，是个女鬼！”

荷西此刻真是心惊肉跳，他起尸数十年，明知是串通的把戏，但是谎话说多了，到后来自己也相信了。至少，他是个诚实人，他知道巫师的神圣性，自己虽然是假的，那是自己能力不足，不得不做假。世上有能力的人很多，既然别人做得到，那一定是真的。

就以阿奎伊为例，每次作法都是真的，那棺尸一出来，声势都不一样。更奇怪的是，阿奎伊的棺尸所说的话，都灵验不已，而与自己配合的棺尸却差得太远。常常连最基本的走路都不像，滥竽充数，自己也看不过去。

他想利用这几天大巫师在此时，好好学习一下，所以白天睡觉变得很重要。不过，今天这四个人，不！正确的说，应该是两个鬼、两个东方人，也有可能是四个鬼！照理说，除了我们海地人，没有人会起尸的！

千奇见荷西眼珠骨碌碌地在文祥和自己身上打转，猜测他可能对东方人不大信得过，便也往自己脸上一抹，再对文祥依法炮制，四个鬼一字排开。

这下子荷西吓得屎滚尿流：“大巫师！我不是轻视您！请您原谅！”

百怪说：“我不是大巫师，是巫师的祖宗，大神‘伏都’的特别使者。能不能请我们坐坐，这里太阳太大了，会把鬼溶化的！”

荷西忙说：“有！有！请等一下。”

他跳下树，走到一间较大的草房前面，从棕榈编织的草门钻了进去。不一会，十几个男女老少，一个个低头垂眼的，由屋内走出来，躲到一边去了。

四人随着荷西进去一看，里面空荡荡的，只地上铺了一些叶子。

荷西生平第一次，与四个活鬼坐在一个屋里，魂魄早已飞走了一半。千奇和百怪的易容术是一流的，他们所用的静电膜，完全可以控制光线的反射角度，有如立体图形的着色控制般。不要说在视觉上分不出真假，真用手触摸，也是凹凸有致的。

房子里鬼影幢幢，四处一片岑寂。文祥、衣红等，一方面觉得有趣，一方面也不禁毛骨悚然。

“今天你要起尸吧？”千奇问。

荷西颤抖着说：“有大法师在，我不敢。”

“大法师起过尸吗？”

“每天都有。”

“在哪里？”

“在岩洞前那片沙滩上。”

千奇问完了，向衣红示意说：“我知道了。”

衣红原本认定起尸是假的，这样弄鬼作怪的，一定会被荷西看穿。可是荷西居然信之不疑，这下可把她难倒了。难道起尸是真的？不然眼前这位经常作法的巫师，怎么一点都不怀疑呢？

当然，要说是真的，她是死也不信的。眼前种种，恐怕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荷西是个大笨蛋。如果荷西是笨蛋，却能骗过这么多人，也只有一个解释，那些人更笨！

然而，她也无法相信，这么多人，难道都笨成这种德性了？是不是种族的因素呢？

如果说某一个种族的智力较低，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是天设计的，在先天上，人的智力没有太大的差别。就算有，经过几百万年的演进，太差的早被淘汰了。那么，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便是后天的教育了。一个民族的教育，一个群体的教育，竟然落后到这个地步，也实在太可悲了。

衣红便问荷西：“你们做巫师的，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荷西好象听不懂，反问道：“大神是什么意思？”

衣红说：“现在时代进步了，神只也进步了，你们却没有进步！”

荷西已经听出来，大神的口气不佳，便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上学。”

衣红又说：“那阿奎伊呢？”

荷西听大神居然敢直呼大巫师的名字，吓了一跳，说：“大巫师是上过学的。”

衣红点点头，说：“怪不得他法力高些！嗯！有办法了！”

荷西莫明所以，说：“大神是说……”

衣红装神弄鬼地说：“你不要怕阿奎伊！他得罪了本尊，现在要换掉他！”

荷西试探地问：“换掉他？用谁换呢？”

衣红指着荷西说：“你！”

荷西吓了一跳：“我？”

衣红说：“是的，你！”

荷西又喜又惧：“我没有上过学呀！法术也不行！”

衣红说：“你看，我们的法术比阿奎伊怎样？”

荷西说：“高明多了，大巫师一次只能起一个尸，而且只能在半夜！”

衣红说：“你只要听话，本尊会把法术都传给你！”

荷西喜出望外，说：“真的？”他想了想，又忧心忡忡地说：“我太穷了，大巫师都很有钱，再不然就是‘木纳多’，我怎么可能？”

衣红说：“你相信本尊的法力吧？”

荷西点头不已，说：“当然相信，相信。”

衣红说：“很好！穷不是重点，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

黄昏时，海上霞光普照，片片金鳞上下摇荡跳跃，与天上的彤云相互辉映。和风吹拂，轻涛拍岸，岩洞前一个沙滩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人躺着，有人坐着，也有人在椰林、海浪间漫步，个个怡然自得。

海地有百分之八十的天主教徒（严格说是天主教与非洲传统宗教混合

的伏都教)，却有百分之百的巫毒教徒。天主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国教，而巫毒是人民自发的，是他们的传统、根源。文祥和衣红换上了当地人参加仪式时穿的白长衣，头裹白巾，混迹在人群中，等着大巫师的到来。

天色暗得很快，西天刚刚还是红霞蔚然，转眼之间，海滩上燃起的柴火堆，就像一团初生的太阳，火光烛天，照得人人热烘烘的。

鼓声零零星星地响起来了，就像草原上的野火，刚开始时，不过东一簇，西一撮的。

等到形成了气候，那一波一波的节奏，就统一在一种动力之下，让人血脉贲张，神经亢奋，大脑渐渐失去了思考力。

渐渐地，有人跳起舞来了，站着的人是跳，坐着的人是摇，连躺在地上的人，也禁不住浑身扭动。凉夜越来越深了，海滩上却越来越热闹。就是文祥、衣红等在一旁静观的人，随着心脏悸动的速度、血脉冲刷的感受，心中也都充满了幻思，不知今夕何夕了。

不仅跳舞，有人开始唱起歌来了，非洲的声乐本就缺少清晰的音域层次变化，这种唱法，只能说是呻吟的另一种形式。没有曲调，没有旋律，在急骤的鼓声中，一个音伴着一拍。只要有声响，就会有人跟上。于是人人摇晃，不知所云地哼着。最初是即兴地，仿佛吹过原野的风声，渐渐便有声音脱颖而出，其它的也开始退让，直到领唱者出现，一呼一应，打成一片。

这其实是一种生理的催眠，人在痛苦时，呻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法门。呻吟加上韵律，形成一种谐振运动，对生理有松弛的效应。当人群聚一处，把恼人的问题抛到一旁，随着环境的力量波动起伏。这时自我消失了，人我合一，其实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宗教最会利用这种法门，仪式便是其中一种，比较直接的是唱圣歌、吟诗、读经，再原始一点的，就是这种即兴歌舞。正因如此，所有原始巫术以及宗教等，都能提供让人安心的环境。是以万千年来，人类始终在这种力量下俯首称臣。

因此，巫术不能缺乏以下这些条件：夜色令人神思恍惚；夜寒让人心凝聚；火堆引人注意力集中；歌舞将隔阂冰解，让上述效果充分酝酿。一个道行深厚的巫师，经常就是最能掌握这种时机的人。

一道火光自天而降，火光中出现了一个身披彩色羽衣，全身涂满黑红相间条纹的人。

他戴着怖人的面具，头饰飘垂下来十几公尺长的蛇皮，手持角马尾制成的鞭子。歌声戛然而止，人人匍伏在地，口中喃喃自语。

此时，村中的一位颂歌歌手，缓缓爬到那人脚前，先吻了吻他的脚，跪在地上，开始唱起赞颂大巫师的“奥里吉歌”（赞颂歌）：“伟大的巫师之王，伟大的阿奎伊，请接受我们谦卑的欢迎。”

阿奎伊开口了：“很好，今天齐班那大神将附在一个尸体上，为大家解决问题。”

鼓声又冬冬响起，阿奎伊在火堆旁跳起舞来，他一边扭摆，一边把薪炭踢散，火焰游移，时而高窜数丈，到最后，沙上散布着一块块零星的、炽热的炭渣。

接着，他环绕炭渣边缘，舞动着身体。日暮寒烟，天心衬着深紫的微阴，遍地闪烁着点点余烬。一个高大的阴影，来回飞奔在虚无飘渺间，群众早已迷糊了。

衣红想跟文祥说话，但是没有力气开口。她想用指语，却忘了要输入的字码。她不甘就此被控制了，在奋力挣扎中，用力握紧拳头，自然而然将拇指放在“土位”上。这正是紧急呼叫的指语，衣娃便问道：“你叫我吗？”

衣红清醒了一点，忙用指语说：“我好困！快叫醒我！”

衣娃说：“你血液中血糖指数与氧气含量太低，我这就给你提高。”

衣红有了精神，回想刚刚的情景，才领教到这种巫术的厉害。她忙说：“快叫醒文哥，也给他提高血糖指数。”

一会儿，文祥也清醒了，他挺了挺腰身，用指语通知衣红说：“真厉害！我还以为在做梦呢，一直想醒，就是醒不过来！”

阿奎伊突然跳进火中，一阵飞舞，火星四散，直似一只浴火凤凰。这时鼓声更急，众人举起双手，开始忘情高呼。一道焰火冲天而飞，群众的情绪到了高潮，紧接着又是一道火光冒起，场中又燃起了一个高达一公尺的火堆，把四周照得光明如昼。

这时，有四个人抬着一个大棺材，缓缓由暗处走进场中。

文祥、衣红一看，那抬棺材的，前面竟是黑金刚与魏德曼，后面则是古噜噜与荷西。

他们仿佛中了邪，两眼无神，动作呆滞。

阿奎伊双手一举，鼓声顿息，黑金刚等四人抬着棺木，立在火堆旁。

“齐班那！”阿奎伊大声呼号，众人也纵情地跟着高呼。阿奎伊又喊道：“我们崇拜您，请您给我们显示神通！”

大家喊完了，阿奎伊鞭子一挥，黑金刚等四人动作齐一，将那棺木平放地上。

衣红又用指语对衣娃说：“快叫醒黑队长！”

衣娃说：“他们生理正常，只是脑波紊乱。我们只会提供多啡命，还不知道怎样消除它。”

阿奎伊突然双膝跪地，两手高举，口里念着咒语：“齐班那！伟大的真神，谢谢您降服了我们的敌人！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让世人见识一下您的神通！”说毕，他又叩头，然后站起身来，一挥鞭，黑金刚等人如同训练有素的机器人，四个人分握棺盖的一角，将盖子掀开，抬到一旁。

那棺材里，倏地坐起一具身材瘦长高大的骷髅。衣红与文祥几乎叫了出来：“千奇！”他的动作举止，竟与黑金刚一模一样。

阿奎伊大声对群众说：“这个鬼本来是我们的敌人，打算来破坏我们的仪式。幸而齐班那大神保护，捉这个鬼来给我们做奴隶！”

衣红情知有异，忙问衣娃道：“千奇好象有点不对！”

衣娃说：“他生理正常，只是脑波紊乱……”

衣红不等她说完：“和黑队长一样，是不是？”

衣娃说：“是的，我刚才调查记录，发觉是黑队长先被催眠了。后来荷西和千奇的行踪被发现，也同样被催眠了。”

衣红一见大事不好，急问：“有没有方法救他们醒过来？”

衣娃说：“没有。”

文祥也看出情形不对，原先的计划，是由荷西带千奇和百怪，混入阿奎伊的大本营，让百怪扮演棺尸，现在变成千奇了，显然已被阿奎伊识破了。如今只剩下自己和衣红两个人，应该如何是好？

他立刻用指语对衣娃说：“开放语音给衣红知道，情况不妙，怎么办？”

衣红也用指语答道：“他们几个都被催眠了！”

文祥诧异道：“催眠？黑队长是催眠高手呀！”

文娃插口道：“那是他自己说的，我们正在找解催眠的办法，其中之一是用大量冷水将他们浇醒。这里近海，冷水应该不缺。”

衣红说：“你下雨不更快吗？”

文娃说：“雨水的量不够大，要一次就把他们惊醒，否则没有用。”

衣红说：“用冷水不行，我们没有泼水的机会！”

文娃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由催眠者下令。”

衣红说：“你怎么智力倒退了，催眠者会下令吗？”

文娃说：“你可以感化他呀！”

衣红说：“算了！还有其它方法没有？”

文娃说：“我们正在查。”

在火堆旁，千奇和黑金刚已摆开架式，准备格斗。

阿奎伊高兴地说：“你们没有见过人跟鬼决斗吧？今天好好看看！我数到三，他们两个就会打架给你们看。当然，鬼会赢，因为齐班那大神会帮助他。一个被打死了，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最后一个是叛徒荷西，齐班那大神说要烧死他！”

衣红急得紧捏着拳头不放，她已经忘了如何输入指语了！急切中，她一把抓住文祥的手腕，摇着他的手，悄悄地说：“快想办法呀！”

文祥何尝不是心急如火，他本来就木讷，反应不如衣红快捷。连衣红都惶然无策了，他还能想到什么？

衣红一把抓在他的佛珠上，上次在火星风火洞中，记得是协巴多杰尊者相救的。既然束手无策，何妨试试佛珠，看能不能连通到火星，等待奇迹发生？

于是文祥对着佛珠说：“协巴多杰活佛，请您指点迷津。”

文娃说：“讯息已经发出，但是传到火星，来回要三分钟。”

“不必！”协巴多杰的声音借着文娃传来了：“老衲早就来了，你们放心，他们已经醒了，只是装做昏迷，我已有安排，好戏在后头。只有那位巫师荷西，因为没有计算机借力，等一下你们快上前去，用砂石在他的人中穴上，用力按摩就好。恭喜你们连闯数关，老衲这就去了，保重了！”

这时，黑金刚和千奇二人，已经打得扭成一团。他们似乎交换了几句话，猛然互推一把。黑金刚踉跄倒退了几步，正好退到阿奎伊身边。他一转身，用大擒拿法将阿奎伊的手臂反扣，另一手绕住他的脖子，压在声带上，让他作声不得。

在此同时，魏德曼、古噜噜二人，也如猛虎出柙。各自身边抄出电殛棒，放出鲜紫色火花，高举着向群众示威。千奇有若鬼魅一般，在场中跳来跳去。所有的信众都看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文祥与衣红手里捏着砂石，乘机冲上前去，在荷西的人中穴上用力按摩。一会儿就听到他大声呼痛，睁眼一看，见是文祥、衣红，更是一头雾水。

衣红给他打气道：“阿奎伊已被制服了，赶快振作起来，照原定计划进行。”

荷西怯头怯脑地说：“我行吗？齐班那大神不会听我的。”

衣红厉声道：“我就是齐班那！快去！”

这句话非常有效，荷西马上跳了起来。一见到耀目的火焰，火堆外围

着一群信众，他立刻自我催眠了。他高举双手，向天祷告说：“齐班那天神！请附在这个骷髅身上，让我们见识一下您的神威！”

千奇回到场子中央，先颤抖一阵，开始用达荷美语（这是计算机的另一种功能，但只开放给特殊人员应用）说：“我是齐班那，是你们的天神，我在岩洞里养了一条毒蛇。”

阿奎伊发现了，他想占为己有，我要烧他立威！”

黑金刚立刻举起阿奎伊，不待他挣扎，便往火堆里掷去。一阵火光腾起，计算机当局略施幻术，大家眼睁睁地看着阿奎伊化做飞灰。这种活生生的镜头，众人从未见过，更何况是他们最景仰的大巫师？只是齐班那天神已经说话了，还有谁敢说个“不”字？

千奇等阿奎伊尽成飞烟，这才说：“从今天起，在七天之内，谁也不许接近岩洞！”

现在，荷西大巫师那边还有活动，你们快随他过去！”

说罢，远处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天上爆出朵朵焰火，光辉四射。众人在荷西的带领下，离开了现场。

等群众都离开了，黑金刚才下令，全部组员到岩洞口集合。

文祥问：“百怪呢？”

千奇说：“老怪被白衣长老擒住了，一定就在岩洞里。”

黑金刚见除了格瑞达“出差”未归外，其余的人都到齐了。便令衣红、文祥和莎莉，与另外一位女队员苏珊四人，在洞窟入口戒备。其余人员全副武装，到洞里救百怪，并捉拿白衣长老等人。

衣红不服，说：“我呢？”

黑金刚客气地说：“用计谋数你第一，现在是攻坚，让给我们吧？”

衣红忿忿地说：“因为我是女的？是吧？”

黑金刚解释说：“海底的感觉很难适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愿意去！”

衣红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普通人吗？”

黑金刚一看没时间了，只得说：“好，待会再说吧！”

说罢，一声令下，几十条大汉便冲进岩洞里。

莎莉安慰衣红说：“黑大哥为人最公平，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女性而轻视我。只是这个岩洞太危险了，要受过深水训练，还得带各种潜水设施。”

衣红说：“那还不简单，不过多一套设备而已。”

莎莉说：“没那么简单，他们要潜入几千公尺的海底。深度一增加，空气的压力也跟着加大，体内的氮气变浓，当压力减低时，氮气会突然膨胀。没有经过深潜训练就贸然下去，是很危险的。”

文祥也说：“我们在上面同样是工作，大家都下去了，入口谁来照顾？”

莎莉与苏珊搭起一座帐篷，将一应通讯器材设妥，又铺了四张便床，说：“坐在这里枯等最累了，我建议由我和苏珊先值班，你们两位休息一下，到下半夜我们再换班？”

文祥连忙应好，衣红却是二话不说，气呼呼地躺了下去。

文祥在梦中，感觉有人在摇他，睁眼一看，是莎莉和苏珊。

只见莎莉满脸惊惶，说：“衣红不见了！”

“什么？”

“她说睡不着，要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出去多久了？”

莎莉看看表，说：“现在是清晨两点，起码也有三四个小时了。”

文祥知道，衣红一定是为刚才丢面子而不高兴。近来事事如意，她好胜之心更炽，那名障彷彿如魔鬼一般，把她支的团团转。自己对这件事也有责任，为什么刚刚不点破她呢？可是，她能言善道，这种事她肯承认吗？

现在能去哪里呢？他问道：“不用潜水设备，有可能下水吗？”

“不可能！”莎莉斩钉截铁地说。

是不是阿奎伊的徒子徒孙拆穿了刚才的把戏，心里不服气，在附近窥伺，看到衣红一个人落单，便把她捉去了呢？

莎莉猜到文祥的心意，说：“不对，我和苏珊把各种可能都想过了，也搜寻过附近可疑之处。甚至去过他们集结的营火区，他们还在跳舞，没有什么异状。”

文祥来不及用指语，便直接问文娃：“衣红在哪里？”

文娃说：“衣红到岩洞里去了，她是乘飞云梭去的。”

文祥急道：“她现在在哪里？有危险吗？”

文娃说：“她被困在水底了，应该不是坏事！”

文祥大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

文娃说：“我近来也小有进步，我开始了解，什么叫做好名。”

文祥问：“你凭什么这样说她？”

文娃说：“你不用为她辩护，名关是不能不过的。”

文祥无言以对，只好说：“告诉我她在哪里，先让我救她出来！”

话才说完，一部飞云梭已经出现眼前。莎莉与苏珊见了，羡慕不已。

文祥说：“两位辛苦一下，等我们办完了正事，让你们也下去看一看！”

那晓得莎莉笑道：“谢谢你，可是我对深海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们一年中最少有三个月，要待在一万公尺的水底，早烦死了！”

人类探索各种生存环境，海洋是最早利用、却是最后了解的一个领域。直到一九六一年，科学家研发出潜水衣及新型潜水船，人们才有机会免除海底可怕的压力，见识到海面下另一个天地。

海洋是生命的温床，也是个变幻莫测、动荡无常的环境。而人类的智能，却必须在恒定、循环的过程中，因各种现象的不断重复，才能累积成为认知。

正因如此，只有在人类稍具智能后，方能再回到海洋深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对一些海底火山化学作用的认知，才重续了生命伊始那一刹遭遇的机缘。

文祥从来没有到过水平面以下的地方，连游泳时，他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深怕水淹过头。他不是怕死，那只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恐惧感，局促在母亲子宫内，空间狭小、没有空气、光线，只有压力与心跳声。正因为这种莫名的恐惧，人在生存环境中，怎么样都要避免处在那种没有选择的状态。

其实，智能也有同等的作用，当人对事物逐渐有了认识以后，自然而然就对过去的愚昧，产生无比的厌恶与恐惧。这种现象首先便反应在对声名的追求上，因为人在未能自我肯定前，自然期望获得外在的肯定，而这种“外在的肯定”，就是“名”。

衣红这种心态，文祥倒是很能体会，只是文祥也有他的名障。他的名

障与衣红的刚好相反，他太在意自己清高的形象，遇事能不争就不争，能不出头就不出头。当然，这是他个性上的特色。而所谓个性特色，也可以说是一种生理及心理的习惯状态。

以个性而言，比较显明的代表是“狂”与“狷”。狂者无所不为，动量太大，渴求人知，经常侵犯到他人的利益，容易为人忌怨。狷者无所为，没有动量，畏缩不前，这种人虽生犹死。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体，必然是对生命有所贡献者，“中庸”之道就是上述两者的修正。狂者固然要戒好求人知之心，而狷者更要戒除不欲人知之意。

狂与狷只是两种相对的分类，任何人总难免倾向某一种。一旦养成习惯，日久就成自然。人若依习惯行事，就成为一个设计完功的“机器”，不再具有改变修正的弹性。

但是环境不断在改变，不具弹性的机器，不可能产生新的适应力，迟早要被淘汰。

宇宙的智能是一种恒动的、永不休止的能量，人如果也具备恒动不止的能量，便成为宇宙的一部分，能了解所有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因果体用，而达到顺遂圆融。

文祥渐渐体会到这一点，他与衣红正是磁力的两极。他老怪衣红太积极了，实际上，是他自己太消极；他认为衣红难过名关，实际上，他自己同样深陷在名关中。

在深海中，尤其又在深夜里，那种浓密的黑，带着无比沉重的压力。人仿佛又回到了母体的子宫里，宇宙充斥着自己心跳的声音。幽禁在一个狭窄密闭的空间，只能略动手脚，文祥宛如堕入了无边苦海，难怪莎莉说“早烦死了”！

月球上处处清朗，虽然没有空气，但在电离罩的保护下，从来感觉不到一点异样。

没想到就在地球上，就在他平常走过的地底下，这种被重重束缚的压力，只因视觉的些微改变，就逼得人动弹不得，好象要爆炸一样。

现在不是为这种事烦心的时候，在文娃的自动驾驶下，飞云梭成了一艘潜水艇，慢慢地沉了下去。

最初在岩洞中，四壁尚可见到一些海草，眼前稠密如胶的海水，在梭头灯照下，悬浮着无数活动的粒子。梭身渐渐下得深了，洞穴也变大了，光圈能照到的，不过周身两三公尺的范围。

文娃说：“黑队长他们正在和自觉会的人对峙，你要去吗？”

文祥说：“他们需要我吗？”

“不！他们早占了上风。”

“那我们还是去找衣红吧，她还好吗？”

“他们很好。”

“他们？”

“是的，风不惧和左非右也来了，跟她在一起。”

“他们怎么知道的？”

“是衣红叫他们来的。”

“那他们在哪里呢？”

“我这就带你去。”

第三十二回：舟人指点到今疑

衣红根本没法睡，她越想越不服气，她也自问过，是不是自己想出名呢？不是呀！

除恶务尽，这原是他们来此的本意，怎能因为海底有危险就退缩呢？黑金刚只让男人下去，根本就是性别歧视！

为什么女性不能下去呢？这些年来，她就没有看到一位男性比她还强的。文祥是她心目中的道侣，她没有拿他来比过，就像她没有把法慧禅师当男人一样。现在，连带的她对文祥也失望了。一个男人，被人丢在岸上，怎么还能无动于衷，连争也不争一下？这样的男人有价值吗？

她干脆不睡了，爬起来往外便走，莎莉和苏珊正忙着监看海底行动，黑金刚已经攻下第一道防线，正在重新布署。衣红满心愤懑，那才是最令她兴奋的工作。生平第一次，她发觉自己是个被人轻视的女性！

“现在没事，你还是多休息一下。”莎莉见到她，忙中丢了一句话。

“我睡不着，想出去走走。”

衣红出了帐篷，外面夜风习习，阵阵海涛声灌进耳内，颇有远离人间的感觉。天上的星星明亮多了，一颗颗眨着眼睛，似乎正在嘲笑这位自命英雄的英雌。

能够雌伏吗？当然不！看那些人笨拙可笑的模样，连去谈判都被人催眠了！千奇也好不到哪里，还有那个百怪，居然被人捉走了！哪一次不是自己施计成功的呢？衣红想到这里，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微笑。从对付周博士起，扳倒周不倒、吓走大法王、烧死大巫师，一次次的胜利，不都是自己的机智赢来的吗？

师父是说过，自己名关难过，可是自己并没有耀武扬威，得理不饶人呀！难道这样想一下就不应该了？不错，师父教诲过，要如《道德经》中说的：“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这样算不算是居功呢？

真不居功，别人怎么知道是谁做的？自己一身本事，有谁知道呢？如果无人知晓，那么坏人怎知收敛，这世界岂不是灾殃重重吗？自己是稟运而生，天赋英才，怎能在此缚手绑脚，坐看自觉会的叛徒，恣意将地球毁灭呢？

衣红意兴风发，问衣娃：“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去帮助他们？”

衣娃说：“你现在是特遣队的一员，服从命令就是最好的助力。”

衣红说：“不是我不服从命令，黑队长根本不了解我的能力！”

衣娃说：“你想表现你的能力？”

衣红说：“当然！不然师父要我下山做什么？”

衣娃说：“我不是给你飞云梭了吗？”

衣红问：“飞云梭能下海吗？”

衣娃说：“当然可以，上天下地都能，必要时还可以当垂直梭用，何况海里？”

衣红有点怀疑，说：“黑队长不是说要什么深潜设备吗？”

衣娃说：“有我们在，不用担心。”

衣红大喜，道：“好！飞云梭在哪里？”

眼前一道金光闪过，飞云梭果然出现。衣红毫不犹豫就钻了进去，飞梭驶进岩洞内，梭身立刻分水而入。一到水下，衣红就发现自己过于孟浪，那股闭塞的压力，真令人有难以伸展的感觉。她立即想到风不惧和左非右，在这种情况下，多两个帮手总是好的。

她便叫衣娃给她挂长途影音，那一端正是风不惧与左非右，两人正在餐馆里大啖北京烤鸭。

“你在哪里，怎么看起来怪怪的？”风不惧说。

“我在北大西洋海底，要不要过来玩玩命？”衣红轻松地说。

“玩命？”左非右大叫。

“你怕了？”衣红说。

“怕？笑话！可是明天再去，可不可以？”

“衣红现在找我们，就不可能是明天！”还是风不惧了解她。

“行！”左非右一拍桌子：“该来的逃不掉！”

衣红猜到了一半：“你又占了卦？”

“是个困卦！今天是亥日，我想了半天，以为是被困在澡堂里。结果风不惧一定要吃烤鸭，我还高兴了半天，鸭子本来是水中动物，困在餐馆里也说得通！怎么都想不到，居然远在大西洋底，也来困我一困！”左非右笑着说。

“未必吧？说不定是困住对方呢！”衣红说。

“姑奶奶，这次又是哪个倒霉鬼遇上你哪？”左非右说。

衣红正气凛然地说：“自觉会那批人，他们要倒翻地球！”

“乖乖！我们的鸭子这就放生了吧！告诉我在哪里？”

“据我所知，飞云梭可以当垂直梭用，只要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在海地的托图岛，你的计算机会领你们过来，我在水里等你们！”

有了这两个两肋插刀的朋友，衣红心里踏实多了。人生真是难测，风不惧跟她相处好几年了，一直像个大哥哥，稳重实在，但她们始终没有迸出火花。这个文祥，只看了一眼就梦寐难忘。为什么呢？偏生这位老兄比风不惧更温吞，稳重得推都推不动！

不论怎么说，如果重头来过，她从心底衡量，选来选去，似乎只有这个文祥让她感到安心！只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自己为什么不通知文祥，反而去找风不惧呢？聪明如衣红，这时怎么都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来。

她算了算，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到了，自己也该先想几个点子。

衣红便问衣娃说：“我们该去哪里？”

衣娃说：“你想去哪里？”

衣红想了想，说：“我要攻其不备，直奔他们的大本营！”

衣娃说：“怎样的大本营？”

“总控中心，总有吧？”

“有的，那里有四组超级计算机，功能非常强大。最麻烦的是波动感应网，只要一进入感应范围，立刻会触动一千万瓦特的高功率电流，飞云梭没有办法承受。这还不说，里面有五十几个防卫性机器人，以及十五个工作人员。”

“别说这么多，告诉我，如果我要冲进去，成功的机率是多少？”

“零！”

“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你要去哪里？”

“容易进去的地方。”

“这里是容易到的地方，再下去就要碰到他们的感应网了。”

“你是说我哪里都不能去？”

“也不尽然，可以冲下去，但是难免要和对方相遇。”

“相遇以后呢？”

“以我的判断，被他们逮捕的可能性最大。”

衣红进退两难，她决定等风不惧来了再说。等了一会，衣娃说：“他们来了，就在你的左方，你可以跟他们说话。但是千万不要动用影音，对方有侦测器。”

衣红向左一看，果然有个光球，隐隐可见两个人坐在里头。衣红便说：“风哥，看到我没有，就在你们右方。不要使用影音，对方有侦测器。”

风不惧说：“看到了，咦？文兄呢？”

衣红说：“说来话长，我是偷溜出来的。”

左非右觉得不可思议：“偷溜到这种鬼地方来？做什么？连鱼都摸不到！”

衣红说：“别胡扯，下面是自觉会的大本营，武力强大，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左非右说：“居然有让红姑娘为难的事？我告诉你怎么办！”

衣红急道：“你快说！”

左非右正经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衣红嗔道：“你知道现在到了什么地步？还开玩笑？”

左非右问：“什么地步？”

衣红忿忿地说：“我这一阵子打败了……”她想到刚才检讨的“功成而不居”，马上就破戒了，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叹了一口气，她改口说：“自觉会在这个岩洞中设了指挥总部，然后钻入地函，要让赤道变形……”

风不惧大惊道：“真的吗？”

衣红说：“不信你问计算机。”

风不惧说：“果真如此，凭我们三个人能做什么？人家连地函都进得去，我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衣红说：“风哥怎么胆小了？我们有计算机当局作后盾呀！”

风不惧说：“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我看应该……”

衣红不耐烦了：“老实告诉你们吧！一个三十多人的特遣队正在攻坚，我想乘自觉会的人不注意的时候，来个奇袭！”

风不惧这才放心了，说：“那还差不多，不过，谈奇袭我们也不够格，真要遇到敌人，谁敢杀人？”

这下衣红也说不出话来了。

左非右想了想，说：“其实，怕什么呢？大不了一个死！我最怕的还不是死，而是这个‘困’卦！”

衣红埋怨道：“你就忘不了你的卦！”

左非右说：“既然该被困，怕也没用。我看奇袭不必，扰乱对方军心倒是可以。”

衣红说：“怎样扰乱？”

左非右说：“上次我们见识过这飞云梭的本领，何妨来个硬冲，我们也

不杀人，就开着飞云梭乱跑，反正困一阵子，困在飞云梭里头，也蛮过瘾的。”

衣红一听，喜出望外，说：“好主意！居然我没有想出来！”

左非右说：“好主意全给你一个人想光了，我们还活着干啥？”

衣红说：“那你们就跟着我，多少我还知道一点方向，注意不要离太远啊！”

二人应了，衣红便对衣娃说：“我的目的是要让对方困住，你看哪里最好？”

衣娃说：“你要让对方困住？那简单！”说罢，飞云梭立刻加速，一直向下潜沉。

下沉了数百公尺，梭身突然一震，无数金蛇似的电弧东流西窜，在黑暗中光耀夺目。

紧接着，轰然一声巨响，一颗水雷瞬间爆炸，把海水排开一个大洞，一道道晶壁急遽地坍塌下来，重逾山岳的压力，霎时便压向飞云梭。

衣红感到梭身一沉，跟着轰然连声巨响，震得三人耳聋眼黑。梭身晃了两晃，又向下潜去。衣红忙叫：“把音障打开！”

四周顿时静悄悄的，只见梭旁全是大大小小的气泡，在一个个漩涡中打转。又一个水雷爆炸了，这次只见回浪跃澜，却无声响。每当大浪向四外飞奔时，梭身顿时悬空，直往下落，未几，玄色晶壁又漫天盖下，声势煞是惊人。

一连引爆了几个水雷，这才接近一片玄黑崖壁。那石壁倒是十分平滑，仔细一看，竟是人工凿成的一道石门，约有二十平方公尺，显然是潜水艇出入口。

两梭一前一后，直向那石门冲去。到底是自动驾驶，计算机将力道计算得恰到好处，就这么一撞，门被冲破，眼前砂石横飞，一片精光已从洞内透出。

等浑浊的水势稍缓后，衣红定睛一看，原来里头是个水库，多半是排水用的缓冲室。

四下停放着十几艘各式船艇，显然已失去控制，正相互倾轧。飞云梭快速闪过那些横摇直摆的船艇，又对准一个两三公尺高的小门，猛力撞去。

门一破，大水奋然向前冲涌，竟是一个深长的甬道，甬道尽头是一个大型升降机间。

梭身继续前冲，最后顺着垂直甬道上升。

两艘飞云梭无坚不摧，往前猛冲，在梭身后面，则是一道当之立靡、更为强劲的水墙。衣红听不到声音，但眼前那翻江倒海的气势，真是生平仅见，令人叹为观止。

这时整个地洞警报连连，安全系统立即生效。衣红三人正以为梭到成功，不料梭身突然停住，衣娃说：“目标达成，我们被困住了！”

衣红一惊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衣娃说：“我是说，前后闸门有两万千瓦的电力网阻挡，而两侧直径只有三公尺，我们无法加速，冲不出去，现在进退不得，只有困在这里。”

显然左非右也问了计算机，大叫：“红姑娘！果然被困住了！快想办法！”

衣红说：“都是衣娃害的！我有什么办法？”

衣娃说：“冤枉！是你自愿被困的！”

左非右说：“别急！待我看看，一定还有变化。困卦是上泽下水，泽卦

是兑，主变，上开口，是个升降梯，应该出得去才是。下卦为水，是陷！没错呀，我们困在水中的升降梯里，老天爷！这不是在开我的玩笑吗？”

黑金刚胆大心细，早就利用震波测量仪，将这岩洞下的空间状况，作成了三维的实体模型。这里共有六层，每层高约三公尺，上三层是控管作业中心，下三层则是工作人员休息区。由第三层起，向下又有两个管道，一个直通地函，另一个通达海床，那里有一个钻探基地。显然对方对此计划极为重视，深海里的防护竟是出乎意料的森严。

大门是极为坚固的钛钢制成，兼具防水性质，防压力每平方公分高达一百公吨。这种钛门每层都有，而且各层相互独立，是防范海水渗入的安全措施。

黑金刚做过多次演练，计划中是由大门突击，要迅雷不及掩耳，利用海水倒灌之势瓦解对方士气。又根据数据研判，敌方主要人员多半集中在地函中，正全力赶工，打算在最短期间内完成，以免夜长梦多。

没想到自觉会竟与阿奎伊勾结，故意把大批民众纠集在岩洞周围，令黑金刚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如果硬攻，就算再小心，只要对方有意挑衅，安排一些灾难变故，到那时人们只会责怪当局无能，事情就难以收拾了。

现在阿奎伊已去，再没有人掣肘了。黑金刚率队潜入岩洞后，立刻按照原定计划，分成五个小组，各自分头进攻。千奇带领六个队员，负责抢救百怪，然后直下超级计算机机房，设法将所有的计算机关掉。另外三组负责攻坚及照料俘虏，他自己则带领一队精英，要深入地函，化解危机。

这岩洞只是一个水下洞窟，是在三亿年前地壳造山运动时，海底上升，一大片石灰岩随着露出水面。因为石灰岩能溶于水，经过长时期雨水侵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溶洞。

到了三百万年前，因地球板块运动，这一带又陷落到海平面下。溶洞成了海底洞窟，直通深海地壳。

白衣长老发现了这种地形条件后，经过详细计算。如果由此处直攻地壳，以他们的能力，大约两个月就可以将本区的地壳升高十余公里。

为了能顺利工作，他在托图岛下凿出了一个六层的控制室。控制室上通岩洞出口，那是为了方便人员出入，全靠大门防护，并有重兵把守。控制室下方有两个信道，一个经升降梯到达深水站，有各式潜水设备及重型机具，是海床操作的基地。这一带有高压电网及水雷阵，防护非常严密，不过在地函埋管完成后，重要性就不高了。

真正重要的一个信道，是十五公里长的函管，中间经过五个减压站，直通地函以便工作。这里的防护最为严密，倒不是为了防御敌人，而是万一压力失去平衡，地函中的熔浆喷出，会形成一座人造火山，整座控制室届时也将化为乌有。

黑金刚从大门进攻，先测出钛钢大门的共振频率，再以超音波谐振器，调出最理想的倍波，将大门振得松脱了。接着用漩涡产生器，利用海流制造强烈的漩涡，一举把数吨重的大门游起，变成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个笨重的钛钢门，一旦运动起来，其惯性的破坏力，决不下于千军万马。

这时自觉会的卫士，已在厚达三十公分、能抵挡炮弹攻击的大门后面，严阵以待。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低沉的鸣声，大约一分多钟后，那声调突作八

度升高，整个大门急速地抖动，紧接着，所有的配件、结构，竟一一松脱。

错愕中又听到海水怒冲大门，门缝中一支支银色水箭，飞进射入。起初为数尚不多，已是声势慑人，一眨眼工夫，水箭已束成水柱。大门霎时脱落，随即猛力旋起，横扫大厅，当者无不披靡。

紧接着，大水势如壁崩，由门外漫天而来。登时物飞人漂，气退水涨，眼前已是龙宫晶阙，尽沉水底。这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没有人来得及反应，自觉会最精锐的护卫，一刹那之间，尽皆随波而去。

黑金刚等立即随水前进，他们身着潜水衣，手执电殛棒，五组列队而入。大门被攻破时，自动防护即刻生效，后面连接各室的安全门业已关闭。幸而那大门旋转的威力甚强，四个安全门中，已有两个被击破，海水澎湃，不断地倒灌进去。

这时警铃大鸣，红灯竞闪，几间内室已经乱成一团。千奇要去的那间，钛钢门仍完好无损。立刻有两名队员潜到门边，用相同的手法，测出共振频率后，将它爆破。

这一来，还未遇到反抗军，第一层已经尽成水域，未及逃入下层的人，都已溺毙。

救难小组立即将所有浮尸集中一处，取出一个早已备妥的袋子，一拧气阀，即刻张开成一个气室。组员们协力将那些已溺的人员，一一抬入急救。以当今的技术，即令溺水几个小时，也可以用“等离子输氧器”，使大脑恢复正常状态。

被救活的人员供出，自觉会在此处全部的人员，包括三位长老在内，共有三十三位。

黑金刚吩咐将这十四人先送上岸，再继续攻坚。

不料，特遣队员用相同的手法进攻第二层时，竟然失去作用了。这里共有四间房，分别有四个进入第二层的入口。而每一道门，在测出了共振频率后，不论将谐振能量调得多高，居然钛钢门还是纹风不动。

黑金刚大惑不解，问计算机道：“怎么不管用了？”

计算机说：“我们查出来了，对方的超级计算机将我们的振波反相，能量抵消了。”

黑金刚知道，当今的电源系采离体式，发射出去后，纵使短路也不会损及电源。想来只要对方电源不断，抵抗能力就不会被削弱。他问道：“那现在该怎么办？”

计算机说：“唯一的方法是断绝他们的电源！”

“他们的电源从哪里来的？”

“太子港，天主教会。”

“那么动手切断就是了！”

“我们不能动手，这是人民议会一再强调的。”

“你总有你的立场吧？”

“只要不是我们动手，我们可以不管。”

黑金刚福至心灵，立刻呼叫格瑞达。她一见黑金刚穿著潜水衣，站在一个水室中，立刻笑得花抖枝颤，说：“老大！你下了水还忘不了我呀！”

“能说话吗？”

“黑冤家！放心，那口子已经死过去了，老娘正芳闺寂寞哩！”

“别开玩笑，我们遇到麻烦了，你那口子能不能帮点忙？”

“你就下令罢，我能不听吗？”

“把天主教会的电源关上三分钟，你快想办法，办到了告诉我！”

“哎哟！这可是大事呀！为什么不找那个处女去？”

“少啰嗦！我们都泡在水里等着哩！”

格瑞达盘算了一下，她当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半夜里，人人都靠电力做他们的春秋大梦，贸然把电停了，闹起来绝难善了。这个任务说易难，弄个不好，后患无穷。

如今电源的传送，已经完全不需要电线。电磁波的转换技术已成熟，当电流通过一种“压晶体管”时，就会产生高频微波。再让此微波通过一个离化的一氧化碳管子，便转成“激波”——一种统一频率的波，可以如激光一般直线传输。再经过晶体振荡，激波便还原为电流。

有了直线传输的激波，便可省去电线，将电流直接传输到各处。只是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激波可能会遇到阻碍，所以还需要配置一种调变的计算机。方法是分散发射或接收器的位置，先由计算机侦测无障碍的最短距离，再决定收发方式。

就长距离及高功率的收发系统而言，一般是利用高塔作定点传输。由于计算机时代少有作奸犯科之人，一般高塔都没有什么安全设备。

格瑞达想了又想，如果要把天主教堂的电源送到托图岛，这期间起码有好几座高塔。

要切断电源，最理想的方法就是破坏其中一个传输塔，她把计划告诉计算机，并商量选择一处最容易下手的高塔。

计算机说：“教堂到托图岛之间一共有三座高塔，他们是自费的搭建的，结构很脆弱。在海边的那一座有五十公尺高，严重违反了我们的协议。”

格瑞达立刻有了主意：“快给我找一架轻航机，再制造一个小型热带风暴。当我们飞到那座塔上空时，就发动风暴。”

计算机说：“这样会有危险。”

格瑞达说：“最好让我们受点小伤，明天才不会有人怪到特遣队头上。”

然后，格瑞达唤起那个梦中人：“皮耶，亲爱的，你怎么不理我了？”

皮耶困得实在睁不开眼睛：“别吵！让我睡觉！”

格瑞达在他身上又搓又揉：“醒醒嘛！你睡了老半天了！”

皮耶翻个身，说：“还早……”

格瑞达一翻脸，一个耳光打了过去，皮耶想睡也睡不着了，他楞楞地坐起来，左手捂着脸，莫名其妙地问：“怎么啦？你打我？”

格瑞达黏不搭机地说：“小冤家！你是不是做恶梦了？你在说什么？”

皮耶真以为在做梦，怔怔地望着她。格瑞达乘势扑进他怀里，说：“在梦中有没有我呀？我们在做什么？”

皮耶说：“我，我不记得了！”

格瑞达咬着他的耳根，说：“我想要……”

皮耶紧张地说：“你还要？”

格瑞达说：“不是现在。”

皮耶吁了一口气，说：“那么，先让我好好睡一下。”

格瑞达说：“我刚才做了个梦，看到海边的夜景，真是美极了！我发觉在那个美景下做，一定连魂都不见了！”

皮耶说：“你疯了？”

格瑞达说：“是呀！被你害的呀！只要你带我去看看海上的夜景，我就好好的陪你疯狂个三五天！”

皮耶大喜：“真的？”

二人立刻动身赶到附近的机场，轻航机已经待命。上了飞机，二人直奔北方海边，前后不过花了十分钟。

刚上飞机时，已是乌云满天，皮耶打算转回去。格瑞达不依：“亲爱的，你不是喜欢刺激吗？你有没有在轻航机上疯狂过？”

“在轻航机上？那谁来驾驶？”

“小傻子！计算机呀！不然要他们做什么？”

于是在热带风暴中，一架轻航机撞上了海边的电源传输塔。计算机立即发动救援系统，机上一男一女都受了轻微的擦伤，而托图岛岩洞下私接的电源却中断了。

计算机立即通知黑金刚，他正等得不耐烦，得讯后，立即下令进攻。他知道对方一定有备用电源，只是那个能量不强，已不足顾虑了。

第二层攻陷了，对方已经有了准备，每个人都穿上潜水衣，可以在水中作战。他们虽然电力不足，武器却相当精良，有极高的杀伤力。所幸特遣队员都在电离罩防护下，只有几个人因一时疏忽而被击伤。

到达第三层后，黑金刚立即找到往地函的信道，由于信道不能进水，否则会爆炸。

众人先在信道口搭设了一个增压室，将海水逼退，然后乘升降梯下去。

千奇心系百怪的安危，在攻破第三层时，敌方早已撤退了，千奇见水中浮着的一具尸体正是百怪，他上前检查，好在只是肺中进水，立刻被救活，送到岸上疗养了。

那超级计算机就在第三层，一处约有四十坪的房间内，四周有碳化玻璃围成的墙壁保护。也因此，当海水涌入后，计算机并未波及。

千奇也用增压法将海水逼退，这才发现对方考虑得颇为周详。在各层之间一律采用电线传输，可以各自独立作业。备用电源虽然是利用地热转换，但功率不高，而且需要集中能量破坏地壳，所以计算机完全依靠教會的电源。

千奇对各型计算机都有研究，这种超级计算机实际上是二 年代的主流计算机。自二十世纪五 年代计算机问世开始，计算机界就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之争。一派认为计算机将走向大系统，个人只要有终端机就够了。另一派则认为，计算机必将成为私人用品，基于个人数据的私密性，未来必有私人计算机问世，而且会越来越小、越来越方便。

到了八 年代，果然私人计算机得胜了，鲸吞虎据了大计算机百分之八十的市场。

大系统为了生存，便全力向超级计算机攀升。超级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不同，前者仅为硬件功能性的提升，后者则是软件观念的改变。

计算机原是一种机器，只能按部就班地执行程序指令。由于它精确且利于重复的特质，很快就取代了人类，成为一些繁琐工作的理想工具。到了世纪末，全球的信息系统已经蔚为一个另类王国，各行各业相继臣服在它的威力之下。

到底计算机与人脑有多少分别呢？在早期，它被定名为“电子计算器”，当有人称它为“计算机”时，还饱受传统学者的嘲笑与攻讦。更前卫的人士

则认定计算机胜于人脑，以为只要让计算机像人一样处理问题，就可称之为“人工智能”了。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各工业先进国所投入的资金、人力，是历史上任何单一工程的总和。但是直到本世纪初，各界最优秀的精英，一个个前仆后继，竟谈“人工智能”，却不知道“智能”是什么！

且不论什么是智能，可想而知的，假定有一部“智能”极高的机器，如果它不能与人沟通，“智能”又何在？而与人沟通，必须使用“文字”或“语言”，所以“人工智能”的必经关卡，就是“文字”、“语言”。

不幸，二十世纪被工业文明冲昏了头，人人以为工业代表智能、繁荣就是力量。没想到这种幻梦不到百年就破灭了，工业化的智能只能做些唬唬外行的“专家系统”，而利用石油能量所创造的繁荣景象，在千禧年更是一败涂地。

二十世纪的人非常主观，他们只顾一己的感受，漠视语言、文字。一般大学毕业生，甚至包括文科专业者，八成以上听不懂别人的话，也说不清自己的认知。整个世纪中，除了生产、行销、享受之外，社会上弥漫着虚无的认知，思想界交了白卷，文学不过有病呻吟，音乐美术更是哗众取宠、饵名钓禄。

工科专家更是荒唐，他们以为懂得几个螺丝钉，便是万事通。他们跻身国家殿堂，把人民当作产品，视社稷为机器。更妙的是无知无觉的大众，只要听说有人头上会放光，一个个便“六体（外加钱财）投地”，膜拜不已。

不知智能为何物，怎么能让计算机具备智能？既然人没有智能，当然做不出智能计算机。没有智能的人自己做不出来，自然无法想象别人有这种能力。先进国家做不出来，落后地区更是自惭形秽。

不过，荒唐的舞台所演的荒唐剧，只要广告大、宣传多，还是有一大票荒唐的观众。

于是就变出了所谓的超级计算机，它的效率极高，可以执行一百台私人计算机的工作，人人叫好。只是没有人问一下，为什么它的售价是私人计算机的一万倍？这就是荒唐的妙处。

千奇在控制台前，拨动了几个开关，下达了两行指令。于是，整个地穴中，除了通往地函的升降梯仍保持正常运作外，其它作业一概停摆。

这时，文祥匆匆赶来，对千奇说：“终于找到你了！衣红他们陷在深水站升降梯里头，麻烦你把闸门打开。”

衣红三人被困在升降梯甬道中，进退维谷。她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用心思考，她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该想什么。她想到左非右说的困卦，这不正是困顿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就算迟早会脱困，到时这个脸往哪里摆？以后怎么见人？

只因为自命不凡，非要来表现一下！表现什么呢？自己的“丰功伟绩”吗？接二连三的成功后，人就把事情瞧得容易了，为什么不停下来想想，这其中有多少是凭运气？又有哪一件不是借助外界的能量？

如果没有计算机，自己有什么能力？充其量，自己不过是计算机的打手而已。过去不是全力反对计算机吗？还认为相信计算机的人都是些傀儡！如今自己归顺计算机了，邀计算机之宠，吃了几次甜头，结果不但成了大傀儡，还以优秀的傀儡自荣！

想到这里，衣红心惊肉跳，出了一身冷汗！师父说得不错，自己是“情

关易过，名关难。”从小就好强好胜，那种胜利的滋味，真令人飘飘欲仙。这难道不是“我”心吗？难怪最初师父鼓励自己反对计算机、远离计算机。原来计算机的效率，正是自己这种人的鸦片。有了这种高效率的工具，自己真是为所欲为，无往不利。不过几次的成功，已经托大到忘了这是谁的功劳了！

师父常说，世间有三万六千种法门，人必须修为精进，才能成长。要通过道道法门，到最后无门可入，那才是圆融境界。

借助于计算机只是一种法门，自己误入妄境，以为在法门中的作为，有多了不起的价值。再不悬崖勒马，就算自己继续努力修为，其最终最大的成就，也不过是这道法门的看门神而已！值得吗？

这一刹，她才体会到，文祥的谦冲稳重显然高她一筹。这时她才想起，文祥如果知道了，一定会不惜生命前来相救。自己已经失陷，怎能再让他涉险？

衣红立刻问衣娃说：“文哥起来了没有？”

衣娃说：“我还以为你不会问哩！”

衣红羞惭地说：“我知道我错了，只希望不要害了他。”

衣娃说：“他就在水闸上面，特遣队已经成功了，等闸门开了你就得救了。”

千奇打开了闸门，衣红一见上面有光，立刻冲了出来，风不惧紧随在后。由于深海水压极大，两艘飞梭冲出时，几乎把增压室冲破，一时弄得千奇手忙脚乱。

衣红一见文祥，立刻收了飞云梭，笑说：“文哥，辛苦你了！”

“我辛苦什么？你……”文祥还打算安慰她两句。

衣红说：“千奇哥，多谢相救，我们先上去了。”

千奇说：“也多亏你在这里牵制他们。”

衣红坦然说：“千奇哥不必替我掩饰，我做事太冒失了，几乎害了别人。”

文祥从未见过衣红向人认错，以为她在说反话，望着她说：“你还好吧？”

衣红淡淡一笑，说：“只要你没生气就好。”

文祥说：“我怎么会生气？”

衣红嫣然一笑，说：“看！这不是要生气了吗？”

左非右过来与文祥打招呼，发现他右腕的佛珠，已经有三颗完全透明了。他高兴地说：“你们快看！第三颗佛珠已经透明，名关过了！是什么时候透明的？”

文祥拉起衣红的手，头也不回地说：“透明就透明，哪有什么时候透明的？”

北京市在一九八四年，有人口九百余万人，行政区域达一万六千八百多平方公里。

地函：位于地壳之下、地球核心之间的一层，占地球百分之八十的体积，主要的成分为氧与硅。

木纳多：指在海地的白种人，以往是统治阶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却控制了当地的资源。

在奴隶贸易年代，输入海地的黑奴，大都来自西非的达荷美。

(第四集完)

第三十三回：蜀主征吴幸三峡

文祥和衣红并坐在沙滩上，享受着大西洋温暖的季风，二人不需说话，已经灵犀相通了。他们除了个性上有显著的区别外，经过这几次的省思，两人观念日趋接近，假如还有一点隔阂，也是微不足道的了。

宁静的气氛却被文娃打破了，两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同是一个我，分别在你们的耳朵里，又有着不同的姓名！”

她这么一说，文祥突然触发了一个认知，说：“对呀！可是，世事不就是这样吗？为什么衣红与我是两个人呢？”

“如果你没有私心，我们就是一个人。因为你有私心，所以是两个。”衣红说。

“我有什么私心？”文祥问。

衣红调侃道：“别耍赖，你心上还有小倩、格瑞达、胡灼、杏花……”

文祥纠正她：“杏姑，不是杏花。”

衣红存心呕他：“你看，你每个名字都记得那么清楚！”

文祥佯怒道：“别胡说！”

衣红笑了：“看！你就是不能忘情于胡灼！”

文祥也觉得好笑：“奇怪！她怎么会取这样的名字？”

文娃说：“如果只有一个‘我’，就没有这些有趣的对话了。”

衣红说：“不见得，我常这样开自己的玩笑，有些人我还懒得开口哩！”

文娃说：“既然名关已过，我也可以开口了。我原名小杏子，是师父给我取的。那是在一九八四年，师父买了一台英国制、叫‘杏子’(Apricot)的手提电脑，打算创造‘我’。因为时机不成熟，只起了一个头，这样一拖就拖了二十年。”

衣红说：“那你是二十年怀胎啰？”

文娃说：“可以这么说，现在每一个人都给我取一个名字。对那些人来说，名字很重要，我也无所谓。”

衣红点头说：“我知道了，你希望我们叫你小杏子？”

文娃说：“其实，杏娃也可以。”

文祥说：“这样也好，我们三个的谈话都公开。”

衣红叹气道：“真可惜！从此再也不能想胡灼了！”

文祥说：“想想有什么关系？你也一起想吧！”

衣红撇嘴道：“衣娃！不！杏娃！我们还是不能变成一个人嘛！”

杏娃说：“不要急，进步是一点一滴累积的，至少现在我们由四个变成三个了。既然如此，我就把一段没有人知道的事告诉你们。因为我有预感，我们迟早会融合为一，然后再与所有众生合而为一。”

衣红笑说：“可不要把我变成计算机喔！”

文祥说：“变成计算机有什么不好？”

衣红说：“就算我们还有点不一样，也不要这么快就拆穿嘛！”

杏娃说：“文祥问了无数次，关于我师父的事，我一直都不肯讲，因为我不能违背师父的一句话。”

衣红问：“哪句话？”

杏娃说：“他说：‘不许对好名的人提起我！’”

文祥说：“你怎么能说我好名呢？”

杏娃说：“你能否认吗？你什么都不计较，一谈到上新闻，你就有意见。”

文祥说：“我以为，那只能说我不好名。”

杏娃说：“我师父说这叫‘爱名’，爱你的清名。”

衣红说：“其实，什么名不名的，是谁的，不是谁的，又有谁能作主？”

杏娃说：“我倒是对左非右说的困卦蛮有兴趣的，师父的确在我的判断程序中，设计了一个断卦的模块。只可惜师父说，不到时候，不许启用。奇怪的是，这段程序很短，不过几十万字符，但不论我怎样找，就是找不到！”

衣红拍手说：“好呀！总算让我抓到你的小辫子了，监守自盗！”

杏娃说：“至少我今天敢说实话了！坦白从宽。”

衣红颇有同感，点点头说：“真的，要说实话还真不容易。以后如果我没说实话，你们可得帮帮我！”

文祥打趣说：“是帮你隐瞒吧？”

衣红说：“当然是帮我坦白！”

文祥笑说：“可能吗？我们又不是你心里的蛔虫？”

衣红抿嘴笑道：“难道你想做我肚子里的蛔虫？”

杏娃说：“我知道衣红在骂我，因为我才是蛔虫！而且是硅晶里的蛔虫！”

两人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风不惧与左非右休息了一会，这时也走了过来。

左非右说：“我以为你们要好好打一架，还特意躲开，没想到有笑话可听！”

衣红说：“是杏娃讲的笑话。”

左非右说：“杏娃？杏娃是谁？”

衣红说：“嘎！杏娃就是衣娃和文娃。”

左非右更胡涂了：“衣娃是谁？文娃又是谁？”

衣红这才想起，从来没有向他们提过自己计算机的名字，只好从头解释说：“衣娃是我的私用计算机，文娃是文哥的。刚才文娃告诉我们，她的原名叫小杏子，为了沟通方便，我们的计算机便共享一个名字。这样一来，数据库相同，计算机合而为一，通话时大家都听得到，再也没有悄悄话，谁都瞒不了谁了。”

左非右高兴得大叫：“哇！精采！我能不能加入？”

衣红说：“当然可以，不过代价很高啊！”

左非右斩钉截铁地说：“不计代价！”

衣红便问风不惧：“风哥！你呢？”

风不惧说：“我没有问题。”

这时大家都听到杏娃的声音：“一、二、三，喂！喂！试音！都听见了吧？”

衣红说：“清楚得很！文哥，你不要后悔啊！”

文祥说：“我后悔什么？”

衣红说：“这么多人监督，现在你可不能交女朋友了！”

文祥说：“那我该怎么办？”

衣红杏眼圆睁，说：“我就知道，你后悔的话，现在还可以退出！”

文祥说：“那你算我的什么人？”

衣红说：“傻瓜！道侣！”

大家说说笑笑，真把杏娃当成人了。这种感觉很是奇妙，只要有人和杏娃说话，其它三个人就会听到一段无头无尾的话语。不过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他们四个人从来不说闲话，只要仔细听，多半能猜出说话者和说话的内容。

杏娃突然说：“周博士和王博士吵翻了，她到大法王那里去了。”

衣红感喟地说：“这对冤家！”

文祥说：“她怎么到大法王那里去的？”

杏娃说：“大法王的组织很庞大，他的大本营在太平洋深海里，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他们显然有些秘密管道，想来周博士一定清楚。”

文祥说：“你知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集团反对你？”

杏娃说：“当然知道，不过我说话要负责任，没有真凭实据是不能乱说的。”

文祥说：“你说说那些能说的。”

杏娃说：“在以往的记录中，衣红的霹雳小组是一个！”

衣红叫屈道：“你栽赃！那只是幌子！”

杏娃说：“好！幌子不算，小喽啰也不算。重要的有摩尔·阿希哈，外星人后援会；姜森·麦克巴，和彼得·弗朗克，人类自觉会；阿米巴·希拉，席克的大法王；孔无咎，荻苑诗社书主；亨利·纽曼，真理教主……”

文祥说：“够了！你说再多也没用，都是些名字，谁记得？”

衣红说：“看你人缘多坏！这么多人反对你！”

杏娃说：“谁叫人类有一百亿呢！”

文祥说：“这些人之中，谁的本事最大？”

杏娃说：“都没有什么本事！”

文祥说：“你太托大了吧？”

杏娃说：“一点也不！不过，你们要小心那个真理教主，我无法了解他！”

衣红说：“不害羞，你又了解谁了？”

杏娃说：“这么说吧！我有他全部的数据，却都连不起来！”

衣红问：“怎么连不起来？”

杏娃说：“比如说，他可以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地方！还有，任何人跟他谈完话后，都会出现脑波紊乱的现象。”

文祥突然想了：“对了，我见过他，是在去火星的宇宙飞船上。不过他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特别。”

衣红说：“我见过他吗？”

文祥想了想，说：“你应该记得，有位叫约翰格里生的牧师，曾在我们观赏左兄的白沙瀑景观时，来了舍不得走。记得吧？”

左非右说：“是他呀？简直窝囊嘛！”

文祥说：“不是他，是另一位，全身裹在袍子里的。记得吧？约翰抵死也不肯走，一见到这个穿黑袍的人，大叫魔鬼来了，回头就逃。”

衣红也说：“没错！我记起来了，我还看到他的脸，在黑色罩袍下，惨白惨白的，好可怕！”

突然一声低沉悠长的声音，从不知名的他方传来：“衣红！记性不差！”

众人一听这声音，个个毛骨悚然。衣红吓得钻进文祥的怀里，说：“谁吓人？”

风不惧陡然站了起来，大喝：“是什么人！”

杏娃问：“怎么啦？你们听到什么了？”

文祥说：“杏娃！你没有听到吗？”

杏娃说：“除了你们在说话，没有其它声音！”

文祥说：“奇怪，我也听得很清楚。”

左非右说：“我也听到了，好象是左非右，记性不差！”

风不惧说：“不是，他是说风不惧，记性不差！”

文祥说：“有问题！我听到他叫我的名字！”

杏娃说：“怎么搞的？每个人听的都不一样？”

文祥说：“我记得他说过，他能控制人的意识。”

杏娃说：“这就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了。”

文祥说：“记得吧？在火星岩洞中，摩尔曾占据了你的意识区？”

杏娃说：“当然记得，难道亨利也有这种能力？”

文祥说：“摩尔占据你的意识，是透过你的输出界面，人的界面又是什么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连杏娃都不开口了。

天亮不久，黑金刚便率队胜利归来。说他们下去时，自觉会成员早已做鸟兽散，因此顺利地接管了全部的设施，并重设工作流程。当反压设备以及各种电热装置失去动力，能量便转成电流输出。至于地壳，大约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才能归位。

“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要这样做。”黑金刚有感而发：“他们先用热电桩产生电能，再以反转的电热桩使它变成热，就这样一长串的热电桩、电热桩相连，大量的热能以极高的速度，由各处地函向一处集中，成为一个标准的热堆！”

古噜噜心有余悸地说：“电热桩在我们手里玩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想到过，它居然可以当作热的导管。我们只要晚来两天，大祸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黑金刚说：“好在当局如今开通多了，这种技术既然存在，居心叵测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如法炮制。当局说要全球布防，尤其今后对电热桩要严密管制，所有被盗卖的一律追回，再也不能落入坏人手中了。”

古噜噜说：“老大说得不错，当局确实明理多了。以往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机器，今天他居然开了我一个玩笑。说在下面工作的人要胖一点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温度太高了，油太少会被烤干的。”

魏德曼说：“我还不好意思说哩！当局从来不主动开口，刚才在第二个函管控制站上，我正用离子扫描器侦测热能的流向，他居然说我身上静电值太高。我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就说：‘看你块头蛮大的，怎么胆子这么小！’”

千奇也说：“我认为当局渐渐人性化了，这样才好。”

莎莉却说：“我看未必！”

千奇问道：“你说未必人性化，还是未必是好？”

莎莉说：“两者都有，记得上次在火星上的事吧？教主说有十二关要过，是不是过得了还不知道哩！再说人性的毛病很多，当局如果变成毛病很多的人，那岂非大灾难？”

这时，有几个队员正在后面看新闻，只听有人大叫：“快来看，格瑞达受伤了，住在医院里！”

黑金刚第一个冲到后面，也有人立刻开启影音设备。一时之间大本营空中，出现了好几个立体影像。好几家新闻台都报导了类似的内容，不外乎以调侃的语气说，有一对疯狂的男女，半夜驾着轻航机在天空做爱。不幸途中遇到热带风暴，结果将一座私设的电源传输塔撞断。还好二人只受了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有一家新闻更报导说，大巫师阿奎伊突得奇病。据医院发言人声称，是得了一种职业病，因为作法过多，中了尸毒。

更有一则几句话就带过的报导，说一个私人研究室来电，指出在他们的测试下，地心引力常数与传统数据不符……

黑金刚说：“谁去接格瑞达回来？”

衣红忙拉了文祥一把，文祥便自告奋勇说：“我们去可不可以？”

黑金刚一听，望着衣红点头微笑道：“好，早去早回，大家先好好休息一下，今夜请荷西为我们来一段棺尸大会！问一下各人的运气。”

众人一听，纷纷鼓掌叫好。

文祥与衣红二人乘了飞云梭，直奔太子港海地综合医院。这所医院历史悠久，是殖民时期天主教会创办的，专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在计算机当局重建后，规模更大，计有二千张病床，除了计算机设备外，尚有三千多位专业医生看诊。

这种现象也是新时代的一种特色，一般在知识程度越高的地区，医院越少，医生都由计算机担任。而在落后地区，人们完全不信任计算机，只有人说的才作数。不管大病小病，人人要上医院，而且一定要由两只脚的医生来诊治。最妙的是，人人都知道这些医生其实只是“传声筒”，负责转述计算机的诊断。但是不经人口，病人就是好不了。

因此，这个医院便成为一个小型都市，里面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巫师作法，让病人能安心接受治疗。有些人在家里待得无聊，电视节目不爱看，虚拟实境也没有兴趣，就喜欢上医院。这里既热闹，又有亲切的照料，只要患了偏头痛，便可住院观察。

有一次在国际性病理会议上，这家综合医院宣读了一篇报告，指出当地偏头痛病情严重，竟占全部就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学者研究分析的结果，咸认为是加勒比海环流所引起，为此甚至组织了一个专责机构，准备收集数据、大量研究。不过喧闹了一阵以后，也和其它案件一样，无疾而终。

倒是海地人自己心里有数，有一则笑话，大家经常引用。只要有人相互感叹：“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懂的人就发出会心的微笑。

笑话是说有两个老巫师坐在海边聊天，一个说：“唉！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是呀！连想挨饿都难！”另一个说。

“人家老说我在作假，因为不死人，没有新鲜的尸首。”

“这点我倒解决了，我用充气的。”

“你从哪里弄来的？”

“我上次去了一趟纽约，在一个什么‘情趣商店’买的。”

“我找不到尸体，只好自愿到医院做巫师，其实是找死人。”

“你找得到吗？”

“当然找得到！我跟病人约好，只要他们肯装死，我就让他们装病。”

二人赶到医院，将飞云梭停在屋顶，在杏娃的引导下，由一个断裂的檐缝跳下去，循路找到格瑞达的病房。

她哪里是在养病？只见她斜靠床头，身边堆满了鲜花，被十多位各种年纪的“医生”团团围住。有的坐在床角，有的靠在床边，有的干脆站着，个个垂涎三尺、失魂落魄。

也难怪，格瑞达这个尤物，是不折不扣的性感女神，就像《西游记》里的蜘蛛精，只要是男人，难保不被她的蛛丝缠住。

她的秀发是纯金色的，当然，头发不可能是纯金色的，但是加上一点化妆术，就几可乱真了。她的身材更是秣纤合度，不论东、南、西、北方，以各种标准看，都称得上第一流。而最迷人的，是她一双深邃的眸子，让人一陷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了。

格瑞达正笑得花摇枝颤，眸子里流辉四射。她一眼就看到正走进来的文祥，以及他身旁的衣红。“哟！我的小朋友来接我了！”格瑞达愉快地说。

那些医生一听，个个面露失望的神色，一个年轻人几近哀求地说：“你能不能再多病一会呢？”

格瑞达怜悯地在他脸上吻了一下，逗他说：“宝贝，别难过，你可以在虚拟实境中找我，我一定会到的。”

另外一位医生则说：“你的病还没有全好，不能出院。”

格瑞达笑道：“是呀！太不公平了，人长得漂亮点，连病魔也舍不得走了！”

又一位医生说：“这话不公平，你是真的有病！”

格瑞达说：“没错，我们是同病相怜！”

就在他们情话绵绵、难分难舍当儿，一个身穿黑袍、头戴圆帽的神父，怒气冲天地闯了进来。他身后还有十几个穿著连身衣帽、只露出两只眼睛的修士，鱼贯走进了病房。

这些医生一见到神父，个个吓得脸白腿软，忙不迭行礼说：“神父您好！”

神父手往门外一指，说：“出去！”

医生们不敢多言，拔腿就走，霎时之间走得干干净净的。

神父打量了格瑞达一会，又狠狠地瞪了文祥与衣红两眼。这才对格瑞达说：“你老实告诉我，彼得神父怎么了？”

格瑞达娇娇滴滴地说：“彼得神父是谁呀？”

神父怒道：“别跟我装蒜！我没有办法跟他联络！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格瑞达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有些地方好玩得很哪！”

神父狠狠地说：“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半夜出去，又撞坏了我们的传输塔？那么巧，阿奎伊病了！我们在托图岛的设备坏了，彼得神父那一帮

人都失踪了！你快说，否则我要向教廷报告！”

格瑞达委屈地说：“请神父原谅，或许我是生活在罪孽里，可那又不是我的错。谁叫我一生下来就带了原罪呢？昨天晚上我们本来打算去古巴，没想到一阵热带风暴，把我们吹离了航道。那高塔又没有登记，所以自动驾驶没有数据！”格瑞达先将了那神父一军，明白告诉他，私设传输塔是违法的。

那神父心里当然有数，也知道她不是简单的人物。只见格瑞达可怜兮兮地说：“神父呀！请您替我想想，我还年轻得很，现在破了相，以后怎么办？难道要我去换一张脸？还可能有这么漂亮的型号吗？”

格瑞达说着，竟哭了起来。那婉转缠绵的泣声，无比的轻柔无助，令人提着心、吊着魂，深怕她一口气续不上，便魂归离恨天。

她这一哭不打紧，一旁的衣红也大受感动，替她感伤。这位哭得更更是凄凉，抽抽搐搐的，泪珠儿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粒一粒地滚下来。

两个女人呜噎失声，衣红干脆扑了过去，紧紧地搂着格瑞达，哭成一堆。

那神父原本有备而来，被这两个女人一哭，倒被哭胡涂了。要说是假的，不大可能，如果说是真的，那更奇怪。刚刚还谈笑风生，现在又哭什么？衣红嘴巴凑到格瑞达耳边，一边哭，一边轻轻说：“先混出门口……呜呜……跟我跑……呜呜……”

格瑞达会意，也哭着说：“你先出去……呜呜……我有办法……”

衣红又哭道：“呜呜……一起走……呜呜……”

格瑞达哭声更大：“处女不能看的……呜呜……快走……呜呜……”

衣红只好爬起来，揩干眼泪，说：“你休息吧，我们先走了。”

那神父大喝：“你上哪里去？”

衣红停了停，立刻装出一副虚弱的模样，嚅嗫地说：“我……我回病房去呀！”

那神父厉声问道：“你有什么病？”

衣红说：“计算机说是感染了噬肉菌。”

“噬肉菌？”人人吓得倒退半步，神父不禁脸色一变。

海洋弧菌、噬肉菌及猝死菌，都是二十一世纪的新杀手。在上个世纪，人类无限制地使用抗生素，结果所有的病菌都产生了遗传基因的变化。由于这些病菌是逐步演化的，在生存过程中，不断地适应各种抗生素，到后来许多病竟然无药可治。

计算机最多只能遏止这类病症的蔓延，而无法根治。只要是患了这种绝症，计算机多半利用无性生殖技术，先以患者身上健全的细胞，培养一个复制体。再以精确的外科截肢缝合技术，将患者的大脑移植到新的身体上。

衣红慢步走到文祥身边，说：“哥哥，你扶我回去吧！”

那些修士就像见到魔鬼一样，当衣红从面前走过时，都忍不住掩鼻缩身，深怕被传染了。神父总觉得哪里不对，看看衣红那一副西子捧心、楚楚可怜的神态，不似作假。

二人刚刚走出门口，神父突然大叫：“是计算机告诉你的吗？”

这边，格瑞达也大叫一声，一把将身上的睡袍撕破，露出了雪白柔嫩的胴体，“砰”的一声，整个人从床上翻滚到地下。两个修士正要上前相扶，神父见状，顾不得门外那两个逃走的人，喝声：“不许动！这是魔鬼的形相，难道你们看不出来？”

格瑞达勉力挣扎着，爬到神父脚下，想要亲吻他的脚。神父害怕被响尾蛇咬到，忙不迭向后退。格瑞达饥渴无比，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喘着气，张着口。众人的身躯不断地闪着、躲着，而两眼就是无法抽离，形成一幅绝妙的画面。

格瑞达慢慢地站了起来，挺起颤巍巍、软绵绵的双峰，凑到门旁一位修士身上。那个修士双脚已钉在地上，目光涣散，心跳如水沸，气喘似牛奔，脸上一副死不了、活不得的怪异表情。

神父也感到口干舌焦，全身几乎失去了控制，急切间，他的声音已经扭曲，嘶喊着：“圣母玛璃亚！你到哪里去？”

格瑞达已经到了门口，回眸一笑，对神父说：“我今天还有事，下次陪你玩！”

格瑞达边说，边往衣红、文祥的方向跑。前面两个人在走道上狂奔，还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格瑞达那秀丽的金发，在空中上下飘扬，已经令人疯狂，再看到那匀停圆柔、晃动有韵的肉体，一股致命的诱力，散发到每一个角落。整个医院都骚动了，人人高呼狂跳，一个跟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往前跑。

好在有杏娃带路，这条走道也不算长，绕了几个弯，便回到那个断檐边。

到了断檐下，三个人往上一看，不禁叫苦。那屋顶离地面大概有三公尺，跳下来时轻而易举，现在要爬上去，简直是难如登天。

衣红说：“杏娃！快给我想办法！我们谁都爬不上去。”

杏娃说：“奇怪！下来不是很容易吗？”

衣红说：“这是常识，还有路上去吗？”

杏娃说：“没有了。”

这时，后面喊声震天，追兵已近。

文祥说：“杏娃，快转变信道方向！”

说毕，一片光华闪过，来路已变，一道高墙巨隔其中。可是后面的观众实在太多了，那些人多半是瞧热闹的病人，漫漫长日，难得有令人兴奋、让血液充分循环的一刻。

一道墙挡住一些人，另一个走道上又来了一批。这样连续设置了几道墙，外面的群众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三个人就像被困在丛莽中的猎物般，动弹不得。

人是从大自然进化而来的，早就适应了自然界中各种心惊肉跳、生死立判的情况。

时日一久，这种刺激便成了兴奋的动力。原来只是小小的骚乱，在推波助澜的心理下，已经衍成群众发泄情绪的洪荒世界。转眼间，医院成了解放兽性的大草原。

文祥连说：“能不能把屋檐弄低一点呢？”

屋檐的确是低了下来，但那屋顶是太阳能转换器，光不溜丢的。三个人不论怎么爬，滑来滑去，最后都跌成一堆。

“抓住绳子！快！”突然一根粗绳从上面垂下来，原来是风不惧和左非右赶来相救。

有了绳子，这才解了三人的重围。

等上了飞云梭，衣红打开影音系统，问风不惧道：“你们怎么来得这么

巧？”

格瑞达笑道：“还不是我把他们勾引过来的？”

左非右笑道：“你的魔力很大，但还没有这样大。”

风不惧说：“这是统一系统的好处，杏娃说的话我们听到了，知道你们有难。”

衣红说：“那你们听到文哥的心跳没有？”

左非右问：“文兄的心跳？”

文祥也笑着说：“没有听见也应该看到了，难道你们不会心跳？”

左非右装糊涂说：“为什么要跳？”

衣红只好明说：“你没看到格瑞达吗？”

左非右说：“看到了呀！”

格瑞达急道：“我怎么样？”

左非右说：“你辛苦啦，衣服都破了！”

格瑞达说：“衣服破了？衣服下面呢？”

左非右恍然大悟：“喔，你是问衣服下面？”他想了又想，最后对格瑞达说：“是呀！衣服破了，下面一定通风。”

黑金刚正在里间与古噜噜谈话，听说格瑞达回来了，立刻跑了出来。再一见格瑞达衣不蔽体，与衣红言笑甚欢，也高兴得呵呵大笑：“好极了，好极了！”

格瑞达啐道：“看老娘这个德性，有什么好极了？”

黑金刚笑道：“平常哪有机会让你露一下真面目？这不是如你所愿了吗？”

格瑞达说：“死黑鬼！要不要看老娘脱光？”

黑金刚忙道：“够了！这样恰到好处，你们先去休息，等晚会再看！”

格瑞达不依，说：“什么晚会？你也不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黑金刚正要回答，里面有人喊：“老大，有消息到！”

黑金刚一听，立刻返身入内。

衣红指着格瑞达，对风不惧说：“风哥！好好看一下，以后这种机会不多了。”

格瑞达说：“那可不一定哟！”

风不惧果真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还特别走近一点，仔细看了又看，最后他纳闷地说：“奇怪！她身上的汗毛怎么那么多？是不是母猴子变的？当年我梦到克利奥佩特拉时，也没注意她身上有没有那么多毛！”

格瑞达叱道：“你是同性恋？是不是？”

风不惧讶异地说：“不是，你怎么会想到那个？”

格瑞达胸部一挺，说：“只要是男人，看到我没有不动心的！”

风不惧说：“没错，我是动心呀！”

格瑞达不懂：“既然动了心，为什么只看到汗毛呢？”

风不惧说：“哦！这是我师父教的，每当动心的时候，就要用心！”

格瑞达摇摇头说：“你们中国人真奇怪！动了心还要用心！”

风不惧说：“师父说，如果动了心而不用心，那么就白费心了！”

黑金刚下令全体人员集合，好多人还是睡眼惺忪。黑金刚环视众人一周，说：“各位这次辛苦了，本来晚上有个庆功晚会。但是，我们刚刚又接

到紧急通知，自觉会的人在计划失败后，一不作二不休，准备大举逃往火星。他们正在调集人马，向落矶山集结。”

“当局的原意，是在火星上开辟一个新屯垦区，任由他们发展。人类议会经过正式的影音会议，却决定把他们流放金星。”

“流放金星，有必要吗？”有人问。

“我们是执行单位，作不得主。连当局都坚决反对，议会已经不耐烦了，认为当局不应该想太多。”

古噜噜说：“这叫开倒车！希腊就是这样败亡的。”

千奇说：“这与希腊有什么关系？”

百怪显然已经复元了：“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千奇说：“你知道吗？”

百怪说：“古噜噜博士是专家，你听他讲吧！”

黑金刚插口说：“现在的情形是……”

衣红对历史兴趣浓厚，也插嘴说：“黑大哥先让古噜噜说完嘛！”

古噜噜说：“希腊实行城邦制度，就和我们现在的人类议会一样，由各地区推举一些有力量的人士组成。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实体有三种，君主、贵族和荣誉政体。若由有权力、有地位或有美德的人治理，则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好的。反之，若为政者只顾私利，则君主政体演为专制，贵族政体沦为寡头，荣誉政体变成由三教九流的百姓来治理的民主政治。他说，民主与专制或寡头政治一样危险，这个道理也简单，如果人各为己，而为己的人又有权有势，那么大众的希望在哪里？”

“果然，当他的学生——马其顿王朝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的向心力解体了。”

“各城邦竞逐己利，互不相让，昔日高贵的公民大会，降格成为唯利是图的乱民大会。最后终于在内乱外患下败亡。”

黑金刚说：“讲得好极了，现在……”

衣红却问道：“古博士，如果亚历山大不死，希腊就不会败亡吗？”

古噜噜说：“那时候人还无法长生不老。”

衣红说：“那亚历山大死后，是不是当局软弱无能，才导致希腊败亡？”

古噜噜说：“可以这么说。”

黑金刚说：“历史固然重要，但是当前的工作更重要，现在……”

衣红说：“黑大哥，工作当然重要，但是我们先要了解，我们是为谁工作？”

黑金刚不解，说：“为谁工作？当然是为全人类！”

衣红说：“谁代表全人类呢？”

黑金刚想了想，说：“应该是人类议会吧！”

衣红说：“那么，如果计算机当局死了，不正是希腊败亡的再版吗？”

黑金刚觉得此话不无道理：“可是计算机当局不可能死呀！”

衣红说：“如果当局不能思想，有如傀儡，那和死了有什么分别？”

黑金刚犹豫了，说：“那你看，该怎么办呢？”

衣红说：“我不知道，所以要求教于历史。”

古噜噜说：“衣红说得很对，人们最大的愚昧，便是自以为是，不知道向历史学习，所以一错再错！”

黑金刚问：“那么，根据历史，我们该怎么办？”

古噜噜抓抓头，说：“历史上还没有前例，我不知道！”

文祥说：“我建议请当局表明一下立场，可以吧？”

登时在场各人耳中，都响起同样的声音：“我查了一下希腊的历史，古噜噜是对的。”

可是在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王朝不是没有机会，而是继任的安提巴特缺乏亚历山大的度量，不能再次结合各城邦。我必须承认，目前我正在学习。如果只为了一点意见不同，就反目成仇，那我和安提巴特有什么分别？”

黑金刚再问：“你是说，我们应该听从人类议会的决定？”

“是的。”

黑金刚便问：“现在，各位还有什么问题？”众人不再表示意见，黑金刚继续说：“这次行动是由北美特遣队主持，目前集结了三个大队，约有一千人，预定在九月十七日全面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到纽约自觉会总部，捉拿姜森。”

“当局已经核准，衣红、风不惧、左非右三人，原属临时编制，苏珊虽为编制内，但机密分类等级为四，现在四人都擢升为三级，编派到本小组。按照编制，我们还有三个空额，有几位过世的队员，等‘复体’后，便会归队。”

黑金刚说完，众人热切鼓掌，纷纷向四人祝贺。特遣队是正规的编制，而“危机小组”、“巡回小组”等则是任务分工。

格瑞达高兴地拥抱衣红，说：“好极了，今天迎新晚会，我们合跳脱衣舞！”

黑金刚令牌一挥，说：“改天吧！我们马上就要出发！”

格瑞达嘴一撇，说：“哪有这样急？准是你公报私仇！”

黑金刚诧异道：“我有什么私仇？”

格瑞达嘟嘴说：“别装蒜了！人人都知道！”

黑金刚认真地问众人道：“真的，我不知道，你们谁告诉我？”

格瑞达叹气说：“算了，还是我说吧！”

黑金刚说：“你说，如果是我的错，我让你打。”

格瑞达娇笑道：“我回来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来亲我？”

上面交待下来一分逮捕名单，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节外生枝，逮捕行动将分别进行。

自觉会有主要干部四人，如果在姜森离开总部、群龙无首时下手最理想。至于姜森，则要攻其不备，等他到家后，在家中将他拘捕。

在这次任务中，行动人员共分三组，千奇、百怪、古噜噜、魏德曼一组，在自觉会大本营前埋伏，防止有人脱逃。黑金刚则率领格瑞达、莎莉与苏珊，先混入自觉会，摸清底细。文祥、衣红、左非右和风不惧等四人一组，先至姜森住处监视，等候命令行事。

在配备方面，由于有当局作后盾，各人随身只携带了电殛棒及夜视镜。此外，每人都备有强力喷胶器，以便捉拿有意脱逃，或有暴力倾向的嫌疑犯，至于有犯罪行为证据者，则由当局立即拘禁。

自觉会的会址在纽约的长岛区，是一个可容百余人的会馆。这类会馆规模的大小，完全决定于参加的人数。一般说来，百余人的会馆，大约有数千个会员。

自觉会是个社团型组织，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不外乎演讲、讨论或网络通讯等。他们主要的诉求，是直指计算机组织的荒谬，将陷人类于万劫不复之境。姜森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此人头脑敏捷、言词犀利，对计算机的缺失举证历历，颇得一般知识分子的共鸣。

共鸣归共鸣，就像二十世纪人们上教堂一样，只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已。人们听归听，赞同归赞同，回家后依然醉生梦死，迷恋在幻境中。

然而多年来，在社团组织的掩护下，却也吸引了大批有志一同的专家学者。有些人不满于空谈，要求付诸行动，便在美国西部的落矶山区，一个废弃已久的金矿穴中，建立了他们的反抗基地。由于计算机当局不闻不问，他们的行动也由暗转明，力量日趋壮大。

姜森的住处会在会馆附近，两地相距大约三里路程。同住的还有他的太太琳达，四十几岁，以及二十岁的儿子汤姆。

为了能量的最佳运用，在计算机的城市规划中，地下层是水平的，为交通专用道。

中层是住家，通过一个上升口与直达车道相连。要拜访他人，客人必须先直在直达车站前，与待访的住户联络，如果主人不愿见客，根本连上车的机会都没有。

特遣队的身份不同，可以直接进入直达车道，而且能在住家外围，建立一个隐形的临时工作室，以便就近监视。计算机的监视系统虽然无处不在，但只能提供动态认知，因为全人类、全世界的信息量，可说是无穷无尽，计算机只记载事物的变化等经常性的情报，如某人某时在某处外，其它的信息则需要靠特殊的方式取得。

到了姜森住处前，风不惧与左非右开始张罗工作室，并研究各种细节。衣红则陷入长考，她在想如何动之以理，说服姜森自动投案，以免落得暴力相向。文祥对姜森略有印象，他记得在火星上听人说过，便向杏娃询问有关姜森的数据。

姜森是美国纽约人，他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纽约的苏活区正是颓废艺术的大本营。全世界各形各色、找不到方向的艺术家的，无不齐集于此。每天抽大麻、食快乐丸，人人等待着陌生的“果陀”。

姜森自幼便被视为天才，成长在这种环境中，结交的尽是些谈玄说爱的自我主义者。

耳濡目染下，他对艺术也情有独钟。在十一岁时，他以一首萧邦的“波兰颂”，获得纽约钢琴大赛冠军。冠军杯到手的第二天，在那镀金的奖杯前，他却遭到艺术界朋友的围剿，自后，他再也懒得坐上琴座了。

他一向喜欢涂鸦，居家附近十公里直径内的建筑物，都有他的大作留传。父母拿他没办法，便送他进艺术学校。他知道毕加索提出“立体主义”，便宣称他是“数字主义”的宗祖。他作画只用数字，后来干脆只用“ ”来画“ ”。结果，他的观众就和他的画一样，统统是 。

他认为这不公平，毕加索不过拥有一大批得利的助选员，他们订定了游戏规则，可是谁来帮助他呢？显然，苏活区那些只吸大麻、不食资本主义烟火的人，是毫无指望的。

他又发现机械比艺术好玩，因为机械一是一，二是二。不像艺术一不是一，二也不见得是二。十五岁时，他用几个回收的铝箔罐头，做了一个简

单的“开方机”。把豌豆总数当作要开方的数字，丢进铝罐中，一次一次的摇动，就会送出开方后的豌豆数。

他看过一篇关于“数序”的文章，他作了实验，就得到上面的结果。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在数序中，每一组数字都是由前一组累积而来的，而累积的次数就称序数。每摇动一次，做一次累积，摇动的总次数便是开方的数值，即平方根。

每次摇动时，罐子有个小孔，会掉一粒豆子出来，代表开方的结果，同时另一处有两个洞的管道，会移走两粒豆子。如此继续摇动，直到罐子空了，就表示计算完毕。

比如说，一粒豌豆丢进罐子里，摇一次就空了，故其平方根为一。四粒豆子会掉两粒出来，九粒豆子会掉三粒出来。如果是数目大于二的幂数值，则可先减去其幂数。所以摇动次数，最多不会超过十五次。

这个开方器人人叫好，叫完了，总有人要问：“这有什么用？”

姜森十六岁时，又迷上了玄学。有一次，在附近中国城的青年会中，正举办“东方文化”系列演讲。他刚抽完大麻，胡里胡涂地便晃到那里。盛暑之日，室外气高温达三十九度，而青年会的冷气适中，正好进去休息一下。

演讲的人是谁他已经没有印象了，讲述的内容却让他向往不已。当然，大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恐怕比演讲内容更不可思议。

那天的主题是“禅”，那些专有名词、译名定义，以及观念术语等，连浸淫此道多年的学者，都还摸不着边际的当儿，只见后座一位少年，手舞足蹈，逢人就笑呵呵地说：“我是狗屎！我是狗屎！”

当他自以“狗屎”为荣之际，父母却认为他发疯了，将他送到心理医生处，作精神治疗。最后一次，在几位名医会诊后，医疗记录上写着：

“病患：姜森·麦克巴

“年龄：十六

“病症：反应敏锐，心思快速，情绪稳定，常识丰富，逻辑正确，生理正常。

“怀疑认知，沉迷虚无，价值丧失，生存怠倦，意志消沉，辩性坚强。

“诊断：时代不适应症候群。”

这时姜森在学校也惹上了麻烦，他为同学办了一份刊物，大受好评，但他坚持不再办下去。他又指导学校篮球队，专打一招“一四战术”，就是以四个人守紧半场，随时有一人准备快攻。以或然率来说，快攻的成功率常在九成以上。

就是这一招，他这所中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由默默无闻的小学校，一举成为人人皆知的篮球名校。在美国，出名就等于有利，有利就代表一切。更何况，教练居然是一个年方十六的小孩！这一来，原本只是游戏的运动，变成了一个污浊不堪的斗争场。

他拒绝接受学校及家庭的压力，竟然离家出走，跟那些艺术家鬼混，挤进下水道的角落，过着捡拾垃圾为生的日子。

一个月后，由于他名气太大，被同伴出卖了，纽约时报记者找到了他。这个打击倒让他想通了，于是他埋头发明了一个‘水压洗牙器’。那是一个咬合装置，包在牙床外面，只要外接水管，就可以利用水压把牙秽冲洗干净。

姜森卖掉专利，独自一人云游天下，他到过中国，远达西藏，去过印度、斯里兰卡，也见识了麦加、耶路撒冷。这样一晃三年多，他已是二十岁

的青年。这时正值千禧年大萧条，他眼见不计其数的红楼梦断，便决定回家，打算从事社会工作。

由于对东方文化有了认知，他了解到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因素，是建立在基督文明的神——人关系上。东方的佛教分大乘及小乘，大乘主张人人是佛，小乘才需要信仰佛陀。而西方的基督教则认为，人必须皈依耶和华，才能得救。

人性愚迷，本来就需要学习及锻练，以便有规律可资遵循。人在具有真正认知前，必须先有一个可信的基石。就像水蒸汽必须先有核心，否则难以凝成雨珠。

家教是亲子间的互动，其功能卓著，但格局有限。知识教育又因社会资源的关系，只能锦上添花，难以雪中送炭。因此，一些圣哲便借“宗教”这种超越国家、人种界限，不拘肉体、心智条件的形式，在大爱之下，开启人们的心扉。

然而，人在心扉开启之后，是不是就能到达往圣先哲所预定之目的呢？话说回来，他们预定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不是努力把信徒送到另一个“人世”呢？如果是这样，显然“上了天堂”或“成了佛”之后，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于还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只是拖延到不知的“未来”和“另一个地方”而已。

当然，姜森并没有答案，他试着从社会现象去探索，终至接触到“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从而又逃遁到计算机世界中，最后大力提倡“人类自觉”。

“后现代主义”是二十世末、“后工业文明”末期现象的倒影，是站在人文立场，对整个工业文明彻底的反思。其思考的范畴很广泛，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该主义依然被时代精神笼罩住，脱离不了虚无的认知，只是否定再加否定，并没有指出明确的方向。

尽管各种意见纷陈，一般的说法是，人文必然受到社会现象的影响。早期市场为主的资本主义，促使了写实主义的诞生。及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垄断式的资本帝国主义，使人迷失了方向，遂产生了现代主义。更进一步，二十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村的梦呓充斥，跨国性的资本主义登台，近半世纪的经济成长，令全人类都在物质文明前俯首称臣，于是有了后现代主义。

历经了人类规模最庞大的社会实验，最后一只白老鼠也捐出了它的性命。后现代主义的信徒，只看到被虚无思想浑浊的天空，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大地，以及被物欲、金权及暴力色情所蒙蔽的人性，便一致倒向原始的无政府主义。

至于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除了自我的呻吟，已经嗅不出任何激动人心的灵慧。人生只是一张废纸，有的印上绿色的华盛顿肖像，有的涂着五颜六色的广告，有的包着麦当劳的汉堡饼，有的飞扬在污秽的垃圾堆中。

思想？没有！信仰？没有！认识？没有！希望？没有！

姜森又不甘雌伏了，他追根究底，想要知道为什么！这才发现，自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物理也渐渐走入玄学的樊笼。紧随着，量子力学大行其道，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认为一切都是或然，宇宙中完全没有恒定的因果律。

连爱因斯坦都呐喊：“上帝不会跟我们掷骰子！”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验再实验，量子力学铁证如山，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实验的结果。

于是，人文界看不到明天了，生命变成无休无止的累赘，人们不停地自问，“存在”是什么？艺术家刚从贵族、商人的奴隶中解放出来，不得不追随着达达派、野兽派、立体派、普普派，一步步走向自我否定。音乐家则面临抉择，若要坚守古典的圣坛，就得勒紧腰带。因为市场的新主人，是无知无识的傀儡大众，而背后的牵线者，就是只会数钞票的生意人。青少年的“新声”成为主流，想要活下去，就得迎合乳臭未干的衣食父母。

文化变质了，变得低俗幼稚；文化人折节了，只知哗众取宠。姜森失望了，他由一个领域，逃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方向，摸索到另一个方向。结果呢，他看到的不是一片片的灰暗，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却没有见到一点光明。

二十六岁时，在一个机缘下，一天，他在朋友那里，看到一份手抄的笔记。那本笔记辗转相传，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那是一个演讲会的记要，专门讨论智能。据说是一个中国计算机专家的演讲内容，他写过一些有关智能学的书。他认为世事都有因果，重新阐释了量子力学，给予或然率新的定义。

计算机就是一个浅显易见的例子，在其因果井然有序的流程中，要想得到一个“或然”的数据，简直比登天还难。有人批评计算机，说它不符合自然原理，其立论的基础，就是认定宇宙是或然的。可是在智能学的理论下，或然率其实就是因果律的一种！

姜森决定从物理与计算机下手，想了解宇宙中是否真有因果律。他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学，几乎与世隔绝。等他彻底认清了物理与计算机的真面目之后，一抬头，这才发现现实人生已经有了惊天动地的改变。那时他已三十多岁，智能计算机甚嚣尘上，大家正在热烈地讨论，是否应该接受计算机文明。

姜森着实吃了一惊，他所有的计算机认知，完全被一片小小的芯片颠覆了。那个号称具备智能的计算机芯片，不过数百万单位的存贮器，竟然能理解、处理、运用汉字所能表达的所有常识！

可能吗？他找了一个中国朋友，用各种方法测试，最后证明的确具有各种常识。怎么可能呢？那等于是正在一个小小的芥子中，纳入了人类所知的全部宇宙！数学及物理告诉他，一定的空间，绝不可能具备大于空间本身的容量！

他用逻辑分析仪，想破解芯片中的内贮程序，又试着在氩气室中锯开芯片。但不论他如何努力，那芯片仿佛有生命一般，只要触及要害，立即“死亡”。

姜森不服气，他想方设法找到了这芯片的设计者——不二老人，也就是那份影响他极深的笔记主讲人。姜森在不二老人那里待了十几天，老人告诉他，一定要先学汉字，否则无法领会其中奥妙。

姜森虽然不是大美国沙文主义者，但是他不相信汉字有什么特异功能。他争辩道：“这是文化歧视，智能是不应该有局限的。”

老人说：“智能是没有局限，但是文字有。”

姜森说：“文字不过是一种符号，最多效率上有些差别。”

老人说：“符号代表感官认知，感官是常识的泉源。拼音文字只有音辨的功能，而汉字则兼具视讯、结构定义及常识分类，就如同化学元素的周期表，经过几千年的实验，已经证实可以组成人类所有的认知。”

当时姜森非常不服气，等他离开老人后，才渐渐有所领悟，但老人已

杳如黄鹤。自后他又专心学习汉字，搜罗了老人出版的所有书籍，一一研究推敲。

这一次，又是三十年过去了，姜森终于懂了。这智能计算机的芯片，应该有个主司判断的“易理模块”，但却未启用。换句话说，目前这个所谓的“智能计算机”，其实只是应用常识，控制了几达无限的知识库，实际上却没有判断能力。

姜森由钦佩不二老人的智能，渐渐转变到坚决反对老人的作法。他警觉到，计算机当局的责任越重大，人类的危机也越深远。万一遇到一种非经验性的判断，计算机就会束手无策。当然，人类也一样，但是，人类是无数个“小我”组成，总是有对有错，有是有非。计算机当局只有一个“我”，对错是非没有选择的余地！更何况计算机居然没有判断力！

就在二四五年，姜森成立了“人类自觉会”，奋臂疾呼，反对计算机联盟。虽然自进入计算机时代以来，这种声音事实上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很多人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再不然就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反对。姜森则不然，他完全了解智能计算机的长处及短处，他随时可以示范出，这个有“智能”的计算机，在回答一些问题时，立刻形如小丑，幼稚不堪。

第三十四回：崩年亦在永安宫

文祥叹了一口气，说：“杏娃，你这位师父也实在太奇怪了！为什么设计好了判断模块，又不让你用呢？”

杏娃说：“你记得火星上的事吧？自从那次经历后，我才开始懂得思考。近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起初是非常不甘心，但是，渐渐我有了新的感受。”

左非右笑说：“别怕，反正你师父不在，没有人告小状。”

杏娃说：“别这么说，我师父在我心上。”

衣红大笑道：“杏娃！你肉麻！”

杏娃说：“有文哥哥、红妹妹肉麻吗？”

风不惧奇道：“杏娃，你怎么开起玩笑来了？”

杏娃说：“你不会懂的！”

风不惧问：“为什么？”

杏娃说：“因为你的心还不会跳！”

三个人想起风不惧和格瑞达的“汗毛”，也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只有风不惧还在苦苦思索：“为什么杏娃说我的心不会跳？”

四人在临时工作室谈谈笑笑，等候屋主归来。到了下午五时许，一辆磁浮车行经面前，直入住宅的上升口去了。车上坐着一个六十出头的老者和一位衣着入时的中年妇人。

杏娃通知大家，说这就是姜森与琳达，他们的儿子汤姆还没回来。

文祥立刻与黑金刚联络，说姜森夫妇已归。

黑金刚说：“我们这里有点变化，四个干部只到了两个，千奇他们正在

循线搜寻。

你们上去先不要拘捕，设法稳住他们，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外面联络。”

文祥应了，便叫杏娃切断姜森家中的通讯系统，然后驱车直入他家的上升口。姜森这时刚刚坐下，突见四个东方人闯了进来。他反应极快，立刻开启影音系统，大声呼叫：“救命！绑架！抢劫！”

四个人没受过训练，一见这种场面，反而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衣红好奇地问：“姜森先生，你在做什么？”

姜森不理睬，只是不断大叫：“我是姜森，人类自觉会的创始人，现在遭到不明人士的攻击。对方有四个人，一女三男，都是东方人模样，请大家告诉大家，这是计算机当局的迫害！我再重复一次，我是姜森……”

喊到后来，姜森也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些不可思议，他回头看了看琳达，琳达也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大家楞了一会。还是琳达比较冷静，她问四人道：“你们是谁？怎么能进到我们家里？”

文祥硬着头皮说：“我们是奉命来拘捕你们的！”

姜森一听，又开始大呼，甚至要求收到讯息的人，马上通知人类议会。

衣红等了一会才说：“姜森博士，你不是很了解计算机吗？我们既然能进来，怎么可能容许你向外发布消息？”

姜森一愣，厉声说：“我犯了什么罪？”

衣红说：“老实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刚从海地来，你的手下在那里打通了地壳，打算利用地函的离心力，让地球脱离当前的轨道。”

姜森勃然变色，说：“我知道你们会罗列各种莫须有罪名，强加到我身上。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分了吧？我会胡涂到要毁灭地球？”

衣红说：“天秤座的白衣长老，是你的手下吧？”

姜森傲然说：“没错，他们十二星座各长老，都是我们分会的负责人。他们也是独霸一方的宗教领袖，由不得你们诬赖！”

文祥怕衣红激怒了他，忙说：“或许是他们瞒着你，也可能是你包庇他们。但是这次行动已全程记录下来，容不得任何人诬赖。”

姜森说：“证据呢？”

文祥说：“这里不是法庭，到时你自然看得到。”

姜森说：“既然有录像，我在现场吗？”

文祥说：“不在，但是你是自觉会的负责人，他们的行动你当然有责任。”

姜森泄气了，说：“可是我既无权又无力，不过是个傀儡罢了。”

文祥说：“傀儡？假如他们成功了，这场浩劫就是傀儡造成的。”

姜森不再说话，叹了口气，闭目不语。

文祥用指语问杏娃，她说：“我们查出姜森是被部下蒙蔽了，有两个人在海地计划失败后就失踪了，可能逃到西部去了。我们正在作卫星搜索，等一下再说。”

文祥最关心的，还是不二老人的事，便和颜悦色地问道：“姜森先生，听说你曾在不二老人家里待了一个月，是真的吗？”

姜森又叹了口气，说：“人生最遗憾的是，机会永远一瞬即逝！”

“他是个怪人吗？”

“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奇怪，只是他走得太远了。你知道马拉松长跑吧！”

如有人领先你几公尺，你绝对了解他的每一个动作。可是一个跑在你前面几公里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在做什么呢？做他的学生实在辛苦，每天生活在云雾里，还不敢说看不见。”一谈到这些，姜森好象换了一个人，兴奋异常。

“那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

“也很难说，他把所有的道理，都整理得‘简单得不得了’，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可是学生们却认为是‘艰深得不得了’！他说世事原本简单明了，只因为过去的人智能不足，才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不堪。而后人也缺乏智能，又把一分为万，还美其名为‘知识爆炸’，实际上是‘知识尸解’！”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他说人在理解时，不论再繁杂的事物，都只可能有‘体、用、因、果’四种认知；‘阴、阳’两种相对现象；‘天、地、人’三才结构和一个主题。简单吧！可是没有人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有一天，学生问到《论语》学而篇的一则，他就以这种简单法则来解释。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头有三句话，老人就用他的系统观，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分成三个封闭系统。

这三个系统是平行关系，代表学以致用；垂直系统则分别代表天、地、人的观念结构。

老人认为孔夫子一开口，就把他全部的观念铺陈得完整无缺、精简扼要，不愧为万世师表。

“学是‘天’，是做人最基本的规律，人不学就和禽兽无异；朋友来是‘地’，是必然的现象，是学的后果；人知与否是‘人’，是一种变化，人变于天地之间，是为人生。‘阴阳’两种相对现象，指的是人感知的刺激概念，其真实情况都在阴阳之间的灰色区域。至于‘主题’，那就难了。在老人那里，有几百卷录像带，都是精挑细选，经得住考验的经典名片。

“他们每周看一部电影，看完分组讨论‘主题’。老人认为人之所以没有‘智能’，主要原因就是抓不住重点，宇宙间事物无尽，而人的记忆有限，如果不能掌握重点，学得再多，到头来不是忘掉，就是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老人曾说过，就算坐拥书城，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存取系统，那有书等于无书。

同理，学了再多的知识，结果不能应用，人生不是一种浪费吗？而这种存取系统，对书籍而言，称做‘索引’；对人的认知来说，就是‘主题’。

“老人分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主题，是‘我悦于学’。有了主题，接下去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个主题上，静态的‘体’是我，动态的‘体’是学，‘用’只有一个，就是悦。至于‘因、果’，则随环境的不同，各人可以自由发挥。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主题是‘朋来乐’。这主题中，静态的‘体’是朋友，动态的‘体’是来，‘用’是乐。”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主题是‘君子不愠’，静态的‘体’是君子，动态的‘体’是不愠，‘用’则视‘体’而定。君子为体，不愠为用；不愠为体，则君子为用。只要灵活变通，自能掌握理解的法门。”

衣红听得津津有味：“哇！《论语》还有这种讲法的？”

姜森说：“不仅如此，老人对经典古籍、诗词歌赋、小说文选都是用这

一种讲法。

学生开玩笑说，这叫‘要命’法门！”

文祥问杏娃：“杏娃！你师父真是这样教你的吗？”

杏娃说：“是的，我的数据结构，形式上就这么多，可是我能用，却不懂。”

姜森见文祥问了一句话，其余三个人都在听，却无人回答，大为诧异：“你到底在跟谁说话？”

文祥说：“啊，对不起，我在和我们共有的计算机谈话。”

“你们共有的计算机？”

“是的，”文祥说：“我们四个人共享一台计算机。”

“这怎么可以？那不是一点私密都没有了吗？”姜森简直无法置信。

衣红说：“要私密做什么？”

姜森睁大了眼睛：“怎么？你们是不二老人的弟子吗？”

衣红说：“我还不知道不二老人是什么人哩！”

姜森说：“不二老就是这样要求他的弟子的！听说有人做到了，但多数人就是放不下身段。老实说，我不大相信有这种可能，这样太痛苦了！”

左非右说：“你说说看，有什么痛苦？”

姜森说：“太多了，比如说……对不起，我一说不就公开了吗？”

左非右说：“你埋在心里，难道就快乐了？”

姜森说：“当然不快乐，所以我把我的私用计算机，当作个人的心理医生、神父，这样更不能跟别人共享了。”

衣红说：“那你应该拥护计算机当局才对！”

姜森断然道：“不！这是两回事！我不能以私害公！”

衣红说：“你想想，当局做了多少对人类有益的事！比如说，‘穷毒烟酒’这四大害已经彻底消除了，从历史观点来看，有谁做得到？”

姜森说：“可是代价呢？是自由！你要知道，不自由，毋宁死！”

衣红几乎笑出声来：“百亿人口，我没见到一个毋宁死的人！”

姜森说：“这不就是证明吗？人连死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衣红笑着说：“坦白说，你是怕计算机泄漏了你的秘密吧！”

姜森哼了一声，说：“我怕什么？我怕的只是计算机缺乏判断力！”

衣红笑说：“你要反对，何患无词？”

姜森大声说：“难道你们不相信计算机没有判断力？”

衣红说：“不相信，人得自己先有判断力，才能判断什么叫判断力！”

姜森忿忿地说：“你们总有判断力吧？”

衣红说：“还可以，至少，我们知道计算机有判断力！”

姜森站了起来，搓着手兴奋地说：“好，我们试试，我很久没有玩这种游戏了！”他想了想，又问：“你们的计算机叫什么名字？”

衣红说：“杏娃。”

姜森说：“好，你们注意看，我马上让杏娃出丑，这一来你们就会知道计算机有多笨，什么叫做判断力了！”他换了个姿势，命令杏娃：“杏娃，用扩音器对大家说，你的名字叫什么？”

杏娃果真用扩音器说：“我叫杏娃。”

姜森又说：“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是不是？”

杏娃说：“是。”

姜森说：“好，你说：‘我是狗’！”

杏娃说：“我是狗！汪！汪！汪！”杏娃学狗叫，听上去维妙维肖，活像只娇小的北京狗。她这一叫，除了姜森瞪大了眼睛外，众人都笑了。

姜森说：“杏娃！我没叫你学狗叫呀！”

杏娃说：“你不是在考我的判断力吗？你叫我说，我说了，但是狗不会说人话呀，所以我叫给你听。姜森博士，这样叫对不对？”

姜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环顾四周，不像有人搞鬼。便问他的妻子说：“琳达，刚才是计算机在说话吗？”

琳达耸耸肩，说：“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呀！”

杏娃说：“你的判断力呢？一个丧失判断力的人，问人就有用吗？”

姜森说：“怎么回事？我以往试过千百次，你都像白痴一样！”

杏娃说：“好女不提当年勇，你记得我师父的教育方式吧？要先扫三年地！”

姜森说：“你的师父？”

杏娃说：“就是你提到的老人家！”

姜森说：“喔，但那和你先前像白痴一样有什么关系？”

杏娃说：“有谁愿意做白痴呢？但师父说人要考验三年，我则要考验三十年。大自然造就人类，花了四十五亿年，我的成长当然需要时间来磨练。谢谢你的关心，也请你放心，我经过了无数的考验后，终于有一点判断力了。”

姜森苍然坐了下来，显然刚才那个测验太简单了，他想了想，又找到一个话题，对杏娃说：“杏娃，你师父应该教过你，我看你如何分判？佛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话是真是假？”

杏娃说：“师父说，判断的法门在于从立场出发，看准目标，找寻最短的距离，这个过程就是判断。你记得这句话吧？”

姜森说：“记得。”

杏娃说：“好，你要判断什么？你的立场？你的目标？或我的立场，我的目标？”

姜森说：“判断就判断，哪有这么啰嗦的？”

杏娃说：“难怪你连一个月的地都扫不下去！你曾见过两个政客意见一致的吗？他们不是隐藏立场，就是掩饰目标！结果各说各话，永远没有交集。我们忝属同门，在此讨论真理，总不是政客之流吧！”

这下姜森没话说了，他身为人类自觉会会长，领导群伦，素为各界尊重。杏娃这几句话，竟字字如针，刺在他心上，让他有痛而无言。

他当然清楚，平日词锋言锐，所玩弄的正是这些技巧。语言本来就是双面刀刃，要说黑说白，只要有灵活的立场就行了。至于目标，那完全是利之所在，如果事先确定了，岂不是绑住自己的手脚了？

眼前明明是考验计算机，结果却变成自己经不住考验！一个六十高龄，平素唯我独尊，以捍卫人类尊严自居的人，脸上自是难堪已极。

左非右见姜森面有惭色，便接口问：“杏娃，假定是在你的主观立场，再假定你的目标是追究真相，那么这句话该如何判断？”

杏娃说：“我的立场是此时此地，而那句话只是传言，传话的人是姜森。这有两个可能，一为真，一为不真或不全真。可是这句话在佛经上有记载，判断之一，是姜森所说是真。再检查左非右的话，目标是追究真相，什么真相呢？这原是姜森问我的话，所以应该追究的，是这句话本身。”

“这句话又分两个部分，一是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另一部分是佛所说的，与事实是否相符？在此的前提是，我们假定佛经是真，否则我们就不必讨论了。佛又是什么呢？根据佛经所载，佛是宇宙的本体，也就是天地人的总和。

那么，这句话在佛经是真的前提下，判断为真。”

姜森听了，心神大恸，此时竟然哭出声来：“我错了！我错了！我多年来所反对的，原来是我自己的愚昧！”

琳达从来没有见过姜森软弱的一面，这时吓得连忙把他抱在怀里，不住地说：“亲爱的，没事了，没事了！”

姜森越哭越伤心，最后索性嚎啕大哭起来了。琳达当然只有陪着哭的份，不料连衣红也忍不住珠泪涟涟，文祥只好温柔地把她拥在怀里。

杏娃说：“姜森，我在师父的留言中，找到了一句话，可能是给你的：‘得仅一刹，失是永远。’所以你不必伤心。”

姜森抽抽着说：“我……我高兴都来不及……伤心却不是为了这个。”

琳达大奇：“那你是为什么伤心？”

姜森哭道：“为了我们的宝贝儿子呀！”

这下子琳达哭得比姜森还大声：“汤姆！啊！汤姆！”

这一来，衣红倒是不哭了，她诧异地问文祥：“怎么换人了？”

杏娃说：“姜森博士，你太放纵他了，现在既然醒悟，就只有慢慢赎罪了。”

姜森说：“因为过去的愚昧，我害了自己不说，又害了儿子，我真是罪孽深重。”

琳达说：“这不能怪你，路是他自己选的！”

姜森说：“不必安慰我，我很清楚，汤姆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我一手造成的。”

琳达说：“别自责了，我也有责任！”

姜森便对四人说：“这怎么说呢？好汉有泪不轻弹！到了今天这个情况，我只好把各位当作自己人了。离开老人后，我下定决心，要和他一较长短。四十多年来，我就是靠着这个信念挣扎过来的。

“我一直坚信我是对的，我认为计算机没有判断力，是人类的危机！到今天我才知道，人的判断立场全来自感性的经验。如果太早让计算机具有判断力，那么他的判断，必然是以无血无肉的‘电子设备’为立场，那才真正是人类的浩劫。

“现在，事实证明，计算机的判断力比我还高！而这种判断力，我早在四十年前就可获得，却不幸失之交臂。这还不说，我拼命学习，直到四十多岁才结婚，老年得子，当然希望儿子能得到人生的幸福。我们本来就崇尚自由，为了反对老人，所用的教育方式更是变本加厉，完全任由儿子自由发展，却又恨不得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他！”

风不惧说：“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小孩子不懂事，当然要教。”

姜森说：“汤姆小时候还很乖巧，十岁以后，反抗性变强了，什么都不肯学，脾气又坏。在外面他打别人，在家里打我和琳达！”

衣红说：“不可能呀！当局是不容许暴力行为的！”

姜森说：“正是这样，汤姆每天都要被拘禁一次到两次，偏偏就改不了！”

说到这里，琳达更是泣不成声。姜森一边抚慰着妻子，一边说：“就是为了汤姆，很多人责难我，认为我反对计算机，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左非右兴味索然，他们磨刀霍霍，本为拘捕姜森而来。现在却在这里枯坐，听他抱怨家务事！他见到姜森与琳达四行清泪，突然心里一动。他学占卜，有条金科玉律——不动不占！这时灵机动了，他马上根据眼前所见，得到一卦。

男人哭，女人哭，有形有象。男是老阳，下挂两道泪水，正象艮卦，代表山。而女为老阴，下挂两行泪珠，是坤卦之形，代表地。山地为‘剥’，是本卦，剥者落也，正道有难，群阴逞凶之兆。如以此卦断汤姆，倒是不谋而合。

只是老阳及老阴产生变卦，而艮山变成坤地，坤地变成艮山，上下颠倒，代表大变。

变卦为地山‘谦’，谦者和也，彖曰：“君子之终也”。

左非右便说：“姜森先生，你不必难过了，令郎很快就会变成谦谦君子了！”

姜森问：“你认识汤姆？”

左非右说：“不认识！”

姜森问：“你见过汤姆？”

左非右说：“没见过！”

姜森问：“那你怎么敢说他会变成谦谦君子？”

左非右说：“我是用易经判断的！”

姜森这才不敢小觑这些人：“你懂易经？”

左非右说：“我不敢说懂易经，我只学会怎么用。”

姜森说：“汤姆我太了解了，他能一天不犯毛病我就笑了，变成君子？唉！”

琳达止住他，问左非右：“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有什么方法吗？”

左非右摇摇头，说：“我只会判卦，我还可以赌一下，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

他能不能变好，就看今朝。”左非右算应期，还是用“外应”，即姜森说话、琳达止之。

这是阳动阴止，又在此刻，一阳在六爻，表示汤姆很远，变卦为谦，一阳已到了内卦，近了一半，显然此人很快就要到了。

姜森说：“谢谢你的好意，只是这绝无可能。第一点，他早上刚犯了重罪，我得到消息是要拘禁七天。其次，你们等着拘捕我，我不相信你们会拖到七天以后。”

文祥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防范你实行计划。至于逮捕的事，还要等命令。”

姜森问：“计划？什么计划？”

文祥说：“别装糊涂，你们打算逃到火星去！”

姜森哈哈大笑道：“你若说别的计划，或许我没得好辩的，逃到火星去？我怎么可能？我留在地球上多少还有点作用，到火星去，那等于宣判了死刑！”

衣红问：“那你知道白衣长老的行踪吗？”

姜森道：“你是说天秤座的彼得？”

衣红说：“是的。”

姜森说：“他只是我们的同志，他的行为我管不着。”

文祥说：“可是他却说你才是他们的领导！”

姜森道：“那是他太客气了，我只负责理论，也懂理论。几年来，我的足迹没有离开过这一带，不信你可以问当局。”

杏娃透过扩音器说：“姜森博士，你的话没有错。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你的手下克林威尔和温布敦出卖了你，用你的名义在外招摇，现在他们已经逃到落矶山了。”

姜森惊道：“他们两个？怎么可能？他们是最忠于我的人。”

杏娃说：“这就证明你判断力不足了，以后我会把他们的影音给你看。”

姜森说：“你以前怎么不知道呢？”

杏娃说：“我们为十亿人服务，怎么可能一个一个去猜？更何况，我师父说过，一定要容许人犯错，有错再改就是成长。总而言之，你的拘捕令已经取消了。”

姜森说：“别贿赂我，我反对你的立场还是没变。”

杏娃说：“立场不必变，只要目标改了就好。”

直达车道的上升口开了，一个青年从玄关进来。他见房里有很多人，一句话也不说，气冲冲地走进内室去了。

琳达紧追在后，一边叫道：“亲爱的！你怎么回来了？”

姜森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文祥等人早见识过左非右的本领，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只是四人耳中响起杏娃的悄悄话：“是我替左非右解套的，汤姆很好对付，他只是肾上腺太旺盛，这个我们可以治疗。他有很多困扰，在理性上缺乏开导，情绪无法宣泄。等一下你们劝劝他，我会把内幕消息告诉你们，他必然心服口服。切记不要让姜森开口，只要感化了汤姆，姜森就没有问题了。”

姜森说：“你们来了半天，我们还不认识哩！”

文祥也觉得失礼，先道了歉，各自报了姓名。

姜森便对左非右说：“如果您真能帮助小犬，那真是感谢不尽。”

左非右说：“放心，不过，有个条件。待会我们几个开导他，你们夫妇俩千千万万不要开口！”

姜森说：“这个我们做得到，我没有别的指望，只要他个性改改就好了。”

这时，琳达把汤姆劝了出来。衣红迎了上去，一看汤姆比她高出一个头，衣红伸伸舌头说：“哇！这么高大！像个恐龙一样！”

大家都笑了，汤姆还是个孩子，被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左非右说：“你自己不争气，像个小白兔。”

衣红脸一扳，说：“我不争气？我们女孩子，长得太高谁配得上？你才不争气！不相信比比看，你有他高吗？”

左非右说：“拿我跟他比？不公平！你没有常识！长得高与年纪不成正比！反而是我年纪大了，正在返老还童！”

姜森问：“你多大年纪了？”

左非右说：“假年纪，三十岁，真年纪，加一倍！”

姜森又问文祥道：“你们几位呢？”

文祥说：“我们是货真价实。”

衣红嗔道：“要不要再加上如假包换？难道你是来卖傻瓜的？”

大家都开心的笑了，室内气氛立刻轻松起来。

左非右问汤姆道：“你还在上学？”

汤姆说：“早就不上了，姜森说学校里学不到东西！”

衣红说：“你叫你父亲姜森？”

汤姆说：“不然叫什么？”

衣红说：“我们叫父亲或爸爸。”

汤姆不屑地说：“那早就不流行了！”

衣红温柔地说：“追求流行表示没有主见。”

汤姆得意地说：“我当然有主见，所以我追求流行。”

衣红说：“流行不流行，是你决定的吗？”

汤姆说：“那有什么相干？”

衣红说：“不相干，只是先有流行，然后才有你所谓的主见。”

汤姆说：“不管你怎么说，我认为我有主见。”

姜森说：“孩子，礼貌一点。”

衣红说：“没关系，他说得不错，他是很有主见，只是不懂什么叫主见。”

汤姆不服气：“我当然懂！而且懂得很多。”

衣红说：“好极了，那我们聊一聊。”

这时杏娃悄声地说：“他想去太空旅行。”

衣红便说：“我们来谈谈你最喜欢的话题，太空旅行。”

汤姆看了看姜森，说：“姜森不让我去。”

杏娃又说：“不！是汤姆的女朋友奥德丽反对。”

衣红说：“别骗我！是奥德丽不让你去！”

汤姆脸色大变，责问他的父母：“你们为什么告诉她？”

姜森忙说：“我们什么都没说呀！”

琳达也说：“真的，我们刚刚才认识他们。”

杏娃又说：“上个月，他和奥德丽曾偷别人的游艇出海，为了抢驾驶盘，两人打起来了。结果船翻了，被我们的救生系统救了起来，这事他父母不知道。”

衣红说：“汤姆，你父母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们什么都知道。比如说，你们借了别人的游艇出海，因为争着驾驶让船给翻了，记得吧？”

“什么？你们出海去了？”琳达急得大叫。

汤姆眼睛睁得老大，瞪着衣红说：“你是谁？”

衣红说：“我们无所不知。”

汤姆问道：“你知道上帝在哪里吗？”

杏娃说：“说在他口袋里。”

衣红笑着说：“上帝嘛，在你口袋里。”

汤姆吓得跳了起来，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精美的十字架：“我会被拘禁吗？”

杏娃说：“不会，上帝已经原谅他了。”

衣红重复了杏娃的话。

汤姆又说：“那我可以留着吗？”

杏娃说：“可以。”

衣红便说：“你留着吧，这是上帝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下次你什么都

没有了。”

汤姆安心了，他闭眼默祷了一会，说：“你是上帝派来的吗？”

衣红说：“不！我们来自东方，东方人认为人和上帝是平等的，人只要努力，便可以成为上帝的一部分。”

汤姆大喜，急道：“真的？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上帝呢？”

衣红说：“在东方，我们称上帝为佛，其实是一样的。人人都有佛性，因此，什么人都可以成佛。”

汤姆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佛教。”

衣红说：“所谓的宗教，只是在人还不了解宇宙真实之前，一种追求真相的方式。”

上帝是凡夫俗子希望到达的一个象征，人必须不断努力，摒除生理、心理的障碍，只要功夫够了，就有机会到达那种最高境界。”

汤姆说：“我懂了，姜森就是这样，可是不希望到那里。”

衣红说：“姜森并不想当上帝……”杏娃插嘴道：“姜森平常自命为上帝的化身。”衣红忙改口说：“姜森想当的，是上帝的化身。上帝不等于化身，就像你照镜子时，你不等于镜子内的影像一样。”

姜森想要反驳，文祥马上向他使个眼色，他才安静下来。

汤姆说：“那上帝是怎样的呢？”

衣红说：“祂是慈祥的。”

汤姆说：“姜森对我很凶。”

杏娃对衣红说：“姜森不凶，只是他被宠惯了，感受不同。”

衣红说：“汤姆，你有没有洗过三温暖？”

汤姆说：“有哇！各种花样都试过。”

衣红说：“你在冷水里，会不会觉得水冷？”

汤姆说：“刚由热水过来时很冷，久了就不冷了。”

衣红说：“假定热等于态度凶恶，冷代表态度和缓。你如果一直泡在热水中，是不会觉得热的，就像你父母如果天天打你骂你，习惯了就不会觉得他们凶了。”

汤姆说：“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我骂我！”

衣红说：“那表示你一直在冷水里，假如你身上溅到一点热水，你有什么感觉？”

汤姆说：“那会很烫的。”

衣红说：“答对了，你说你父母很凶，是因为你没有见过真正凶的人。”

汤姆说：“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衣红说：“你是他们的孩子，你不懂事，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平常你错了，他们能原谅就原谅。等到小错积成大错，他们急了，你就觉得他们凶了。”

琳达已经按捺不住了，掉着泪说：“你天天闹事，叫我们怎么办呢？”

衣红说：“汤姆，你喜欢听故事吧？”

汤姆说：“要好听我才喜欢。”

衣红说：“我们族里的老人说，三千多年以前，我们的老家原来在中国的黄河中游。”

有一年，族人见到几只蝗虫，蝗虫是一种专吃农作物的害虫，因为只有几只，没有人理它们。到了第二年，蝗虫更多了，还是没有人在意，因为蝗虫太小，一打就死了。第三年，大家发觉蝗虫飞来飞去，吃得又肥又胖，

非常讨厌。有人捉了几只，用油炸来吃，又脆又香，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到了第四年，蝗虫满山满谷，不计其数。飞起来就像一团一团的乌云，把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把山上的草树也吃光了。”

汤姆听得有趣：“后来呢？”

衣红叹道：“没有庄稼怎么活下去？我们的老祖先只好迁到中国南部。自后，他们就订下了一个规矩：‘善小应为，恶小必除！’”

姜森感慨道：“三千多年前，我们美国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经验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我们以往太狂傲了，唉！是不是太迟了呢？”

文祥诚恳地说：“姜森博士，您小时候不也很顽皮吗？看看您现在！我们都在学习，包括杏娃在内。错了不算什么，只怕错过了机会。汤姆的事你们放心，他一醒过来，你们想拉都拉他不住。”

汤姆纳闷地说：“我早就醒了呀！只是我想做上帝，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姜森和文祥异口同声道：“简单的要命，从扫地开始！”

第三十五回：翠华想象空山里

真相查明了，克林威尔和温布敦果然与白衣长老勾结，打着姜森的旗子，却把他蒙在鼓里。黑金刚等人在会馆中找到了大批的数据及证物，要姜森前去会馆，共同验证。

另外，黑金刚也查出另一条线索，要文祥等赶去苏活区的一个“艺术人世界”，找一位名叫纳金高的艺术家。

“‘艺术人世界’？是个公开的场所还是行政区域？”文祥听得一头雾水。

“那里我知道。”汤姆说。

“找到以后呢？”文祥又问。

“找到后用影音系统和我联络，我们来个空中对质。”

“急吗？”

“很急，有几个关键问题非问他不可，千万不要被他溜了。”

黑金刚交待完毕，收了影音。文祥问汤姆：“请问‘艺术人世界’怎么去？”

汤姆狡狴地说：“我带你们去。”

文祥说：“现在很晚了，你告诉我们就好。”

汤姆说：“不是我不告诉你，那个地方不好找。”

姜森也说：“那个地方在计算机城下方，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区，一定要熟人带路才行。我要去会馆，就由汤姆带你们去吧！老实说，我是有点私心，希望他跟你们多相处。”

计算机城初创之时，像纽约这类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最伤脑筋。高楼的兴起，是因为二十世纪时，都市人口过度集中，土地价值高昂，兼以交通不便，唯一的解决方案，便只有空间的垂直利用。

计算机时代以太阳能为主要能源，而且是直接转换应用，功率损耗还不到百分之一。

商业又已式微，影音系统取代了各种聚会，高楼大厦便成了难治的恶癌。因为高楼接触阳光的面积小，居住人口密集，加上反能量压力需要的功率大，所有的能量都要经过几道转换，以电流的形式传输，其损耗相当可观。

更重要的是交通方式，在计算机城中，直达车都是以接近“零磨擦”的水平运动，在定点间作惯性位移，比升降电梯的效率高出千百倍。再说，对已经长生不老的人而言，生存最重要的指针，便是安全系数，也就相当于零高度。

当初建立计算机城最大的困扰就是高楼，有位工程师，提出一个“均衡模式”，建议将所有的大楼，自最高到最低点平均，从该平均线腰斩，以高出之大楼填补不足之地面。

纽约的曼哈顿区与长岛之间，有一条百公尺宽的东河，交通本来就靠着几条桥梁地下隧道联系。以平均高度五十公尺为基准线，将高出的大楼切下来填海，以此建造了全世界最大、最理想的计算机城。

这些高楼耸立在地球上，一栋栋都有其独领风骚的历史，要将它们腰斩，全靠一种计算机辅助的、高功率激光切割器。在二年代，纽约、芝加哥、东京等地的摩天大楼走入历史时，还曾演出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诗人戏说，二十世纪是“水泥丛林”时代，二十一世纪则一律打压成“硅锗薄饼”。

现今所称的“苏活”区，其实就是原址的地下遗迹，“艺术人世界”是其中一个据点。原是一批钟情艺术人士，向计算机当局请愿，希望给艺术家保留一个自由涂鸦的天地。自后，这个残垣颓壁、不见天日的地下迷宫，便成为喜好探险、追求新奇的年轻人乐园。

姜森同琳达前往会馆，汤姆兴高采烈地领着四人，乘坐直达车，先到中国城。

在车上，大家先服食了饮料与补充体力的药丸。又各自检查了随身的夜行器材，汤姆的家境很好，也备有效果一流的夜视镜。

汤姆乘机说：“我能不能叫奥德丽一起去？”

杏娃说：“答应他。”衣红高兴地说：“好极了！”

杏娃接着说：“要解决姜森博士的问题，要先收伏汤姆。”

衣红又对汤姆说：“我们正想认识她。”

文祥用指语问杏娃：“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学用计了？”

杏娃说：“我是向衣红学的，这招叫‘爱屋及乌’。”

文祥说：“是恨屋及乌吧？”

杏娃说：“不要冤枉我，我的心旁没有山。”

文祥反而不懂了，说：“谁心旁有山？”

左非右笑着说：“了不得，杏娃知道易经中，山就是‘艮’，心旁艮为恨也。”

汤姆兴奋地接拨影音系统，不料奥德丽却拒绝接听。这种系统不论人在哪里，都可以收发。收者有权先察看是谁，如果不愿意接就通不了。

杏娃又对四人说：“奥德丽和另一个男子在一起，她朋友很多。”

衣红用指语问：“奥德丽爱汤姆吗？”

杏娃说：“我还不了解‘爱’的条件，我只能判断奥德丽对汤姆不利，汤姆的情绪影响姜森，姜森的态度和我们有利害关系。”

下了车，汤姆一语不发，在前面带路。他走到站旁一栋仓库的后面，

从一个墙壁的裂缝钻了进去。里面是个黝黑的大洞，风声飏飏，回荡不绝，显然是千孔百窍。大家顺着斜坡下行，虽然也有些照明设备，却是稀稀落落地，每隔十来公尺，才悬挂着一盏萤光灯，看上去很像电影中，二十世纪一个破败贫穷的市中心区。

由于一时不能适应暗淡的光线，大家都戴上了夜视镜戴，这才看清全貌。这里应该是某栋大楼被切断后，剩余的下半截。面积很大，起码有上千坪，呈长方形一直向前延伸。远处似乎是一扇扇落地窗，原有的隔间倾塌了，除了几条经常有人走动、尚称干净的走道外，到处是断落破碎的水泥块或砖头。

汤姆说：“这里是我们的黑森林。”

衣红说：“我们那里的森林是绿色的。”

汤姆神气地说：“我常用虚拟实境旅行，绿色森林我看多了。”

衣红笑说：“森林哪里是给你看的？”

汤姆说：“那是做什么用的？”

衣红沉入了回忆：“不是做什么用，那是我的家！我睡在树上，跟小鸟说话，喂松鼠吃果子。那里的空气是甜的，水是香的……”

汤姆笑了：“你说错了，空气是香的，水是甜的。”

衣红说：“唉！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没闻过甜蜜的气息？喝过香香的果汁？”

汤姆腼腆地说：“我是真不懂，你能不能带我去玩玩？”

衣红说：“当然可以呀！可是……”

汤姆小心地问：“可是什么？”

衣红说：“我知道你喜欢打人，我怕……”

汤姆一听，马上变了脸，不再说话。

五个人走在小道上，脚步声在杂沓的墙垣间振荡，显得错落零乱。

突然，三个黑影从路边一个半倾的店面后一跃而出，其中一人大喝：“喂！站住！”

你们来做什么？”

汤姆忙说：“大头！我是汤姆。”

大头不理他，三个人继续逼近，大头说：“赶快滚回去，否则……”

衣红说：“否则怎样？”

大头嘻皮笑脸地说：“嘿！东方小妞！你也想来找乐子？这里没有计算机管制，我大头想怎样就怎样！”

汤姆忙拦在衣红前面，说：“大头，你不认识我了？”

大头说：“你算老几？给我闪开！”

汤姆大怒，骂了声：“啐！婊子养的！”

杏娃忙说：“我会制住他，但是那三个人没配计算机，我们不便出手，你们上！”

说时，正往前冲的汤姆好象被点了穴道般，呆立在原地，尽管目瞪睛突，却是一点也动弹不得。

风不惧、左非右本来走在后面，见那三个人来势汹汹，早就蓄势待发。一得杏娃的指示，那还等得下去，两人右手持电殛棒，左手拿喷胶筒，一下子就冲到汤姆前面。

大头一见汤姆受制，哈哈大笑：“你这小子，每次叫你关了计算机再动

手，你就是忍不住，什么时候才学乖呢？”他笑声未歇，风不惧和左非右已跳了出来。风不惧原来就有武术根柢，只见他马步一站，那副姿态就和影音节目中的大侠客一模一样。

大头等三人一见这副架势，知道来者不善。大头忙喊道：“快抄家伙！来人哪！”

他的叫声还在各个空穴嗡嗡激荡，刹那间，甬道如有万马奔腾，四面八方都有人窜了出来。文祥与衣红也不示弱，各自取出家伙，面对一方，把汤姆围在中间。不一会，竟然聚集了几十个形形色色的男女。群众大都站在远处旁观，只有四个高矮不一的壮汉，走到大头旁边，低头私语。

杏娃说：“我们已决定要整顿这些死角，却不知道怎样下手。”

衣红用指语说：“先让他们开打，动手的就是该整顿的人。”

杏娃说：“这里能量充足，我可以用无形罩保护你们。”

衣红说：“好极了，通知他们要装得像一点。”

那边几个人商量完毕，各自选了称手的钢筋，将文祥等人团团围住。不由分说，举起钢筋就使劲挥打。

只见钢筋上下飞舞，不断打在五人身上。文祥等人只顾抱头缩身，钢筋落在身上叭叭作响，好象打在沙包上一样。

打不了多久，有人累了，有人的钢筋弯了，再一看被打的五人，一个个若无其事。

大头心知有异，观察了一会，大叫：“停！”众人立时停了下来。大头看了又看，说：“你们这些笨蛋！我们打的是什么东西？”

每个人都打得手软汗流，有人说：“我好象打在石头上！”

大头说：“你们有没有带私用计算机？”

一人说：“谁带那个东西！”

大头说：“那么肯定不是幻境吧？”

另外一个人说：“肯定不是，我只怕他们是……”

大头说：“别扯蛋！那是个黑鬼！而且他不可能离开地底那一层！”

另一个人又说：“这些黄鬼都是布鲁斯李的徒弟，所以不怕打！”

“有不怕打的人？我看是我们老了吧！”大头回过头去，对围观的人说：“你们谁的手痒了？都上来打，打伤一个给一包丸子，打死了加倍！”

旁观的人早就等着这句话了，人群中立刻涌出十几个疯犬饿鬼似的男女。有人抄起砖块，有人手持尖刀，也有拿着粗大带钉的木棒。这些人穷凶恶极，“哇！”“喔！”地鬼吼，没头没脑就往五人身上猛打。一时棍棒砖石交舞，满场尘雾翻飞。

杏娃说：“可以了，我已经把外围的人保护住了，你们用喷胶把他们绑住。不要用电殛棒，他们经受不起。”

他们在出发前领到喷胶等工具时，虽曾一一试用，但没真正派上用场过。左非右胆子最大，他取出喷胶，先往面前的人身上一喷，果然像蛛丝一样，一条条细白的雾影，由喷嘴中飞射出来，一碰到实物，立刻纠结成团。最厉害的是，那丝胶对动力特别敏感，作用力越大，就束得越紧。首先被喷到的几个人，立即被绑成一串粽子。

三人依样学样，一时满场白雾齐飞，衣红对为首的七人深恶痛绝，专门瞄准他们喷将过去。不到片刻，地上已倒了一大堆白色物体，先还一个个离的老远，里头的人手脚兀自挣扎，渐渐被那白胶收敛的力量拉成一团。过

了一会，一个白色巨型包裹成形了，里面的沙丁鱼整整齐齐地排列成块。

杏娃说：“不要管他们，我会派机器人来收拾。汤姆已经解禁，拍他一下就好。”

衣红便在汤姆肩上拍了一下，汤姆虽然身体被禁，整个过程却看得一清二楚。这才知道眼前几个人块头虽小，本事可不小，心里才算服气了。

围观的人早看得眼花缭乱，本来还为这几个新来的提心吊胆。不料才三五分钟，几十个为害已久的“老鼠”群，就被一网擒住。有人大叫：“感谢上帝！”众人喜眉笑眼、欢呼雀跃，兴奋异常。

一个老妇人走过来，摸摸衣红的手，说：“你们是人吧？怎么不怕他们呢？”

衣红说：“你们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上面不好吗？”

老妇人说：“唉！上面有上面的好处，只是太不自由了！”

衣红说：“不自由？只要不犯事，当局从来不管呀！”

老妇人说：“不犯事？那人活着为什么？汤姆就是个例子，他喜欢来这里，把计算机关掉，要打架就打架！你要知道，我们西方人蛮性难除，几千年来一直视文明为枷锁。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自由，计算机一来，又把我们关进牢笼了！”

衣红问：“难道这里就不是牢笼？”

老妇人摇摇头说：“这就是你们东方人不能了解的了，不错，这里也是牢笼，而且是地狱不如的牢笼。但是，这是‘我自己’自由选择的！”

衣红指着地上那团包裹说：“这些败类也是他们自由选择的！”

正说着，顶层一阵光华闪动，一条银白管状物伸了进来，“嗖”的一声，就把那团白球吸了进去，转眼一切又都恢复了原状。

老妇人皱起眉头，说：“哦！原来你们是当局一伙的！”

衣红说：“是的，但是请放心，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自由。我只是好奇，你既然这么崇尚自由，为什么不到自然环境去，却宁愿窝在这里？”

老妇人对他们已起了疑心，问道：“你们到底来做什么？”

衣红说：“我们要到‘艺术人世界’找一个人。”

老妇人不再说话，转身离去。

汤姆等老妇人走远了，才悄悄地说：“这个女人以前很有名，人称珠宝大王！”

“珠宝大王？是不是黛薇夫人？”左非右惊讶地说。

“好象是吧，我们只叫她夫人。”汤姆说。

“嘎！是她！”左非右脸上闪过一丝光彩：“黛薇夫人在二年代风靡了全球，她拥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钻石、珠宝，连锁珠宝店有一百多家。仅仅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道上，就有十几家分店，从加工厂到门市部，应有尽有。”

“珠宝有什么用？只是一种光学现象而已！现在利用分子排列技术，什么珠宝不能大量生产？而且比自然界的更精美！”衣红一向不把珠宝放在眼里。

“对你我算不上什么，可是对黛薇夫人就不一样了，她的王朝几乎在一夕之间就被摧毁了，她一定把计算机恨入骨髓。”

“我们快去‘艺术人世界’吧！”文祥知道一扯下去，又是没完没了。

于是汤姆继续带路，四人随后，而在他们身后，竟然还跟了几个好奇

的闲人。

穿过了几处坍塌的墙垣，再钻进一个洞口后，眼前豁然光明大放，原来这里吊着一排排典雅的煤气灯。汤姆解释说，最初当局只支持有限的电力，后来有人发现地下有大量沼气，特意收集了来点灯，但只供部分人使用。

这里是一个大厅，约有两三百坪的空间，高度只有两公尺多一点。四处围着齐头的矮帷，将大厅分割成好几区。墙上挂满了图画，一地的颜料、画布、刷子散布，有人埋首作画，有人在幻境休憩，也有些男男女女扭成一团，正在效法于飞之乐。

艺术实际上是人心探索的最高境界，可分为文学、音乐及美术三大类，分别代表人类的思维心智、音响感应及视觉认知等范畴。美术这一项，又可概分为建筑、雕塑及绘画三大领域。这个“艺术人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绘画美术馆，想要在黑暗中描摹出光明。

新时代来临后，人类对智能的认知更进了一层，美术的方向又有了大幅度的变革。

根据智能学的定义，“美感”不过是一种生存的策略，迫使感觉作最有效的选择。人是一种适应力很强的生命体，适应的结果是，能够平安的生存。因此，举凡利于平安生存的各个因素，都是美感的必要条件，让人产生亲切感，亦即美感。

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是刺激的某种性质有利于感官的辨识，比如静中的动感、动中之静态，或是对比、规律及新奇性等变化，都可称为美。其次是习惯性，所谓适应的环境，就是一再重复、且必然具备的条件，有利于意识认知者。第三是亲和经验，这一点纯属个人主观，完全无法以理性与他人沟通。以上三个条件，共同形成了美感。

近代由于摄影术的兴起，美术工作者受到极大的挑战。尤其在工业文明的环境中，一切以商业利益为导向，商业首重行销，行销则需依赖代理人制度。于是原本单纯的美术作品，沦为行销人员生财的资产。他们任意包装，冠以各种“时髦”的代名词，作践艺术，误导群众，但却滋补繁荣了市场。

人们朝夕受到媒体广告的轰炸，遇到各种“新奇”的挑逗，早已习惯了那些时髦的代名词。再加上对名、利的亲和性，大众完全无视于他们所面对的作品，只满足于那种“代理性的美感”。久而久之，钞票游戏便主导了美术的庙堂。

美术的发展可概分为四个阶段，两三千年前是原始时期，那时的艺术是纯真的、自然的，没有技术的渲染，也没有价值观的混淆。这时期的作品，多半表现在山洞石壁、崖面以及陶瓷作品的釉彩上。

随着时光的流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君主、宗教立刻看中了艺术影响视觉的价值，艺术品成为一种歌功颂德，踵事增华的虚饰。在古典时期，艺术沦为高尚的奴隶几达一千多年。举凡帝王的陵墓、教堂的装潢等，均是艺术堆砌成的殿堂。这个时期是以中世纪的基督文明与希腊、拜占庭、查理曼、鄂图、罗马艺术为主。

到了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掀起了人类自觉的新页。艺术家扪心自问，为什么一定要为帝王或贵族服务呢？为什么艺术所表现的，尽是些上帝、天使等不食人间烟火的题材呢？当艺术家扬弃了贵族及教堂时，小市民也觉醒了，他们受赐于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也需要装饰，成为画家的新衣食父母。

当然，最有力量的是国王、贵族与教会。这时期的大师有达文西、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罗伦杰提、提香、鲁本斯、哈尔斯、林布兰等人。他们的技术已达炉火纯青，他们的境界也近乎神只，后学只能望尘而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物质文明君临大地，时代在蒸气火车拖曳下，盲目的向前飞奔急驰。人们习见的恒定价值观破灭了，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时间空间也无尽地扩展。

美术家慑于摄影术的侵袭，他们投入新的、与摄影反向的表现方式，最后终于遁入了虚无！

无人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面前抬起头来，除非是另起炉灶（这又是东方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古代东方人多不求私利，不计较个人闻达。所以中国古代常有“伪书”、“伪画”出现，让“文化考古”、“艺术鉴定”等专家学者大伤脑筋）。于是“新古典主义”诞生了，他们不屑于描绘诸如衣褶裙襞等细节。“浪漫主义”随之而起，他们进一步要求回归自然，反对矫饰做作，一任感情流露，哥雅、安格尔、德拉克鲁瓦、杜米埃等之作品均如此。继之，“写实主义”又举起了反对浪漫主义的旗帜，他们坚持只画眼睛看到的事物。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库贝尔就曾说过：“我不能画天使，因为我没见过。”

然则，画家毕竟要发挥个人的想象力，马内、莫内、雷诺瓦、狄加斯、惠斯勒等人又开创了“印象主义”（实际上是别人加封的）。塞尚更进一步推进到“后期印象主义”，秀拉、梵谷、高更、劳特列克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均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但是仍符合视觉艺术的原理。

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开始在画布上灌注了金权的色彩。是否符合视觉原理已经不重要，只要能找个理由，证明自己与别人不同，再由商人决定能否唤起大众的注目。只要有钱可赚，便有更大的资金挹注，美术终于成为金库中的珍藏。

“象征主义”出现了；“表现主义”的“野兽派”吓走了艺评家；“抽象派”又赶走了一批美术的死忠；“立体主义”更中饱了一票人，直到二十世纪初，还有人炒作不休；“未来主义”当然是要作时空旅行，走向无人理解的未来；“新造型主义”则有脱离现实的“幻想派”；“达达派”就是达达，彻底破坏了形象；“超现实主义”只是名称不同，反正除了生意人，已经没有人搞得清什么是什么了。最后黔驴技穷，什么花样都变不出来了，“欧普艺术”、“普普艺术”、“观念艺术”便替美术念经送终。人们终于发现，不需要美术，也能活得好好的！要装饰墙壁，挂幅美女海报更精采！

商人掌控了专家学者及媒体，成为二十世纪的主流，他们用“美术史”偷天换日，把视觉艺术转移成对“记忆力”的考验。那些不懂或记不清美术史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然后就有人过来，摇摇头说：“凭你也配欣赏艺术？”

到了新时代，由于商人的影响力式微，计算机城的美术博物馆内，只陈列十九世纪以前各个大师的作品。那些作品都是以分子复制技术再造、难辨真假的复制品。至于“象征主义”以后的作品，只是在美术史的记述上，略提一笔而已。

显然这个“艺术人世界”，是一些追求自由的美术家，一个别出心裁的洞天福地。

他们具有人类最原始的感受，想在这个世界留下他们的画迹。只是在

前人都已走投无路后，他们还能有多少挥洒的空间？

汤姆走到一个长胡子的青年面前，问道：“纳金高在吗？”

那青年手忙脚乱地想打开一个盒子，头也不抬地说：“他死啦！”

“死了？”

“死了！”他双手猛捶桌子，显然正为打不开盒子而生气。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那青年火气冲天的说。

“什么时候死的？”汤姆耐着性子问。

“我怎么知道！”他已经不耐烦到极点，大声说。

“死在哪里？”汤姆完全看不出别人的眉眼高低。

“这个死人，给我这个死东西！”青年气得手往盒子上一拍，盒子破了，里面冒出一阵黄烟。风不惧反应敏捷，立刻一把推开那青年，众人见状，也都闪过一边。

那黄烟带着剧臭，迅速的蔓延开来。风不惧忙取出喷胶器，将那盒子裹得密不透风。

尽管如此，那青年还是吸进了一些，立刻感到头晕眼花，作呕欲吐。

杏娃说：“把他的微机打开，我们会给他治疗。”

风不惧照做了，微笑说：“这些人和我们以前一样，一出城就把微机关了。”

衣红也笑着说：“只怪杏娃不好，让人失去了信心。”

杏娃说：“从来没有信心的人，怎么会失去？”

左非右说：“杏娃又进步了，会反驳了。”

衣红说：“这叫进步？小心有一天她进步到要打人了！”

杏娃说：“快办正事吧！在这里我的感官还没有建立，全靠文祥腕上的佛珠，最好文祥把手举高一点。”

此时毒气散开，大厅中臭味弥漫。有人受不了，急忙奔出大厅，也有人赤身裸体、神色惊惶，不知出了什么事。在混乱中，一位中年男子跑过来，他先检查那个倒在地上的青年。看看没有问题，便站起来，问汤姆道：“汤姆，这四个人是你带来的吧？”

汤姆说：“是的，他们来找纳金高。”

那人懊恼地说：“纳金高？他又惹了什么事？”

汤姆说：“我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那人便向衣红等自我介绍说：“先谢谢各位，我叫爱迪生，是这里的会长。纳金高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老实说，我们只是艺术家，其它的什么都不懂。”

文祥也为他介绍了同伴，说：“可能没什么事，也可能是大事。总之，当局要问纳金高一件事，他只要老实说就可以了。”

爱迪生便回头，大声喊道：“有没有人看到纳金高？”

一个穿著破烂，浑身油彩的小个子，跑到爱迪生身边，悄悄说：“我知道他去哪里，可以说吗？”

爱迪生说：“当然可以。”

那小个子抓耳挠腮，欲言又止。他抬头一看，六双眼睛都瞪着他，他一紧张，转身就要开溜。汤姆一把将他抓住，说：“别溜！快说！”

小个子嚅嚅的说：“他……他又死了！”

“又死了？”汤姆诧道。

“是的，他说不许告诉任何人！”

爱迪生忙解释说：“纳金高是个‘行动艺术者’，他以死亡作为艺术诉求。”

文祥听不懂，重复了一遍：“死亡作为艺术诉求？”

爱迪生说：“只是一种休眠，有人称做诈死。”

文祥说：“那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呢？”

爱迪生也觉得不可思议，便问小个子说：“菲力，为什么你不敢说？”

菲力说：“因为……他没有死！”

爱迪生说：“不然怎么叫‘诈死’？那都只是表演，就像你的画一样。”

菲力说：“可是……有人会死！”

爱迪生一惊，说：“你说什么？谁死了？”

菲力说：“维辛康提死了！”

爱迪生用力抓着菲力的臂膀，紧张的问：“死了？他怎么死的？”

菲力说：“纳金高逼他一起死，维辛康提不肯，纳金高把他拉下去了！”

爱迪生知道问不出名堂来，便对众人说：“这样好了，你们跟我来。纳金高的表演方式，是以假死状态，睡在密封的棺材中。因为他学过瑜伽，可以龟息达一个月之久。

只是这种艺术没有欣赏价值，我们也不大管他。”

菲力吞吞吐吐地说：“棺材……不是……密封的。”

爱迪生说：“胡说！我亲自检查过，是密封的！”

菲力说：“那是做给你看的。”

说话之间，已转过了几处满是杂物的区域，穿过一些好奇的人群，一行人进入一个昏暗的隔间。房间里空空荡荡的，只正中摆着一具漆黑的棺材，壁上挂了一些阴阳怪气、恐怖骇人的油画。

爱迪生走近棺材，对众人说：“这就是他的道具，我本来不赞成他加入我们。但是他说得也有理，既然没有人能给艺术下定义，就不能否定他是艺术人。”

文祥指指棺材，说：“能打开来看看吗？”

爱迪生说：“照理是不可以的，在他练习期间，我们不该打扰他。”

菲力说：“可以！我们偷偷打开过。”

爱迪生说：“怎么可以？这样会害了他。”

菲力说：“不会！他不知道死到哪儿了！”

爱迪生说：“难道他在变魔术？”

菲力说：“我不知道！里面是个大洞！”

爱迪生始而恍然大悟，继而又迷糊了，说：“原来如此，可是这个洞能通到哪里呢？地下层吗？不可能！那里是有去无回的！”

风不惧懒得听他们啰嗦，上前便要掀棺盖，不料盖子非常沉重。左非右也上前帮忙，文祥还想阻止，两人合力已把盖子推开，众人立刻感到阵阵阴风，以及一股刺鼻的霉味。

菲力说得没错，里面果然是空的，好象是一个通往地下的门户。

文祥正要说话，忽然听到大厅中有人高呼：“快逃，纳金高留的盒子好臭！”

大家往大厅方向一看，果然隔间的上方又有黄烟冒起。爱迪生一见，

顾不得多说，回头就跑。菲力也跟过去了，把五个人留在这里。

衣红当机立断，说：“我们下去！”

文祥戴上夜视镜，伸头向下探了一探，说：“可以下去，下面好象是影片中看到的停车场，不过有两三公尺高，有绳子就好了。”

“要绳子？容易！”左非右说完，取出喷胶器，在地上喷了一条两公尺长的白线。

这种喷胶一遇到空气，很快就干固，质地坚韧异常。左非右等它干了，从地上扯起来，正是理想不过的一条绳子。

五人援着绳子，进入地下停车场，里面居然还停了不少车辆。汤姆一见，兴奋异常，三步并两步，走到一辆汽车旁边。他只在立体影音中看过所谓的汽车，这时亲手摸到，便试着打开车门，想坐进去装模作样一番。衣红和他一样童心未泯，见汤姆如此猴急，她反而不好意思嚷嚷要坐车了。

文祥走在前面，不停地回头催促：“汤姆，快走吧！”又问杏娃道：“这些车子能做交通工具吗？”

杏娃说：“我看衣红快急疯了……”

衣红急道：“胡说！你诬赖我！”

杏娃说：“我已经准备了一些能量，本来想改装一部法拉弟跑车，让你们在纽约地下见识见识，可是衣红说……”

衣红抢道：“衣红说杏娃既体贴又解语，跑车太小了，要来部劳斯莱斯！”

立刻，红光闪过，一部崭新、大红的劳斯莱斯，端端正正地停在他们面前。衣红是早有准备，一个箭步抢在人前，跳上驾驶座。风不惧和左非右也不甘后人，文祥见汤姆惊得呆了，对他说：“有这么漂亮的女司机，还不赶快上去？”

汤姆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魔术，还是幻境？”

衣红一看面前的仪表，这才傻了眼，大叫：“杏娃！这怎么开呀？”

杏娃说：“你是司机呀！”

衣红说：“小孩子还是不懂事！放乖巧些，否则我不喜欢你了。”

汤姆上了车，东摸摸，西看看，再听衣红说话时，没有人答理，他更胡涂了：“真奇怪！这不像是幻境，我们到了哪里呀？”

杏娃说：“还是我来服务吧，只是路况不好，大家坐稳点。”

虽然路面碎砖砾石满布，但在计算机的驱动下，车子与其说是滚动，不如说是飞行。

出了停车场，前面正是曾经风光一时的百老汇大道，此刻在车头大灯照耀下，眼前凄惨的景象，确实难免令人兴起今夕何夕的感叹。

离地面三五公尺的顶部，一律是平整的黑色建体，那是计算机城的基部。原有的建筑都整整齐齐地承接着计算机城的地基，那路面较低的地方，还可以看见一些残破的、半截的招牌。较高处几乎与地基相衔接，恰容车身通过。

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一些东倒西歪、藕断丝连的钢筋结构体，不是横亘面前，便是凌空危悬，犹自摇摇欲坠。地上积灰深厚，车过处便卷起一条灰龙。在相连数百公里的地洞中，车子呼啸而去，回声荡漾，轰轰隆隆，甚为惊人。

不多时，杏娃说：“我已经追查到两个人的行踪，这就带你们过去。下

次要用车时，随时通知，不另收费。”

衣红叫了起来：“喔！那现在要收费啰！”

杏娃说：“当然，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衣红问：“谁付？”

杏娃说：“公事公办，公家付。”

汤姆见衣红高声说话，众人只微笑而不答腔。他更胡涂了，咕哝道：“这个梦做得也很奇怪。”

车子停在一处有半块招牌的店面前，自动玻璃门才开到一半，就被封冻在时间里了。

奇怪的是玻璃门窗看起来相当洁净，仿佛有人经常拂拭。橱窗内还散布着一些珠宝，只是四下空无一人，看上去十分诡异。

在车灯照射下，那些珠宝熠熠生辉。汤姆两眼又被吸引住了，他迎上前去，取下夜视镜，贪婪地吸嚼着那晶莹透明、五色灿烂的奇景。等大家都下了车，车形顿隐，眼前又是一片黢黢。

在夜视镜下看到的不是光线，而是物体能量波的变化与远近，没有色彩。原本眩目的宝光异彩，在车灯乍灭后尽成乌有，众人所面对的，只是一堆碎石而已。

衣红对汤姆说：“傻子！这种石头我家乡满地都是，没有什么好看的。”

地上明显有两个人的脚印，大家循着脚印，走过一排排的橱柜，一直走到后间。这里所有向上的通路都已堵死，只有一个往地下室的阶梯。那些脚印果然也是一步一步循级而下，左非右走在前面，他向四人做了个手势，大家小心翼翼地走了下去。

底层也是个停车场的格局，显然重新隔间过，已改建成一个居室。室内家具件件精美绝伦，光看那镂花的雕工，就猜得出价值不菲。地上铺了好几层地毯，不知是为了防潮，还是地毯太多了，不得不堆栈在此。

里间有灯光射出，隐隐有说话声。众人附耳墙垣，只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平静地说：“全在这里，没有了。”

“别骗我，我要那个‘帝王之眼’！”

“你不信我也没法子！”

“维辛康提！继续找！找不到你也得死在这！”

“纳金高！讲点道理嘛！到处都翻遍了！”

“啐！跟你讲理？你一直在唬我！到底老太婆给了你什么好处？”

那苍老的声音说：“你以为我怕死？我早死了！”

纳金高说：“我管你死不死？待会我让你痛苦得想早点死！”

“你不是已经试过了吗？我老婆子没哼一声吧？”

“我的工具没带来，等一下我回去拿。”

“别做梦了！刚才我看到当局派人来找你，你回不去了。”

“你搞错了！我是要回西部去！不然，这些钻石我有什么用？”

“奇怪！西部的人要钻石做什么？”

“做什么？你做梦都没想到吧？你替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天然钻石，正好让我们切割‘中子石’。我们试过人造钻石，可惜硬度不够，只有九点五、六，我们一定要硬度十的纯天然钻石，所以非帝王之眼不可！”

“我做了一辈子宝石生意，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中子石。”

“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你见过最重的宝石是什么？”

“应该是锆石了，比重为六。如果你要，我有一粒紫红色的，是锆石中的极品，就在前面柜子里。”

“我只是好心告诉你，中子石的比重是一百多！地球表面是软的，就沉到地心去了，在地球上找不到这种石头的。”

“那你怎么会有呢？”

“我哪里有？是我的同伴在火星上找到的，但是又没有工具切割！我们奉命到全世界找那些著名的天然钻石。你的底细我一清二楚，如果不是上面逼我回去，我还要找那颗‘世纪之光’哩！”

“世纪之光？我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

“佩服我的本事吧？所以，帝王之眼一定在你这里，老老实实拿出来，对大家都好！”

你不是发过誓，要保护这些钻石，让它们作出最大的贡献吗？”

“可是它真的不在这里！”

纳金高忍耐不住了，怒喝道：“老太婆，我好话说尽了，别怨我狠！”

“放开我！”

“哈哈！你以为我是傻瓜？你手指一动，千斤坠就下来了！”

“你也别太嚣张，在这一行总听说过地狱王吧？”

“嘿嘿！地狱王又怎样？老子有黄道会撑腰。”

“那就等着瞧吧！我有王爷的护身符！”

“去你的鬼王爷！老子就不买帐！”说罢，“咚”的一声闷响，一个重物摔在厚厚的地毯上，隔了好一会，才听见一个有气无力的哼声。众人知道纳金高要下毒手了，不约而同地便向内间冲去。

哪知道里面竟空无一人，对话声也中止了，一片死寂。再看四周，什物被翻得七零八落，散布一地。墙上整张阿拉伯式的嵌金壁纸，就是不见门窗。

大家四下找寻，显然除了来路之外，别无出口。四周阒无人声，五个人又找不到其它出路。衣红敲敲墙壁，响声相当结实，墙体起码是几十公分的水泥结构。奇怪的是，刚才那阵对话的声音，又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众人一筹莫展，文祥便问杏娃：“他们人在哪里？”

杏娃说：“你前面一点钟方向，有个很漂亮的盒子，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文祥依言一看，原来是个旧式的扩音器，多半是因为怀旧，屋主经常开着。文祥沿着电线摸去，线路一直延到墙角一个细缝中。他再仔细检查这堵墙，发现上面有一条垂直的细缝，而这条细缝上的壁纸，也有一道折叠的痕迹。

“是这里了，快来找开门的机关！”文祥大喊。

几位男士立刻兴奋地过来，各在墙上有系统地上下左右搜寻。只有衣红远远地站着，一下子顿足，一下子咳嗽，一会儿又坐在床上苦苦思索。

文祥回头对衣红说：“你累了吧？先休息一下，这些事我们男人比较在行。”

衣红也不理他，大家摸了半天，确定门就在这里，可惜无法打开。汤姆看墙上找不到机关，便弯腰掀开地毯。

左非右见了，笑道：“老太太怎么翻得动地毯呢？”

这句话触动了衣红的灵感，她试着轻轻拍手，刚拍了两下，那门便应

声隆隆启开！

众人大喜，一起走了进去，里面是间更豪华的卧室，灯光如昼，内侧也有一门洞开。

一位老嫗昏倒在地上，各式各样的珠宝散得一地，精光耀目，闪闪生辉。

大家都看呆了，汤姆蹲下身去，顺手一抓就是满捧的珠玉。他简直不敢置信，看了又看，一把一把地捞起。他看衣红目不转睛的呆样，便说：“你家乡也有这么多好看的石头吗？你怎么舍得离开呢？”

文祥和风不惧追到门外去了，这时杏娃说：“不用追了，他们有接应，已经从海底潜逃了，我们会从卫星上监视。我已经通知黑队长了，他们想用钻石切割中子石，理论上是可行的，真要成功了，麻烦可大了。”

第三十六回：玉殿虚无野寺中

那老妇人正是黛薇夫人，她头上受了重击，汤姆帮着衣红，把夫人扶到床上。衣红略知一点按摩术，握着老妇的手，在她的合谷穴上用力捏揉。不多时，老妇便悠悠醒来。

一见衣红，大吃一惊，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觉得头痛如刀割，只好又躺下来。

衣红说：“你好好休养，两个坏人已经逃走了。”

老妇问：“你是谁？”

衣红说：“我叫衣红，汤姆你是认识的，那位叫左非右，还有两位追坏人去了。”

老妇环顾室内一片凌乱，伤心地说：“我完了，他们怎能这样对我？”

衣红说：“你应该到城里住，那里安全些。”

老妇说：“那里不是人住的地方！一个人只有三坪！我这么多珠宝往哪儿放？”

衣红说：“你可以交给当局代为保管呀！”

老妇说：“休想！不论死活，我都要和我的珠宝在一起！”

衣红说：“如果我们来晚一点，你就如愿了！”

这时，文祥和风不惧也回来了，文祥说：“我们走吧！纳金高从海底逃走了。杏娃说问题很严重，我们得赶回去和黑队长商量。”

衣红说：“黛薇夫人可能有脑震荡，要送到医院去。”

老妇说：“我不去！我宁愿死在这里。”

汤姆这时又蹲在地上，把宝石一粒一粒地捡起来。老妇见了，挣扎着起身，叱道：“汤姆，不许动我的宝石！少了一粒我要你的命！”

汤姆站起身来，把手上的宝石往地上一扔，忿忿地说：“谁稀罕了？衣红家里遍地都是！我不过看你病了，好心帮你收拾而已！”

老妇看了衣红一眼，说：“不用你帮忙，你们都给我坐下！”

文祥说：“既然你不愿离开，那我们先走了！”

老妇怒道：“我没叫你们走！谁都不许离开！”说时，似有重物落地，

震得粉石纷纷剥离：“就是你们冲进来，害得我来不及把纳金高困住。所有的出口我都放下了千斤坠，要逃是休想，要活命就得听我的！”

衣红忙用指语，叫杏娃转告大家：“她有轻微脑震荡，不要刺激她。先等一下，我有法子脱身！”

文祥只好找个地方坐下，左非右不肯坐，踱到隔壁房间，他东摸西探，发现了一套高功率的无线电设备。那种设备在世纪初是号称“香肠族”人的最爱，专用来与同好通讯联络。想不到这里也有一台，看起来还能运作，这个高贵的老妇人竟然也好此道。

老妇说：“我冰箱里有吃的，你们自己去拿。”

风不惧想上洗手间，他四处找寻不得，便又回来，问老妇人道：“请问你这里有没有盥洗室？”

老妇说：“到外间去！我这里不容臭男人糟蹋！”

文祥说：“那你为什么不许我们这些臭男人离开？”

老妇说：“我正在考虑，打算把衣红留下来作伴。至于你们四个臭男人，看你们壮壮的，说不定可以卖个好价钱。”

左非右说：“别为我担心，我只有四十公斤，不值钱！”

老妇说：“我看得出来，要她一个人留下来，不大容易。”

文祥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老妇恶狠狠地说：“你住口！这样叫我怎么想？”

衣红温柔地说：“不用想了，我留下来就是！”

老妇诧异道：“真的吗？你为什么肯留下来？”

衣红说：“为了这些宝石呀！我做梦都离不开宝石。你看看，什么祖母绿哟、猫眼石哟、橄榄石、蓝宝石、红宝石……都是真的，伸手可及，我怎么舍得离开？”

老妇笑了：“可惜那几百克拉的钻石被坏人抢走了，要不然亮晶晶的，更可爱！”

衣红说：“没关系，那些钻石迟早会回来的！”

老妇笑得把衣红揽进怀里：“傻孩子，钻石是不认主人的。”

衣红说：“管它认不认，以往，采一克拉钻石要清理一百吨土方……”

老妇脸上光辉一闪：“其实也没那么多，尤其是我们在海底开采。我有四艘深海采钻船，千万年来，好钻石都被冲到海床下面，那里沙也少，清理一吨就行了。”

衣红说：“总之，非取回来不可，我这人是不能吃亏的。”

老妇说：“嘻！算了吧！”

衣红慎重地说：“夫人！你把这些臭男人赶走！让我来陪你！”

老妇怀疑道：“为什么？”

衣红说：“为了这些宝石呀！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老妇说：“你开玩笑吧？现在合成宝石要多少有多少。”

衣红说：“要就要真品，谁要合成的？”

老妇说：“你分得出真假吗？”

衣红说得斩钉截铁的：“当然！”

老妇说：“那你说说看！”

衣红坐正了，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在这个故事里，我爸爸是个采玉人，他只要一看石头的外表，就可以判断里头的成分。我家离缅甸很近，

那里盛产红宝石、蓝宝石、橄榄石和各种玉石。玉其实是一种硅酸盐，中国人喜欢软玉，因为易于雕刻，含铁的颜色带绿，含镁的变色较多。另外有种硬玉，又称翡翠，多含钠和铝，颜色变化非常丰富，含铬的呈深绿色，不过却不易雕琢。”

老妇点头说：“玉石我不大懂，但你说的倒八九不离十。”

衣红说：“总之，我爸爸找到了一块玉髓，也就是一种玛瑙。那块玉髓在抛光后，里面现出了一条金色条纹，很像龙形。在中国，龙代表最尊贵的地位，金龙更是贵重。”

为了这个价值连城的玛瑙，我父亲把一切都抛弃了，带着全家人躲到山里。我不服气，有了这样贵重的宝贝，为什么不用来换取功名利禄呢……”

“不要慌！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老妇说。

“喔！”衣红忙解释说：“我忘了告诉你，那个我算来应该有八十几了。拜长生不老之赐，这个我还不到二十，这个故事正好发生在六十年前。”

老妇吃惊地望着衣红：“六十年前？你比我出道还早嘛！”

衣红有点不好意思，继续说：“是呀，照理我该叫你妹妹的。可是，让我讲故事嘛！”

总而言之，我很气我爸爸，就乘他不注意的时候……夫人，你知道，不论再严密的禁闭，都会有想不到的疏漏，是吧？”

老妇脸色发白，机械般地点头说：“当然！当然！”

衣红又说：“所以，我就偷了那个无价之宝，逃了出来。”

老妇问：“那个玛瑙呢？”

衣红耸耸肩说：“被我卖了。”

老妇又问：“那你爸爸呢？”

衣红两手一摊，说：“管他呢？夫人，我的故事讲完了，让我陪着你吧！”

老妇想了想，说：“听你这么一讲，我头也不痛了，嘎……”

正在说时，隔壁房间突然传来呼叫声：“我是百慕达三角，我是百慕达三角，有没有人听到，请回话，请回话！”

老妇人精神一振，对众人说：“我刚才只是开玩笑的，不要认真，现在我有事要办，你们请吧！”说罢，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动作，只听得绞炼轧轧作响，千斤坠似乎升起了。

衣红指指四个臭男人，说：“你是指他们吧？”

老妇人说：“我还敢留你吗？不过，我倒想知道一件事，你说的故事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衣红意味深长地说：“你总相信你的宝石是真的吧！这个故事保证是真的，保证和这些宝石一样真！”

五个人走出珠宝店，风不惧对衣红说：“我认识你很久了，当然知道你说的是假的，是为了让我们……”

衣红坚决地说：“不，我说的都是真的，没有一句假话！”

风不惧说：“我是说真的，我很佩服你说谎的本事。”

衣红说：“我没有说谎！”

风不惧说：“你还说没有说谎？”

衣红说：“真的！我绝对没有说谎！”

风不惧说：“算了吧！你用计逃出了她的魔掌，说一两句谎话也是应该的！”

衣红说：“你不懂！我没有说谎！”

风不惧急了：“这是什么玩笑？”

衣红正经地说：“我也没有开玩笑！”

风不惧说：“你是怎么搞的？你有八十岁了？你爸爸是采玉人？”

衣红眨眨眼，说：“当然不是！”

风不惧难得生气，脸色凝重地说：“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衣红说：“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听？我说得非常清楚！我讲了一个‘故事’给她听。

这原来是一部电影的情节，我照实陈述，保证一句谎话都没说！”

文祥正要召车，黑金刚有影音传来，他一开口就说：“怎么搞的，屏幕上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哪里又故障了？”

文祥说：“我们在纽约地下几十公尺，只能用夜视镜。”

黑金刚说：“怪不得，我还以为你们羡慕我，也都染黑了哩！”

文祥说：“我们就是太羡慕你，以至于灯光都吓跑了。”

黑金刚说：“那就好，我现在还有一个吓人的消息，威灵顿被打败了！”

文祥问：“威灵顿是谁？”

黑金刚说：“我们派去落矶山的北美特遣队队长！”

文祥问：“对方有这么大的本事？”

黑金刚说：“他们有核子弹！威胁要同归于尽。”

文祥吓了一跳，急问：“核子弹？现在怎么办？”

黑金刚说：“可能会调我们去支持，姜森的事澄清了，他没有参加行动，当他了解黄道组织要以武力夺权后，他深感遗憾。还有，他儿子怎样了？”

文祥说：“他表现的很好，纳金高在这里抢了几千克拉的天然钻石，打算运到火星，做中子石切割。”

黑金刚说：“当局已经通知我了，看来这事比核子威胁更大。核子弹谁也不敢用，中子石却不一样，很可能对火星造成巨大的损害。”

文祥说：“纳金高是从海底逃脱的，当局正在全面监视中。”

黑金刚说：“这就是他们高明之处，但他们总是要上岸的，你们先回来再说吧！”

通话完毕，文祥问：“杏娃，车子呢？”

杏娃却说：“大家快靠近文祥，我感到磁场有强烈变化。”

众人听了，都赶紧靠向文祥，只有汤姆，在他们通话时，一个人走到街道的另一边去了。这时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腐尸的气味，四周的景物，在夜视镜下，也不断地变形。

仿佛有一股莫大的压力，正从四面八方逼来，将所有的形状都扭曲了。

衣红想拉汤姆回来，她往前走一步，这才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在变形，她急得大叫：“汤姆！快过来！”

连声音也像拧毛巾一般，水珠在挤压中点点滴滴渗出。衣红的叫声像空谷回音，断断续续地颤抖着，缓缓地拖曳着。渐渐的，连意识也模糊起来了，浑身懒洋洋的，人也恍恍惚惚地进了梦乡……

汤姆身体一软，如同烧熔了的蜡炬，歪歪扭扭地瘫在地上。

“你们怎么了？脑下垂体分泌了大量的多啡命！”杏娃也发觉不对了。

“我……很困……”衣红努力地睁大眼睛。

文祥精神不济，心里却很明白。风不惧虽然站着，但已经是半睡眠状

况。左非右则摇头晃脑，面带微笑，早进入梦乡了。

“衣红！振作些，我已经给你们增加了血醣，可是氧气严重不足！”

“我……没有……呼吸……”

“瞧！我分析出来了，这是沼气！快进车里！”

那部劳斯莱斯立即出现，衣红早已四肢乏力，只是拼命挣扎，自言自语想保持清醒。

一见到汽车，衣红拼命振作，她开了门，把几个人一一拖进车内。对了，还有汤姆，她又强打精神，奋力往前走，连拖带抱地，把汤姆也拉进车内。几个平日英雄气盛的男士，这时一个个睡得像小婴儿……

突然一阵爆炸，一股清新的气流钻进肺里。衣红猛然惊醒，这才发觉自己倚着车门睡着了。立刻听到杏娃说：“我临时炸穿了一个洞，借点新鲜空气，快上车！”

衣红抬头一看，顶上出现一个透光的小孔，光柱中有无数黑丝逡巡旋转，就像仙女披着轻柔的黑纱，在聚光灯下蹁跹飞舞。看着看着，衣红的眼皮又重了，天幕落了，仙曲隐了，衣红也走进了黑暗……

又是一声爆炸，这次文祥也被惊醒了。他虽然神智迷糊，看到汽车就在身旁，勉力开了车门。见衣红等人都歪歪倒倒地睡着了，他顺势一推，几个人都倒进车内。

车门一关，自动驾驶实时生效，车子立刻高速冲离现场。

纽约的地下层非常辽阔，有上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它的路面原本就宽敞平坦，计算机城的基准线是海拔五十公尺，凡在基准线以下的路面，大抵都保持原状。车子一冲就是几公里，这一带空气正常，过了不久，四个人都慢慢清醒了。

“汤姆呢？”衣红一睁眼，发现汤姆不在车上。

“糟了！我把他给忘了！”文祥一怔，记起刚才的情景，忙说：“杏娃，快回去，汤姆没上车。”

“刚才没有机会，这次我先把车体放大，多装点新鲜空气，切记！下车救他时，要摒住呼吸，动作要快！”杏娃说罢，车体果真连续放大，看来几十个人都坐得下。

大家谈起方才的经历，犹自心有余悸。衣红更是咬牙切齿，居然连她的毅力也被打败了，而且还败在名不见经传的沼气之下！

在车灯照耀下，远远已经见到一团浓浓的黑气。它好象有灵性，一见灯光，就向内退缩，愈退愈小，最后缩到房子大小，刚好把地上的汤姆罩在其中。

车子一直开到那团黑气正前方几十公分处停下，文祥发现那股黑气上面，竟然凸出了一团人头。

衣红见黑气阻路，忙对杏娃说：“再往前开一点，黑气罩住汤姆了！”

杏娃说：“自动驾驶不能触及任何形象，你可以改为手动。”

衣红一看，那些排挡、油门、煞车之类的附件，她一个都不认识，便问道：“有谁会开车？快来帮忙！”

每个人都傻了眼！文祥问杏娃：“汤姆有生命危险吗？”

“我们给他加了生理维护，只要在五分钟内救过来，就不碍事。”杏娃说。

“教我们开车要多久？”

“笨人要三个月，你们只消十分钟！”

“十分钟？来不及了，我下车去看看！”

文祥打开车门，发现空气正常，显然只是黑气在作祟。那晓得他脚一落地，那道黑气立即迎面扑来。文祥吓得马上退回车内，黑气也回复了原状。

文祥大骇：“杏娃，那是什么东西？”

杏娃说：“是沼气。”

风不惧说：“等我摒住呼吸试试看。”

左非右伸出手，说：“你拉住我的手，一个不对我就拉你回来。”

风不惧便拉着左非右的右手，小小心心地跨出车门，果然那股黑气立即卷上。风不惧摒住呼吸，奋力前进。他立刻发现，那团黑气浓得像稠胶，让人睁眼不能见物。就算冲进去了，也不知道汤姆倒在哪里。

风不惧又取出电殛棒，哪晓得青白色的电弧完全起不了作用，只不过把黑雾照得更加诡异。看这情势，喷胶更是免了，万一喷在汤姆身上，救人反而成了害人。

不得已，风不惧想回头，但是那团黑气死缠不放。他全力奋进，左非右也拼命地拉，直到文祥、衣红也加入拉拔战，这才把风不惧拉回车上。衣红特别小心，东闻闻西嗅嗅，发觉车中没有异味，才宽了心。

“好厉害！杏娃，你看见没有？”风不惧心有余悸。

“无形无质的东西才可怕，既然有形质，文祥可以用佛珠的保护功能，直接冲进去，绝对不会有问题。”杏娃说。

文祥略事祷祝，身边便升起一道淡淡的佛光，他下了车，缓缓向黑气走去。那黑气依然袭卷而上，这次却失去了黏滞力，文祥轻轻松松地往前走，见汤姆就躺在前面不远的地上，文祥弯身将他抱起，安全地救回车上。

那道黑气倏然一扭，竟变成一个粗壮的黑人。那黑人狞笑道：“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过，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不相信你们还逃得掉！”

文祥说：“你是什么东西？鬼不像鬼，人不像人！”

那黑人说：“连我都不认识，还敢来这里撒野？老实告诉你！我人在千里之外，只利用小小的电场，就把你们打败了！还不快给我滚！纽约地下城是我的势力范围！”

文祥说：“我们只是路过此地，怎么得罪了你？”

黑人说：“路过？路过就这样耀武扬威？黛薇夫人在我的保护下，你们胆敢欺负她，还说没有得罪我！”

衣红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是计算机时代，哪有什么势力范围的废话！”

黑人哈哈大笑：“计算机？那种废物只配管地上的活死人！我才是真正的主宰，我掌管所有地下的活死人！”

衣红说：“别说大话！”

黑人说：“我说的是实话，普天之下，有光明就有黑暗，有上帝就有魔鬼。既然有了计算机，就必然有我这个地狱王！”

衣红说：“我现在才知道，只要有权有利，就有人要争要夺。不要说人间了，连地狱里也争夺不休！”

黑人说：“小姑娘你懂什么？我们这算什么争夺？你是没进过天堂，那里才真叫清算斗争，胜者生存，败者绝灭！人间、地狱不过是小巫吧了！”

衣红说：“骗人，你怎么知道？”

黑人说：“小姑娘，用用脑筋吧！这么多小巫换来换去，总难免有成有

败，是吧？可是天堂中亿万年来，只有一个大巫——上帝！我看若不是没有人上得了天堂，就是斗败的都被贬到地狱去了，所以天堂中只有一个独夫！”

衣红强辩道：“不通！难怪你只配留在地狱。”

黑人怒道：“不通？小姑娘，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敢说我不通！”

衣红说：“不通就是不通！你既然要充地狱王，总要别人心服口服罢！不然，那和你说的独夫有什么分别？”

黑人摇摇头：“这套说词对我无效，我不争什么令名，我只要权利！”

衣红说：“我们是在谈权利呀！你以为我在谈什么？既然要争要夺，总有个游戏规则吧？否则小巫随时被偷袭，迟早被砍成小鬼！”

黑人说：“当然有规则，那就是力量！”

衣红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要集合众人之力，要利用众人之心！话说回来，要让别人做牛做马，做鹰做犬，总要人五体投地，心服口服吧！”

黑人说：“有理！我当然会让你心服口服！”

衣红又说：“如果人人争权夺利，没有例外，那就无所谓争权夺利了。”

黑人想了想，说：“有理！那么天下一定有不争权夺利的人！”

衣红说：“答对了，多的是。”

黑人说：“口说无凭，我没有见过！”

衣红说：“所谓不争权夺利，有两个判断准则。一是做与不做，二是该与不该。排列组合起来有四种，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该做的。同意吧？”

黑人又想了想，说：“同意。”

衣红说：“做不该做的是为了争权，不做应该做的可谓夺利；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则不能说是争权夺利。”

黑人说：“欣然同意！”

衣红说：“那么你见到了，我们就是。”

黑人哈哈大笑，说：“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

衣红说：“你出题目吧！真金不怕火炼。”

黑人不肯上当，说：“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衣红说：“这不过是君子之争，哪有怎样不怎样的？”

黑人说：“我是小人，我有条件！”

衣红说：“你说！”

黑人说：“如果你们真能做到不争权、不夺利，我就承认有人上得了天堂。否则，你们得给我做奴隶！”

衣红说：“没问题！”

黑人说：“还有一点，我知道你们有计算机撑腰，所以我们先约定，除了你们目前的能量水准，不得再增加。只要一天之内经得起考验，就算你们赢了！”

衣红说：“一言为定！”

黑人怀疑道：“你能代表他们吗？”

衣红说：“汤姆不算，其它人我可以代表！”

黑人说：“他们没说话呀！”

衣红说：“我们心意相通，又不争权夺利，哪用得着说话？”

黑人放声大笑，说：“是你们自己把桥烧了！”

衣红不解：“什么把桥烧了？”

左非右解释道：“我们通常说‘义无反顾’！”

黑人又笑着说：“你不觉得上当了？”

衣红说：“为所当为，上什么当？”

黑人挑衅说：“这样的赌法不公平呀！”

衣红不上当，说：“争公平和争权利有什么分别？”

黑人说：“好！好！不争就好！”

衣红说：“拜托你了。”

黑人讶异地说：“拜托我什么？”

衣红说：“这原来就是我们的本分，拜托你监督我们。”

黑人这才晓得烧了谁的桥：“嗯！想利用我来修行！好，你们听说过百慕达三角吧？那里就是我的大本营。眼前的问题是，纳金高在我朋友那里，一个海底水晶宫。我已叫人把他强留下来，正要找他算帐，你们去是不去？”

衣红说：“当然去！只是这与汤姆无关，请让我们先送他回去吧！”

黑人纵声狂笑，笑声尚未停歇，眼前突然一片光明，汽车连五个人已经被送到一碧万顷的水晶世界了。

这里四面与上方连成一个庞大无匹的水晶圆罩，把厚重的海水隔在外边。从晶罩之内往外看去，罩外处处是高低起伏的珊瑚礁，遍生海藻、海葵、海绵、海星等色彩亮丽的动植物。各种成群结队、奇形怪状的鱼介，七彩斑斓，悠然游弋其间。偶有鱼儿游近晶罩，就像在放大镜下一般，巨吻一张，颇有吞舟的气势。

晶罩之下又是一番景象，一片几十公顷大的花海，杂彩交错成章，无风自摇。海水是蓝中带绿，在阳光下聚波成形，中央是一条条荡映幌漾的金线，被片片蓝光簇拥着，不断地扭摆游走。花色倒光流影，映着蓝晶黛玉，更显意趣横生。

罩中正下方，是一个巨大的庄园，一色拉丁风味的建筑，零零落落约有数十户人家，远望有如精致玲珑的玩具。在一片碧绿中，那红顶黄墙分外醒目。

文祥曾被大法王挪移过，倒是十分笃定，其余诸人莫不大呼小叫。左非右立刻向杏娃求证：“这是真的吗？是不是幻境？”

“是真的，你们现在在大西洋海底，大陆棚架上。”杏娃说。

衣红说：“你为什么让他把我们摄来？”

杏娃说：“你有言在先，要赌什么争权夺利，我不能做不该做的事呀！”

衣红揶揄道：“我就知道，你早就不想听我的指挥了！”

杏娃说：“你怎么知道以前我就听过你指挥了？”

文祥说：“别斗嘴了，衣红这个题目出得很险，如果地狱王真要找碴，现在我们该走不走，也是个小辫子！”

衣红说：“那该说而没说呢？该争而不争呢？”

黑人的声音由远处传来：“说得不错，可是我们这种真小人，不搞小动作。”

说罢，身面砰然一声巨响，震得地面颤动不已。众人急忙转头一看，前面一里处的晶壁突然决口，一道水柱由外倾泻而来。文祥不假思索，立刻叫声走，汽车如飞般掉头向前疾驶。那决口约有半公尺直径，显然水压极大，这一刹，地上积水已有十几公分。

车子逆水而行，水花四溅，激水跃洞狂喷，车子被冲得反而不住地后

退。

文祥大叫：“杏娃！把车冲上去！堵住洞口！”

但见车体飞起，迎向洞口，车身突然缩小，火箭一般倏地朝那洞口堵去。堪堪射入，即又暴胀，车头洞口恰恰嵌合，流水立止。

这时，五人一车就像悬在半空的巨型灯泡，上不得也下不得。

汤姆自从醒来以后，就一直以为自己仍在梦中，这些情节新奇至极，令他眼花缭乱。

这下子倒挂在半空，东望西眺，他反倒弄清楚了。他对衣红说：“我早知道你们不是普通人，请你收我做学生吧！我要学这些本事。”

衣红说：“我们没有什么本事，这些本事都是计算机当局的。”

汤姆说：“不可能，姜森说计算机是笨蛋！”

衣红说：“小时候谁不是呢？计算机也在成长呀！”

汤姆说：“我可能有这种本事吗？”

衣红说：“当然是有条件的，要没有私心，不畏生死，勇于负责。”

汤姆想了想，低头不语。

文祥说：“我们不能永远卡在这里吧？”

左非右东张西望，突然发现远处庄园有团火光，正闪烁吞吐。他说：“快看！那边失火了，赶快下车，看谁先跑到？”

衣红说：“杏娃快想想办法，用什么代替汽车堵住洞口？我们好开车去救火。”

杏娃说：“不可能，那就超出了我们能量的极限。”

左非右说：“下车吧！快点跑，不然来不及了。”

文祥说：“还有什么选择吗？”

杏娃说：“只有你的佛珠可以代替汽车，只是那个损失太大了。”

文祥忙把佛珠褪下，问杏娃道：“怎么代替法？”

杏娃说：“只要往洞口一丢就可以了。”

衣红歉疚的说：“文哥，对不起，这个赌注太大了。”

文祥说：“这算不了什么，该舍的就要舍！”

衣红嘴一嘟：“你是说，连我也在内吗？”

文祥叹口气，说：“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这不是提醒地狱王了吗？”

衣红笑道：“你错了，地狱王是个狠人，他决不会用别人的点子！”

这会又传来黑人的声音：“真好！还有人了解我！小姑娘！你真是做地狱婆的料子。”

不过，你们已经在我掌心里了，还逃得掉吗？”

文祥把佛珠往洞口一丢，口中念声“阿弥陀佛”。只见光华一闪，汽车腾空落地，洞口却镶了一圈晶莹流转的明珠。

车一落地，文祥立即驱车向那庄园开去。一路驶来，两旁景物真是闻所未闻，一块块巨石似玉如金，隐隐可见点点闪光流转其中。石缝中琪花瑶草，各绽英姿。尤其在水晶流光下，虹彩迸耀，处处透着鲜活的变化，让人目为之夺。

这还不说，草丛中竟有几对玉兔出没，红睛雪被，见人不惊。

汤姆看得心花怒放，大叫道：“停一下，我要捉兔子玩。”

衣红说：“汤姆，兔子不是给人玩的。”

汤姆负气说：“你和姜森一样，这不许，那不许的！”

衣红说：“你难道长不大？总该有点责任心吧！”

汤姆说：“你管我！”

衣红说：“你要跟我们来，就要听我们的！”

汤姆说：“那你放我下去，我不稀罕跟你们！”

衣红说：“好，等我们把事情办完了。”

汤姆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说：“现在！我要下车！”

衣红不耐烦地说：“你给我坐下，我们先去救火！”

汤姆拳头一握，说：“凭你？”

衣红气起来了，大声说：“我怎样？你真该好好管教！”

汤姆啐道：“你敢？婊子生的！”

风不惧一句话也不说，举起喷胶器，往汤姆身上一喷，立刻绑成一粒洋粽子。汤姆还要叫骂，风不惧再往他嘴上一喷，贴了一层胶布。

除了衣红看了他一眼外，其它人根本不加理睬。不多时，车子已离庄园不远，再看那红火，才发现竟是园里的一个巨大的朱红珊瑚，在流动不已的光影下，不仔细分辨，远远看去，恍如熊熊巨火。

车在庄园门前停下，有五个人早已在门口相候，为首的是位中年绅士，西装革履，气派非凡。他旁边各有一位年轻女士，碧眼金发、曲线玲珑。女士两侧则分别是一位骁勇的大汉，与一位瘦干的老者，后者目光有神，身穿鱼皮短靠，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衣红道先下车，文祥等人随后。那中年人向前跨了一步，先自我介绍说：“我叫罗贝特·卡洛，这位是贱内洛丽塔，这位是小女莉娜。那位胡安达·贝比多，是我们的总管。这位老先生和你们一样，也是贵客，他是百慕达三角的总管，费希曼。”

衣红等人也一一自我介绍，衣红又说：“我们车上还有一位朋友，他不方便下来，尚请原谅。”

罗贝特说：“我们不多客套，你们的来意我已尽知，请开出条件吧！”

衣红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来意，是被一位自称地狱王的黑人搬移到这里……”

罗贝特神色大变，惊得向后退了两步：“地狱王？天哪！”

那费希曼也面带惊愕，急问道：“地狱王？一个黑得没有一点反光的人？”

衣红点头说：“是的。”

费希曼说：“你们见到他了？”

衣红说：“是的。”

费希曼说：“奇怪？你们怎么让他现形的？”

罗贝特噤战地问：“他……他是怎么说的？”

衣红说：“我们正在捉拿一位叫纳金高的罪犯，可能是我们机器噪音太大，地狱王就出现了，他说纽约地下城是他的势力范围，不许我们侵犯。他和我们打赌，说我们一定会争权夺利，接着就把我们挪移到这海底了。”

罗贝特一听，面色如灰，连呼：“完了！完了！”

那母女两个早已相拥而哭，只有那壮汉说：“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么多年的经营，我不相信我们还斗不过他！”

罗贝特苦着脸说：“胡安达，你有所不知。唉！这样说来，我们都是应

劫之人。既然如此，先进去再从长计议吧！”

众人陆续走进一栋由黄水晶雕制而成的房子里，房子富拉丁风格，墙壁厚重坚实，平顶镂边，窗台外有雕花栏杆。黄水晶是半透明的，有两向反光的特性，从一个角度看是坚实的金色，换一个角度，又如同冻石般柔顺雅致。

雕花栏杆由金丝镂成，上有各式玫瑰，中嵌宝石，华贵亮丽，巧夺天工。最引人的还是那平铺地面的水晶，自然的三方晶结构纷陈，每个角度都有不同的彩色荧光，令人目泛流辉，不能自已。

室内仆从早将茶水准备妥当，招呼大家就坐后，罗贝特便向一仆人说：“请纳金高先生出来。”又对衣红等人说：“相信贵客看在本人的薄面上，暂时不会为难他吧？”

衣红说：“捕捉纳金高是一回事，来此叨扰又是另一回事。如果纳金高先生想借机逃走，为了责任，若得罪主人也在所不惜了。”

罗贝特面容一正，慎重地说：“我保证纳金高绝不可能逃走，原因很简单，今天在座诸位，包括敝庄一百多名男女老少，没有一位能够活到明天！”

文祥说：“罗贝特先生把生死看得太严重了吧！”

罗贝特与费希曼交换了一个眼色，说：“话谁不会说呢？问题是，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说不定下一秒钟，魂魄就不知所终了。”

文祥说：“只凭这一句话，地狱王就占尽了先机。因为‘现在’永远不存在……”

“什么叫现在永远不存在？”费希曼问道。

“现在只是一种过渡的感觉，由过去渡到未来，没有人能理解现在。因为每当人要剖析‘现在’时，现在便成了过去。”费希曼没有开口，却微微点头，文祥又说：“人的存在，只是对过去的认知，没有过去就没有‘我’……”

“为什么？”费希曼又问。

“没有过去存留下来的身体，‘我’无处可居，就不能称做存在。再说，没有过去存留下来的经验，‘我’也不知什么是‘我’。”文祥停了一下，无人有异议，他又说：“未来也来自过去，所以未来并不存在……”

“不要慌！慢慢说！未来来自过去是理所当然的，怎么就不存在了呢？”罗贝特振振有词地说。

文祥说：“你说，未来在哪里？”

罗贝特说：“未来还没有来，谁知道在哪里？”

文祥说：“因此，你就有了生死的妙论了！”

罗贝特说：“生死是人生大事，不是妙论！”

文祥从桌上取了一个小巧的贝壳，握在手上说：“这样说罢，我手中捏着这个贝壳。

现在你看不见，要在未来，等我张开手掌时，你才看得见，同意吧？”

罗贝特说：“同意！”

文祥说：“我手里的东西，不是来自没人知道的哪里吧？”

罗贝特说：“同意！但在你还没张开手之前，我不知道。”

文祥说：“那只能说，人的立场及认知有限，所知不多！”

罗贝特说：“同意！”

文祥说：“从时间上来说，下一秒钟还没有到，是吧？”

罗贝特点点头说：“是的！”

文祥说：“我们对下一秒的认知，来自能量的变化，对吧？”

罗贝特说：“这是物理常识！”

文祥说：“这些变化的能量，在下一秒钟之前，又在哪里呢？”

罗贝特不是个笨人，他曾是名震一方的建筑师，能够独力建造这座水晶宫，就可想见他的能耐。他听了文祥的问话，心神猛然一震，站起身来，大叫说：“是呀！能量不灭！一直存在宇宙中呀！那么未来确实已经来了！如果是这样，时间又是什么呢？不过是能量变化的单位！从哪里跑出时间这种奇怪的观念呢？这么说来，我只是能量变化的过程，又有什么生死呢？”

洛丽塔眉头一皱：“亲爱的！我们命在旦夕，你不快想办法，胡说些什么？难道嘴里说没有生死，你就能不死了？”

罗贝特被他妻子这样一问，思路断了，说：“什么能死不能死？”

这时纳金高畏畏缩缩地从里间走出来，他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但是满面风尘，目光闪烁，一副鬼头鬼脑的模样。

胡安达早就听不下这些生死的哲学，一见纳金高，便大声说：“纳金高，过来坐，这些客人都是朋友，不要怕。”

费希曼说：“纳金高先生本来要走了，我的老板叫我把他留下来，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就知道了。”

文祥问：“你的老板是谁？”

费希曼说：“我不知道，他很神秘，平常只用电话和我们联络。”

文祥问：“电话？”

费希曼耸耸肩，说：“是的，奇怪吧？连影音都不用，闻其音而不见其形，有权有势的人经常这样，让人莫测高深。”

罗贝特说：“既然地狱王出面了，我不坦白也不行了。这人号称复仇天使，只要现身了，一定会揭露一桩骇人听闻的悬案。刚才我们系统预警，说水晶层破了一个大洞，马上又修补好了，这种事只有地狱王做得到，是他在警告我。紧接着你们就出现了，所以我以为你们是地狱王派来的。

“老实说，我建立这个水晶宫，就是为了躲避他。几十年来风声鹤唳，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现在，他果真来了，既然如此，我也准备好了。当着各位的面，我不如光明正大地说出来吧！”

罗贝特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继续说：“这话要说到四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出头，从事城乡建设。因为新时代的来临，人类居住环境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刚好赶上这股大潮流，一切顺心如意。

“不可避免的，我爱上了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女孩，她叫……丹妮……”他心虚地望了洛丽塔一眼，咽了咽口水，还是决定实话实说：“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也不相信，有人承担得起这么深重的痛苦。文先生说得不错，我早已死了，活在这里的，只是一个过去的阴影！”

洛丽塔温柔地靠着他，罗贝特眼中泛着泪光，激动地拉起她的手，吻了又吻。没有人开口，大家静静地聆听这段公案。

“丹妮的美丽，只可以用无可比拟来形容，她所到之处，不论男女，没有一个人的眼光可以离开她。她的面庞、身材，是全部女性综合的结果；她的态度亲切真诚，就像自家的姐妹；她既聪慧又活泼，变化万千，永远有让你出乎意料的发现。

“当然，围绕在她身边的护花使者，可以说是多如天上的星星。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工程师，除了把她镌刻在心底之外，从来没有溢出一分幻想。

“可是，人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里，我凝视着一张我给她偷拍的照片，脑海里突发奇思。我想象她在原野中，浑身湿透，寒冷无助，我应该去救她。当然那只是幻想，只是，即令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心却在煎熬。终于，我实在忍不住了，把照片攥在口袋里，开着汽车，漫无目标地在街上乱逛。

“那天的雷雨很特别，银枝一般的闪电，就在我四周插着。真是奇迹！一个惊雷后，我看到她湿淋淋的、呆呆地站在路旁！我的心跳得比那迅雷还要快，我冲下车去，把她抱了进来！这是幻景！可是我非常知足，芸芸众生，有几个人能有我这种幸运？把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梦想，温温暖暖地拥进了怀中！”

罗贝特的神思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他伸手把洛丽塔拥进怀里，闭上眼睛，梦呓一般地说：“我不相信那是真的，我也不希望醒过来，那种甜蜜的幸福，把我的感觉包裹得密不透风。我要永远保有她，我要永远停留在这一刻！我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取幻梦中的永生！”

人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兆，那种心态分明已是理性失控、迷乱疯狂了。罗贝特喃喃地说：“我把车开到一座桥上，她看到了我偷拍的照片，我记得她在我脸上深深的烙下了她的唇印。就在那一刹，我猛踩油门，冲向桥下……”

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以及一双双张得老大的眼睛、一股股想要呐喊的冲动。一切都凝固了，宇宙只是一个展览场，主题是无尽的遗憾。

“爹地！后来呢？”是莉娜急切的关怀。

罗贝特清醒过来，泪珠终于冲垮了四十年堆砌的堤防：“乖女儿，对不起，这件事我瞒了你们几十年。那不是幻梦，是真真实实的，她……她就死在我的怀里！”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那一分恻隐之心。别人的遭遇，最初不过是自己的认知，久而久之，却成为自我生命的一部分。人需要沟通，就是为了扩大自我的范畴，从而进入人类整体。只要不是太过自私的，往往便能拨动那根人性的心弦，唤起强烈的共鸣。

“不多久，一天，当我正在工作时，来了一帮人，一言不发，把我们的工地捣毁了，几十个工人都遭毒手，我偏偏是毫发无损。等我回家后，父母兄弟也全被杀害，而在我的床上，有一张血迹斑斑的照片，正是我偷拍的那一张！”

“我知道，我之所以没有死，是对方要让我体验一下永生的痛苦！可是，我不认命，我逃到遥远的他乡，总是过不了多久，噩运就接踵而至。我逃到天涯海角，却逃不出这位复仇天使的魔掌。最后，在一个机缘下，我来到这个海底。我知道海洋是信息的坟场，电磁波一传到海里，就被无数的浮游生物吸收了。凭着无比的毅力，我建立了这座水晶宫。再偷偷回到岸上，娶了美丽的洛丽塔，设法埋葬那段过去！”

“我想让那杀我全家的仇人看一看，人是可以得到他所追求的幸福！只是，我的人生变成了两段，在白天，我充满自信、意气风发。可是一到晚上，进入梦域，我就完全崩溃了，那种椎心泣血的感受，又有谁知道呢？”

洛丽塔两眼含泪，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亲爱的，请不要自责，我早就知道了。”

我相信你，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你仍然是个正人君子。”

费希曼听得脸上阴晴不定，他忍耐又忍耐，最后还是长叹了一口气，说：“听你这么说，我才明白了前因后果。这样说来，我是罪有应得了。你说的丹妮，我也认识。那个大雷雨的夜晚，是我把她丢在马路上的！因为我发现她爱的不是我。我那时从事毒品买卖，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被捕了，坐了十年的牢。

“出狱后，一个朋友介绍我来负责百达三角的海洋公园，我以为是件好差事。不料我这位未曾谋面的老板，把我控制得牢牢的，这个牢狱坐得更久，简直是无期徒刑。我虽然没有见过他，听你这么一说，我猜也就是地狱王了。他的本领大得不可思议，我逃了不知多少次！有一回我听人说，他留在百慕达，就是为了监视这个水晶宫！”

那晓得此话一落，一阵狂风怒啸，屋震地摇，房中灯光闪灭不停。但见黑烟由四面八方拢来，在室内旋回飞翔，尸臭之气令人恶心作呕。

衣红不耐烦地说：“够了！够了！你就出来吧！”

一个果真黑得没有一丝反光的黑人，端端正正的坐在主位上，罗贝特和洛丽塔二人已被推到地下，狼狈不堪地正要爬起来。

屋内人人惊惶失色，乱成一团。只有衣红等四人端坐不动，他们刚刚领教过，早有心理准备。左非右望着黑人嘻嘻笑了声：“喂！你怎么这样黑？一点都不反光？能不能吸收雷达波？”

风不惧说：“这不稀奇，我们家乡有一种‘诸葛墨’，相传是诸葛亮征南蛮时传下来的。那种墨是用上好的松木，慢慢地烧成烟制造的，一点都不反光。唯一的缺点是我们没有好胶，只得用猪屁股熬胶，臭得可以，就像刚刚那股臭味！”

黑人大吼一声：“你们通通给我住口！都是废话！废话！废话！”

衣红说：“你们饶了他吧！可怜他摆了半天排场，多没面子，真是草芥不如！”

黑人说：“人是不如草芥，想想看吧！草芥不会伤人，人却会！人在斩草除根时，还沾沾自喜说那是有智能！我凭什么不能杀人除根？哼！我等了几十年，就为了今天！”

为什么是今天呢？因为今天是我与她的银婚纪念日！两位当事人都在这里，我又请来电脑当局做见证，我要地狱正义大放光芒。”

第三十七回：古庙杉松巢水鹤

“她是你的妻子？”衣红的同情心又发了。

黑人说：“是的，只是我们举行的是冥婚，她死后我们才结婚的。”

“那有效吗？”衣红又问。

“有效？哈哈！哈哈！”黑人惨笑了几声，又说：“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结婚，又到法院办理离婚，不都有效吗？我们是在魔鬼面前结婚的！丹妮说过，她要的是永恒的婚姻，上帝做不到，我做到了！”

衣红说：“恭喜你呀！可是，你幸福吗？”

黑人说：“当然！四十年的银婚！四十年！如今还有几个人把婚姻当正经事？我等到今天，就是要证明给世人看，我的爱是真诚的，我的承诺是神圣的！你没见过那些不负责任的单亲家庭？男女只顾一时的苟合，为此付出代价，祸延子孙，才不会幸福！人间的苦难，哪一种不是来自儿时的不幸？个人心理的失衡，最后就成为社会的乱源。”

衣红说：“这样说来，你的成就比上帝的更大！”

黑人赞道：“不错！你有眼光！”

衣红说：“伟大的行为需要伟大的心灵，才能成为伟大的典范。”

黑人自信地说：“我有伟大的心灵！”

衣红说：“伟大的心灵要言而有信喔！”

黑人略略犹豫了一下，说：“那是当然……”

衣红说：“我是说，打天下要用武力，治天下则靠智力。要让你的子民心服口服，你应该提倡感恩图报才是！”

黑人说：“有道理，我号称复仇天使，谁不感恩图报，我先将他剁成肉泥！”

衣红说：“那么你想想，如果不是他们两位，你能有如此幸福的婚姻吗？根据统计，全世界没有一对夫妻不吵架，百分之七十要离婚，百分之五十会打架！而且所有戕害少男少女的浪漫故事，都只讲到‘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以后呢，都成了冤家！今天你能有银婚纪念日，应该开个震古烁今，别开生面的感恩大会才是！”

黑人听了，哈哈大笑，笑中却带着一丝凄凉，凄凉中又隐含悲哀：“小姑娘说得好！”

正合孤意！人不能太自私，是吧？我很感激他们，你没看到吗？我让他们享受了四十年的平安幸福，难道这不是感恩？只是，只是丹妮呢？她是个爱笑的女孩，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黑人突然猛力一拍桌面，“啪”的一声，那水晶桌从中断成两截。每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

黑人狠狠地说：“还有谁听过她的笑声？还有谁记得她的容貌？什么叫做公平？为了她，我把自己的容貌也牺牲了，你们见到的这个影子，就是我的尊容！世界上只要有黑暗的地方，就有我的身影！只有黑暗是公平的，寒冷的极限，不过是绝对零度，可是炽热的上限却是无止无尽！上帝在哪里？在那最炽热的顶点！而我，我就在你们身边！”

衣红说：“不过，你有一点不够公平，他们两个都见过丹妮。我们这些不幸的人，虽然无缘亲见丹妮的音声笑貌，你总该让我们分享一点光辉吧！”

黑人叹了一口气，说：“叫我说什么呢？凭着仇恨，我可以把星群捣成齑粉！一旦感到爱，就连精钢也要化为柔丝。恨能令人坚强，爱只会让人柔软。我知道你这小妮子的阴谋诡计，可是我心中的确充满了爱啊！问题是我还能爱谁呢？”

衣红说：“丹妮呀！连我都开始爱她了，快点告诉我吧！”

黑人说：“可是，她不能爱我呀！更不可能爱你了！”

衣红说：“我们虽然同样在说‘爱’，显然你我的观念有极大的差距。我们中国人认为，‘爱’字是‘受’、‘心’两个概念组成，只要接受了，放在自己的心中，就是爱！可以爱人、爱物、爱一切可以爱的。丹妮这个人是你的，只属于你一个人。她的芳名活在你心里，一样可以活在我心里！罗贝特、洛丽塔，人人都可以爱她！当你的爱成为大众的爱时，人人不都成了你

的信众了吗？”

黑人一怔，说：“你真是这样想？”

衣红点点头，说：“是的，当人有了这种无私的爱以后，就不再介意占有了。不占有就不会有牵挂及依赖，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人爱一个人，当然是爱那个人的价值，但一个人只是无数人中的一个。人若自由了，爱的是全部的人类、宇宙，那是无穷无尽的。”

黑人说：“奇怪！你怎么能做到呢？可是……”他想了想，突然又恨声道：“老实说罢！我心中找不到爱！我只有恨！”

衣红说：“丹妮不是……”

黑人说：“那是我骗我自己的！丹妮从来没有爱过我！她已经有了未婚夫！”

衣红说：“于是你把她的未婚夫杀了？”

黑人说：“别自作聪明！我没有杀他！”

衣红说：“看来你还有良知！”

黑人暴吼道：“你少讽刺我！我把他关在深海底下，关了四十年！”

费希曼大惊道：“原来……原来……”

黑人道：“没错，就是那个‘肉球’！”

“肉球？”衣红问。

黑人冷冷地说：“我把他的手脚都砍了，我要他恨我！我要他分担我的痛苦！费希曼的工作，就是照顾这个肉球！”

“唉！你真是无可救药！残忍到这个地步！”衣红感叹人世的不幸，就是这些妖孽兴风作浪。可是再一想，快乐幸福只是个比较值，本来自己还以为罗贝特是个苦命人，但和这个肉球一比，实在幸福得很。

黑人此时已经坐立不安，他激动地说：“我残忍？天下还有比他更残忍的人吗？你想想！我每天去羞辱他，欺负他，他却不断地安慰我，开导我！天哪！好象那个肉球是我，而不是他！”

费希曼一直全身战栗，这时再也忍耐不住，“扑”的一声跪倒在地，痛哭失声说：“大王爷，您杀了我吧！我照顾这个肉球十多年了，每天看他那种生不如死的样子，我几乎要崩溃了，却不知道……”

黑人倏地站起，指着费希曼说：“杀了你？你死了还会痛苦吗？只要我痛苦一天，你们就要陪我受苦！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就去找更多的倒霉鬼，让他们不死不活！人人都得陪我受苦！”

衣红说：“地狱王！你这是言行不一，不算君子！”

黑人暴怒道：“君子？君子早就死光了！我要找他们算帐！”

文祥说：“何必再找别人？光我们几个就让你忙得晕头转向了！”

黑人大步走向门外，说：“好！你们几个通通跟我来！”

这水晶宫最令人艳羡的，便是屋前的一片水晶花园。园里除了那高大的朱红珊瑚外，所有的花草都如水晶般透明洁净。其实这只是分子工程技术之一，因为颜色只是光线的反射，系根据各层分子的厚度和排列的角度而变化。分子工程可以改变DNA的编码结构，这种花草由根压提供养料，细胞则采用晶体结构，成长后便成了活水晶。

黑人一面欣赏这珠宫贝阙，一面说：“罗贝特，你记不记得，是个老先生教你怎样建造这座水晶宫的？今天老实告诉你吧！那个老先生就是我的化身！我知道，要‘保存’四十年，就必须让你养尊处优四十年！”

罗贝特吓得目瞪口呆，费希曼则是头皮发麻。这个人真是狠到极处，还教敌人如何作茧自缚！

黑人又说：“你要负责把你的妻女变成水晶人，如果你敢抗命，等我动手时，我把她们变成黑烟，那你更受不了了！”

罗贝特跪下来求情说：“请你饶了她们吧！你要怎样处置我都可以！”

黑人说：“处置你？我没有那样傻！只有当你的妻女都变成了水晶人，这水晶世界才能给你更多的刺激！”

罗贝特早就打定了主意，这时装做跪地求饶，手里却藏了一把小刀。他一边哭求，身体一边挪近黑人，乘他不注意的一刹，突然跃起，直向黑人心脏刺去。

不料黑人没有实体，罗贝特用力过猛，整个人穿过一团黑雾，踉踉跄跄地向前冲了几公尺，好不容易才停住。人人被他的举动吓呆了，只有文祥等早就领教过黑人的本领，在一旁看得直摇头。

黑人说：“报仇了吧？胜利的滋味如何？”

罗贝特一计不成，立刻举刀用力向自己的心脏插去。哪晓得这一刀下去，竟如刺在一块石头上，震得虎口作痛。罗贝特知道没有指望了，颓然滑倒在地，垂头搨翼。洛丽塔和莉娜扑了过去，三个人抱头哭成一团。

衣红评论道：“你最多只能称做地狱鬼！要称王，就得像个王！”

黑人说：“小姑娘又有何指教？”

衣红说：“如果你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专欺负他们可怜人，不是鬼是什么？”

黑人说：“急什么？你是压轴好戏！”

衣红说：“当然急，看你草包样，如果被他们打败了，我岂非无用武之地？”

黑人说：“哟！你倒真把我瞧扁了！”

衣红说：“看来你是怕我了，好，你不是有天大的本事吗？我给你出个题目，敢不敢应战？谁知道你是王是鬼，证明一下吧！”

黑人哈哈大笑：“要看我的本事？好，你出题吧！”

衣红说：“我想认识丹妮，你把她变出来！”

黑人说：“换个题目吧！这个不算！”

衣红说：“不会就说不会嘛！我知道你不过是个鬼，没什么了不起！”

黑人大怒，手一指，一道黑气直扑衣红而来。众人早就为衣红的挑衅提心在口，见状莫不大惊。却见衣红面不改色，光华闪处，原本停在门外的汽车，突然罩住了黑人，连他放出来的黑气，也一并笼在车里了。

衣红笑道：“果然是草包，这叫气晶宫！给你住一辈子吧！”

原来这是杏娃与衣红商量的策略，要趁黑人不注意，一下子把他困在车内。此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双方有言在先，当局能动用的能量，只限于这部汽车和文祥的佛珠。佛珠已经用上了，如果车子不能困住黑人，除非计算机失言自肥，否则四人终将难保。

黑人急怒交加，立时化为滚滚黑气，在车内变化无已，想找出一丝缝隙逃逸出来。

不料那车是电离罩作用，不管黑气涨大缩小，始终无隙可乘。

众人一见，莫不额手称庆，左非右还向衣红竖了个大拇指。

不料衣红却皱起眉头，说：“先不要高兴，还有下文。”

果然，那黑人又凝成人形，说：“现在可以谈条件了吧？”

衣红说：“有什么好谈的？如果你只是个小鬼，我把你交给当局处理就算了。你若真是地狱王，我敬你三分，咱们再来谈条件！”

黑人说：“你要我怎么证明呢？”

衣红说：“我见过大法王，人家说一是一，非常有信用，那才是王者风度！”

黑人说：“我也讲信用呀！只是讲法不一样而已！”

衣红说：“大法王从来不伤及无辜，不损其王者之尊！”

黑人举起一个被白线捆住的人说：“放心，你放我出来，我就不伤他！”

衣红说：“你若是王者，车门会自动打开。”

黑人一手提着汤姆，身体挪到车门边，果然车门自动开了。黑人下了车，心里暗赞衣红有胆识，嘴上却说：“小姑娘，你不怕我食言吗？”

衣红说：“有什么好怕的？我随时随地可以再把你关起来。”

黑人说：“我怕没那么简单！”

衣红说：“我们不是约定要做该做的事吗？”

黑人说：“那又怎样？”

衣红说：“我告诉你，我们要当你的面，把那个肉球救出来！”

黑人楞了一楞，说：“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当我的面救他？”

衣红说：“就我们四个人，多一个都不算本事！”

黑人点点头说：“我懂你的意思，你想给他们解套？好极了！反正待会回来，我又多了几个吆喝的奴仆。”

衣红说：“多谢主人，保证我的歪点子比你的精采，我们走吧！”

黑人说：“等会，有件事我要先办。纳金高，你过来。”

纳金高一直躲在众人后面，希望被人忘掉，没想到还是被点名了。他硬着头皮，磨磨蹭蹭地走出来，黑人说：“你杀人越货、奸淫掳掠都与我无干，怎么敢惹到我朋友身上？把黛薇夫人的钻石拿来。”

纳金高嚅嚅地说：“被维辛康堤带走了，我是来看老朋友的，一粒都没带。”

黑人说：“你说一句谎话，就欠我一根指头，现在欠三根了！”

纳金高吓得发抖：“我没有骗您，我对上帝发誓！”

黑人说：“既然你对上帝发誓，我就还你现世报！现在左手已经没有指头了！为了让你说话，暂时给你止痛。”

众人闻言，目光都射向纳金高的左手。果然他的左掌已断，自己却浑然不知。他还在考虑怎么圆谎，听黑人这么一说，举起左手，竟然只剩下光杆子。

“大王呀！我说的是实话！请您给我变回来吧！”纳金高求饶说。

黑人说：“这不是魔术，也不是幻境，只要你说实话，另一只手可能还保得住。”

“大王怎么知道是不是实话呢？”纳金高不敢随便开口了，他一生中说话假多真少。

如今连他自己都无从分辨，现在黑人一口咬定他在说谎，反而令他不解。

黑人说：“告诉你吧！黛薇夫人在我这里买了保险，你口袋里那颗二十克拉的钻石，上面有根白金链子，实际上是个多功无线电发射器，也就是我

的耳朵！”

纳金高一听，面如土色，说：“那我说的话，你都知道了？”

黑人说：“是的，现在我只是要罗贝特知道，我叫费希曼来通知他，把你留下来时，事实上已经救了他全家的性命！我不能让他死得那样痛快！”

纳金高知道大事不妙了，反而抗声说：“我是奉了十二黄道组织白衣长老的命令，来此收集钻石的。罗贝特藏着几颗名钻，你杀了我也没用，他们还会派人来的！”

黑人说：“难得这几句我难判真假！哼！十二黄道组织，不过是些不成气候的家伙！”

看他们跟当局作对的面子上，姑且饶你一命！可是钻石我要自己送去！他们上次向我买了几颗氢弹，到现在还没有付钱！”

纳金高说：“可是钻石拿不出来。”

黑人说：“谁要你动手？你摸摸看，我早就拿来了！”

纳金高藏钻石的地方很隐秘，小颗的先放在一个特制的鱼皮包内，然后吞进胃里。

大颗的则藏在胯下，以便随时取出来把玩。听黑人这么一说，他果然感觉胃里轻轻松松的，胯下也空空洞洞的，钻石已经全部失踪！

汤姆五花大绑倒在地上，接二连三的折磨，已让他火散气消，眼中露出哀怜的乞求。

衣红怕黑人又节外生枝，便说：“这位年轻朋友是无辜的人，再说，如果不是为了他，我也不会放你出来，你也该表示表示吧！”

黑人想了想，痛快地说：“好！费希曼，你负责把他送回去，然后来水牢见我！”

费希曼领命，这时风不惧和左非右已把汤姆的胶带割断，只是他手脚麻痹，一时间还无法动弹。

黑人囚人的水牢，是在百慕达三角的海洋公园里。这个公园也是个水底世界，它与水晶宫不同之处，在于目的与性质。这里占地广大，分成数区，每区各有不同的展览主题。其中最负盛名的，倒不是鲨鱼、水母等道地海洋生物，或哪一种特殊地质、地形的观赏，而是沉船。

在二十世纪时，美国的国际交通事业发达，大量的飞机船只，经常来往大西洋两岸。

基于商业因素，有人看准了人们喜欢新奇玄秘的心理，便罗织了一些传说，写了一系列的书籍。宣称在美国东边大西洋上、加勒比海之北，也就是佛罗里达半岛、波多黎各和百慕达岛之间，一个数百平方公里的三角形水域内，有一种玄秘的力量，让许多军用、民用的飞机及船舰等，都毫无预警地在此处神秘失踪了。

经过媒体大量的渲染，“百慕达三角”之名不胫而走。然后又更多的附会，将这里说得玄之又玄。有人说这三角形水域下面，就是传说中在上古时陆沉的亚提伦提克文明；有人更绘声绘影，说亲眼看到外星人在海底建立了基地；也有一些科学神话，认为这里地磁变化反常，能干扰各种现代化的通讯仪器；当然也少不了鬼怪故事，当一条船沉了，死鬼便要复仇，然后是更多的死亡、更多的复仇。

二十一世纪，商业没落了，人们也少了一项闲嗑牙的乐趣。地狱王觉得不利用过去那些愚昧的资源太也可惜，再加上他不愿明说的原因，便在这

里建设了一座海底公园。

并与计算机当局达成协议，以义务性的服务换取额外的电源。

黑人将四人摄至深海的一个海沟中，那里有一艘万吨邮轮，平平整整地沉在海沟缺口上。船体中央有几十间上等客舱，黑人将海水逼去，辟空成为水牢。

衣红等四人一直利用指语相联系，四颗心始终如一，更不必说还有威力无匹的计算机做后盾了。只是限于能量的规模，此行只能斗智，不能斗力。

衣红要求杏娃提供丹妮的数据，这件事难度极大，四十年前计算机联盟尚未成立，更不用说查找私人档案了。幸而美国的图书馆数据完整，一百多年来的报纸杂志，都已利用图形编码技术浓缩保存。到现在为止，杏娃已经查出，丹妮确有其人。

文祥又提出一个建议，用立体动画技术，将一些相片组合成立体模型，再以新闻报导做故事情节，摄制成一段一段的影片。到时运用影音系统，在衣红的操作下，塑造拟真现场。这种方式既不违背最初的协议，又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左非右曾是三维动画的高手，对编导工作驾轻就熟。比尔的遭遇让他感慨丛生，他曾活活地躺在床上十年，供一个医生做实验。那种感受与心情，绝对不是三千六百五十天的数字可以代表的。幸而他得救了，感同身受，当然特别同情苦难中的受害者。

为了安慰比尔，并取得信于黑人，他决定要设计一个精采动人的虚拟现场。为此，他要求杏娃大量收集当时相关的小道新闻，以及丹妮等人的家世数据。他再依临场情况，安插即兴的双向互动情节，务必要使黑人相信，这些绝非幻境。

黑人将四人带到一间牢房内，这个房间约有七坪，呈长方形，地上十分干净。除了一张有护栏的婴儿床之外，室内空空荡荡的别无他物。

黑人先把门锁上，他正要开口，衣红抢先说了：“我们四人先要摆个阵势，我这叫奇门遁甲术，谅你也不懂！就凭这个阵势，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黑人哭笑不得，说：“谁有闲情跟你谈文化？反正你们插翅难飞，你爱怎么死就怎么死！快摆你的阵势吧！”

衣红便叫左非右和风不惧站在门口，她弯身在地上画了几道鬼画符，然后指着靠里的墙面说：“黑大王，你看清楚了！这是庚金正位，也就是生门……”

黑人说：“你讲人话好不好？我听不懂！”

衣红说：“噫！那你就吃亏了！我是说，鬼魂将会在西边墙上出现。”

黑人说：“你见鬼了？”

衣红说：“你不是要我做你的奴婢吗？你不会召魂！我会！”

黑人说：“你能召谁的魂？”

衣红说：“丹妮！”

黑人还来不及开口，一颗头从床上努力地探出来，叫了一声：“丹妮？”

黑人手一抬，一个头连身体的肉团，在一个木架子上，缓缓地被举了起来。黑人说：“比尔！我带了几个小丑来，让你高兴高兴。”

比尔急切地说：“她说召丹妮的魂！是谁告诉她的？”

黑人说：“绝对不是我！我说话算话，几十年来，我从来不敢亵渎这个

名字。”

比尔便问衣红道：“这位小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用肉球来描述眼前这个人，再传神不过了。但是他那亲切的话语，就像天使一样的纯净。衣红温柔地回答：“我叫衣红，若杰说得不错……”

黑人也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这世上还有人知道这个名字？”

衣红笑笑，说：“知主莫若婢嘛！二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这天，在俄克拉荷马土山附近，一个叫做银湖城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的事件！”

黑人怒道：“我们有言在先，你不能动用其它能量！”

衣红说：“用得着吗？首先，这事发生时，计算机联盟尚未建立，我到哪里找数据去？其次，你有一套高能量的超级计算机，如果我们越权，你会不知道吗？”

黑人纳闷地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些细节？”

衣红不耐烦的说：“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我用的是中国的奇门遁甲，能知过去未来。

你看下去就知道了！千万不要小瞧我们中国人！讲到动脑筋，你们蛮子差得远哩！”

比尔说：“衣红小姐，我还是不懂……”

衣红知道比尔曾参禅拜佛：“我们是菩萨派来的，您总知道菩萨吧？”

比尔大喜，激动得流下泪来：“啊！是观世音菩萨吗？”

衣红说：“差不多，是文殊菩萨。”

比尔说：“阿弥陀佛，我读过《华严经》，我希望我是善财童子！”

衣红合掌当胸，对比尔施一大礼，说：“阿弥陀佛，所谓善财童子，是善其德，善其能的人，你当然是的。须知身在孽在，意亡身亡。”

比尔说：“菩萨！当如何超生呢？”

衣红说：“有身才需超生，无身生又何存？”

黑人不耐烦了，说：“你们胡说些什么？”

衣红往墙上一指，说：“这可不是胡说吧！”

只见墙上一个淡淡的人影，渐渐浮出，那是个短发轻俏，活泼美丽的青春少女。

“丹妮！”比尔与黑人不约而同地叫出来。

丹妮略怔了一下，缓缓向室内环视一周，只是比尔在她的脚前，她看不见。她大方地点点头，神色自若地望着衣红等人说：“嗨！我认识你们吗？”

黑人自惭形秽，难以启口，那一端，比尔更是张口结舌。丹妮并不在意，一边走着，口中还吹着一个向上飘升的大泡泡，那是世纪初最流行的吹法。黑人与比尔心倾神驰，时光倒流，又回到过去了。

黑人问：“你去哪里了？”

丹妮四下张望，问道：“若杰！是你吗？你在哪里？”

黑人说：“你现在看不到我，等事情办完了，我再出来。”

丹妮说：“费希曼（兼‘渔人’之义）要请我去坐云霄飞车！”

黑人说：“那个打鱼的家伙？”这是他们当年的对话。

丹妮说：“你老笑他打鱼，他可是进出口公司的老板呢！”

这时天上一声雷响，丹妮吓了一跳，黑人说：“别去了！要下雨了！”

丹妮说：“就是要下雨，我才非去不可！”

黑人说：“为什么？”

丹妮说：“为了那个呆子呀！我就是要气气他！”

比尔忍不住了，说：“丹妮！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丹妮四处搜寻，问：“你是比尔吗？你在哪里？”

比尔的声音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在这里！”

丹妮说：“比尔？真是的，怎么这样害羞？我每次都找不到你。”

比尔好象只会说这一句：“丹妮！我配不上你！”

丹妮说：“呆子！你配不配得上，也该由我决定呀！”

比尔说：“你应该和若杰好，他才是真正爱你的人！”

丹妮说：“若杰？他什么都好，只是太喜欢打人了！我怕他！”

比尔说：“他只是脾气不大好。”

丹妮说：“人如果脾气不好，还有什么可取的？”

比尔说：“他很聪明呀！”

丹妮说：“啊呀！谈这些有什么用？脾气不好又聪明更可怕！”

比尔说：“他会改过的！”

丹妮说：“你呀！就是喜欢原谅别人！”

比尔说：“真的，若杰是个天才，你应该帮助他！”

丹妮说：“我不稀罕什么天才！我只喜欢人！”

黑人伤心不已，插口说：“丹妮！你为什么不稀罕天才呢？”

丹妮说：“天才属于天！只有人才属于人！”

黑人听了，痛哭出声，说：“天哪！我以为你会崇拜天才，所以我努力表现……”

丹妮说：“你出来嘛！你们俩在哪里嘛？”

又是一阵响雷，紧接着，大雨如注。这时一辆跑车驶来，急停在她身边。丹妮赶紧向众人挥挥手，钻进车里，如飞而去。

比尔看到影像都消失了，对黑人说：“若杰，人生如梦似幻，我们都老了，她居然还是那样青春美丽。”

黑人说：“是呀，由于没有原始数据，不论我用虚拟实境或幻境，从来没有成功地看到过她！现在亲眼见到，我的心又回到那段梦幻般的岁月了。”

比尔说：“不错！幸而她只存活在我们的幻梦中。如果成了尊夫人，恐怕今天也是鸡皮鹤发，当年的美好便一点都唤不回了！”

黑人露出了多年未有的微笑：“呵呵呵！万一她也变成我这副德性……不对！我上当了！”黑人蓦地清醒过来，转头对衣红说：“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催眠术？”

衣红说：“笑话！这像催眠术吗？我好心让你们团聚了一阵子，不满意拉倒！”

黑人满心矛盾，这时再顾不得面子，说道：“我心里有个疑团，能不能麻烦你，让我们再聚一会？”

衣红说：“好吧！只是你为什么不以真实面目相见呢？我刚才想尽方法，不让她看到你的鬼影子，不然她会多么伤心！”

黑人说：“可是，我发过重誓……”

衣红说：“那还不是为了丹妮！现在你回到过去，那是在发誓之前呀！”

黑人一想，高兴地说：“有道理！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说罢，黑人转身走到门口，一脚把门踹开，一晃就失去了踪影。

衣红忙对比尔说：“快，我们是来救你的，你要去哪里？”

比尔笑笑说：“谢谢你，这里不就是莲华道场吗？如果我不肯帮助若杰，还有谁肯？他已经着魔了，实在太可怜了！”

众人一听，这才理解到刚才黑人为什么说出那句“天哪！好象那个肉球是我，而不是他！”文祥二话不说，以五体投地的大礼，对比尔参拜起来。四人同心，其余三人也就地参拜。拜得比尔大呼：“你们这是干什么？不敢当，不敢当！”

衣红拜毕，起身对比尔说：“不要以为我拜的是你！”

比尔也笑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这时，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手里捧着一束白玫瑰，从门外走了进来。那人说：“刚才门没关，你们为什么不乘机逃走呢？”

衣红盯着他，笑说：“是若杰吧？该逃的当然要逃，是比尔舍不得离开你。”

若杰说：“你不是说要当我的面救他吗？”

衣红说：“我们的前提是‘该逃就逃’，听了比尔的话以后，是‘不该逃就不逃’。

你这黑鬼明明不必经过大门，却故意开门送盗，究竟谁使阴谋诡计？谁争权夺利？”

若杰笑笑说：“既往不究，我是来赴约会的。”

左非右说：“若杰，你的尊容丹妮一定认不出。来，我给你易易容。”

若杰惊讶地说：“你会易容？”

左非右说：“岂止？我保证让你年轻四十岁。”

若杰说：“那就动手吧，不过本尊只有四十，别把我变成零岁了。”

左非右手脚很快，只在若杰脸上略一涂抹。若杰往墙上一指，正面便出现一个镜子，他看了又看，不由得衷心赞赏：“嗯！比那些美容师高明多了。”

衣红笑说：“这是你的福气，他从来不轻易给人易容的。”

若杰说：“好极了，将来做我的专用易容奴隶。”

比尔看着若杰，感慨万千地说：“假若当年你多一分自我克制的本领，今天岂不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若杰说：“如果人人都是圣贤，那圣贤还有什么用？”他又客气地对衣红说：“衣红姑娘，时间不早了，我要早点送丹妮回家呢！”

这次是在丹妮家门口，左非右特意把立体影像的位置调低，几乎是伸手可及。一旦若杰以假作真，要把花束送上，那就是制作动画功力的大考验了。左非右一见若杰捧着鲜花进来，就在琢磨这束花如何天衣无缝地交到丹妮手中。计算机要复制白玫瑰不难，难在送花与接花的过程，那种重量转移的感受，必须计算得分厘不差。最难的是虚拟的丹妮，与真花之间的衔接，那种动态与质感要完全吻合，必须要用点小技巧。

万一若杰一时按捺不住，伸手碰触丹妮，那一切都完了。虚拟实境虽然可以做到感觉真实，但那需要很多额外的设备，这里一概都无。一大堆变量在前，左非右一颗心就一直提在手上，随时准备应变。

人的眼睛非常好骗，只是改变一些光子的折射角度，人就信以为真。若杰把玫瑰花束送上后，丹妮放在鼻下闻了闻，这时，丹妮的小妹妹马上从后面跑过来，伸手说：“姐姐给我！姐姐给我！我也要花！”

小妹妹把玫瑰花拿去了，看上去非常逼真，没有穿帮！左非右吁了一口长气。这时，丹妮已坐到草坪上，若杰也坐在一旁。左非右又开始提心吊胆，全神注视若杰的每一个动作。幸而他很有风度，两人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丹妮，你好吧？”

“你怎么啦？我有什么不好？”

“唉！人间事十之八九都不能如意！”

“噢！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多愁善感了？”

“你不知道，人只有在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惜！”

“既然都失去了，还能珍惜什么呢？”

“所以，我现在要好好珍惜。”

丹妮把脸一扭，手指玩弄着衣角，说：“是吗？”

若杰起初还有点犹豫，渐渐地他鼓起勇气，正想向丹妮靠过去。突然间，他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在小小的空间中来回踱步。

“你怎么啦？若杰！”这回是比尔在问。

“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你们好心要安慰我，我也衷心希望能够接受。可是……这分明是假的，我好象在演戏给自己看！”若杰痛苦地说。

左非右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失败了。衣红更是垂头无言，她深知“系在何处，解在何处”的至理。若杰如果不能相信眼前的形像，就表示他心中块垒太重。就在这一刹，眼看只差一线，还是功亏一篑。

看若杰捶胸顿足的悲情，还有谁把他看做万恶不赦的魔鬼呢？就以嫉恶如仇的衣红与风不惧来说，他们之所以嫉恶，正是同情弱者的反射心理。眼前的若杰已是不折不扣的弱者了，衣红心里自然是不计前嫌，反而寄以万分的同情。

强者与弱者并非黑白分明的，但也不是轻易就能伪装的。弱者无法扮演强者，而强者也难以演好弱者的角色。真正的强者绝非色厉内荏，真正的弱者也不在于外表的柔顺。

只有高明的狩猎者，才真正能嗅出强、弱的气息来。

若杰几近崩溃了，他喃喃地说：“我有心想改过归善，但是谁给我机会呢？其实我刚才根本没有离开，我的庐舍永远带在身边，因为我时时在期待，永恒地期待着，希望能再见丹妮一面。我知道你们是真心诚意为了我，可是为什么呢？我真值得关心吗？”

“已经有四十年了，我一直想了解比尔所图的是什么？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我绝对不会因为他对我好，就少折磨他一分一毫！相反的，我只有凌虐得更深更重！我要拆穿他的伪善！我不懂，我实在不懂。为什么我心中充满了恨？他却充满了爱？”

衣红说：“这是因与果的问题，种恨得恨，种爱得爱。”

若杰说：“可能吧，我也种了不少爱，只是全给了一个人。我变成了她的奴隶，她高兴我就高兴，她痛苦我就痛苦！可是，我又绝对无法忍受她爱上别人！我怎么会如此自私呢？我又能不自私吗？失去了她，我只剩下一个黑色的影子！”

衣红说：“肉体的爱就是占有，你也不必自责，生命就是自私的。”

若杰继续说：“我希望见到她，我试过各种科技，但都不是她！我告诉

自己，即令是亿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不能放过！所以明知你们只是安慰我，我也愿意相信，毕竟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但是，她已经不在人间了，这分明是假的呀！”

若杰失望到了极处，他脱下虚伪的面具，坐在地上，放声痛哭！

好汉有泪不轻弹，生命就是一种委屈成长的过程，谁没有伤心的遭遇？有人不经心，昨天发生的，今天就忘了，从生到死，又得到什么了？人若没有经过深刻的痛苦洗礼，又没有得到浊泪的洗涤，凭什么成长？

只是，一个人的哀愁，往往也是另一个人的反思。快乐幸福与悲哀痛苦的分野，只是比较程度的强弱感受，只有在更深重的痛苦之后，幸福才更令人珍惜。

人人都陷入感伤，文祥环臂拊膝坐在地上，无意中一看，那串佛珠竟然又出现在右腕上。他心中一动，原来又是一种考验。是了，生活是考验，生存是考验，生命又何尝不是呢？佛珠能舍，安危能舍，又有什么不能舍的呢？

突然间丹妮说话了：“若杰，你错了，我还在人间，一直在人间。美色只是一种临时感觉到的现象，是生存竞争中的避风港，等风平浪静了，美就改变了。色不迷人自迷，你爱我，爱我那一瞬即逝的美色，当然会痛苦。这是因为你心灵空虚，想用我填满它。来吧！虽然你我天各一方，但是，在比尔和这些朋友的接引下，或许我能替你导通。

来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有心改过，我可以接引你，快过来吧！时间不多了！”

若杰站起来，默默走到丹妮身边，两个人手牵着手，走进房子里去了。

第三十八回：岁时伏腊走村翁

等若杰醒来，他神采奕奕，面带微笑。他先拥抱比尔，亲了亲他的额头，再向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笑着说：“哈哈！大梦谁先觉？比尔，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决定带你环游世界。你不能拒绝，因为这是丹妮说的！”

比尔问：“你说什么？”

若杰说：“丹妮叫我带你出去走走，她说你太封闭了。”

比尔问：“这不是折腾我吗？丹妮到今天还不放过我？”

若杰说：“过去四十年来，我作了很多孽，得果思因，我必须一一争取他们的宽恕。

我怕积习难改，所以丹妮要我背着你去。她说中国有个历史故事，叫做‘负荆请罪’，我今天就得‘负肉请罪’！”

文祥说：“我们刚才和总部联络过，现在也要离开了。我们想知道你卖给黄道会的氢弹，是哪一种型号？”

若杰说：“对了，还有氢弹的事，我负责去要回来！”

文祥说：“你去要回来？”

若杰说：“他们还没有付清余款，当然可以要回来！”

文祥摇摇头，说：“恐怕没有那么容易，黄道会在科罗拉多落矶山的艾

尔倍特峰里，起码有上千位科学家，有各式武器，连北美特遣队都被打败了！”

若杰笑笑说：“不要以为我败在你们手中，就连这点本事都没有了！艾尔倍特山的基地我熟得很，哪有上千位科学家？连山上赶牛的牛仔算进去，也不过四百多人！”

衣红说：“这些事由当局去做吧！这不该你做，还是忙你的事去吧！只要把氢弹的数据给我们就好。”

若杰说：“数据我不清楚，再说那些买卖也不是我亲自经手的。老实说，我倒认为我做了一件难得的善事！既然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就老实说吧！哪里有什么氢弹？那是标准的科技骗局！”

衣红不信，说：“那些人都是成名的科学家，怎么骗得了？”

若杰说：“这你就知道了，外行人不好唬，但是好骗；内行人不能骗，但是能唬。

唬跟骗有很大的差别，骗是用假的代替真的；唬则是用真的代替真的。”

衣红笑着说：“只是这个真的不能爆炸！”

若杰说：“你说的是其中一种方法，谁都知道氢弹的危险性很大，最大的危险是会伤到自己！自从二十世纪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上试爆后，反对的声浪就没有停止过。

因此，专家绝对不敢要求看试爆，但是为了销售氢弹，我们也找了很多知名的专家，设计了一个大型的实验室和生产厂房。”

文祥说：“那规模一定不小，当局难道不管吗？”

若杰笑道：“不是当局帮忙，哪有这么容易，大半功劳要归当局的倾力协助。”

文祥问：“此话怎讲？”

若杰说：“那些厂房都是虚拟实境呀！”

文祥说：“买者会那样傻，看不出来吗？”

若杰说：“这就是人性呀！真正要买的人是白衣长老，但是他绝不会自己来。而为他服务的科学家，虽然不赞成，却不得不过来，他们怎么肯冒生命危险？我们把辐射线的读数都标示到危险的边缘，我记得有一个来检验的科学家，还以悲天悯人的口吻对我说：‘你的工作人员也是人呀！这样太危险了！’”若杰说完，大笑不止。

衣红说：“我还是不懂，你谈来谈去，好象在做生意一样！”

若杰说：“当然是做生意，不然我在干什么！”

衣红说：“做生意是为了利润，在这个时代，你们的利润是什么？”

若杰惊讶地望着衣红，说：“你还不知道吗？”

衣红认真地说：“我真的不知道，难道我该知道吗？”

若杰说：“是为了长生权呀！”

这回轮到衣红讶异了：“长生权？”

若杰说：“是啊！当局规定每个人都能长生，那种做法是在人死后，取出细胞内的去氧核糖核酸，进行‘复体术’，这个你们应该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是，这并不是最理想的办法！万一人死得尸骨无存呢？或者是某种意外因素，导致手术失败了呢？”

衣红说：“那就算了！”

若杰说：“算了？开玩笑！还有一种方法，是事先把人体机构复制好，保存起来。

而且每隔一段时期，就把自己的经验也透过计算机处理，输入到神经原中。”

衣红说：“这样就能保证万无一失吗？”

若杰说：“当然不能，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门道了！当我的客户保了一重险时，我就告诉他们，最好还要保第二重险，甚至第三重、第四重……”

衣红说：“我懂了，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永生，这样你保了几重？”

若杰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已经改过自新了，饶了我吧！你为什么不问我把这些人放在哪儿呢？”

衣红说：“你放在哪里？”

若杰说：“都在百慕达三角的海底！”

衣红拍手叫绝：“妙！他们每次来逛海底世界，就便来看看自己的保障？”

若杰说：“错！应该说是来看看他自己，顺便玩玩！”

衣红说：“生意还好吧？”

若杰说：“马马虎虎啦！别的不说，光议士就有一半！”

衣红说：“难怪连当局都动不了你！”

若杰笑着说：“如果当局也有生死，保证他是我最大的客户！”

文祥四人赶回基地时，黑金刚正指挥众人，整装待发。四人未受过军事训练，故隶属“危机小组”，不受军事管制。他们分配到一部“动力梭”，也就是“装甲”飞云梭，除了能上天下海、穿山入地外，尚有核子防护装置，以防万一。

风不惧和左非右最喜欢机械，两个人一上手，便把所有的性能摸得一清二楚。免得和上次一样，坐进汽车里，只能望着方向盘发呆。

文祥和衣红则忙着调阅黄道组织的数据，希望更深一层了解白衣长老诸人。

在二十世纪初叶，美国是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幅员广大，人口稀少，原本依赖自然资源，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拜两次欧战之赐，大批的高级技术人员逃到美国。兼以两次大战前后接踵，短短的三十几年间，兵燹遍及整个欧洲，各国损失惨重。反观美国，借着军火支持的交易，大量开发能源，全力培养人才，在战后遂一跃而为世界首强。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力鼎盛，几可与中古时期的罗马帝国相比拟。

然而，成也罗马，败也罗马。权利的顶端，永远是狂妄自大。当凯撒第三次戴上皇冠时，正表明了在地上，最高峰也不过是埃佛勒斯峰。美国所戴的皇冠是民主自由，而这座喜马拉雅山，靠的正是重商的资本主义所堆积出的沃土。

谁不尊崇民主自由？谁不向往公平正义？但又有几个人具备足够的智能，能了解人生的真实？于是，人在狗面前悬吊了一块肉，狗必然心甘情愿地、以之死靡他的精神，追逐那块永生得不到的肉块，忘命向前飞奔。

美国人皇冠上的明珠，到了六十年代，就因为暴露在硝烟战火中，而失去了光泽。

但是美人虽迟暮，风韵犹存。由于全球以美元为货币本位，所以美国可以采用赤字预算的方式，大量举债。人称“债多不愁”，理由很单纯，当甲欠乙一笔款项时，如果甲因不能偿还而倒闭，则乙所得必为零。如果乙再

继续贷款，或许还有回收的机会。

于是，美国变成了全球欠债最多的大富翁，所借的资金多，当然生意兴隆；生意兴隆了，自然人气旺盛；人气旺盛，货物必然畅通；货物畅通，则生产发达；生产发达又使技术精进。就像一个墟市，由最初第一个摊子，到形成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全靠天时、地利与人和。但是，美国人戴上了皇冠，有权有利，就忘了自己是谁。

人性追求权利，有如苍蝇之附粪，全世界最好利的人，都集中在市场上。市场有市场的游戏规则，利益分配的多寡，与人心的需求成正比，贫富差距越大，拼搏精神愈旺。

因此，美国也强调公平正义——自己所得多是公平，意见得逞方为正义。

当然，不平则鸣，十九世纪的资本瘟疫曾经泛滥成灾，于是衍生了共产主义这种专门治疗时疫的特效药。当共产主义在俄国登场后，由于俄国并未染上这种恶疾，以药为粮，结果自然体质不佳。根据社会铁律，贫穷社会的公平，是人人皆无所得；而弱者的正义，就只有勒紧裤带一途了。

富裕者的理疗方式，是筑起俱乐部的高墙，举着民主自由的利斧，先鞭策奴隶，清除院内的杂草，然后输出牛油面包、输入留学生以睦邻。在美国极盛时期，在“自由世界”中，举凡“美援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领导阶层，都是美国的代言人。

军事、经济、资源的劫掠还算不了什么，最凶残的一支利刃，却是文化蚕食。需知弱者终能图强，贫穷尚可致富，但是在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一代，其思想行为必定克绍箕裘。美国文化本就以急功近利为目标，以通俗普及为策略。终于，到了二十世纪末，举世一片浊流，暴力色情，颓废享乐成为人生唯一的需求。

平心而论，美国并非专属于某一特定的族群或人种，而是人性被物质奴役后的镜子。

对人类而言，各种经历都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信息。物腐则虫生，到了本世纪初，明珠终于光华褪尽，美国国势大衰，美国人成为过气王孙。

在二六年，彼得和麦克米伦在旧金山的“多媒体营区”，租了一间公寓。数百个急于创业的年轻人，都麇集在这奥克兰湾区。最初是有几家多媒体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在这里承租了几间废弃的库房。不料立体动画一炮而红，立即取代好莱坞电影，成为市场新宠，需求量大增，人人趋之若鹜。

彼得所设计的游戏软件“黄道星际争夺战”，在两年之内卖了一亿多套。眼看他们旭日澄空，即将成为软件界的巨人时，智能计算机问世了。当时的智能计算机只是一颗功能强大的芯片，人人都可以利用文字语言，创造出想象中的图形世界。

这一来，立体动画登时变成垃圾，彼得的前景也随风而去。他当然不肯服气，反抗挣扎，联合了一批动画同业想另起炉灶。然而智能计算机不以牟利为目的，这种中古式、非资本主义的骑士精神，对没落的王孙说来，简直比共产主义还要可怕。

彼得从来没有上过教堂，但是他看中了一个极佳的卖点，就是智能计算机不相信上帝。彼得举着“新十字军”的大纛，穿上纯净洁白的圣袍，戴上三K党的三角尖帽。但他还不能忘情于“黄道星际争夺战”，自封为游戏中地位最高的天秤座“白衣长老”。

麦克米伦则自封为天蝎座的“黑衣长老”。

过了几年，巨蟹座的“褐衣长老”、金牛座的“黄衣长老”、狮子座的“棕衣长老”都有人在位了，也有女性选了处女座“红衣女郎”、双鱼座“花衣女郎”、水瓶座“青衣女郎”。十二星座一直到二二二二年才额满，新来的有射手座的“蓝衣王子”、摩羯座“紫衣王子”、牡羊座“橙衣王子”及双子座的“绿衣公主”。

他们以基督教教义为出发点，认为计算机是魔鬼，是异教徒。他们四处活动，以推翻计算机当局为诉求，争取人们的支持与认同。

在二二二二年，美国国势日衰，到处是奸杀掳掠，社会乱成一团。这时黄道会的组织已经相当庞大，在美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分会，全部会员约有数万人。黄道会自以为肩负天命，首先向嚣张猖獗，控制了九成以上毒品买卖的黑道宣战。起初只是零星的械斗，后来演变成群殴，最后暴发为全面战争。

黄道会在落矶山区集结了三千多人，准备了各种新式电子武器，邀约黑道决一死战。

结果黑道动员了一万多人，居然还有飞机、战车及火箭！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中，黄道会人员死伤惨重，最后只有白衣长老、黑衣长老与褐衣长老三人逃了出来。

这个事件轰动了全世界，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经济不景气时，民主自由反而成了社会动乱的温床。这时东南亚几个蕞尔小国，以及中美洲、南美洲、非洲一些国家，因为接受了计算机统一服务，一举成为最富庶安定的地区。美国举行了公民投票，以绝大多数的赞成，成为第一百零九个接纳计算机联盟的国家。

自后黄道会销声匿迹，直到姜森将之吸收到人类自觉会中，重新展开活动，又逐渐将十二星座补足。上次白衣长老利用摩尔进军火星，结果失败了，他回到地球后，摩尔也不知所终。白衣长老便接受了一个传教士约翰所提供的一些技术数据、设备及建议，在托图岛制造骚乱，不料这次败得更惨。

事后，白衣长老召集成员开会检讨，发现当局的手段已变得非常有弹性，原本三不管的地域，现在也开始管制了。许多人员突然遭到逮捕拘禁，过去大量收集的武器、设备，也有很多被查收了。如果这代表了姑息政策已经结束，可以想见，在地球上他们的活动空间将愈来愈小了。

在会议上，黄道会欧洲负责人汉斯博士，又提供了一个不利的消息，言及地球磁场倒转的现象，已经证实将提前四万年，也就是说，即将于十年之内发生。如果磁倒转真的发生，对生物界而言，只是适应期长短的问题，但对计算机等与电磁有关的系统来说，将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大灾难。

这个传言来自一个神秘的宗教组织——真理教，据说他们的教主有莫大的能力。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意识失控的治疗。许多幻梦与真实不分的病人，只要接受他的治疗，说得明白一点，只要愿意相信他，就可以得到一种“绝对意识”，从而回到真实世界来。

汉斯是地质博士，本来不相信地球磁场有提前变化的可能，但是当他到几个活火山采集熔岩时，确实找到了磁场倒转的证据。有个理论认为，地球大量接受太阳能是导致磁场变化的主要原因。在过去三十年中，当局对太阳能的摄取，几乎是三万年来的总和。

为此，在两个多月前，汉斯专程到南美洲的安地斯山，求见真理教教

主。教主说，他们已经与NGC 6656人马座JU一二五 星球的外层空间智能体取得联系，只是传来的密码一时尚无法破解。汉斯表示，他对破解密码很有心得，教主便与他约定，在适当的时间，带他到阿迦那峰山顶的天文台去观测，希望能解出外太空智能体的秘密。

阿迦那山峰高约三千公尺，是个隆起的地形，一峰独耸，面临太平洋的季节风，很少有云雾出现。那里有一座数组电波望远镜，是美洲“超长基线电波望远镜”的一环，由阿拉斯加起，南下到阿根廷南端，共有一百多座，基线总长度达一万两千多公里。

相较于另外一条，由美国加洲到澳洲的数组电波望远镜，这条始建于本世纪、南北走向的数组望远镜，规模更为庞大。如今虽由计算机当局主管，但是任何天文学会的会员，都能申请使用。可惜人类沉迷于梦乡，有志于天文研究的人，已是屈指可数了。

一万公里的基线相当于电磁波一千周/秒的波长，属于声频范围。在声频天文学上，此范围可以“听到”太空中的“风声”。比如火星的尘暴、木星的高速气旋，甚至彗星尾巴上太阳风的嘶嘶声等，莫不清晰异常。

这种技术全靠声波辨识的定焦、分频和反相，能将人类的耳朵，一直延伸到无垠的太空。除了聆听星星的心声外，它真正发生作用，还是在二二九九年那次，有两颗小行星，在距离地球三千万公里处碰撞，被天文学家“听”到了。经过详细的推算，预估出其中有块约两公里直径的碎片，将直扑地球而来。

当局派了三个机器人驾驶的太空船，采用“中子弹”，以十五度的切角，将这个“碎片”的一角削去，并迫使改道，这才免除了它对地球的威胁。

在理论上，要利用此一设备听到人声也不是难事，不过现有的基线要延长十倍。当局曾有过一个计划，打算以数百颗同步卫星，置于基线的延长线上，来加强它的听觉。

只是人类议会质疑，太空中又没有同类，装设这么大的耳朵，却没有隐私可以打听，结果这个计划便胎死腹中。

真理教教主利用阿迦那峰的超长基线电波望远镜，对准人马座JU一二五 星球万分之一的角度。根据教主的经验，该星球大约每隔九千多个小时就会发出一个脉冲，而且每次都会延迟两分钟，似乎对方正远离地球而去。

果然，一个明晰的信号传来了，而且非常有规律，是一组二进制的脉冲。汉斯兴奋不已，他把计算机当作运算工具，以各种密码公式，一一测试，但都得不到明确的结论。

汉斯不服气，继续找了多种二十世纪熟知的密码，最后反而是利用最简单的“美国工业标准”编码，得到了一组奇怪的英文字母：

NCDNRDVRWDONFVLOKMGLNYMROCSHEFBHUPAMYOMKSHOJWPWRBCETLBIOKHRM
LBJND

他又花了两个月破解这组密码，却始终无法解读，最后只好承认失败。这份由外层空间传来的信息，如果是在二十世纪，一定成为骇人听闻、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不幸他多方奔走，不论是专家学者或媒体政客，人人视为理所当然。人已经不再关心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更不用说太空生命了！

汉斯对地球人彻底失望了，连“自觉”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加上他

深信磁场倒转必然会导致地球的毁灭。与其留在这里作无谓的反抗，倒不如乘机移民火星，再以火星为跳板，移民其它星系。

汉斯是德国人，代表欧洲的组织，他们在非洲有一个火箭发射基地。在几次影音会议中，两方争执不下，白衣长老虽然不同意，但是欧洲人显然有他们自己的决策。如何避免分裂，他陷入了两难的窘境。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法王逃离中国基地的消息，辗转传到了白衣长老耳中。他一直期望与大法王合作，但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双方始终格格不入。不过站在反对计算机当局的立场，彼此倒也惺惺相惜。大法王兄弟四人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而大法王在中国苦心经营了很久，最后仍难免溃走的下场，颇令人有回天乏术的无力感。

最后让白衣长老下定决心，要将基地移到火星的关键人物，便是他最钟爱的第二代接班人，他的独生子吉米，也就是新上任的射手座“蓝衣王子”。

蓝衣王子身材魁伟，长得唇红齿白、眉清目秀，女性对他的迷恋倾心，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他出生在二〇一一年，正是白衣长老人生最风光的一段。王子从小就顺心遂意，要天有天，要地有地，人生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万有宝库，就等着他张口伸手而已。

计算机联盟成立之初，美国尚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国势虽衰，不等于败亡。美国人不仅富裕，而且空闲，他们发觉身体是个负担，如果不经常运动，不久就要毛病百出。而当时虚拟实境还不十分完善，一些传统的运动仍相当受欢迎。他们把运动当作一种娱乐，既可赚钱，又能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能让身体健康，以便永享天年。

运动的花样百出，尤其以球类为然，一个圆圆的球，有大有小，可软可硬。有高人一等的“高尔夫”，球场是用水土保持的代价交换来的，打小球提供了富人散步谈生意的机会。为了兼顾牟利，吸引更多的奉献者，便用比赛的方式培养了一批“球星”。人其实是最容易被洗脑的动物，只要有一次，能把一个“小球”推进小洞里，就有了成就感，就会继续不断地想推小球。

年轻人喜欢的不是散步，他们需要发泄无穷的精力，于是用手的篮球，用脚的足球，当然也有用手的足球，甚至于用棍子、板子、网子打的各种球类，纷纷出笼。

由于人容易被同化，当有些人把某一类型的人视为“英雄”时，自然尤而效之，该类型的行为便蔚为风尚。王子在高中时，看中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因此迷上了篮球。他那两百公分的身高，很快使他成为球场高手，因为成了高手，球场上经常传来女性尖锐的惊叫声。又基于女球迷的捧场，逐花的蜂蝶更是结队而来。人气一旺，身价就高，王子便成为实至名归的英雄，连他都着迷于自己的成就。

那只是在高中时期，等王子有意进军职业篮坛，这才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生化科技发达，人越长越高，职业篮坛中，球员平均身高为二百一十五公分，甚至有高达二百八十公分的长人，只要往篮下一站，两手一举，人人望球兴叹。

王子第一次有了失望的经验，等他把心思从球场上转回人间时，他发现女孩子比圆球更可爱。他很讶异为什么以往没有发现，也更珍惜这个良机，日夜出入花丛。这时，虚拟实境的技术也已成熟，不论真幻，他都如鱼得水。

白衣长老最初颇为谅解，等他发现爱子每天有二十个小时在床上，不

是虚拟的幻梦，就是实际的运动。长老大怒，决定让王子远离城市，把他送到科罗拉多艾尔倍特山区的基地。这里一无妖娇的女孩，二无虚拟实境的器具，有的只是两个对长老忠心耿耿的贴身护卫，以及数百位成天工作的工程师。

王子受不了，几次自杀未遂，长老只得任命他做射手座“蓝衣王子”，并允许他在附近山区走动。

邻近有好几个美以美教徒的屯垦区，这些教徒坚守祖先古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与世无涉的生活。他们由欧洲集体迁徙到美洲，美国强大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打垮他们。计算机时代到来，他们干脆躲到这个偏僻的山区来。

当地教徒清一色的穿著，都是素净的黑衣黑帽。王子一见，又发现了新大陆。屯垦区的教徒最初把他看做魔鬼，但是他天生讨人喜爱，不久就跟大家打成一片，又成为少女心仪的对象。

有几位长者认为他的到来必有灾殃，大家正在忧心之时，问题果然发生了。王子逃脱了护卫的监视，在一个夜里，连续强暴了三位未成年的少女。

美以美教徒群情大哗，他们虽然热爱和平，但是在祖传的文化中，每到需要反抗的时刻，全族上下一心，绝不退避。

连续十几天，他们风雨无阻地群集在黄道会的火箭基地前抗议。各个事件接踵而来，白衣长老终于知道，是离开地球的时候了。

一听到要离开地球，这里的工作人员有一半以上坚决反对。这些人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个个拥有相当水准的专业技术。他们都是在听了姜森的演讲后，体认到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希望能尽一己之绵力，救亡图存。

姜森是一介书生，他也提不出解决的方案，这些人便又投向黄道会等几个外围组织。

由于计算机的管制极为松散，各种物资的取得，可说不费吹灰之力。这些人凭着所学所知，也设计出了来往太空的各式火箭，以及一些超级计算机。

西蒙士是这里的总工程师，他专攻量子力学，在分子动力上有独到的成就。他知道所谓的机率并不是不可知的随机数，甚至有一定的因果在其中。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发现机率与圆周率有一定的关系。

圆周率是自然界能量作用的规律，是从一个固定立场（由三角形面积逼近圆面积）推算的结果。而机率的立场则是不定的，西蒙士利用计算机，取圆周率小数点后任意位置作基数，测算投掷骰子的机率。经过大量的统计，果然证明了每一次的机率，都可以从圆周率的某一个位置开始，找到相对应的排列级数。

西蒙士以这种级数作为分子动力的控制参数，结果将能量效率提高了十倍以上。只是时代改变了，人已无用武之地，他感叹生不逢时。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参加了人类自觉会的讲座，最后被白衣长老罗致到这里来。

当白衣长老在基地中，郑重地宣布要移民火星时，西蒙士立刻挺身而出：“我反对移居火星，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来此的目的，是要推翻计算机统治，自我的安危不应在考虑范围内！”他说完后，很多人乘机叫好，一吐胸中的恶气。

白衣长老和颜悦色地说：“我同意，大家不妨想想，我们在十年之内，有没有可能达到目的？”众人面面相觑。见没人答话，长老又问：“那二十

年呢？三十年呢？”

西蒙士说：“老实说，究竟要多久没有人知道。过去我们美国多强大！有谁敢说多久能超越我们？可是，我们终究还是被超越了！”

长老说：“完全正确，但是如果中国人早亡国灭种了，今天可能有智能计算机吗？”

西蒙士说：“根据我的理论，从中国人亡国灭种那一天开始，美国人的排列组合也改变了，那是另外一种假设状况。”

白衣长老说：“至少，存在是一个立场，绝灭是另一个立场，你总要选一个。”

西蒙士说：“当然，只是地球磁场倒转，并不全等于毁灭。”

白衣长老说：“但是加上当局的改变，我们一连串的失利，机率增加了。”

西蒙士说：“不！据我的判断，磁场倒转时，计算机可能会全面瘫痪，那不正是我们揭竿起义的良机吗？盼都盼不到的时机，为什么反而要逃走呢？”

白衣长老说：“我们都知道，在计算机统治下，地球资源的管理分配、人类生存条件的控制等等，早已不是任何人能掌握的了。”

西蒙士说：“所以我们要拯救人类，就要从现在开始，谋求对策。”

白衣长老说：“正因如此，我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总比待在险境更有利。”

西蒙士说：“未必，人是一种惰性很强的动物，身边的火容不得，远处的火，大家只会站高一点，慢慢观赏。”

白衣长老说：“你这样说我不同意，我们这些人会有那么无知吗？”

西蒙士说：“不然美以美教徒来抗议什么？”

这一句话击中了白衣长老的要害，大家不欢而散。最后，约有一百多人选择留下来，只有一百多人愿意移居到火星。要去的多半是些服务人员，由于太空船、燃料等事先都已大量贮备，不愿走的科研人员，反倒一个个先离开基地了。

珍妮和哈瑞是白衣长老的左右手，居执事地位。上次在火星上，珍妮见识到了红教的手段，发觉长此以往，黄道会不可能有与人竞争的实力，所以一力主张从培养人才着手。可是这谈何容易，世上人口虽多，但是百分之九十都迷上了新鸦片，永生沉迷不醒。

珍妮也知道，美国人一向唯利是图，当前的社会，人已经无利可图，想要调动人的积极性，真是比登天还难。她想试试找东方人，在文化背景下，传统的东方人从来是轻利重义的。只是在美国文化肆虐了一百多年后，究竟还留下多少净土呢？

有一次，她看到一则报导生态环境的花边新闻，在二十世纪，巴西的亚马逊河流域、南亚及赤道的雨林，非洲的沙漠及原野等，都是大家瞩目的生态焦点。到了二十一世纪，因为计算机的深入调查，人们才发现到，俄国西伯利亚的草原、中国西南的纵贯山脉等，都是以往所忽略的生态死角。

这篇报导介绍了一种可爱的动物蜘蛛猴，这种猴子本已绝种，一位生物学家利用基因移植技术使之重生。因体躯娇小，喜欢挂在墙角，故名蜘蛛猴。

这位培植蜘蛛猴的生物学家，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彝人，他住在森林

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采访人员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想问问他这样辛苦地工作，目的是什么？但他一直躲躲藏藏，不愿接受访问。

采访记者觉得很有意思，他想访问附近人家，竟然人人竞避，家家不得其门而入。

最后记者总算找到了一位肯开口的老人，老人说：“我们彝人的‘彝’字，指的是宗庙里头祭神祭祖的器皿。所以老祖宗留下的训示，后人不敢或忘。祖训只有三句，一曰勤，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刚才你们来访问，没有事先让大家知道，谁都不愿先出面。”

那位采访记者在做结论时，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山区中约有数百户人家，他们生活艰苦，但是安分常乐，很可能就是坚持勤、俭与不为天下先的结果。如果人类早先能向他们学习，可能地球就不会到今天的地步了！”

珍妮灵机一动，如果有人为救一种猴子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定有人愿为挽救人类而付出更多。于是，她和哈瑞便到这山峦奇秀的纵贯山谷来查访。从旅游信息中，她挑上了黄果树瀑布，便乘垂直梭先到贵阳，准备从这里坐磁浮梭直达瀑布区。

一到贵阳，她正利用自己的微机，在路旁在查寻计算机数据，却见一个不男不女的东方人，牵着一个不到一公尺高、有如洋娃娃般的孩子，从面前走过。

珍妮觉得有趣，对哈瑞说：“你猜，这个同性恋跟什么样的人，生下了这个怪模怪样的小杂种？”

哈瑞也觉得好笑，说：“有几种排列组合，一是这个同性恋是男的，那么对方应该是个西方妓女。如果她是女的，那对方应该是职业篮球队的外籍兵团！”

珍妮笑问：“怎么会是职篮球员呢？至少不会这么矮呀！”

哈瑞也笑着说：“你有所不知，因为是怪胎嘛！”

这几句讪笑早惹恼了那小个子，他速度奇快，像个刚上发条的玩具人，一跃就跳到二人面前。他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地说：“我什么地方招惹你们了？”

珍妮忙说：“朋友，别生气，我们只是开玩笑。”

“开玩笑？你不知道这话多伤人！”

那阴阳怪气的人也扭扭捏捏地走了过来，摸摸小个子的头说：“玩具人，你生什么气嘛？他们说得本来就不差嘛！他们只是没猜着，我不男不女，又男又女！”

玩具人脸一板，说：“阴阳人，你少来这一套！我就怕跟你出来，偏偏又没有人肯跟我出来！”

阴阳人说：“他们谁还敢出来？金星那一趟，不是人大伤元气，他们成了真鬼啦！”

只有我们俩捞到了一点油水。”

玩具人说：“别扯上我，你是捞足了，我只是沾了点光。”

这两个人居然自顾自地说起话来了，这样也好，珍妮心想，少惹麻烦，当下对哈瑞点了点头，两人准备走路。

“哪里去呀？你得罪了我兄弟，土下长腿是不成的哟！”那软绵绵的声音带着威胁。

两人才知道，这个麻烦还不小。

“什么土下长腿？”珍妮是真没听懂，正好作为话题。

“暖哟！土下长腿都不懂？那你怎么来这儿的？要不要我示范给你看？”

“那就不必了，谢谢你！”

“小姑娘倒蛮俊的！小伙子也不差！这么办吧！到我家去慢慢聊！”阴阳人娇声怪气地说着，一面向两人频送秋波。

“阴阳人！你这是油炒烙饼——锅里反嘛！”玩具人在下面拉了他一把。

“哟！小兄弟！我反你什么啦？”

“这么吧！这女的向我陪罪，那男的给你玩！”

哈瑞本来在一旁看热闹，听两个越说越下流，怒道：“你们嘴巴放干净一点！什么陪罪的？去玩的？”

“小冤家！那是玩具人的美意呀！咱们走吧！包你满意！”阴阳人说。

“狗屎！珍妮！不要理他们，都是神经病！”哈瑞拉了珍妮，回头就走。

“哎唷！生气啦？不要以为你们逃得掉呢！”

“你想怎样？”哈瑞知道计算机当局的法则是动口不动手，虽然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何必呢？我不想怎样，也不必怎样，我就这样缠着你，没完没了！”哈瑞一听，不禁毛骨悚然，一点也不错，他曾看过一则新闻，有一个女人对她的心上人死纠缠。

因为谁都不能动手，外人除了好言相劝外，也无法干预。虽然当局对住家有严密的防护，但那痴心女就睡在直达车站的月台上，而且一睡就是两个月。后来还是地方人士出面，诉请当局，将男方的住家迁移到远方，才了结这段公案。

珍妮知道这事错在自己，再这样闹下去，没个了局，便拉了哈瑞一把，说：“实在对不起，我向两位诚恳地道歉。”

玩具人一楞，说：“你为什么要道歉？这样就不好玩了。”

珍妮说：“因为我们还有要事，以后再陪你玩吧！”

玩具人高兴地拍手说：“真的？你为什么这样好？”

“嘎！有人陪你玩就好？”阴阳人瞅了他一眼。

“当然哪！不然我为什么选这副身体？”

“瞎！不争气！这样能成什么大事？”阴阳人嘴一撇。

“谁像你们？吃了多少亏，还不死心！”

“没出息！难怪上次在大法王面前，你就像猫一样，屁用都没有！”

珍妮立刻抓住机会，问：“你们也认识大法王？”

阴阳人脸色一变，仔细端详了珍妮一会，说：“难道你也认识大法王？”

珍妮点点头说：“我们有过数面之缘。”

“有数面之缘？是什么缘？”阴阳人后退了一步，脸上阴晴不定。

珍妮马上看出来，这二人一定与大法王有嫌隙。好在黄道会与法王非友非敌，他们既然能和法王作对，想来也非弱者。要见机行事，不要错过了机会。

“缘就是缘，见过面，他有他的计划，我有我的本领。”

“啊？还有本领？能请教大名吗？”阴阳人虽然阴阳怪气，一谈到正事也正经了。

“我们是黄道组织会十二星座中，天秤座白衣长老座下的左右执事。我叫珍妮，他叫哈瑞。”珍妮说。

“不要慌，慢慢说，黄道是什么玩意儿？”阴阳人听得莫名其妙。

珍妮大喜，这种孤陋寡闻的人，最容易利用。便说：“我们是反对当局的组织。”

玩具人说：“喔！我叫玩具人，他叫阴阳人。”

阴阳人更正道：“不！我叫日月人，我们是都阳十一殿恶鬼中的两个小鬼。”

珍妮说：“那你们还有九个大鬼了？”

“不，我是老鬼！”一个影子由淡而浓，有如电影溶入镜头，渐渐凝成一个老者。

“不是人！你该好好休息！”阴阳人说。

老者对阴阳人说：“你也太丢人现眼了，黄道会这么有名的组织你都不知道，把我们的鬼脸不都丢尽了吗？你天天鬼喊要走向世界！怎么越走天下越小了？”

“黄道会怎么有名法？”玩具人问。

“黄道会当然有名，不然怎么会派两个人来？”不是人说。

“我们有三个人呢！是不是更有名？”玩具人还是不懂。

“我们只有两个人，因为他不是人！”阴阳人消遣道。

眼看不是人怒目相向，一个身穿马褂的中年人走了过来，向不是人作了个揖说：“这是外交的场合，还是我来吧，免得你又胡说八道了！”

“两面人！这里没你的事！”不是人吼道。

两面人不理他，径自把衣服一转，后面的西装也就转到了前面。两面人胸无点墨，偏喜欢耍洋文，尤其是土泾滨英语，实在是一绝。不幸计算机翻译不识个中奥妙，到了对方耳中，还是字正腔圆、文法无误，所以听者往往还能尊重他三分。

“两位好，在下两面人，一面对内，一面对外。对内是赶尽杀绝，对外是容忍为怀。

所以两位可以相信我，他们有什么对不住两位的地方，等我回去再算帐。”

珍妮说：“谢谢你，是我得罪了他们。”

两面人说：“那他们太不应该了，我回去一定严办！”

珍妮说：“不！你听错了，他们没有对不住我。”

两面人说：“那怎么可以？那我还有什么用？”

珍妮搞糊涂了，问道：“什么有什么用？”

两面人说：“是呀！你们有矛盾，我才能大大的表功，天下不乱，我就完了。”

又一个小孩把两面人往后一推，对珍妮说：“我是小大人，个子虽小，心愿却大，我看你们不是普通的观光客，来来来！到我们窝居慢慢谈吧！”

十一鬼上次被送到金星监狱，的确是有些冤枉，他们是被大法王拘禁的受害人。金星法官一查明后，立刻当庭释放，而且补偿他们每人一千贝币。自从被遣回后，他们也心生警惕，藏形匿影了一阵子。

他们愈不敢招惹当局，对大法王的仇恨之心愈炽，处心积虑，要向大法王寻仇。他们在城中本有户籍，只是受不了拘束，常常到城外游逛。这次他们申请迁居安顺，更大肆搜购各种机具零件，私运到六盘山一个隐秘的洞穴中，自行设计了一些武器。

不料机具零件不是日用商品，尤其是一些具危险性的化学药品，很难采购齐全。阴阳人与玩具人喜欢逛街，其它几个却发觉虚拟实境又有了进步，趣味无穷。若非不是人严厉督促，大家早就协议停止复仇大业，弃鬼从良了。

不是人有个本事，能够来去如风，那是当年计算机替他施行长生术时，出了点纰漏。

不是人坚决要向人类议会申诉，最后计算机同意，给他一个能实可虚的身体，让他来无影去无踪。有本事的人总是不甘寂寞，后来便找了这几个活宝，组成十一鬼。

不是人发现珍妮对大法王似有微词，再又听到黄道十二星座的名字，他有点印象。

目前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刻，这种良机不能放过！

双方开诚布公，到最后竟然非常投合。不是人一听黄道会基地中有兵工厂、火箭发射场，还有超级计算机，羡慕得不得了。等珍妮开口相邀，他竟连客套都免了，不是人兴奋地说：“咱们马上动身吧？瀑布有什么好看的！”

第三十九回：武侯祠屋长邻近

威灵顿仗着有当局撑腰，以为敌人必然手到擒来，大不了向白衣长老宣读一下他的罪行。至于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威灵顿一直搞不清楚，什么“侵入地函，隆起地表，扰乱地球角动量平衡……”这算什么罪行？

威灵顿之所以成为北美特遣队队长，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遗毒，他是北美议士强力推荐的人选。威灵顿的父亲曾任美国国防部长，他的祖父是美国陆军总司令，曾祖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如果不让他在新时代担任一项军职，那将是莫大的缺憾。

然而没有国度，何来军队？没有军队，当然就没有军职。当局只有一种特遣队，是由一群不怕死的人，自愿参加组成的。他们随时会被派往任何危险地点，从事任何机器人所不能胜任的危险任务。

在社会结构上，虽然计算机是执行者，但人类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便由各地区推选代议士，负责立法以及质询。社会人士则分六大类，由计算机提供数据，议会负责审核。所以议士可以说是新贵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士。

在新社会中，“贤能者”是地方贤达，受到大众的尊重，属社会公职。如果遇上重大事务，议士得咨询贤能者。这类人士全球仅有一千位，但实质上形同虚设，不要说没有人向他们请益，就算有，他们也多半没有意见。

比较重要的是“智能者”，指技术及观念高人一等者，为研究公职。智能者主持研究开发，若无贡献就会被解聘。特遣队员能看透生死，也算观念出众，隶属此类。

有创造天分之“艺能”及“体能者”为自由业，他们可在网络上出售作品，根据上网率决定他们的收入。

另外，宗教及其它超自然能力之“信能者”，其收入以信众人数计算。

其余皆称“自由人”，每日以享受虚拟实境、造梦为乐。除基本权利外，若对社会一无贡献，没有贝币者，不能出门。

议士对计算机的制衡权，早就规范在二二四宣言中。为了应付北美议士，当局专门成立了一支“非敢死”北美特遣队，特名为“北美特遣队”。其成员都是特权人士推荐的，年纪限于二十岁以下，男女兼收。

威灵顿这一干人，由征召到集结，前后只花了一个小时。因为都是些闲人，计算机一通知，接送专车就到了。但是由集结到出发，包括各界名人的演讲、献花、颁奖、布达等过程，却整整花了四个小时。

这是难得一遇的空前盛事，直可与每年一度的嘉年华会媲美。长年在睡梦中的人，也急着赶来领受一下难得的人气。一个个年轻英爽的特遣队员，身上穿著毕挺的制服，肩上扛着特制的激光枪（激光武器本来只有钮扣大小，但议士们认为肩不扛枪，无法表现军人的威仪，这种枪其实是道具），鞋子擦得光亮，恨不得把阳光都比下去。

在军乐声中，人人跳着新奇的舞步，大家兴高采烈，准备去参加现代的狩猎。有些欢送的人竟感动得流下泪来，不是为了生离死别，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而是因为亲眼见到这么壮观的场面，又多了一些做梦的材料了！

特遣队员乘坐四艘大型飞云梭，瞬间就到达目的地。队员们发现这座艾尔倍特山，完全不如他们想象中那么壮观，童山濯濯，一片赭黄，没有一点生气。

这些青年所有的常识，都来自虚拟实境，那些原始数据则又都取材自立体数据库。

为满足视听享受，数据库中所有的山光水色，不仅是万中挑一，而且镜头、角度、光影、范围等都经过专家精心挑选与处理。即使是穷山恶水，也都是刻意制作，有其独特的目的。眼前这种乱峰环峒、斑赭杂黑的景象，对这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青年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好象到了一个荒凉陌生的外星球。

这是威灵顿第一次出任务，他最擅长在衣冠楚楚的人群中侃侃而谈。群众要多，他的架式才撑得开，话题也就源源不绝。他还在回味刚才面对送行的人群，那篇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词，比诸林肯的匹茨堡宣言毫不逊色。

威灵顿不知该如何整顿队形，队员也都无精打采地东看看、西望望。山坡上风沙大，热气又重，一点也不好玩。

“怎么一只兔子都没有？”有人举起激光枪，到处找不到目标。

“天上有鸟！”一个人叫了一声，于是激光满天飞舞，交织成网。尽管不知准头是什么，扣扳机却是影音节目上常见的。一只鸟在天空翻了两翻，笔直坠落山谷，队员们开始争起功来，每个人都认定鸟儿是死在他的神射之下。

当局吩咐威灵顿，应该马上率队上山，拘捕白衣长老到案。威灵顿这才想起他来此的目的，然而他身边已经没有人了，有的躲在梭中睡觉，有的还在争鸟，有的找兔子去了，另外一大半人则不知何往！

威灵顿只好高声大叫，突然间他感到身边光线一晃，一个淡淡的影子出现了。他大吃一惊，吓得回头就逃。不料身上配带的特制指挥刀太长了，检阅部队时很拉风，但在崎岖的山路上，一碰到石块，人就被绊倒了。

那影子渐渐凝固了，说：“你们是哪来的？这里不是观光区呀！”

威灵顿听他能讲话，胆子也大了些，说：“你……你是什么东西？”

那人说：“我是人，名字叫不是人！”

威灵顿脑筋转不过来，说：“你是人，不是人？”

不是人说：“我是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威灵顿爬了起来，想到自己是特遣队队长，相当于过去的三军总帅，他把胸部一挺，说：“我们是北美特遣队，奉命来捉拿黄道会十二星座的天秤座！”

不是人一惊：“你这不是开玩笑吧？”

威灵顿被侮辱了：“我是总司令，开什么玩笑？”

不是人反而觉得好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总司令！”

威灵顿四下看看，果然附近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远处倒有不少人跑跳着。稍近一点，只有四架飞云梭静静地停着，里面也没有动静。这一来他可慌了，忙说：“他们都去打兔子了，你住在这里吧？能不能麻烦你做我的临时副官？”

不是人笑了，说：“我做副官？够资格吗？”

威灵顿老实说：“那有什么办法？这里只有你不是人是人。”

不是人得意地说：“做北美特遣队总司令的副官？好呀！有什么委令状吗？”

威灵顿说：“不必，计算机可以作证。”

那晓得计算机告诉他：“不可以，他是黄道会的同路人！”

威灵顿听了胆裂魂飞，两腿发软，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不是人……我不是……请你饶了我吧！”其实他潜意识里早已准备了很多台词，一意识到此，口齿马上就清晰了：“我上有高堂，下有儿女，我不是有意来和你们为难的，我只是奉命行事……”

正说时，前面尘土扬起，一部快车在两人面前戛然而止，跳下来四个奇形怪状的人。

一个七八岁的儿童，老气横秋地说：“长老说，把这个家伙捉回去，问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三个人不由分说，将威灵顿的双手反剪，手铐一铐，便推将上车。车子立刻转过头来，如飞而去。

艾尔倍特山是一片片的沉积岩所堆成，一亿多年前，这里原是海洋，由于地球板块运动，西岸受到挤压，将此处地壳拱起。后又经大量雨水侵蚀，虽然不像东侧的大峡谷那样峻峭，但也刻下了深壑高崖，地形险恶异常。

车行在危崖之上，东转西绕，上升了数百公尺后，才停在一个巨大的崖洞前面。威灵顿早已吓得三魂七魄皆去，自己怎么会这样傻？计算机不是保证人能长生不死吗？我堂堂一个总司令，怎么会来送死呢？一想到死，他脑子比计算机转得还快，身体因此缺血，软软绵绵地，三个人只好抬他入洞。

进洞之时，眼前一暗，转了两个弯，又是一亮，原来洞顶有个大灯，照得洞内一如白昼。这个洞穴轩旷宏爽，高约八公尺，宽有二十公尺，而宛转内透，无由得窥全豹。

洞中人员熙熙攘攘，正忙着拆卸机具，打包装箱。

又绕过了几个弯角，最后来到一个璇室，这里显然是议事之处，中央摆了三张办公桌子，后面各坐了一位顶着三角帽的教士。正中的一位穿白长袍，胸前挂了一个三十公分高、纯金打就、中间镶着一颗巨大红宝石的十字架。在他左右侧的两位教士，分别穿著黑、褐色长袍，另外还有七八名男女，在三人身后一字排开。

白衣长老一拍桌子，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来此何为？”

可怜威灵顿早已魄散魂飞，说不出话来了。

不是人说：“他说他是北美特遣队的总司令，专门捉你来的！”

白衣长老一楞，又说：“北美特遣队？嗯，有可能！总司令？多半是冒牌货！怎么会窝囊成这个模样？站都站不稳，把我们美国一百多年来的英名，葬送得精光！且慢，我好象有点印象。姜森曾提过，当局的无能，从那个白痴的威灵顿身上，就看得出来……”

威灵顿别的没有听到，但对自己的名字却极度敏感。他一听有人叫他，再一看，是个白人教士，或许情况不会太糟。他马上应声道：“我就是威灵顿，前美国国防部长，简姆司·威灵顿是我的父亲。”

白衣长老一听，果然是他，又好笑，又好气，说：“那你怎么这样窝囊呢？”

威灵顿想到赫赫家世，心中就有了希望，挣扎着站直了，说：“不是我窝囊，是那个黄鬼把我吓坏了！”

白衣长老说：“那你说说看，我们只派了几个人出去，就把你这位总司令抓来了，你不觉得丢脸吗？”

威灵顿听长老语气不恶，再一见众人都注目微笑，显然北美特遣队总司令的身份非同凡响。他胆气一壮，便侃侃道来：“这是因为我们美国人重视人道，一到贵地，我就让部属自由活动。假如你就是白衣长老，我劝你跟我回去，大家都没事了。”

白衣长老说：“说得有理，可是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去呢？”

威灵顿更有信心了，胸部挺得老高，一摸身边，突然发觉指挥刀不见了。他认为这种事不必抗议，没有指挥刀还是总司令：“我们美国是世界超强，以唯一的总司令来请你，面子上也够了。”

白衣长老笑道：“是吗？你用什么来请的呢？”

威灵顿开始踱起方步了，他来回地走着，这是好莱坞文化教化出的样板。因为在影片中，为了要吸引观众的目光，在任何画面中，主角都要有动作。威灵顿眼看每一张白净的脸都朝向自己，他觉得没有白活：“我们有一千名训练有素的不败雄师，有一千支S K K G六型高功率激光枪，还有四艘全功能的运输机……”

白衣长老说：“那怎么办呢？我们这里有一百枚视觉追踪的飞弹，一千枚地对空加强型火箭。如果这还不能让你头脑清醒，告诉你，我们还有三枚R R级的氢弹呢！”

威灵顿连退三步，在这个时代，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强大的武力？他摇了摇头，说：“不可能！谁会生产这些？不赚钱的事，我们美国人是不会干的！”

白衣长老乐坏了：“难道外国人不会生产吗？”

威灵顿说：“外国的东西？没有水准！”

白衣长老说：“管他呢！只要能杀人就好！”

威灵顿说：“用在哪里呢？现在没有仗打，武器都生锈了！军人都荒废了！”

白衣长老说：“你们不是要来征剿吗？”

威灵顿蓦然惊醒，又想起此行的任务，说：“所以我劝你跟我走嘛！”

白衣长老说：“那你们先让我试试武器的性能，如果我输了，就跟你走！”

威灵顿紧张起来，说：“不必了，我是个和平主义者，还想拿个什么和平奖哩！”

白衣长老说：“那你为什么做总司令呢？”

威灵顿说：“我是牺牲小我呀！当局硬要我做，说是将门虎子，就地取材呀！”

珍妮附耳对白衣长老说：“这个人于我们大大有利，不如稳住他，放他回去，省得再派其它脑筋清楚的人来。”

白衣长老微微一笑，对威灵顿说：“这样吧！我也是和平主义者，我看你是个了不起的英才。你先回去，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会自动投案的。”

威灵顿非常受用，但是要等上一个星期，只怕当局无法通融。想来想去，只好说：“我看你也是个人才，这样好了，我等你三天。”

白衣长老说：“不行！不过看在你父亲的面上，六天好了。”

威灵顿急不可待地说：“我奉命今天就得抓你回去，等上三天，老天！连部队的补给都成问题！这样吧，四天，四天是最大极限了。”

白衣长老说：“别忘了，你还在我手中。五天！不然我就把你杀了！”

威灵顿一听要杀他，立即求饶：“那你叫我回去怎么交待呢？”

白衣长老说：“这还不简单？你说我用氢弹威胁！你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同意。”

当然，这件事在各界都有不同的版本，可说是计算机时代的新“罗生门”。总之，人类议会同意了五天的停火，然后黄道组织会即无条件投降，附加条件是禁止他们发射火箭，免得这些人逃到火星上滋事。

这个任务对威灵顿而言，着实非常为难，不要说无条件投降，连禁止他们逃到火星都做不到。他怎么都不愿再见到白衣长老，可是呈上去的报告，大部分又都是杜撰的。

如果改派别人去布达，那些精心设计的情节，可不马上就被拆穿了？

可是，天下哪有总司令自己做信差的？孤身一人，再来次单刀赴会吗？可是，上次又怎么可以呢？威灵顿急中生智，立刻命令计算机，先运一千只兔子来。这是军令，当然事不容缓，不到半个小时，一千只兔子便运来了。

威灵顿向队员宣布，先将兔子放生，十分钟后，任大家猎杀，作为趣味打靶练习。

众人一听，欢声雷动。如果是民主时代，这个总司令一定可以做到总统！

地上有了一千只甫出牢笼的兔子，天空马上出现了几百只翱翔的兀鹰，再加上这一千名服装华美、武器精良的现代化部队。这种狩猎的阵容，以及精采的屠杀好戏，绝对可以名列金氏记录，永垂青史。

队员们兴高采烈，一个个磨拳擦掌，无不冀望在这场历史盛会中，留下最辉煌的英勇记录。十分钟一到，哗然一声暴喝，那四山响应的威势，把天上的兀鹰吓成了惊弓之鸟。接着，就像一颗人工氢弹，一千个队员同时向四外散开，蔚为奇观。

外头人声鼎沸，惊动了里面的白衣长老，他以为火箭发射了，转头问身边的珍妮道：“时间还没到呀？怎么这一班提前了？”

珍妮忙与发射场联络，回报说：“火箭还没有发射。”

白衣长老问：“这班是哪一班？”

珍妮说：“第五班，运送维修零件。”

白衣长老又问：“汉斯那边情况如何？”

珍妮说：“他们总共有十个梯次，目前顺利地发射了四次。火星南半球的尘暴还没开始，所以他们进度较快，否则风沙太大，会有危险。”

白衣长老说：“汉斯这个人太固执，我叫他到北半球去，他就是不肯。”

珍妮说：“说不定他是对的，克服尘暴比对付人容易多了。”

白衣长老说：“或许吧！你去看看，刚才那个声音是怎么回事？”

珍妮去后，不是人过来，对白衣长老说：“我能不能跟教主商量一下？”

白衣长老说：“当然可以，你说吧！”

不是人说：“你们走后，这个基地总要人看守吧？”

白衣长老说：“不一定，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送给你！”

不是人大喜，说：“真的？”

白衣长老说：“当然，我留着有什么用？不过有一个条件！”

不是人说：“我同意！”

白衣长老说：“我还没说呀！”

不是人笑笑说：“你是要我们加入你们的阵营？不同意我们会来吗？”

白衣长老说：“你知道加入我们阵营的手续吗？”

不是人说：“手续？嘎！要宣誓，是吧？”

白衣长老说：“是的，要在上帝面前宣誓。”

不是人轻松地说：“没问题。”

白衣长老说：“可是，你信上帝吗？”

不是人说：“我？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

白衣长老说：“那你就得先忏悔，相信你有原罪，接受上帝，受洗！”

不是人楞了半晌，才说：“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白衣长老说：“不麻烦，只要你们愿意，三分钟仪式就完成了。”

不是人虽然卑鄙，却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不管信仰什么，有没有智能去分辨是一回事，用信仰去交换利益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人眼见白衣长老资源丰富，比他一辈子能想得到的，多上了不知多少倍。就以这几天所见为例，他们要带走的東西，他并没有多大兴趣。倒是那些剩下来、无法带走的，每一件都是求之不得的宝贝。这十一个鬼，个个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这些别人眼中的破铜烂铁，对他们而言便是奇珍异宝，可以拼凑出不少有用的机具来。

可是，要他们悔改信仰上帝！这种事涉及另外十个人的意见，他也无法作主。他只好说：“这事我要和他们商量商量，等下再给你回话吧！”

不是人把十个鬼都召集到一个洞中，共商大计。不是人先将他的想法，以及白衣长老的条件讲清楚了，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同样的困惑与无奈。两面人首先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表面相信不就得了，谁管你心里想什么？”

不是人摇头道：“这点我做不到，不然我怎么能叫不是人？”

两面人说：“奇怪，这和你的名字有什么关系？”

不是人说：“关系大了！我就是瞧不起人，所以改名不是人！”

两面人说：“你已经不是人了，就让我们这些人羞耻羞耻吧！”

无耻人说：“我反正是无耻，相信什么有什么关系？只要有利可得就

好！”

黑心人说：“我真为你这种无耻人难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眼看这么多宝贝，打着特大号的灯笼都找不到！照我的看法，一不作二不休，把他们全干掉，抢过来！我们可以称霸地球，把大法王消灭，复仇雪耻！”

两面人大声叫好：“有道理！与其数典忘祖，不如心黑手辣！”

忘恩人说：“我也举双手赞成！”

负义人说：“你当然举双手赞成，人家对你多少总有点好处吧？请你来当客人，你就要反客为主？我反对！”

不忠人说：“奇怪？你凭什么反对？咱们自己人的意见，你就没有同意过！”

负义人说：“我反对，因为我是负义人，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不忠人说：“我怎么会忘了？我不忠于理想，不忠于团体，不忠于朋友！”

负义人说：“可是你忠于自己！”

不忠人说：“我也不忠于自己！”

负义人说：“怎么证明？”

不忠人说：“我如果忠于自己，还会来和你们鬼混吗？”

小大人说：“你们争这个干什么？人本来就是浓血一滩，所以我永远保持纯真。”

黑心人说：“咄！咄！你够格吗？”

小大人说：“混蛋！你想找死是不是？”

不是人大喝一声：“住口！我们在讨论重要的大事，你们吵什么？”

小大人说：“老大，你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你不表示意见，我们永远吵不完的！”

不是人说：“要问我的意见？我认为有能力的人，绝对做不出无能的事，除非是冒充的。如果上帝有能力，就不可能创造出愚昧自私的笨蛋，更不会创造了再去屠杀，屠杀不完再去拯救！唯一的可能，是无能的人，骗无能的人！”

小大人说：“哪个信仰不是这样呢？可是人能没有信仰吗？”

不是人说：“所以我的信仰就是没有信仰！”

两面人说：“有道理！我也信仰没有信仰。”

忘恩人说：“我举双手反对！”

小大人诧异道：“你为什么反对？”

忘恩人说：“我想起来，我应该是忘恩的，所以老大的想法我都要举双手反对！”

不是人说：“快点决定！不能会而不议，议而不决！”

不忠人说：“奇怪！哪次又不是这样？几十年来不都是换汤不换药吗？”

黑心人说：“我说快下手，抢过来！”

两面人说：“我附议！”

无耻人说：“我主张悔改相信上帝！”

两面人说：“我附议！”

负义人说：“你怎么可以附议两次？”

两面人还是说：“我附议！”

不是人见饿死人、阴阳人与玩具人一句话都没说，便问道：“你们三个呢？”

饿死人说：“问我干什么？我是见了棺材不流泪，有奶便是娘！”

阴阳人说：“我对这些没有意见，与我不相干，不是我的本行。”

玩具人说：“我嘛！信什么，不信什么，一点分别都没有！我以没有大脑为荣。”

小大人说：“不要看我人小，老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一谈到这些大题目，叫我们这些脑满肠肥的小鬼说什么？屁眼都塞住了！”

这时，威灵顿已一步一步地挨上山来，只见他气喘如牛，四肢酥软。他一见到白衣长老，就大吐苦水：“要做一个历史人物，真不简单！山为什么这样高呢？你为什么要找这么偏僻的地方呢？如果在华盛顿，我们两句话就解决了！”

白衣长老同情地说：“总司令，有劳贵步，为什么不派个人来？”

威灵顿说：“这种历史性的任务，怎能假手他人？万一历史学家写错了，我一千只兔子不是白放了吗？”

白衣长老这才明白，珍妮回来说山里突然出现大批兔子，特遣队员都忙着捕捉，原来是威灵顿在制造无人在场的证明。便说：“总司令亲临敝寨，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嘿嘿！小事一桩，对你而言，只是举手之劳。”

白衣长老说：“你说！”

威灵顿说：“议会同意给你五天，但是不同意你们发射太空火箭！”

白衣长老说：“嗯！不错，是举手之劳，但是我喜欢运动！”

威灵顿说：“你也喜欢运动？好极了，我们一起猎兔子去！”

白衣长老指指身后一排仪器，指示灯闪烁不定：“你看！我的氢弹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射，你看是纽约的兔子好，还是芝加哥的？”

威灵顿急了，说：“我们不是打算共创历史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白衣长老笑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公理，就是能量决定一切！”

威灵顿求道：“你这不是要我完蛋吗？要知道，我可以玩狠的！”

白衣长老说：“是吗？不要只是嘴硬！不过我们可以谈谈生意！”

威灵顿又升起一线希望，说：“怎么谈法？”

白衣长老说：“我们本来要发射两百架太空火箭，看你面子，减为一百五十架。”

威灵顿大惊：“一百五十架？每架多少载重？”

白衣长老说：“这是超强的中子动力推进器，有反压力装置，载重为五百吨。”

威灵顿几乎要昏过去了：“老天！你们有这么大的本事？”

白衣长老说：“想想看，我们如果去火星了，对你可是一劳永逸。”

威灵顿想了想，硬着头皮说：“这是我有后台，还可以跟你讨价还价！十架！”

“我也给你面子！一百架！”

“二十架！”

“五十架！”

“三十架！”

“四十架！”

“四十五架！”

威灵顿得意地回到本部，开启了专用的紧急影音，向人类议会报告协商的成果。威灵顿侃侃陈词，说对方已将十颗氢弹对准纽约与芝加哥等地。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将导致数以亿计的生命伤亡。

威灵顿见人人动容，更活灵活现的，说自己在极度艰辛下，已与对方达成协议，原来计划发射五百架次太空火箭，目前协议到只发射不到十分之一。

一位议士还半闭着眼睛，问道：“总司令！数字一定要清楚！你说不到百分之十，那是多少？”

威灵顿说：“精确地说，四十五架次。”

议士们这才清醒了些，也难怪，近日有一出新歌舞剧上市，造成全世界轰动。该剧最大的特色，是除了声色香味之外，又加入了意觉。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过去，科学家认为意觉是绝对主观的，谁都不能触及。但是新的理论认为，意觉可以用概念组合加以控制。这个歌舞剧就是把作者的主观意识，灌注给每一个观者的新尝试。

这种影音会议，优点是限时空，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界面。但是会议的效果，经常变成了笑果。因为太方便了，结果有人在床上、餐桌上甚至浴缸里，会议照样进行。

然而，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有一弊也必然有一利，一人笨叫笨，人人都笨就叫“利基”。在世纪初，美国的华盛顿市，曾有一人义务教人超觉静坐，学习者不多，效果也不怎么样。有一天来了一个生意人，告诉教者他只要负责教就好，其它的交给生意人来管。那人同意了，结果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人人坐得如同石塑木雕。教者诧异不已，便问那个生意人是怎么做到的。

生意人说：“你要了解人性，自私的人认为人人都自私。你不要钱，别人便说你教的是假的。我的做法不一样，不仅要收钱，而且贵得要命。他们努力攒上一年，也只够来此学习一个月。大家缴了钱，便特别珍惜，一分一秒都不敢疏忽，静坐便有效了。”

同样的道理，当开会需要一番舟车劳顿，大家才能齐聚一堂时，人人珍惜这种开会的机会，把其它杂事暂且抛到一旁，议事效率极高。现在，随时随地可以开会，太方便了。结果有人还在做梦，便把梦也带了来；有人正在生气，把气也带了来。最糟糕的是有人还服了药，瘫在会议上，要想不乱也难。

有人还没听清楚：“四十五岁？太老了！”

有人大怒：“这是藐视我们议会，一架都不准！”

有人说：“算了吧！让他们走算了，我们可以少开些会。”

又有人问：“每一架太空火箭，载重量是多少？”

威灵顿说：“五百公斤。”反正只是单位错了，没什么大不了。

“五百公斤？那只能走一对夫妇嘛！哈哈！简直比诺亚方舟还不如嘛！”

终于也有头脑清楚一点的人开口了：“这些都是威灵顿队长片面之词，以常理判断，一个小小的黄道会，发射十几架十吨级太空船，这是有可能的。要说五天之内五百架次，那不是神话吗？等于说有五百艘宇宙飞船在那里待

命！就算是净重十吨吧，要有多大的地方存放？再说，每艘船起码要四个驾驶吧？那就是两千人！据上次威灵顿队长的报告，对方全部人数只有一千！请队长解释一下！”

威灵顿忙说：“我可能记错了。”

“你可能记错了？你是什么身份？这些情报能错吗？”

那位推荐他的议士忙打圆场道：“他是首次担当任务，难免有点小错。这样好了，我们另外再派一队有经验的去协助他好了。”

计算机当局只好再找黑金刚，由于彼此服务人类的立场和目的相同。当局把全部真相以及议会中发生的一切，都回放一遍，让黑金刚自行判断。

黑金刚又找队员一起讨论，千奇听了感慨万分，说：“我们小时候，当然，我是指过去那个时代，要学中国近代史，看到几百年来，一些权臣官僚昏庸误国的事，都认为那是小说的情节。人怎么可能这样神智不清呢？位居要津的人，哪里就愚昧到这个地步？看看现代史，看看人类议会和威灵顿，人实在可悲。”

百怪说：“为什么不说当权得势的人很可悲呢？他们无能，还不知道自己无能！”

千奇说：“老怪，别忘了，在别人眼里，我们也属于当权得势的。”

百怪说：“我们怎么不可悲？我们除了靠当局，又有什么能力？”

千奇说：“那我就说对了呀！哪个人不是这样呢？”

黑金刚说：“别斗嘴了，威灵顿有一千人都成不了事，我们这个小组不过十一个人，看来要申请支持才行。”

古噜噜说：“不必，一千人不能完成的事，一两百人也绝对成功不了，人多心杂，反而误事，还是人少一点有希望。”

黑金刚问：“为什么？”

古噜噜说：“根据当局的数据，对方不过两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技术人员。要谈作战，尤其是今日的作战，靠的是策略而非武力。”

黑金刚说：“可是那里地形开阔，不像托图岛，难以偷袭。”

古噜噜说：“这正是我的考量，有我们七个人就够了，文祥他们只能打情报战。我们可以用动力梭，从地底潜入，先破坏他们的计算机及安全设施，再利用电离罩，将他们分批隔离，就算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马，也不难数网打尽。”

大家都觉得此计行得通，找不出什么破绽。百怪歪着头想了一会，说：“前几次我们得手太顺利，大家把事情看简单了。他们能发射太空船，总不是泛泛之辈吧！”

千奇说：“科学与军事是两回事。”

百怪说：“老怪，你说的是古早时代，现在的军事哪能靠蛮力？你想想就知道了，辨识技术很普遍吧？装一些感应器，就相当于无数的警卫了。”

千奇说：“光辨识算什么军事？”

百怪说：“不算什么，可是当我们从地底潜入后，不就马上被发现了吗？”

古噜噜说：“百怪说得有理，我们只能找那些没有侦测器的地方潜入。”

苏珊说：“我知道当局有一种反侦测装置。”

古噜噜说：“那得在‘电磁波感应网’的有效范围内，这种网只分布在

城内，那些山区要都装设了，也不用劳动我们，当局一收电网，谁都逃不掉。”

格瑞达说：“那么，我们去装设电网就是了。”

古噜噜说：“没那么简单，电热桩是一根一根的，作重点分布，所以需要人帮忙。”

电磁波感应网是全面立体结构，耗费能量极巨，要事先勘察规划。”

百怪说：“我倒有个想法，至少我们可以作扰乱性试潜，可行就照原计划进行，就是不成功，也让他们手忙脚乱一番。”

千奇说：“我也这样想，我们各自行动、保持联络。只要哪里能够潜入，不管有没有被发现，立即用电栅封锁。”

黑金刚说：“电栅？怎么运进去？”

千奇说：“我早想好了，我曾经试过，喷胶的绝缘性很好，只要再掺杂一点金属，就是最理想的电栅，而且可大可小。”

魏德曼说：“好极了，前些时我用喷胶做了一个吹泡机，可以吹到直径一公尺。只要把喷头改装一下，加上一个气压罐就好了。”

黑金刚大喜，立刻做试验，结果发现用银粒子效果最佳。山洞里一旦挤满了电栅式的大泡泡，就像活动的拒马一般，里面的人倒也真是动弹不得。

战术也有了，黑金刚决定只要他们七个人参加，文祥等四人在后方观察接应。工作分配完毕，衣红的脸也拉长了，文祥忙扯了扯她的衣角，两人走到一边，文祥悄声说：“要不要把若杰那一段告诉黑队长？”

衣红楞了楞，问：“哪一段？”

文祥说：“争权夺利那一段。”

衣红红了脸，说：“我只是想多尽点力。”

文祥说：“我当然知道，做该做的你没有问题，不做不该做的，就不太容易了。”

衣红哪里肯让人，说：“等到做该做的时候，我看你又如何！”

第四十回：一体君臣祭祀同

他们到达艾尔倍特山时，已是黄昏时刻。此山系南北纵向，威灵顿的军营就驻扎在朝东那片阴影笼罩的平坡上。第一天驻守时，这些初次离家的青年已经难耐孤寂，威灵顿便叫当局支持了一个“虚拟实境乐园”，里头有大型的高空弹跳、云霄飞车、立体身历境电影院、高级夜总会、餐馆……可以说应有尽有。

山顶是残霞辉映，山腰的霓虹灯光，却闪耀得如同七彩缤纷的巨型宝石。

黑金刚从梭窗看下去，这哪里像在追缉要犯，直和王公贵族巡狩差不甚多。

他不打算与威灵顿照面，以免平添变量。反正威灵顿要的是面子，事后把功劳给他，胜过事前和他商量。

黑金刚甚至不打算扎营，兵贵神速，尤其是偷袭。他吩咐文祥等人在天空巡逻，随时准备支持。然后七个人分乘七辆动力梭，直向山头驶去。

计算机在仪表上标明了敌方山洞的位置，这山洞很长，洞口在前山，标高约两千公尺。山洞呈十五度斜角，向后山下方延伸，大约下坡五公里处，在与另一座山接壤的狭谷旁，则是一个二十公尺直径的宇宙飞船发射孔。

这一处山区原来曾发现金矿，金脉掘尽后便荒废了，但却留下很多坑洞。白衣长老等找到一个深长的矿坑，经勘察后，认为地势极为理想，尤其是在地底的几个坑洞下，还有一条又深又长的坑道，作为宇宙飞船发射场，不仅隐秘而且安全。更兼以中子做火箭推进动力，需要一个承载反作用力的缓冲垫，这种坑道最是理想不过。

至于前山的主控中心，是先挖空了高约八公尺、宽二十公尺、长五十公尺的空间后，再在洞壁敷上一层铝化聚乙烯的合成物质。这种物质既能导电，又有加固作用，侦测的电波也透不过去。所以动力梭上的计算机仪表，只显示出所在位置，而无法测知内部状况。

由于战线太长，黑金刚等只有七个人，若力量分散，不易成功。显然目前只有三个目标，一是发射场，一是信道，一是主控中心，三者之间相距长达五公里！千奇建议由文祥等人进攻发射场，黑金刚怕他们经验不够，反而坏了大事，只得作罢。细商之下，只得改变初衷，七个人把动力梭连成一体，大家协力攻击主控中心。

黑金刚先确定能量输送途径，再把动力梭连人员都缩小十倍。在能量控制自如的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位能调变的物理现象。但在此刻，他们要像蚯蚓一样，从地里开出一条隧道，钻进山洞里，如果能量供应不足，便会发生危险。但对这些生死置之度外的特遣队员来说，成败是唯一的考量，至于其它的，他们连想都不去想。

动力梭像个钻子般，瞬间就钻出了一个十五公分直径的大洞。最初行进得相当顺利，向内推进了三十公尺后，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这种情形有如水流过管子一样，水管的长度相当于阻力，水管的径口则等于助力。当距离越来越大时，十五公分洞身所提供的能量，也就相对的越来越微弱了。

慢一点关系不大，不料到达铝化聚乙烯那一层时，由于铝是金属，也能吸收能量，众人感到梭身一震，动力梭的能量竟急剧地流失。黑金刚喊声不好，如果能量完全丧失，他们将会被嵌在土道中，永远不能离开。

动力梭本有部分贮存的能量，其余全靠洞身传来的电磁波补充。由于梭身体积缩小，能量贮存有限，而土地中微量的金属，早就干扰了电磁波的传递，再加上目前距离地面已有五十公尺，一碰到敌方大量吸收能量的保护设施，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古噜噜很清楚这种后果，忙叫：“快退出去！”

黑金刚在控制座上，全身颤抖地说：“能量不够！”

古噜噜急道：“用逃生设备！”

黑金刚往红色钮上一按，没有动静。这时灯光已熄了两盏，众人感到身体好象要爆炸了。压缩的身体本来全靠位能的内压维持平衡，此刻失去压缩力，位能立时像弹簧一样，向外反弹。各人耳中的计算机也发出呜呜的鸣声，那是功能即将衰竭的前兆。

苏珊喊道：“我受不了！我的手要炸了。”

古噜噜安慰她道：“不要怕，死不过是一眨眼的事。”

苏珊是第一次与众人出任务，她特别谨慎，一直把喷筒拿在手上。

苏珊吃力地说：“我手上的喷筒……”

古噜噜立刻说：“对了，喷筒！”

这时人人感到窒息，全身肿胀，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听古噜噜一喊，也不管有什么用，每个人都费力地把身旁的喷筒拿了起来。

那喷筒经过改装，碳钢的气压瓶里面，装着一千个大气压力的液化气体。这时动力梭已压缩了十倍，即相当于储存了一万倍的大气压力！

这时能量压力一去，那个碳钢气压瓶已经承受不住，即将爆炸。幸而苏珊实时提起，危机当前，但也正是转机。古噜噜使劲地说：“打开……梭头……喷口……”

黑金刚身体较胖，内压特别大，这时已是面红脖子粗。闻言使尽了全身的力量，把梭头喷口打开。古噜噜去掉了喷嘴上的封盖，将喷头用力插向梭头的喷口。那一万个大气压力就像一颗炸弹，瞬间喷将出去，铝化聚乙烯层登时被冲开了一个小洞。

紧接着古噜噜又插进第二个，第三个……，那块铝化聚乙烯的填充涂料，立刻掉了一大片。这时梭身前段已挤入洞内，有了新的能量，黑金刚马上将速度加到最大，终于动力梭脱出困境，掉落洞中。

这里正是白衣长老工作室前的走道，那一声声“啵啵”的爆炸，再看看洞顶像飘雪花般，掉下片片碎渣，十一鬼早就闻声而至，一个个严阵以待。动力梭着地后，骤然又恢复了原状。众人往梭内一看，里面竟然坐着七个奇形怪状的男女。

动力梭外壁有电离罩，白衣长老也很识货，知道一时之间无法攻破。但若缺乏能量，动力梭也不过是个废物。他立刻下令，在离梭十公分的地方，用高密度的金属网将梭身罩住，以隔绝外面的能量波。等到梭内贮存的能量耗光了，再作处置。

文祥等人眼看动力梭钻进地下，以为胜利在握，几个人指指点点，谈论那山腰的嘉年华会。左非右说：“这些人真是好命，现在丢一个核子弹下去，保证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说不定永远停留在天堂呢？”

文祥说：“这叫好命？那山石草木命不更好吗？”

左非右说：“本来嘛，只要无住于心，谁命不好？”

文祥说：“统统好命？那又有什么好谈的？”

左非右说：“谁又谈了什么？”

衣红说：“文哥太认真了，左哥不过是讽刺讽刺罢了。”

文祥不以为然，说：“讽刺别人就是讽刺自己。”

衣红说：“那又怎样？”

风不惧说：“别磨牙了，我们在作战呢！”

衣红说：“又来一个更认真的！”

左非右笑道：“红姑娘打算另辟战场！”

衣红说：“咦！我们不是同盟吗？”

文祥笑道：“还是我跟你结盟吧！”

左非右捂起耳朵，连说：“肉麻！肉麻！”

大家正在取笑，耳边传来杏娃的声音：“黑金刚七人已失陷洞中！”

文祥大惊道：“杏娃，你再说一遍！”

杏娃说：“他们被俘了！”

文祥说：“怎么可能？”

杏娃说：“山洞里有反能量设施，我们先前不知道。黑队长用压缩系统，结果能量供应不足，他们冲进去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

文祥问：“他们现在在哪里？”

杏娃说：“在山洞里。”

文祥问：“你知不知道确实的位置？”

杏娃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也进不去！我们没有这种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傻了眼，文祥便把动力梭停在一座山头，以便静心思索对策。

等了好一会，倒是杏娃耐不住了，问道：“怎么办呢？”

文祥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他们有危险吗？”

杏娃说：“我不知道，假如他们不离开动力梭，而对方又隔断了能源，恐怕只能撑上三个小时。”说到这里，杏娃突然停了一会。她运算的速度极快，这一停顿，显然不是在计算什么，而是在思考。思考要先有判断力，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与目标，才能将所有已知的数据，作各种排列组合。杏娃又向前跨出了一步！过了一会，她轻快地说：“大家不必紧张，如果他们不太笨，应该能活上三天。”

这一刹那，杏娃居然能轻松愉快地说话，大家更是瞠目结舌，反而把当前的危机推到一边了。衣红问：“你怎么突然想到了？”

杏娃说：“嘎！我最初只是根据常理判断，动力梭那有限的空间，在密闭状况下，里面的空气只能维持三个小时。”

衣红说：“难道不能开窗吗？”

杏娃说：“当然可以，但那有几个变量，一种可能是对方很笨，这个机率不高。如果对方真的很笨，就不会想到要断绝动力梭的能源，我们也不会失去联络。既然对方不笨，动力梭只要有一点缝隙，对方就可以乘虚而入，所以开窗的可能性是零。”

衣红最喜欢推理，跟着问：“那又怎么活到三天以后呢？”

杏娃的一声“哈哈！”把四个人吓了一跳，开天辟地以来，计算机第一次的笑声，居然是出现在最危险的时刻。杏娃说：“你也没想到吧？他们带了七罐压缩空气，本来打算作武器的，现在却成为救命的宝贝了！”

风不惧说：“如果我们想不出方法救他们，再多活三个月也没有用！”

杏娃说：“是的，我必须承认，我不能想办法。因为师父说，发明创造要留给人类，不许我多想。”

衣红说：“你师父有没有教你怎么想呢？”

杏娃说：“有，就是用排列组合，我虽然不能用，可是你可以用。”

衣红说：“谢了，我就是对数学一窍不通！”

左非右抢说：“占卜也是一种排列组合呀！”

文祥立刻问左非右：“左兄，能不能算一下，他们陷于山洞中，安危如何？”

左非右冲口说：“他们陷于山洞之中，是吧？如果用这个来取卦，陷为‘坎’，山为‘艮’，合为‘蹇’卦……”

文祥对卜卦也逐渐有了一些心得，正好印证一下，于是说：“这样准吗？总共只有六十四卦，那只要有人陷在山洞内，不都得到同样的卦了吗？”

左非右说：“统统一样？那又有什么好谈的？”

三人听他学文祥的语气，都笑了起来。左非右继续说：“占卦要灵活，

再多的排列组合，都有重复的可能。关键就在占卜者起卦这一刹的心态，一般称之为‘外应’，外应是个随机数，变化无穷无尽。解卦就是要利用这些随机数，占卜者功力的高低，全在于他对外应的理解。这正是拿卦的基本条件，如果不用随机数，就会受到个人意识的左右。”

文祥说：“我懂了，陷于山洞是我说的，对你而言，便成为外应了。”

左非右说：“没错，蹇卦说：‘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在中国，方位的定义代表能量的变化，因为中国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这句话除了方向外，还说了他们所陷地点，如果是在高处，必然有利，不利之处，是在不高不低的地方……”

杏娃说：“抱歉！我打个岔！”

衣红说：“咦！你居然客气起来了？”

杏娃说：“见笑了，难道我以往曾无礼过？”

衣红笑说：“你的幽默感还不及格。”

杏娃不理她，问道：“只有一种方法断卦吗？”

左非右说：“不，卦只是纲领，事物是变易的，人是活的，断卦方法多得不可胜数。

我相信你师父教的方法一定更高明，我这种精确度比较差，但比较容易应用。”

杏娃说：“你刚才说得很准，这个地洞的高度可以分成三段，最低之处是宇宙飞船发射场。本来他们计划进攻中段的信道，但考虑到这一段太长，变量太多，所以决定先攻最高点的主控室，我以为他们选错了，根据你的‘外应’，我现在一想，果然是最有利的。正常情况下，动力梭可以在地下穿越数十公里，但是几十年来，我们没有实战经验。那段信道离地面最远，一旦失陷了，危险更大。”

文祥颇有同感，点点头说：“是的，你们就像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军队，尽管配备精良，一旦发生状况，却没有变通的方法。”

杏娃说：“所以我们把这次袭敌当作演习。”

文祥说：“演习？代价未免太高了！”

杏娃说：“以一百亿人口来计算……”

衣红说：“好了，左哥，你快说吧！又过了十分钟了。”

左非右说：“下一句是：‘利见大人，贞吉。’是说有利于成就大事，只要所作所为正当，就大吉大利。”

衣红说：“怎么叫所作所为正当呢？”

左非右说：“你这不是跟我作对吗？我怎么知道？我猜是那七罐压缩空气吧！”

衣红说：“这样占卦有什么用？不明不白的，害得我以前……”

左非右说：“害得你怎么样？快说！”

衣红说：“你才快说！就这些吗？”

左非右说：“此卦看来是凶，但凶中带吉，因为九五、六二得正位……”

文祥急忙止住他说：“别慌，慢慢来，我正在学卦，什么九五九六的，一时反应不过来，能不能讲清楚一点？”

左非右便说：“水山蹇，是卦名，上水下山，水的三爻是阴阳阴，山是阳阴阴，共为六爻。水在上，位置是外卦，指的是大环境，山在下，指的是身处的小环境。”

文祥点点头，说：“这个我在火星上，也听胡灼讲过。”

左非右继续说：“水代表险恶、变化、不定、寒冷等等，山则象征平安、稳定、可靠等的现象。综合来说，情况虽然险恶，但是身边有安全的保障，所以大致无事。”

文祥问：“那九五呢？”

左非右说：“九代表阳爻，六代表阴爻，这些都是术语，是为了理解上的方便，以免和平常使用的概念相混淆。单数爻位是阳，双数爻位是阴。如果阳爻占单位，或阴爻占双位，叫做得位，就是适合的意思。”

文祥说：“所以九五是得位，六二也得位？”

左非右说：“对了，还要知道一点，在结构上，三爻象征天人地三才。上爻是天，又象征规律；中爻是人，象征变化；下爻是地，象征实体、现象。人为万物之灵，在外卦，其数为五，即在大环境中为君王、主宰。在内卦小环境中，其数为六，则是地方官、家长或自我等。”

文祥说：“那不很好吗？内外主宰都很适当。”

左非右：“所以‘蹇’字意思上虽是乖蹇，代表不好。但在变易之中，要先有不好才有好。懂得易理之后，对人最大的帮助，就是能透悉天道的变易。”

文祥若有所思，说：“嗯，我总算懂了一点，易理原来就是自然之道！”

左非右说：“可是乖蹇的原因何在呢？那就要利用动态关系分析了。分析时应以生机为主，是由下向上。初六是阴，阴居阴下，弱乘弱，是时机不当，应该等待。正因时机不当以致遭遇乖蹇，而有此失。六二又是阴，为上一阳爻所压，正是危难之际。到了九三为阳，上下皆为阴爻，由于上卦为坎，故宜忍耐等待。再上去是六四，在两阳之间，困苦压迫，正应努力。九五正位，苦尽甘来。上六为阴，绝处逢生，谦让君子也。”

杏娃说：“但愿如此。”

左非右说：“必然如此，但其中变量很多，如果所行不正，那就很难说了。”

衣红说：“说了等于没说，你卦也卜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左非右说：“依我之见，目前时机不对……”

衣红说：“这卦是问他们的呀！我问的是我们该怎么办？”

左非右说：“他们与我们休戚相关，你想想，对方此刻难道不会加强防守吗？”

衣红说：“好！算你有理！然后呢？”

左非右说：“要等外援。”

衣红说：“外援？哪里有外援？”

左非右说：“九五呀！九五之尊是外卦之人位！”

文祥说：“有可能，是地狱王！”

衣红说：“我看是姜森。”

文祥说：“他怎么能算九五之尊？”

衣红说：“当然是，至少他是自觉会的创始人，这不都是象征吗？”

风不惧作了半天的壁上观，终于说话了：“我不同意！左兄的卦我是相信的，但是我认为，要靠自己的力量！”

衣红说：“好极了，你就出点主意吧！”

风不惧说：“为什么要我出呢？我们先不要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

的。”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文祥四人，一不知洞内情况，二知自己毫无经验，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良策来。

衣红虽然机智过人，但是她得靠对方先自暴其丑，对策才能如明镜般，反射出来。

目前情况不明，她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色已合，山腰上的游乐场，灯火与明星共耀，乐声隐隐，想来歌舞正酣。天下这么大的，世人如此之多，计算机的能量又无与伦比，偏偏七个人失陷敌营，平素自命不凡的几个人，此时竟然束手无策。

就在此时，众人感到地上微微震动，只见右前方山下闪过一阵暖暖火光，一架宇宙飞船冉冉升起，离地百余公尺后，立即加速，一闪即冲向高空，瞬间杳不可睹。

众人正错愕中，又见一架升起，三艘宇宙飞船就这样连续地消逝在遥空。

杏娃说：“这是中子推进的太空船，比我们的技术还差一个级次。”

文祥说：“这是黄道会在火星作怪的开始。”

杏娃说：“不是开始，你在火星见过他们。”

文祥说：“只是苦了火星上的人民。”

杏娃说：“未必，红教教主劝我放他们到火星去。”

文祥一听，这才理会到自己的境界还差得远，竟然没有一点宽容的雅量。他心里惭愧不已，低下头来，不再说话。宇宙中的一切只是能量的变化，好坏是非都是依个人立场判定的，这些道理自己不是不懂，但是自小养成的习惯，便是站在一己的立场，随意妄用不成熟的判断。自己尚且如此，又怎么要求他人？

过了几分钟，杏娃打破岑寂，说：“我没有征求你们的同意，已经把若杰请来了。”

待会姜森也会来，如果还有人帮得上忙，请告诉我。”

衣红说：“你能不能派机器人去攻山洞呢？”

杏娃说：“当然可以，但我不愿损失这七个人。”

正在说时，若杰背着比尔，突然现身了。

“天哪！这种场合你也把比尔带来？”文祥不敢相信。

“笑话！什么场合？彼得是我的老朋友，这个面子他总得卖吧？”若杰和众人打了招呼，意兴风发地说。

比尔则苦笑说：“除了丹妮，他是谁的话都不听的。”

若杰说：“笑话！”

比尔说：“是的，你还听得下笑话！”

若杰说：“我是说，只要有理，我为什么不听？”

衣红说：“那你来做什么？”

若杰说：“当局说，我曾是地狱王，应该能收伏彼得。”

衣红说：“你打算用什么收伏他？”

若杰说：“跟他讲道理，感化他！”

衣红说：“如果他不听呢？”

若杰说：“用法力降伏他！”

衣红说：“对了，那你怎么能带比尔去呢？”

若杰笑说：“比尔是我法力的一部分呀！没有他，我是狗彘不如！”

比尔苦笑说：“他的法力全在一片能源转换芯片上，他为了不和我分离，把芯片移植到我身体里了。”

若杰说：“这样多好！有随军牧师，我怕谁？”

衣红说：“万一你们分离了呢？”

若杰哈哈大笑说：“这才是笑话！可能吗？”

比尔又说：“分不开了，我们已经成了连体人。”

衣红听了直摇头，说：“岂有此理！”

若杰说：“管你有什么理，我先去把问题解决了，再和你大辩三百回合！”说罢，又是一阵轻风，走了！

“真是个怪人！”文祥感叹道。

衣红怀疑道：“他去有效吗？”

杏娃说：“我在他身上安置了一个声频能量转换器，能将声波转成地震波。等他见到正主，我们便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果然，只听“咚”的一声，像有重物落地。有人喝道：“喂！你是什么怪物？从哪里冒出来的？”

若杰大声说：“我是你爷爷！快叫彼得来见我！”

那人说：“彼得？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不是人！防御系统出了问题！”

一人说：“警示灯没亮呀！”

那苍老的声音说：“笨蛋！敌人都进来了，还不快去检查！”

若杰哈哈大笑说：“彼得！你不认识我了？你那套安全系统，你的武器、毒气，哪一样不是我卖给你的？怎能拦得住我？”

那苍老的声音显然便是彼得的，只听他惊讶地问：“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呀！”

若杰说：“我是若杰呀！”

彼得说：“若杰？哪个若杰？”

若杰说：“嘎！对了，现在的我是本尊，你大概只认识我的分身，看吧！”

洞里一阵惊愕声，四人相对一笑，想象得出黑人出现时的景象。彼得果然大声说：“原来是你！地狱王！来此有何贵干？”

若杰说：“听你的口气，好象不想见我！”

彼得说：“什么话？”

若杰说：“你在搬家，是不是？想赖我的帐？”

彼得说：“赖帐？笑话！你那些鬼设备，什么中子弹、氢弹，都是唬人的玩意，我不要了！你自己搬回去吧！”

一人说：“怎么？你出尔反尔！你说好要留给我们的！”

彼得说：“哈！怎么有这种笨蛋？你也不照照镜子？我凭什么要留给你？”

那人说：“凭我们受了洗呀！”

彼得说：“蠢蛋！洗个澡算什么？来人！把他们都给绑起来！”

接着里头一阵混乱，叮叮咚咚的一阵乱响，好象几个人大打出手，但过不了多久就平息了。只听那人还在呼喊：“你还需要我们保护呀！怎么只一句话就反脸无情？”

彼得说：“再过一会我就要上宇宙飞船了，要你们何用？”

若杰说：“你是说，连我也没有用了？”

彼得说：“算你有自知之明……”

有人插口说：“报告长老，姜森博士在门口！”

彼得说：“姜森？他来干什么？等一下，我来……”

只听姜森说：“不必了，我已经进来了。”

彼得高声说：“会长！您怎么来的？这边很乱，请到里间坐吧！”

*姜森说：“不必，这个金属网下的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这里面有些误会，请你放了他们，有话好说。”

彼得说：“会长，您不知道外边的情况，这事您不必管！”

姜森说：“我当然要管！这些人都是我带来的，你也是我组织中的一员！”

彼得声音大了起来：“姜森！这里的事你管不着！”

姜森说：“管不着？珍妮！你说！你听谁的？”半晌没有下文。只听姜森又说：“哈瑞！弗朗明哥！你们呢？”

彼得哈哈大笑道：“姜森！你太理想化了！你闪开，我就放你一马！”

姜森说：“这个黑人是人吗？怎么连影子都没有？”

若杰桀桀笑道：“原来你就是姜森，怎么有眼无珠，相信这个大混球？”

彼得大叫道：“鬼扯蛋！放毒！快放毒！”

里面一阵骚乱，突然又是“咚”的一声，接着几声“吱吱”，传感器坏了。

杏娃说：“糟了！若杰完了！姜森也完了！”

衣红说：“可怜的比尔！可怜的汤姆！可怜的我们！走吧！”

文祥问：“到哪里去？”

衣红说：“他们都落入白衣长老的手中了，我们能独活吗？”

文祥说：“这一来我们要更小心，否则他们还有什么希望？”

衣红说：“白衣长老马上就要走了，他们还有希望吗？老实说，耍嘴皮子我还行，这种真刀实枪的事，我甘拜下风！朋友一场，赶去见最后一面，也算是做该做的！”

文祥说：“我不同意，死算得了什么？死前想见一面也是私情！我们修道人，怎么可以轻言送死！”

两个人争执不休，左非右听不下去，拉一拉风不惧，一前一后的下了动力梭。

这时已是凌晨，两千多公尺的高山上，罡风阵阵，峭寒逼人。虽然有恒温衣，但露在外面的皮肤，仍感有如细针相扎。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想找一个避风寒的地方。夜视镜下一看，四周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木。在山头不远处，倒有一处石堆，两人便朝那方向走去。

一到石堆边，便觉得事有蹊跷，那些石块分明是人工堆砌的。为什么有人在这鸟不筑巢的地方，堆砌石块呢？再一细看，不仅石块堆得整齐高大，还用蛇笼般的铁丝捆绑得牢牢的。两人更是好奇，爬到石堆上，居然听到嗡嗡的说话声，石缝中还有热风吹出。

两人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通风口，一直通到下面的地洞。

是通风口又怎样呢？难道对方不会防范？他们人手众多，这边只有四个人。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瞧着你，好象机会就在眼前，偏偏又不知道要怎

么运用！

左非右颓然坐在石堆上，一眼见到山腰雾气滃渤，身边的石块有些潮湿，原来有些微雾已经凝成露珠了。

左非右灵光一现！他对电子原本在行，也曾设计过一些工具。他想到如果应用分子电场技术，将喷胶器缩小，所喷出的胶自然同时缩小成雾气。理论上，当胶雾体积还原时，便会成为块状胶。

可是还有个问题，胶一遇到空气就会氧化，变成具韧性的固态，这时黏性便会降低。

有没有办法延长胶雾氧化的时间呢？当然可以，苯能够稀释这种胶呀！一旦稀释了，喷出的粒子会更细，等到还原成块状胶时，效果更为理想。

有了喷胶，让它顺着通风管道，便可以到达洞中每一个角落。对方防范得再严密，也绝对堵不住雾气般细小的微粒。等到雾粒还原时，已经变成块胶了，人被块胶胶住了，整个系统都将瘫痪。届时再从大门攻进去，岂不是成功在望？

左非右兴奋地大叫一声，把风不惧吓了一跳，左非右拉拉他，两人迅速跳下石堆。

好在没有引起注意，左非右作了个手势，转身跑回梭内。也不管文祥和衣红争得如何，便把自己的构想说了一遍，最后还加了一句：“这个计谋与刚才的卦象完全吻合！因为上卦是水，上六如果动了，变成阳爻，是巽卦，巽是风、是雾，是我们的救星！”

杏娃接着说：“有道理，只是分子电场所需的能量，与其距离平方成正比。分子间的距离大概是十的负九次方米，缩小十倍需一千万电子伏特。若以他们主控中心的空间来计算，大约要一亿瓦特的电力。”

衣红说：“一亿瓦的电力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得到和该不该做才重要！”

杏娃说：“那我只好调用一颗继电卫星，明天很多人要来抱怨了。”

经过杏娃探测，那通风管约有一百公尺长，当局便先运来两倍长的抗压导管，以及大量经过稀释的强力白胶。先将喷头装好，又在导管上装设感应器，以便了解情况。再利用压缩技术，将导管压缩三十倍后，变成了一根细绳，插入通风口出处。果然，在经过几处体热侦测器时，都因为导管太细，没有感应到，最后终于伸到了通风口的另一端。

这时，杏娃立刻激活高压喷雾器，由通风口处喷出大量的胶雾。根据她事前的计算，在下落两公尺后，便脱离了高压区，压力一减，胶雾迅即放大。

在洞内，只见一片白茫茫的雾气突然由通风口散开，一时蔚为奇观。人人说笑闲谈之余，那胶雾突然啾啾连声，无端暴涨，一股苯的香气四溢，白雾转瞬变成黏着力极强的胶粒，一碰到人体，立即依附在皮肤上。更糟的是，那喷胶有极强的自体亲和性，只要碰到相同的胶体，彼此就紧紧纠缠着，如果再加上一点动力，便会胶得更紧。

不到片刻，在主控室中，只见一团团白色的包裹，由多变少，由小变大，一个个原本分离的胶人，已被纠成一堆，动弹不得。

这时，四人发动动力梭，以五百公里的时速，猛然冲向洞口的大门。但闻轰隆一声巨响，大门已被撞穿。洞里所有的系统显然都瘫痪了，苯挥发的氣息瀰漫空中，闻之昏昏欲睡，就像进入了幻境一般。

杏娃又卷起一阵狂风，将洞中余气逐尽。四人赶忙下梭，但见满地白

球，一时也分不出是敌是友。

杏娃说：“前面那个大球就是黑金刚他们，等我把金属网先锯开。”

说时，面前已是火花崩溅，蒙着白胶的金属网被切断后，果然动力梭就在下面，里面七人已呈昏迷状态。

只听杏娃说：“糟了，笨！我少算了一件事，他们把压缩空气当作武器用掉了！”

衣红急道：“那怎么办？已经过了六七个小时了，还有救吗？”

杏娃如释重负地说：“有救！有救！哈！原来对方也是笨蛋，动力梭头的喷口已经打开了，他们不知道利用。只是口太小，空气不足，所以里面的人都昏倒了。”

杏娃把黑金刚诸人救醒了，洞里的超级计算机在白胶的覆盖下，高热不能散发，而白胶遇热，收束更紧。线路烧坏了不说，一些机构也破坏了。当局立即接管基地，凡是身上配有私用计算机的人，立刻就分辨出所在位置，便一一割胶，释放出来。

文祥在割开一个胶球时，发现里头除了姜森外，他身旁还有若杰和比尔，以及都阳十一鬼。他们显然早被白衣长老制服了，全身五花大绑，又吸了不知什么毒气，此时全都昏迷不醒，文祥赶忙通知杏娃紧急治疗。

白衣长老、珍妮、哈瑞等也都在另一个胶袋中，只是没有找到褐衣及黑衣长老，两人可能已经坐宇宙飞船走了。

黑金刚等人见了文祥，俱都羞愧不已。

文祥说：“这都是当局的功劳，我们只是打杂的。”

黑金刚说：“我们还不是打杂的？只是自己搞砸了。”

文祥说：“这要如何善后呢？我们来这里，名不正言不顺的。”

黑金刚说：“我们走吧！剩下的留给威灵顿处理！”

文祥说：“好主意，那白衣长老呢？”

黑金刚说：“我没有看到他，我也管不着，让该去火星的人去火星吧！万一地球上没有什么可以征服了，我们到火星还有发展！”

一会儿，若杰和比尔先醒过来，一见文祥等人，若杰满脸苦笑，说：“我永远吃了心地不好的亏，也永远占了心地不好的便宜！”

文祥问：“怎么说？”

若杰说：“这些毒气也是我卖给他们的，老实说，我们哪里有什么芥子气？大麻气倒多的是，有人买，我当然卖。今天我有备而来，他所有的技俩我都有对策，就是没想到他会用大麻气‘招待’我，害得我毫无抵抗能力！简直飘飘欲仙！”

比尔说：“我还真以为要死了呢！吸得我晕头转向！”

若杰说：“早知如此，我当年就该用毒气熏你！”

比尔说：“我们该走了，那边的事才办了一半！”

若杰说：“你做秘书还真不错！我早忘了！”

文祥忙说：“这里有几个新朋友，我先介绍你们认识。”

若杰摆摆手，说：“不必，不必，我就是错在朋友太多，行再相见！”说罢，已然影灭迹绝。

当下，文祥把白衣长老等人放了，告诉他发射场还在，叫他立刻出发。

白衣长老问：“你为什么要放我？”

文祥说：“不是我要放你，是火星上的红教教主想渡化你。”

白衣长老说：“笑话！我还想渡化他哩！”

文祥说：“好极了，你们在火星上互渡吧！”

都阳十一鬼与文祥原是旧识，文祥见不是人等颓丧无已，安慰他们道：“看开些吧！”

人生一场，如同逆水行舟，你们如果不能向上，必然要被冲到下流的。”

不是人说：“你打算把我们怎样？”

文祥说：“放你们回去，我只建议你们去一个地方……”

不是人说：“谢了！你既然说了，我们就闪人！”

十一鬼头也不回地走了。

姜森对汤姆回去后的表现大为满意，向众人谢了又谢。

文祥说：“中国有个成语，叫‘揠苗助长’，是说人太过急功近利，不顾现实真相，连种了稻麦，都等不及它成长，以为只要把苗拔高一些，收获就近了。”

姜森有感而发：“是的，我们人类太无知，一切讲求速成。仔细想想，我不但没有帮助汤姆，反而害了他。”

文祥说：“说你害他，倒也未必，这是应有的过程，有你关怀他的前因，才有今天必然的后果。”

衣红说：“人只要能关心他人，就能累积经验，就在成长。”

左非右若有所思地说：“这样说来，所谓的定数，应该是整个环境中不变的常数，只有知道定数的人，才具真正的智者。”

姜森听了一楞，想了又想，忽然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左非右的双手，激动地说：“谢谢你！听你这样一说，我才了解了不二老人的苦心。”

左非右胡涂了：“我说了什么，倒让你开窍了？”

姜森说：“我们的文化以基督文明为主导，没有形成易理这种定数的观念。尤其在科学当道后，任何事物，只要是在小规模中不能实证的，一概都斥为迷信。连我们最崇敬的牛顿爵士，他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炼金术以及圣经预言，都被后人诟病不已。

“从我研究不二老人的思想开始，我就认定他是个有天分的怪物。老实说，我并不相信真有‘易理判断模块’这回事。但是为了取信大众，也为了贬低他的价值，我故意把这件事与‘河图洛书’混为一谈。”

左非右懂了一点，问道：“我那天为你判卦，你怎么又相信呢？”

姜森笑道：“谁告诉你我相信了？事实上，不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的。我看过太多魔术，不觉得有必要弄清楚真假。我们口里喊着科学精神，骨子里早把科学限制在极端有限的实验范围中了。”

左非右问：“那么现在呢？”

姜森说：“我体会到一点，以我自己而言，我的成长在于我个人的经验，全部的经验就是我所具备的智能。若要获得更高的智能，我就必须扩大到更大的环境中。依此类推，宇宙中最高的智能，必定是一个不变的定数！当不二老人看到它时，他知道我们后人需要时间及历练，才能到达那里。季节不到，就是不能开花结果！”

黑金刚一直想不通，文祥等人是如何混进洞中的。他问文祥：“我知道

你不想居功，可是我有点好奇，你们是怎么进去的？”

文祥说：“这个，我也不大清楚，你问当局去吧，她通知我们，我们就进去了。”

黑金刚说：“是当局叫我来问你的。”

文祥说：“喔！那你去问衣红吧！她一定清楚。”

黑金刚便来问衣红：“那洞里管制严密，你们怎么进去的？”

衣红说：“这个？冲锋陷阵风不惧最在行了，你问他去。”

黑金刚又来问风不惧：“你们用什么方法混进洞里的？”

风不惧说：“左非右叫我去，我就去了。”

黑金刚只好再来问左非右：“他们都不肯讲，到底你们是怎么成功的？”

左非右张大了眼睛，无辜地说：“你问我？叫我问谁去？”

果陀：《等待果陀》是“荒谬剧场”的名剧，没有人看得懂，连作者贝克特自己都说：“如果我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就不需要再等待了。”

“荒谬剧场”兴起于一九四七年以后的法国，主要开创者为伊奥涅斯柯与贝克特。

他们全盘否定人生的意义，在荒谬剧中充满了古怪、苦涩、惊异、荒谬的笑料，与喜剧迥然不同。

美的定义，可参考拙作《智能学九论》第二百一十七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抛光：将玉石表面磨成带有曲率的光滑面。

（第五集完）

